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六輯

沈雲龍 主編

民

權

素

蔣著超編

第六·七集民國四年五·六月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蔣著超編

民國四年五六月

本草
素

(四)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武
權

素

第六集
清道人



胡伯

民權素第六集總目

名著

藝林

遊記

詩話

說海

談叢

諧藪

瀛聞

劇趣

碎玉

集六第素權民

目錄

名著目錄

花九錫賦以一院有花春盡水爲韻

三月桃花水賦以題爲韻

擬唐時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謝表

蔣桃墓志銘

海嶠府君家傳

歷代文字變革攷

治事篇釋名自序

哀南京文并序

書明末黃鼎妻事

湖上騎驢圖跋

報鄒岳生書

白髮童

遯偷

古香

眉叔

譚嗣同

式山

褰冥氏

穀仁

儀鄉

箸超

褰冥氏

集 六 第 素 權 民

目 錄

復友人論唐詩分體書

餽酒小啓

論文連珠十首



箸 超
唐才常 孫 昂

民權素集

名著

花九錫賦以一院有花春晝永爲韻

白髮童

富貴春光神仙清秩香國榮膺錦城慶溢恩自挾平桓心麗倍增夫瑞質朱袖拜玉臺之詔飛來翠鳳雙雙絳旛迎金谷之花頽到紫雲——唐有羅進士虬者骨是花裁情遺花鍊量媚較婉香園九疊羅屏寵粉酬脂人在九華春殿遂爲異數之施用補瓊華之傳雨露無私芳菲遍選畫蝶簾櫳銀鸚庭院於是又有九錫之禮也謹以重帷紅蕤如斗折以金翦玉奴之手一縷甘泉三升翠縠恍步障之闌珠異春羅之裁柳可是華清賜浴瓊肌怯靈液微寒好教賜沐留鄉錦字傍洞天小有蝶采蜂譯香影橫斜金屋何時碧玉無瑕爰錫之以玉缸琢雪檀座雕霞非琉璃之盆植非翡翠之闌遮卿原煙月功臣自合莊嚴夫七寶我本綺羅舊主還應位置夫羣花頻催春使又降鸞綸敕畫院之待詔呼梨園之舊人圖以背之花笑花裂曲以傳之花韻花神東風綠筆小部朱符彷彿紫閣凌煙摹出美人之影搘徹紅腔鼙鼓催來別殿之春加以頽綺筵臨芳甸進牋出青紫之珍蘭魏啓黃封之舊醉女酣清祝女花壽九重之春色方濃九十之韶光如繡寶翰重揮新詩更奏記當日酴醿賜宴也因苑有名花亭今番珠玉成吟剛是簾開清蓋詩曰衆香國接陳芳境柳柳猩雲暉春影銜書青鳥日邊來夢撼金鈴睡初警種來贐福自客城博得釀恩降後省欲草瑤都錦繡文好偕十寶流傳永（最優）

三月桃花水賦以題爲韻

遜 倘

名著

連番風颺。幾度雨酣。花皆到地。水亦盈潭。紅乍翻而浪闊。綠初長而波涵。魚漸肥於橋北。鴨知暖於江南。何來水面文章。灣環一一看是。花飛時節。徑捲三三。當其玉凍湖心。冰寒山骨。衙未闇。蜂鼓誰催。獨一江半江分。水長鳴。千樹萬樹分芳。久歇但見松頂留髡。苔痕結髮。岸柳將舒。村梅欲發。待到春回金谷。開將幾樹天桃。方能影上瓊欄。照徹二分明月。則見桃香惹袖。桃豔燦袍。花光非淺。花影自高。雁齒人來看紅芳。分似錦鴨頭。舟泛悵綠。賦兮如情。胡爲乎冒雨隨波。花殘臥水。那堪此驚風撲地。花落憐桃。亂如紅雨。醉倒丹霞。煙迷古渡。色滿天涯。裁紅刻翠之餘空色。相雲影天光之裏別有人家。兩岸茫茫。最無情分流水。千灣點點。爲有恨分落花。客有乘此三月者。挂槳輕移。蒲帆疾起。知非同曲水蘭亭間。誰是種桃道士樂莫樂。分天氣清愁更愁。分潭影紫。孰使陌頭春老。竟綠瘦而紅稀。何當洞口笑。纔遭雨狂而風駛。相逢塞食。何來漠漠之煙。不辨仙源。偏是溶溶之水。當此禊事頻修。韶華非故。桃任浪翻。水隨春暮。人兩眼而都迷。鬢幾聲而若訴。春風依舊。憶崔護之去年紫陌重來。感劉郎於前度。爲想桃潭餞。別知白也分吟詩。何時桃葉送行懷。獻之而作賦。(優)

擬唐時二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謝表

古香

伏以芳林列射，盤頌金英之精。蒲桃獻尊，兼賜銀花之鍊。會仙曹於闕下，籠帶青絲飄天樂於樓頭。香分蜀錦，碧池蓮藕，亦出天家。玉井瓜桃，豈無異數。莫不著牋歌之美，頌雨露之沾。况乎魚水聯歡，吉祥共祝。旣拜芳樽之賜，又同春勝之頌。有不簪組銘恩，笙簧感德者乎。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惟皇帝陛下，龍德當陽，鳳圖協

集 第 六 檻 素 民

慶雲生棟松生牖風迴采殿之香芝連玉甌連珠光燭銅池之瑞玉門不警誰愁羌笛之聲鋪陌無塵咸樂春臺之日臣下興歌於朱序齊仰卿雲天顏有喜於丹宸用施湛露遂移法鶴爰及良時千門煙雨乍開浮翠之陰萬井樓臺正插嬌黃之縷張梨園之寶幡工歌魚藻之詩開渭曲之瓊筵瑟奏鹿茅之什金吾列仗堯風舜日之天內府傳鑾鏗電雕雲之器乃臨波而載祿更即席以分珍曳來鳳輦之春黃金色相頤到龍池之露碧玉連環宛轉朱絲恍度榴花之節勻圓翠縷匪分桐葉之珪錯疑鸞母銜來紺珠一串卻似鸞梭織得錦帶雙綠賜比春羅恩逾鏤尺臣等早叨侍從幸預尊陪喜倩量之新編慶春風之先到繫從臂上已救蠱毒之消肇出人間詎數燕條之結無任感恩頌德下情謹拜表以聞（最優）

蒨桃墓志銘

眉叔

夫美人黃土例邀詞客之流連花柳江山亦藉芳蹤之點綴故蘇小之墓舊在嘉禾明湖之濱偏營香城高亭粉柱刻翠題紅爲附會之所傳尙增修而弗綴而小青雲友鞠香三墓自陳雲伯大令修葺以來遂迺詞流題咏恐後珍篇瑤什流唱勿衰是則玉體已冷更增幽室之輝紅袖有知當下夢中之拜者已惟天竺山有蒨桃墓者獨曠焉勿及豈以其地之稍偏歟夫蒨桃爲宋寇萊公妾隨公南遷道出武林歿葬於此迄今蓋八百年矣嗟乎一堆荒蔓之煙昔年埋玉三尺白楊之影午夜啼風蟲碍眼莎已殘碧字鵝花點草尙長紅心則當冷月魂孤寒薜蘿而悄出如花命薄傷環佩之無歸得毋秋墳起鬼哭之輕弱骨附法雲之護也乎某本穉人瞻茲荒土或蘭因

之有在。願芝侶之相招。趁黃昏春曉之天。當縞幃灰飛之日。斂以綺紗之石。封以落花之泥。神女新碑不數朝雲。之墓。美人山情重題庾信之銘。銘曰：鏡波一盃螺峯雙燕棠梨月來蘿蕪煙帶若有人兮微步珊瑚花魂紅情蘿衣翠單纈惟淑質宋代令姬藏之金屋侍彼黃扉何圖左遷輕舟南適言從子役之江道出彩雲易散縞羽來迎一邱秋草香塚斯成庚蚌更年綺羅無迹惟見落花飄墮如雪林依紫竹臺近金蓮寶雲幸護玉骨未遷爰鏘珉字志粉銘脂鳴呼夜臺魂兮應知。（最優）

海嶠府君家傳

譚嗣同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寅時海嶠府君歿。距生嘉慶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子時年七十一。以助振議敍九品頂戴。以團練奏保卽選鹽運使司經歷加同知銜。加保儘先選用知縣。以弟封爲朝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以子封爲奉直大夫。歿旣八年。其弟之子嗣同謹爲府君傳曰：府君諱繼昇。字子惺。別字曙。海嶠其號也。當道光咸豐間天下騷然。用兵然兵日益少。盜賊日益多。府廳州縣乃始各爲團練。或以在藉大臣領之。蹙則守。紓則援。使賊無往不遇。敵名材輩出。卒集於大功。瀏陽團練則府君爲主。奸外犯宄內訌。連創之不得逞。洪秀全犯長沙。分黨疾竄瀏陽。夜抵城西北二十里之蕉溪。嶺下官民恂懼不知所爲。府君遣卒衛張鐙。嶺上熊熊林谷。光燭特天。難以金鼓闔聒。賊大震。卽夜遁去。府君管帶威鎮營。旣稟一不入己。息而取贏。得田二十餘畝。出以佐防守費。縣之公費。且盡繙其出入。月豐而歲有餘。治禮樂局。貯藏書課經學。拓賓興費。創會館於京師。修縣志。實義倉。數

十年用無弗給。一縣大和歲大水。又出己貲以振。兼集羣力以飽直隸河南山西之饑。而家亦未嘗或乏。固才智之過人與。抑仁者必有勇。其篤摯之性。有以發之也。光祿公累弟四人。府君實伯生。有奇表。目深碧。久視日不眩。臨事速決。應繁無殆。然先祖考見背年十三耳。家政叢簇一塊。遺我日用斗櫃。將不支。府君儻而樂學。悉貨先業。爲居積。忘其身。以圖之。養親當大事。飲諸弟。誦讀完婚姻。遣嫁諸妹。食指累數百。坐而仰之。又以其餘易先墓增祭田。資宗族。隙内外戚屬。濟孤寒之無告者。晚更新家廟。訂族譜。興清明祀。廣始遷之祖宅。其心以爲一。不具。即無以見祖宗於地下。故雖耄老篤病。數展墳壠。流涕歎歎。移時不忍去。苦念光祿公官甘肅。垂歿猶誦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聲榮而氣絕。烏虞吾世父。海嶺府君可以傳矣。

歷代文字變革攷

弋山

夫天地之道。由渾沌而啓焜明。人物之萌。自純龐而流錯雜。文字之道。豈不其然。覽厥變遷。可得而說。夫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多。上古結繩。庖犧於焉畫卦。庶業繇起。倉史於焉造書。時在黃帝。夬揚王庭。依類象形。形聲相益。仰觀於星辰日月。俯察於鳥獸蹤迹。遐哉荒哉。邈乎遠矣。此上古之文字變革。莫得而微也。唐虞中天。洚水奠定。星雲重耀。經窮山海。伯益著有成書。河出崑崙。大禹存其本紀。然究之典謨數篇。而外紳紳先生難言。岣嵝碑之餘。百蟲將軍亦僞虞夏。如此殷亦宜然。粵惟周家。開基元公。制作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立教。先六書。指事會意。象形文字之體。立形聲轉注假借文字之用。宏瑞麥爲來嘉禾。稱導形制。純古點畫。

名著

六

不。識。大。義。既。備。於。禮。官。訓。詁。更。詳。於。爾。雅。亦。越。宣。王。中。歲。籀。史。告。成。治。乎。仲。尼。挺。生。六。經。手。定。此。唐。虞。三。代。文。字。之。無。甚。變。革。者。也。然。而。春。秋。以。降。七。國。紛。爭。禮。樂。云。亡。羣。書。逐。去。田。曠。異。故。車。軌。殊。途。言。語。別。聲。文。字。變。體。書。契。之。厄。極。矣。大。亂。自。此。生。焉。於。是。秦。起。關。中。卒。兼。天。下。始。皇。蔑。古。逐。同。文。書。由。斯。作。倉。頡。高。作。父。歷。敬。作。博。學。造。作。隸。書。取。裁。史。籀。更。改。漆。簡。自。爾。有。八。體。有。六。技。何。謂。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父。書。隸。書。是。也。何。謂。六。技。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是。也。此。戰。國。與。秦。文。字。之。變。革。也。漢。承。秦。制。更。剏。草。書。諷。取。籀。篇。試。以。八。體。尉。律。初。定。興。廢。迭。乘。宜。帝。召。通。讀。之。儒。張。杜。遂。明。古。學。新。莽。希。制。作。之。事。甄。豐。遂。肆。詭。更。壁。中。出。古。文。書。傳。賴。以。校。正。郡。國。得。辨。鼎。識。語。半。多。贊。文。此。漢。代。文。字。之。革。變。也。若。乃。魏。晉。之。間。南。北。之。際。字。形。益。變。別。體。滋。興。隸。古。八。分。巧。者。斯。作。垂。露。飛。白。妙。者。稱。神。然。尚。奉。三。蒼。以。爲。歸。未。聞。舍。說。文。而。別。綱。至。於。行。書。漸。化。楷。法。始。開。嫋。媚。宜。人。學。步。者。衆。又。況。鮮。卑。人。語。行。之。於。中。華。婆。羅。門。書。得。之。於。西。域。釋。家。立。說。詭。稱。梵。氏。怯。盧。文。士。好。奇。喜。述。左。旋。右。向。尙。怪。誕。者。繼。之。以。向。壁。虛。造。惑。異。言。者。志。之。以。外。國。字。圖。此。魏。晉。六。朝。文。字。之。變。革。者。也。至。若。唐。宋。元。明。專。尚。楷。書。兼。通。行。草。史。籀。之。法。絕。矣。篆。隸。之。道。衰。焉。然。而。上。觀。往。古。莫。知。秦。漢。典。型。又。啓。楷。行。別。派。虞。褚。得。羲。獻。之。法。猶。見。古。風。歐。柳。矯。晉。魏。之。偏。獨。留。奇。峭。至。乃。蘇。黃。益。肆。趙。董。守。真。紙。墨。所。存。去。今。不。遠。惟。省。舊。俗。寫。乘。意。揮。毫。字。失。部。居。背。忘。形。象。此。則。風。會。將。無。可。挽。回。而。變。革。亦。靡。所。底。止。矣。

(後)

治事篇釋名自序

裴冥氏

民 權 素 第 六 集

治事者何無事而思事治也。無事曷言乎事治。發於至性之不容已也。曰庶幾焉。爾事何以治。治於實而今且委其系於名。天下皆懼名。吾乃不敢言名。則甚矣。名之爲狀也。無狀而震駭人至易熒也。莊曰朝三暮四。朝四暮三。非指喻。指非馬。喻馬。寓言十九。卮言日出。逢而觀之。鮮不以爲童。而。豐。而。戲。而。人。情。亦。卒。不。能。不。轉。移。於是。嗚呼。實則猶是也。名小異耳。而人情亦卒不能不轉移。於是是可以識治事之道矣。今夫翹希世之瓊寶以示野人曰。汝盍往取是。則色然喜。或曰瓦礫也。則又廢然返。其實未始或異。而緣於名。以爲忻厭。野人之無識者。然也。自中外開通以後。因俗間呼海爲洋。於是。有。洋。務。之。名。凡。一。切。來。自。他。國。者。與。本。國。所。有。而。少。新。穎。者。悉。以。洋。字。冠。之。浸。淫。既。久。遂。失。其。本。義。而。流。爲。彈。抵。詈。辱。之。名。其。實。了。無。所。謂。洋。務。皆。中。國。應。辦。之。實。事。爲。抵。禦。他。國。計。在此。即。不。爲。他。國。亦。不。能。竟。廢。此。也。世。顧。誣。以。洋。務。也。而。驚。疑。之。唾。棄。之。曰。夷。也。夷。也。一。夫。倡。之。千。夫。和。之。流。衍。無。極。鉅。藏。無。終。及。究。其。所。驚。疑。而。唾。棄。者。甚。且。不。自。知。爲。何。等。事。特。掠。聞。其。名。而。已。矣。然。則。苟。易。一。名。不。將。背。其。朔。而。更。爲。取。舍。乎。哉。吾。是以。痛。夫。世。之。爲。名。敵。也。將。以。實。教。之。以。實。則。一。切。不。爲。其。名。惟。擇。其。於。今。可。行。者。著。焉。

哀南京文并序

穀仁

粵以癸丑之秋。江南變亂。烽煙杳邜於城闕。龍蛇閑其殺機。鰐鷗罹乎慘刦。陷胸決脰。砲火中人。怵目惊心。帶甲滿地。何吳天之不弔。降鞠凶於一時。某以長卿賣文。棄筆海上。鄉關極望。目斷神飛。惟是梁鴻去國之憂。盪起於五臍。向戌弭兵之願。結齋於一心。不謂職雲旣收。塗毒更酷。長平坑卒之虐戾。嘉定屠城之煩

冤。吾甯何辜。竟丁此厄。我人楚楚。九幽之入。何堪。視天夢。夢重闇。之叫。無路。爰掬屈原哀郢之淚。藉繪鄭俠流民之圖。

刀光不邇。鼓聲已死。石子城隅戰局告止。粥粥寧民動色而喜。謂大軍之入城。無遽發之更起。一片降幡相望。遯邇。不謂虎賁中郎之將。五陵豪傑之兵。大索三日。毒痛全城。初搜括於閭閻。咸重足以屏營。繼迺集矢巷陌。僥倒箱。傾積贓如山。與城高擡我述。虛狀。哽不成聲。則有毀垣入室。見人榜笞。擬刀頸上舉。槍向之狀。如元熊。砲淡蹲夷機上之肉。逼獻重貨。應答稍後。側目吁唯。穿刃貫彈。命隕須臾。是曰劫虐。受掠之家。無敢聲息。藍衣垂辯。雖可認識。投訴元戎。禍更不測。毀巢覆卵。老稚繫繫。狂刀屠膊。沈尸河伯。冤鬼啾啾。青燐夜泣。是曰暴虐。深閨弱質。乘禮防身。剽略之下。脅使橫陳。光天化日。更番甥人禽交獸。錯穢臍六塵姬妾。憤目皆盡。瞋帶挂貞枝。命沈河唇。白楊蕭蕭。悲風無恨。是曰淫虐。十步之內行者。裹足偶逢途人。使負贓物。抗言擾怒。危機立伏。隱忍順受。又遇遲卒。口欲置辦。彈已洞腹。冤殼橫飛。難開滿目。是曰殺虐。凡此虛狀。擢屋裂脊。死人如麻。川流爲涸。哀此尊民脚攬翼搏等七菹。與三穀恣屠。伯之啖嚼。遂使室廬成墟。晨出廳舍。風嘵雨喘。斷登零落。偷去鄉之子。遺兩踝。見夫芒屨。算輾轉於四方。避虎狼之跡。蹤其或齒掠一空。囊橐蕭索。欲行不能。伏處如攢體。無完衣。炊無餘糧。涼颸一吼。瑟如蟬。縮漬淚盈眶。餘生誰託。而乃主將。惄然意氣。勝趾。猶戰勝之餘威。興黃門之大獄。告訐郅都。橫肆謠諺。緹騎四來。羅之矰繳。宰割如羊。磨刀霍霍。嗚呼。六朝佳麗之地。長江淵守之區。民也。何罪。饋飽搜獵。昔之南國。創據。

民權素集第六

人爭殿都王。效作難蘇。峻負嵎。韓擒討。順侯景。稽誅。雖干戈之滿地。未羅掘於殲屍。卽近如太平開國。流血盈衢。辛亥聯軍圍攻四隅。亦或感令威重來之鶴悲。少陵頭白之鳥。子女玉帛尙未作俘。獨今茲之頰踣爲自古之所無。何草不黃。何尾不逋。智井之援。望眼欲枯。下大荒而被髮。誰慨澤於蒲蘆。是非轉念民瘼。一視同仁。卹哀鴻於中澤。逐痕狗於華臣。竊恐雲黯蔣山之麓。務籠淮水之濱。新蒲細柳慘不成春。彼元氣之凋敝。且將亘億萬劫而永淪。

書明末黃鼎妻事

儀鷄

自覺羅氏入關。借復讐之名。盜竊有明神器。一時胡虜縱橫。揆瑜肆虐。士大夫乞命異族。提壺漿而望風款附者。蓋不乏其人。其有痛銜國恤。高揭義旗。提兵而與之相抗此在鬚眉中已稱烈丈夫焉。乃有軍剛壯女挈鵝鶴以馳驅。如霍山黃鼎妻者。豈非所謂奇女子哉。黃鼎字玉耳。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爲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曰。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曰。不能。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乃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喻令薙髮。然我仍居山中。不能如吾夫調居他處也。國柱自至廬。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全凜凜如偉丈夫。依絕戎見制台禮。遂降。然終不出山。前清劉廷廣陽雜記。皆載其事。偉哉此婦。烈烈冰霜。凜然不屈。雖女子也。而有丈夫之氣焉。余嘗書江西彭妃事。稱其義。謂足爲蕪耶生色。顧妃則身爲宗婦。有明之存亡。實與之因。

休取其發憤以圖恢復宜哉此則一諸生婦耳乃亦不忍祖國之淪亡易斂歸以兜車呼蒼兕而與異族相抗其義概爲何如哉斯時也身憑鴻居峙城夫人婉婉紅顏嚴如泰岱馬國柱手握重兵職膺專閫不能戢娘子之軍威此其義勇更在彭妃之上詎知天不祚朱難支半壁瀾傾蒼海一簣豈足以障之明知事不可爲猶不甘聽命於滿人至國柱來廬面約乃始解甲投戈山中歸隱蛾峨紅粉其志可折而不可撓何其偉也彼黃鼎者與之伉儷猶憚其嚴而不能招致此則難乎其爲丈夫矣

湖上騎驥圖跋

箸超

向使六符久任百戰忘疲金鼓三通將軍長從天下河山半壁男兒無以家爲豈不軍機黃龍臺中興之偉業盟刑白馬快舉國之人心也哉惜乎君心中變天意難知三千騎月夜橫馳空抒豹略十二牌霜天迅召頓觸狐悲遂令伏輶神傷流涕上乞骸之疏投鞭志屈驚心聞拊髀之歌學范蠡投閒去國自乘單舸笑伏波忘老出關猶據鞍鞍覓伴侶於漁樵謝兵機於幃帳故將軍其誰認我小朝廷從此無人是誰之過歟亦良可傷也然而聖賢知止俊傑識時天子聖明莫須有竟成冤獄老臣無狀沒奈何亦具苦衷儘聞江上鼓鼙未必夢中殺賊贏得橋頭風雪無非醉裏傷時此則剩水殘山桑海已經幾度鞭絲帽影圖畫誠足千秋者已

報鄒岳生書

裴冥氏

來告謹悉每念足下憂貧甚切竊以爲過矣人生世間天必有以困之以天下事困聖賢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

民權素第第六集

士人以功名困仕宦以貨利困商賈以衣食困庸夫天必欲困之我必不爲所困是在局中人自悟耳夫不爲所困豈必舍天下事與夫道德文章功名貨利衣食而不顧哉亦惟盡所當爲其得失利害未足擾我之心強爲其善成功則天此孟子所以告膝文也可見事至於極雖聖賢亦惟任之而已況足下之事尙未至於極哉天壤間自多樂趣安用此長戚戚爲耶又如某事嗣襄不過隨意行之初無成見亦不預期其將來如何純任自然未必不合聖人絕四之道故遇事素無把握惟發端則以此心有愧無愧爲衡若某事請代思之其有愧乎其無愧乎至足下所慮是誠不可解矣昌黎伯夷頌曰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天下一人而已蓋古人以理爲斷不開以人言爲斷心爲我之心安能聽轉移於毀譽哉僅足下必欲止此事則請深思至理之極以相曉便當伏首聽命也。

復友人論唐詩分體書

箸超

曩拜偉言欽佩無似嘵覽藝林之籍縱觀翰墨之場足下其庶幾也然僕竊有解焉唐詩分體之說雖著自高廷禮品彙而實創始於嚴丹邱滄浪詩話割韻附自詡特別書生多事可笑已極四時之詩其工一也當貞觀上元之際文人應運騷客摛詞王楊盧骆盛稱四傑嶠夢遺筆淹荷金鐘重規五言樵牧徧唱子昂百軸遐邇周知李岑之酌古變今宋沈之準篇約句聲韻之作可稱極軌手筆之大矣讓燕許哉若夫開元盛事天寶遺聞少尉舍人名騰翰苑黃鸝樓之絕唱賦自司勑凝碧池之新詩裁由給事長城屹峙文房解百家之紛五十學吟常侍

擅千秋之譽。儲光羲之真率。孟襄陽之清超。莫不健氣凌雲。清思浣月。又豈必供奉工部。凌今櫟古乎。至於張孝舉之銳敏。權德興之淹貫。五賣同譽。三楊獨絕。柳州得風騷之旨。昌黎留雅頌之音。長吉錦囊睥睨。一切微之詩簡。橫掃千人。以是言之中唐弁冕。又不獨韋蘇州之高潔。獨得建安風骨也。降及元和。逮夫長慶論品。則推表聖。多才則稱李郢。馬戴。木蘭舟之句。名重驪增。羅虬比紅兒之詩。妙嫋詞令。成式操十六體之柄。飛卿擅八叉手之名。許渾則力追先民。義山則長於諷諭。推至七松處。士九華山人各能詞吐璠璚。章追金玉。又豈獨小杜一人爲晚唐之獨步哉。或謂唐之盛也。朝無闕袞。故風雅之士。操觚所獻。自露清平。中朝小康。各矢誠懶。高華沉實。入雅出風泊乎。晚季戎馬內訌。智士才人。動多感慨。今昔之感。可深長思。然則工部皆傷時之作。而何得爲盛唐之鐘。呂也。或窮。或通。都是詩家奇遇。一珠一玉。無非隨意揮毫。倘由國運而區。詩情評量。適嫌牽附。况以一人而兼二代。統系更涉混淆。雖滄浪判別以來。謂五言以初唐爲優。七古惟盛唐是祖。近體則中唐可法。絕句以晚唐爲工。摘句尋章。精心畢露。以僕觀之。則亦色相之論。徒以欺人形神之間。究未合拍。足下更尤而效之。得毋與遼東之豕非底之蛙殊途而同歸也哉。倚杯復此。幸恕冒昧。西冷之約。恐不及常俟。三潭相印時。與足下一證心盟耳。

餽酒小啓

昂 孫

昂啓。早接光宇。猥承通雅。彭澤鍾穀。惟取足醉之資。延之資錢。乃償酷家之券。人間釀聖。天上酒星。况之先生。誠不爲愧。前者道經武林。得親宏達。忻然命酌。意色非忤。自爾以來。益致懷慕。比日春華吐秀。大好光景。坐花醉月。

君子攸宜。自愧塵俗。不能開延賓之尊。致高賢之趾。敬遣使者送此。一函越豫所領。非有貪泉之水。魏頭新割小異。市沽之醪。願君晉觴毋爲寒香所笑。

論文連珠十首

唐才常

蓋聞清角奏而風雨至。琴之感以末。銅山傾而洛鐘應。幹之發蓋神聲者。天地之自然氣者。造化之樞紐。是以託纏綿於尺素。風雅傳正變之音。發忠孝爲文章。屈賈乃精誠之洩。

蓋聞玉生於山。雕之則華。繹冰出於水。鑿之則紛。綸惟不雕者。完其太璞。惟不鑿者。順其天真。是以西漢雄深卓然。典謨之製。東京藻麗。漸傷風骨之庫。

蓋聞龍門之桐。高薩百尺。無枝陽春之曲。旣奏千人。皆廢是以言爲心聲。文因人重。故右軍灑脫。遠軼諸王之藩。確淵明高潔。蕭然衰世之巢許。

蓋聞聆簫韶之音。則唯恐其臥。聽鄭衛之音。則久而忘疲。何則。以博溺心。以文藏質。容悅以偶俗。雖雅而傷煩。是以晉魏文人。寢有作法。於涼之弊。齊梁綺靡適等。自鄒以下之譏。

蓋聞固陰沴寒。靈暉觀而朝釋。皆小媒孽。乾綱奮而形藏。是以宗源厚而屈浮華。燕許振皇唐之業。狃狂濶而綿墜。緒昌黎起八代之衰。

蓋聞木革敷榮。雖華不久。浮萍逐浪。雖美無根。何則。文扶質而垂條理。探本而立幹。是以桓譚論文。陋虛談於華。

葉。南。豐。捐。管。必。根。紙。乎。六。經。

蓋聞模範天地。乃至人之絕特。步趨般倕。實大匠之繩尺。是以廬陵體勢軼伸。塗魯師而上眉山。師法在腐遷盲左之間。

蓋聞坂躋九折。烏道終而馬力奮。涂登太行。徑路絕而風雲通。郁烈出於委灰。鰥會生於絕絶。是以驚險絕幽。鬼怖柳州之巧懸厓峻壁。天崩半山之窮。

蓋聞以古爲鏡。神厯照而不疲。如金在鎔。工雖微而待鍊。江河本其同源。涇渭區而未遠。是以元代諸賢。多源洛關。閩之遺緒。風格近茶。非六朝五季之淫哇。

蓋聞舉鼓遠揚。空其中者后其外。斌硃悅目。瑕其質者恧其真。是以時藝斯興。蠻於虺毒。羣經要旨。塵以蠚函。故七子倡復古之論。終慚侵孟衣冠。太僕殿有明之局。未獲西京面目。



毫
毛
木
絃

藝林目錄

詩

板橋遺著

譚嗣同

唐才常

鄒容

太炎

幼翀

寄禪

天嬰

古香

漱巖

十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漢民
銘彝

周浩

慘佛

陳幹

秋心

詠仁

鈍根

塵因

昂孫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四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二首

集 六 第 素 樓 民

詞
浪仙 古香 利貞 章廬 海嘯 剣吾
自錄

一 一 一 二 一
首 首 首 首 首

箸超 簪盒 天仇 孟劬 箸超

一 一 二 三 二
首 首 首 首 首



藝林

詩

春陰次王少文韻

板橋遺著

墨雲如暮暉千家。最是今春負歲華。縱飲自憐情有限。長吟更覺水無涯。溼煙縷縷凝疎竹。積蘚層層砌落花。高興輸他簾外燕。翻風掠水一雙斜。

雪後同人携酒飲水谷先生齋中

踏雪携樽酒。衝風款竹扉。清狂輸我輩。歡暢失寒威。山色窗前素。梅枝閣外肥。憑軒舒醉眼。一望白殘暉。

擬閨怨二首

微夜西風曉帳寒。鴻音妙入碧雲端。縱奴保得容顏好。老大歸來也。倦看隣家女兒我不如。纔可青春十五餘。學得彈箏歌宛媚。聲聲移入那人居。幾株楊柳綠依依。莫謂兒家門戶低。記得六郎繫馬住。尋常未肯出香閨。

西村舟中

深深秋水碧。滴滴蓼花紅。一客亂霞裏。孤帆細雨中。村忙織稻熟。人喜歲時豐。生計惟耕稼。長吟送牧童。

過張士誠墓

集 第 六 素 権 民

藝林

一

爭城攘地幾經年。白骨難埋半畝田。天日徒嗟臨建業。資錢實恥入凌煙。長堤冉冉行人過。豐草淒淒牧子眠。勝敗卽今成底事。孝陵花鳥亦堪憐。

清明

記得梅開雪未晴。三春轉眼到清明。風光好處付輕棄。白髮愁中實易生。
塚上淒淒亂鳥生。一年祭掃只清明。何曾滴酒能歸土。名利無人肯看輕。

破屋行爲陳四維作

野鷗近水無定際。屋宇何須矜華麗。安身茅茨絕塵強。是憂勤營宅第。君不見昔日陋巷居顏子。簞瓢樂道心。
如水又不見朱甍畫棟公與侯。轉眼荆棘成荒邱。高哉陳子意幽閒。市隱靜同身在山。有室不能蔽風雨。芊芊庭草未曾刪。頹然數椽勢如揖。檻柱傾欹壁不立。寂身偃仰於其中。清夜攤書星先入。我來清話坐君床。青青苔色上衣裳。破扉無求終日掩。悠游直與世相忘。高人胸襟從來擴。不在區區亭與閣。臥對青天心自適。世人未有如君樂。三更留客籩無聲。一輪皓月座中落。

述懷一

譚嗣同

黃鵠翥雲漢。白鶴鳴九皋。嗟彼燕雀羣。安能測其高。息翼荆莽中。剝落傷羽毛。一枝亦可借。幾疑同鵠鶴。剝剝飄天風。雲路將翔翔。高飛語衆鳥。飲啄非吾曹。

民 權 索 集 第 六

述懷二

海外羈身客影孤。模糊誰辨故。今吾事如願。曲屈多誤。詩似園棋總諱。輸燕市臂交屠狗。蠶楚狂名濶。牧豬奴放歌不用敲檻板。欲借王敦缺睡壺。

饋歲

唐才常

日月忽已邁。歲事相逼促。爲禾當及時。胡爲自桎梏。旨蓄以御冬。饋贈從吾欲。登盤銀鯉陳。入戶雕文縟。繁華競珠璣。綵縷煥金玉。貧者皆努力。敢云力不足。雖無錦繡資。亦有粗糲粟。里巷歡飛騰。戚黨親情屬。一官若浮萍。家山勞遠瞬。際茲令序過。未克諧鄉俗。臨風長咨嗟。願爲鴻與鵠。

題塗山

鄒容

蒼崖墮石連雲走。藥叉帶荔修羅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東門牽黃狗。

獄中贈鄒威丹

太炎

頭如蓬。襟猶遭。購足有旋輪。未善馳。天爲老。夫留後勁。吾家小弟。始能詩。

獄中偶感

句東前輩張玄著天蓋遺民。呂晦公兵解神仙歸。發塚我來地水火風空。

花魂

幼翀

花魂何事獨綢繆。曉月朦朧半倚樓。一種妍癡風裏斷。十分柔媚雨中收。留春不住難尋伴。對客無言只獨愁。正是恐晴爲招使去。水晶簾外細凝眸。

杏花落

妬花風起最堪憐。小玉墻頭思悄然。此夜泣深珠檻外。明朝飛滿玉樓前。春歸雨送爲難喚。草徑香迷燕尙眠。不與天桃門新豔。凭欄人吊夕陽天。

無題

高髻如雲更細腰。羞將老眼見妖嬈。陌頭楊柳墻頭杏。還得風前幾日嬌。

題蘭花圖贈新婚

一種幽芳帶露華。春風輕透小窗紗。數枝圖贈休嫌淡。此是今宵夢裏花。

憶別

聚散尋常事。此行奈久留。三春成往日。一別入新秋。人遠情彌摯。思深夢轉休。相期又負約。音信藉誰投。

登甘露寺望江亭

一上望江亭。江流勢欲吞。溟溟疑霧露。浩淼失乾坤。重翠山城合。淡黃海日昏。畏風歸遠道。不敢走龍根。

庚戌八月於南洋勸業會場湖北館觀樊山布政督鄉人摹構黃岡

竹樓因題

寄禪

與可胸中幾根竹。焚山千竿萬竿綠。仍呼此君造此樓。黃岡却在鍾山麓。我欲借乘黃鶴遊。還留鶴背負黃州。飄然直渡南溟外。砍竹誰能更作樓。

送俞恪士學使之官甘肅

異域豈云樂。君恩有此行。黃花秋漸老。白髮病微生。荒戍落寒葉。邊笳飛遠聲。郵籤隨雁遞。關吏候雞迎。問水知涇渭。看雲憶弟兄。憐君持使節。萬里到長城。

江南重晤李梅菴學使并約九日掃葉樓登高

秋風吹桂棹。重到石頭城。坐對黃花晚。微看白髮生。幽情閒自遣。官味薄彌清。喜近重陽節。高樓掃葉迎。相交二十載。結契亦云深。自適孤雲意。聊存出世心。貨多惟典帖。靜極不鳴琴。應愛枯禪至。清言愜素襟。

包協如舍人以其友李商山君弔女弟子花月痕詩見寄爲題二絕句於後

月湖湖上有人家。十五雛姪鬢始鵠。不許紅塵侵玉骨。野風吹落白蓮花。
紫蘭香淨掩重門。省識雙大小謫魂。莫向湖邊歌懊惱。鏡花水月偶留痕。

題王梧生戶曹所藏韓人金醉堂詩卷

藝林

六

欲向西山歌采薇。白雲心事與時違。誰將東海孤臣淚。吹上南朝舊衲衣。
國破身存恨若何。遙憐荆棘泣銅駝。降王却愛魏宮妓。壯士空悲易水歌。

西湖尋秋墓

天嬰

蘭露泣。秋秋欲死。先秋而僵。唯吾子。携塘挈壁。尋將去。葬。荒冢何處。是。橫然一壁。野山鐘。回頭。郤見鳳林寺。棟胡猶憶。舟人言。東隔鳳林。只一水爾。時我已。格酌多醉眼。欲昏。徒自摩。但見蒿萊。卽下拜。秋乎。豎我此。經過夕陽。蓬蓬作碧色。翛焉隨風戰。孤柯是處傷心。莫流連。廻舟南湖。看殘荷。巍然壓水。誰家閣。聞道亦爲悲秋。作揭扉。入讀。鞠翁詩。顧我強男。亦喟悽。安得南湖一一荷。一一荷上秋魂泊。持荷招魂兮。來魂。胡不來秋風惡。

觀潮行

古香

鏡海搖波凜。秋色雪。罿老龍抱珠。泣長鶯。吹日玻璃碧。一點紅旗報潮入。突犀倒翻寒蛟宮。冰燒擊鼓干雷公。雪山怒卷銀芙蓉。橫海練刀豆白虹巖。搖谷震烟楓。糊真宰上訴愁絳都。黑鼈藏地神。血枯晝夜一身相。支梧索支靈官鞭。龍子轉瞬茫茫數千里。老魚臥沙妖蜃死滿岸。斜陽凝晚紫。

仿六朝人寫經字體寫華陽洞天春帖成後題此 漱巖

卽心卽佛卽神仙。欲把仙緣證佛緣。一覺華陽原是夢。仙無情處佛無禪。
雙禽進命下迦陵。妙法同參無上乘。不信紅蓮開火底。生天難度萬摩登。

民 樓 素 第 六 集

受持四偈懺金剛三世如來見。十方菩薩應離一切相。肯將佳色負空王。
一聲佛號一聲鐘。願向華嚴覓舊宗。罰罪無金爲鑄象。皈依甘作寫經儂。

弔黃花崗英雄

漢 民

七十二英雄葬骨黃花岡。黃花開爍爍。英雄骨亦芳。
七十二英雄黃花岡下笑。笑爲同胞死。萬古有人弔。

卽事

銘 繫

毒霧環秦宇。鶴聲振漢關。江潮間白髮。風雨老青山。曠野看飛墜。飛崖想劍還。義師欽海內。婦稚亦歡顏。
月色明如此。臨江意若何。亂離嫌夢穩。貧賤覺身多。樹老難完節。山深易爛柯。眼前不平事。黃葉送秋波。

懷人

周 浩

折得瓊枝合上頭。那應暫動又還休。三年忍爲王昌住。一笑曾因越女留。丈室溫磨香在夢。明河漱灑月當秋。如
何獨夜哀箏急。散作真珠百斛愁。

正遣青袍送玉珂。南塘過盡見東阿。中心已畏彈棋近。往事方疑楚語訛。天上幾時有明月。人間無奈是回波。紅
牆欲曙流雲渺。一鬱秋眸只隔河。

寓言

慘 佛

藝 林

悲淚惟應漆室同。杞天低處一樽空。坐來更乏深深語。
卿是愁中我醉中。偶向江湖載酒來。青樓風雨管弦哀。不須更說蒼生事。
收拾殘花已費才。無計酬卿一念痴。洗空心地着相思。囊中盪氣迴腸句。
非我佳人總不知。牽羅補屋美人貧。檻外青山小草春。小說閒翻唐劍俠。
空空妙手自精神。

詠史

陳幹

包胥哭秦庭。伍員鞭楚墓。男兒行所是不必問今古。

登碣石

陳幹

月落山陽黑。峯高翠嶺低。禹王功尚在。誰復辨華夷。

尋秦皇島

陳幹

忍餓走海濱。犒韓秦皇址。齊國魯連在。死不帝嬴氏。

山海關弔古

冤殺征遼將。胡笳竟入關。長城飛曉月。霜落劍光寒。
送唐荅身赴日留學

秋心

何須進酒喝陽關。盡把河梁別思刪。愧我無才居尺地。
羨君有志看三山。忍離故國乘風去。預卜他年破浪還。

是前生修福。而今始得到仙寰。

偕徐守寬遊滄浪亭

吾愛風流蘇子美。吟詩飲酒恍神仙。憐才敢詡杜祁國。記事惟推歸震川。能讀古碑原有幸。欲瞻遺像却無緣。不知壁上題詩客。可是真心慕昔賢。

落花祠

詠仁

百花洲畔水聲潺。花片繽紛左右環。一陣飄來作紅雨。數行缺處露青山。香縹渺歸金谷。春夢迢遙阻玉關。安得華芳蒙庇蔭。近依廣廈萬千間。

飄零粉澤與脂香。卸郤徐妃半面粧。酒興徒豪孔北海。帶圍驟減沈東陽。蝶兒結網千絲密。燕子銜泥一隊忙。雨風風日相妬。憑闌那不九迴腸。

贈布雷

鈍根

江山莽莽鬱吟魂。文字千愁那可論。南董以遠無信筆。定衰之世缺言心。光澤厲百年在古道。磋磨一夕尊海上。多風寒氣早爲君。得句一相溫。

詠史四章之一

塵因

論功首荷主恩偏。顧命殊悲宰相賢。可惜癡兒愚至此。誰教太祖誤於前十瓶。金且收無礙半部書。甯讀未全畢。

竟不離郎學究負他風雪叩門前。

記事

昂孫

藍陽天氣客春江。路柳牆花擁翠幙。多少風流貸孽債。青衫未便爲卿降。

書感

劍吾

花落無言冷翠微。殘春倦鳥豈忘歸。柔情偏似凌雲鶴。亂石攤頭拍拍飛。

感懷

海嘯

人情冷暖竟如斯。生不逢時我自知。沒有一枝簫在手。無從天外大聲吹。

渡錢塘江

箸超

破曉出杭州。煙雲滿眼收。風翻千里雪。春鎖一江秋。誰擊祖生楫。同登大士舟。痼癥如在抱。但看濕肩頭。

春雨

踏青人阻看花程。雲氣嵐光辨不清。水面亂埋飛絮影。枝頭靜洗讀背聲。試香檻濕爲梭滑。因酒簾寒蝶夢驚料。得晚霞出沒處。一鳩頻喚惜清明。

詞

摸魚兒 重遊滄浪亭弔蘇子美

章廬

集 第 六 樂 素 民

問。流。浪。水。清。如。許。濯。纓。人。在。何。處。幾。年。不。向。西。樓。望。閒。却。一。池。烟。雨。春。欲。暮。祇。帝。鳥。無。情。便。又。驚。飛。絮。憑。欄。覓。句。認。醉。墨。迷。離。碧。紗。籠。護。歌。詠。記。前。度。古。今。事。鶴。蠻。紛。紛。難。數。多。才。每。惹。人。妬。靈。均。錯。把。東。皇。怨。畢。竟。文。章。自。誤。休。更。訴。君。不。見。奸。雄。豎。子。俱。塵。土。遺。亭。牕。有。共。五。百。名。賢。幾。間。祠。宇。占。斷。蘇。臺。路。

滿江紅

泊舟金陵用雁門集中韻

去盡征鴻。盼不到家山消息。空徒倚。樓船百尺。悲涼。今昔半世儒冠。真我誤。滿腔熱血。憑誰識。苦年來。慣聽白門潮。今番急。堤畔柳還如緘。湖上燕。渾無迹。謾臨風。遐想繁華。當日絕代佳人。亡國恨。過江名士。新亭泣。牕故宮。寂寞鎖荒煙。埋金碧。

蝶戀花

傷北征之不進也

儂自青溪溪上住。一水盈盈脈脈。渾無語。幾度停。幸還行。苦百般消息都成誤。別後言情。情萬緒。便欲言時。沒個提頭處。可奈機緣天不與。嫩晴又間廉纖雨。

風蝶令

西湖舟中遇雨

葛嶺添嵐翠。蘇堤洗柳青。鐘聲帶溼出南屏。如許風光搜來入一局。料得空山裏。護花偏繫鈴。一回風換一回。磬。趕着棕鞋。舟停雨不停。

憶舊游

小住桐江賦此寄灑上友人

古 香

浪 仙

記西園雅集。彩筆題箋。紅袖吹笙。算酒論文地。又旗亭賭曲。錦檻聽鶯。東風笑我沉醉歸去。馬蹄輕有芳草斜陽。杏花春雨畫意詩情。飄零頓成夢想。那年裙屐韻事。分明回首。人何處。正江城月夜。玉笛聲聲。料得大羅仙客。遠遇許飛瓊。甚時節。相逢同聆趙瑟秦女筝。

鷓鴣天

孟幼

何用浮名絆此生。黃塵鞍馬笑。崢嶸花開不放吟。蹉跎白山好都隨。倦眼青。歌宛宛。思盈盈。誰家玉笛乍飛聲。東
惆悵一株雪。看得清明有幾人。

浣溪紗

碧乳調。冰雪蘚絲熟。梅微雨漲平池。隔花來往蜜蜂兒。珠箔籠燈啼。脈脈繡檀迴枕。夢遲遲。薄遊當記少年時。

臨江仙

留得青山歌舞地。秋來呼酒登臨。籬邊叢菊綻。黃金天風吹落帽。明月照彈琴。一笑蘧蘧真似寄。感時無限沈吟。蕭蕭短髮不勝簪。微官餘客夢多病。自侵尋。

蝶戀花

天仇

斜月鶯啼花滿樹。蹤地殘紅籠箔深深護。和淚留歡。留不住。雁聲自向蕭關去。長是一春晴雨誤。慊畫眉兒寶
鴨添香。炷閒倚闌。子紅日暮天涯。幾點濛濛絮。

集 第 六 樂 素 民

笑喚梅枝銷客味。醉眼看天天也如人醉。明月東風知也未。落紅都帶相思淚。白首文園方病肺。刻意傷春禁得花憔悴。燕子依然尋舊壘。萬千言語誰曾會。

念奴嬌

鈍 盒

百年醉眼是麻騫。慣見低顏臣甫三十六宮花落盡。換得啼鶯聲苦。瘡鼓驚爲霜。笳唳鶴故國。仍歌舞軒冕悲歎桃源今在何處。遙望幾點齊煙漁舟一葉。白浪從掀舉。世事埋愁無地著。只有松醪千古庾信生平羊疊涕淚。此外渾如許。故人招隱買山行且歸去。

南樓令 借家兄古香遊西湖舟中遇雨各賦

箸 超

雲鎖六橋煙。湖光接遠天。倚蓬窻。詩意綿綿。且待輕舟趁雨泊。着屐上試春泉。佳節自年年。落英掩紙錢。不提防鳥醉花眠。借問酒家何處有。好小坐。簪吟肩。



頻 館 書 話

蘭亭詩無論是柳是陶爛惡之狀不可耐矣其爲庸妄人僞託無疑前四行斷章之義義字誤羲又詩羲字中都作乃亦前人所未有嘗見有持晉人墨帖求售者其實不足以欺童兒居然流傳至數千百年之久而妙跡隨煙燼滅者不少此亦如跖壽顏夭有幸有不幸也大抵世間貴耳者多康瓠鼠璞幸而爲豪家所收遂得久秘卽遇識者掩口胡盧不欲遽下雌黃以敗人興往往然也。



集 六 第 素 樂 民

遊記目錄

燕魯奔波記（續第五集）

東陲遊記

漢水旅行二十五日記

大連旅順間短期旅行日記（續第五集）

肝 岑 天 悔
若 樓 壽 原

目 錄

集 六 第 索 權 民

目
錄



民權素集第六

遊記

燕魯奔波記（續第五集）

悔原

四點五十分至濼口橋。濼口橋者津浦路北段橋工之至鉅者也。橋長四里許。欄高四丈餘。聯鐵綱於其上。兩綱綠織作斜方空橋面橫鐵枕。中央置鐵軌。軌旁叢鐵板寬四五尺。以便步行人。人力車與負擔者之隨時通過。雖與火車並無妨也。橋兩端置警兵以爲守。橋下有小輪停駛水面。橋爲南北列。河爲東西流。北首之左童山孤峙。河南樹木蔭森。自車中視道兩旁地伏下至三二丈。實則地非卑濕。乃河道之凸出耳。時河流甚緩。水甚淺。第見渾濁之波。遠近一致。有載貨民船十數。傍岸尾履而行。河西北有土城者。名曰黃河碼頭。貨之裝卸地也。車過橋速度較減。故予得窺測一切。山左同人語我曰。橋之所以在河幅之最狹。河水之極深處也。距濟不遠矣。夫山東險館。南北利饒。魚鹽負山。帶河伏陸。面海爲孔孟沐浴之鄉。齊魯方伯之區。而濟南拱居其中。政教所自出。文人所薦。恭意其中。必有流風善政。宏工巨製。足以爲國光。而資觀磨也。予家趙北。與爲比鄰。久聞盛色。觀光之念。殆無時或已也。

五點至濟南。予之行程已至此而止。何日入伍。入伍後光景如何。人生若朝露。今日安計明日事哉。下車後。匆匆至棧寓。尋食要茶。狀如餓虎。棧名來陞。位於十王殿西北。十王殿者古廟宇名也。自五里溝改建商埠。十王殿亦被圈入。改築洋樓。頓易舊觀。易神座爲人居。巍巍乎津浦鐵路辦公處矣。迷信者流動謂滅神必獲禍然。則十王。

遊記

二

者從未嘗糾天丁地甲來與問罪之。帥其威靈果安在哉。予食方既同人咸來邀治遊意爲老馬識途也。顧予去年過濟時以疑獄困拘留所七日外得自由行動者尚不及二十四點鐘。腦核中雖印有濟南二字至於風景山水尙未問津而况風月之場哉。卽向衆堅辭衆不舍乃聯袂出及門詢棧主以所向則曰商埠繁華盡在四五馬路不知問車夫可也離棧向西至大馬路曲而南至四馬路街里併列燈電輝煌人聲如雷出擁入擠濟例客無遊費以故大腹賈地皮匠輿臺走卒莫不借衣冠相將而來出此入彼盡乃後已予本初手不識個中情意謂妓僕必均佳人。款客當甚周到。孰料鬼形醜態嚇人欲死。粉氣煙臭聞之直作三日嘔。破題兒第一遭攝興若是吾望卽絕決不作後來想。遂速衆出而歸。

六號晨膳後咨送員謂公文及今未授諸生仍可自由。予得令卽發約同人遊大明湖。大明湖者濟南唯一名景也。出棧鐘報十句而啓者無相依依何之無已。仍遵棧主秘訣雇洋車問車夫順十王殿而南入二馬路東造普利門（俗名西園子門）至西門外緣城池之左（或右）直而北約半里達乾健門。乾健門者共和後之所新闢也。門內舖石道可循以達鵲華橋。或遵城脚而南曲折以至大街當余等力行前進時只見蒲荷在抱一望無際。浣紗婦女蹲踞水邊初不知其爲湖也。突有舟子二三爭來阻道曰先生如遊湖者此卽湖予家花船足供受用請從此行予曰然予意向鵲華橋問橋何在舟子曰先生誤矣雇船何必鵲華橋自乾健門新闢久不取道於彼蓋至彼必經西門步大街迂行數里此往年故道也今則否矣此上彼下不失爲湖湖爲舍近而求遠予耳其

民權素集第六

言之有理。叩其價。價甚廉。較所聞減數倍。蓋予未入濟南時。山左同人。即以湖景相介紹。謂中等船資。當夕陽西下時。約一兩圓。當遊人紛集時。約三五圓不等。且雇船必於鵝華橋。鵝華橋者。船之停泊所。遊人之登降場也。夫因利乘便智者所取。苟明白白能達目的。則直道也可。曲行也亦可。正攻也可。奇取也亦可。何必執墨守拙。與經濟時間作對頭哉。回顧水際。果有蓮船數隻。停驛涯下。卽一躍而登舟。子掉槳。悠然而去。舟長丈八形同冠內。備几榻。外置木墩。布幔足供起閉。管絃可和吟詠。儼然小俱樂部也。蒲荷開處。寬僅容舟。有垂柳植立岸際。默示人以方向。風吹簾動。清涼宜人。彼惱人溽暑。竟不和飛。往何處去矣。稍曲有破廟者。面湖而立。停舟過之。則張公祠是。張公名曜。有清名臣也。更去而之他。繞湖一周。所歷寺觀。計有五處。曰鐵公祠。曰北極廟。曰匯泉禪林。
(中華佛教會支部寓內)。曰李公祠。曰歷下亭。皆控扼湖際。所謂近水樓臺也。鐵公祠者。鐵公銖之香火地。鐵公當靖難師起。曾以計誘擊燕王於城之西門。事後不屈死。建文之股肱。亦節義人也。今遺像猶在。英氣勃勃。令人敬附祠者。數人。則予忘之矣。至北極廟。則高齊城垣。乾燥無味。匯泉寺幾座佛閣。敝無可觀。惟李公祠局面閣綽。迥與衆異。此固有清剗吾民脂膏。興工動土。以酬報排漢之勳。鼓舞萬衆之至計也。雖然。謂合肥爲漢族罪人。吾不能不爲叫冤。彼固當時之政治家。外交家也。

歷下亭景更矯然。大有蓬萊風致。冠諸景而上之。其東北隅有小閣。可以小酌。可以遠眺。內備電話。靈通消息。院中央有歷下亭碑。亭尺方朱字。乾隆撰書也。胡兒有福。才好遊。善書不然。何其手蹟足跡。遍布海內。名勝哉。統計

遊記

四

湖之位置。居城一隅。廣二里。闊四五里。水之所及。幾浸西北城脚。兩面城湖之隙。間有茅屋。突立葦叢。城北脚下。有所謂北極門者。湖之出口也。水穿城而過。門內置鐵繩。以虞偷渡者。舟子欺我。余未得見。迨歸後始聞之。吾猶記繁縝。鐵祠有漁翁。有裸童。漁者童頂眉壽破等。操竿頑童赤身裸體。高唱採蓮。天然一幅好圖畫。惜余不才。不能寫真耳。

七號八號由十王殿步行至辛莊。辛莊爲第五師駐在地。有圈牆焉。東設一門。曰東營門。軍民住居之界。即以圈牆爲限。予等來入伍。派分轄重第五營。今而後予卽爲行伍中人矣。國家養兵百年。用僅一旦。今無一旦之用。其閑適可知。爰抒所見。謹守在濟。言濟之例。爲風景家資。一耳之助。非軍人敢多嘴也。

濟南之風景。彰明較著者。曰大明湖。曰趵突泉。曰千佛山。曰開元寺。大明湖趵突泉爲濟南城廂之水色。開元寺千佛山爲濟南城外之山景。而開元寺距城獨遠。聞寺內有龍洞佛像。奇妙幽珍。予不及見之。未敢刊其媸妍。蓋予性有癖。凡所聽聞。苟非精神的。爲物質的。不可以意會者。則予必待親眼目睹。後下善惡之斷。否則雖坐口賢。唇予亦不雷同。是非因其好惡。以爲吾之好惡。大明湖予已述之。茲述趵突泉與千佛山。

趵突泉者。趵躍出水之謂。位於城外西南方。泉源計三。南北縱列。成直線形。突出之狀如竹苞。如石乳。泉口約三十生的。間隔約一丈。米達升。高約五十生的。其左右石縫土窟中。蜂湧而出之水。亦不可勝計。衆泉之內。惟三泉最大。所出之水。潔淨無塵。出水之度。晝夜不舍。以故泉之附近。水不盈尺。浸至下流。遂洋洋溢溢。漬成渠川。所謂。

涓涓不塞。將成江河也。觀彼流泉而知宇宙間之事事物物皆有恆者之効。果渠石砌水沿渠分流於東西。有茶肆與龍王廟夾峙於南北。相間僅兩丈。統計泉附近之茶肆。凡數十。泉下肆爲最宏闊。緣其接近泉面也。肆中皆有淫蕩婦女。說鼓詞。唱淫調。狼號鬼叫。悉不知恥。故潔者望而退色者就而飲。趵突泉也。弔勝場耳。誨淫所耳。泉南某茶肆。現已改爲山東通俗圖書社。吾不知濟南人視此較衆肆作何比例。生何觀念也。龍王廟黑暗陰森。乞丐實其中。壁右廁所。遺矢溺穢。竟堆墮渠中。逐流而去。吾不知衛生家聞之。又當作如何感想也。其餘若貨棧。若商店。若酒樓。若飯莊。均林立前後。計自南門至北口。佔地幾百畝。統名曰趵突泉。而實則非趵突泉之真景也。亦不過一市場而已。要之泉之局勢彷彿佛龕中城隍廟惟污穢不潔則過之。

千佛山。臥伏城南。墳然邱起。懸崖絕壁。攀登爲難。所謂佛廟者。卽建於其北坡。予登山時。適在重陽節後。重陽節千佛山之廟祭日也。遊人若鶯。紛同朝海。雖當大雨之後。道路泥濘。彼帶辯紳衿。繩足妖魔。仍持香。提卜。接踵而來。山磴甚峻。幾若直立。行者苦之。楊士驥巡撫山東時。撥款修路。以十數級轉一彎而行者。乃大便。予造山巔。不藥而汗。懸想往日之艱險。或更倍之。楊君之利民。有足多焉。夫山不在高。望遠爲尚。吾之來此。非赴美人密約。如彼大隊惡少。非祈釋迦護佑。如彼一羣頑固。乃爲看山望遠。吸清潤鑿而來。旣入其室。必登其堂。宗廟之美。不及觀山壁之佛。未曾數。倉忙尋闕廊。憑北窗。舉目遠眺。而方十數里之濟南城。竟陷入坑中。樹木縮同寸草。樓閣變爲片瓦。人行似蟻。馬跳若鼠。道路縱橫界線。經緯如布。織如網。繁甚美觀。也不但此也。彼一道黃光。彎彎曲曲。自

民 權 素 集

西南而東北如常山之蛇盤踞於濟南城北者非浩浩蕩蕩勢同奔馬之黃河乎彼尖頂圓底秀然孤立一個黑
馒头如錐倒插於河邊與濟城之東北者非齊襄三周之滑不注乎羣山環繞網設三面金城湯池不是過也。
廟中香煙繚繞男婦雜沓疑非高人停足地惟柱上聯語略可意味而已上聯云平步上層雲何人下之登高想
下聯云回頭看絕磴到此方知臨下難此極有工夫語也邁步而下足滑幾仆者屢至旋則景猶入勝回顧山頭。
層層樓閣點點雲煙無限幽意百看不厭宜乎悟塵自東京函我云千佛山吾之舊遊地一日一次幾折我屐願
君亦灑淚其上洗濯佛面云云。

東陲遊記

天壽

此余六年前舊作也揆諸今日情勢尚無大懸殊故錄之以供吾國士夫喜談邊事者之參攷至其中墨漏
之處正自不少尙望後之君子有以教正焉。

余於俄日戰局告終之十有七月偕友人某君將遊滿洲以觀察戰後之狀況并日俄兩國在滿洲之行動束裝
既竟友人病不能行余遂率同遼陽人韓某由東京出發八月既望至神戶大阪商船社會之鐵嶺丸越二日始
出帆乃返大阪訪友人李君復偕行至神戶月夜登隙訪山絕頂撫巖下視山海皆呈奇觀市中燈火燦爛如繁
星夜半露下降衣欲濕乃復歷堦而下西返旅舍越一日李君去整裝登輪寢具之外尙携有雨具防寒具及防
身用之小手鎗短刀各一海行三日至大連是時馬關有疫症輪舟經此而來者必由海關防疫員銷毒後始許

上陸。故停港中十餘小時。日友末永君先得東京友人某君函。知余來。特爲之招待。一入大連市中。幾令人不知其爲中國領土也。

大連灣者。土名青泥窪。金州廳所管之地也。十餘年前。尙爲一荒僻漁村。居民二三十戶。皆業漁。南至旅順數十里。爲北方不凍之良港。兩山環抱。海風不波。能泊四五千噸之大船。而吾國滿洲商貨之出口。大都由遼河注集於牛莊。故無有謀此良港者。自東清鐵道南線成。(日人現改名爲南滿鐵道)俄人於此盡力經營。開馬路。設市廛。築海岸。洋樓。高聳。旅客雲集。『達爾尼』之聲譽。幾與亞東各大埠以齊。驅秦皇島。牛莊兩港。無形中。因之。大受影響。甲辰一役。俄人以戰敗之結果。鐵道自寬城子以南。悉讓授於日本。而日本遂得繼續有此半島之租借權。甲辰至今。不過數年耳。大連街市。悉改名稱。甚至人力車夫及小本商販。皆持一種半中半日不規則之語言。以相交際。(如不過本遜都理腮哥腮哥貨將持多等語)華商約千餘家。除三太爺廟南(日人名常盤町)之商務總會外。再無一商業機關。一班苦力。皆自山東登萊等處負販而來。性愚且憲。以細故。受日人之鞭撻者。幾於觸目皆是。至所謂西崗者。又爲華人藏污納垢之所。戲園妓館。賭場。烟榻。皆在焉。學堂無一華人公立私立者。即日人所立之數小學。華人入學者。幾不得百分之十五六。稅關雖懸中國國旗。實由日本人花井氏主持一切。時或有戴紅纓帽之數人。執役以隨關員之左右。英美俄各有領事館。一巡警半用華人。衣警服。佩長刀。一切與日幣無異。執報館業者兩家。滿洲日報。爲其關東都督府之半官報。遼東新聞。亦得南滿鐵道會社之補

第六章 民權素集

助而以半漢文半日文刊行之。余友張君曾爲之代主筆政。但所紀皆瑣細事。故閱者亦無所重輕。總之大連一港。吾國人除中國銀行分行華商商務總會及販運大荳及荳餅荳油之商號數家。匯兌號數家外。再無一重要營業者。將來期滿收回。卽此項經營港政之資金已難數計。况其他官營公務事業尙不少耶。吾國改府人民茫然無絲毫之預備。竟使北方良港將成爲永遠租借地。吁可慨已。

權民素第集六

越五日乘車至奉天。沿途經過村落爲大房身金州普蘭店瓦房店熊岳城蓋州大石橋遼陽煙臺等處。大房身爲一小部落。居民十餘家。籍山東執農業。金州夙爲梅勒章京駐在地。（梅勒章京卽副都統爲滿洲語）後改爲金州廳。半島租借地。先本以此地爲界。降將軍增祺受某國人多金。割入普蘭店。不但失地百餘里。卽貔子窩、五島雙島三處之鹽產地亦爲外人所有矣。瓦房店在復州北數十里。復州南臨海濱。自熊岳城至普蘭店。若取道復州。則成爲曲線。而復州又非商業重要地。故甯肯舍復州以經瓦房店。近亦成一小村鎮。熊岳城在蓋州衛南六十里。西至海十五里。傍海有熊岳山。今爲熊岳堡。下有熊岳河。濱海多魚。居民半倚此爲生活。自某國人侵入後。而熊岳城之漁業權遂不保矣。蓋州今爲蓋平縣。遼東重鎮也。控扼海島翼帶。城壘井邑驛列。稱爲殷阜。論者以爲遼東根柢然。今昔勢殊。蓋東要隘。又在旅大及大孤山安東縣等處。而不在蓋平矣。其附近沿岸有二道溝、三道溝、塘窪、蘆旗廠、紅旗廠五處。皆產鹽。大石橋去蓋州六十餘里。鐵道自此分一支線至營口。遼陽爲清朝天命九年建都之地。號曰東京。故尙有宮城舊址。千山勝景在城北五十餘里。外人於盛夏時多有避暑而來者。

民權素集第六

附郭十餘里荒塚壘壘寒煙野草鬼聲啾然蓋明清之役戰死於此者五十餘萬人日俄之役死者又十餘萬人前後不過四百年斷頭折足埋骨於此者已達數千萬其慘狀爲何如耶故土人有呼遼陽城爲鬼城者詢非虛語煙臺乃一小村落先是俄人經營鐵路時欲奪奉天遼陽之商力在此建廣大之車站關市街修道路揆其用意直欲將東清支線設三大商場一爲哈爾濱一爲達爾尼一卽煙臺蓋未料其計畫之終成泡影也車行一夜至奉天宿小西關外十間房某客棧十間房者卽日本人於內地雜居外所指定之租借地也去車站里許先是余之來滿洲也固別有目的遊歷之說特飾詞耳余於八月初旬得在滿洲秘密黨人之報告謂事機成熟急待進行乃以商之東京本部諸人咸相贊助余遂重受本部之委任荷負完全責任而爲此行行時携有本部頒發之遼東軍政府關防一顆委任狀若干革命方略數冊經營遼東一特別團體所製定之井字旗數十張（與臨時參議院所製定之總統旗同式）此時悉秘運至奉天與駐奉黨人會合而急欲探明其所運動之實力以定舉事方針乃商之駐奉胡君囑其以和文電報密召各路代表至奉會議閱三日至者十七人遂於某日夜中集會於小西關外之一日本旅館據各代表陳述之言與送往東京報告書尙不大矛盾惟軍械一門胡君謂係某國海軍大將之公子某擔任接濟並申明其軍械儲藏所卽營口倉庫凡滿鐵火車經過之地無不能輸送自如者余素知某國人喜誑語聆胡君言頗疑其不實乃面請各代表在奉勾留一日俟余親訪某公子解決軍械問題後再定大計翌日余與胡君及日友末永君往訪某公子接談之際語亦毫爽胡君與之重申前約並謂

民權素集

舉事之期業已確定。軍械運輸刻不容緩。今日特來面約接收日期及方法地點以便進行。而某公子亦慷慨發言。謂諸君艱苦備嘗。始得籌畫至於今日。大捷不遠。當為預祝。今日祇請以日期地點見示。其方法則不勞諸君顧慮也。余與胡君各致謝辭。且舉杯以為之壽。語畢急返旅舍。邀各代表復開會議。決計發難。並與諸代表就各路現在之情形。以定接收軍械之日期與地點。議定後。胡君即日列成一表。轉致某公子。余則守待某公子運械之佳音。不料某公子者。忽自旅順來一郵函。謂軍械雖能辦到。但須先給半價方可圖成。餘款由彼一人擔保。鐵道運輸之費。則更一文不可少。其所開之半價。較在大阪購買之正價。已不大懸殊。於是知某公子者。尙未脫其國人善誑語之特性。平日所謂熱心贊助吾黨者。不過如一般市儈。取悅於主願之言詞。非果與吾黨有特別之情愫也。適胡君自外歸。閱其函。知大失望。乃就余互商善後之策。其結果仍由胡君密電各代表。稱械事稍有變動。進行之期恐不能如前議。望暫緩宣布。以免搖動人心。貽誤大局。而余此行之目的。至此不得不一小結束矣。其時有友人白君。寄居朝鮮新義州。聞余之來也。特趨至奉天。共商進止。余以受誑於某國人之事。相告對坐。歎嘆。惟有枉傷末路而已。

蹉跎。復蹉跎。余自東京至此。已四閱月。胡天飛雪。已逾八月之期。滿地嚴冰。又起窮途之恨。囊中金盡。蓋已久矣。而余友白君。尙衣一夾和服。瑟縮之狀。不言可知。余乃飛函於京友程君處。告急不數日。得復書。並介紹信。一致吳綏卿。一致王奇裁。吳為督練公所督辦。王為巡警總局總辦也。時吳已赴間島。余乃持函往晤王。王山東人性。

民權素集第六

豪邁無官氣。雖服官清廷實輸忱民黨見余之來其狀態似頗能領悟故亦不窮究余之行蹤。卽以二百元相贈。余得此除償還旅舍外復以半數分給白君乃携其餘者以就途而赴長春。蓋此時之目的又在旅行矣。

此時猶有一事最足爲紀念者。卽余友白君被捕之耗也。先是余往長春館於友人商君私立之小學堂。卽就商君籌議安置白君之計。適長春交涉局缺一譯員擬卽薦白君承其乏以爲暫時棲身地。不料余去四五日有某國人名古川清者將白君之行蹤密告之於警局。警局却之復密告於總督公署。時總督爲徐世昌。得密告後驚惶萬狀。卽日戒嚴並面諭王奇裁設法拿辦。不數小時而白君遂被捕入奉天之監獄。後聞其深得王君之維護。尙未至爲獄卒所苦。越一年始出獄。

長春本蒙古郭爾羅斯地。郭爾羅斯公恭額拉布坦私招內地民人張立緒等開地。清嘉慶四年奉旨派將軍秀林會同盟長拉旺前往查辦。將軍秀林等以事閱多年已開地二十六萬餘畝。居民二千餘戶。未便驅逐。遂奏請設立通判巡檢各一員。以資彈壓。而歸吉林將軍管轄。迨其後人口漸多。乃改設府治。東清鐵道成。遂成一繁盛之都會。車站有二。一在孟家屯。一在頭道溝。均去郭五六里。人口約十餘萬。日俄戰後。讓受於日本之鐵道。卽以此爲交接點。伊通邊門外之市場再無大如此者。輸出於營口及大連之貨物。以高粱、大豆、豆油、燒酒、棉花、布疋、蘇油、木材、靛青、人參、毛皮等項爲大宗。地勢實占滿洲商業上之中心。其能凌駕吉林府而上之良有以也。

居長春半月餘天。寒日短倍覺愁生。值其時間島交涉中日兩國政府正有相持不下之勢。余遂欲以私人資格。

爲邊疆視察之行。是時吉長鐵道尙未竣工。居停主人商君。復購馬一頭。以爲余壯行色。乃於十月十日。携一馬。一僕。由長春向吉林行。日午。天大雪。行三十里。宿馬頭台子。但余此行。旣無長途之良侶。而沿路又無古跡之可尋。惟有日記。經過程途。以爲旅舍消閒之品。故自本日起。及抵俄領海參威止。日記所見。於冊。兼以致證。或足供後。余旅行者之參攷焉。

十一日晴。行三十里。至飯牛溝。早餐。常備軍二百人駐焉。再行五十里。宿玻璃河子。亦駐常備軍一百人。十二日。行四十七里。至殷家屯。居民殷富。清貝子載振過此時。曾改名爲太平村。又八里。至大橋。有常備軍一百人。再行四十里。宿大水河子。又有常備軍一百人。

十三日。經小水河子。至老爺嶺。早餐。嶺高里許。糾迴盤曲。松陰蔽空。嶺下有某堂官墓。再行二十里。至吉林城。

(未完)

岑樓

漢水旅行二十五日記

不慧家居漢水之陽。少時依母歸宿。見有長河橫道。舟子迎渡。輒問母氏。此爲何河。母氏云。是乃堯河。亦名漢水。禹貢所謂道漢水。至於嶓冢者此也。子後日讀古人書。當能明源流所在。惟沿河一帶之風土人情。頗有可觀。子有志。宜駕舟一遊。不慧及長。頑與慢成。讀古人書。不務心得。斯河源流。貿然因襲。加以世事搖人。境遇拂。欲不慧。又從而萍飄風塵。浪迹海內。望故鄉兮萬里。返江東乎無顏。漢水之遊。於是託諸夢魂而已。春秋九月。旅居鄒城。

民 樓 素 第 六 集

細雨綿綿。斜風故故。朋輩隔絕。幽齋淒涼。閑鄉道元水經注。以自排遣。中載漢水事甚詳。竊私幸曰。斯可以明漢水之源流而慰向日慈母之訓矣。未幾友人某君約遊漢水。十月朔日。即須同行。不憇欣然允之。且復喜曰。數載積望。一朝頗償。豈僅明源流。慰母訓而已哉。當必有補地理學者之不及。而爲諏訪輿情者之一助也。十月朔日轉瞬即屆。鶴鳴將已。晨曦甫見。友人某君即抵予寓。催促就道。不憇從而登舟解繩。掛帆前行。起程地點爲漢陽南岸。嘴斯即漢水匯流入江之所也。舟爲友人所雇。艙室褊小。僅可坐臥。不能憑立。幸舟子善於招待。無甚茹苦。經十餘里。中流皆帆檣。如綵。兩岸俱樓房。如鱗。頗碩煙囱。上聳雲霄。蕭轔馬車。時震耳鼓。此蓋漢口漢陽之鎮市。有如是者。又經四十餘里。傍岸有十數草廬。售賣食品。不憇與友人就之飲酒。則見杯盤勺箸。備極劣濶。椅櫈几榻。不堪塵垢。諸比鄰。比鄰亦然。乃沽酒一瓶。而返問其地名。曰戴家嶺。甚矣吾國人之不務清潔也。回憶三年前。不憇旅行日本千葉縣。觀彼茶肆酒館。清潔異常。誠吾國人之所不及。或曰。不務清潔。爲吾國人恆性。其信然乎。又經十餘里。岸上有山聳出。梵宇巍峨。信女善男。往來陸續。舟子告不憇與友人曰。斯即城頭山。辛亥民軍起義武漢。清帝令馮國璋統兵南征。禡即於此駐紮。重隊民軍。未及注意。故有黑山之敗。與漢陽之失。舟子之言。其爲然乎。今固不能執民軍總司令黃公而問之也。又經三四里。抵蔡甸市。此市離漢口相隔六十餘里。問諸舟子。尙曰未止。是時已夕。陽西墜。宿烏投林。水天一色。霞飛齊飛。不憇與友人苦舟中狹隘。登岸寄宿市之旅館。無甚精良。商務頗形繁盛。依行程計之。不憇等所乘之舟。純憑人力。一日可行百餘里。本日晌午。應即抵此。乃延至於

民權素集

日晚蓋沿路漫遊誤遲時刻於不覺也二日早八時返舟前行未經四里友人忽患腹疼不慧惶恐無措因箱籠中未携衛生藥品不知如何而可愈之也。曩閱日本探險雜誌謂某探險家起行時帶幾許衛生藥品尙疑其故舉以誇人今始知實而非妄今始知遊人對此不可少也復行二十餘里友人腹疼幸卽痊可細觀兩岸別無所有惟帆檣上下秋草萎黃而已友人以冗視無聊約與秋枰不慧於此道知而匪妙前居日本學課餘暇輒與二三好友藉以解悶自返國後未嘗一次今日友人所命適啓不慧之興會隨與布陣攻擊友人喜佔中間勢力不慧喜佔四邊勢力各保範圍無分勝負既而散兵衝突一改方針不慧負於友人者三友人負於不慧者五非不慧用兵精於友人也實友人好留結子不慧得以收此中之便宜也未幾友人復患腹疼較前益猛臉色轉白冷汗層出不慧惟默禱蒼蒼者佑其無恙耳蓋箱籠既乏衛生藥品沿岸又無醫士診治一葉扁舟泛棹中流舍舖天之外其有何策行三十餘里抵市曰新溝友人厥疾弗瘳不慧登岸訪求醫士有鄒光復者斯市商民推為醫界泰斗不慧卽延其診治服藥一劑友人之病魔去誠哉醫界泰斗彼庸醫之誤人者可以愧矣河流於此有支分出可達天門應城安陸等縣往來船舶直如蟻陣市之商務亦形發達不慧等卽泊舟於此預備度夜當黃昏人靜保護該市之水師稽查各舟蓋恐匿有奸人擾害商旅故也三日早八時正開舟前行友人忽憶及衛生藥品令不慧轉而購買不慧乃謁昨延之醫士問買何者為佳醫士云此市藥品非用水煎服之無効君等旅行應攜簡便者請買日本發行之仁丹清快丸等藥不慧及滿市一問果也簡便藥品僅如醫士所云他而國產之人

民權素集第六

丹、鱸、丹、諸、藥、無、一、售、賣、者。嗚、呼、日、本、藥、商、獲、利、於、吾、國、其、有、以、也。吾、國、藥、房、當、思、所、以、抵制。不、慧、素、日、鄙、視、外、藥、甯、抱、病、死、不、購、服、之。此、時、見、無、國、產、藥、品。竟、捶、手、負、友、命、而、返。友、人、亦、未、不、慧、之、咎。舟、旣、前、行。風、穩、浪、靜。友、人、與、不、慧、談、論、各、家、詩、集。偶、談、至、放、翁、遠、遊、無、處、不、銷、魂、之、句。不、禁、索、然、行、經、四、十、餘、里。有、地、曰、橫、堤。故、人、袁、君、居、於、此。登、岸、拜、謁。據、其、父、云。羽、化、已、半、載。矣。袁、君、者。不、慧、居、東、之、同、學、友。也。年、屆、二、旬。身、體、強、壯。居、東、時。嘗、頤、不、慧。而、言、曰。他、年、汝、若、溯、游、漢、水。必、也。館、諸、予、家。予、與、汝、作、平、原、十、日、飲、今、者。不、慧、來、而、袁、君、故、甚、哉。生、死、之、不、可、必、也。又、行、十、餘、里。抵、漢、川、縣、城。不、慧、與、友、人。移、酒、店、求、飲。顧、城、中、價、探。指、不、慧、等、爲、亂、黨。欲、捉、將、官、裏、去。不、慧、等、力、辨。仍、不、之、信。幸、水、陸、警、察。訪、知、不、慧、等、爲、旅、行、之、客。毫、無、涉、亂、嫌、疑。代、爲、剖、白。始、未、蒙、無、辜、之、災。嗚、呼。惡、探、滿、地。亂、誣、行、人。無、怪。商、旅。咸、有、戒、心。此、足、見、吾、國、政、治、之、善、良。也。不、慧、等、自、脫、此、險。憚、於、稽、留。常、即、返、舟。鼓、漕、前、往。城、中、景、緻。無、可、筆、述。惟、據、舟、子、云。該、城、於、滿、清、時、代。有、高、初、小、學。有、師、範、警、察、各、學。自、民、國、成、立。知、事、專、逢、上、峯。提、學、款、爲、行、政、經、費。致、使、學、校、曠、費。青、年、兒、童。咸、習、學、於、西、人、所、立、之、聖、公、會、教、堂。噫、嘻。吾、國、官、吏、不、興、學、教、育。兒、童、反、爲、外、人、教、育。亦、有、國、者、之、恥。也。行、經、十、里。天、雲、欲、雨。日、光、隱、沒。舟、子、爲、未、雨、綢、繆、之、計。竭、力、駛、至、一、小、市。曰、繫、馬、口。者。安、置、禦、雨、之、具。該、小、市。出、產、鉢、鍤、缸、盃、等、物。行銷、河、南、應、城、各、縣。不、慧、曾、於、河、干。購、酒、壺、一、柄。價、頗、廉、質、亦、不、劣。惟、難、與、景德、鎮、之、瓷、相、較。復、行、四、五、里。天、已、近、晚。沿、岸、吹、煙、縷、縷。空、際、雨、絲、片、片。其、爲、景、也。甚、慘。友、人、則、蒙、被、而、臥。不、慧、秉、鑑、誦、金、剛、經。一、時、覺、萬、念、皆、空。心、明、如、鏡。了、無、掛、懷。方、始、睡、去。五、日、早、十二、時。友、人、將、不、慧。

民權素集第六

推醒。醒則閑愁離恨依然。滿腹噫嘻。何時而能永悟也。已既而問舟子。昨夜經過幾許地方。答云。經過市名曰羊池口。曰城陸港者。各相離五十里。商務不過售貧民之食品。言時。前岸隱隱有鷄鳴犬吠之聲。又問舟子。是爲何地。答云。亦名曰半壺口者。未幾舟即抵至。舉目一觀。不勝蕭條。復行十餘里。有市曰濶灘。其蕭條更勝於半壺口。又行十餘里。有市曰分水嘴。始見樓閣燉爛。煙霧紛騰。不慧因心有所思。未及登岸。友人會往購各種水菜。據云。較頃所經之地。爲佳。行十餘里。有市曰楊林溝。市頭立枯樹一株。傳謂爲千年古物。不腐不朽。無蟲無蠹。居民更曰。有神憑此。果有神耶。固不能無疑。市尾隕河堤一座。長可四十丈。居民謂此堤築而復墮。於今六載。淹覆農業。足爲浩災。市之商務。亦奄無生氣。河干徒高懸某地。某房賤售。幾何現金之牌而已。又經十餘里。亦隕堤一所。問其地名。曰閻門坎。問其災狀。不讓。楊林嗚呼。小民何辜。乃天降巨阨。彼盤踞高位。擅作威福之人。又當膺何明譴。水流於此。糾回反折。舟子謂往來船舶。顛覆於此者。不計其數。故俗名曰閻門坎。蓋若過閻王門坎之難也。又行四五里。有市曰脈旺。水流依然。洶湧。彼岸街坊。日就凋塌。此岸地基。時增新土。滯桑之變。能勿感哉。是時漁歌唱晚。不慧與友人。日困於舟。極欲別宿。舟子謂斯亦無旅客寄寓之所。已仍宿於舟。夜間舟仍前行。因睡臥之故。岸景殊多未覩。五日早十時。抵市曰仙桃。距脈旺嘴。約九十餘里。不慧與友人。卽離舟遊覽。其市之繁華。直似漢口。興旺有愈。蔡甸不禁喜形於色。因連日所經之地。非淵零。卽蕭條。至此。有耳目一新之感也。市有郵電兩局。不慧發信三封。俱不外通知。好友謂此次旅行平安無恙耳。又有旅館妓院。不慧與友人寄居。所謂祥發棧。棧內。

民權素集

房室與漢上旅館不相上下。器具則較劣也。妓女有名李寶珠者。工於談論。能度京曲。貌若山茶花。穠而不俗。惜乎命運不猶。飄茵墮溷。友人鍾之未及於亂。不慧亦喜與往還。曾贈以一聯云。寶鼎香薰座上客。珠簾風舞畫中人。倘其張弛。輶於漢泥。知必有憐香君子。起而援之。然不慧亦屬恨人。偶附飛鴻踏雪。留以爪痕。他日杜枚尋春。又添惆悵。自與友人勾留於此。不覺五日光陰似箭。斜暉難繫。舟子恐不慧等樂而忘行。力促就道。不慧與友人從此十日晚八時之事也。十一日早七時抵市。曰彭家場。持此與勾留之仙桃市相較。則有上下床之別。但河水甚淺。游魚可數。滙梁之樂殊堪步武。

大連旅順間短期旅行日記（續第五集）

肝若

佐藤尚知詩以和讀法爲兩妓解之。且曰。繁子殊有情於君。君不能無所贈。余問時計已三時餘。乃曰。今日良會。自宜盡歡。然余方有所借重於君者。時晚恐不及。奈何。佐藤恍然。遂不復強。不意繁子已覓得一巨紙來。堅泥余作數字與之。余乃剖紙爲二。書繁華第一及歌場風月八字。分與兩妓而復行。繁子頗戀戀詢後。約佐藤代答曰。沈君方有事於此。會期當繼續來。於是一握手而別。

松公園面積不甚廣。以多植松樹名。樹陰亂石錯置。如拳如背。咸入畫景。西北隅紅塢隱約。則日人所稱之神社也。高等御待合畢萃於此。故每當夕陽西下時。即聞車聲鄰鄰。飛馳而來。坐其上者。非東瀛之美人。即立派（日語美裝也）。之少年。電燈影裏。人影幢幢。天風過處。惟門酒聲及三味絃之噭嘈耳。余等既出松公園。遂同赴

海關晤某要員。途中遇一四輪車，頗煥美。異而視之，見坐其中者非他人，奉天民政使張貞午元奇也。余益奇默忖此老何得遽來大連。當此風聲鶴唳，人心惶惶之際，彼一省之行政長官，豈能輕舉妄動？況大連爲租借地，民政使非外交官，其來突兀，大是可疑。豈奉天一隅，果有非常之舉動乎？余幾欲要而詢之，恨車駛甚疾，一剎那已不知去向。倘此時有一福爾摩斯在余側，則余必以此行蹤詭秘之長官付託之矣。

歸寓後，晤覺止，告以途遇張貞午事，方測度間，聞室外有操福建音者，(張亦福建人)辨之，翁右工也。翁在奉為民政司科長，兼工程局長，與張有密切之關係者，出晤之，知渠亦於是日挈眷來，詢以張貞午來意，則諱之惟恐不深。僅言奉天危急狀，知余眷猶留奉力主往迎，覺止亦贊其說。余雖懷疑，以若輩既言之鑿鑿，而張貞午又突如其来，不覺爲之動。因命僕人乘夜車歸瀋陽，接取家眷來，且與覺止往覓租屋，得大清銀行餘屋數椽，以其尙潔淨，遂貨定之。

天將晚，復有一警署日員來，據云今日已第三次顧我矣，知余方在室，遂由寓主人導之入。余逆料渠來意，決無他略。興寒暄，即先告以昨日往訪白仁事，渠於是遂唯唯，不復言他。且談吐之間，益恭恪，蓋知余爲彼長官之友，不敢有所失禮也。余於談次，忽憶及昨宵鄰室之事，乃詢以此間客寓中，何以能容暗娼，渠頗以余言爲奇。余始直告之，并謂此間中國宿屋中，實十居其半。渠默然窺其意，一若此不良之行政，惟恐余將譏諷之者然。因即匆匆告別。渠既去，余又殊悔失言，蓋逆料其返署後，必有一番舉動，將致不利於此種可憐不足惜之執醜業者也。

民 権 素 第 六 集

晚餐後。有大中公報之代派人孫某來。邀往西崗作狹邪遊。余雖無意於此。然既來之。則此間風化亦覺不能不一領略也。西崗在西半埠。地形略高。與寓所相距六七里。乘電車往更遠。乃喚馬車行。至則見娼密林立。其規模雖不似日本之遊廊。而日娼居十之六。華娼居十之四。每家以號數爲記識。無堂館閣等幌子。最上等者。不過數家。若三號。若十四號。若四十九號。皆著名之艷窟也。歸途乘電車。忽見樹林蔽翳中。有電燈密密相間。頗煊爛。詢之。始知卽滿洲日日新聞所稱道不已之電氣花園也。余覺爲時尚早。遊興遂勃發。俟電車通過時。與孫某一躍俱下。入門見諸動物甚夥。檻獸籠鳥。無甚奇觀。隨入一大花窖。門懸白鸚鵡。二見人輒鳴。云是迎送遊客者。窖中千紅萬紫。以菊花與月季兩種爲最多。培植得法。花朵極大。我國人不能也。園址依山佈景。高處有中國酒樓。名登瀛閣。層樓聳翠。飛閣流丹。建築頗壯麗。登其上。可望海濱。惜夜中無所見耳。其他如球戲場體操場。走水場。擊劍場等處。皆略一瀏覽。至所裝電燈。實不計數。房頂屋角。靡不滿佈。雖曲徑通幽處。亦照耀如白晝。此外復有電橋電塔。遠望之。白茫茫地。不曾耿耿。秋河間有繁星密布也。遊興既闌。仍搭電車歸。抵寓已十一時矣。

今日訪余之人特多。皆未遇。使以所留之名刺入。約八九枚。大半爲三日內晤見之人。惟中有一枚。赫然與余眼簾相接觸。不覺爲之大愕。蓋南海聖人之高足弟子新會梁啓超也。嘻奇矣。彼清帝室之海外逋臣。潛匿於蓬萊三島間者。已不知有若干年月。今果於何時來踐此割讓之王土耶。

到連三日。以今日爲最暢快。耳食之語亦最多。試節其關於此間之風土人情者。拉雜書之。

民權素集

(二) 滿鐵會社之勢力。此間行政權。民政署主之關東都督府(在旅順)節制之。然民政署之權力。祇能行使於日本橋以南之區域耳。至日本橋以北則為滿鐵會社之勢力範圍。滿鐵人員咸聚於斯。無論有何作為。民政署不敢過問之。凡警察權。郵電權。皆該會社自辦。不受他機關之檢查。故該會社所用人員。除軍警不計外。約有一萬五十餘人之多。橫行市上。道路側耳。其舉止之闊綽。在日人中為罕見。以致侵吞虧蝕之事。時有所聞。述者曾見該會社每月報銷冊。謂社員所吸之煙草費。其額總在二千金以上。亦云巨矣。

(三) 市內華商總會之一班。華商總會即華商公益會。總理劉序東。魯人。年老體質。人皆畏之。一切經費。咸仰給於宏濟彩票。每月至少可餘一萬金。全國彩票禁止殆盡。惟此一種。假日人之勢力以存在。奸商貿利。無所不至。即該埠之鴉片專賣局。其創辦者。雖曰日人。(式本貫太郎)實亦該會中人所影射也。

(三)公園。該埠公園。除以上所述之電氣花園。松公園外。尚有西公園。東公園。北公園。三處。西公園多樹木。大數十畝。如觀楓葉。以此處為最勝。東公園結構尚佳。無可紀述。惟北公園則在日本橋以北。其地為露西亞町。猶是俄國人所經營者。有亭臺。有池沼。地址雖不大。而佈置尚曲折。非若他處之一進園門。全景便可入覽也。露西亞町住宅多而商店少。其房屋之建築法。無一相同者。蓋皆俄羅斯人所營造也。

二十三日晴。起絕早。因僕人已赴奉接取眷屬。約明晨抵此間。而余方與王某約於明日九時往旅順。時間相抵。

集 第 六 素 機 · 民

觸不得已遂變計定今日下午先作旅順遊至明晨歸來蓋自連至旅汽車僅一小時耳。

上午往覓佐藤諸人並於商啓予處得藍秀豪消息且知奉天果有黨人之一部分蠢蠢欲動余乃返歸爲整理行裝計也。

輪蹄僕僕野鳥喚人彼寒日之光芒從樹林中斜照車窗使余眸閃爍不已時則余又在汽車中矣大連旅順間多崇山峻嶺一面則濱海其路綫蜿蜒如棧道風景之佳能使旅行者留連車上不願達至其目的地約三十分車行略遲余出日記簿擬有所紀述忽覺室中電燈驟亮頗以爲異試望窗外紅日依然距崦嵫猶差七八十度不意隙余眼迎余面而自前程奔突來者却有一最高之山峰在旋聞汽笛一聲車竟猛力前撲剎那間已撞入此山之腹余於是知電燈之所以明須臾車復出山洞豁然開朗恍經別一洞天左有峭壁聳立千仞腰際懸山花一二搖搖欲墜右臨海濱一白無際日光映其上宛似萬頃波濤間有無數金鱗遊泳其上此種奇觀恍惚於五六年。前在日本九洲鐵道綫上曾一遇之耳。

下午一時抵旅順喚街車逕赴王雨人處該處居民及車夫無不知王先生者故覓之甚易一刺既入即見有燭之老翁出迓曰君何來之速耶余乃逕前握其手述明破約早來之故始相將入。

余與雨人相見質破題兒第一遭乃雨人殊豪爽絕不作客套語且即引余入密室殷殷叩來意余於是亦不復吞吐直以此來之目的相告兩人都毫無難色曰余雖老朽誓當盡力此極簡捷之兩語却大足滿余欲望余因

是遂不復瑣瑣。未幾令其兩子出見。其一乃新由日本歸來者。英姿颯爽。青年中之麟鳳也。

此間要塞有禁令。不許遊覽。以兩人力得言諸大島都督。前往參觀。然今日已不及。而余歸期又甚促。不得已俟諸異日。姑命其次子導余往高處。一覽港口形勢。蓋兩人家屋之前。即一小山。登其巔。正對旅順港口。一舉目見兩旁皆嵯峨之山峯。蜿蜒入海。兩相迎合。成一曰字之外廓。形港口狹窄。幾不能容兩船出入。誠天然之良好軍港也。兩人次子熟於此間故實。乃爲余一一指點之。若者爲砲台。若者爲戍壘。若者爲都督府。若者爲日俄之役。日人封鎖港口時之沈沒軍艦處。撫今追昔。不自覺其哀感之來襲余心矣。

歸後。余覺時尚早。擬乘晚車返連。乃兩人已爲余設榻西軒下。必欲作長夜譚。謂明晨頭班車行。決不誤內務府差事。此老調侃人亦頗入妙。余乃笑領之。

雨人誠僕談。自晚餐後至三時。猶無倦意。余力勸其就寢。執不可。曰。君殆以余爲老懶乎。余能與人周旋三日夜。不露倦容。於是談益劇。述日俄戰爭時之情狀。皆爲其所目覩者。娓娓動聽。如林下古猿。背誦其千載修養史。使聞之者。盎然生道念。未幾。山鷄喔喔作聲。觀壁上時計。已五時半。蓋天將破曉矣。

二十四日晴。赴連之第一班車。係清晨六時半開。所以接南滿綫之早車也。雨人知余不復能留。欲更置早餐。而後送余行。余以其澈夜未睡。不願再多擾。遂於晨鐘六下時。匆匆提行篋。珍重而別。

七時半。復抵連。知奉天車已於三十分前到站矣。乃亟赴和興樓。見門內堆疊箱籠。皆已物。逆料眷屬必已至。果

也。僕人聞余聲而出。謂女主人安抵此間。余大懽。僕人復於懷中出一書授余。書爲大中公報經理人杜君所寄。剖而讀之。不禁大歡樂。蓋初不料余所視爲生命之大中公報。居然有復活之一日也。天無趙爾巽魄。不能不聽我報繼續出版。從此奉天之言論權。又將以余舌司之。此種機會。何能坐失歟。

午餐仍在客寓中。余以今晚決計返奉天。遂赴同志諸君處告別。並留書數封。爲諸同志紹介於王雨人。諸同志中有欲留余者。余辭以各事其事。他日當會飲於瀋陽城裏。於是匆匆歸。烏魂銷沈。驪歌催促。客中作別。倍覺魂銷。余遂與細君一再作珍重語。割忍而行。一鞭飛馳。轉瞬間已入南滿車之一等室。室中僅三人。一爲日婦。一則華人。適與余連座。試詢其姓名。有囁嚅態。余疑之。其時車行極快。已至金州。此地亦歸入遼東半島中。隸關東都督管轄。然金州副都統及金州知州兩華官。依然未廢。其辦公處則設在瀋陽。曾記錫清弼。卸任時。金州都統及金州知州前往送行。錫見手版大異之。謂若二人皆有地方責。何得同時離其職守。該副都統等幾致無詞。以對。久之乃曰。卑職守地。早爲日人佔去。現惟寄跡瀋陽耳。錫聞之始恍然。此亦一趣聞也。既而抵大石橋。是處與營口車接軌。故換乘之人。上落頗多。旋見一人挾皮囊入。視之。固素稔者。蓋營口交通銀行之經理康君炳臣也。康君見余。卽趨前招呼。而余隔座之人。亦同時並起。略與康君一領首。余知康君必識其人。乃密叩之。康君曰。君不識其人乎。此卽趙爾巽之子。而螟蛉於趙爾巽者也。余於是始知其囁嚅之故。與康君縱談。頗不寂寞。康君丹徒人。年富力強。有從軍志。能不爲其職業所奪。殊可欽焉。破曉抵奉天。已是九月二十五日。

(完)

頻羅館書話

米陰符經果佳。小字中有尋丈之勢。有鉤石之力。亦有爲摹勒所壞者。則太作意處也。羣玉堂各札刻皆佳。較官刻頗勝。蓋官刻濃揚亦一累也。

米蕪湖學記舊拓亦不過如是。不可再刻矣。碑陰仙真記疑係當日好事者爲之事。既不可信。書亦不佳。近日已都收拾清芬閣米帖中非鄙意所憾也。

祝京兆一札。用筆圓勁蒼秀。可以見其行書。大約有明一代獨京兆力追晉人。不肯落唐以後。一筆惜其妙處。非摹勒所能到耳。

詩
言
劍
文

集 六 第 一 樂 素 民

詩話目錄

今日詩話

願無盡廬詩話

據懷齋詩話

琴心劍氣樓詩話

目錄

肝南鈍古
若村劍香

集 六 第 素 檻 民

目 錄



詩話

今日詩話

古香

詩話之作夥矣。然記載於其博去取務於寬。求其博而不冗。寬而能精者。已屬僅見。至於別具體裁。俾有作用。蓋未之前聞。某也不才。略諳韻語。放懶輜筆。近二十載。比者國粹淪亡。異麗奇吠。思古之心。惄焉憂之。爰從時好。謬著是篇。以分類爲主。以說詩爲輔。俾後之學詩者。隨時興感。言皆有物。則救數典忘祖之弊。某實有宏願焉。書以乙卯四月一日爲始。依日輯次。凡令節雙節無不詳。惟閏則從略。並按日尾拙作二首。或一首。表存古之區區也。古香志弁。

四日一日爲天祺節。又爲正陽日。有謂南方於是日降七宿者。此道家欺人語也。楊萬里是日游西湖。有句云。嬌雲嫩日無風色。幸是湖船好放時。又云。到得孤山翻作惡海棠。閑日不曾來。燕公是日赴荊州。句云。比肩羊叔子。千載豈無人。于慎行是日曹常侍園看花。云。不是東風催未得。天香綽約不勝寒。皆風雅語也。董聞京是日京中得家君寄懷詩。敬和云。燕趙星霜駒影催。半函庭誥下豐臺。寫來尤溫厚。得體至妙。景翩翩是日雨。云。應知雨意和愁。約雨到床頭。愁亦多。則爲後世哀情家之藍本矣。東坡滿庭芳闋有句云。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亦爲是日所作。鄉村遇令日。趣味正復不惡。余近有四月一日雜感二首。借古刺時。蓋亦有所不得已也。其一。九朝廟宇新。櫻桃獨御春衫。倣爾曹多少。黔黎机上肉。蛟蜃翻作廣陵潮。歲時記。唐四月一日內苑進櫻桃。薦養廟訖頒賜羣

民樞素集 第六

臣。又舊唐書德宗興元年。將士未給春衣。上猶夾服。漢中早熱。四月一日。左右請御暑服。上曰。獨御春衫可乎。俄而貢物繼至。先給諸軍士。上始御之。又舊舊傳。四月一日。衆執韓秀昇詣高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机上之肉。惟所烹耳。仁厚爲之愀然。又虎谷閒。抄衡山方廣寺。每歲至四月一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櫓。居民舍宇。并廣陵濤其二第八鏡中。着醜魔。冊封嵩嶽。修恩波。眼前歲月甲庚午。不識何時。嫁石婆。異聞集。煬帝大業八年四月一日。日蝕。王度整衣引寶鏡出。照無光。先是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度師事之。候終以鏡贈度。此即黃帝所鑄第八鏡也。邪魔入鏡盡照。後失鏡所在。云。又事物紀原。武后通天元年四月一日。尊嵩嶽爲皇帝。又六帖。後唐時有瞽者張濤。自言事太白神。言吉凶多中。房精素信之。爲帝使濤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驛馬沒人騎。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曷不曉其義。及四月一日。閔帝卽位。受冊明宗柩前。冊曰。惟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嵩曰。神言驗矣。又北史徐之才少解天文圖識之學。晉太寧二年春。武明太后病。內史皆呼太后爲石婆。時童謠云。周里跋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惟得一量紫綰靴。之才謂豹祠嫁石婆。斷無好事。惟得紫綰靴者。得至四月。蓋紫之爲字。此下系綰者。熟當在四月之中。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所余之詩。故云云。所以譏當道者至矣。

漢書載成帝陽朔四年四月初二日大雨雪。燕雀盡死。後許皇后卒以廢。爲成帝帝德之累意者。天固所以示不祥歟。然目前中國之現狀。何如。胡視天亦夢夢也。是日最風韻事。爲宋太祖雍熙二年。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

集 第 六 素 權 民

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張榮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其太平氣象可以想像得之。方今多事之秋。服官者固無暇及此。加以肉食者鄙。譏腹有詩書氣自華之句。則亦自慚形穢而已。楊維禎是日汎震澤大小雷。望洞庭湖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賦七古一首。篇長不及備錄。茲舉其警句云。大雷不動。小雷伏銀海。空青光奪日。百神奔走會龍蛇。平展輕綃三百幅。又燒符既憇彭城灣。采葍復渡彭家浦。又老崖鐵笛上青雲。玉龍穿空卷秋水。又鵠盡入海人。不識漁姬漁王配。寒食鄉里小兒舞竹枝。乞與神童舞銅狄。皆奇拔可誦。范成大是日直宿玉堂懷舊。有桂海天老歲華。直廬重上玉皇家之句。亦得體之作也。余本日有二首。其一咏北京綺羅輿馬。詣行宮一笑送春。運已終明德不聞。雄雉集麥頭深怕打頭風。按宣府志。每年四月二日。宣府領城士女俱詣北郊北獄帝行宮焚香。輿馬聯翩。綺羅雜沓。至則奠獻。拜禱既畢。各尋隙地。享所擣酒食。醉笑而歸。又玉海太宗貞觀元年。皇太子初立。四月二日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問褚遂良何祥。對曰。昔秦穆時童子化爲雉。雌者鳴陳倉。雄者鳴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陛下舊封秦故。雄雉見於秦地云。其二反游仙。堪笑長沙悟戒機。太虛生日已無稽。接頭雲露西山月。贏得腦花陣陣飛。楚逋志長沙。景岑初住鹿苑。其後居無定所。隨宜說法。自稱長沙和尚。以至道三年四月二日示寂。又清潭州雲蓋寺僧。有師傳口訣曰。雲蓋鎮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虛空。雲露西山月。遂悟。以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寂。又道經謂四月二日爲太虛元君生日。皆無稽之談也。詩故云然。

民權素集

張字初四月三日赴演法觀視斷碑賦詩。中有雨逐西風。遍野蹊翠林深密。石橋迷之。句寫景頗稱雅切。列仙傳中載有茅氏昆仲俱貴。更爲西河太守。固爲武威太守。鄉里送者數百人。時其兄盈亦在座。恆山道家也。笑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來年四月三日送僕登仙。當不減於今日也。至期昇仙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寸草。皆施青緑幄下。鋪白氈少頃。迎官畢。至朱衣玉帶者數百人。旌旗甲仗。光彩耀目。盈乃登車乘雲。冉冉而去。其誕妄抑何可嗤之甚。余於是日亦有咏古一章云。葡萄漿酒玉杯斟。左史右經藥石箴。五色雲頭傍日現。人間知否翠華臨。接景龍文館記。上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是日鵠還中書侍郎南陽岑義設葡萄漿并茗。與學士等討論經史。又玉海云。仁宗天聖八年四月三日幸瓊林苑。賜從官悉射於苑。射畢遂宴。日傍有五色雲見云云。

據佛書言。四月四日爲文殊生日。華嚴經中則載四月四日善財童子出參事而高僧傳中又載晉支遁於太和元年四月四日示寂。越俗有謂小兒是日生者。至老必歸釋。其說蓋有所本也。至道家言。有四月四日天帝遊東井及玄天降各說。更怪誕不足信矣。宋孝宗三月二十六日幸玉津園。因雨霽。洪邁進詩。至四月四日。孝宗始和之。有不似華清當日事。五侯車騎爛如花之句。蓋邁原詩末句。曾引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舉朝爲之稱賀。亦足見孝宗詩才矣。楊萬里四月四日午初出浙東入永豐界。有句云。村酒淳春綠。林花倦午紅。描寫風景亦韻亦雅。楊鐵崖四月四日偕蜀郡袁景文諸公遊錢氏別墅。飲菊亭賦律。有喬木尚傳錢氏宅。蒼苔已上岳王碑。亦佳句也。余有四月四日雜感二章云。黃龍戊寅當頭見水沃來。禽活命無欲。借園棋占禍福。竹簾風誰倩人。

民 權 素 集 第 六

扶。魏書。四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又史纂。馬鉢。字玄寶。號丹陽子。寧海人。居華陽亭。牆外有來禽一株。枯已久矣。是日汲水沃來禽。曰純陽。來年四月四日生此樹下。又廣義。四月四日竹下圍棋。勝者獲福。詩放云云。其二。襄朝政治出權門。省却忠奸仔細論。塞上柳枝挑戰否。有誰中的射烏輪。按玉海。宋真宗祥符八年四月四日召輔臣於玉宸殿。王欽若。陳堯叟。馮拯。趙安仁預焉。始觀太宗御書。移御別殿。觀皇王帝伯四論。良正忠奸權五論。復幸水軒垂釣。侍臣依次賦詩。又仁宗至和二年四月四日。幸瓊林苑宴射。上中的者十四。已而閻騎上射柳枝。射御不廢。宋時猶然。今則玉食萬方者。并無縛鷄之能矣。爲之一歎。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恆星不見。按辛卯即四月五日也。丹鉛續錄中。曾載其事。宋謝枋得至燕京。以四月五日死於驛。當其行時。餞詩盈几。張子惠有句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爲千古傳誦。程克勤四月五日微雨。免朝。偕李太史步出皇城門賦詩。有班分禁道。花迎佩仗。出宮牆。柳映人之旬。寫景寫地。兩兩無漏。可稱工句。第不十分雅練而已。余有四月五日感賦一章。云漫道今宵發七還。開元韻事。判仙賢御前。可有起居注右史。左圖。付講筵。按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四月五日。勅中書門下禮官學士等宴集仙殿。上曰。今日與卿等賢才同宴。宜改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書院爲集賢書院。又事物紀原。載北齊有起居注。宋張泌於太宗淳化五年四月五日奏復左右史之職。記錄以爲起居注。太宗遂從之。又古今類傳。四月五日麗句有云。此夕七蓮從地發。首在天明。今宵九扇自嚴開。三更星雨故援用之。(後)

詩話

六

願無盡廬詩話

鈍劍

集 第 六 素 樂 民

余十七歲時曾作咏史小詩一百首。稿久已失去矣。忽於敗紙籠中覓得殘片。喜不可支。然已大半汙毀。不可識。爲抄錄幾章。存於詩話中。以見當時之思想一斑云。一孔子作春秋。外夷內諸夏。大道擇宇宙。所以文物邦不化。作禽獸。一宋南渡。不免小朝廷。初誤李邦彥。恨不生致之。而我吐其面。一韓信。王孫少傲骨。只合寄人食。無意爲真王假王。弄不得。一文中子。開口說禮樂。曠乎王佐風。蚍蜉撼大樹。還問朱晦翁。一淝水之戰。安亦殷浩流臨事。稍靜。默天不欲傾。晉兒曹竟破賊。一荆軻刺秦王。秦政非齊桓。奈何生劫之。倘遇焚於期地下。將何辭。一後唐莊宗。羣小戲相狎。倉卒死。流矢亞子。非可兒是亦豚犬耳。一漢武帝征伐四夷。和議計。非得絕域千百戰。雄才靖九州。垓不作書。生見一景陽井。患難不相棄。妾身卽君身。誰謂無心肝。的是深情人。一東晉經略中原。誰是北伐才。祖生大可恃。寄奴真英雄。生擒數天子。一項羽誅子嬰。掘始皇塚。世世作楚將。楚爲秦所覆。春秋九世仇。憤王一朝復。一周處。斬斷長橋蛟。射殺南山虎。萬年頭不梟。遺恨埋黃土。更有詠史樂府百餘首。已全歸烏。無有之鄉矣。惜哉。

石頭記爲小說中有名之作。而題詞無一佳者。我友傅鈍根。所填念奴嬌一解。可稱雋妙絕倫。真不厭百回讀也。茲采於此。天生顽石。是何年。鞭走青埂峯。下墳海。補天都未得。息息塵埃。野馬釵。升沈玉金離。合倩問誰真。假紅樓夢。覺忍。扯珠淚。盈把。何物官。左贍。孫中情。鬱結。自把牢愁寫。別有傷心懷抱。惡千載。更無知者。兒女頃痴家。

一集 第六 素權民

常瑣屑字字聲呼喚。幾時握手大家從此歸也。

余去年思刊文學雜誌。李叔同上海能文之士。素工歌詩小說。而詞尤極哀艷感怨之致。以數章見寄。雖屬綺情。却有無限蒼涼意也。憶歌郎金娃娃。調寄高陽臺一闋。十日沉愁。一聲杜宇。相思啼上花梢。春隔天涯。劇憐別夢迢遙。前溪芳草。經年綠只。風情辜負。良宵最難拋門巷。依依暮雨蕭蕭。而今未改。雙眉嫵只。江南春老。紅了櫻桃。忒煞迷離。忽忽已過花朝。遊絲苦挽行人駐。奈東風冷到溪橋。鎮無聊記。取離愁吹徹。瓊觴又有贈雨闌。調寄菩薩蠻。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額髮翠雲鋪。眉萼淡欲無。夕陽微雨後。葉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曉風無力垂楊。姻情長忘却。遊絲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銷一捻。願化穿花蝶。簾外隔花陰。朝朝香夢沈。

李叔同詩有時頗似龔定安。如昨夜云。昨夜星辰人倚樓。中原咫尺山河浮。沈沈萬綠寂不語。梨葉一枝紅。小秋丁未初夢云。雞犬無聲。天地死。風景不殊。山河非妙蓮。花開大尺五。彌勒松。鶯腰十。園恩仇。恩仇若相忘。世界琉璃。七寶妝隔斷。紅塵三萬里。先生自號水仙王。此等境界。非他人所能到也。叔同自署其字曰息霜。其厭世之流歟。

此間有一女郎。略饒風韻。雅比綠珠。出自小家。無殊碧玉。芳齡二九。已過破瓜之年。繡枕低吟。蕙牕采葛之句。倚樓則未免有情對鏡。而無端生惱。羞爲玉碎恨欲珠。沈春水。一池千卿底事。芙蓉半蓋。與世長辭。嗟乎。青年薄倖。

民權素第六

大抵如斯。黃土無情。忍此終古。亦足勸乎。大可憐已。余爲作怨詞六解。又成虞美人詞以弔之。怨詞曰。怨然歎惜。

蘇儂竟爲情死。水流石不轉。磊砢常如此。（一解）秋風空庭響。落葉辭柯枝可憐。與儂永無再見時。（二解）

一雖則死。別離心事儂已了。恨煞儂痴情。情痴生煩惱。（三解）歡若聞。儂死歡意竟如何。應添哭儂淚灑向金

巨羅。（四解）愁雨打香魂。楚楚酸酸怨生生。復世世不願重相戀。（五解）胸中點點血杜鵑無此紅世間痴

女子。請記歡與儂。（六解）詞曰。蛾眉遽肯痴如此。甘爲蕭郎死。此生贏得那人憐。斷勿他生再住奈何天。原來顏色難。常好玉碎珠沈了。蘭啼蕙嘆恨。何多深。怕滄梁劫數盡如他。

慷慨激昂固詩之佳處。然不善爲之易入詩張叫呶之習。自古詩人患此甚多。李白放翁猶不能免。况下焉者乎。此病七言尤爲易犯。作詩者不可不慎也。

吾友太一作自讖詩兩章錄以見示。且囑和之。其詩乃見道之言也。詩云。究竟蒼蒼非正色。豈知擾擾實勞塵。本來迷誤今如此。顛倒衆生自在身。歧路亡羊劇可哀。空花迷自幾。生來何方清淨。一坏土乞著。一生已作灰。余爲依韵以和。詩曰。佛與衆生無以別。大千同是一微塵。菩提正果參成後。出世原來入世身。閑盡滄桑未足哀。卽生卽滅去還來。最無用是皮囊臭。付與豺狼碎作灰。寫示鈍根鈍根亦成二首見寄。一縷秋魂支病骨。念年春夢逐芳塵。老天無賴偏生我。此世如何着此生生不知歸亦可哀。得功何事再生來。百年憂患歸終好。拚把靈心寸寸灰。其附言曰。人言愁我亦欲愁。非同憂患人。固不足與道也。誠哉其言之矣。

民權素集 第六

作詩不可不學古人。亦不可太學古人。宋明以來學杜者衆矣。然多得其皮骨。能得杜之神髓者。六人而已。退之子瞻。半山。魯直。義山。放翁。是也。以其難學杜。而仍有己之本色。己之氣概。若并此而無之。則卽爲僞詩人而已。又何貴哉。故余謂不可太學古人也。學杜之病。如是卽學他人。亦何獨不然。

沈道非素工詩文。在浦東中學校教授。當同人組織一雜誌。以第一號惠寄。發而讀之。見其中有讀伯初五日紀程題高陽臺詞一解。又嘆其詞之工矣。縮地長房乘風。宗慤雙輪飛過輕埃碧渚。晴晬依依。笑逐人來。南朝簫管。今何在。付漁樵。短笛酸哀。猱吟魂膾。脂牋井花雨。荒臺江山一派鮮妍。盡似天公粉本。留待刪裁。百兩送鞋。探幽踏破青苔。平添多少風騷。料逐征塵。俛仰低徊。判安排十笏。陰塵五斗清才。道非詞不多作。偶一爲之。而風骨之高雋如是。所謂五斗清才。洵無愧矣。

王郁仁自署無生生。爲當今文學界巨子。尤長於說部。著斷腸花甚佳。余懷人詩五十首。中有絕懷之云。掞天才藻麗。雲霞生小維。揚號作家治。紙血痕紅濕。透不堪重寫。斷腸花無生見詩。答我兩首。海上風濤捲地來。飄零書劍不勝哀。如何波浪汚流地。忽枉篇章到不才。作意西風撲面寒。青琴瑤瑟少人彈。遊娥夢冷知音絕。手把新詩不忍看。余更爲步其韻以報之。鳳歌麟泣爲誰來。屈子離騷抵死哀。百刦河山君莫恨。祇緣中夏不宜才。月明江上鼓。楚塞瓜臺抄。殘淚暗彈匣。裏龍吟。眠不得。模糊醉眼幾回看。

劉季平豪士也。豪於詩。更豪於酒。行三。故自稱劉三。而人亦共以劉三稱之。曾爲余題萬樹梅花繞一廬。卷子兩

首可謂哀感悱惻極矣。猶記往時海內志士題咏此闋不下數百首。其中名作誠復不少。然余時時誦劉三詩以爲樂也。爲錄於此。豈學騷臣愛悱惻滋蘭樹。頌託清華應傷前度風和雨。三十三天夢落花。放翁已死通仙去。剪紙招回未斷魂。祇恐花時寒澈骨。不辭春酒爲君溫。

顧九烟同邑人。余之表叔也。二十六歲以前之莫逆交。長於文。爲詩亦復雋妙。著有憂廬詩集。久欲付刊。卒卒未就。頗以爲恨事。其集中多可傳之作。余尤愛其五律一首。題曰情懷似海。長日如年。忽來黃鸝向我柔聲緩嘲。若慰予離索之感者。爰報以小詩。渺渺予懷遠。嚶嚶爾意殷。人而可無友。烏尚感離羣。脆竹清絲韻。雙柑斗酒論人天。聯眷屬浩蕩寫靈芬。今讀其詩。淒然如山陽聞笛時也。

(未完)

摭懷齋詩話

(續第五集)

南 邶

戊戌被難六君子。最以名聞者厥爲譚壯飛。生平詩文尤駭炙人口。湖南有郭四者。郭嵩燾之子。以文自矜。目空千古。嘗評定前此文章之士。獨譚瀏陽得六十分。其他如韓柳歸方諸賢。率在四十分以下也。所爲詩有莽莽莽齋集行世。說者謂其謹嚴豪放才兼杜蘇。茲獲其遺稿數章。遂叢如下獄中題壁詩云。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述懷云。海外羈身客影孤。模糊誰辨故。今吾事如願。曲獨多誤詩似。圉某總諱輸燕市。臂交屠狗輩。楚狂名。溷牧猪奴放歌。不用敲檻板。欲借王敦缺。睡盡過戰烏。山云珠玉相。生愧獨顏可兒。豪膽鎮心關。悲秋臘有桓宣武。雪滿重經戰。烏山畢粟米囊謠一首。詞曰。畢空粟囊無米室。如懸磬。

民 権 素 第 六 集

飢欲死。飢欲死。且莫理米鹽。可療飢饉。菜栽千里非米非粟。蒼生病矣。六縱山轉餉謠云。馬足懶。車軸折。人蹠跌。山峯寂。胡雁一聲天。雨雪與夫與夫爾勿噴。僅用爾力。爾胡不肯竭爾。不思車中。繫繫物東南。萬戶之膏血。嗚呼。車中繫織物。東南萬戶之膏血。宋徽宗盡鷹云落日。平原拍手呼。畫中神俊世。非無當年。孤兔縱橫甚。祇少臺臣似。鄧都秦嶺韓文公祠云。綠雨籠煙山四圍。水田千頃。畫僧衣我來。亦有家園感。一嶺梨花似雪飛。自題小照。望海潮詞云。曾經滄海又來沙漠。四千里外關河骨相空。談腸輪自轉。回頭十八年過。春夢醒來波對春帆。細雨獨自吟。哦惟有瓶花數枝相伴。不須多寒江。纔脫漁蓑剩風塵。面貌自看如何。鑑不似人形。還問影。豈緣酒後顏。醜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又有天香亭聯曰。鳩婦雨添三月翠。鼠姑風裏一亭香。夕佳樓聯曰。夕陽山色橫危檻。夜雨河聲上小樓。俱皆雋麗。

譚復生之次有唐才常。世稱瀏陽二傑。戊戌之變。才常痛極。欲航海復仇。不果。唐子漢口之役。事敗被難。論者痛之。素所爲詩傳者甚少。僅就見聞所及。一一錄之。片羽吉光。亦足以景行一世也。贈友云。沉沉苦海。二千載。疊疊疑峯。一萬重。舊船何因困蠟燭。中原無地走蛇龍。東山寥落人間世。南海慈悲夜半鐘。用九冥心湘粵會。行看鐵軌踏長空。又一絕云。吽吽天心不可常。茫茫塵世幾滄桑。燈花劍蕊深深綠。海國自多南面王。其晚譚瀏陽聯云。與我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恨不撫二十年刎頭交。同赴泉臺。唯願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近至尊。剛十數日。被羣陰構死。忍拋棄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贖得扶桑英傑劍氣摩空。血淚淋漓爲世傳誦。

林旭字燉谷閩人戊戌六君子之一詩文不多見頃得其感秋一首云清晨負手行蟋蟀鳴我前因知秋氣厲感此悲流年病夫日掩戶一月不窺園頗聞梧桐樹飄葉聚其根歲寒皆黃落而汝胡爲先我將種長松不與時推遷小庭數盆花青青亦堪憐但覺淒清意莫向西風前又贈楊叔頤短篇云窗外丁香玉雪色窗下兩生坐太息可憐太息空爾爲舍人縣令官秩卑朝出空遮征史車幕歸還草相公書宗廟神靈三百春卽今將相未無人言戰言守言遷都三十六策他則無深宮迫念先朝痛根本中關敢輕動投鼠忌器空持疑餒虎割肉有盡時書生不自有科第能爲國家作麼計東家翰林盡室避猶聞慷慨排和議怊悵鬱韻之心惻

林頤亭閩人辛亥光復時曾充甯軍都督軍書之暇時及文事破天堡城馬上口占云大好乾坤付戰塵六朝月伴吟身依依無恙鍾山樹應認江南舊主人入太平門云降旆高聳石頭城日照雄關萬角聲如此乾坤收一戰依然還我漢家營葉楚倫以爲武人吐屬自爾雄豪衡以繩墨便非頤亭知已

秋使詩文有集行世章太炎先生序之以爲其語婉靡若不稱其情性比獲其遺稿紅毛刀歌一首雄俊豪肆鋒不可嬰錄之楮末足徵英概詩曰一泓秋水淨纖毫遠看不知光爲刀直駭玉龍蟠匣內待驚雪雨騰雲霄傳聞利器來紅毛大食日本羞同曹濬血便令骨節解斷頭不俟鋒刃交抽刀出鞘天爲搖日月星辰芒驟斫地一聲海水立露鋒三寸隱風號陸剝犀象水裁蛟螭鰐鷀避魑魅逃斯刃者凡幾輩髑髏成臺血湧濤刃頭百萬冤魂泣腕底乾坤殺戮操燭來掛壁暫不用夜半嗚噭聲疑鴉英靈渴欲飲戰血也如塊磊需酒澆紅毛紅毛爾

民 権 素 集 第 六

休驕爾器誠利吾甯抛有強在人不在器區區一刀焉足豪

馮華甫與袁總統府女敎習周女士結婚於白門易實甫以四律賀之典雅新穎一時佳著蓋之如下銀屏却扇寫春詞春占梅花第一枝大樹不言符雅度小喬初嫁想雄姿娶妻事在封侯後待字天留擇婿時久闕駕為原有意（用待闕駕為社事）采蘋敎賦召南詩元戎車迓七香車象服山河見六珈生佛本同曹武惠女師宜配宋昭華卿卿我用卿法將將兵本將家從此南唐多韵事評書閒覆掌中花北門鎖鑰福能消豈比西川得玉簫廿八辰星夫婿貴初三月子女兒嬌備嘗羹粥蕪婆味纔解含苞豆蔻梢青像麒麟一枝筆還將桂葉兩眉描斬蛟家世孝侯臺巾繡鬚眉意量恢戶萬八千開國始宮三十六小春回若蘭錦字輸奇福阿杜金釵費艷才助業公能立異域不妨蠟淚滴成堆

徐元歎詩清以悽一唱三嘆錢虞山所謂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者也有寄楚僧寒碧詩曰楚鬼微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憑歸爲譬興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

擔當和尚明遺民也工詩畫著有漱菴草題畫云僧手披霜色有無千層林麓蓋皆枯尙望人幹堅如鐵畫裏何人識董狐孤燈照影不勝情近水茅堂冷氣生不待西風搖落盡筆尖動處有秋聲過人窮翠總登臨應接還須策斷藤三昧在於無墨處不須畫裏覓癡僧地偏惟恐有人來畫個茅堂戶不開陵谷雖無前日影老僧指點舊時苔逸語娟詞別饒感喟

熊瑞階先生爲吾邑之碩士。詩文俱有精詣。而書法尤佳。名雄一世。惜坎軒終生窮力。銅口著述之業未遑留意也。身後益寥落。嗣絕家破。遺稿且不可求。嘗於哲臣處聞其擬諸將五章。雄渾蒼涼。允推巨製。事冗善忘。未獲草表。今春又晤哲臣於滬上。乃請重誦之。轉錄如下。

龍興戰績說。松山定難。燕都入玉關。當日與圖呈。益地祇。今金僧出。民間烽鉛閃爍。倭刀紫炮火。飛海日。般塞外。燕支山竟奪。遼東婦女已無顏。屬國蘇卿舊節標。海氣累歲未能消。虎賁遺報難追憶。雁足帛書久寂寥。遼海奇珍傳捕蚌。漢廷服製重金貂。效靈河嶽百年事。莫負馨香荷累。朝津門沽口日飛烽。倉卒遺愛到九重。漢治郵傳三輔遠。秦關險恃一丸封。思歸將士元公憤。留守軍輸肅相扶持。重老臣趙充國。早將兵法寓三農。西羌曾築受降城。出塞麾旄早建旌。宿衛中宮方拜命。登壇專閫未休兵。強藩尙待調停策。君側何勞積穢清萬乘。千騎巡幸地。莫將粉飾說承平。洞庭秋氣逼人來。楚客猶蕪賦九哀。子弟湖湘曾報國。風塵湧洞此登臺。好藏碧血收遺骨。爲爾青燐一舉杯。馬革老臣原素志。回天時是濟時才。

琴心劍氣樓詩話

肝若

鑄定齋自言庚辰之秋戒爲詩。辛巳夏決藩檣。復爲之。至丁亥冬乃訖。次破戒草一卷。又自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閱歲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更倍之。汝如勿悛。俾無能壽考於而身。至於沒世。汝亦不以詩聞。其下語若鐵註。然越十二載而已亥。一年中復獲雜詩三百十五篇。反較曩時爲特多。守戒之難歟。抑文人結習之不易除也。

民 權 素 第 六 集

定公己亥雜詩三百十五篇。五花八門。可作年譜行狀讀。乃人第喜其行間璀璨。吐屬瑰麗。不知聲情沈烈悱惻。過上直如萬玉哀鳴。苟例以隨園船山諸作。則定公詩幾無一句可解。此儉父所以咸目爲古來未有之格也。江建霞標前輩有定公詩文集批釋本。極精嚴。往年曾假錄之。其題雜詩後兩截句云。清才深恐天涯少。豔福從來未必奇。若得河東君尚在。定教手寫定公詩。不從俗熟矜奇句。却唱華燈眠博綜。一笑跳杯相對處。茶煙正颺鬢雲鬆。可謂得定公之神髓矣。

易實甫順鼎詩名播全國。與湘綺樊山諸人勒去歲。讀其六月十日紀事一律云。銅臺高峙濁漳橫。飛去美人天四更。篆月有黃奔。后羿占星太白飄。梁清珠衣迷霧。原無質羅襪濤波。豈有聲鶯鶯。烏箇都睡了。步虛誰聽。荒雙成林狂。甫卜琳和之云。網疏黃蝶任縱橫。月暗塵宵不計。更喬木絲蘿緣。豈定聘錢河。漢水難清歌。雲已渺朝雲影。吐鳳空翻火鳳聲。底事汝南饒豔福。海山無處覓。雙成兩詩皆蘊藉而多諷。蓋京師自光復以來。女伶盛行。士大夫之有周郎癖者。咸重女而輕男。致老伶工王瑤卿有陰盛陽衰之歎。譚叫天有吾道窮矣之悲。歌舞場中趨向。遂爲之一變。實甫膺史館閒職。興之所至。時與濟菴相徵逐。其時有女伶孫一清者。色藝雙絕。盛名滿京華。實甫贊之一夕。忽爲有力者竊負而去。試探之。謂是京師第一要人之三公子。風聲所播。道路側目。相戒弗敢道。斐字實甫。憤無可泄。乃紀之以詩。當時屬和者。原不止狂甫一人也。余以識狂甫故。故祇錄其一首。他日有人作某要人雜事秘辛者。會當取材於此。

詩話

十六

民權素集第六

余幼年學詞於外叔祖金仰之文樑。外叔祖爲前清孝廉。邃於詞。有所作。必協律。不以難而苟率也。嘗謂余曰。詞學今已失傳。近時祇許鶴巢玉碌一人。尙知考究。許鶴巢卽刻四印齋人。家詞及詞林正韻者。其他則依樣葫蘆。不過湊成百十字之長短韻語耳。實未知所謂音律也。又曰。君家隱之先生所爲二白詞若干卷。乃字字叶律之作。初學者正宜服膺云云。於是復出其所校訂之周草齋絕妙好詞一函。珍重相視。謂宋詞選本此爲最佳。然亦有出入紕繆之處。竭余半生心力。始爲之校訂如斯。雖未敢以盡善自詡。要不致誤及後學之人。余唯唯受教。試閱之。見蠅頭小楷。丹墨已滿其隙。遂向坊間購他本。照錄一通。此余學詞之初步也。暗窗無俚偶。憶兒時事。爰記之以質今之學爲詞者。弁傷老人絕妙好詞選。舊有仁和厲樊榭箋註。乃大半紀述作者之履歷與本事耳。他則無所及也。余既得外叔祖之校訂本。遂遵其所指。益肆力於此書。旁求博採。見他書中有足以闡發於是者。悉彙錄之。計六易寒暑。輯成箋證若干卷。脫稿之日。恰值己亥中秋。因倚石亭。自度腔秋宵吟一闋。題其端曰。漏聲長月影皎。一縷秋心縈繞。闌干外。把半卷新詞。儘情歌。嘵。況新詞正絕妙。拚得工夫精校。休相諧。祇刻羽移宮。未教錯了舊曲。重聞想昔日江湖數老。詩盟圓鑿酒社扶香集。幾許同調。此後俊遊少勝地。煙銷綺夢。翠漂恨空。留梵譜。宮楣彈入琴軫。韻易杳。庚子以後。余浪跡海外。是卷每藏諸行篋。希冀遇一同調而就正之。不意爲胠篋者所竊去。懸重賞不獲歸。十年辛苦。付諸泡影。知之者咸代惋惜。然亦未始不是天欲令余藏拙。故使此妙手空空兒擢之去也。

山陰壽石工集性灑脫。精篆刻。作客瀋陽。與余頗相契。其爲詩文學襲璣人。其珠金石翠趙次閒集定公詩句脫

民權素第六集

口而出。如宿構。且絕無斧鑿痕。近日旅居都門。聞有集龍詩一百首之作。余未見焉。但憶其往日有題桐影蔬香卷子詩十載。卷爲女伶小桂鳳小白菜而作。詩云冉冉脩名獨。偷神天風鶴怨三。生夕陽忽下中原去。一例春潮。汗漫聲白雲。出處從無例。消息閒憑曲藝看。僥倖故人仍滿眼。春山佳處淚闌干。中年才子耽絲竹。甘隸妝臺。伺眼波。償得三生幽怨否。江湖俠骨恐無多。隔簾誰報雨。沈塵客蒼涼。酒半醒。賴有阿成情緒好。小屏紅燭話秋心。古今誰免餘情繞。亦是風花一代愁。惟恐劉郎英氣盡。美人信有錯刀投。並菴香溫啓瓠犀。僞留片語訂來期。願移北地臘脂社。留報金闈國士知。紅豆年年擲。逝波風雲材略已銷磨。征衫不漬尋常淚。其奈尊前百感何。重來不見綠雲稠。但折梨花照暮愁。兩種情懷俱可諒。文人珠玉女兒喉。豈其落筆定陽秋。不負張衡詠四愁。青史他年煩點染。梨園爨本墓誰修。黃金華髮兩飄蕭。劍氣箫心一例消。絕似琵琶天寶後。萬千哀樂集今朝。又將去。瀟陽誌別四首云。閱歷天花悟後身。恥爲嬌喘與輕翫。新詩急記銷魂事。我亦當筵拜盛名。美人才地太瓊玲。整頓全神注定卿。爇罷心香屢迴顧。佩聲耳畔尚泠泠。誤我歸期知幾許。江關詞賦笑蘭成。兒家心緒無人見。交與鶯鶯訴不平。虎豹沈沈臥九閨。難蘇萬古落花魂。不留後約將人誤。強續狂遊拭淚痕。

填詞有卽集詞句者。且亦有通閑只集一人之句者。攷其端實始於荊公臨川集。如詠梅、甘露歌三首。草堂菩薩蠻一首。皆集句也。有清之時。竹垞每喜爲之。有蕃錦集一卷行世。吾家隱之公於二白詞外。亦有霏玉集一卷。或取諸各家。或專集一人。剪雪裁冰移宮換羽。極鬼斧神工之能事。與竹垞蕃錦集洵當後先媲美。且霏玉集卷首

有自序一篇及吳嘉淦序文一篇。雖駢四儼六亦皆集宋元人詞句而成。對仗工整氣勢貫串。滅盡針綫之跡。能者固無所不能也。

往見吳縣陳小松兆元題翠薇花館詞集金縷曲一闋。係專集詞牌者。詞云。月底修簫譜。步虛詞減字偷聲。霓裳

中序採碎花箋雙紅豆。

原注君號翠羽吟歌白紵。且坐令瀟湘夜雨。

原注君詩集名瀟湘軒集并
習用一簾烟雨夢瀟湘小印。

愁倚欄干青玉案調。

中腔哨遍黃金縷。無悶。甚個儂緒。春從天上来多麗。意難忘。長亭怨慢。垂楊南浦。庭院深深留客住。花發沁園大

醡。

原注丙子歲梅花開時君招集半樹書屋創爲詞譜酒令。
種屐風流一時佳話後訂牡丹芳宴以赴邗江未與雅集。

生別怨江南春去如夢。揚州探芳信。極相思。消息愁春未。

原注余在揚州君有見懷詞數首此即用其句意。

離亭燕。又秋霽。通篇皆係調名。所用以連續意義者。祇三五字耳。具見巧思。然究非正格。僅能

目爲一時遊戲之作。方諸集詞句而成者。更退一席矣。



福

榮

說海目錄

短篇記事
蘆花淚

短篇情
阿紫

短篇情
襟上酒痕

短篇情
浪兒

佛學
莽和尚之姊

小哀情
殘陽淚

小說史
愛國鴛鴦記（一名真子鏡）

小說探
紅珠光案

小說事
花開花落

倫理小說
滿腹干戈

滑稽小說
新舊婦人

昂孫 奴飛 樓醉 雲天涯 海笑 崑冥 花昇
塵箸 雙松 譯譚 热漚 過因 超超

集 六 第 素 樂 民

目
錄



說海

短記事

蘆花淚

昂 孫

鳥魄停飛花魂欲斷夕陽半面照林際鎔成一片可憐紅若隱隱指人以憑弔者余方於醉後作郊外遊陡見簇簇新石矗立荒煙蔓草中俯而視之則亡女陳愛華墓六字清明已過不見灰飛紙錢也

歸以語余友愁儂愁儂曰吾知之此吾家戚也死僅半載耳請爲子述其顛末

女士浙東人父亦名宿也貌秀而慧教之嚴過目不忘九歲畢諸經父愛之若掌上珍嘗語人云此吾家女千里駒也

女士母諳章句工針黹刀筆鹽米無不精一一教誨之而女士亦得乃母風遠近求婚者日數起顧女士性傲來輒不當意其父若母并不願其爲寡人妻爲商家婦也亦聽之以是年及笄猶未字人也

昊天不吊陟岵興悲女士之傷痛若何可以不言知之母歿之日詔女士曰余病已不起汝父待余和汝事余孝生前之福亦享受幾年脩短隨化終期於盡若余者殆死得其所可無聞然所遺憾者生前不能爲兒擇佳壻耳汝性過傲親事上恐少有折磨然汝父酷愛汝必不忍汝之不得其夫也汝可允則允之女士唯唯無以應惟有以淚洗面送歸忉利天而已

女士父篤於伉儷賦悼亡後立意不再娶免苦弱女子有以中年相勸者則謝絕之女士泣諫曰孟子不云乎不

孝有三無後爲大。阿父無兒爲女計。其若祖宗何哉。父爲之改容。乃議繼娶。

繼娶張賈人子也。嫉女士多才。嘗爲其父曰。吾聞之。女子無才便是福。若愛華者。其福涼矣。且自由風氣流毒。海內子不聞某家女郎。其腹脹脹平。人謂詩書福人。吾謂詩書禍人。爲門風計。不可不戒焉。女士父本長者。更不能有所可否。於是女士始而輟讀。繼而勤操作。再繼而受鞭笞。惡魔則漸漸而來。趣味則朝朝減却。欲其不哀傷滅志。事乃母於地下。烏可得哉。

幸矣天之玉成人也。使果不天天年。則晨爨夜刺。終受折磨。卽婚姻頭亦無良果。乃不持久而困以病。旣病而益之以死。是女士得爲完人矣。死之時。有絕命詩二章。余從伊父得見之。其詞云。

淚濕寒衾只自知。斷腸人寫斷腸詩。可憐第一傷心事。繼母嚴威日日施苦樂。

悲歎命不猶。天無可怨人無尤。何如及早回頭去。不教椿枝憾晚秋。

此詩由伊父枕邊搜得者。一坯黃土痛逾喪。明至今尤未歇。弄璋也。余悲其事。爲泚筆記之。

短篇
阿紫

花奴

天寒氣薄。羣雁唳空。景象蕭索。又是深秋時候。矮籬疏落中。一村。嫋嫋。日取暖。縫敝舊衣。且語曰。阿紫鴉頭。今日何昏曠。日已酉斜。尙未回來。使老娘望眼欲穿矣。復停針沉思曰。個鴉頭大不如往日行徑。旦出暮歸。不知在外作些甚事。年已十六矣。尙嬉戲如小兒。女態終日逐鄰村。聲哥游騎牛。隴畔擊水池。中儼然一對小夫婦焉。

民權素集

鄉叟嘗爲我言。以阿紫配馨哥。說甚天作之合。老娘當時未答可否。惟念馨哥一寡人子耳。旣無父母。終鮮兄弟。無片瓦可覆。無寸土可耕。終歲依其舅爲牧牛奴。倘一旦失靠。則不爲餓殍。定作乞丐。老娘貧窮。祇生此阿紫渠父。見背早復鮮兄。若弟老娘所靠。以終者僅此半子耳。語時以手掩其老淚。一若不勝其悲者。

良久續言曰。以我阿紫嫁馨哥。必活受苦楚。老娘之噉飯地更無望矣。老娘所以期期不可者。殆爲此也。設以我阿紫嫁一富家子。錦繡隨我衣。魚肉隨我啖。平時弄甥自遣。與阿紫談家常事。左顧右盼。誰復敢侮我哉。是則老娘之希望也能如是。豈不勝嫁寒酸子。多乎語。至此眉飛色舞。若已經身臨其境者。

時有一女郎。荆布裙鉢。自籬外姗嫋入。衣光鬢影。楚楚可憐。悄立媿側。媿猶未覺。女郎低呼曰。媽。不應。復高聲呼曰。媽。媽回顧瞿然曰。阿紫來何遲也。何處遊逛。繫老娘思念。復摩其手曰。冷風似剪砭人肌骨。汝獨不畏耶。女郎不語。攏其母入內。

頃之一縷炊煙。冒屋頂而上。騰曳空中。作鬱螺狀。午後。女郎出門去。遠山鎖恨。秋水含愁。低首咨嗟。臨流揮淚。僵甚斜依。柳而憩。

忽聞隔岸有人呼曰。妹受誰欺來此啜泣。女郎引其美目。斜睇彼岸。但見其人首蓬鬆。不櫛衣襤襯。無完惟兩目。炯炯別有一種英氣。女郎怔視久之。大悲曰。馨哥乎。來我語汝。

馨哥如奉丹詔。奔而至。二人唧唧嚶嚶。作楚因對泣。臨別。女郎叮囑言曰。海可枯石可爛。此情此志。誓死莫移。馨

哥亦嗚咽曰。有踰此言。天喪我身。自是二人形跡漸疏。卽相見亦不交談一語。人多異之。

翌年。馨哥辭舅他往。媼屢以女字人。女輒阻梗甚。而尋死相挾。媼懼。聽之。有時戲問女郎。曰馨哥已去。不復再來。兒執性不嫁。豈欲以丫角終耶。教老娘靠着誰來。女郎嫣然曰。馨哥耶。寧人耳。無義之夫。談渠則甚。兒非不願嫁也。顧終身大事。不慎於初鮮。克善其終者。兒聞人多矣。有財者。無真情。有真情者。偏又無財。兒欲求兩全者。卒不可得。是以不願嫁也。媼大悅。曰。實獲我心。

一日。有不速客來作氷上人。請以女配某村田戶。愈某。媼入內問女。女曰。允之。媼愕然曰。斯人何如。女曰。兒之遲遲不嫁者。爲待斯人也。財情兩全。媼奚問爲。媼不信。密遣人偵之。果然富裕。及婚相處。無間言。媼亦移居婿家。再不旋里矣。

媼嫁女時。嘗見婿一面。因老眼模糊。不能細認。自至婿家後。不識孰個是婿。問諸女。女笑而不言。媼惄曰。阿紫。汝搗什麼鬼。回頭見一人。立於左。擦眼細認之。驚曰。汝馨哥耶。何爲乎來哉。女笑爲馨哥理髮。媼呵曰。阿紫。不羞私與外人善語。畢以杖擊地而歎。

女低謂媼曰。渠卽儂也。媼見馨哥首蓬鬆。不櫛衣襫。無完搖首。不語。馨哥轉身入內。櫛沐易衣而出。媼大慚。作訶其顛末。始知女原與馨哥約誓同生死。及馨哥出外多年。貿易得利。置莊舍於某村。密通女知。媼但知爲愈姓。不疑卽馨哥也。迺歎曰。有是乎。貧賤如牧牛奴。尚有今日。抉我老眸子。不敢小覬天下人矣。

點睛
短篇
襟上酒痕

冥飛

民素集

斗室夜靜。秋風吹雨打窗。淅淅作響。寄紅生慄然困臥。頭岑岑然。體蒸蒸熱度增高不已。目脹不得闔。四肢痠懈。轉側維艱。重衾壓筋骨爲痛。舌焦吻燥。氣咻咻促且急。四壁及承塵皆新塗潔白。電燈光反映入眼。生纈幻爲虹爲錦。爲雲霞。爲魚龍曼衍。几案亦頗倒旋轉不已。重門久扃。空氣漸濁。呼吸爲之不暢。則呻吟以宣之時。或長吁以鳴其鬱。心頭思潮起滅。無一刻之甯。妄想既多。腦筋殆倦。心轉澄澈。如古井水耳。根柢靜幾。欲聞床下蟻鬪聲。蓋孤身遠客。病臥逆邸。強自支撐。無人服侍。其酸辛慘怛。備極人世難堪之境者。如此。

足音跕然。一侍者排闥而入。止於床前。呼曰。先生興矣。藥來。不服將冷。寄紅生朦朧中漫應之。其人卽置藥碗於床前几上。反身退出。閨戶之聲碎然。寄紅生悚然驚悟。強起取藥飲之。手顫顫。藥溢出碗外。淋漓滿襟袖。飲旣復寢。煩懾稍釋。伏枕帳轉。栩栩然翩翩然。神魂飛越。震蕩若燭雲煙。隨風而飄。若涉大川。與波上下。忽聞犬吠聲如豹。柝聲隱隱。間作知夜已深。乃收攝心神。默數鼻息。視聽漸寂。靈府洞然。沈沈然。將寐未寐時。忽身在荒郊。極目黃沙白草。渺無人跡。驕陽炎人。渴極思飲。徧覓水不得。肝臟若焚。倏風來襲。衣襖遍體生涼。稍稍快意。而沙砾飛舞。蔽空咫尺。不辨。乃背風而奔入山谷。萬木陰森。流泉出石。上飛濺如跳珠。夏玉心目爲之一爽。顧訝其無聲。倚徙良久。藉草枕石。而息。怪鷗一聲驚起。四顧。則溟渤壯闊。巉崖臨海。石齒齒若猛獸。欲搏人寒梅一本。幹橫斜出。絕壁上火齊舒華。燕支失色。亭亭倩影。獨立黃昏。譬猶洛水神人。凌波而拾翠羽。藐姑仙子披髮而下。

空山妙曼風流莫可方喻。既而明月照雪，微風蕩塵香，沁心脾。令人骨醉，頓覺眼耳鼻舌身意無處不適。八萬四千毛發皆爲愉悅之氣所充塞。方極歡忻鼓舞間，而黑浪蓋地而來，直衝山腳。訇訇作聲，巖崖砉然裂而爲兩。但見梅花雜泥沙零落入水，枝幹披離，根置石上，搖搖欲墜。忽潮頭高起數十尋，奔來摶人驚懼而逃。覺潮走雷聲，轟然相逐，努力趨走，煞時一落千丈，醒然而蘇。怔忡不已，而汗流浹背，神志清明，病愈什之九矣。

幻夢已醒，鷄聲三唱，寄紅生乃擁衾而坐，以待天明。遙聞百萬鼓鼙，掠城而去。潮聲到枕，舊夢重溫，昔怨今愁，百感交集，口占四絕句以寄恨。

韶華如水，夢如煙，往事重提已十年。記得聯床風雨夕，纏綿情話誤春眠。

高綰雲鬟淡，點唇敷人代繫石榴裙。抹胸替上黃金鉦，一笑無言轉欲噴。

一自梅花喚小名，孤芳品格信天成。嬌憨故故從頭問修到，梅花是幾生。

歷盡風波耐盡寒，繡幃取次護雕欄。誰知六月飛妖雪，斷送名花一夕殘。

苦吟徹曉，市聲已喧然起。寄紅生乃興而盥漱，索雙弓米餕之。陽氣滿大宅，病若失。顧兩足軟弱不良於行，乃偃息睡椅上。錄所作四絕句於記事小冊子上，回環雒誦，聲益淒愴。倏有人奪小冊子去，笑曰：「長爪郎，不畏囁心死耶？」寄紅生顧視，則友人大瓠來問疾，告以有間，并言所夢。大瓠閱詩已笑曰：「文人例得美人憐，美人例爲伶父。」不料吾子嘯出心肝，乃造作此人云。亦云之，瞞天大謊耶？寄紅生瞿然作而言曰：「吾事吾自知之，不求人知，亦不

民 樓 素 第 六 集

欲吾子之知之也。于卿甚事而來。斬我。大瓠謝曰。吾誠不及知吾子之絕。史惟吾子既不諱而有所作矣。胡不述個人與君之往事。俾不情如我者亦陪君一掬傷心淚也。寄紅生曰。可肆吾言之。君不得數數問以斷我語線。君杭人也。亦知九姓渔船有七梅。其人否。大瓠曰。聞之而未及一見。則其人已死矣。寄紅生曰。余亦僅而得見。往歲庚子。余以事赴金華。同學伊川君介。余始見七梅於蘭谿。伊川爲余言。七梅孫姓。幼失寵於母。貶爲竈下婢。亂頭粗服。與傭保雜作鞭撻。且時及之一日。伊川醉後登其船。見七梅泣暗陬。怒責其母。母笑謝曰。癡婢不能爲錢樹子。老婦不能喝西北風。度日撻之。不爲虐。願毋相干。伊川憤曰。汝使之悴憔至此。安得有人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耶。母曰。彼貌不揚。修飾亦無用耳。且先生而果憐之者。胡不一拔擢之。適有招飲者至。伊川曰。可。吾今卽以七梅侑酒。可卽偕往。母曰。奈無衣何。伊川曰。衣乃姊者。母曰。過長。伊川大怒。拍案曰。卽長至塗地。我亦欲之。母無奈。乃沐七梅。裝束一新。娉婷嬌小。眉目如畫。伊川携以赴筵。滿座盡眙。自是讌飲無虛日。七梅之名乃噪於時。大瓠曰。此吾亦旣聞之。君且述君見七梅以後之事。寄紅生曰。余旣聞伊川言。知七梅於伊川有知己之感。故余強伊川介余於七梅。七梅以余爲伊川之友也。雖初見如舊相識。過從三四日成矣。大瓠莞爾曰。目成則奈何。寄紅生怒之以目。曰。目成亦無可奈何已耳。余時未娶。頗自愛其鼎。且七梅亦去之富春矣。大瓠大笑曰。迂哉君也。敢問如斯而已乎。寄紅生曰。未。

越明年辛丑。余返武林。癒於奕。大好光陰。消磨於方圓動靜間。幾不知一杯之外。尚有天地日月也。會櫟庵來自

長沙將以八月之望觀潮於曲江。朋儕已設筵以待。於是馳馬出城。至閘口登阿五（名雲玲。錢姓。亦錢塘江上名妓也）之舟。徵陪花七梅。珊珊其來。握手道契。闋見者咸挪揄之。余亦不顧。檀板金樽。淺斟低唱。潮來潮去。皆不及知。既而酒闌。魚更已動。又大風雨。層城阻隔。歸不得矣。乃至七梅舟中作葉子戲。更闌。朋輩散去。七梅秉燭邀余至後艤。煮茗清談。時而促膝。時而並肩。時而欹枕。燭見跋者再。雖未曾消魂真箇。而嗚咽細語。口脂香度。心醉欲死矣。

大瓠笑曰：欺人語也。今天下豈尚有魯男子耶？寄紅生亦笑曰：味同嚼蠟。何如心有靈犀？君乃視我爲皮膚澁淫之蠢物耶？大瓠曰：然。我知君固奉怡紅公子意淫之教者。然則若何？

寄紅生曰：夜潮已過。雕窗隱隱作魚肚白。七梅欠伸起曰：倦乎？眠乎？余曰：朝來尚有事。眠將失曉。汝倦盍眠乎？七梅凝睇微笑曰：余亦不倦。於是取骨牌爲戲。至朝暉照眼。余乃別七梅而行。

大瓠曰：此之一夕。辜負香衾矣。忍哉君乎？寄紅生曰：毋僥言。自後越兩月。有執友將赴會稽。晨起送之江干。便道訪七梅。七梅睡未起。余揭帳視之。七梅閉目問曰：誰歟？余笑應曰：我七梅。我爲誰？余曰：卿試猜之。七梅一瞬仍闔其睫曰：朝光射余目。余不耐老五。（余於兄弟行爲第五）毋惡作劇。余坐入帳中。搖其肩曰：可以興矣。七梅曰：余伎與姊妹行飲。大醉。今宵節作楚君毋混我。余曰：卿許余。按座否？七梅曰：不許。余笑曰：何故？不許？七梅曰：余懼人數余骨。余曰：余卽脛汝矣。乃呵余指七梅笑。失聲推衾起。握手嗔曰：老五。一何無賴！乃爾。余曰：我知。

民 権 索 集

罪矣。卿能恕我否。七梅曰：不能。恕且罰汝。余曰：罰將奈何。七梅曰：罰汝爲婢。余笑曰：余何修而得此，乃爲進履。七梅亭亭起立，命余曰：婢子速爲具湯。余將顧面，余爲之進盥。具時，七梅之妹招弟旁立而笑。余亦冁然不已。水晶簾下時，世梳研粉，調朱已向午。七梅顧余曰：飢乎？余曰：秀色可餐，余飽矣。七梅佯怒曰：君太輕薄，余不敢復與君親近。余爽然自失，默默移時。七梅睨余笑曰：老五胡忽忠厚，乃爾。余頰發頳熱，且如火。七梅撫而笑曰：此赤如蘋果，亦可餐也。乃相視一笑。余亦釋然。

殼核既陳，七梅詢余需酒否。余曰：不需食已。七梅命余爲檢相服。余檢碧色者出。七梅命易粉紅者。羅襦既褫，臂白如雨潤玉藕。余掣領爲易之，代上胸前鉗。時綾紅抹胸，鬆褪至腹，兩乳瑩然如發菽。余爲引金練至頸際，又代束諸腰。易衣既竟，七梅回首倚余肩，微笑曰：謝君秋波澄澈，逼余眉睫。余心忡忡，不知身在瓊樓第幾重矣。招弟以晶盤貯菊花來。七梅擇一色白者懸余胸前。余擇一淺黃色者爲簪髻旁。七梅於鏡中窺余，余爲一笑。方欲有言，而與夫來速，曰：日西蹉矣，盍歸乎？余顧七梅，七梅微顙其首。余曰：有暇再來視汝。遂行。七梅呼余返良久不言。余促之，七梅笑曰：俟君再來時，與君言爾。嗟乎！會少離多，兩情脈脈，小別亦復黯然若此。

大瓠曰：如君言，兩情既浹洽如是，將何以善其後？寄紅生曰：七梅之舟不長泊於錢塘，浮家泛宅，去住靡常。余以壬寅癸卯兩次鄉闈，故與七梅繼見之日尤少。迨甲辰之春，曾與友人聚飲連日，十手十目之地，又卜晝而非卜夜，故無可紀述。祇六和塔一遊，爲最後之相見。迄今追溯，猶眼前事也。大瓠曰：願聞其略。寄紅生曰：錢江之潮，以

民

權

素

集 六

六月爲最鉅。潮應月而生。尤以月半爲大汛。甲辰六月既望。與二三素心人冒暑至江干。時江水盛漲。七梅與其家屬已避而升陸。市樓湫隘。伏處如蒸。乃命輿往遊六和塔。浩江登山。樹木森翳。流泉濺響。心地爲之清涼。既至塔下。寺僧潔茗以獻。塔高凡十三層。層凡三十級。友人奮勇先登。余援七梅徐徐而升。每陟一層。輒倚欄少憩。塵囂既遠。風來轉清。煩慮頓釋。七梅出巾爲余拭額汗。余亦爲拂鬢邊塵。既升至十一層。七梅足倦不能上。藉巾坐地下。遙指越中羣峯以語。友人自絕頂俯首欄外呼余。余僞爲弗聞也者。七梅顧余而笑。俄而雲煙四合。雷聲隱隱。出自空際。余又援七梅以下。甫至僧寮。大雨已作。俯瞰江流。煙濛濛不辨。檣帆風來。鐵馬錚錚。雜以簷溜聲。耳鼓爲震。忽巨霆墮。七梅失色。緊握余袖。余笑慰之。少焉雨霽。斷虹明於樹杪。斜陽射大江。波鱗鱗作黃金色。山光葱蒨。清氣撲人。舍輿而步留連久之。至山隈。始乘輿返七梅家。七梅將命酒。友人皆急欲入城。遂匆匆而別。嗟乎。一別而永別矣。

寄紅生與大瓠長談至此。命侍者煮茗來。慘然相對者久之。寄紅生作而言曰。余今述七梅之所以死矣。七梅以年漸長。將擇人而事。有沐猴而冠者薛某。以贊郎官浙。好治遊而懼內。特甚。曾娶船女爲妾。怒獅一吼。至斥爲閨人婦。以故舟中女郎咸不直薛。會薛權酷蘭溪。乘七梅舟以往。中途百計挑七梅。七梅不之許。薛啞之甚。顧以床頭。夜叉在。不敢肆。及抵蘭溪。夜出徵七梅侑酒。七梅以病辭。薛大怒。跳躍入七梅舟。時七梅方擁衾臥。薛掉諸地。而批其頰。七梅羞憤。遂仰阿芙蓉以死。時舟人方向薛謝罪。不及防。及毒發。薛逃去。後以八百金賄七梅母。得無

事顧聞者咸不平。薛率以是掛白簡然而美人黃土矣。

七梅之死也。伊川氏實所目覩。時余方在鄉閭。伊川寓書以告。余憇然者久之。今茲來杭。追憶舊遊。不勝今昔之感。此詩所以誌也。大瓠喟然曰。未免有情。誰能遺此。君既不忘。盍爲文以弔之。寄紅生曰。吾正以詩未盡余意。擬爲文以廣之。來日吾子其與余同赴六和塔。臨江而弔。諸大瓠許諾。握手而別。翌日寄紅生與大瓠升六和塔之巔。寄紅生陳瓜菓。奠梨酒於地。大瓠抗聲而誦其文曰。

風。輕。雪。虐。兮。沴。寒。沈。陰。聖。湖。水。死。兮。寒。梅。凋。零。此。小。青。埋。骨。之。鄉。兮。我。來。招。倩。女。之。魂。酌。明。水。而。陳。詞。兮。儻。拈。花。而。降。真。記。和。逢。而。一。笑。兮。證。夙。契。於。三。生。繼。聯。床。而。話。雨。兮。悵。東。方。之。既。明。恩。怨。爾。汝。兮。若。有。心。而。無。心。神。光。離。合。兮。若。無。情。而。有。情。水。肌。玉。骨。兮。靉。髮。如。雲。芳。蘭。竟。體。兮。秋。水。爲。神。調。飛。瓊。於。瑤。島。兮。明。月。前。身。降。宓。妃。於。洛。浦。兮。羅。襪。生。塵。詎。名。花。之。見。嫉。於。天。公。兮。盲。風。怪。雨。其。交。橫。遭。僨。楚。而。損。年。兮。乃。玉。碎。而。珠。沈。我。亦。天。涯。淪。落。兮。傷。舊。夢。之。難。尋。撫。襟。上。之。酒。痕。兮。徒。感。慟。於。人。琴。憑。竹。素。以。寫。哀。思。兮。願。結。來。生。未。了。之。因。腸。一。日。而。九。迴。兮。秋。非。秋。而。春。非。春。

浪兒

傾情

岑樓

四壁蕭然無一長物。鐵硯斑管各一置案頭。筆秃硯色斑濶。類數百年前物。旁有雜書西籍數十冊。庋架上凌亂無次。危坐其中者一少年。貌殊奇偉。衣履俱敝。髮種種如蠅眼。脂糊兩眶。不能辨物。弗潔也。蛾虱緣其頸屢鼠。

擾其旁。弗顧也。終日聲聲若負有重憂者。客入其室。如入墟墓。弗耐而返。

少年來居此室者二年。莫知其姓氏。以其放蕩怪誕。遂名爲浪兒。少年亦自承無愠色。初來時。終日閉戶讀書。已輒哭。或誦西籍歌懶倫詩。聲如出金石。鄰人惡其擾。申申嘗之。浪兒若弗聞。亦弗改。偶出泛舟江上。溯洄竟日。未嘗訪人人。亦無訪之者。居久之。忽改其素行。不讀亦不出。兀坐而已。人愈怪之。然終莫測。也有王翁者。疑浪兒有隱痛。且憐其寂寞。時遣以酒食。浪兒感其誠。漸與訴肺腑。因是悉浪兒之身世。常舉以告人。

王翁曰。浪兒楚產。父某以資雄於鄉。浪兒生甫晬。母以疾殂。六歲。父亦逝。六歲以前事。浪兒懵如也。第聞人言。幼時家人溺愛甚。繫鈴懸鎖花紅綯。裸出則負。入則攜。有所欲立能致。家人不靳予之也。然此六年中之樂境。浪兒在孩提中固弗之省。而此後之困苦焦憂。則一身備嘗之一。若彼蒼故相阨。使知有苦而不知有樂者。浪兒亦恨人哉。

浪兒失怙後。依於叔。叔性卞急。師數讀督責殊甚。浪兒苦之。眉上心頭。時含怨恨。第不敢出諸口耳。稍長。倜儻逾常。兒持弓矢走原野。射麇擊兔以爲樂。又好從俠少遊。技擊跳擲之術。皆精之。然浪兒有異稟。雖嬉遊廢讀。而才學輒自盡。下筆爲文。頓刻數千言。恢詣散誕。見者咋舌。時俗儒崇尚禮法。浪兒獨放浪形骸。外叔深惡之。語人曰。此非克家子。萬吾產可立而待也。浪兒聞之。歎其叔猶叔之惡己也。久之。邑有某令來。貪贓罔法。與豪紳結納。魚肉鄉里。紳涎浪兒富。以事羅縊。家人幾遭不測。入資得免。浪兒憤甚。夜持刀入紳室。殺紳於床。並其妻女。即夜

亡走皖省某邑。時浪兒年十四。渺小孺子。無相携。絜夜就逆旅。逆旅主怪之。疑有他。問不納。則潛宿。草間逾日。不得食。徘徊道側。有寺僧過而憐之。絜歸。寺遂披剃爲徒。空山古寺。破衲禪床。浪兒固弗耐。然已無可如何矣。僧授以經典。過目卽悟。妙諦時坐。寺前石上。辭辯風起。雜以諸譜。皆玄機人莫能測。見諸僧趺坐。合掌低眉。頌佛嗤以鼻。曰。此輩土饅頭。安知西來意。研弛一如疇昔。茹葷飲酒。酒酣絕叫。以爲常。會有粵僧遊錫。止此寺。見浪兒引與語。嘆曰。此奇才也。請於本僧。携與俱去。

粵僧故名士。父商於倭。母則倭女也。髫年歸國。爲鄉里所賤視。自佗意失。又弱無他依。憤然薙髮。足跡偏天竺。埃及。及諸土。識深學博。非尋常。衲輩比也。今得浪兒。喜甚。寢食與俱。風晨雨夕。對坐蒲團上。辨析經義。指陳玄理。口若懸河。目如明星。浪兒唯謹而已。後一年。粵僧渡倭省。母浪兒從焉。行抵東京。止於客邸。一夕。粵僧呼浪兒前。謂之曰。出世大事。首空諸緣。非子所能。子才敏。年弱。用世器也。衲老矣。與世絕矣。勿久。從衲其止。此土力學。學資衲。當爲子圖之。浪兒弗忍。舍去。強之返俗。服入某大學。習文科。浪兒感粵僧意思。有樹立。痛刮磨。豪習委身於學。坐忘。行若遺。晝不食。夜不寢。頗探冥索。歷三年。而學大就。舉凡英德之文字。西儒之哲理。罔不登峯造極。邁軼羣輩。將卒業。會日本社會黨案起。株連及浪兒。倉卒棄學。走上海。緣是日本社會黨謀傾王室。未就被逮。浪兒與社會黨頻往來。警吏疑之。追下令捕。浪兒易服塗面。變姓名。國籍。雜僱。苟聞。宵行。畫伏。齧草。飲水。達長崎。手足塗裂。疲莫能興。而長崎警吏。一如東京。星羅棋布。期必得。而浪兒且莫測矣。賴某外人銳身爲營救。得脫身。走上海。

浪兒既抵上海。粵僧亦來。瞋目相視。不發一語。已而呼酒痛飲。解衣磅礴。抱持大哭。聲嗚嗚然。市人覩而觀之。謂此姦倀及無賴子。皆莫知其隱衷也。飲畢。浪兒推案起曰。夫先覺之士。當奮其才智。拯生民於塗炭。安能鬱鬱居此。受俗人揶揄哉。今欲返里。傾吾產竭吾力。圖遂吾志。或有當也。粵僧微領之。翌日慷慨行抵里門。則叔已逝。殺紳案已銷。可無慮。家人相見。驚喜泣下。居數日。召弟至。析產而二之。屬於己者。立售於人。得十萬金。挾返上海。時恰清季天下大亂。綠林之屬所在皆有。浪兒意此中或有奇士可與謀。乃走齊魯。赴燕晉。窺關隴。下蜀滇崇山峻嶺。無不薄所值。雖黃冠走卒。賣漿賣卜。與夫傭保。留心潛察。懼畸人傑士。或遁於是也。久之無所得。非鄙俚卽犷獮。無堪與語者。嗒然喪返。漢皋仰天嘆曰。隨珠有光。豐劍有氣。望之可得。今吾求之。經年走數千里。不得一人。天下事甯可問耶。醇酒婦人。了吾一身矣。自是痛飲娼妓館間。揮金若芥。粉白黛綠。輩爭趨之。紛芳羅綺。嘹喨笙歌。足使人意迷心蕩。而浪兒處之愈足悲也。中秋夕。攜名妓泛舟湖心。於時波面澄鮮。皓魄流素。浪兒拔劍起舞。妓曼聲倚曲應之。歌喉宛轉。鷗鷺驚飛。劍光與日光交相映射。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一日召羣妓至前曰。若輩操業雖賤。然瓊姿瑤質。乃靈氣所鍾。今之臨民者。儒服者商者。賈者。牽者。服者。貌鄙言俗。皆不堪。若輩萬一遂悉傾筐內餘金。頒萃妓僅。搆櫓被書。鑿徒步去。寄食某寺廡下。枯甃蓬蒿塞徑。怡然處之。

歲辛亥。武昌兵起。海內譖。懷瑜握瑾之士。龍驤鳳起。浪兒獨若罔聞。覩有某都督者。耳浪兒名。遣使迎之。浪兒撫掌大笑曰。方今天下人心。日劄於勢利。山鬼罔兩交望於道。欲澄亂源。宜先培腐朽。人心然非。大力者莫能致。

也。乃以杯水救車薪。片石塞東海。不亦儻乎。吾宿漠尼塗中。不爲功魁。亦不爲罪首。使者縮頭而退。北京政府成立。又有徵之者。浪兒踰垣走途。轉徙無定所。

王翁述浪兒之往行如此。聞者舌挾不能下。由是惡浪兒者。奇浪兒。嗤浪兒。好事者。詣門。請交。浪兒或應。或不應。惟以酒至者。不論賢不肖。開樽對飲。醉而後已。後稱粵僧書來。走別鄰人。拏舟竟去。莫知所向。逾歲有自錢塘歸者。見之武夷。則黃衣草履。嘯噭其顛。後有自廣陵來者。見之邗江。則衣不蔽體。沿門乞食云。

佛學 短篇 莽和尚之姊（續第五集）

天醉

越數日。和尚謂吳生曰。吾姊許先生去。但謂先生所學吾尚未之盡。非前此延先生來此之意也。生曰。吾自知無以益子。吾所讀書子皆已讀。神悟心領。自吾子之慧以禪融教。不爲文字束縛。則子之姊有以授子也。吾以流俗中人處此清寂之境。自慚形穢。去意彌堅。且吾老父愛吾最摯。去家既久。未脩一啓。不知家人之翹想何如。和尚曰。先生無慮。先生來時。挾王三阿斗諸人。彼且於途中劫子。今已爲吾手殺。先生之父吾已有函告之。知先生之在此也。此何足憂。生際此忽憶行劫之事。暨日視和尚。和尚曰。無人相無我相。過去相無現在相。生曰。如律宗何。和尚曰。我固不憇。婢子生聞此言。大窘。既而囁嚅言曰。此固和尚姊弟之意。和尚曰。吾殺惡人。吾誕慧婢。吾已心空。罪空。先生之障未知何日去耳。言畢。竟去。生怒惱萬狀。自知於佛學。但鑽研文字。迄無心得。竟墮彼計。不能自明。此何可者。方思念間。婢來拍手曰。今日和尚否矣。生曰。如何。婢曰。和尚入見其姊。不知作何語。其姊斥其傲。

慢使氣未嘗入道。和尚跪而泣久未起也。生與婢晤。骨詢婢和尚姊弟事婢。但言其姊坐一室不閱經。卽靜坐和尚。則跳擲無不爲。二年以來。始稍稍受姊約束耳。生聞此言曰。吾欲去此婢。曰。談何易也。非和尚自送君歸。則吾與君不能成行。生曰。吾終不能久居此行。且與卿俱遁。

和尚之婢侍吳生寢後。前此燭火天眞。因而鑿破。所以待吳生者。自此益摯。生去家既久。時復淒感得此慧人。私謂前此所遇皆非其匹。燈月之下。所以撫摩此婢者。無不至此。婢媚生。凡人間婦人。所以媚其所愛者。亦無所不能焉。生溺於此婢。久而益深。而和尚視生敬禮之念。不能無異於義。日蓋人之處此世間。其所以自持者。必有超出尋常人嗜好之外者。此心所注。自往自來。不爲區區外物所束縛。而後其人內足以自信於心外。卽足以見信於物。今吳生博學而無所宗。文采風流。足以傾靡一時。而其人不耐寂寞。情有所託。竟深注之。此其所以見輕於和尚也。然生不自覺。眷婢益深。畏和尚益甚。日間仍與和尚共談。和尚有所質問。生按義答之。和尚時時默晒。曰。恐未盡然。生益不自安。與婢商擬私遁。婢以爲不可。再三強之。婢曰。君書生吾弱女子。一旦去此。無論果虎狼之腹。入盜賊之手。爲可危也。但使和尚知而追之。則君之力。豈能敵耶。吾不自惜。誠愛君耳。方共談。聞婢曰。吾病矣。生挾之榻上。聲漸低。色漸黯。強舉其手。謂生曰。吾卽死矣。血肉臭穢。幸君勿近。卽此爲生死無常之證。生曰。吾呼和尚來。婢曰。君愛我。我甯死於君手。

婢旣暴疾。宛轉之間。去死益近。生無可奈。欲往呼和尚。內外隔絕。戶閨素嚴。婢亦力阻之。謂死則死耳。何擾人。

民 素 稽 第 六 集

爲生於是夕坐婢病榻之側問婢何以忽病病何以如此之劇婢苦不能答但以手緊握生臂曰今而後君不復念我矣。希冀者久之生秉燭視其顏方作綈笑狀生既慘然不樂燭光亦爲之黯然生旋啓戶涼風拂之燭竟滅矣。仰視月光掩藏於雲幕之內半明半昧作慘淡色似憐婢之將死與生之無可奈何者生踴躍無計復入戶內閣室中尙聞婢呼吸之聲生以手撫之額汗如蒸而左右手皆冷生念此事必告和尚乃自閣中啓戶出向內宅作大聲呼和尚然和尚與其姊之居處自爲垣籬生之聲和尚竟不聞也生復反念婢固病今夕或未卽死因近婢處呼吸聲漸緩推之則不覺生咤曰已死乎婢忽強應曰吾猶未也請君自臥耳生旣計無所出乃抱之而臥比醒則共臥者已非生人矣。

生大怖念死者旣不可生計必有以斂之和尚姊弟寂居荒山中不知何處得棺木吾與此婢客中相契一旦暴卒情旣無以自遣和尚有時尋其跡以婢死之故辱我已甚我復何說之辭不得已啓戶出立階下待和尚和尚久不至視日光約至巳初和尚始來實則和尚來吳生處每日以是時生於今日覺其遲耳生見和尚卽謗謂之曰婢子死矣和尚曰何者爲死何者爲不死生曰人真死矣和尚打此口頭禪語豈云慈悲和尚曰死者誰耶生曰吾固言之矣君家之婢也和尚笑曰吾家已贈予矣生大窘久之言曰入視之何如和尚曰旣死焉又何視焉生曰必謀所以葬之和尚曰請死者自葬之可耳言畢入室自粉羅綢詰經注誦之曰外國有一女人身體金色有長者子夕達暮多緇以千兩金要入竹林同載而去文殊中道變身爲白衣身着寶衣衣其嚴好女人見之

貪心內發文殊言。欲得衣者當發菩提心。答曰。汝身是也。問曰。云何是答曰。菩提性空。汝身亦空。此女宿植善本。修智慧聞是說。卽了生死。還與長者子共入竹林。自身現死。烽賾臭爛。長者見已甚大怖畏。往詣佛所。佛爲說法。亦得解脫生死。和尚誦此注聲振林木。置死婢不一顧。而吳生環走榻畔。彷徨不已。

卷六

素 種

和尙誦經畢。謂吳生曰。日已午矣。吾且將膳來。生曰。和尚之姊乃不知婢子之死乎。和尚曰。先生愛婢故知婢死。吾姊視之。昔日之婢未嘗死也。生曰。吾自凡夫請和尚速生此婢。和尚曰。先生自有迷悟。此婢原無死。生曰。和尚慧觀吾不能解。所求者速爲吾計而已。和尚曰。以先生言觀之。則先生自先生婢子自婢子更無係屬。又何戚焉。言已作欲去。狀生大窘。牽和尚衣。涕淚垂面。不勝哀悼。和尚大怒。舉臂揮生。生倒於地。和尚自去。且行且言。曰。天下乃有如此頑物。移時生自地起。揭幃視婢之尸。則尸已亡矣。生又驚愕。念自與婢遇無異。常女子疾而死。死而亡其尸。此何爲者。憶和尚言似謂婢固未嘗死。想和尚作此狡猾。以眩吾耶。吾念生死無常。有質者必壞。亦何足甚訝。猶如此婢者。則可猜耳。意者此間其幻師之宅耶。又念此種幻象。皆吾心不能靜定之。所惑。召吾攝吾心。則和尚種種幻術。皆不能眩我。彼婢子者。固未嘗死也。耶。方作是想。婢果擎飯具來矣。和尚從其後。兩人之色皆揚揚如常。生遣此患求去。愈亟。和尚曰。先生穢土中人耳。吾姊弟不復留君。再明日請先生挾婢俱去。

和尚出。吳生謂婢曰。爾舉疾而死。死而復生。吾誠不知其何故。意者以術弄我也。而婢曰。方吾疾時。覺此身苦毒。

民 權 素 集 第 六

萬狀。但求速死。神魂躰舍之後。念生時無可戀者。獨愛子之念不能忘耳。以此念故。還得更生生曰。爾言亦近玄矣。子死後尸在吾牀。更生後自內出。此又何耶。婢曰。吾亦不自解耳。生曰。吾且歸南。爾願從我。去耶。婢曰。死尚戀君。矧在未死。生大悅。愛婢益甚。嗚呼。以生之才。日誦佛乘。終不能以慧力照空色界。得此一婢而曠之不捨。既怖其死。仍戀其生。此亦夙孽所繩。有動於不自覺者乎。和尚生平未近女色。其於此婢。無復情慾。則以兩人戀戀爲人間至不堪之事。不知此娑婆世界。正以男貪女愛之故。而後成立。一切動物。牝樂有牡。雄尤有雌。自然界中無戀愛二字。則人物之生趣。且漸然盡滅。然佛之爲教。必以遠色爲律。誠以求法之途。不當滯於肉慾。此是比邱之清規。非強長者居士。同拘此律。和尚不達此旨。故鄙生尤甚。而和尚之姊。且未嘗以婢事薄吳生也。

是夕婢來。謂生曰。吾主人許吾輩於明日行矣。生曰。和尚之姊語爾耶。曰。然。生曰。和尚能護我輩行耶。婢曰。和尚不肯。一日。婢其姊護吾輩行者。前所言種菜之老僕耳。生曰。途中恐有虎狼盜賊。豈龍鍾朽物所能爲力。吾與爾必死於此。行。婢曰。老僕所不能爲力者。和尚自行。亦必歿耳。生曰。此何以故。婢曰。凡和尚拳勇皆此老僕所授耳。生聞言。舌挾而不能下。久之曰。此間人乃大奇和尚之姊。儼然古哲。而其僕又爲力士。而和尚學於兩人。俱有所得。吾皆愛之重之。至如爾者。乃類世間尋常女子。何耶。婢曰。吾始亦慕吾主人學佛。自見子後。覺此中搖搖不復愛此朴寂。吾主人亦不以吾爲非。此又何耶。前日吾之死而復生者。吾主人以神咒活我也。今又許吾從子去。則知吾兩人之情。愛爲吾主人所歎許矣。生笑曰。和尚之姊真可謂大慈大悲者矣。吾臨去時。必請見之。婢曰。子又。

妄想矣。此必不可得。生曰：何故？婢曰：自吾之長侍吾主人，自其弟與老僕外，未嘗見其見一男子。生曰：安知爾主人於吾不以破格見待？婢搖其首曰：此非吾所知矣。兩人入寢，生於枕上問婢曰：爾主人作比邱尼妝耶？婢曰：然。生曰：其貌何若？婢曰：略如其弟而態度嚴潔，則百倍過之。終日靜坐，未嘗見其一笑。自呵斥其弟外，其於吾與老僕亦未嘗發聲一響也。生曰：吾聞唐代時菩薩慈悲欲化陝石，示現爲美女子，賺人誦法華經，自言願爲之妻。有馬郎者，三日聞通法華七卷，而女子化去，如和尚姊者殆亦菩薩化身，惜吾非馬郎耳。嗟喟不已。婢曰：子之此念，當墮泥犁，生爲之捐然。天明，和尚引老僕來。

和尚曰：此僕能送先生至汴州。生曰：吾來此時，本無行李。今日啓行，致足樂耳。顧婢子何如？和尚曰：昨已與先生言矣，同行可耳。婢聞語，卽入內旋，卽復出。老僕爲兩人肩衾袱，婢欣然待行。生別和尚。和尚曰：吾且送君數里。生曰：此可毋然。願和尚寄言和尚之姊吳生，今日去矣。和尚默然而意色不樂。旣而言曰：此可毋然。生乃隨老僕出。和尚送之山徑崎嶇，叢草蔽焉。僕前導，婢從之。晚日黃涼，清露濕履。生頰以爲苦。和尚曰：行三四里，卽得市，可覓驛馬。代步。生曰：固所願也。强行而前，覺今日所經行者，非復前時來路。屈曲之餘，旋得坦徑。和尚曰：再行數十步，卽吾宿市矣。老僕許送先生，知能保無恙，毋過慮也。言畢，和尚拂袖自去。生旣別和尚，謂婢曰：爾頗健步，老僕聞之大笑曰：先生南人，怯弱應爾，不謂不及一弱女子。生赧然，不復言。旣至市，僕曰：日且午矣，得飯後再行，何如？生曰：可哉。僕導入肆，呼飯供生及婢。自據一案，呼酒狂吸。移時盡數瓶，生見之，駭以目視婢。婢起謂僕曰：老人

集 六 第 素 檻 民

不憚醉乎。僕曰吾三十年不解此味矣。今且自陝越汴可謂遠行聊以自餞。婢曰吾兩人弱賴子而行。願老人毋醉。僕曰妹過慮耳。獨飲不輟。生與婢皆不敢言。坐而待之。旋見老僕擲杯而起。生曰可以行矣。生與婢出。則有僕馬二頭在焉。僕請生與婢合乘其一而已。據鞍從其後。醉而歌曰殺人苦少。飲酒苦多。橫劍一醉。其樂如何。吳生與婢共乘。聞老僕歌心甚駭之。謂婢曰此老人果可憐耶。婢曰君毋慮也。老人少時嘗爲盜。俠從橫燕趙間。其後出入兵間。殺賊立功。自言吾樂爲官者。至今日應爲提鎮。以忠於吾主人之故。不他去。故猶爲僕耳。胸無他腸。故可恃也。生曰信然耶。婢曰必信。吾年較稚。固未及睹。吾在主人所一日。老僕乘雨後鋤菜。吾方爲主人謀晚膳。摘菜於畦。僕荷鋤而歎。吾問之。老人曰鋤菜之樂不如殺人。吾又問之。老人曰吾年十五六。恃氣力。橫於鄉里。爲父老所斥。跳身爲盜。羣盜推吾爲鋒。椎埋劫奪。罔不爲之一。夕夜出遇兵官。率四五人。荷金而行。余直前問曰。金自何來。官不敢聲。前行如故。余怒。卽以杖直前。掀官之冠。官亦怒。令兵縛我。余以杖揮之。兵皆散。留所荷金在耳。官跪而言曰。此金自江淮來。將以振贍省之饑民者。余爲之虧然。曳杖而歸。盜魁責余無能。余胥遁。自恃拳勇。投效官軍。刈毛賊如草。一日得一賊。以刃臨之。賊曰余何罪而當死。余曰以官兵殺賊。固宜。賊大笑曰。官亦賊也。賊亦官也。爾以身所處境。妄相分別耳。余又爲之慄然。自此之後。余念爲盜爲官。同一孽類。願皈依善人。爲之執鞭耳。今日來此鋤菜。吾固樂之。追憶前事。猶覺雄心之勃發也。此翁自述如此。今日宜無惡意。況乎主人何如。人肯以此翁害吾兩人耶。吳生曰果如爾言。彼亦放下屠刀者矣。吾聞其歌。猶有戒心。婢曰少時所爲老不能忘。

醉而憶之亦復入情立地成佛原無此事吾信其必不爲惡而已。

集六第素權民

吳生與婢共騎前行。日且暮。生回首面僕曰。吾輩當覓逆旅耶。僕曰。先生既怯夜行。前村可一宿耳。又行半里許。得一村落。夕陽西沈。月光逗破雲間。如美人目。光自簾間閃爍。窺人生自婢後。挽其頸而視其面。吃吃笑不已。婢曰。君痴耶。生曰。吾非痴。何以不憚行路之難。從男子至此。方相謹時。僕已下馬。前謂生曰。此間可宿。生曰。可哉。生與婢俱下。僕手牽兩馬。覓得一庵。敲扉而入。見菴中寂靜。惟兩尼在焉。其一中年。其一則二十許人耳。僕出金呼其具飯。尼欣然應之。僕曰。有酒乎。尼曰。無酒。何以供客。旋出饌具。盤餐皆素。生與婢共食。甚以爲適。食畢。久坐欲寐。而僕竟不至。呼之無應者。自起覓之。見近廁一室。燈光耿然。僕與二尼共飲。與方酣也。生不敢入。自戶隙窺之。見一尼持盞。勸老僕酒。且謂之曰。翁之主人。挾美人至此。以何事乎。僕曰。美人者吾妹也。一尼笑曰。何妹妍而兄醜。老僕以手左右拍以口就杯。且飲且笑。曰。爾兩人何彼研而此醜。左坐者中年之尼也。色若不悅。右坐者曰。爾主人年幾何矣。僕曰。爾悅吾主人不悅吾耶。因面左而言。曰。吾今而後覺子之妍矣。二尼皆笑。僕忽起立。曰。吾醉。欲眠。兩尼相視不應。僕又笑。曰。爾二人原不愛我老人也。貌共年衰。病兼死至。奈何不努力精進。人聞苦趣。甯足戀耶。二尼忽若有省。拜老僕曰。翁古佛也。願有以度之。老僕曰。我不能度爾。兩人請爾。兩人自度。言畢徑出生見僕出。迎謂之曰。善哉汝之說法。僕曰。我非說法。我覺此輩之可憐耳。一對痴蟲膠擾於慾海中。未知何日伸出頭來。生聞之知其諷已。默不敢應。僕掖生入爲之展衾。僕出生以前事告婢。婢曰。老人之精進如此。吾不及知。今

民權素第六集

而後愈信其不爲吾兩人害耳。自此後生與婢侍老僕而行無復虞心。行十日至汴州。僕謂生曰。老僕不能送矣。生曰。爾盍渡淮而南。僕曰。如主人之命何。僕因展袱出金授生曰。此主人之贐也。又自懷中出一書曰。此吾主人貽先生者。生驚喜曰。吾在爾家六閱月。未見爾主人面。今與我書奇哉。急啓其封。與婢共讀曰。

吾以女子身少歷艱難。長皈釋氏。修途遠涉焉。始知十載淨行。敢謂有幾。思欲宏濟末法。聊復與子有言。吾父貴仕於朝。家門鼎盛。旋遭奸禍。一門受誅。屠戮之慘。言之痛心。吾年十七。遁迹爲尼。老僕提挈吾弟。相依爲命。爾時吾婢未及十齡。率羅補屋賣珠供炊。拮据之餘。又遭匪亂。空谷自居。供佛自遣。幸生少識。字得讀廢寺藏經。手錄口誦。略知門徑。天台一宗尤所宗尚。寂止慧觀依法修行。數載之後。恍如有得。再涉大乘。曾我注脚。旋閱禪宗。亦見方便偶頸淨土。更信唯心要之震旦。佛法天台止觀之教。爲不可尙已。

吳生讀書至此。歎曰。此意乃與吾同。

仲紙再讀曰。

教義明而涉禪宗。則禪宗乃異虛錄。禪宗明而存淨土。則淨土乃非執着。此間微妙圓通。深惠解人難索。靜久生明。略通宿命。由因推果。夙業難銷。吾旣出世。而默照之餘。愛根未拔。且以過去之緣。吾之此世。當爲君妻。吾婢當爲君妾。吾爲此懼。勉求解脫。勇猛精進。冀蟻世緣。心障漸空。塵緣始絕。婢子不能自懺。固當獨從君去。慧力潛減。異日或能徹悟。未可知也。吾弟桀放。累吾誘誨。文字束縛。尤彼所輕。吾招君來。旣欲脫君於

益亦希有益吾弟坐風春月渠頗增進弟之幸也君之惠也昔我佛以男子之身離妻學道久而後悟吾何人乎誠不欲以君自累用力雖勤成佛在後靈山之會尙冀與君一而耳

生讀至此喟然而歎旋顧婢而笑曰佛亦有情何況我輩婢曰吾不能解君毋胡言吳生伸紙再讀曰

願君此去善自薰脩俗緣雖深漸可排遣確實異教頓漸殊途及其成功無復階級吾子根柢有異凡夫徒以文字爲障涉獵廣博儒墨文更雜眩心目指月在指時或他求爲己之功多聞誤之此其可虞者也自此以往世方大亂委身虎吾非其人子能出身爲世因時利物宏開方便大濟羣生固善薩道之所許也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業未嘗有累菩提華嚴之教事理無礙從古拯世英雄匡時聖哲大都大士之化身也蓋心爲物累則米鹽自足損神道超象外卽鐘鼎亦以利物吾子其有意乎如曰不然思先自度南山北山儘可棲止風菊媚秋雨蓮淨夏日讀大乘歸心古德機緣一至推自龍天終能排斥羣魔揮張正教道在人宏妙之而已嗚呼三生因果唯石能知萬劫人天有花共笑

吳生曰如此好書竟自此完乎讀畢慨然不樂者久之坐於榻上徐謂老僕曰爾今別我去乎老僕曰此間卽是汴州生曰吾知之子歸語爾主人欲作授書苦難着筆請爾主成佛之後知茫茫塵海中尙有未脫苦趣之一弟子耳言畢淚下僕曰先生毋悲各自薰脩可耳生曰吾返家後安吾老父仍當至陝訪爾主人姊弟僕曰吾知吾主人必不願先生再來先生可以已矣生又淚下僕大笑出門意欲逕去婢追語之曰願翁毋忘我願吾主人毋

良 稷 素 集 第 六

忘我僕曰求爾之不自忘耳僕既去婢從生而行亘十餘日方返廣陵時吳翁亡子疑爲盜劫今復來大喜然生自是後日與婢禮佛清脩遺落世事妻妾近之則曰爾等盍念佛去未幾生父卒生竟挾婢他去不知所往云天醉曰上所陳述皆得之姑蘇李生者余疑其誕李生曰吾嘗見吳生見其剃髮家居狀在僧俗之間與之言語默無常狀類癡呆一日忽謂余曰衆生業重受報方酷吾欲去矣余曰盍思度之生曰佛出世也救不得由今思之痛哉其言乎

天醉又曰和尚之姊果有其人乎抑李生之寓言乎吾不能知顧其於吳生若有情若無情何所爲而然哉吾聞佛學宗旨在度世不在厭世彼能勸吳生之出身爲時而深自韜晦此又何哉雖然今日有提獎佛學者矣比丘一書足爲導師否吾將持往質之

(完)

慘佛曰天醉生酒徒其鈔此帙吾嘗笑之旣成而觀之則奇趣橫生固非妙諦卽以文論在小說界中可謂得未曾有吾愛之重之日三復之以爲謝客房相爲釋氏代製佛經其伎倆不過爾爾

心僧曰學佛之貴有門徑播迷信而授哲理護法之功於是爲大

死公曰始終不見和尚之姊使讀者心頭眼底時時有學佛之美人在移此筆以賦閒情定當頗倒多數青年

天仇曰可作一部阿彌陀經讀

小説 殘陽淚（續第五集）

笑雲

夢珊既別筱軒歸見老父。忸怩以蕙娘婚事告。父忽斂容而一種嚴厲之色。隱隱透自額際。默不作聲。良久乃曰。
夢兒汝胡太不謀。男女婚嫁。父母主之。汝無母。汝尚有父。今雖有汝友筱軒爲之媒妁。而事前不告。則不待父命矣。不待父命而竟訂婚。汝心目中尚有乃父耶。且汝自誤矣。蕙娘家既貧。寄居他鄉。兩喪未葬。有老母在。勢必以家事重累汝。我家於燕地北天南焉能相顧。汝舅氏張潤翠有女蘿珍。韶秀敏慧。汝母在彼此許婚。前言不可背。我固以張氏女妻汝矣。今汝結得自由婚來。不獨自誤。抑且誤人。汝試思之。果奚可者。夢珊驟聞父言。如猝受當頭棒。驚駭莫知所爲。全身震顫。殆不能持。既乃強自抑制。泣而言曰。阿父。兒事前不告。兒知罪矣。然有筱軒在。兒固非私訂者。願阿父許兒。蕙娘身世艱。零白頭老母。形影相依。此可憐蟲也。今蕙娘之母。既以婚事許兒。自謂休戚可以相共。痛墮自爾。相關兒今。背盟蕙娘必怨。怕死蕙娘之母亦必氣憤死。如此絕大冤孽。兒身造之。兒不忍也。夢珊語至此。氣竭聲嘶。幾不能續。父笑曰。一言輕約。豈可憑證。汝卽背之。彼蕙娘與其母何便遽死。汝乃以死恫嚇我耶。夢珊知父意不可回。長跪於地。兩手抱父膝。流涕而曰。阿父固愛兒者。願許兒以謝氏婚。蕙娘家世清貧。才德不薄。兒得婚者。固當一援手。而彼老母依女以居。亦相安也。且當日蕙娘之母已諱屬再三。爲卜佳日來矣。此言也。筱軒實共聞之。兒苟絕婚。兒不恤。負蕙娘亦負兒。友筱軒自此必以無信見絕於人。且必以無信絕兒。兒非人矣。願阿父幸許兒。父大聲曰。速掩汝口。毋多言。汝有友。汝可與商之。我老病將歸耳。汝亦何待告我。

民 素 樂 集 第 六 集

何不竟偕。蕙娘來言次，拂衣起入。傷哉夢珊！悲憤填膺，無可告訴。神經一時瞀亂，良久始強起歎曰：「我負蕙娘，我負良友。我最親愛之老父，自此亦翻成惡感。家庭樂事，不堪問矣。天乎天乎！百般孽債，還集一身。一陣悲來，心如灰死。遂投足短榻，悽然僵臥。」

越數日，夢珊乃乘間訪筱軒，以敗盟告。且曰：「父怒子甚，更有舅氏女爲子情敵。蕙娘婚事，勢竟難諧。父且將歸，豈復能留此子？爲我媒今乃累子，幸爲我謝老夫人。負心人慚愧將死，不敢復請見。幸善視蕙娘母，致他戀我身雖死我心安矣。嗟乎！筱軒婚約既敗，吾父遇我嚴，且加限制。他日臨行，勿促恐不獲來。從此一別，相見何時？」夢珊且泣且語，繼向筱軒一揖，曰：「重託君，善爲我辭。我不復留矣。君其珍重。苟得蕙娘消息，幸以一封書來。君之惠也。」筱軒聞言，雖亦爲扼腕不平，然終無如何。乃作一番無聊慰藉語，悵悵而別。

一年容易，又是秋風。夢珊之父，以老病告歸矣。交代公務後，乃摒擋行李，擇日就道。父曰：「夢兒，我今將歸，汝果何如？倘戀戀於蕙娘者，汝留此可耳。有老僕在，可作我行程也。」夢珊聞父言，逆耳刺心，自念既絕蕙娘一身孽債，已屬難償，而復失歡於最親愛之老父，不孝之罪更無可逭。心頭一陣劇痛，淚珠奪眶而出。泣曰：「兒願侍父歸，不願獨留也。」父曰：「好好可速歸。爲汝娶舅氏女來，兒能從父命。」兒大孝，夢珊默默無可置喙。而一寸心中，如千百利錐交相射刺，無形之痛苦，乃達於極點。恨不披肝瀝膽，嘔心出血，掬而置之蕙娘之前，姻緣莫問。三生此身，惟欠一死。傷哉夢珊！悵惘登程，生悲離別苦，莫逾於此矣。夫別離而出於比肩之鵝鱗，作分飛之勞燕臨歧，握手珍重，歟。

聲其苦猶可言。別離而出於佳盟。初訂旋即悔敗。恨壓千重。緣慳一面。彼猶寢夢鴉鶯。此欲化魂蝶。有情難訴。無淚可揮。其苦乃遂至於不可言喻。夢珊臨行之際。悵望錢塘門樓。隱隱約約。龍入暮靄。而道娘之居。竟杳不可見。彷彿明皇入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悲悼而已。

斷腸人遠。傷心事多。夢珊抵家後。坐困愁城。鬱悶既久。乃來病魔鎮日。風簾長宵雨枕。此中正不知銷盡幾許離魂。滴盡幾多情淚。況涼秋風物。最易感人。桐葉蕭蕭。蟲聲唧唧。燕山在望。漸水云遙。每聽良雁數聲。輒淒然欲絕。蓋夢珊自此日在奈何天裏。欲不病而不得矣。而豈知道娘此際乃亦拋針却織。百端根觸。一榻呻吟。作病瀟湘耶。

盼斷征鴻。杳無的信。幾聲鸚鵡。爲報客來。筱軒履聲橐橐。入見老夫人。以夢珊事告。曰。王郎非薄倖者。迫於父命。無可奈何。而出於此。然終不忍絕婚也。臨別鄭重爲余言。幸老夫人善視道娘。王郎之心。於此可見。伯母幸恕之。老夫人歎曰。事將奈何。誤道兒矣。夢郎不忍絕婚。余亦烏能悔約。奈彼老父將如之何。先生書作書。婉勸之。成全兒女之情。大德也。筱軒唯唯。然心知夢珊父意不可回。則亦置之。僅致書夢珊。爲報道娘無恙而已。筱軒既去。老夫人愁悶甚。欲待不言。則道娘長處悶葫蘆中。終非了局。若直告之。則幽鬱憤恨。勢必至病。乃曰。道兒今陸先生來。爲道夢郎隨父歸婚。約在容緩圖也。道娘長歎曰。毀盟敗約。兒已微聞之。兒不幸復何言語。時雙淚盈眶。潛然欲滴。老夫人撫之曰。道兒毋然。母與兒相依爲命。兒若此母心碎矣。道娘乃強笑而終無歡容。自是道娘背其

民 機 素 集 第 六

母必短歎長吁。自傷命薄。不半月。纏纏病矣。冷風淒雨。藥盞茶錙。此中況味。趙娘以一弱女子。身親嘗之。其婆苦當百倍。於夢珊也。

流光如駛。病信難銷。夢珊自涼秋抵家。忽已逾五月。催殘臘鼓。便待春回。聽滿城爆竹。千門萬戶。都作春聲。夢珊於此數月中。料理藥爐生活。嘗遍凌清滋味。陡驚無邊春色。又到眼前。因憶西湖遇艷。得訂佳盟。曾幾何時。風流雲散。惟餘此千愁萬恨之身。冤沉苦海。求生不得。欲死無從。身世茫茫。直不勝今昔之感。則仰天大呼曰。夢珊。汝終爲薄情人。應愧死矣。既又長歎曰。趙娘。汝無恙乎。我負汝矣。狂呼長歎。繼之以泣。其父偶有所聞。則怒責之。夢珊益悲。上元之夕。父爲議婚於舅氏。夢珊大戚。挺死力爭。曰。兒不得謝趙娘母甯。死父大怒。曰。死便死。汝終不能絕趙娘。我終不以汝爲子。汝溺情趙娘而忍棄老父。汝大孝。夢珊一時痛極。不覺失言。至是亦悔其言之謬。致傷父心。因大哭。而婚議亦旋寢。傷哉夢珊。經此劇痛。逆知婚事萬難挽回。惟此一縷情絲。絕而不絕。負趙娘則情有不甘。傷老父則心有未忍。腸迴百結。愁際千層。悲痛之餘。乃滴淚和墨。作書以報趙娘。而一紙書乃竟作趙娘之催命符矣。

春到人間。書來天外。然當日趙娘母女且喜甚。意是中必將好音來也。旣開紙。則滿紙淚痕。不覺驚心觸目。趙娘色頓變。急讀其辭曰。

嗟乎趙娘。天乎人乎。婚約之敗。予所不及料。更爲汝所不及料。是殆蒼蒼者天。作弄我兩人。必欲同沉冤海。

墮情劫而後快也。然予固未嘗獲罪於天。汝一弱女子更無論矣。奈何不幸而遇予而婚。予終於無緣而貽誤終身與予同戴此奈何。天中之歲月。予爲汝憐。予更自悲。予乃不得不怨及予父。婚約發生之日。予父即大怒。予力爭之。一場悲劇。淚竭聲嘶。父心終不轉。怨痛之餘。欲爲汝告而心良不忍。未幾而予父歸。予不獲來。非忍心絕汝也。迺知模糊淚面。相對吞聲。徒增一番慘別。無益於予而有害於汝。予心終不忍也。登程之日。心亂神迷。眼前昏黑。幾疑非復人世。秋風瑟瑟。江流浩浩。一任吹送此身其往。恨海深處耶。抑往華胥國中耶。方寸心田。苦痛乃至於此。嗟乎。顏娘。汝無恙耶。得予友筱軒書。知汝固無恙也。然則予正不宜以書告汝矣。不宜告汝而又不得不告汝。迫於時機。忍無可忍。痛心疾首而出於此。而汝固不可因此而病也。始予所以不卽告者。猶冀予父之意或可回。而我兩人之緣終當合也。而今休矣。予父竟施其專制之手段。爲議婚於舅氏。予抵死力爭。遂觸父怒。且大傷父心。婚議雖暫寢。而予不得爲人子矣。而予終負汝矣。嗚呼。惡魔家庭。實逼處此。幾無復有生人樂趣。此身已屬贅疣。亦何難於一死。而終戀戀者。徒以有老父在。不得不忍死。須臾也。嗟乎。顏娘。此書達汝。汝必怨予。然怨予可也。痛予不可也。予薄倖且不齒於人。汝亦何惜。此薄倖郎哉。雖然。予負汝。予終不忍絕汝。情天可補。會當癒願。終償不幸。而天竟絕予。今生無復餘望。則不諧焉。牒甯作魚鱗。待終事。老父此身亦終當作邱那。之情死。九死癰魂來生。重證意者。天或見憐。當得續此未了緣也。然而予不忍言矣。汝有老母。汝不宜悲。汝更不宜作是想也。亂愁似絨。春夢成煙。儘足傷心。何堪回首。

六 第 素 機 民

予草是書。心煩慮亂。淚墨模糊。亦不自知其言之何若。而今不復言。亦無可言矣。夜誦花月痕。冀殺悲懷。徒增惡感。因集其詩句成八章。汝一讀之。當知予心之痛。爲何如耶。嗚呼。天長地久。此恨懸懸。予今爲可憐生矣。願汝勿復以我爲念。言盡於此。薰娘珍重。

詩凡八絕。另書一箋。著墨作慘淡色。淚痕點點透紙。皆驟視之。幾疑一幅斑爛古紙也。詩曰。

等閒花事莫相輕。銷盡離魂是客行。明月似波雲似水。捶琴試聽悽儂聲。
惆悵情懷只自知。鍾情深處轉成癡。欲平紈扇年年恨。不欲人生有別時。
舊恨新愁感百端。連宵好月自團圓。碧玫簾幙輕如水。一枕淒清夢不安。
幾回鸚鵡能呼茶。消息沉沉鳳女家。不爲別離腸已斷。青衫自古恨天涯。
桃葉臨江恨總多。隨風飛絮奈愁何。昔塵白骨都成夢。肯信風波起愛河。

生太飄零死亦難。一年容易指輕彈。百雙冷蝶圍珊瑚。枕檢作歸裝不忍看。

茫茫情海總無邊。便是相逢已隔年。月滿清光容易缺。可堪心事缺中圓。
春風淒絕子規聲。慘綠空留一段情。情到能癡天或悔。肯教容易負初盟。
薰娘一字一讀。一讀一咽。既竟痛淚迸瀉。陸續如斷線珠。顏色慘白。一陣昏暈倒於牀首。觸牀柱額。盡碎。母惶急無所措手。第曰。薰兒何至是汝。不念老母耶。語時聲且顫。而淚亦雙雙落。薰娘哽咽曰。兒薄命。一身不足。累及。

夢郎得罪於父。大好家庭翻成惡劇。兒將何以謝。夢郎兒罪大矣。母聞言亦無如何。不得已竭力慰之。趙娘終不釋。自是趙娘之病乃漸劇。趙娘事母孝。先是未得夢瑤書時。猶力疾強起。以慰老母。今則真個病矣。眼角啼紅。眉
梢粉翠。樂煙亂舞。等腦亂之情。絲簾箔重垂。籠幾重之愁幕。呻吟喘息。伏枕輾轉。時或重展。夢瑤書一讀。則嗁咽
不成聲。時或朦朧囁語。大呼夢郎。我累汝。我累汝。其母觀狀心懲。終莫如何。惟於暗處偷彈老淚。頻呼孽緣而已。
情場幻劇。極意翻騰。殊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夢瑤既作書致趙娘。滿懷愁恨。一若稍洩。而病亦稍稍愈。惟日馳念
趙娘。得書後。不知作何狀。怨耶。痛耶。愁耶。病耶。方寸間。一時繁迴往復。紛亂莫名。急切盼書來。竟杳不得。則又愁
歎。萬狀。關山路杳。魂常飛。默念此身終當一死。重泛西湖之棹。再爲問津之人。此生終已無望矣。豈知不出三
日。有一事足令夢瑤轉悲爲喜。若爲留一线餘望者。蓋夢瑤父執某在吳中。郵書來。囑夢瑤往。父初甚躊躇。繼以
情不可却。乃遣夢瑤行。夢瑤大喜。病若失。越兩旬。乃治裝。父遣一僕隨之。慮其中途或逗留。所以監之也。臨行。父
囑曰。汝病新愈。長途跋涉。宜自謹慎。到彼無事。可早歸也。夢瑤唯唯。行閱者諸君。當知夢瑤此行。固別有其心事
矣。孰意人來前度。斷咲桃花。彼趙娘者。早已魂歸離恨之天。玉掩埋香之塚耶。而彼夢瑤。乃亦從此一瞑不視。魂
斷家山耶。七十鶯。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殆不忍卒讀矣。

春光強半。病到十分。趙娘玉顏憔悴。無復昔容。瘦骨稜稜。支撐一榻。雖湯藥時投。而終於無效。花朝後三日。病勢
乃益劇。喉啞氣促。藥不能入。強之。咳嗽大作。血花點點。狼藉兩頰。母大驚曰。趙兒汝體虛矣。勿煩勿慮。宜靜心養

民 檻 紴 集

息。蕙娘點首。有頃。神稍定。扶其母作欲起狀。母止之。終不可。乃疊衾於肩背。擁而坐焉。索筆硯與紙。母曰。兒乎。汝病甚。勿勞心也。且待病愈。蕙娘長歎曰。阿母。兒命薄。兒無望矣。願得一書報夢郎。以當永訣。幸阿母許兒。母不得已。與之。蕙娘甫握管。手腕亂顫。淚眼淒迷。未成一字。而淚滴已濕透紙背。無着筆處。乃更易一箋。良久。書竟。墨痕淚痕。依然。渾不可辨。舉以授母。曰。兒書盡。此夢郎若來。可付與之。言時。喘氣斷續。而咳又大作。母急拊其胸。咳漸止。移時。雙頰轉赤。張目四顧。執母手言曰。兒不孝。不能終事母。願母語至此。眼珠固定。欲淚不淚。喘不成聲。良久。乃曰。願母勿悲。以重兒罪。音極細弱。幾不可聞。但見唇吻微動似尚有言。而忽又一陣。咳血潮大來。汨汨噴湧。母驚駭慌亂。急切不得所盛物。隨取磁盃承之。蕙娘頭垂於盃。血盈盃。面目蒼血。狀至可怖。急撫之。已冰矣。母踣然昏暈。久之乃甦。醒大哭曰。蕙兒。汝舍我而去。夫復何言。何若是之慘死耶。哭聲益縱。鄰里聞者。皆爲下淚。蕙娘年十九。如許清才。可憐薄命。嗟嗟。玉棺三尺。長此埋愁碧血。千年無窮飲恨。是可悲矣。豈不痛哉。

蕙娘死後越八日。夢珊始抵杭。湖光山色不減。當年鳥語花香。別饒美景。夢珊無意重來。不覺心花怒放。既定舍館。即訪仙源。既及門。則殊寂寂。恍覺一片愁慘森然。襲人心。知有異。驚惕不寐。急就其鄰詢之。曰。蕙娘死八日矣。今老母獨在。日夕嗚嗚。惟聞哭聲。蕙娘舅氏某。新自粵東歸。心憐其姊。將挈歸其家。聞不日行矣。夢珊聞言。如受驚雷。目瞪口呆。轉無點淚。驚定乃大痛。淚波如怒潮。兩袖盡濕。急入門。氣梗於喉。不能聲。老夫人驚疑細認。泣且咽。曰。夢郎耶。何由來。此蕙兒死矣。夢珊僅說得我負二字。淚如泉湧。不能復續。老夫人亦哭。乃出蕙娘箋授夢珊。

夢珊受箋讀之。蓋亦集花月痕詩四絕也。

珍珠密宇寄烏絲。死死生生總一癡。
秋月何如春月好。儂家南國慣相思。
少小飄零恨已多。一春愁病苦中過。
藥爐熏骨眉銷翠。欲遣春愁可奈何。
鴨爐香媛報新寒。歷歷更籌藥火殘。
病骨難銷連夜雨。曉來鏡影嬾重看。
桃花年命寫紅箋。負却冰絲舊七絃。
一洗紅顏磨蝎恨。姓名先註有情天。

詩後更附小簡。其辭曰。

夢郎夢郎妾實累汝。妾命至薄乃招天祐。何怨於君得君來。書魂銷腸斷君之不幸。實妾之不幸。比來淹纏牀褥形神俱離。亦知有老母在不可以遽然奄忽而寢。魂九死難望一生已矣。妾之罪深矣。願君自愛勿爲妾憐倚枕草草以當永別。

夢珊讀畢大慟。一手持箋。一手揮淚。淚花着紙。新痕濕透舊痕。作一片。卽持向化學家驗之。恐亦不能化分之也。夢珊哭良久。乃曰我負蕙娘。以至於此。我何生爲。遂掩淚別老夫人。旣出回首。樓頭斜陽一角。傍樓桃柳濃綠。嫣紅正爭妍。鬪媚於鶯花世界。若不知人世間別有淒涼悲苦之境者。夢珊觸景生悲。淚珠又滾滾滿襟袖。聞者諸君。猶憶是篇之首。謂花底隱隱有人灑淚乎。至是乃知其人非他。卽王生夢珊也。

風景不殊。悲歡頓異。夢珊歸途悵悵。忽遇後軒。舊雨重逢。應如何歡欣快談。一傾積愫。而夢珊則殊落落。同抵寓

舍。夢珊歎曰。良友。我今已矣。我負遺娘至死。今亦何忍獨生。我將死於是矣。筱軒乃知其已得遺娘死耗。強慰藉之。夢珊終不然。筱軒隨別去。不三日而夢珊之病作。燈昏孤館。雨暗長宵。病榻藥爐。生涯大惡。筱軒時來問訊。見病日益深。欲爲致書其父。夢珊不可。蓋夢珊當舊病新愈。卽涉長途。陡驚慘耗。魂斷心碎。病一發。固可決其不死。不休矣。

民 權 素 集 第 六

越數日。夢珊病劇甚。昏憫中頻呼遺娘。繼又呼其僕曰。趣爲我延良友來。我休矣。僕涕泣奔告筱軒。筱軒急趨至。執夢珊手。夢珊長歎無語。頃之斷續言曰。萍飄人海。聚散何常。自我識君於今且不及一載。孰知緣乃盡於此耶。繼又泣曰。阿父固親愛我者。我自至於此。今且不得一見天乎。我親愛之父乎。此時正扶杖候門。佇待兒歸也。言時淚簌簌如雨落枕函有聲。於時室中寂然。惟一爐藥煙絲絲作相對舞。幻成奇景。窗外海棠枝上小鳥啁啾。鬧成一片。愁慘景象。直令人酸心刺骨。筱軒除慰藉語外。亦別無良策。良久。夢珊忽長吁曰。兒女情長。又何苦來。繼則大呼阿父曰。兒不肖。不從父命。以下語遂模糊不可辨。旣又張目視筱軒曰。累我良友。何以報德。目漸合而氣亦漸微。日過午。一縷癡魂竟逐遺娘同登離恨天而去。僕哭失聲。筱軒亦涕下。乃爲之料理後事。馳書報其父。昇棺而歸。嗚呼。一死竟拏粉黛重泉。不返精魂。客舍淒涼。惟留死友。惜關險惡。不許生還。夢珊之結果。乃若是之慘耶。

笑雲曰。庚戌之秋。予客於武林。得識陸子筱軒。杯酒言歡。兩情傾倒。一夕爲余道夢珊事甚詳。且曰夢珊婚

約。余實成之。而彼迫於父命。竟不許婚。遂演出情天獨一無二之慘劇。我累夢瑤。且累蕙娘。至今思之。猶耿耿不能去懷。又曰。夢瑤真天生情種。雖對一山一水。一花一草。無不低徊往復。一往情深。其客死旅邸時。傷心慘目。令人不忍覩。題壁作絕命詞四絕。集花月痕句。第二絕云。『紫釵話舊。渾如夢。花片無端墜。却塵去日苦多來日少。可憐腸斷再來人。』第四絕末云。『拏把青衫輕一殉。可憐薄倖我何曾。』言外似含怨意。如此慘綠年華。卒爲情死。是可悲已。越日。因偕筱軒過蕙娘居。櫻角依然。伊人不見。惟繞樓桃柳。敗葉枯枝。搖蕩秋風而已。因相與歎息。惆悵而歸。

小說愛國鴛鴦記（一名箕子鏡）

海 溫

古今來。運精金良玉。精神成揭地掀天事業。史乘載之。口碑頌之。其功可與日星并耀。其名不與草木同腐。千百載後。莫不尊重之。崇拜之。感慨留連。爭相稱道。曰。此某時某事之某人英雄也。此英雄者。雖死未死。且終不死。吾愛之敬之。而初無憐憫悼惜之心者。何也。特有名之英雄耳。其事功之偉。其享名之永。足以酬之。獨是有許多無名之英雄。其心氣足以遏雲霓。其志趣可以貫金石。其品節之純粹。精白。其愛情之慷慨。穠摶。均若受天地一種。特異之稟質。山川一種。殊毓之靈英。而凡有名英雄之事業。往往多取其助力而始成。乃竟身死而名不彰。茫茫宇宙。正不知埋沒幾許。殊奇偉特之姿。反使一般。豈不大可哀哉。搜稽而表揚之。以顯潛德。闡幽光。乃我輩後死者之責也。

民 権 素 集 第 六

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於哈爾濱。予當其時。適過哈埠。將赴黑龍江省。於哈埠停車場候北上車。此次伊藤與俄外相暨我國專使同乘專車來。較尋常快班車約早一小時許。斯時站內戒嚴。普通華人不准闖入。獨俄人與日人無論誰何。均准入站。各歡迎其國之大人物。我國專使則不許我國人入站歡迎之。然我國人亦本未有歡迎我專使之意。蓋我國國民向來對於國事均不注意。若秦人之視越人者。本不足怪。即有之。亦不過交涉局數員及政界幾人而已。他皆爲門外漢。隔欄遙望。予亦在欄外。萬頭攢動中。延頸跂踵。見濃煙一縷。從遠樹叢中蜿蜒而出。須臾聲隆隆。勢滔滔。極壯麗。極雄偉。火車一串。天矯抵站。吾國人之旁觀者。此際心中究有若何感想。不可知。而予則頗知此。老之來實乃攫取我滿洲之不操矛弧之大盜也。忽聞汽笛一鳴。不禁心顫氣促。幾欲失聲。站內歡呼之聲已如春雷續發。震人耳鼓。欲聾。惟見日人之趾高氣揚。狀態有非不文。如予之筆所能描寫者。突於衆聲喧鬧之頃。鎗聲三發。一時驚恐聲。呼叱聲。互詰聲。捕捉聲。又雜糅紛拏。不可名狀。倏焉寂靜。視線攢集於伊藤。伏戶。所有清脆抗爽之音。發於混茫濁亂空氣中。曰。今日我安重根大快得爲韓中俄三國復仇殺賊死目瞑矣。旋繼之以大笑。笑聲慄厲。令人聞之毛骨爲之悚。聞我國專使亦受微傷。嗚呼。當時我專使今不知居何要職。今日人以待韓人者待我矣。伊藤當日游滿之謀。今將於是乎定。我專使當日傷痕未知今日已忘。痛否。予當其時。不知是喜是悲。是忿是愧。第覺酸辛。戟鼻熱淚。不禁奪眶迸出。似對於安君若有無窮感激者。無何。紛紛出站臺。見日兵縛一西服少年。氣宇軒昂。精神恬適。却有無上優樂佈上眉梢。而日人及他項日人。均如巨蛭被觸。怒

氣方張。腹膨脹而晴突。若欲力擗。是人而生吞之。是人乃旁若無人。蓋安留學日本久。精日語。日人不辨爲異國人。故能隨日人之歡迎者入站。得近伊藤而刺之。生龍活虎之英雄。頃刻間。牽羊綽豕。局促爲階下囚。大好男兒。從容對簿去矣。未幾車來。予亦遂去。又遲月餘。予以事至營口。遇吾友紀君於逆旅。談及此事。予友謂予曰。予知安事。亦知先安而死者。尙有人乎。其死事之奇而烈。慘而豔。有情眷屬。竟爲同命鴛鴦。美人豪傑。足以震鐸寰宇。照耀汗青。顧乃不能與安君之名並爲世界所崇拜。而驚動之。是不獨爲已死者之各個人惜也。予不善紀載。子曷筆之於書。或者可爲後人觀感乎。予曰。是予之責也。當時隨卽據言概括之。實子筆記中。第筆記略而不能詳。茲因特有所感。而裝點成之。見東亞一亡國。一瀕於亡之一弱國。尙有兩無名之英雄英雌。實足爲歷史光爲兩民族巾幘鬚眉生色也。

韓國當時。朝野上下。尸居餘氣。日本卽不併之。亦亡。況有忘廉喪恥。甘心賣國之李完用輩。作之儂乎。雖然。儂亦何能力哉。聞之老人言。虎不能食人人。苟遺豕者。虎始得而食之。蓋虎見爲非人。特豕耳。故敢食此。言雖俚而近於無稽。然亦確有至理。可以喻大孟子云。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卽此意也。韓國苟不自亡。日本烏得而亡之。梁任公秋風斷藤曲云。遺民哀哀箕子孫。令人東望三韓傷心。奚似殷鑒。豈在遠哉。李完用主張日韓合併。特隨日人組織一進會。連合國中重要人物。以期達到其主張之目的。又時往來於總監府。以示人能受總監之寵信爲榮幸。伊藤亦利用之。俾能左右韓國中之人士。一日韓王召集臣宰。議日人要求。

民 權 素 集 第 六

條件完用。一心媚日。件件皆欲承認。恐稍事討論。即失日人歡餘。人多牢黨。完用期藉媚完用者。以媚日。幾於盈庭。諾韓王有宗室名托者。雅不以完用主張爲然。頗反對之。與完用大齟齬。力批完用頗痛數其賣國罪議案。以是無結果。日人亦因之稍退讓。蓋莫謂秦無人也。李托於輞議後歸私第。快快痴坐如木偶。少時淚簌簌錯落。爲散珠。時其女公子名瓊枝者在側。蓋其掌上珠也。李愛之殊甚。問曰。老父今日罷朝歸。有何拂心事。而傷心若此。李曰。與兒平日所痛恨之賣國賊大爭執。是以悶耳。兒乎吾韓國亡矣。國亡後。你我父子究不知須受若何苦。楚覆巢之下。無完卵也。焉得不悲。女曰。然則日人條件已均盡諾乎。李曰。因予與賊忤。故暫緩議。女曰。若是甚佳。趁未定議。尙可挽回。或者有一線生機。但是賊等詭隨狡詐。百出。有老父在此。交涉中必爲彼等所厭惡。此後交涉之真像。必愈秘密。將必他人。尙未得知。而生米已成熟飯。是不可不防。老父當速設法爲上。李曰。何法之可。於是拈鬚仰首。視承塵者良久。謂瓊枝曰。無已。仍須乞助於中國。女正欲有言。忽侍者入稟。郭公子來矣。李命請入。公子何人。字敬一。郭姓。積學多財。世居漢城。其先中國山東蓬萊籍。乃明末遺老。悼明室之亡。逃亡海外者也。後遂營陶朱業。遂什一於東瀛三島間。累世其業不替。至公子之父名奇者。尤善居積。故爲漢城之巨商。與瓊枝父爲總角交。甚相契。以故瓊枝與公子兒時卽同塾授中國學。兩小無猜。情同兄妹。瓊枝最聰慧。於中國學說極有研究。并精詞章學。摛葩生香。粲花織錦。乃左芬蘇蕙之流。而又喜俠好兵。每以紅拂木蘭自況。嗣二人年事稍長。雖避男女嫌。而通家之好。過從每頻。二人故仍得時時相晤。於花前月下。說劍論詩。且相與討論世界大勢。而情。

絲意緒蕩漾纏綿蓋兩兩芳心已在愛河情海中沐浴溫暖之波矣。自敬一留學日本東京三年不見一水盈盈兩情脈脈雖常通青島之書不乖黃犬之信然相思之苦與日正長今日寒假歸來行裝甫卸面父母後卽往視瓊枝蓋渡弱水三千時在海天雲水中早若見亭亭倩影於釜山仁水間招素巾以待恨不能有費長房縮地法一蹴幾也。

侍者導入見瓊枝適與其父語一見之頃喜不自勝而忽見父女俱有淚痕一時不得要領呆視半晌并闔別寒暄語亦且忘却未入門時思潮起伏正不知見面時若何問答若何敘述若何笑語烏知相見後反不如向無情素者尚有一定通套語互相周旋女亦目灼灼視敬一若有萬千言語當老父前不得隻字出諸口其實即不在老父前亦一時無從說起蓋人當久別積思成疴一朝相見多日所蘊蓄於中者如亂絲如叢莽倉卒不知何以理處此情此景固個中人所不能自察者也移時神經始各恢復女父卽語起今日集議事商之公子欲假公子父之力密計於公使館公子曰茲事大難欲借助於中國是猶乞憐於病夫弱子欲其代爭生命於貢育之前斷無微侍事機不密轉以速禍況中國政亂於上民煩於下禍亂正不知幾時起何暇顧人家國事侄本中人西望祖國用是殷憂翁其別善圖之女曰敬哥言是李曰然則坐視乎女曰以兒之見根本解決非誅却二人不足寢奸謀能除兩猛虎或足以醒衆睡獅外無凶狠之盜內無勾合之奸藏壑之舟未必遽爲有力者所負然後激昂志士同執干戈萬衆一心全國一致心決者氣盛志堅者力強不然伈伈侃侃以依賴爲性質以就合爲政策自

民權素集 第六

己無獨立能力。無獨立精神。祇期借他人扶助。以苟求生活。譬如人之生氣已盡。能借他人之生氣爲之延壽命乎。況乎求助者亦一垂死之人乎。諺云。一人拚命。萬夫難當。以一國敵一國。豈遂無力爭之餘地哉。公子曰。妹言誠當。此際着手。卽在首除元凶。大憝抉去。病源然後元氣乃可復然。去二憾。非仗隱娘紅線之能。專諸要離之勇不可。女曰。此類事。非出於萬不得已。絕不可行。今舍此似無善策。李曰。孺子休饒舌。屬垣有耳。洩則無死所矣。復又曰。國事不振。人心已死。予老矣。風燭殘年。能有幾時。墓木不拱。與世界周旋。無幾時。卽能爲吾國大好河山作主人翁。亦無幾時。將來淪爲亡國奴隸。其受苦惱。亦無幾時。老朽尚有何顧慮。二千萬同胞。雖明知其受苦。將無窮期。然予無能爲計。獨是瓊兒。乃予心頭一塊肉兒。已無母。吾又無子。苟無所托。九泉下。予目不瞑矣。時已如斯。浮雲蒼狗。變態靡常。禍患之來。恆無朕兆。知吾何日死者。故予近日來。心常惴惴似大患。卽在目前。嗟乎。思及予眼。見爲兒。竟珍偶不至爲。略後。孤星則予。即可死。死亦可安。今日公子來。予甚喜。予老伴。不知進退。以得婿無如此語。如忽觸電驚。喜莫知所措。良久始囁嚅白老人曰。此小子所居。寐轍轉求之。惟恐不得者。丈今許下玉鏡臺。擬中雀屏。選小子。感何可言。遂起與李鞠躬。李笑握手。顧女曰。兒前來。勿作兒女子態。你二人兒時卽相處。親密如同生。棗梨棗栗之間。鬪草評花之際。在在無少忤。今長矣。情意益相洽。予雖昏曠已微窺之。今予以兒托公子。兒當無違意。時女立電燈光下。雙頰暈紅。如潤雨薔薇。愈覺嬌艷。欲滴。俯首垂視。羞澀若無地自容。然可可。

芳心其無限美滿之情已流露於不自覺李曰勿爾此男女終身事既正當而美滿吾想兒當甚樂兒樂父心懲矣苟國亡則吾等之生無所護庇是爲浮蕩之生吾等之身無所附麗是爲寄托之身割烹任人生死任人老夫鐘鳴漏盡原無足惜兒韶年稚齒光陰正自不少將來風雨甚惡何堪家室飄搖之慘公子大國民也兒隨公子去爲公子婦亦卽一大國民度不至同爾父浮蕩寄託於亡國中割烹生死惟人是聽毫無自主能力言時頻以巾拭雙目老淚蓋縱橫也女亦哽咽不能語公子此時亦不覺喜極而悲英雄淚兒女淚一時岔湧而出室中閑寂無聲息者約數分鐘移時李曰公子約指鑽石乎復顧女曰兒其將予上年與兒之一小匣來須臾女捧匣至授李啓匣出一物大如掌圓如月質堅而重敬一視之乃範精金而成晶光燦爛又爲電燈光所閃灼滿室爲之增輝其光反射公子鑽戒兩光相映發出最強之光線條條斜刺奪人目欲昏四周精鑄盤龍二鱗甲爪盤躍躍欲動二龍之四目乃鑲以巨珠光燦燦如欲飛去李曰此名寶子鏡吾家傳世物也聞先人言此爲至寶寶子時物秦宮鏡照膽此鏡能照心言時復授女令轉呈公子又命公子脫鑽石約指授女曰以此爲爾二人證婚祝爾等光明如鏡堅定如石女嬌羞柔顔類臨風花枝嬌嬈膚不克自主公子亦癡立如醉女奉鏡匣授之久忘接受女見之急背其面嫣然一笑公子始覺遂將約指與女女受約指時手猶微微戰動公子受鏡置之胸前衣袋中李見二人斯時情景亦不禁爲之破涕

公子假期滿將束裝東渡往女處作別適女父他出二人以風日晴和小園梅花盛開携手入萬香深處共坐石

民權素集第六

磴上公子曰吾於明日行矣妹有何言其語我來女曰吾二人婚姻之願已遂尙有何說來日情話正長床第私情閑閑樂事人生幸福之所在甯不至可寶貴而極宜珍惜第當國家生死存亡關頭正我輩各盡能力致死命以相爭之日大義所關良心所激有不能犧牲以殉情愛者生非其時命也何如斷不忍自放棄其責任視國家存亡不關痛癢易哉敬哥敝國已在懼懼一息之秋陸沉恐不遠即急起直追一時人心難以奮勵如盜已入室扼我吭塞我口縛摲我手足我已失其對抗自衛能力至於此種地位始言愛國晚矣嗟乎敬哥貴國事尙可爲勿使淪喪如敵國敬哥平努力前途此次到東聯同志急早進行以救祖國自是不可緩之要圖能爲敵國盡力更爲佳妙唇亡齒寒強暴野心肆其鯨吞蠶食之志曷常須臾忘西方一片乾淨土哉敝國亡後貴國亦將受切膚之災矣敬哥眼光甯及此言時橫波中旱成流淚泉矣旋復以首假公子胸前忽有物觸額際微痛女問何物公子曰我二人定情物耳出鏡示之女梨渦雙暈笑謂公子曰敬哥將刻不離此耶公子曰與之終焉女聞公子是語心忽動慘淡顏色忽佈於春風面上良久復轉言此鏡旣爲我二人定情物敬哥寶之固也其亦知敝國亦一鏡乎固貴國之殷鑒也敬哥勿徒寶是鏡公子聞瓊枝一番議論疊句句是淚字字是血愛敬之心兩兩兼至亦不免忍俊不禁以手環瓊枝之頸而吻之瓊枝亦吻敬一者再斯時二人濃情如酒軟愛如膠鑿麗雲花祇此一現暖日在樹微風拂衣一縷幽香時繚繞於俠情蹤話中若有無限纏綿不可解之意緒恐將來此情此景永無可再得枝頭小鳥啾啁亦大似警告此一對併命頻仰此番情話後卽無有再喟喟細語剖肝膽抒肺腸

之一日。嗟乎。瓊枝與敬。第一次親吻。卽最末次之親吻。生離乎。死別乎。於是敬一東矣。

敬一去後。瓊枝益復無聊。日惟以吟詩擊劍爲消遣事。其父亦因與完用爭論後。見國事不可挽救。杜門不出。作公子度之生涯。衆醉獨醒。拚憔悴靈均江潭搖落而已。幸有花妍玉脆嬌女。承歡晨夕。娛此暮景。差有生趣。國亡後。隱遜山深林密。老死爲韓國遺民。於願亦足。孰知亡國民乃日在驚濤駭浪中。不知何時墜重淵也。一日韓王宮內召宗室大臣內眷宴。瓊枝亦在召列。自李熙遜位。伊藤總監解散韓國陸軍後。韓宮守衛均用日兵。宮中人出入必經日兵嚴加搜檢。然後放行。此日入宮諸貴婦女公子輩。齊止衛兵防所待查。禁衛軍司令官名松島桂次郎者。首見瓊枝神魂爲之奪。遂親與之周旋。若戲中小丑形狀。其醜態百出。雖丹青妙手不能曲描。其他諸婦女亦聽日兵肆意搜查。任情調笑。瓊枝此際忿火中燒。幾如火山大張其焰。將欲崩裂。遂突出掌摑。松島面松島眼爲之昏撲。於堵石破其額。血瀦瀦出。松島未起。女已命返車去。松島旣受女辱。銜恨刺骨。訪知爲托女。於是誣托勾結義兵謀叛。稟之總監伊藤。大怒。收托入獄。嗟乎。以垂老嫗。親陷身犴狴。飢寒中之悲苦。傷之杼榻。鞭朴酷之。不數日竟瘐斃。當李被逮時。女在園中散步。忽婢入報。女奔出。見父已就縛。日兵數十圍護。女知不可以力爭。轉而跪地哀求。旋聞其父謂之曰。兒善自爲計。我不能復顧兒矣。女聞父言心房如突受利刃。深鏟痛不可忍。念老父以己故被陷。犯不測。威兒罪重矣。旣求釋父。不獲。卽自請就捕。以免老父日兵以未奉有捕女命令。不之允。李曰。我早知有此。何足計較。兒縱爲我死。彼豈能釋我乎。徒多累兒耳。況兒死誰爲我復仇者。誰爲國復仇者。

且亦傷郭公子心。我既以兒婚公子。我今聽兒爲我死。何以對公子。我死晚矣。兒勿因是耿耿。復乘間以高麗語語女曰。兒有大志。宜速行。遲恐不脫耳。語未畢。日兵促之去。女撥隊近其父。報轉。牽父衣。呼天。捨地。悲風四起。力擰數人倒卒。以人衆強之行。女量絕於地。婢僕救之。姓哭失聲。轉思。老父就就以爲父。復仇爲國。復仇爲訓。果父不測。復仇誠要事。徒死何益者。斯時先以營救。老父出獄爲上。於是奔走號呼。都莫之應。不數日。凶耗至。女反不戚。稍料理其家事。踉蹌出門去。人舉莫知其所之。

敬一返校。識安重根於東京市上。因抱負頗同。遂深相投契。一日星期上午。又遇安於公園。清游已倦。共約酒樓小酌。樓窗臨市座。二人憑欄俯看市人熙攘。以爲樂。忽聞鈴聲。成串。越窗而過。知報館有緊要號外。故安隨促酒家。備趣。售閱。見標題大書特書。『伊藤公歸國』。下云。『伊公此次回國。與政府殆有密議。駐駕兩三星期。卽返朝鮮。且有支那南滿之游』。云云。安看畢。卽遞與敬。一曰。弟請閱此。敬一閱後。問將報紙摺疊。爲玩。謂安曰。兄以爲此老。此次回國所密議者。爲何。安曰。以予度之。不獨爲敵國事。將與貴國亦有絕大關係。敬一曰。兄言誠有見。以弟愚見。貴國事已急矣。『不去仲孫魯難。未已』。安點首者再。俄酒肴至。遂輶談。食後各歸。遲將匝月。伊藤講。陽明學者。知行合一之旨。庶幾近之。韓事定後。我公已瘁矣。亦可稍息。仔肩總監。支那之責。公當勿予寬也。敬一有心者。故於伊藤到東京後。時時設法。偵其行動。伊謀之詭譎。與委知之頗悉。是日。大隈之言。敬一歷歷聞之。

心爲之寒。血爲之凝。深念瓊枝。唇亡齒寒之語。是真遠鑒。因思及瓊妹。久未有書至。一朶華雲。想不日將從百花深處。向海外飛來。於是一縷情絲。如疾電流光。倏閃入碧海西頭。綵霞明處。

(未完)

小説
紅光珠案

松笠譯

第一章

甲必丹藍巴德者。遠東採珠公司之總理也。公司之總事務所在伯利斯笨。實澳大利亞之東鄙。而總理之辦事室。即寓總事務所之內。總理俯身書案。拊手電鈴紐上。轉瞬間。有人推門直入。問曰。先生召我。然乎。總理點首曰。然。費格生請近余一步。余今問汝。亦欲一轉故鄉乎。余意汝之來此已可五年又半矣。吾極欲返故鄉一視家屬。然句總理卽曰。殆謂貲斧耶。此尙非難事。余適欲遣汝赴倫敦。勾當公事。汝稍待。余將畢其辭。第一。余所以遣汝赴倫敦之故。其事乃極重要。設余能自行者。余亦不願委之他人。奈此間立法院將議克乃加勞勸案。余爲議員。分應與議。故不能暫離。然余遁言遣汝之事。亦萬難再緩。余嘗徧選衆人。度無善於汝者。故余遂決意遣汝。費格生曰。先生之意甚當。總理又曰。余今告汝。汝宜以余言爲極機密之談。蓋余所言關係吾業甚重。茲事除我外。尚有一人。其人卽木曜島採珠場之經理。亦預聞秘密。他人鮮有知者。總理言次。啓書案上抽屜。取一小皮袋。出置之案上。厥狀似極謹慎。總理曰。此物卽爲吾事之要點。費格生更近一步。試猜個中爲何物。耶。總理且語且釋。皮袋上之索。口吻大張。突抖一物出。此物旋轉於案上白膠紙中。費格生一觀。幾於目爲之迷。

民權素集

總理曰。費格生。此珠爲世界珠類中僅有之珠。其佳處不在大也。若以大論。吾等固嘗已得大者無數。又何獨寶是珠。今試以是珠托之掌中。切近視之。則可見珠之周圍紅光若雲。如火燄。欲吐更就燈光下視之。則珠光躍然。欲活費格生。此殆神工鬼斧所成。抑且得之偶然。吾人僅以珠之圓潤。論所值已不賞。更益以紅光之異。則直爲無價之珍品矣。費格生且聽且觀。觀已復返之白漆紙上。爲之一嘆。已而對曰。先生。此誠珍物。其值當不可勝計。總理曰。以余度之。其值至少二十萬磅。恐購珠者。猶且爭先恐後耳。費格生。余今告汝所以遣汝。及示汝此珠之故。吾儕此珠。乃得之於木曜島。經理海明威。彼在木曜島一船面上。解剖老蚌。無意中得此珠。彼遂匿而秘之。卽以予我。余一見。卽知是珠。若聞於世。必肇奇禍。蓋木曜島之珠工。若知此珠。當無一人不垂涎者。費格生。余以是珠所含之紅光。乃爲天然之神工所成。余不願此珠。上着人類之血點。唯是珠。苟有人知其所在。則萬不能免。故余欲令是珠。卽時離此。而余遣汝之意。卽自此而起。費格生曰。先生之意云何。總理曰。吾意。卽以是珠託汝耳。來日有日本某郵船赴香港。道經於此。汝卽附之而行。至香港後。卽換船赴英倫。汝抵後。以是珠歸闢勃律爵士。此公爲吾公司之名譽總理。余令汝寓吾書於彼。汝卽與珠偕去。以上所言。卽爲吾之訓令。此外尚有數端語。汝。余頃言海明威。嘗云得是珠後。別無一人。聞知。然余今晨得海明威發來一長電。電中所言。是耶。非耶。余當爲汝誦。之。總理言次。卽掣出電信一張。而讀之。曰。珠工中有二華人已失蹤。行時。不取工資。察之似向伯利斯笨而去。或知珠事。或否。宜以人守之後。此有所知。卽隨告。總理讀竟。謂曰。費格生。讀此電。可知海明威未能嚴守秘密。如其

民權素集 第六

所。猜。想。者。即。彼。自。身。亦。自。疑。其。秘。密。之。已。洩。也。吾。儕。誠。不。解。彼。二。華。人。何。爲。忽。然。舍。去。意。者。又。他。往。覓。工。場。耶。設。彼。等。已。知。珠。之。消。息。或。因。是。而。他。往。則。汝。當。日。夜。防。衛。不。能。稍。懈。余。意。汝。宜。懸。盛。珠。之。皮。袋。於。頸。至。抵。英。倫。後。始。取。之。下。日。間。攜。手。槍。夜。間。臥。時。即。倚。之。身。畔。如。是。防。衛。則。雖。有。猾。者。亦。無。所。施。其。技。余。言。今。盡。矣。汝。即。取。是。珠。懸。之。頸。上。隨。造。司。庫。者。以。吾。命。取。旅。費。必。極。豐。厚。此。後。汝。即。準。備。行。李。今。晚。可。登。某。郵。船。備。早。行。大。抵。某。郵。船。於。明。晨。六。時。起。綻。吾。已。預。賃。一。船。房。在。彼。汝。往。逕。自。登。勿。問。他。事。汝。尚。有。言。乎。費。格。生。徐。徐。曰。無。矣。吾。意。先。生。已。爲。安。置。一。切。吾。蓋。甚。感。先。生。之。委。託。吾。必。日。夜。防。衛。此。珠。至。入。闕。勃。律。爵。士。之。手。乃。已。總。理。點。首。目。注。費。格。生。褪。衣。鬆。汗。衫。以。盛。珠。之。皮。袋。懸。之。頸。上。乃。曰。余。意。是。法。最。妥。費。格。生。曰。吾。亦。云。然。即。吾。睡。時。非。醒。我。決。不。能。着。手。於。是。物。吾。已。醒。彼。等。又。安。所。措。手。總。理。曰。余。信。汝。必。能。將。是。物。安。送。英。倫。唯。汝。須。記。取。勿。作。是。物。在。身。之。想。或。爲。人。所。知。者。汝。之。生。命。直。同。於。草。莽。今。別。矣。祝。汝。多。福。汝。至。香。港。哥。喬。布。倫。敦。等。處。必。隨。時。以。電。告。我。則。汝。之。行。動。余。能。自。悉。費。格。生。汝。於。此。次。公。事。完。成。必。獲。不。次。之。賞。費。格。生。乃。辭。總。理。出。門。直。造。司。庫。者。取。旅。費。初。不。料。與。藍。巴。德。一。別。後。竟。成。永。訣。然。是。二。人。者。則。未。之。及。也。費。格。生。至。司。庫。處。則。見。銀。券。一。巨。卷。已。準。備。付。費。格。生。此。外。尤。有。匯。單。兩。紙。內。載。巨。款。其。一。由。香。港。支。銀。其。一。則。倫。敦。匯。單。也。觀。藍。巴。德。之。意。似。不。惜。巨。費。以。供。費。格。生。之。旅。行。費。格。生。自。思。此。次。旅。行。至。爲。意。適。且。此。行。尤。爲。財。神。之。代。表。較。之。在。採。珠。公。司。爲。書。記。其。相。去。已。不。啻。倍。蓰。費。格。生。心。既。樂。甚。當。出。門。事。時。時。歡。躍。預。料。日。後。之。佳。運。又。念。自。背。鄉。井。已。五。年。又。半。此。五。年。半。中。工。作。之。勤。苦。又。何。如。者。

第六集 第一章 民權素

回憶當年在倫敦得澳大利亞小書誦讀之狀。及倫敦公司污穢可厭之狀而已。之厭惡反對之狀。一一若在目前。讀者當知費格生當日實未至於俯首下心。亦無失望無聊憂懼之念。然而費格生終以厭倫敦故。時時攢積金錢。欲脫離書案而去。嘗費格生安居無事之日。恆引澳大利亞小書自遺。讀之既久。則於是邦之情形甚悉。并知人類唯一之資本厥唯能力與願望。又知至澳洲後種種有爲之狀。於是決然舍倫敦。以所遺物委一老律師。爲之經理。昂然出國門。渡重洋至澳大利亞。既至。則見少年無數。皆以讀費格生所讀之小書。決然舍英倫。至此其狀正與費格生同一時。人浮於事。費格生乃不得執一業。後此得入採珠公司爲書記。遂亦盡心於所事。而地位亦隨之而升。藍巴德者。富於經驗者也。見費格生之勤奮。知其人可託。遂升其職。并益其值。未幾竟爲採珠公司之書記長。未幾。卽膺總理之託。赴倫敦勾當公事。爲總理所不能爲者。而代爲之。果費格生能完使報命。則總理之所以酬之者。當然能令費格生遂願也。費格生旣如是想。則縱步沿伯利斯笨大道行。自誓此行必獲便無休息。必俟紅光珠交入闊勃徠爵士之手。乃已。然費格生雖如是存心。而造化茫茫。已早爲費格生預備道路。而藍巴德之預言。竟有時而驗。此燦爛徑寸之珠。其所含紅光。不僅變而爲火。抑且化而爲血。而首當其衝者。則費格生是已。

第一章

日本克拉郵船。以晚六時抵伯利斯笨。卽晚在船埠下碇。船身不大。其噸數在適中之間。先時嚮往來香港。伯利

斯笨。雪德尼。新金山等處爲貿易。亦時時下碇於馬尼刺各埠。後此乃改爲搭客之船。同時與之往來搭客者。有大船數艘。然克拉郵船獨爲搭客稱許。船主及船員。均日本產。其水手火夫。則雜用日本人。中國人。白人。新加坡人。馬來人。尤有馬雷尼種數人。船中人類。既雜。羣聚。榜前。時時爲喧鬨。而馬來人與中國人。常勝。然此次海程中。所有水手。雜白人甚寡。質而言之。蓋僂指不益。一手機房中。一卡急之蘇格蘭人。善司機。而於克拉郵船之機。尤習。雖日本人老於司機者。咸不能及。然其人好酗酒。故其位次轉較。日人爲低。前桅之前。有白種三人。其中二人。爲美產。嘗預是船海程已二次。其他一人。兩頰外張。其面極博。蓋新自雪德尼執役於船中者。至其人何。自而至。則其同事中人。皆弗知。卽喋血無厭之馬來人。亦弗敢研問。其人下船時。適當是船離雪德尼之前。詎其人一登船居前桅。卽與暴烈之人爲仇。中一人。爲馬來產。身材魁梧。殺氣盈面。嘗爲海盜。殺人於東方者也。此白人。則凝視之。然若媚相術。而靜相其面。人皆以爲怯。然此白人。乃故爲隱忍。以撩此馬來人之怒者。馬來人見其相視。耽作醜態。相對。乃暴怒不可遏。拔腰刀。逕前。斫白人。白人初不爲動。旣見其勢洶洶。乃徐徐起立。直造其人之前。張目凝視。良久。忽舉手擒馬來人。觀者愕然。第見白人高舉其人。若舉嬰兒。卽轉其身。舞其人於空中。良久。忽又擲其人地上。其人遂弛然而臥。不復能動。白人舉拳。偏擊其人之身。其人乃左右轉不已。白人罷擊。悄然回坐。故處。燃火就煙斗而吸。觀者見狀。閑然而散。白人則始終不言。亦不笑。馬來人旣倒。臥不能起。惟時時呻吟。以表己實。未死。自人則安然若無事者。先是。此白人遊雪德尼。可二次。皆爲白刃驚起。見赫然腰刀懸頭上。馬來人猶。

民權素集 第六

怒目橫視也。然馬來人雖如是。洶洶今則臥床中不能爲力。其一既爲白人擊傷。其肩他一人又嘗爲白人擊斷其臂。此後遂無敢再嘗試者。先是二美國人常爲馬來人所苦。今白人乃兩次戰而勝之。二美國人因陰白人權力之下。歡欣已甚。自人就寢。則爲之看守。白人因是遂居前桅爲船中執役。至其所以就職之故。亦未嘗吐一語。卽其爲水手之經驗亦不明告。第覺其人老於海行。且爲一良水手而已。日本人爲船主者。自甲板下覲見新來之水手。多才多能。初不料其人乃名馳歐洲。饒有智略者。蓋此備於船中之白人。非他。卽拉麻醫生。達於外科醫術者也。彼嘗在倫敦犯法。爲偵探勃雷克所困。遂冒爲美國富人白雷爾逃至革伯盾。(南非洲英屬地之首府)轉輶逃澳大利亞。埋沒姓名良久。後在雪德尼勾當事務。忽欲得一職業於船中。乃在船塢間招覓水手之職。初意不過藉是以爲旅行之便。非有所選擇也。彼之目的在赴香港。意謂此中苟覓得財物。則從此又可遠行。拉麻之耳目夙稱銳敏。自在船中時時留意。意外間事務。而是晚果發見。常人之所不能見及者。當日晚餐既畢。見無數搭客。大率自雪德尼及新金山登船者。多登陸一晤伯利斯笨風物。其中有赴伯利斯笨者。紛紛挾行李自去。其欲搭船他適者。則猶未盡至也。船中水手。得船主之允許。亦紛紛登陸。各覓行樂之地。以銷磨此數旬鐘之光陰。此時尤忙碌者。爲運貨之夫。搬移商品。一時之船中。而運夫上下之梯。則以一中國人守衛之。拉麻獨坐船中。不隨衆人登陸。蓋拉麻心中。并不及他念。但得郵船早離澳大利亞。便爲如願。拉麻治事既竟。乃燃其煙斗。且吸烟往日揮霍之狀。遂倚欄外望。可二十分鐘。忽見一馬車。得而至直下碼頭。停於近船梯處。車門啓處。一小

民權素集

年匆而下。卽付車值。別令一人檢視行李。拉麻自念曰。是人殆赴馬尼刺或香港者。遂復觀新來者行李。曰。此一大行篋。乃用於艙中者。一小行篋。二手袋。容物當甚夥。殆備為長途旅行者乎。是人或赴英倫矣。且彼來何早。此必急於欲行者耳。噫。若輩又何為者。蓋拉麻正觀間。忽見二人躡躅下碼頭。拉麻自念曰。此殆為中國人。然彼等作此態。何意。彼等果有事。胡為不昂然而行。今止步矣。彼等復在此矣。嗟夫。吾知之。吾知此。乍來之少年。必為若輩之目的物。然若輩如此。又何意者。拉麻觀時。見少年指揮役夫移箱入船。自向前行。為導。拉麻聞少年言曰。房艙二十號。少年言已。卽已閃入艙中。不可復見。第見追蹤少年者二人。隱綽上梯。就中國人守船梯者密語。拉麻自語曰。果為中國人。吾意是二人者。殆為司梯者之友乎。吾素知司梯者本一劇盜。在前施濟。輩中乃惟一惡物。今其人又與若輩為友。吾知茲事。當有觀察之價值也。拉麻且思且窺。中國人之行動已。而回首四顧。見無一人。遂不復倚欄。俯伏艙板。蛇行而前。近布船梯處。遙聞語聲。嗚咽雜轆轤聲。中隱約不可聞。不謂適有天幸。轉貨之轆轤。倏然停止。當此之時。拉麻適聞中國人所言。約十餘語。而轆轤聲又大作矣。拉麻既聞若輩語。復蛇行潛歸故處。憶所聞數語如下。

船房二十號。吾等偕行。唐和充水手。吾為搭客。吾等句

拉麻推究語意。不覺大疑。以爲此二華人。胡為追踪此少年。而至。又念此少年。乃寓房艙二十號。拉麻自語曰。是蓋明明有所爲。而至此。然而此事。究何如者。吾觀少年所携行李。及其形狀。敢謂其人部署極當。且其人亦不類。

民 權 素 集 第 六

蠢。蠢。之。富。翁。然。使。此。二。華。人。果。無。所。爲。而。來。或。爲。照。拂。其。人。則。當。其。人。入。船。後。亦。宜。行。矣。非。也。此。中。要。有。非。常。之。
目的。爲。此。二。華。人。所。瞰。者。據。華。人。言。將。以。一。人。爲。搭。客。又。一。人。爲。水。手。其。言。若。可。信。則。必。伴。其。人。爲。長。途。之。旅。行。
既。若。輩。設。計。如。是。之。周。此。必。有。主。動。之。原。因。在。若。輩。殆。欲。乘。機。以。制。其。人。矣。若。輩。既。設。心。如。是。則。必。緊。隨。其。人。弗。
失。一。步。拉。麻。乎。此。事。足。有。研。究。之。價。值。倘。華。人。將。乘。間。圖。事。則。吾。亦。乘。機。制。之。足。矣。今。且。往。覓。船。房。二十。號。果。在。
何。許。吾。亦。欲。一。觀。其。狀。此。時。衆。水。手。登。陸。者。已。紛。紛。歸。船。船。上。遊。覽。者。亦。盡。去。然。此。遊。覽。者。之。中。拉。麻。皆。視。爲。無。
足。疑。者。拉。麻。故。富。於。智。略。遂。於。無。意。中。詢。得。二。十。號。房。船。所。在。拉。麻。視。之。見。搶。房。在。船。面。之。右。邊。正。當。一。救。命。船。
之。下。房。之。對。面。則。爲。大。餐。室。入。門。處。拉。麻。觀。已。遂。回。前。桅。知。守。護。船。政。爲。時。尚。早。二。句。鐘。因。亦。不。眠。急。爲。部。署。拉。
麻。先。往。船。面。覓。得。細。長。之。繩。一。束。携。繩。回。前。桅。隱。繩。衣。底。以。防。爲。船。員。所。見。已。而。取。繩。出。度。其。長。短。後。得。一。條。其。
長。可。三。十。英。尺。拉。麻。遂。切。而。斷。之。隱。之。被。底。復。隱。無。用。之。繩。往。置。原。處。乃。折。回。前。桅。自。被。底。取。繩。出。每。隔。一。英。尺。
輒。打。一。結。及。竟。事。乃。啓。外。衣。以。所。結。之。繩。繩。之。腕。上。復。紐。其。衣。合。如。常。形。已。乃。脫。其。足。上。之。靴。蓋。船。中。水。手。大。都。
亦。足。而。行。故。不。招。人。厭。惡。拉。麻。部。署。竟。即。亦。倒。身。而。臥。至。夜。半。忽。聞。船。中。二。船。呼。聲。隱。隱。傳。入。前。梯。房。中。則。守。護。
船。皆。寂。寂。然。蓋。克。拉。郵。船。行。裝。已。備。一。俟。引。港。人。來。即。起。旋。矣。拉。麻。乘。間。求。得。一。看。護。船。面。之。職。即。與。一。短。而。博。
之。馬。來。人。爲。水。手。者。同。行。巡。船。面。拉。麻。遂。與。之。行。近。所。欲。至。處。即。回。身。令。馬。來。人。向。後。行。馬。來。人。聞。言。絕。無。難。

民 素 權 第 六 集

蓋馬來人震於此白人之力。萬事將順。不敢稍違。即時遵令向後行。至吸煙室之前。始止。拉麻見馬來人已去遠。乃環視大餐室門外一周。卽移步至大餐室之後部。立於馬來人相近隱光處。自船舷小圓窗內窺房中。見男客無數。羣聚大餐室中。或朋飲。或聚談。或相賈。或讀書。或觀望。種種不一其狀。其中有人來自新西蘭。乃從事收畜牛羊者。又有自菲及來者種植家數人。自北坤蘭來種糖者數人。自木曜島來珠工數人。中國富人之返國者。日本人之奇形怪狀者。此外尙有探險者若干人。拉麻寓於閱歷故。一一能辨房中人物而類別之。而拉麻所欲覓之人。亦卽於一見中得之。其人獨坐室隅。以酒和蘇打水而飲。其旁爲博局。作葉子戲。其人目注局中。見爲無意。繕之狀。拉麻初覓時。適見其人之面窺里。自念曰。此少年。并不雜華人中。爲賭博必非。其類可知。想此二華人。決非有關係者。吾今得計矣。度其狀必爲一少年英人。而受其雇主之重託者。倘吾同伴不相擾。吾必能察得其真相。拉麻因退走至船面空曠處。救生船之下。倚身欄杆而立。而馬來人與拉麻同行巡船者。時時與拉麻相近。及吸煙室燈火已滅。搭客各歸私室。此馬來人始與拉麻遠離。拉麻倚欄杆獨立。忽見足下有燈光直射入海。拉麻倚欄下望。則見發光之室。乃房船二十號也。拉麻倚欄立可十分鐘。禡自慶幸計畫之。當此時。馬來人巡船者。又復與拉麻近。已而復自遠去。拉麻俟馬來人一轉身。卽忙準備。自念此事茲險。然苟被覺。將見捕。則唯有赴水逃命。再圖自脫計已定。乃解衣褪腕上所綁之索。下而系其一端於救生船上。此救生船乃高懸於船面者也。索之。他一端則垂於船舷之一邊。拉麻又復環顧一周。卽爬出欄杆。兩手持索。索上故有結。以手握之。節節下降。此時。

民權素第六集

拉麻在舷外。足下燈光大明。自房船二十號之舷窗外射。其光時動。拉麻知此中之客。殆將預備就枕矣。拉麻仍續續而下。未幾。足指已觸舷窗外之銅鎖。拉麻得此。伸其兩足。各就一銅鎖。稍事休息。已而握索復下。則得舷窗。拉麻就而覲之。則見是室果爲二十號房船。且頃在吸煙室所覲見之少年。果在其中也。方拉麻覲時。少年正据坐。行篋上。一手持時計。撥動其機。已而納之枕底。忽起立。演爲手勢。其狀極異。繼而越門下。鍵取門後所懸之褲。伸手褲袋中。出一極利之手槍。置之行篋上。乃復就坐。自鬆其半臂之紐。探手胸前。攬得一物。出。乃一黑袋也。袋之兩端。有索環系。少年之類。少年啓袋。倒轉手中之袋。即見一物。自袋中落。其手上。拉麻在外。不能辨爲何物。旣而少年兩指間夾一物。而室中燈光。照其上。拉麻一見。目爲之迷。神爲之搖。幾於呼吸不續。蓋拉麻目中。若見室內少年手中火焰。益據其光。與電燈相映。躍然欲活。觀之良久。心中轆轤。頓起貪念。且恍然知彼二華人。所以踪跡。少年緊追弗釋之。故又知少年附克拉郵船。別有安排。於是決計因利乘便。攫取少年掌中之火光。遂復緣索而上。歸故立處船面上。念及頃所見事輒復心悸。幸此次下覲。未爲他人所覺。已而第二次叫聲動矣。拉麻知瓜代者將至。則歡欣無已。旣罷役。乃解去腕上之索。覓繩就枕。心中猶念二華人。將圖大事於克拉郵船中也。

第二章

翌晨。天色黎明。克拉郵船即起碇。行離海澗後。別無意外之變。引港者遂轉舵。直向香港而去。長行數日。船中搭客。及前桅水手。皆如常度。唯搭客中一人。從伯利斯笨。夜半登舟。其人爲中國產。狀貌極鎮靜。登舟後。嚴重自守。

第六集 素樓民

前桅中亦多一水手。然無一人注意。因如是之事。恆有之也。故前桅之中國水手。與深夜之中國搭客。常人眼中。曾若無睹。獨拉麻嚴防此新到之水手。時時注意。及之以爲是人。或將與深夜之搭客。交往拉麻。已知夜間所見之寶珠。即爲此二華人所根求者。逆料舟抵馬尼刺之前。此二人必將求得一還。以圖是珠之落手。於是苦思力索。想成條理。此二華人果若之何。圖計耶。意必令僞爲搭客者。乘間行竊耳。至其果然與否。則拉麻亦不能自信。唯知是二人者必詭計百出。以求計畫之實行。若欲爲抵制之術。唯留意伺之而已。拉麻預料此爲搭客之華人。必於晚間入二十號房艙。盜得寶珠後。即交與其同黨。僞爲水手者。唯此二人中必有一人力攻費格生。(蓋拉麻於晚間逗留船面時。已發見費格生爲少年之名)。此事若成。則費格生計無復之。獨有仰天長嘆。葬身海魚腹中耳。此後拉麻遂注意於費格生。然費格生則絕不知有人從中注意之者。拉麻自念所圖之事。必不爲二華人所疑。蓋事實上固如是也。此時克拉郵船正隆隆而上。正如舟中圖謀者之孳孳弗息。不謂奇峯突起。凡二華人所計劃者。全歸於失敗。而拉麻亦入於危險之一途。蓋兩日以來。天色墨然。陰雲四合。有風自西北吹來。刮水面而至。波成微漪。已而天氣漸濃。微風不息。舟中人識水性者。咸翹首望天。若懷重憂。以舟行前途。有大礁山迎面。其險至不可名狀。船員恆近望遠鏡窺伺不已。船主則力圖至多耳。海腰以避此險。然而已不及避。計遇難之日。距離伯利斯笨才五夜耳。當時搭客聞警。紛紛各歸其室。僅一二人猶留吸煙室。迨日落西山。天氣愈益濃厚。密晦海面。舟中馬來人。素習於海行。至此亦臥而狂喘。前桅之華人及新加坡人。出外觀天。目光頓無神色。此時

民 機 索 第 六 集

耳中隱隱聞呻吟之聲。有人低唱聖詩。其聲隨風越海面而去。已而聲漸高漸響。衆人聆之。恍惚若造物之主驅車轔轔而至。而其前驅號筒之聲。進而益烈也。此奇異之聲甫至。忽聞大聲發於甲板上。其音如雷。全舟皆聞。其聲則船主發號令也。衆水手聞聲。若夜半驚起。狂跳而興。頑往遵船主之令。蓋其時舟已斜趨向大礁山而進。故船主令衆水手努力與風濤力戰。以過此險。舟行續續而上。然此時風逆已甚。舟忽後退。第聞風聲呼呼而號。而其後之事。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船面之物。凡未皆繫住者。皆被狂風捲入海中。有二華人一馬來人。被風吹起。亦跌入海。船中最大之通風管。吹落如敗葉。船身爲風所迫。震蕩不已。雖竭力支持。終以風力猛。被刮入滔天白浪中。回憶頃者之先。固猶是千頃一碧之水。今則其勢洶洶。然無論船中鐵機。勇敢水手。均不能引船與造化爭。一日之長。亦無人能知。克拉郵船。今果何向。卽船主亦唯保船令勿沉。徐待風潮之過而已。未幾一宵已過。風潮似已漸靜。似造物稍事休息。果也不轉瞬間。狂風大作。水聲浩浩。而尤令人永不能忘者。則爲一珊瑚礁上之浪聲。天色漸明。波光爛爍。船爲浪所驅。續續向珊瑚礁而去。此時礁下盡爲水沫所聚。遙望若爲一行白線。而冥冥之造化。必欲驅是舟過其下。風波旣烈。舟人唯盡力決戰。冀免沉淪。舟中自船主以下。咸執航務。令船向正路而進。蓋舟中人見礁石及小島星羅棋布。一旦入其中。則結果遂不可問。衆搭客皆震恐。羣聚客廳中。惟膽力甚偉。敢冒險者。猶立於狂風刮面之船面上。東西窺望也。未幾。夜色又起。風景曾無少殊。舟仍逐浪而行。而風聲益厲。自西南而至。時方十旬鐘。復聞澎湃之聲大作。船主急令放舢舨。然衆人咸以爲無效。已而試放一舢舨下水。

集六第素權民

則頗播已甚。水手中習於海者，輒遵命下舢舨，獨一人不行。此人爲二魁，傾誠默之白人，而執前桅之牛耳者也。當衆人下舢舨時，此人卽溜至船面，直造各房艙之通路，行經甬道，轉入船之左方，覓得房艙第二十號，側耳傾聽，室中良久已乃轉戶樞，推門而進，足甫及闌，忽見一極可怕之象，觸於眼簾，但見行簾上臥一人，其人卽費格生也。費格生之旁，尚有一人，拉麻。一見覺船破船沉，皆不足道，乃舉步直入其人方，俯身費格生之上，聞足音至回首，一顧，則華人爲搭客者，見一高大之白人，入乃大怒而吼，一手持馬來刺刀，而費格生喉間有紅色污痕，知刺刀之用，卽爲此耳。而紅光珠至是固已着血點矣。拉麻植立視華人，目光洶洶然，徐徐前進，直至室門大開。拉麻以足趾跌之，令門着牆，卽以背倚門。華人大言曰：汝何爲者？拉麻乃開顏而笑，殆登舟後第一次也。拉麻曰：吾問汝，汝又何爲者？指費格生曰：此又云何？華人曰：汝何人？乃見問及此，拉麻曰：茲且勿問。此人旣被殺，而汝手利刃，俯身其上，刀間血色，般然意者，汝爲其人項間所懸物耶？拉麻言時，聲音頗柔，華人聽之良久，始辨所謂益大怒，如雷，遽舉手中刀直擊拉麻。拉麻屹立俟華人之呼吸，且及其面，乃疾舒臂對此華人，如前在前桅時治馬來人者，先以左手緊握華人右腕，又舉右手，叉華人之喉，已則緊夾兩脰，防爲所震，二人遂齊撞房艙門上，拳腳交加，已而互扭而轉，竟忘行箇上一人長眠也。此時風波震盪之聲，已入耳中，而船房之上，搭客足聲雜沓，蓋衆人正下舢舨入水也。然各舢舨雖已下船，實無一舢舨得離船他往。一舢舨遭浪擊，蕩入船邊，已而浪再至，舢舨碰船而碎，宛如蛋殼，各舢舨亦相繼而沉。祇賸兩舟，乃船主留而未放者。衆人乃大怖，恐盼救星之至，蓋以風勢益

民 素 集 第 六

惡轉瞬間。浪將劈船碎矣。船既浮波心而珊瑚礁邊之浪聲澎湃愈烈。船之舵爲水草所叢繞。船底水輪亦杜塞且滿。當此危急存亡之頃。而船腹中尤有二人力戰。若狂瓦圖勝利以爲擇得紅光珠之計。拉麻身長力厚。勝華人遠甚。然終礙手者。則以華人手中仍持利刀。弗釋也。拉麻百計用力奪去其手中之刀。然華人手持之甚堅。不可動。拉麻知敵人之手一得自由。則其手中利刀即得效用。此時二人正戰於門次。拉麻用力猛覺筋肉爲之癟。痛然仍堅持弗釋。力推其敵人於門而盡力舉其左手。撲敵人右手者。令向上舉。漸舉漸高。敵人右手持刀者。刃尖向後。及於門上。拉麻熟視敵人之面。忽推敵人離門。力推其右手向後。已復猛推敵人於門。敵人之頭遂着門。敵人乃大怒。以頭着門時。既爲之一震。又以手中利刀大半推入門板中。不得拔出。於是目光耿耿。然現懼色。拉麻見狀。知其人氣馁。乃盡平生之力。久其人之喉。華人正無奈忽與拉麻同倒。地板上。聞巨物碎裂之聲。船身亦顛動。首尾皆震。已又聞狂叫之聲。拉麻大震。知慘劇將至。蓋克拉郵船已觸礁矣。然拉麻雖知死在俄頃之間。仍不甘棄前功。復與華人力鬪。已而覺華人已不能動。蓋華人倒地時。額上已受傷。昏然無復有知覺。拉麻疾起。至行竈。臥費格生處。兩手瑟瑟然。覓前此所見懸費格生類上之袋。已果摸得。乃大樂。亟解費格生之衣。取袋出。并解袋上所繩之索。啓袋口。倒轉之。令袋中珠入掌中。略然骸視。久之。以手撫之。復實之。故袋中。并袋藏裏。衣衣囊中。回顧華人正俯伏地板上。乃慨然出門。則聞船面上衆人叫聲劇烈。拉麻知克拉郵船已無完全之理。然猶引目四盼。若室中之風。忽又轉念。返身向二十號房船。掄指徧搜費格生及華人之身。撫所有盡入私囊。部署既已。

乃取房中所懸救命圈套入腰間復出門甫舉足覺船身既起復落碎裂聲清越入耳此時全船電光盡熄而怪呼聲嘆息聲咒罵聲同時並起水已汨汨而入碎裂之木材亦隨之而進拉麻力揮臂首出船面則見淒涼滿目克拉郵船已別無問題水手與乘客力爭遺留之二小舟聲勢洶洶然仰首前望皆爲破船之礁石後顧茫茫則墨然海水耳此時船已觸礁無可施救拉麻智海事知此爲生死一髮之間卽小舟亦斷無瓦全之理四顧船上人會見頃刻入海中而已乃以手撫胸忽念身懷寶珠自以與人不同必得策求生苟見有可以逃生必盡力以遂所願乃擡頭望前途水沫怒放形成白帶之狀惟其右方白帶中斷拉麻心念其斷處當爲一峽苟得泅抵其處而經過峽中逆料其他一面之水當不若是其厲拉麻念至此復回首四顧覺無善地足以存身知頃者所圖乃僅有之希望惟生機至微然而決意爲之乃至船之一邊跳身入海中逐浪而去未幾竟盪至水沫成帶之斷口處。

(未完)

小說 花開花落 (續第五集)

(七) 懷觸先人訓 懷絕哭親行

雙熱

可憐哉佩芬有如小鳥宛轉依人其身世之淒涼何如也其姑母老矣劇有人情視佩芬如己出臥榻之旁許其鼾睡佩芬每感激至於零涕無以爲報報之以力恒爲姑家服非一日勞至靜夜登牀時輒下思親之淚嘵語其姑曰天生我何爲我乎實一不祥之物也墮地十日慈母見背年事方青阿父又棄儂長逝而華屋良田又復相

民權第十六集

隨物化天生我何爲哉。天生不祥之我何爲哉。言次嗚嗚而泣不能仰姑亦歎息曰烈烈蟲蟲家世忽有如是之一日誠可痛心然吾知汝甚曠達勿自怨自艾他日擇天而戴後福正未有量也。

佩芬之依其姑也身外無他長物田五畝書一束耳佩芬於窮愁抑鬱之中輒小隱書城與翰墨親然重溫舊書阿父之手澤存焉則又廢書而泣欲以解愁轉增忉怛兩行熱淚每點綴於字裏行間一日讀漢書一卷初開無意中得一紙書則其遠祖花杰詔子孫之文也文曰

予掇科至翰林爲官至御史亦足自豪矣然服役王家無異奴僕所養喜膝怒淵朝不保夕予以彈劾權貴黜守重慶旋由鹽茶道遷江西藩司拾級而升爲廣西巡撫時長兒詠春次謙春又次訥春皆由科第作監司人皆以爲榮豔羨勝於口舌然予視高官味同雞肋未嘗作驚馬之戀而有投鼠之忌予在廣西骨鯁如故復以揭參親貴褫我衣冠頻年宦海浮沉一旦田園歸隱始知家庭燕息真安樂窝也予乃馳書速兒輩掛冠歸來共享偷常之樂並手李二曲集而詔之曰若曹試推想二曲當時可知國初殺戮之甚自愛者裏足不敢登小朝廷而稱臣二曲負人望小朝廷欲沾親賢之名羅而致之二曲無意出山有心解組再三求去如坐荊棘中蓋以宦況苦而宦途危也若曹乎亦知滿清入關纂奪明祚乎亦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慘無人道乎吾家原籍廣陵十日之刦遠祖『如錦』公身親受之幸得餘生虎口竄避武陵孑然一身望故鄉而痛哭蓋一行骨肉十九胥於虎吻能無疾首痛心視君如寇仇乎苟繩以春秋復仇之義不當與小朝

廷共戴一天也。而吾曹乃釋然若忘。甚至仰其鼻息。戴其衣冠。食其俸祿。遠祖有知。當怒髮冲冠矣。自今伊始。當與若曹共懺悔於祖宗在天之靈。勿許學馮婦下車子張干祿。不妨世世生生以布衣終也。三子者皆唯唯。雖然吾恐數傳而後或有改先人之志者。予故筆之於書。永永詔我子孫。俾奕世遞相戒勉。

佩芬之父韻笙。納春孫也。韻笙學優而不仕。亦守先人遺訓耳。而佩芬聞「杰之遺訓」。忽喟然歎曰。使阿父而服官。則一般勢利者流。必有所忘。憚一旦作長眠人。其餘威猶足以懾羣小。何至家畜野狼。行如盜賊。胠予篋而席予資乎。而煢煢弱女。何至困厄如鷄鵝。幾無一枝之棲乎。思至此。則又放聲而啼。是日適爲寒雨清明之斷魂時節。佩芬以麥飯紙錢。祭其祖宗父母。於是盡情一哭。血淚杜鵑。佩芬慟矣。

予前書不嘗言佩芬能詩乎。渠自遭家不造。情懷大惡。詩料不佳。疊疊心聲。都含酸意。人苟讀之。不啻摩掌。嗟。碑也。嘗賦哭親行一章。錄如左。

我生命不辰。失恃復失怙。妹弱弟孤。孤伊誰憐。門祚戚族。忤且豪。垂涎非一朝。焚身象有齒。微土鵠無巢。嗚呼哀哉。雙親死。孤雛小。弱羣虎視。甲作長蛇。乙封豕。炎涼世態。竟如此。陳尸堂上。無人收葬。孤兒索故紙。故紙堆中。多田園。入人之手。我心酸。親亡產破。孤謙撫。親死有知。心不安。悲哉戚與。族人情多反覆。薄葬親骸。骨厚收親田屋。揮手逐孤兒。孤兒悽何之。斷腸風雨夜。枵腹費炊時。弟妹煢煢各淒楚。心如蓮子。心苦羞澀。偶尋告貸。門可憐。家犬如虎。奮呼弟妹不如歸。我身雖伏心雄。飛居恒抱有男兒志。安肯牛衣泣式微。一腔悲憤。

民權素集第六

手陳情鳴之於官。訟於庭不憚我文。憲我事見者爲之感歎頻。感激詳。軒賢郡守呵斥羣頑如叱狗。挽回餘地。慰孤兒老屋三椽。田五畝。事定羣頑怒且怨。欲食我肉。眦睂明。黑夜飛來空空兒喉。以白刃來相見。一擊不中。天相子不祥之屋不可居。弟妹夜驚如見鬼。我不避賊。賊常狃孤兒弱女。依人字顛危。到此復何語。仰天掬淚。問雙親。笑後生男先生女先生。男今成人。羣小何敢肆食指。豈容伸吁嗟乎。人去春長。在花開草又青。此身願化隨風蝶。栩栩飛棲父母塋。

著者曰。花杰調其子孫之文可當得一則官場現形記。此老非第明哲保身已也。雖謂之理想的革命家可也。

花杰之言多機警處。又多痛快淋漓之句。說得厚祿高官直是一錢不值。一般官迷當爲之齒冷。著者又曰。佩芬之哭親行真絕妙好詞也。然而人許其才。予悲其志。斷腸詞裏如聞哭聲。我從來心硬然亦不能卒讀之也。

佩芬自稱曰。不祥之物稱其所居曰不祥之屋。此無賴語也。然足見其悲憤之深。旣惜其父不會做官。又惜其不先生男。此皆閱歷之談也。蓋大千世界之人情善欺平民。善欺弱女子。韻笙身後之一敗如灰者。病在身未爲官門無壯丁也。佩芬之言是也。

小説滿腹干戈（續第三集）

奢超
(未完)

本來楊水心生日。那親友人家。也有送戲的。也有送唱書的。也有送戲法的。至少要鬧了三五天。爲了這一件勾當。大家一齊掃了興。而且哄七哄八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一位焦仁槐。一來是爲了他女婿的事情。不得不趕去了。結再遲生。怕要鬧出事來。二來是這幾千銀子上頭。他的進帳也不小。只要梁夫人一聲答應就好。一五一十的摺入腰包了。所以仁槐這日一面打發討債的去了。一面又懲了梁夫人好一回情。到了夜席一散。便飛跑的回家裏去。這些親友們好像掉却一個頭腦兒。又曉得水心的肚裏很不耐煩。也只好一齊散去。到了次日。水心只是吁聲嘆氣的。梁夫人又來勸戒一番。說道生兒不着。也是前世欠他的債。只好置之度外罷了。一味氣他。難道躡踢自己身體不成。水心說道。我本來把兒媳當作旁人看的。偏是你今天愛這個兒子。明天愛那個兒子。今天愛這個媳婦。明天愛那個媳婦。弄得他心裏恩恩怨怨。鬧出不平。我想做爺娘的也須有一副眼睛。若是好的兒子。自然要管他。遇到若是不好的兒子。雖然是自己生他出來。沒有話說。就是他撒下饑荒。也只好替他了。結不過總要有個儆戒。若是一味替他瞞過了。爾我不要緊。你想想他兄弟道中妯娌。道中心裏怎麼樣。我今問你。你究竟替老三了却多少饑荒呢。梁夫人說道。不說起也罷。說起真淘氣。我是一副好心肝。總想他做一個不貳過的人。所以第一次替他了結。倒費銀子三四千。後來二次三次。我何曾肯那焦親家總是婉婉轉轉的說他。也是運上之故。如今既撤下了。不該他了結。便是礙着祖宗父祖的臉面。橫言堅語。入情入理的。而且他的媳婦兒。平時也非常聽話。到了這個時候。也替他丈夫哀求。我才留着他二人的臉面。替他還過七八千銀子。不是這。

民權素第集

樣。我。也。不。是。老。佛。婆。那。裏。有。許。多。慈。悲。心。呢。水。心。道。你。幹。的。好。事。我。且。問。你。你。既。然。替。他。了。却。許。多。饑。荒。你。可。曉。得。他。這。些。銀。子。從。那。裏。化。去。的。呢。梁。夫。人。道。你。真。老。糊。塗。那。裏。幹。着。好。事。自。然。逃。不。了。嫖。賭。兩。種。水。心。又。道。你。既。然。曉。得。他。不。是。賭。定。是。嫖。你。曉。得。他。軋。上。了。什。麼。朋。友。染。夫。人。道。這。除。非。焦。親。家。仔。細。曉。得。你。問。我。我。又。不。同。他。去。賭。同。他。去。嫖。那。裏。曉。得。呢。水。心。道。照。你。說。來。老。三。去。賭。去。嫖。還。是。焦。親。家。包。管。他。的。我。也。曉。得。焦。親。家。不。是。好。人。你。爲。什。麼。這。樣。信。他。梁。夫。人。聽。了。這。語。急。的。跺。脚。道。你。越。發。老。糊。塗。他。好。好。的。替。你。兒。子。了。事。情。時。常。說。道。這。種。淘。氣。兒。子。也。是。前。生。欠。他。的。債。親。家。公。是。清。閒。慣。的。不。要。教。他。知。道。免。得。心。裏。難。過。他。如。此。存。心。你。倒。反。咒。他。起。來。真。是。世。間。說。的。是。好。人。斷。斷。做。不。得。水。心。道。莫。說。好。人。歹。人。我。且。問。你。你。知。道。昨。天。的。事。沒。有。梁。夫。人。道。那。有。不。知。的。道。除。非。你。天。崩。也。不。管。地。坼。也。不。管。只。曉。賞。花。看。書。我。是。命。裏。帶。着。辛。苦。來。的。沒。有。這。種。清。福。水。心。道。照。你。口。氣。那。焦。親。家。又。要。替。他。了。事。情。去。了。這。件。事。情。究。要。拚。着。多。少。銀。子。你。可。不。要。瞞。我。我。橫。豎。不。管。就。是。了。梁。夫。人。道。我。是。決。意。不。再。替。他。了。結。昨。日。焦。親。家。進。來。說。道。炎。三。真。淘。氣。不。知。在。那。裏。又。撒。下。饑。荒。碰。巧。今。天。是。親。家。公。壽。日。大。家。正。在。高。高。興。興。時。候。他。們。良。心。壞。的。不。知。聽。了。那。個。軍。師。頭。故。意。來。打。破。頭。兒。如。今。事。已。如。此。我。又。只。好。替。炎。三。向。親。家。夫。人。再。怨。個。情。兒。寵。了。我。說。道。那人。進。來。的。時。候。他。老。子。看。見。了。沒。有。焦。親。家。說。看。却。沒。有。看。見。聽。是。隱。約。聽。見。的。被。我。三。言。兩。語。遮。嘴。過。去。也。寵。事。到。如。今。再。不。去。了。結。又。怕。不。成。功。我。問。他。照。你。說。來。這。饑。荒。又。撒。下。多。日。了。他。說。提。起。不。得。前。十。天。的。時。候。有一。羣。人。到。我。家。裏。來。內。中。還。夾。着。幾。個。破。粧。

民權素集

燕說道金先生有一件事情要勞煩你。我問他什麼事。他說楊家的炎三虧我們三千五百兩銀子。立有親筆借契。如今過期了。還沒有來贖。你是他的泰山。而且楊家最相信你的拜託。你趕緊去關照一聲。究竟來贖不來贖。該我們一個回信兒。我說這種事我那裏管得。你們自己問炎三要去。他欠你們的債。又不是我欠你們的債。干着我甚麼事。他說不是。這是我們心思。不要與炎三鬧成事體。所以來借重你。既然你這樣說。狠好。不過到了後來。還是要勞着你的。說罷便一闋而散。我的意思炎三的饑荒。還是了不清了却一批。再有一批來。我從前是想他改過。一有風吹草動就來對親家媽說。如今我的心也死了。要想他好除非海枯石爛。斷斷無望。況且親家公生的兒子也不少。如果個個照炎三的便成怎樣。我雖是炎三的岳丈人。也須替他們兄弟中大家想想。如今被這般壞人鬧破了。倒覺着利害。一來是親家公一經知道。便要過不得門。二來是炎三親筆寫着契據。便是打成官司。也圖賴不得。所以這件事祇好勸親家夫人援一援手。從今之後我焦仁槐如果再來替炎三向親家母討情。親家母就不要當我人看。你請想想。楊家的事。管着姓金什麼。總究是兒女情況。弄得這樣低頭。便是石心人也祇好答應他了。水心聽了。猛點幾點頭。說道。好好銀子是小事。不過我楊水心一世不罵人。一句如今生了這淘氣兒子。被人家聲聲口口老雜種。老雜種。罵個痛痛快快。這都是你從小砒蠟藥兒子的功勞呢。梁夫人聽了這一番話。幾乎不服起來。轉折一想。他老糊塗不過。是不理朝綱罷了。至於縱容炎三。我却難以辭咎。但心上總不自由。便狠狠的對水心說道。我是不懂家務的。也不會教訓兒子的。你既然有了這個主意。何不教訓教訓老。

民權素集 第六集

三殺一殺他的瘟氣長一長你的家風免得人家罵你老雜種呢水心說道我如今倒也不得不管只求你不要包櫈就是說罷便拿起一本孔子家語來順手翻閱過去了。梁夫人知道他素來的脾氣也不與他兜搭就出來將方才所說的一番話兒講與第三媳婦兒一聽那媳婦是狠聰明的當着婆婆卻單說老三的不是也怪不得公公動氣把個梁夫人又哄得不亦樂乎心肝長心肝短的叫個不了這件事也就風平浪靜了却說水心自此之後心上便惶惶不寧起來要想什麼好偏又不得什麼主意只是皺着眉兒瞪着眼兒懶茶懶飯軟手軟腳想東想西踱來踱去像瘋人一般心裏想道我的心地上是一絲不掛的假如沒有子孫豈不落個乾淨偏巧又生出許多兒子來生兒子也罷爲龍爲蛇爲馬爲狗橫豎不干我事偏巧又配個多事的妻房來他多事也罷只要他能够把兒子個個治服了豈不是一件大快事無如他一心想治服他偏不能治服他俗語說的好酒娘甜害着酒兒酸有了爺娘偏是兒子的壞處我若把兒子一起趕走了他又犯什麼罪想來想去正不知怎麼樣才好這個時候正在日影微黃簾波淺碧花魂睡去雁跡歸來滿屋子裏蟻蟲無聲惟窗上鸚鵡嘻嘻唧唧好像替主人破岑寂一般水心獨坐無聊忽竹簾啓處一小丫鬟持木樨花入替水心插入瓶中水心問道這木樨花是那裏來的小丫鬟道是自己花園裏的今天樹樹開了滿園金色好看得狠老爺何不去賞鑒賞鑒呢水心道我正想尋個樂意兒也好你在此替我添香我去去就來說罷跨出書房從東廊一帶向花園裏去剛到轉灣角門上不意遇着一人飛跑過來掃水心一個滿懷幾乎把水心掃倒水心定睛一看那人身穿湖色竹節花羅小夾衫

民 樓 素 集 第 六

袖。左手上織着一件妃色牡丹花羅長衫。好像要急急出去的樣子。不是別人。正是逆子炳炎。水心不看見。也罷。一看見便眼中冒出火來。哼的一聲。把炳炎喝住。炳炎連忙止住步兒。垂手叫一聲。爹爹。水心道。你好。你好。你隨我來。水心掉頭走。炳炎隨後走。將到書房門口。不過四五十步之間。只聽見一陣鶯鶯之聲。自竹簾斜穿而出。說道。我比不得你房裏的秋香。我是要告訴老爺的。打你個屁股。希爛說猶未了。水心已走近簾前。故意咳嗽一聲。只見簾內竄出一人。從水心側面飛跑而去。水心見是炳勳。亦不懂他作什麼。隨步跨進書房。把添香的丫鬟一看。兩頰上還像柿子一般。說聲你去罷。那小丫鬟也就出去了。原來水心喝住炳炎。只爲那些勾當。要想重重的教訓他。不意到了這個時候。氣上心來。連一句話都說不出。只是坐在藤椅上。亂顛。剛要開口。那梁夫人又進來了。說道。何苦你年老了自己保重些。這種不肖子。孫好管。他管他不好。管他任他去做什麼。橫贊人生世上總保不過三代的大不了。把你祖宗的老骨頭嚼完了。也就完了。水心聽了。顫巍巍的說道。我不要你來做保中。我今天一定要治死他。有了這種兒子。倒不如斷絕祖宗香火。落個乾淨。那炳炎到了此時。却止垂手立在几旁。不言不語。亦不哭。正在不可開交時候。只見門上老家人送一封書信來。呈與水心。說道是金家專差來的。要聽回話。梁夫人雖然猜着幾分。一定爲炎三的餓荒。却也想不到這樣利害。便道。有什麼不了的事。你且把信中言語細講與我。一聽水心道。你來乃用食指向信上字點定。口中念道。

今日有破乾黨符岑胡義等聯名控告尊府抗債不還。并涉及弟名譽。縣上雖未批准。然勢甚洶洶。念若輩均非好人。既來必有目的。不可不為準備。用特匆匆函告。至其內容若何。容詳探面盡。人心險詐。至於如此。良可慨也。

民 機 紴 集 第 六

梁夫人聽了這一番話兒。却也擔起心事來。皺眉說道。這却怎麼辦。回過頭來剛巧碰着炳炎。不由的哼一聲。說道。炳炎。你好。你如今害了祖宗爺娘。拆這個名頭兒。你還有人心麼。那炳炎也撲簌簌滴下淚來。對着他父親跪下說道。這都是做兒子的不是。還望爺娘恕我這遭。下次決不敢荒唐了。水心點頭道。也罷。我也不願意治死你。你去罷。炳炎此時好像監候犯。逢了大赦。假意抹着眼睛一步一步的出去了。水心隨喚進老家人吩咐道。你去。對姓金的專差說事情我都曉得了。我心裏氣得發顫。手上寫不出一個字來。究竟這件事情是什麼起因的。請他們老爺千萬光降一次。我要問過明白才好定個主意。你去。去快去。那老家人自行回話去了。水心又對梁夫人道。你那日不是說過嗎。既係答應焦仁槐拿三千五百兩銀子去了。饑荒宜乎可以無事。為什麼又鬧出這起公案來。在你是素來相信的人。一定相信他。也不識他奸惡。不奸惡。依我看來。焦仁槐一定在這個上頭打些算盤。以致未能了結。本來當庫書的習氣銅錢。自然要緊。不過受人之託。也應該覆個信兒。況且楊家的債。楊家自願清償。不願折扣。要他姓金的滾。什麼湯鍋裏水。此種親眷會奉承。會當差。好是好。不過如今就吃着他的眼。前虧了梁夫人嘆一口氣道。照你說來。還是情理上事。討債的竟有可說。也不至於涉訛。依我看去。一定是焦親。

家。包。管。圓。賴。要。想。制。服。他。們。以。致。他。們。負。氣。不。服。聯。名。控。告。你。看。他。的。信。上。不。是。說。涉。及。他。的。名。譽。嗎。水。心。點。點。頭。

滑稽

新舊婦人

(未完)

塵因

暖天兒又晚了。馬路上電燈已漸漸放光。怎麼還不見女兒回來。真是古話說的好。女大十八變。人人大心大。我也是沒有法子。這句話我又說回來了。也是運氣不好。偏偏遇見這個時候。要說什麼文明自由。什麼平權平等。許多花樣。害得他頭也不梳。打着一條辮子。腳也不裹。拖着一雙靸鞋。我活了五十六歲。從來沒曾看見這個樣兒。我要想說他幾句。他又說什麼侵犯他的自由權。可憐我是垂死的老太婆。祇有一兒一女。那裏捨得同他們碰樣米碎呢。

咯咯噠……咯咯噠……王老太太坐在房裏。咕嚕他的心裏話。忽然聽見這樣聲音。登時叫他的小媳婦道。阿毛。阿毛。連叫了四五聲。總沒聽見答應。那邊咯咯噠的聲音。疊連叫個不住。自己就移動了拳式小腳。一拐一拐。走到米缸旁邊。抓了一把米。然後走到鷄籠面前。把米灑了過去。只聽撲……撲……飛了幾隻黃毛老母鷄出來。王老太太一面走一面說道。乖乖好兒子。好寶貝。走到鷄籠旁邊。伸手向鷄窩裏一掏。就掏了三個鷄蛋。歡天喜地。不知道怎樣玩弄纔好。剛走到他小媳婦簾下。忽然一失手。拍的一聲。手中的三個鷄蛋掉了一個。在地下跌了粉碎一般。心中不知道怎樣難受。這一口氣兒。又不知道在那個身上去發。恰恰聽見窗兒裏面透出一種聲音。

氏 樂 素 第 六 集

好似打雷樣兒。王老太太就從窗兒眼裏看去。纔曉得是他。小媳婦躲在床上偷睡。懶覺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氣向。胆邊生三步兩步跨進門去。大喝一聲道：該死的丫頭。一天到晚總是吃飯睡覺。我看你這個樣兒。到不如躲在他棺材裏面睡他一個長年。孽罷。王老太太一肚子的怨氣。就過在阿毛身上。說着一手扭着阿毛的頭髮。一手在他臉上橫七豎八打了有一二十個耳刮子。可憐一個小媳婦。遇着了老婆婆。好似老鼠見了貓兒魂已早飛。到天邊去了。所以阿毛被王老太太打得同獅子滾繡球一樣。再也不敢作聲。

叮叮叮門鈴響。咯吱一聲。閃進一個人來。問他是誰呢。頭上梳了一個盤辮子的風涼髻。鼻上架了一副淡藍色的金絲眼鏡。却是吒力克凸光新式樣兒。穿一件月白薄羅衫。緊一條月白薄羅裙。蹬一雙白色象皮襯底鞋。袖兒短短的。貼在胳膊之上。襟兒窄窄的。把腰綑得同鐵柱一般。腕上扣一個金錢鎖。指上又帶了兩個麗華洋行買的什麼金鋼鑽寶石戒指兒。項下掛了一串豌豆大的寶素珠。左手提一個緘錦票夾。右手握着一把繡花白紗牙柄傘。挺胸凸肚走將過來。還有一陣香風。圍圍把他圍住。更有一種最好看的所在。就是他那項上領兒。足有五寸多高。其中扣子密密的。足有二十來個。把他那一副臉兒不過露出了有瓜子大小。真是應了古話美人總是瓜子臉兒。閑話休提。這人就是王老太太的大小姐。名兒叫做自新。是他自己取的。當下走進門來。將傘放下。向着王老太太恭恭敬敬鞠了一個躬。叫了一聲姆媽。轉身看見弟媳婦。連忙說道：阿毛妹妹。這又是爲的甚麼呀。王老太太連忙就把原由說了一遍。自新便道：阿毛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曉得我們中國做了五千年。

的睡獅就是我們二萬萬女同胞也是在這裏做夢現在好不容易開通些兒你還在這裏睡懶覺難道你就沒有沾一點文明氣嗎王太太連忙攔道你又是這些新花樣來了他現在就壞的不像樣兒你如若再教他什麼文明什麼開通他還要上天呢自新道媽呀這句話你老人家說錯了文明開通乃是他的自由權父母不能干涉他的如我們年紀輕輕的人正要想做點事業那能像你老人家整天咯咯咯敲那個木魚念些什麼摩訶薩呢再不然養上一羣鷄整天飛上飛下連棹案上都屬的有屎也太不講究衛生了王太太聽了這番話大怒道你居然說老娘了你不曉我們婦人家這女婿外甥鷄三樣就是性命嗎你偏要說你的新鮮話我看你連應該知道的鍋頭灶腦針頭線腦沒有一樣是你擎手到如今針也不會拈打一個補釘還要去用機器看你後來出閣怎樣的做人家媳婦去啊自新接着道你老人家越說越沒有範圍了照你老人家所說的事皆是當人家奴隸做的像我這樣文明人我豈肯做那些小事若要問我擎手事兒我在學堂裏那一樣不比人強不說別樣就是音樂體操每回大考總是一百分那像你老人家三個錢醬油兩個錢醋整天咕哩咕嚕真是阿毛這個糊塗人經得起這樣麻犯要是我呀王太太道是你怎樣呢自新道要是我便要家庭革命王太太大喝道新丫頭你這東西真是反了天聖人說得好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你膽敢在我面前說出這樣話來難道你不怕天雷打你嗎你又不怕死在陰間閻王要來敲牙割舌嗎你一言我一語嘆噓越說越大居然吵將起來隔壁有一個李二嫂正在那裏紡棉花忽聽東牆有吵鬧的聲音知道是王家母女連忙丟了紡車甩開一雙大

民 樂 素 第 六 集

腳跑過院來。這時阿毛也向竈下燒開水去了。李二嫂見了王氏母女問起根由。各人皆說了一遍。王老太太當時氣得撲簌簌的眼淚流將下來。自新向李二嫂道。你看他老人家還沒說上兩句就哭起來了。李二嫂道。小姐這句話却不是這樣說的。我們婦人家原來有五樣秘傳法子。無論大家小戶都是這樣規矩。像小姐學堂出身或者不知道也是難怪。自新道。是那幾樣呢。李二嫂道。說來也狠容易。就是那（一）哭。（二）餓。（三）睡覺。（四）剪頭髮。（五）上弔。自新道。原來是這五種。但是這五種之中我只贊成一種。李二嫂道。是那一樣呢。自新道。就是剪頭髮。我的頭髮早晚也就預備把他剪了。李二嫂連忙道。小姐你聽錯了。我說剪頭髮是說婦人家與人吵鬧走上来。總是一哭看再不能下臺就氣得飯也不吃若是氣大的就蒙着被兒拚命睡去倘若與他丈夫吵到萬難下臺之際只好去剪頭髮出家當師姑去再不能罷休。一條麻繩子扣在床背後。自新道。這做什麼。李二嫂道。就是上弔去尋死呀。自新笑道。怪不得你們的本領大會降伏人果然比我們的教科書簡單多了。李二嫂道。好呀。小姐你氣銷了。我再來勸一勸老太太。又向王老太太道。你老人家這大年紀。少爺還小。只有這個小姐何必動真氣做什麼哩。王老太太道。我還敢動真氣。總是她來尋我。什麼文明開通的整天鬧個不了。李二嫂。你看還有做姑娘的樣子嗎。李二嫂道。話雖不錯。只是時候不同了。現在時興洋派。你沒聽說皇帝老子都沒有了嗎。還有什麼人。人都把辮子剪了。學洋鬼子。不說他們年紀輕的就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兒。一個個都剪了辮子。好像和尚一般。想必他們新派裏頭總另有一種好處。我們不能夠明白。今日天也不早。我來學個時派。晚上不做工。

就譬如他們做禮拜的頑。一晚上請小姐把新派裏頭有趣的事細說一說我們也長些見識。要是他們的新派果然是好。老太太就是我年紀雖有四十七歲。我還要學一學時髦呢。說着扭頭扭腦彷彿學唱花旦的樣兒。把王老太太聽得看得也忍不住笑起來了。李二嫂拍着手道：好呀！好呀！一天雲霧也被我這根爛舌頭說散了。向自新道：小姐你快說些時派頑意兒給我們開通開通。自新笑道：新學裏面頑意狠多。李二嫂你要聽那一種呢？李二嫂道：小姐你真難爲人了。我本是一個鄉裏纔上街的老婆子。那裏曉得什麼新學。請你揀點有趣的說就是了。自新笑道：你要聽有趣的讓我慢慢說來。

咳……咳……亮一亮喉嚨。自新把背後窗櫺雙手推開，靠着窗兒說道：就說我在上海求學的時候罷。李二嫂道：好……上海是個熱鬧地方。一定有趣的。你快些說罷。自新道：我想我到了上海的時候。心裏本是空空洞洞的。頭一回眼睛看見些五光十色的東西。心裏便覺得有些羨慕。但是其中的滋味還沒有嘗過。要想嘗他一嘗。可憐又找不着門路。那晚進了學堂。一班同學的女友個個都比我精明。人人都會自尋有趣的事做。不覺過了一二個月。他們的秘法居然被我學來了。每逢禮拜這一天。一早起來就把時樣的行頭打扮起來。大家湊起股子。僱一張汽車兜一個圈子。豈不是開心麼。

我今先從汽車說罷。王老太太道：我看你說得這樣高興。汽車到有什麼好處呢？自新道：汽車走得真快。好處就在這快字上頭。一點鐘能走六十幾里路呢。李二嫂道：這真有趣。我記得當初在鄉下的時候。或是到城裏來拜

民 權 素 第 六 集

親家或是到那個廟裏拜佛。坐着一掛二把手的車兒。一個輪子。唧唧噥噥。就同蟋蟀叫的聲音一樣。一天不過走上五六里路。再說騎毛驥子的時候。鞍子上面用兩根扁擔紮成一個十字架兒。一掛一掛。一天也不過走得六七十里。那裏見過這樣好東西。自新道。這還不算呢。就拏我自己說罷。一上了車子。自己把機器一掌。再用手把領子一提。不覺的精氣神三樣都上來了。頸項一端。腰幹一挺。機器一開。嗤的一聲。就同射箭一樣兒飛也似的過去。倘若是走英大馬路。或是四馬路。人多的地方。我把那喇叭頭兒。撞上幾撞。就聽見呱呱呱呱。叫了幾聲。那街上行走的人。就兩邊分開。讓我過去。當這時候。兩旁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那許多眼睛。沒有不向着我看的。李二嫂道。叫我這樣。還要不好意思起來呢。自新道。我們講新學。那裏有許多不好意思。這正是我出風頭的時候。提一提領頭。抖一抖精神。頸項端正。腰肢挺直。一雙眼睛向兩面一幌。就飛過去了。我當初還覺不着什麼味兒。後來體貼一過。連衆人的眼光裏。都能分別他的心思出來。李二嫂道。照小姐說起來。那汽車是狠奇怪的東西。看的人。不過因為新鮮好看罷了。還有什麼別的心思呢。自新道。不是這樣說。那般看我的人大約有三種心思。一種是羨慕我的。他們存了一個想學我的心思。一種是要同我比較的。他們存下一個想同我競爭的心思。還有一種是恭維我的。他們存了一個親熱我的心思。所以我對於想學我的人。隨便看看他。對於想同我競爭的人。便要威風凜凜。用銳利的眼光去壓倒他。對於想同我親熱的人。只要他的程度夠得上。同我做朋友。我要和顏悅色的回他。一個眼光。彼此一看。不覺得拍撻一關。兩個眼光就同打了一個無線電合攏去了。

汽車一來一往雖然走的飛快。這兩個影兒早已撮在眼珠裏永遠不能出去了。說到這裏。正是阿毛捧了三盃茶送來。自新正說得高興。一伸手把三個茶杯打得粉碎。王老太太又氣起來了。說道：該死的丫頭。連端幾杯茶都端不住。伸手又要去打。李二嫂連忙又攔住道：老太太聽有趣的話兒。王老太太道：這種有趣的話我不要聽。要不是我家姑娘說出來的。我真要說出不好聽的話來呢。

自新也氣道：你老人家總是這樣亂說。這樣事兒有什麼要緊。並不是我一個人興起來的。就是上海偌大地方。公館裏面太太姨太太小姐少奶奶那一個不是這樣擺闊呀。就像你老人家這大年幾也還打一條辮子。滿街去逛逛呢。李二嫂急着道：可以不必說這些閑話。你還接着你的話說下去罷。自新接着道：人到了這個時候。魂也不知道向那裏飛去。週身上下那種快樂真同上了電氣一般。李二嫂道：小姐莫要見怪。我聽了半天。還不如我在灶門下燒鍋稻場上鋪草快樂呢。自新笑道：這就是你程度不敷呢。李二嫂道：照這個頑意兒。還是單在汽車上可用。還是人力車上也可用。還是別的地方沒有。自新道：用的地方狠多。在乎各人本領。

再說人力車。我們坐人力車。必要兩個人做一車。李二嫂道：哎呀。那人力車怎樣能坐兩個人呢。自新笑道：如此纔顯得我們有工夫。但是坐法不同。譬如你坐在車子上。我就斜坐在你的腿上。李二嫂道：那不把我壓死了嗎。自新道：你真呆氣了。勁是要提起來的。我又把右腿蹣在左腿上面。將手中絹兒抵着嘴。不使他露出遇見了朋友的時候才把頸項扭兩扭。眼角一睃。淡淡的一笑。過去了。這種滋味也就同坐汽車的一樣。李二嫂道：還有

民權素第 六集

別的沒有。自新道。多得狠呢。就是戲館裏。茶樓上。書場中。花園裏那一處。不是這個滋味兒。簡直說罷。就是一個普通科。李二嫂道。小姐。你說了半天。左一個朋友。右一個朋友。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呀。自新笑道。你說得太稀奇了。現在男女平權。還有什麼界限。要知道男女界限。越分。愛情越薄了。我現在演說了幾次。人家頗贊成的。我還想編一齣中國女兒魂新劇來演演呢。說到這裏。王老太太不由得大發雷霆。道。你這該死的丫頭。越頑越無法無天了。現在居然同男子漢做朋友。居然到臺上去唱戲。你到不如往窯子裏去……。麼真不好說的。自新道。你老人家越說越稀奇。男人同女人。做一做朋友。有什麼要緊。就是上臺去唱一唱戲。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佛學上說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些事。我們不做。誰敢去做呢。虧你老人家整天還波羅波羅的念經。王老太太道。菩薩叫人行善。叫人做好事。叫人吃齋敬佛修來生。沒教你去同男子漢鬼混。沒叫你去唱戲呀。我早曉得。學堂兩個字。把你害死了。自新道。這是各人的志氣。又與學堂什麼相干呢。你老人家不要說老古板。你要知道。你綑住他的腳。拴住他的耳朵。你總不能管着他的心。你沒看見古時候那些漢上桑間的故事。還不同現在遊花園坐汽車租小房子的一樣嗎。不過我們新學派裏改良些罷了。王老太太道。該死的丫頭。照你說來。我們守舊的就沒有一個好人嗎。自新道。照你老人家說來。我們維新裏也沒有一個好人嗎。李二嫂道。好了好了。我們別說這個。再說別的罷。小姐。我聽見有人說。現在男子漢裏頭還有什麼拆白黨。我看你們瞧不過他的。自新笑道。男界有黨會。我們女界也有黨會。男界有革命。我們女界也有革命。男界有戲子。我們女界也有兒兒班。

男界提倡新劇。我們女界也提倡新戲。總之男界所有的頑意兒。我們女界都有難道。只許男界吃着嫖賭。就不許女界嗎。王老太太氣得臉上都變了顏色。指着自新罵道：該死的東西。越說越離奇了。難道你還去嫖人家不成嗎？該死呀！該死。這也是祖宗坟上出了氣。纔生出你這種妖怪。說着擎了一根窗戶門就要來打自新。自新見勢不好。揣着票夾。同洋傘一溜煙就跑了出去。那王老太太一雙小腳兒。那裏趕得上他。只好放出罵雞的本領。在那裏罵空罷了。



火

周
浩
五

林



集 六 第 素 権 民

談叢目錄

京華聞見錄（續第五集）

讀史管見

風塵餘情

呵凍小記（續第五集）

目 錄

南 岷 鐵 飄
村 樓 人 瓦

集 六 第 素 檻 民

目
錄



談叢

京華聞見錄（續第五集）

飄瓦

民權素第六集

慶邸某年壽誕。駐京各國公使夫人約是日赴邸慶賀。慶聞之。擬召深通外語女客爲招待員而苦無其人。時孫慕韓由駐法公使任回京。其二三女公子精數國言。乃由陳筱石夫人介紹。邀爲外國公使夫人主賓。屆時女公子周旋中節。衆贊嘖稱贊。慶大樂。事後。挽陳夫人爲塞脩。必欲聘其第二女爲世子室。蓋因第三女面有麻。不如其第二女佳也。陳以語孫。孫僞言次女已字人。以三女許之。即昔年慶府所迎娶者。是孫意蓋謂赫赫世子。異日必姬妾滿前。斷不能如尋常人一妻之制。妻以愛女實非所願。而權門炙手攀附有緣。又不敢全拂其意。故姑以己所不甚鍾愛之女子之藉以爲結納地。於計亦得其用心可謂至巧。獨是慶長外部有年。平日不知物色外交人材。爲填坑生色。乃鰥鶩焉於紅粉隊中求之。俾爲世子偶。命意何居。殊令人無從懸揣矣。

世續家有會客廳五檻。高大異常。隔扇以巨玻璃爲之。棟樑皆紅木雕刻花草。工緻絕倫。計費七萬金。係某木廠所報効。

奕効今年壽誕。娶媳及振大爺壽誕。共費八百萬。所收禮物。稱是平時底下之馬。多至五六十四。僅芻料費。月需三千金。

那桐善飯。非佳肴不適口。每食必具參翅等數盤。啖之立盡。其庖人月領菜費至六七百金之多。

繼祿嗜好甚多。畜鳥畜魚畜狗畜蟋蟀。幾於無所不有。專供斯役者。約數十人。皆優給薪金。歲需二三萬。最尊貴之某老福晉。喜藏精圓真珠。自其子操政權後。凡有請託。以巨珠進。無不有效。京中珠價爲之大昂。說者謂該邸近年所藏之珠。價值二百萬金。

崇禮由內務府司員官至大學士。卒諡文恪。曾任關差。積資甚厚。好漁色。年逾大衍。侍妾尙四五。皆妙齡纖足。楚楚動人。崇性多疑。所以防範之者甚至。男僕非特召無得入。中門一步遠者立命逐去。又如妾之足式。爲各製粉底繡履多雙。藏之櫃中。有事將出。則啓櫃親取履。令妾一一易。易訖。納舊履於櫃。加以鑰。妾易履後。卽盤坐相端。足不許再履地。崇返。驗履底無纖塵。始給以舊履而返。新者於櫃。如法。以爲常。後崇任步軍統領。差務較繁。出外之時。刻過於其在家。羣妾不勝擾丐。其至戚某。百方解說。於崇前。乃弛是禁。其恐駛可笑。若此。

京師貴族勢最張。假蹇驕亢。縱欲靡屆。光緒初紀。有貝子某者。尤恣睢無人理。平日恃勢橫行。張目不復瞻法紀。年少喜漁色。民家婦女當其意。必百計算得之。不飲欲不止。所居密邇十利海。夏秋之交。荷花壓海。萬頃粉白然黑。游女翔集。以某故。小家處子相戒戢。足勿敢履其地。距海墻里許。有賣漿家。翁媼二人。皆衰老。一女年十六七。姣妙絕倫。匹翁夫婦寵之甚。悅裝渥飾。不惜宛轉如女意。一日隨其母省戚歸。路經十利海。時斜日挂柳梢。海心荷葉。瑟瑟扶風。而頤清芬。宛揚蕩人涼思。女徒倚徘徊不忍去。會某坐酒樓上。從閣外瞥見女披綵絲單衫。倚袂立。晚風中。時以纖指自撥其髮。橫波流睇。倩軸微醞。其光豔乃莫可逼視。某神志顛倒。不克自抑。遽下樓尾。女後

民 權 素 第 六 菜

以行。既稔爲小家女郎。自恃門業。以爲妾之婢之。唯己命矣。卽遣人召賣。漿翁至。示之意。翁曰。老漢止此一女。但得白衣。壻娛晚境。願已。歷不欲其事貴人也。敢辭。某怒曰。汝老諱不曉利害。後其毋悔。命麾之出。明日。女裝妝方竟。突有豪奴數人。闖入。負女走。女大號。翁媼聞變。自竈下踉跄出。翁見狀。奮臂前奪女。一奴手鐵尺。過翁首。翁昏絕。仆地。媼體聲呼。有盜鄰里。羣集門堵。不得前。一奴揚手言曰。奉貝子爺鈞命。來此搜逃妾。誰敢者。聲勢匈然。衆懼。禍及咸辟。易諸奴簇擁女竟去。媼痛女被割。夫又負重傷。亦知卵石不敵。訴諸理必無應者。則坐道旁哭之哀。聲嘶淚竭。行道傷心。忽一美少年。華服策馬飄然。至狀似書生。而眉宇間隱隱露英氣。詫媼哭下馬問。故媼備以告。少年諭齒恨曰。胡奴欺人太甚。必有以。創之。因慰媼曰。媼勿哭。數日內。常耳好消息也。遂別去。越三日。道路喧傳。某貝子夜寢。雙目忽被瞪。門窗嚴密。初無賊人出入跡。可怪也。翁媼心知。少年所爲。竊竊以爲快。後貝子家奴私告人曰。貝子被創後。卽夕几上得一紙。上書十六字云。抉汝眸子。汝其猛省。刀光霍霍。已盤汝頂。貝子懼。寢其事。未幾。遂死。

光緒前。惟遇令節。萬壽。內廷始傳旨演劇。賜王公大臣共入座。自孝欽柄政。乃大變其例。一月之中。傳演多至數次。雖極寒暑。靡間。孝欽觀劇處。名閣是樓。在養心殿右。距孝欽寢室。約數十武。正廳爲櫺。三孝欽自書額中。設寶座。暖閣。覆之閣。橫小區。長五六尺。字細不可卒讀。僅辨下款。爲陸潤庠所書。廳前左右。有廊。不甚廣。凡福晉。命婦。蒙特召者。得坐於是間。廳廊之壁。被以金色綵錄。萬壽賦。字如胡桃大。皆南書房翰林手筆。劇臺方式。大小與外

故
籍

四

民權素第十六集

間同而華麗過之。劇目孝欽自定。命閣人傳知內務府人員。然後以黃紙大書口傳懿旨演某某劇。黏之劇場後。每一齣上。必先有內務府司員二人。自幕後出。朝冠補服分立臺左右。謂之帶戲。齣止隨下。所演多文劇。如捉放曹定軍山紅鸞禧之類。演畢。內務府照例犒賞。其尤負盛名諸優。則由孝欽另賜以內帑。多寡不定。各優皆至臺前謝恩訖。始由內務府人領出散歸。友人某與內府人稔。常隨之至閣。是樓瞻望爲余言之如此。

京外各署用費。雖多不實不盡之處。然究未有浮銷之數。乃超過實用數四五倍者。有之。則惟京師之內務府。內務府一年所領用款。除內帑不計外。多或千數百萬。少亦八九百萬。皆向度支部支取。計臣有應付之責。而無稽核之權。總管有稽核之權。而以因緣爲奸。志在分肥。更不敢稍事挑剔。以致如此鉅數。按之實用不過一二成。餘皆入之堂司私囊。中客有熟悉彼中情形者。謂大內寢殿前。皆張彩棚。年一易綢料。取之內庫。不計值。僅結繁費。每間報至八千金。其他可想。又謂彼中七司十一庫司員得司其一富可立致。惟對於各總管大臣。年須奉以巨金。自五千金至萬金爲度。美其名曰備賞沿爲例。又謂有漢軍旗人王姓。出身裱糊匠。夤緣繼祿之門。得內府差。年領用款七八十萬。今成鉅富。豪侈擬於王侯。又謂某相國由總管大臣入贊樞密堂司揣摩意旨。以存於銀號之款。私易某相戶。數近十萬金。知之者蓋鮮。嗟乎。政府一言新政。則號於衆曰無款。無款而內府歲糜巨款。如鄒虛牝乃不一爲措意。投鼠忌器耶。同流合汙耶。小民脂膏。在理應供。若輩之揮霍耶。吾知明年皇室經費之釐定。亦不過掩人耳目而已。嗚呼。

民 素 集 第 六

滿洲某故相。當戊戌政變後。獨擅內外大權。炙手可熱。無子撫從。子某爲嗣。某多聲色好。日揮千金。不少惜。相國知之。無如何。及相國薨。孝欽念其勤。賜嗣子四品京堂。某益揮霍無忌憚。所蓄馬爲京師最出。則前後簇擁十數。馬。皇。之。色。一律。異。日。更。出。則。全。易。其。色。如。是。數。易。而。馬。色。不。複。其。浪。費。無。度。類。若。此。用。不。給。索。之。父。妻。數。萬。金。到手。立。固。某。年。脣。將。殘。復。索。款。父。妻。莫。之。應。某。債。知。妾。室。一。巨。櫃。內。藏。貴。重。物。袖。小。錐。斷。其。鑰。遽。手。一。銀。行。存。券。倉。皇。欲。遁。妾。急。前。持。某。袂。不。令。去。相。持。半。時。許。某。不。勝。忿。見。身。旁。火。爐。光。正。熊。熊。上。豺。聲。呵。曰。若。客。不。吾。與。吾。亦。不。許。若。獨。享。卽。擲。券。烈。焰。中。悻。悻。走。出。券。實。故。相。私。賄。妾。俾。作。養。老。計。者。爲。數。正。百。萬。銀。存。道。勝。銀。行。爾。時。秘。之。不。令。某。知。一。旦。成。灰。燼。妾。悲。泣。不。食。者。數。日。夫。悖。入。悖。出。古。有。明。訓。相。國。金。自。何。來。皆。間。接。而。取。之。吾。民。者。耳。身。後。有。此。肖。子。亦。固。其。所。應。受。獨。惜。如。此。巨。數。不。能。仍。散。之。於。吾。民。乃。於。俄。頃。時。自。滅。其。跡。暗。贈。諸。外。人。之。手。此。亦。吾。國。金。錢。外。溢。之。一。端。也。吁。可。慨。已。

滿人繼某。爲榮祿近族。以榮援得總管內務府大臣。繼工於諂笑。父事李蓮英。李深善之。故內府大權。握於一手。積資至數百萬。顧不識字。談吐鄙俗。聆之令人作嘔。性好馬。聞有名駒必羅而致之廄下。雖千金不惜。養鵝千餘頭。種色皆備。飼粟日五斗。有一頭貴至百金者。家畜美妾五。享用擬於王侯。光緒乙巳夏。有謠言。六月十九日。天將下墜者。語聞於繼。深信不疑。憂之至忘寢食。甫入六月。即分送傳單。云屆時速念高王經。庶免斯厄。否則人類必絕。見者莫不嗤之以鼻。將屆期三日。繼令於家中。自妻妾下逮。臧獲皆茹素。更延僧道各數十人。晝夜喃

嘯。語爲衆生解免灾難。已亦叩首無算。及過期一無朕兆。繼終不悟。猶囂囂然語之人。謂微彼善隸者天意或未可知。其愚昧若此。古之杞人。詎得專美於前哉。夫滿人對於君主。自稱曰奴才。若繼者冥頑不靈。其識見殆更下於奴才數級。近臣如是。胡運可知矣。

甲辰乙巳間。京妓有名三鳳者。本宦家女。父故家中落。遂帳轉爲妓。煙行媚視。綽約可人。又工於譚吐。客與之誠者。靡不爲之傾倒。以是芳名大噪。門前車馬。停駐常滿。顧性極風騷。於客無所抉擇。苟以金錢至者。皆可如意而去。京師坊間舊例。凡遇令節。必張盛筵。徧餉與有密切關係之客。名之曰會粧子。某節鳳循例舉行。面首至者五十餘人。其淫濫可想而知。有司管務之某邸。尤與鳳狎愛之綦切。因慮招物議。不便時臨鳳所。乃以侑酒爲名。常呼之至萬義飯莊。藉園幽會。萬義設於東華門外二條胡同。爲某國銀行買辦李姓所開。本備有特別室。專爲男女待合之所者也。後某邸欲納爲外妾。商於鳳之假母。鳳知其愛好不專。恐久且見捐與假母。謀多方要挾。使不得成議。未幾卒歸於滿員濟。某脫籍之費。計七萬金。云濟官內務府郎中。屢當要差。積資近百萬。喜漁色。本有外妾。四。今並鳳而五矣。鳳嫁後始知其詳。極爲懊喪。謂當時不如嫁某邸。猶不失爲親王妾也。其終能從濟而相安於無事。與否。尚不可知焉。夫某貝子之妻楊翠喜。費三萬金。已足。令聞者咋舌。方之於鳳。不逮遠甚。亦可見墨吏之揮金如土。而供其歡樂之用者。何莫非吾民脂膏。民非盡黑。胡爲乎。相率隱忍。竟坐視在上者之日。事曉。而絕不一思抵制也。

讀史管見

鐵人

自契至湯八遷矣。盤庚一身且五遷。公劉太王文武成王五世共五遷。夫遷都重事也。聖人大智也。以大智謀重事。然且屢變不定何也。嚴子曰。麥秀黍離。商周畢竟不免。而世人卜宅動爲身後久遠之計。何其愚也。

司馬溫公謂齊桓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事之。又謂荀彧舍操無可事之君。夫齊桓尊周孔子亦服其正。何以遂若狗彘耶。若溫公之進魏退蜀。書諸葛亮入寇。是不知尊周大義。又齊桓之不如矣。苟彧小有才耳。舍操無獻帝可事乎。卽不然。又無帝室之胄。如昭烈可事乎。考亭言。君實九分人觀此等議論。又減却幾分矣。

晉公子重耳適齊。桓公以女妻之。所謂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其藻鑑。自不爽也。乃齊姜復戒公子之懷安敗名。殺知謀之蠶妾。而醉遣公子。雄謀大計。絕去兒女柔情。真女中英雄。不愧霸主之女霸主之妻也。奈何復國後卒未聞遣使逆妻。甚哉公子之寡情而不德。

晉公子以雄才出亡。遊遍七國。其賢齊桓知之。秦穆公知之。降而衛甯莊子知之。宋公孫固知之。鄭叔詹知之。而請殺之。楚子玉知之。而請殺之。雖用意殊。很然而謀國之忠有伍。皆增風亦不可謂不知公子也。又降而婦人女子。若齊姜知之。信負轔之妻知之。獨奈何衛文公不識公子之雄才。以貽他日。子孫之憂。幾致亡國。得非衰至便驕禍來神昧耶。

人生七尺之軀。天制之也。奈何長短之絕異。夏之防風氏長三丈。周之緣斯並其子。儕如榮如焚。如簡如皆。長三

文衡之公孫呂長一丈三尺。秦之阮翁仲長二丈三尺。漢之巨無霸長一丈餘。苻秦之夏默護靡那申秀並長一丈八尺。宋之唐蘇氏長二丈二尺。明之海袁長一丈二尺。此歷代長軀之異也。至若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僅一尺二寸。明宣室之宮人身不滿三尺。余所見浙之張榮和身僅二尺。此又短人之異也。長短迥異亦天制之耶。世上聰明人多傲糊塗事。誠文仲智士也。祭爰居王褒戒宣帝好神仙而爲帝求碧雞皆千古笑談。

臧文仲爲魯相而妾織蒲。孔子曰不仁必有爲而言之也。不然又何以賢敬姜之勤於織乎。公儀休相魯見其妾織帛好而逐其家婦。正有鑑於不仁之言。然亦矯矣。明時尚有翰林借米內閣絕糧之事。史皆書之以爲美談。今之明得一第而其家妻婦便忘。昔日鵠結閒坐高閣。身厭紈綺者豈少哉。寇萊公作相令衆妻能歌吳騷者日賜錦一疋。其妻桃葉獻詩曰。風動衣單手屨呵寒。劄札弄奔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如吳姬一曲歌。蓋諷萊公之侈也。高識哉。

第六集 第一 權素民

子思之母嫁於衛。明道之婦嬪於王。仲淹之母適於朱。了翁之母來於高。皆再嫁也。夫伯魚明道豈不能化其婦乎。史傳之說未可知。若仲淹了翁俱爲大儒。其母之位太和者或不爲不厚然而不能爲完節人甚矣。節母之難也。

吳之亡。亡於子胥之爭立夫差。不立太子終累也。大抵閭閻傷將指而死。夫差憤之欲報越。與子胥相合耳。子胥一生報仇一事。要能做到澈底。而又件件卽與仇會。伯嚭之父爲楚誅。與伯嚭同仇忍而共爲臣。與夫差同仇忍而

民 素 權 第 六 集

立爲君。誰知殺身亡。吳卽是此兩人。緣情定罪。子胥能逃沼。吳之責乎。殺身其小者耳。

樂書弑晉厲公。猶覲顏立悼公之朝而無患死且謚爲武。以弑君爲武乎。晉臣對秦伯且言樂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悼公莫主也。得毋奸臣得民君不能討歟。

人之稱知己者。不必定在有德於我者也。卽有怨於我者亦可稱知己。魯施伯謂莊公曰。管子天下之才也。殺而以其戶授齊。晉公子過鄭。鄭文公不禮。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二人皆可謂管文知己。知己不必專在鮑叔與楚成也。

吳季札之讓國。有乃祖泰伯之風。春秋於其來聘。故書名以許之。而胡氏以爲貶辭。謂以讓致禍也。夫讓國反以致亂。豈爭國可致治乎。聘魯三十年後。始有公子光之亂。於札何與。故崔鉞有言。五經失學。莫甚於春秋。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秋殺也。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程子之評。可謂確當矣。然亦有所本。漢武問東方朔曰。孔子顏子道德何勝。朔曰。孔子如春風至萬物生。顏子如桂馨一山。朔之學識如此。而當時僅以滑稽目之。何哉。

項氏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也。今考之。詩率犬戎以攻幽王者。檮高之申伯也。辜負檮高一詩也。爲越馬以亂朝政者。韓奕之蹶父也。辜負韓奕一詩也。爲卿士而貪殘擅政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帝尹氏也。辜負常武一詩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然幽王爲宣王之子。年數甚近。四人亦未必皆死。以是知人材在上所。

使唐之李勣在太宗時則爲純臣。在高宗時則爲賊臣。宋之趙普在太祖時則爲名臣。在太宗時則爲佞臣。無怪乎漢有拒莽之義士。晚以逆敗。晉有陳情之孝子。終以汙聞。劉宋有却金拒玉之清流。後以賣國負謗也。柳子感。人情之變而傳河間婦人有以哉。

周人尚諱君父之名。不敢犯也。然穆王名滿。定王有臣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有衛侯鄭。匡王名班。當時魯有公子班。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晉有公子夷吾。此皆書於策者。何以遂不諱也。請質之素王。素臣。

王荊公評孟嘗君云。以千里之齊。得一士可以王天下。而雞鳴狗盜之士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夫宋以全盛天下。而荊公爲相。乃竄逐英賢。僅取一呂惠卿。惠卿果天下士乎。宋之天下。卒以此敗壞。雞鳴狗盜兩先生。如可作也。甯不從而笑之乎。

王子敖雖嬖臣。觀其言語動作。頗爲知敬。孟子者。而孟子獨不與之遊。亦何峻絕之若是。大抵持身以正。不肯一毫委靡。以傷我嶽嶽懷方之氣。若藺相如之投身繆賢。馬周寄客常何。陳實獨弔張讓。雖可以顯功名。可以全善類。儒者猶無取焉。嗚呼。寧方毋圓。如宋璟之拒楊思勗。可謂獨得孟氏之風節。

傳曰。晉以虞公歸。及其大夫井伯。井伯者。百里奚也。夫奚不諫。虞公已不如宮之奇矣。乃之奇諫不行。以其堅適。西山奚不諫。而適晉。且作晉膝臣可乎。孟子謂去虞入秦。豈左氏不足信耶。大約孟子之譽奚。亦如左氏之譽孟明也。楊子曰。孟明不智。不勇。違父誤君。百里奚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穆不幸而著此。不令之臣。有何德可念哉。乃

曰。聿修厥德。孟明念之也甚矣。左氏孟氏皆非確論。

孟子嘗推服子路。喜其樂聞過。且鄙管仲也。東方朔服子路。服其言也。然兩公皆不甚似子路。後世與子路合者。惟周孝侯一人。觀其感父老之言。登山擒虎入水斬蛟。爲民除害。而後入吳尋二陸。聞過則喜也。後爲將臨危時。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覩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左右勸退。按劍曰。此吾死節授命之日。遂力戰而死。臨危賦詩意氣閒雅。非素有養者能之乎。此又似結縷而終也。

周人殺萇宏。趙鞅討其與范氏也。范氏與劉氏爲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也。因范氏而虐及劉氏。因劉氏而波及萇宏。以列國尾大之強臣。挾殺天子無辜之賢臣。此免爰雉羅之詩。所以哀也。東都去蜀數千里。而獨志云襄宏死於蜀。其血化爲碧。何也。或曰。魯成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蜀者魯地也。誤爲西川云。

伍員荆軻豪傑之士也。一死不足爲之難。伍員屬鍛之劍。僅足以答闔廬之恩。猶欠父兄尚江上丈人瀨水之女。各一死也。荆軻事敗而誅。徐大夫之匕首。不足以酬丹。而反爲丹禍。則猶欠燕丹焚於期田。光各一死也。古來豪傑。功成而以身殉者。惟侯羸爲當其刎頸以送公子。非激之也。亦非畏禍也。償晉鄙之冤也。杵臼自爲趙氏。而死。彼程嬰者。何以死哉。荆軻之後。有郭解者。其死也。爲殺侍使儒生而死。猶欠薪少翁楊季主父子各一死。解之後。有古洪者。其自刎也。自言爲王仙客而死。猶欠塞鴻茅山使者與昇夔人。各一死。古來豪俠功不成而以身殉者。惟鉏麑爲當其觸槐而死也。非抗君也。非附盾也。所以全恭敬之臣。而自甘遂命之戮也。彼張倣望門投止耳。

民權素第六集

爲孔褒者何以死哉然則褒可以死可以無死孟子曰死傷勇也孔子不言好色言如好色曾子不言無意言誠意孟子不言絕欲言寡欲可見聖賢非鐵石心腸只從人情上增減便是最深的學問

夫差樓越復父仇者也赦而不誅越之君臣理應感德者也乃范蠡很人使君督糞勾踐尤狠人忍而從之及吳敗求成勾踐尚不忍殺其使者而蠡必欲沼秦伯千年之社亦何毒哉勾踐窺見其很去若不早一定先種而誅其一生忙忙碌碌蓋自取之故曰陶朱者逃誅也

風塵餘情

岑樓

予少居鄉里閱宋儒學案感於人慾狀性之說束修自好未嘗一近女色及長棄筆走江湖得從賢人君子遊心胸豁然開朗每當春秋月舍勞飲暇或相與訪遊女於漢曲評金粉於白門問臙脂於燕趙徵妓娃於胥秦則不乏息媯西子玉嬌南威使予歌窈窕思賢才嘆天地靈秀之氣獨鍾於女子傾倒魂夢幾難自持噫嘻所謂尤物能移人者非歟然彼姝者子大抵貌美命惡才豔遇懼早歲背怙恃中道捐良人者有之遇人不淑憂以損年者有之被人所結因以墮泥者有之又不禁使予情落蕊衰殘紅恨人世不平之事亦異於女子心懷忉怛不能自己噫嘻又所謂紅顏多薄命者非歟迷香最是英雄好妙藥難醫兒女痴予也曾劍飄零潦倒無似處逢薄命紅顏之女覺有憐豔咒風之痴濡毫記此蓋亦不得已乎

月識於漢皋旅次

民權素集

辛亥秋予蒙天津某報社之聘。主持筆政。社址前後妓院櫛居。每晚無事。同二三友人品茗其間。蓋藉此以消遣。非有意於樂花折柳也。有妓名林寶琴者。傳聞本良家子。因家業凋零。被人逼而爲娼。非心所願。予初聞之。未以爲實。何者。賣笑既非本願。則可擇人而事。烏用墮落於平康。況夫一般妓女。非生而爲妓女。孰非良家子。孰願爲皮肉生涯。不過有所迫而就耳。然難語於林寶琴。一日予訪之。甫及門。有人吟曰。吾生也有涯而苦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聲音細慘。有若秋猿。予乃審問。係彼美所吟。問何以吟此。唏噓不答。問其家世。更見眼淚欲脫眶而出。少頃方曰。君是尋花客。儂是落花身。相逢問履歷。可惜已沾茵。君如有意罵東風。儂必披肝訴苦衷。君若無情惜落紅。儂寧負義不嗚窮。君不見長安紈紳多於鷺亂。躡落花未嘆息。予見其委容婀娜。嫋媚天然。挺之石頭記中人的似小薛。又益以道韞清才。隨口而出。咳唾聲歎。涉愁帶恨。知是深於憂患也者。遂謂云薄命時乖易地。皆苦心酸淚落。兩人是悲僕。此時雖無餘力替卿。滌垢頗可貢勇。替卿分憂。卿其言之願安承教。彼美乃道其原籍浙江。父宦津門。因老而沒。門戶蕭條。母亦鬱逝。無弟無兄。鮮伯鮮叔。不得已投依於中表家。不料中表某利令智昏。給儂爲娼。當此時也。急欲一死了。刲無如騙局已成。妖魔環繞。含辱忍恥。於茲數月。竊意風塵之中。必有惜玉君子。拯儂於泥塗者。豈料皆紈袴王孫。難與共心。儂之命何其薄耶。彼美道至此。泣不成聲。予亦惟喚桓生之奈何。未幾。彼美復曰。竹梅有節。松柏有操。陌上阿堵尚難惑。桑中少婦而謂金闕玉葉。自薦枕席於北里。登徒吳

集 六 第 樂 索 集

天。不。弔。竟。爾。陷。儂。於。地。獄。雖。亦。趙。壁。無。瑕。恐。人。言。卞。玉。爲。石。心。忡。忡。不。寧。夜。耿。耿。難。寐。何。日。克。覩。白。日。而。享。人。世。之。幸。福。耶。自。街。自。媒。爲。女。子。醜。行。儂。所。云。君。其。不。以。爲。孟。浪。乎。君。又。有。意。援。以。手。乎。乎。予。聞。此。惄。然。不。知。所。對。蓋。予。本。阮。籍。之。囊。烏。能。金。屋。貯。嬌。惟。祈。蒼。蒼。者。知。予。心。事。耳。雖。然。予。縱。多。牛。善。穀。而。世。如。彼。美。者。衆。矣。安。能。覓。廣。廈。千。萬。一。庇。之。姑。不。如。前。言。憂。彼。美。之。憂。而。已。予。自。明。彼。美。履。歷。日。相。往。還。勸。以。安。命。而。聽。天。彼。美。亦。持。身。甚。嚴。無。論。何。人。稍。露。狂。態。拒。而。不。納。苟。與。之。談。論。詩。詞。則。備。極。款。待。故。入。其。門。者。多。文。人。學。士。予。一。日。酒。後。高。興。乘。燈。下。握。其。皓。腕。心。怦。怦。動。戲。謂。曰。你。有。心。爭。似。無。心。好。我。多。情。早。被。無。情。憐。彼。美。責。予。不。應。以。邪。言。揄。之。予。由。是。不。敢。輕。舉。妄。動。彼。美。又。恐。予。跕。躋。難。安。每。乘。予。至。問。詩。詞。宗。何。者。爲。佳。娓。娓。不。倦。予。於。詩。詞。本。屬。門。外。漢。對。於。彼。美。強。作。解。人。幸。未。胡。言。亂。道。貽。彼。美。羞。也。予。又。問。伊。何。以。解。吟。咏。據。云。係。乃。父。所。教。及。索。其。著。作。甚。漸。不。與。固。索。之。乃。得。一。閱。用。意。造。句。悽。惻。動。人。彼。美。又。寡。笑。容。著。布。衣。不。施。脂。粉。房。中。除。陳。列。有。用。書。籍。及。新。鮮。花。草。外。別。無。時。尚。器。皿。予。稱。爲。邢。岫。烟。彼。云。無。薛。柯。予。又。曰。邢。岫。烟。卿。既。不。當。卿。之。風。韻。則。的。似。小。薛。彼。云。無。梅。翰。林。之。子。相。配。予。又。曰。小。薛。風。韻。高。出。大。觀。園。諸。姊。娣。而。梅。翰。林。之。子。若。何。毫。未。敍。及。是。其。人。不。足。論。也。卿。何。慕。不。足。論。之。人。乎。彼。美。語。塞。相。笑。而。罷。予。見。其。有。笑。容。不。覺。忘。情。又。戲。謂。曰。卿。今。日。爲。褒。后。驪。山。之。笑。也。彼。云。褒。后。爲。亡。國。之。女。幽。王。爲。亡。國。之。君。儂。非。褒。后。君。非。幽。王。用。此。相。譬。無。乃。不。倫。予。又。語。塞。拱。手。告。罪。彼。美。年。屆。十。八。長。日。懷。怨。惜。乎。所。謀。不。諧。愛。足。傷。人。未。幾。而。玉。山。傾。頽。計。其。墮。落。平。康。將。近。一。年。自。始。至。終。未。及。於。亂。尙。憶。其。長。夜。不。寐。偶。占。及。感。懷。

民 樓 索 第 六 集

詩二首。悲壯可誦。而潔白之心。可明無疑矣。其一云。女非薄命。不紅顏。我匪紅顏。亦命艱。墮溷沾茵。春不管。酸心淚落。誰相關。可憐弱草。經霜練。何異浮生。託世間。瘦影鏡臨。無限恨。那能跳出九嶷山。其二云。趙壁原無縫。隨珠苦暗。投巧言。羞紅粉。賣笑阤青樓。濁世誰知美。清心罕與儕。是非姑弗論。天地總悠悠。當彼美病時。予尙居津已知不能永年。蓋病爲累髮積鬱所成。雖屬鵠復生。亦無藥醫。及病終之時。予因事往漚。未及憑棺臨之。至今有餘痛焉。情長蹙以永感。思彌遂而愈深。曾作祭文一篇弔之。文曰。竊思女士降臨人間。顏如蓀華。腰若束素。英乎秋菊。芳兮春蘭。應荷慶雲之復光。而得君子以惠渥。何遘命奇薄。孤苦零丁。乃遇戚匪良。沾茵墜溷。豈高標見嫉。抑貞淑遭危。金屋貯嬌。我愧阮籍。北里有玉卿。是小青自著。辛酸誰憐。夭折香魂。長逝豔迹。難尋最是傷心。莫逢起死之樂。更罕消息。那有返生之香。檢讀遺詩。血淚沈澗。回想餘容。悲心忉怛。嗚呼哀哉。天耶人也。特陳蕪詞。歌以招曰。紅顏薄命。人盡同傷。女士天壽。吾尤斷腸。身未並蒂。意質憐香。此時涕祭。長日彷徨。魂兮魄兮。來格來饗。天乎地乎。何蒼何茫。

壬子春。予因事旅行申江。梅雨連綿。兀坐愁悶。有同鄉某女士肄業師範學校。約予晤談。予以學校不便。男女有嫌。辭之。翌日女士來予所拜訪。並介紹予與江蘇徐幽蘭女士晉接。徐女士年甫十七。嫋於文墨。發言則議論風生。爲貌則姣好似玉。擬之石頭記中人的如枕霞舊友。予問其家世。答云父母早故。現依姑母。姑亦孀貞無嗣。視己若親。出又云。現與予同鄉某女士同學。予聆所云。殊形不樂。天生美女。原本不多。世上紅顏。何爾薄命。豈是樹。

高風必折安能月好雲無濛咄咄怪事當不止殷浩書之孰知天阨此女正未有艾乎女之姑名菊英家居潤城徐娘年華風韻亦佳姑之鄰有李生者素號浮榮窺其姑寡居閑寂頓起慾心睨目哆口弄法挑戲姑乃惑焉久而悅之女士日在學校未諳此情時方清明天朗氣和學校放春假三日以便學生旋里掃墓女士亦束裝返諸姑家預備休息乃足甫及門瞥見一男子與姑杯盤互酬譁浪笑傲女士方知姑所爲忿然退回學校予同鄉某女士因離家道遠仍留學中覩女士乘興而歸敗興以返知必有故問之不答女士自知姑不軌於正總不至其家姑恐女士露己之醜聲於外乃與李生謀假女士伯叔名義許女士爲某商人之簉室在普通言之某商人固可獲一配偶然難婉於女士蓋女士有若海棠又香且豔蘇小應合秦少游不能嫁作商人婦理所當然無用疑者乃女士前忿未釋今又聞此拂願之事怨魄不舒愁腸欲斷但其平日極重孝心聞此事成伯叔作主亦不好力爲違抗不得已忍淚就焉於是無意學問日以眼淚洗面予同鄉某女士訪知究竟亦爲不平來予所告之予曰此所謂紅顏薄命也錯已鑄就又有何改姑不如勸之安命由天孰知天阨此女尤未有極乎未逾二月某商人定期合卺女士此時全知係姑所弄無法抵禦惟叫命苦某商人年約二旬外似風流內實愚陋女人苦處毫不明瞭女士一至其家甚屬苛待某之母更屬嚴兇異常女士服衣稍美則謂冶容誨淫服衣稍素則謂意存呴濡始也謾罵繼也鞭楚某又偏信母言釜底助薪女士以花月之身怎當野蠻之辱將謂尋死則姑問誰善誰惡外人莫知恐直而見謗乃削髮爲尼不料梵宇幻爲柔潤巷中女尼佛面狐心因女士所住之巷名曰三寶

民權素集第六

卷中早有女尼名智斷者。合十其中。塵心未淨。時與走馬少年相往還。女士初至。未明所爲。甫逾旬日。透知劣迹。恐外人責已。薰蕕同化。敗己令名。乃於月夕。投繯自盡。臨死時。致予同鄉某女士信一篇。詩二首。悲涼委婉。鐵石人讀之。當一揮酸辛。淚予知女士之信與詩者。由同鄉某女士轉致也。其信云。妹不幸遭家不造。骨肉零落。誓齡稚齒。投依戚門。長日飲泣。終歲寡娛。自與吾姊共硯以來。朝夕談文論字。耳鬢廝摩。妹心始慰。妹恨始舒。難意畢業之後。堪以結構。名族枝生。連理人生。幸福克享。二三不意。媒妁期罔。出於至親。毀妹自由。工彼姜計。致命匹合。非偶。終身失望。命也不尤。夫復何言。近日負心愚夫。惑信母言。悔罵千端。鞭楚亂用。妹本柔弱之身。烏能蒙此奇恥。再三思維。削髮爲尼。或可完今世。浩劫豈料。梵宇有若濮上。住持直同。娼妓圖謀淨室。反得穢所。不早自爲計。何以對先人。死之一途。則爲上策。矧又生趣。輩蘿如妹也者。嗚呼。同隱未得其人。俱仙徒爲虛語。從此魂歸夜臺。影隨弱水。心其何慰。恨其何舒。吾姊與妹。素同手足。特陳梗概。用當面別。再見之期。當在五更新夢間耳。其詩曰。鳩鳥爲媒。太寡情。強將荆棘。繫嬌爲人間。亦有悲。如我天道。何曾底落。英男子。從多不解。玉女兒。匪應生傾城。幾逢小小。歡顏色。却見真真。涕淚盈。惆于少小。遙愁多。骨肉凋零。零喚奈。何節梅無托。依人字脩竹。有操感伐柯。豈是前生未積善。奚來今世膺煩苦。閨房禪室成。獄地畢命。此身免折磨。予讀此詩與信。不禁嘆天。待紅顏。未免過醜。尙憶女士下嫁時。猶與予晤面一次。並贈予照片一枚。謂留爲紀念。今聞其死。墳望江南一閱弔之。蓋亦拿破崙所云。同情於離婚之女。不僅嘆其薄命而已也。詞曰。花原怯。豈奈狂風吹。黃土埋香。最是恨紅顏薄命。尤堪悲。

護花人有誰。卿此逝。孰使而然之。淵迷聚窟。魂難返。海失靈槎。處難知。弔卿我已痴。

(未完)

呵凍小記（續第五集）

南 村

鄉居多日。靜極思動。遂摒當作城中行商之吾友。友亦深贊可。乃隔宿諭備工收拾。萬漿。因此鄉所種者湖田水涉。爲多。故居人稍足食者。俱自有船艇。招招之舟子。則傭力兼焉。無事之季。牽之沙灘。防盗賊之乘間也。故雇需舟之期。必先檢點之。

翌朝予等起。天已九時。彤雲蔽日。北風其涼。寒威頗盛。盥食畢。備者告戒備藥燉。乃相將登舟。維舟處距家僅十餘步。舟小而長。可容五六人。上支簾爲篷。以蔽風雨。駕者一人。操兩槳。所謂雙飛燕者是也。舟發後。漸入湖心。風動浪高。銀濤十里。喧豗有聲。濺沫入船。衣袂爲濡。而舟亦傾仄。無寧頭爲眩。乃枕篙臥。披以長裘。遂覺溫暖稍安。自蓬隙遠窺。山村中了無烟火。童樹黃蘆。低徊若舞。雞犬不聞。境如太古。吾友復時時指點港浦。叙其陳蹟。曰。某港某年時。尙爲沃壤。歲收稻麥。若干。今則水深四五尺。野航可通矣。某浦前爲某村。居戶若干。吾兒時之所。晨夕游。今沉而爲湖矣。嗟夫。予生才二十許耳。而所閱之變遷已若此。則深谷爲陵。想不過彈指之事。江山無恙。夕陽留紅。成敗是非。已無存物。杜征西之豐碑。僚碣。豈不徒令智者齒冷邪。余點首者再。

舟渡湖入小港。港寬可容巨船。水亦深。而歧道四出。非老於此中者。幾不辨其所之。夾岸皆隄。間有水柳數株。金縷垂垂。已無復媚眼。留青之韻。舟出其下。拂蓬有聲。長條短條。紛紛脆折而墮水。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司馬傷心。

民權素集 第六

豈其得已。時舟行港中。受風較小。備者得蘇其氣。乃翕唇而謳聲韻。咿嗚與槳。協響其狀似甚樂。時而鄰舟摩舷過復且歌。且與之語。而鄉中舊識之在舟者。亦皆立而相呼。狀至浹洽。予時亦昂首。瞓彼等晤談。觀其笑樂。亦不覺笑樂。蓋萬物移情。實能奪人自主。今使處花明柳媚日麗風溫之時。而愁然作高秋肅殺之思。雖竭意爲之。而必不可似。故小兒覩錢笑懶。自開情感使然。如山崩鐘響不能遏也。余旣心怡。故不覺時永。而疎柳雉垣已隱隱入望。不炊許。舟已抵城閘矣。

湖港之水徑過城壕。堤障縱橫。古木扶疏。假塞蘚波。如名士暮年頽放。自適逍然。見高韵。予舟詣巨秦下泊焉。乃僧友登陸。穿小市。狹而闊。窮穢不堪。令人不能駐趾。疾趨入城。城爲武陵之北門。城中稍潔。煙色蒼茫。燈火滿市。已薄暮矣。余等逕詣稅屋。命侍者爇火作餐。挑燈呼酒。極歡而息。城市喧嘈湫隘。無多佳境。舉足街行。唯見夫百貨陸離。四民搶攘而已。然其間亦有引吾遠思者。則喜錢門神。五彩爛然。迎風觸目。令予一見而驚心。歲暮懷想。故鄉飄飄乎。有乘風歸去之意也。

沅西流域之居民。以武陵爲懋遷之外戶。日需百貨。皆取於茲。而年終爲尤甚也。每歲季冬初旬。則商船即虧集河。渙香。爆魚。紙糕。糖杯。蒸酒。醬之類。竭半月力。冒風雪。犯星日。運之歸。趁度臘之盛節也。俗名之曰打年貨。年貨中其最通行品。厥爲喜錢門神。麵魚。糖糕等。麵魚者。又名紅魚。山居漫錄中已略誌之。蓋剖魚而漬以淮鹽。紅麵封之桶中。逾旬則魚皆作桃花色。馨味絕美。飯山酒池中。皆最有用材。而通行之域。則武陵而上始然。他鄉蓋

鈔。卽有之而味亦不能佳。湘西居人視此爲絕不可少之物。雖沽價昂靡惜也。武陵一帶則尙食鹹魚。味亦可。然予意不逮紅魚者蓋遠矣。秦筭不能悅趙王。越鳥不能樂燕樹。豈習尚之養成者邪。

武陵風俗貪滴。士民狡躁。言語叫囂。尤不堪聆教。加之荒亂。而后芻菜盈途。不肖之軍人更行行然驛縱於市上。使人厭薄。每思遁去。輒牽累未能。匝三日乃商之吾友。友亦不欲留此。遂約乘晚船歸。夕陽西下。城郭橫烟。相將循來道至城下。雇小艇衝烟而行。餘霞在天。鱗鱗散紫。長空蔚藍。錯映若麗。錦竹外梅花妙艷無匹。新月半輪挾明星東上。如鏡。盞半啓珠絡耀光。清輝照人影。淡疑烟而敗柳。枯林時時聞倦鳥爭棲。呼鳴如簧。鼓舟徐行。微風颯然。令人惺忪。烟靄籠波。對面不能見。聽槳聲嘩嘩。知有鄰舟至。呼而與語。辨聲作寒喧。究未晤其人也。旣而舟進湖心。月光乍明。稍烟漸斂。湖色上蒸。空明無際。游魚挑撥時觸舟有聲。遠望村舍疎燈。照浪如游龍。與月影星光。盪化作金銀。一片。渡湖后入小港。互柳扶疎。舟中漸暗。未幾抵家矣。時已三鼓。夜寒漸烈。傍堤而行。傾仄不成步。至門則家中俱就寢。剝啄叩扉。犬聲乃大起。嗥鳴如豹。傭者拔關納予等入。家人亦起。炊黍炙蔬。進膳甫畢。而月已酉。下光荼然如火。照林木作殷赤。苟早起者。幾疑爲日之甫上也。

余性耽靜。頗亦不能甘滅寂。不過所討生活較之世人之塵器喧熱者爲沉寥耳。然此種境遇。乃大不易得。自鄉居以來。吾友或以事他適。或存問其戚友。間日不歸。予意乃抑抑不自聊。枯寂無與語。晴日射檐。微風不驚。傾耳四聽。聲歎不聞。惟鶴聲唔唔。唱牛而已。此時情景。如大地且陸沉於風輪以外。世界悉化而蟲沙者。余心惘然。乃

民 權 索 第 六 集

不能自抽其思。亦不能自遣此悶。幸插架琳琅。尚不乏典籍。差足排解。蓋余之所討生活。求世實難。而書卷中。往往相遇。彼古人既竭其生平智慧。經歷而著書。則讀其書者。不啻取古人之腦。而納之己頤。且更能悉彼一生之性情。慣習幾閒。而得其面。是又不啻獲一良友。而其書乃如與予所作之聯床話。既益我智。更破我寂。而又無塵澁之苦因也。故予之讀書不必其皆世之所謂有用者。亦不盡其力推手挽致我於青雲。能適吾意而已矣。友家藏書本不富。而又蕩於水。故甚寥寥。今供余之斂吸者。小說數部。畫譜數冊而已。說部之書。極爲予嗜。有暇輒與周旋。而此類書籍。尤能灌溉人之智慧。余鄉有同年友數人。俱恃說部而能文。卽今之少年。幼而通書者。亦半獲果於此。此予之默驗不爽者。原因事造詞。運文以情化高深而淺薄。興味悠遠。引人耽翫。此說部書之綏美。而少年之士。著卯之童。思意之萌芽。正如穀之初坼。須溫緩之泉爲之潤養。導之至於散甲抽莖。彼五經之辭。非不粹。八家之文。非不古。無如以濃厚之肥汁。沃之穀芽之上。不惟無益。且憔悴而遲其生長也。故予以爲兒童教育。正不必禁其馳目稗官。擇而授之斯可已。

說部之書。濫觴於唐。大盛於宋。繁衍至今日。而極然名目雖多。而佳構則絕少。求能膾炙人口者。要不過一紅樓。一水滸。一三國。一聊齋。一西遊而已。金瓶梅雖曾見稱於前哲。以體裂而版少。大不易購。坊間原本。尤不足觀。故爾沒沒。此外諸書。率可以上述五種爲綱領。而類括之也。

花月痕一書。致麗惻。行世亦頗盛。唯秋痕死去。則精采全無。而采秋掛帥諸回。尤有狗尾之嫌。理宜刪易。兒女

英雄傳亦可使筆極圓轉。開卷數十回尤不惡。所欠者冗雜之筆過多。而十三妹強婚安龍媒。予友濟多謂其殺風景。至續貂二卷陳詞腐意了無餘味。青樓夢規倣石頭記印板文章不能動人。續紅樓數種尤無一可取。而綺樓重夢更屬驟鳴犬吠也。蘭花夢品花寶鑑頽芳園諸作。瑕瑜互見。厥名亦絕微。俠義諸書以大五義爲特秀。所附龍圖公案數則多濶源有自。嗣後如彭公施公各集小五義諸卷雖多剽襲究不十分作惡。而此類書予喜其慷慨爽生人義勇心雖濶不苟責也。

歷史小說殊無永味。令人昏昏不耐讀。若說岳若飛。若說唐若列國等色色不一而足。除三國演義外。觀者蓋寡矣。野史贊言一書。凡二十卷。以理學爲之體。而雜集百家之言。在作者初欲成一大觀。而實則後十卷已怪誕無餘興矣。至文清臣及水夫人。未免寫來太過。世上殊不一見。或云其書乃借影於王文成。則不卜的否耳。

西游記詞旨極玄奧。書外書非他之談。記怪者可比於佛理。尤多闡述。封神即淺率矣。然以此書之出而神事乃大備。儼迷信之風。作文明之障。未始非作俑之罪也。文意亦多蕪妄。處非學者手筆。後西游雖續前西游而作。然以詭詭之筆。遂亦不乏別致。鏡花緣一書。則借海外之奇觀。發中朝之弊俗。諷刺絕深。詢才人之構。然荒渺無稽。木強寡味。予三讀皆未竟。卷卽舍去。而海王先生乃大稱賞之。謂其筆筆凌空。較紅樓爲佳。蓋紅樓猶龍雖首尾飛騰。腰乃在田也。先生富理想。精音韻考据之學。粹然積學士。嘗主校中國文科。是卽其課餘語。而愚意則殊不敢附職也。盜寇志作於清中葉。或謂際洪楊事平後。著者有爲而發。然其論中以前水滸爲鵠。力攻其長寇。

第六集 民權素

之罪。故特標大名以昭正義。而其實則謬妄可嗤也。耐菴作水滸聖嘆批之於著者一番感時苦心。袋錢白筆已揭發無遺。無智愚可覽。而得又何須着履踏雞子。有此無謂之怒耶。文筆亦不見佳。且多不近情之談。予不敢許。蒲留仙才華贍麗。著述頗夥。而聊齋爲尤妙。雖前哲不無議其失體者。然究不足爲其病。漁洋十萬錢。何嘗無見哉。然此書過帙尚多。近日坊間。雖有拾遺之刊。恐尙未盡。惟衆之殊不易得。予學友有居與先生同里者。道其後嗣頗盛。半爲富翁。至讀書則殆絕迹矣。王氏青箱。餘業已燼。思之悽然。豈先生才患過多。精華之發洩已盡。抑予孫之氣於先人之窮愁。遂逃此書城餓鄉耶。至誌載諸事。則半有其人。予友尙能稱述也。此類之書乃絕夥。池北偶談。草堂筆記。子不語等。卽力矯聊齋之弊者。然詞華既墮。落遂無除味矣。外此則後聊齋諸錄等尙可。

同民謂紅樓夢。濟一勸百病。世蠹民咎。難倖免。而金瓶梅諸集。則爲過尤深也。夫人以情慾而生。卽因情慾而累。苟節用無方。則喪身敗名禍且立。熾青年少士更足妨害其學問事功。頹靡其英風毅魄。民俗浸衰。國運隨弱。縱觀前代厥例。不虛也。而世道日趨浮薄。禮法德教已有撮土孟津之勢。淫章袞製重爲魚蟻。以啓蝕之。逢過助惡禍將胡底。雖即色悟空佛法所許。而雨花不染中士誰能默察。近年是種篇章。大有一日千里之概。在彼作者。何嘗不標醒世之名。而君子際茲不免。民德國風之哀痛也。

歐文東漸學術大昌。說部之書亦渝如雲起。綜其名號不下千百。以予之所見者。正如奈端氏所謂拾海濱之螺蛤耳。然其崖略要不外政學寫情。遊歷偵探。理想寓言。神怪諸種。而餘味醇然。啓人不倦者。首爲偵探。次爲寫情。

至游歷之書。又其次矣。其結構大抵簡單於民俗世道。則往往多痛切之指道。是則爲其優點而裨益於社會教育之前途。良非菲辭矣。

英人之以小說名者。首爲哈各德。哈氏生平以著書致富。名滿一時。至其所作。則哀情類爲獨多。而先生生平亦以描寫哀情爲擅長。如橡湖仙影。如迦茵小傳。如洪喬女郎。紅礁盜渠。蠻司刺虎記等。皆哀感頑絕。情文交至之作也。

迭更司仲馬歐文。是三子者。亦說部場中之飛將。而筆致則各不相同。迭更司文字綿密而纖婉。如綠窗軟語。不厭其繁。又能描寫一般社會之現形。使人感省。是英文中之高手。並哈氏而獨立者。大小仲馬。則佛之名家所作。疏宕麗惻。多有可觀。如玉樓花劫茶花女諸書是也。歐文之書。予見者唯三。曰大食故宮餘載。曰拊掌錄。曰旅行述異而已。然零紛片綺。大足想其生平。歐文者。固清慧放達。積學多才之士也。謂予不信。試讀其書。

冒險及社會之書。類能生人勇往感化之念。故亦有裨於世教。近來譯著。如魯賓孫飄流記。文明小史之傳。皆爲佳構。偵探小說。則溶溉人之智慧。厥力尤偉。中國舊時無此體製。新出諸編。概譯自泰西。結構縝密。頗足耐人尋味。如福爾摩斯。福格卡脫華生等集是也。

詩言

文裏

繫京

諸叢目錄

嘲面

釣蚌珠賦以目成眉語爲韻

國會訃文

不倒翁傳

討薄情郎檄

花界宦途比較論

楊柳梧桐爭辯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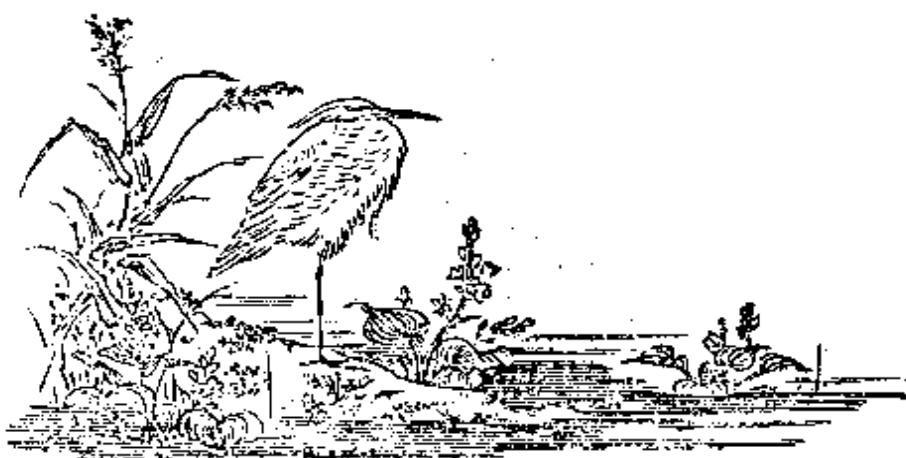
鶯鶯談二十則

集 六 第 素 樂 民

懷逸黑雌醒笑旂舍
霜斧虎威華沉予

集 六 第 素 權 民

目
錄



民 權 素 第 六 集

諺 數

嘲面

舍予

蓋聞星標玉立。妝成才子風流。鵠時鸞停識是神僕。品格裴叔度。亂頭亦美。獨孤信假帽猶佳。總由儀度之可觀。因見丰姿之標異。以予陋質。安及古人。慚賦形弗類已焉哉。天質爲之恨歟。貌不殿。曷禁其顏之厚矣。漫道人人有面。豈知色色皆空。畫京兆之眉無毛可拔。傅何郎之粉有坎難平。點綴平羊鬚野目。疑惑脈望以穿來。糾回如馬道蠶叢。不假金針以暗度。未嘗剜肉補瘡。唾面後鑽成百孔。縱欲脫皮換骨。到頭來紛若亂麻。人皆曰其容有覲。請勿復敢見矣。予亦曰厥疾弗瘳。則將如之何哉。非是蟲生。何來蟻穴。難稱月額。竟等珠圓。依稀屐齒。泥圓痕點點。彷彿蓮房。吐子綻實。離離眼腔內。一局圍棋。未分明乎黑白。眉山上人。橙門寶都。臘列乎珍珠。恨殺天女散花。於是爲盛。覓盡人間藥石。故我依然比以白圭之玷。何能括垢而磨光。等於老樹之皮。亦旣七零而八落。頭頭是道。顏氏子其庶幾乎。面面相窺。予小子得毋類是。因此顧影生憐。且復強顏自慰。令色之譏。於我何有。回頭之笑。大抵皆無撲去五斗俗塵。猶未見本來面目。暫借一時粉飾。終不改可厭衣冠。恰似迷懶於桃洞。狼藉胡麻。豈曾溷麻於東門。貪貽握粟。如蟻穿九曲珠中。無孔不入。似蠅集百花屏上。彈指徒勞。明鏡描容。覺望形而生畏。燁湯請浴。徒拭面以何爲。額號廣庭。三百六十度。如列宿應渾天之象。鼻稱土相。三千六百軸。如格盤定分野之區。播嘉穀於石田。難施人力。散明珠於寶腋。祇可遠觀。恨兒曹劈頭見笑。却教何處藏頭。怨造物鐵面無情。不肯。

推恩薄而德不在。色形弗勝心品類不齊。妍媸何定。苟子有非相之經。太上有無形之諭。務勤修於德業。何較量於皮囊。江漢之謂白面無識。晉趙孟以疵面傳名。長恭假面而臨敵。將軍舉勳異人。王勃覆面而爲文才士。癡狂不改可知。人心非一亦見蹊形各殊。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請持此意問於麻姑。麻姑曰惟人造形一成不易。當自因乎本相。勿較失乎天然。苟欲悅人之耳目。曷若削破其面皮。以今劣子之貌。慈子之心。陋子之質。豐子之名。猶愈於老而厚者。何取乎美且好哉。

釣蚌珠賦 以目成眉語爲韻

旂 沉

春色惱人春心碎。觸未免有情。何妨縱欲可憐景美辰。良莫負顏紅鬢綠。理釣絲分出蘭房。拋香餌分開總閣。但見穿簾燕子都是雙棲須數入網魚兒盡成比目。爾其迎風夜立多露宵行紅窗有約青鳥傳情。逢張郎於西院。窺宋玉於東隣。願踰牆而好合。試鑽穴以歡迎。卿須憐我我亦憐卿。花前月下海誓山盟。諸百年之夙侶。通一點之犀靈。願教死作鴛鴦。勝終弔到且喜夢爲蝴蝶頭已妍成。彼夫權爭平等心厭羈縻。自由誤用罪惡潛滋忘本來之面目。變歐化之毛皮。居然革履長裙妙婷入畫也。喜調朱博粉淡宜時。置身交際場中。時投瓜而報李。列座文明會上。常送媚而流姿。聆一曲之求凰。心傾司馬愛千秋之繡虎枕贈陳思。倘其事可稱心。則和汝唱予緣真巧合。若更郎逢如意。則憐新棄舊。婚豈難離。斯誠敗俗傷風。甘作自由之姦賊。此豈超羣拔萃。可稱巾幘之鬚眉。嗚呼釣蚌珠兮珠還浦。夢巫雲兮雲成雨。桃花柳絮性太狂。濮上桑間風已古。君不見乎滔滔孽海難。

民 權 紴 集

尋善濟慈航。瀟灑狂瀾。絕少中流砥柱。節義久成灰燼。女不須貞禮儀原等弁髦。男誰稱魯僕也。孤負春光。忽驚秋序。未賦憐公頻添恨緒。情已忘乎太上。絲盡蠶殮。身莫入於箇中。詣孤心苦嗟爾。白圭有玷。不留清淨之軀。笑余阿木無靈。徒作凝默之語。

國會訃文

笑

不肖湯王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

顯考。

中華民國國民代表。

立法機關。

寶戴五色國旗。歷署前清資政院臨時參議院國會府君。痛於民國二年十一月某日。某時無疾而終。距生於民國二年三月十號享年一歲。不肖湯王等隨侍在側。親視閉口。不肖張張谷等聞訃。匍匐逃喪。星夜離京。因不足法定人數。未敢成禮。倘蒙。

政客大人。

官僚世誼有意維持。存沒均感。先於十二月某日在院開談話會。一日擇日再行舉喪。不勝笑話之至。

孤衰子代表湯王等泣血稽額。

護喪國務院全體拭淚鞠躬

不倒翁傳

醒 華

不倒翁者。軀短腹皤。恆開口作彌勒笑。年雖老。好嬉戲。坐立不安。往往與兒童狎。有笑之者曰。翁其駛惑者耶。何鬚、鬚滿口而猶有童心也。翁應之曰。余老矣。人之情厭老喜少。吾以老態向人。人將以厭物視我。誰有從我游者。我聞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我心猶是赤子之心。豈以老故而改其性。吾甚惡夫行年已邁。卽以假面目示人。崖岸自高而令人不可嚮。通者吾豈眞駛惑者耶。翁甚健。出而遊戲人間。一任人之推排。而卒有以自振。故人咸以不倒翁呼之。兒童見其然。從而侮之。推令仆。翁忽兀然起。又推之。翁仍兀然。旋仆。旋起。卓立如恆。兒童怒之。曰。此老何僵彊如是。翁曰。人惟不能自立。涉世後。受人推排。遂一蹶而不可振。吾雖老。自能立足。豈一蹶而不可振。兒童然其說。相與師之。自立之說。遂騰播兒童之口。然無有如翁之健者。翁笑曰。自立者須有根氣。根氣厚矣。何患無立足地耶。翁常以是教人。學之者終莫得其似。徒誦言自立而已。翁乃厭而去。不知所終。

討薄情檄

雌 威

薄情郎。夫己氏者。楊花水性。萍梗蓬心。始猶鴛鴦比翼。繼竟勞燕分飛。泊乎中道。反目無情。暗偷韓壽之香。慣入劉郎之洞。投梭見拒。色膽大可迷天。鑽穴相窺。淫慾幾爲餓鬼。棄故妻於陌路。繕新婦於絲羅。加以蛇豕爲心。梟獍成性。玷污閨秀。引誘淑媛。以妾爲妻。逼良作賤。法律之所不許。人道之所不容。猶復搆訟公庭。請求離異。微時。

第六集 第一章 民權素

故劍禁之於長門。夙夜小星藏之於金屋。嗚呼。花木蘭之不作。秦良玉之既亡。綏綏雄狐等齊襄之不道。飛飛孤燕傷戴女之大歸。本軍帥長習傅儀。幼嫋女調。悵塞修之無女。嫁輕薄之狂。且唐羣英之柏舟。良有以也。沈佩貞之不字。豈徒然哉。是用悲憤填膺。幽思鬱結。歎空牀之獨宿。悲破鏡之不圓。发震雌威。誓除孽障。南連媳婦（滇粵之南有八百媳婦國）北固關門（山西有娘子關）。刀尺相聞。金鎚成隊。宮中教戰。連環之計。無窮。江上交兵。桴鼓之功。未遠。吼聲起而河東駭。疾雷鳴而暴雨行。（蘇格拉底謂其悍婦曰。疾雷之後必有暴風。）回頭則百媚俱生。交臂則萬夫辟易。以情制敵。何敵不擒。以色媚人。何人不惑。女界或遭譴責。或遇乖離。或加膝變爲墮淵。或嘉偶反爲怨侶。紅顏未老。白紵先歌。囁臂之盟。旣寒同心之結。誰訂倘能半推半就。善縱善擒。共張闔內之威。大奪鬚眉之氣。從此情好地久天長。若其柔聲下氣。忍垢含尤。坐視終風之暴。必爲秋扇之捐。請看今日之間中誰不俯首於袴下。

花界與宦途比較論

黑虎

娼妓至賤也。官吏至貴也。而花事之榮枯。宦途之通塞。名士美人。同聲一哭。聽潯陽之琵琶。江州司馬青衫淚。譙矣。浩浩劫輪。茫茫孽海。同處蜃樓。無非幻相。我佛平等。無所謂貴。無所謂賤。況我以爲貴。更有可貴者。在我以爲賤。更有可賤者。在今日貴。安知明日之不賤。今日賤。安知明日之不貴。人以爲賤。我自以爲貴。人以爲貴。我自以爲賤。又奚不可。貴。嫌者名詞也。王侯蠅蟻。難逃永劫。何有娼妓。何有官吏。積習相沿。娼也。人賤之官也。人。

貴之同是人也。詰以娼胡賤官胡貴必瞠目結舌不能言其故。若以功業論則貴者功業非貴其官也。古之娼妓亦有能立功業者烏可賤若與草木同腐則無人不賤豈獨官與娼特別之官特別之娼皆世界偉人也。皆予所崇拜者也。且今日之娼妓明日之福晉貴賤亦至無定予何敢妄議今言其普通者一媚術巴結客人娼妓刻刻留心者也。巴結上司官吏亦刻刻留心者也。委曲獻媚取悅所歡與奴顏婢膝諂諛權貴其醜態相去幾何。娼妓恃寵而驕奴視所歡司空見慣風雲才略已消磨甘隸粧臺伺眼波譜之詠歌傳爲美談娼妓以媚術媚人受媚者反從而媚之互相媚卽平等耳。若官場中人竭其媚術巴結上司雖甚見重能令受我媚之上司轉而媚我乎。宦途反不如花界矣。紅其頂花其翎高車駟馬招搖過市叱咤行路趾高氣揚不知娼妓已竊笑其後也。貴於何。有一應酬前門送張後門迎李如葵花之向日如楊柳之隨風某老爺至握手道故某大人至賞臉爲歡某少爺至接吻示愛娼妓之慣技亦應酬固應如是也。官場之講應酬與娼妓同一專門學逢人換帖同姓聯宗拜權貴爲門生結豪奴爲兄弟而常冷笑不露棱角某大人認同年某老爺認姻姪某少爺認世誼官場之無恥亦應酬。固應如是也。娼妓之待客也口有蜜腹有劍逢人言親愛實無一親愛官場之待人也口有蜜腹有劍逢人稱知己實無一知己然卽以應酬言宦途卽花界也花界亦一宦途也異流而同源者也。花界工應酬所以廣聲氣宦途工應酬亦所以廣聲氣而娼妓之應酬不名一錢坐收應酬之利官場之應酬非資本充盈足供揮霍不可。娼妓且利用官場之應酬己又從而應酬之於其中搜金錢焉是則官場應酬之手段尙不及青樓也。若謂元和乏

民權素集

食勾欄。不念舊交。不知范叔。多寒綈袍。又誰相贈。翻手雲覆。手雨官場。又較娼妓爲尤甚也。貴於何。有一吃醋愛河競渡。吹起酸風。媚之術窮。妬之心起。媚之甚。妬之亦甚。媚女子之專門學科也。妬女子之普通性質也。青樓之媚術僞也。故其妬亦淺。間有如意郎君。忽成薄倖。花中蝶。飛過隔牆。戚戚雙蝶。亦有效長門之怨者。聞彼新歡。容貌美矣。則菱花獨照。恨易老之紅顏。媚術工矣。則粧閣陰符。恨揣摩之未熟。忽嗔忽喜。忽悲忽愁。顛倒情網之中。不可以終日。官場之媚上。峯卑汚苟賤。甚於娼妓之媚客。人轅門聽鼓。人多如鷺。品秩鱗次。節節相媚。沈沈官海。媚人術之研究所也。由媚生妬。媚之術愈工。妬之心愈嫉。獻媚之人愈多吃醋之事。醜態於是乎百出。以謾間進。以排擠進。以賄賂進。爲固亂耳。官愈紅。則醋味愈大。花界也。官途也。皆醋海也。客之所眷三千粉黛。用情者不過數人。上峯之所器重。濟濟百僚。垂青者亦不過數人。此數人者。媚術必工矣。而此數人中。又互相妬。日以媚術角於花翎紅頂之旁。愈爲上峯所愛之人。妬之者亦愈多。妬人之心亦愈甚。一旦失愛。平日爲其所謂聞所排擠者。卽以其道報之。厥術一行。則碰釘子矣。失要差矣。門前冷落車馬稀矣。咄咄書空。忽嗔忽喜。忽悲忽怨。妻孥相對。慘絕淒絕。朋友相見。羞絕愧絕。實情未淡。醋味愈濃。於是又出其媚術。百計以相傾軋。嗟夫。孤臣幽怨。每託詞於美人。香草青衫。紅袖同是天涯。此宦場中人所自悼也。然娘子軍興。雌威可畏。二美相妬。常洩憤於男子。而丈夫每不能爲左右袒。宦場不敢也。卽爲人所棄。抱恨終天。浪子無情。秋墳薄命。聞其軼事。憐之惜之。詠歌而表揚之。尚不乏人。宦場失寵落魄。以終聞其爲人。恥之賤之快心而樂道之所在。多有何也。女子之吃醋。愛情之變相。

也。無。愛。情。不。知。吃。醋。官。場。之。吃。醋。奴。隸。之。醜。態。也。不。奴。隸。斷。不。吃。醋。吃。醋。之。名。譽。吃。醋。之。收。場。官。場。亦。不。及。娼。妓。貴。於。何。有。

楊柳梧桐爭辯記

逸 斧

時當二月，東風爛和，十里蘇堤，楊柳舒青，含芽欲放，遠望若翠煙縈拂，冶葉倡條，嬾娜可愛。而古刹前有梧桐數株，枝幹槎枒，濯濯無生氣。一若春來而冥頑不覺者。於是楊柳忻忻然自鳴得意，過梧桐而揶揄之曰：「勾芒司權，風氣不變我輩，正宜乘時運動，獵取榮華，而子猶形若槁木，心若死灰，何其儻也。」梧桐曰：「嘻！以若爲榮，誰則不榮？夫顯晦者，命也；遲速者，時也；予以逢迎，善媚而得氣之先，我以素望清高而繼子之後，當夫旗亭吹笛，章臺走馬，臨風起舞，流波弄姿，是子之長也。我不如子迨至赤日停天，炎蒸斷路，清風一庭，琴瑟應響，棲陰半畝，鳳凰來棲，是又我之長也。子不如我，吾子何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乎？」楊柳曰：「有是哉？子之頑固也。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故得時則昌，失時則亡。子不見今日維新之彥乎？彼如海禁既開以後，歐風洋熾，終南捷徑必不在腐儒章句之中，迺遊學外洋，於所謂法政兵農聲光電化語言文字，標聲掠影，不必問其學之果有心得與否，但弋取文憑而歸，湊幾個新名詞，干謁當道，大之可以漁高爵厚祿，小之可以贍妻子身家，正如我輩當春而榮，則以能得風氣之先也。吾子嫌陋無文，春行冬令，是何異當維新時代，而猶膠守舊日之腐儒章句乎？何見幾之不早也。」梧桐曰：「子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而獨不見今日之政府諸公乎？彼於新政新學，何嘗夢見，但夤緣一二，親貴依

民 權 素 第 六

阿。取。容。而。其。富。貴。自。若。也。又。不。見。今。日。之。封。疆。大。吏。乎。彼。於。新。政。新。學。何。嘗。實。行。但。賄。賂。一。二。軍。機。敷。衍。了。事。而。其。富。貴。自。若。也。是。趨。時。者。未。爲。得。而。昧。時。者。未。爲。失。也。楊。柳。不。服。興。梧。桐。曉。曉。爭。辨。不。休。蒼。松。在。旁。嗤。然。而。笑。二。人。訝。之。曰。十八。公。亦。將。爲。我。輩。解。決。此。等。問。題。乎。何。笑。爲。蒼。松。曰。吾。不。爾。笑。而。笑。造。化。小。兒。之。權。力。適。符。今。日。列。強。之。政。策。也。爾。輩。春。榮。秋。槁。豈。爾。自。爲。不。過。與。蓮。升。沈。隨。時。消。長。顛。倒。於。造。化。小。兒。耳。若。我。則。當。春。不。華。嚴。寒。不。凋。葱。葱。鬱。鬱。蔽。日。干。霄。所。謂。不。假。時。勢。造。英。雄。而。英。雄。自。造。時。勢。彼。造。化。小。兒。烏。能。爲。哉。吾。是以。笑。之。二。人。聞。蒼。松。之。言。爽。然。自。失。悚。然。而。退。

鷺鷥談二十則

懷 霽

官。吏。貪。墨。四。個。字。排。字。排。錯。了。竟。是。官。吏。食。墨。一。位。朋。友。道。不。錯。不。錯。他。不。食。墨。爲。什。麼。心。肝。這。樣。烏。黑。我要。人。家。說。笑。話。帮。我。諸。談。的。資。料。那。人。說。你。請。我。喝。酒。我。纔。肯。說。沒。東。西。入。口。那。裏。有。東。西。出。口。呢。我。說。這。樣。講。你。的。口。是。什。麼。東。西。又。是。一。個。笑。話。了。

一。個。底。下。人。善。睡。主。人。罵。他。不。應。該。這。樣。他。說。這。是。主。人。教。的。主。人。說。我。幾。時。教。你。來。他。說。你。說。無。論。什。麼。事。總。要。勤。這。睡。覺。不。是一。件。事。嗎。

一。農。家。老。婦。他。養。的。鷄。最。肥。美。某。富。翁。知。道。了。買。他。一。個。試。試。很。不。好。吃。怪。他。浪。得。虛。名。他。說。這。樣。的。鷄。還。說。不。好。我。把。十。年。前。博。覽。會。證。書。給。你。看。你。就。知。道。了。

有操驅術者。謂銅可變金。鄉人出銅幣一枚。使試其術。良驗。鄉人曰。此金吾銅幣所變耶。曰。然。曰。若是。固吾囊中物也。持之還去。

有馬販市馬於富人。交易已假以數千金俾充資本。他日語其友曰。吾欲舉今之癡人。列爲一表。君能爲我采訪耶。曰。果爲表者。君必首列。詣其所以。則曰。以數千金假一途人。癡孰如君。曰。其人設償吾金。君復何云。曰。信然。易彼償金者。首列可也。

一個獃子夜裏從牀上起來。不知道要找什麼。因爲息了燈。像瞎子一樣。伸長兩隻手。向前走。以爲很穩當的。不料一件挺硬的東西。碰在鼻子上。怪痛的。自言自語道。這就奇了。難道我的鼻子比手還要長嗎。點著燈一看。元來是半開的房門。

一個朋友要打急電。揀了一個很謹慎的管家去辦這事。那管家便到電報局裏。把稿子交給局裏人。局裏人給他打了。把稿子插在釘板上。那管家等了半天。跑到外面一看。進來吵道。這是急電。爲什麼不快給我打。局裏人道。已經打過了。那管家道。你別騙我。稿子插在那裏沒見。他在綫上走怎麼說打過了。

新宅落成。主人將舉家入居。竹頭木屑。委積可厭。工人獻策曰。穴地藏之。便。主人曰。穴成。如廢土。何則。曰。更爲大穴。藏之耳。

病者延醫。醫以藥授其侍者。使按時飲之。侍者誤進墨汁。覺而大恐。病者曰。頑以汲墨紙代夕餐。當無害。

有值鄉人於電車者。見其衣裳楚楚。大類貴家子弟。唯竟體搖撼。似有不得已之故。怪而問之。則曰。今日購得新時計。搖撼吾體。懼行或中止耳。

某校有甲乙二生。其師愛甲而憎乙。一日來遲。咸當受罰。師欲貸甲。陽爲不悅。使之自明。甲生曰。吾夢登輪赴日。本聞學堂鐘聲。誤爲汽笛。因而後時。師顧乙生曰。此殊可恕。爾復何辭。對曰。吾夢彼赴日。以同學故。登輪送之。行遂亦後時耳。師語塞。

某婦將他適。子小兒一稚。俾與乃弟戲弄。且戒之曰。勿令汝弟有啼聲。顧未出門而啼聲大作。婦反詰之。兒曰。適有蠅集弟髮際。我以椎斃之耳。

甲乙偕行。乙陷泥淖中。不得起。乃假鋤於農家。將恃以出。之農家子曰。必鋤而後能出。畢竟深入幾許。曰。纔沒脰耳。曰。僅沒脰。安用鋤。曰。其如先陷者非足而首何。

一人覓醉酒家。遇侍者執役極遲鈍。意殊不懌。須臾見其緩步入。乃徐徐問曰。汝邇來亦作鄉遊乎。對曰。否。客奚問此。曰。我適思汝。脫能遨遊鄉村。於夕陽西下。踞坐短垣。觀元緒公輩。踏耕田畔。其閒情逸致。不知若何暇豫耳。甲問乙曰。良友乎。汝亦知世間笨伯有幾。乙答曰。無論幾何。大抵較爾。意中必多一人。

英國某牧師。嘗獨出心裁。於教堂講臺間。置一薄板圍屏。能使聲浪遠屆。初試之頃。牧師使其御者遠坐聽之。自登講壇。朗誦經典。御者報命曰。字字了了。其晰甚矣。牧師喜曰。汝盍升座。遺急數語。我則於汝坐處聽之。御者

民權素第六集

乃覩然登講壇。朗聲曰。小人兩月未領工資矣。大師亦聞之否。

一人購煤類石塊不能燃。因召煤賈來。怒詰之曰。爾言煤佳且省用。今皆不然。奈何。煤賈曰。舍此何以求更省之道乎。

音樂家爲主人奏技。主人聽到恰好處拍案大呼道。重賞重賞。音樂家奏完了技便向賬房討賞。賬房說主人沒分付過。音樂家便直接主人說話。主人道。你的本領不過悅我的耳。我說的話也不過悅你的耳。彼此相當罷了。真個要賞麼。

鄉裏人遊龍華寺。不見了傘。硬說金剛手裏的傘是他的。一定要奪回。寺裏的和尚道。那是泥做的。你這人真癡了。鄉裏人道。你纔是癡哩。幾十歲頭髮還沒留一根。



歲

大
珠
頭



瀛聞目錄

特別博物院

世界近聞

海外述異

鋼筆餘瀋

集 六 第 索 樓 民

目 錄

愛 岑 布 逸
禾 樓 雷 梅

集 六 第 素 權 民

目 錄



瀛聞

特別博物院

愛禾

在英倫南方素山鄉。有古砲台勃力堡廢址。離此廢址不遠。有博物院一所。其中所陳列者。水陸動物無奇不有。皆人見所未見之物。而又有貓戲鼠戲。獻其驚人之技藝。是以幼童壯年之往遊者。絡繹不絕於道焉。院中陳列之水族。皆藏於玻璃櫃內。一遊一泳。靡不悉現。而大不列顛之鳥類。亦搜羅無遺。如杜鵑夜鶯金雀白鵠諸鳥。皆能爲各種遊戲。使遊客賞心悅目。猶有最奇者。數端如『貓子棒球會』。玩球之貓子。凡八球亦八。各執一棒球棒。皆係特製。蓋不如人玩之大也。而遊客之自窗外觀入者。見此八貓子。球術極精。其過門諸法較人尤捷。其側有數貓。或執小傘。坐於矮椅。或立爲公正人。絲毫不苟。則皆欣欣然嘆其聰慧。不置云。其次則有『松鼠會』。松鼠六頭。據椅憑桌。作葉子戲。十頭則賭骰子。皆有條不紊。餘則或誦新聞紙。或吸雪茄烟。或飲白蘭地。與人類無異。而會場之裝飾。華麗桌椅之巧小精緻。尤其餘事也。又有『野兔村塾』。其教室中。黑板地圖桌椅。俱整列有序。小兔無數。有體文簿者。有習算法者。有溫課本者。有一兔立於室隅。似因犯規被罰者。而一稍長之兔。爲教師。方肅然憑案監察也。又有一獸。戲爲遊客贊美者。則『新幾尼豚賽足球』也。豚之與賽者。凡三十五。旁觀者。凡十三。比賽時之勇猛輕捷。不遜於人。審畢。休息片刻。互進菓食。亦略不呈競爭之狀。則可知教練時之不易矣。最可玩者。乃『貓子結婚』。蓋二十餘頭極華麗之貓子。行結婚禮也。其外則有魚狗卵七枚。乃博物院陳列品中。

僅見者種種罕觀異事不能詳記總之該博物院實可稱爲特別博物院也。

世界近聞

岑樓

日斯巴利亞地方發見一草似青而藍葉細莖短天然秀麗人初見之未以爲異及視其經霜不萎遇風愈茂漸稍留意名之曰比希布五有人折而玩之倍形秀色抱而臥之更覺有夢因是居人乃極愛護目爲奇草他方人欲得此草一株須英金十磅然此草移植別所移時即枯相傳アルハリセ皇王新喪寵姬長日哀悼惟抱此草則與之遇猶如中土漢武帝抱夢草而見李夫人云

智利有工學博士名ネン土工才又者頃發明一種時計不須鎖鑰能長日自然變換鐘點內中機械小於現代時流行之時計一半性質又耐久價值復極廉普通人欲購使用僅須日金五十錢美國正彷形製造云

英法艦隊轟擊土耳其達達爾海峽勢極兇猛土耳其有一八歲童子恐敵臺火力不敵祖國淪亡乃懷水力炸彈數枚沒入海中圖沉英法艦隊未幾颶風突起人咸疑其不能生還畢竟該童子出人意料所不及法國阿拉達司號戰艦沉沒該童子且謂與有力云愛國頤憤亦可謂天助矣

德軍攻入法境時德皇親臨戰場犒勞士並責以二星期內必奪巴黎爲己土及聯軍大至德軍受挫而退德皇語左右親幸曰吾作入巴黎夢已有年矣不料所夢不靈徒耗兵力豈天不欲吾成其功耶此亦漢武輸臺之故歟也

民權素集第六

當比京被敵之時。比國最高之山曰枝總別希柯者。有一異鵠乘黃昏人靜大鳴「比而普。比久必復。比此時寄人門戶」不已。比人心知不祥。悉皆遷徙。故比京下時。人民未遭巨大荼毒云。

歐戰未起之時。歐洲人之欲賭博者。皆畢集於摩洛哥。因摩洛哥無賭博之禁也。歐戰一起。摩洛哥陷入戰爭潮流。賭博亦不能行。有法國人名呂司亞洛者。素好賭博。自不能往摩洛柯後。思想已成鬱疾。家人不明其故。尙謂感風寒染恙。多方延醫診治。及醫士臨床撫視。但見此人口中云摩洛哥不休。並謂好卡山達司(賭具名)無處使用。醫士莞爾而退。家人始知其疾之所由來也。

英人有名赫洛司者。素居德國。以養蛇為業。如聊齋誌異所謂大青小青。然英德開埠。德政府待英人甚苛。所有職業禁止使行。赫洛司一旦斷絕生活。每日歎歎感喟。所養之蛇亦知主人憂鬱。乘主人未防。悉數逃出。嚼死德人數名。德警憲之於死。並欲繩該養蛇人以法。德皇聞而阻止。謂蛇亦知仇敵。可以諷人。該養蛇人終於無恙云。王壬秋老人澈名士。吾國傳為美談。德國哲學家名篤士夫者。一日乘輪船遊美。謂船中座客曰。我們坐的哲學船。睡的哲學床。吃的哲學飯。飲的哲學茶。你們這一般人。是不是同我一樣。有一人笑曰。放你的哲學屁。我們不是同你一樣。此亦滑稽之事也。

近世藝術。有未來派。創於意大利。派入俄國。風靡一時。派中人行動至奇特。衣深紅衣。游行市上。或效犬馬鳴。與犬馬同寢。室有意圖。同派某鉅子至俄國之未來派。開會歡迎。某氏登壇。首言未來派主意。與俄派相抵觸。座中

人叫囂反對。馳人至印刷所刊布傳單。痛攻某氏。旣而某氏祠鋒稍轉。贊俄派行爲座中人立變反對爲歡。迎毀前傳單。而更刊之。則揄揚之辭條舉臚列矣。近此派浸入日本少年文士多喜道之。吾國則未聞也。

美國總統威爾遜氏去歲喪妻。曾自作哀辭一首。登載華盛頓報紙。日本加藤博士譯出。予今轉譯其辭略云。吾之政務繁吾之心神昏吾嘗謂吾之軀殼當先愛卿而羽化兮。孰謂愛卿反先吾以伎臺奔。則是生死不可必兮。天道不可論。從今欲見芝顏兮。惟有夢與魂。但願陰靈其不昧兮。同感上帝養育恩。原文哀艷可誦。惜予不文。未能譯之妥適。

海外述異

布雷

美國芝加哥埠。現建之白樂市頓之大旅館。係專爲大富翁之居駐者。現已將告成矣。該館之總理人謂不數年後。飛行之器滿目皆是。且在本館居住者必各有飛器。一具若不早爲預備。將來改建反形不便。故特將所建之第二十層專利便飛行器之出入。是亦思想之一大發達者矣。

英屬加拿大嘉毛倫女士。爲北美洲合衆國及加拿大著名游歷及探險家。一千九百零八年時。由加拿大西北前進。迤曲行一萬英里。到北冰洋沿岸。此即蘇格蘭省小說家麥堅氏首到之地。以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返棹者也。女士早有志步麥堅氏之後塵。特於一千九百零八年。辦當一切。偕其姪女首途。由亞撒巴河亞撒巴湖。(加省西北之大湖。長三百英里。最闊處五十英里)。沿途調查極多。又由奴河而至奴湖。直達麥堅氏所到之處。女

士之先爲英國蘇格蘭人任加拿大婦人會副總理。此次游畢。自幸目的已達。曾告人云。彼曾於夜中見日。且不見日落之時。爲生平得意之事云。

紐約溫阿頓銀行總理人溫阿頓。由和早夫亞市多利旅館出。被匪探去囊中金幣。值二萬八千元。是日已拘西婦立弼士及子大於官。疑係彼探囊者。立弼士原在芝加哥埠住者。而子大則素有綽號。曰芝加高瑪。這溫阿頓由該旅館出於門首。正欲登機器車。適有兩西婦行過。一則佯墜其所携金夾於地。溫阿頓鞠躬拾起而奉之。餘一婦。乃舉其皙白之手。拊溫阿頓之背。作甚感謝狀。忽而前墜金夾者似急症一般。暈而倚於溫阿頓之身。溫阿頓乃舉手扶挾之。及婦蘇而溫。阿頓乃命駕而歸。不圖自探囊而所懷之二萬八千金。已不翼飛去矣。即報捕房詳述所遇。差等素悉彼兩婦行爲。遂先後拘獲之。兩婦於旅館門首事。悉認不諱。惟不認行竊。現具保單三萬。保出候訊。噫。女光棍亦多術矣。

美國摩特斯陶地。有美產華僑麥君。近創製天文儀器一具。可以測量地球與各行星相距之遠近。聞麥君少時在舊金山。從美國老教師某氏游。該教師自出心裁。發明此器。未及實驗而死。死之前略將該儀器大概語麥。麥乃參以己意斟酌完善。於六年前開始製造。直至目前告成。不日即擬試驗。西人聞者。固不深以爲異云。

距今九年以前。海刺達爾地理學協會。以調查北極潮流之目的。曾用皮封樽三十五個。放流於白令海峽之北方。樽上記以四國國語。謂發見者可通牒於最近之美國領事云。迨至近時。甫仕諾威西落該島附近。發見其一。

第六集 民權索第

經北極探險家愛媽丁博士之手。轉送於前記之地理學協會矣。由是知北極之潮流。自西向東進行之想像說已徵確實。故近聞愛媽丁博士預定來年探險之行程。即就此事實調查以冀貢獻新資料於學界云。

西人輔連係太平洋公司之秘魯船伴也。曾在中美洲尼國海岸捕得兩頭魚一尾。當船泊哥連杜港。輔連在船下捕魚時。各種魚皆備。惟輔氏見有兩魚。始終並行不離。乃垂餌釣之。及上岸始知該魚乃兩頭實非兩魚。乃呼船伴賞。管事人伊文市亦到察看。鑒賞該魚稱奇不置。該魚長十四尺。重一磅零四分之一。船上各人見之。皆爭相垂釣。欲再得類似之魚。然竟不獲。

非洲東部有一種鳥蠅。名曰遮。世界上最奇最毒之蠅也。其飛行不遠。不能離河水及湖水一百五十尺之外。其嘴甚利。凡人經受其咬過者。即先起寒熱症。連癱不已。或兩月或三月或一年。及其毒深入傷及腦脊根。其人遂頹喪衰弱。終日昏睡。不思飲食。其身體逐漸冷凍。以至於死。其中亦有經八年之後而僥倖得生者。惟其多數皆於兩三年後即死去。計以前十年間。非洲土人因此染病而死者已有四十萬人矣。

南非洲有一種奇樹。名曰母牛樹。因該樹含有漿汁如牛乳故也。生於山上極旱處。視之似覺枯槁。用尖銳之物觸之。即有汁自樹出。如乳。置一小時。聚其水可製為餅。若置瓶中。塞其口。數日亦能儲。然他日去其塞。則有蟲且有青煙色自內出。而其物日久稍酸。仍可食。其樹生果味若楊梅。若將是樹之皮浸於水中。即可作牛乳。近年因飛艇之大有進步。遂致人人敢有冒險之思想。擬欲乘飛艇飛行於大西洋之上。此係為自歐入美之舉。

第六集 第一章 民權素

查此法係起於僑居美國之德國報界人卜魯克特氏。其辦法係照以下意見而定。調查千百年氣候之占驗，暮春之恆風頗有一定之力所行亦有定路。其速力每小時約行四十奇羅米突。將飛艇送入風中則不過五日即可飛渡於大西洋及紐約。越洋飛艇擬修之式樣略與平常氣球相似。長五十米突。其上載爲蓄存水素之用。艇之動機懸艇約四十馬力。此外其上亦安置船舵。然其動機及舵亦非該艇上第一最要之物。如舵之一物僅於飛艇遇有將行偏出舵路之外。則方用之挽救。如遇舵亦不能爲力之時。則其動機方行使。此外該動機又有一用。如飛艇遇有意外之處。不能前進。則下水之懸船即行改爲動機之船。飛艇人均載於其上。上載查驗氣候者一名。醫士一名。專療各疾。熟悉飛行情形者一名。水手一名。關於恆風之飛行。擬於四月初間舉辦。然因新現彗星恐是時於空中或有意外之變。故開行確切日期現尚未能定准云。

北水洋航路探險事宜。開辦以來四百年。猶未收佳果也。查北水洋探險已於十六世紀以來屢次試辦。至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瑞典國航海家諾爾典射利君始自歐洲通過北水洋來航極東也。嗣後絕無北水洋航海者。並無研究該航路。究與歐亞直通路是否合宜也。距近時西班牙商工業著有發達。移殖民人每年上下數十萬人之多。進出貨又鉅。依單軌之西班牙鐵路。不足靈速交通。轉速貨物也。於是俄國政府籌築西班牙鐵路複線。且利用西班牙內河如歐比勒拿耶尼細等大河。開辦航路以通北水洋。故探險北洋航路之熱潮頓起。據俄當軸云。如開辦北水洋鐵路。我國軍事上利便極多。且商輪較駛走蘇聯士運河短縮距離有二分之一也。

現飭海軍部水路科探險北冰洋航路定於今春間在海參威埠。誰裝船艦準備需用等事畢即往北冰洋。又云現西比利亞西部哥爾斯哥葉埠與俄都間已經開辦航海極為安全。又去年自勒拿河口至勘察加之四千俄里間探險之瓦羅色維基探險隊報告據云西比利亞最北東之雅克杜斯哥州哥爾伊麻河航運至便且河口附近水深足以停泊巨船也。此次北冰探險隊始於白令海峽逐次探查北冰洋航行以達歐洲前者由俄都迴航碎冰船泰木伊爾亞哥之三艘已安抵海參威埠矣。

鋼筆餘瀋

(未完)

逸梅

大哲學家紐頓氏嘗畜一犬。某日旁晚紐頓出外閒游。犬臥於內室。桌上積稿柴。皆其平生傑著。主既出。犬醒亂躍狂吠。燭倒竟作祖龍之焚。數十年之心血。僅賸一堆灰燼。紐頓既歸。見之雖懊喪萬分。而不形於色。徐撫犬首而謂之曰。汝知禍乎。不稍加鞭撻。其仁慈如此。

昔波斯王某欲雇一工人。須勤敏而惟命是從者。出示召募。應者百許人。選其軀幹雄壯者二人爲合格。遂於園中置餚。一命二人汲井水滿之。吩咐畢。即去。甲曰。人何愚至此。餚豈有滿水理。遂慢工。乙鞠躬盡瘁。及井水涸。忽發見一金環。旁晚王來。乙以環示之。王曰。此所以酬汝勞也。迺雇乙爲工。

北大西洋中冰島有天然噴水泉。高度達二百尺。遙望之如白龍懸空。洵奇觀也。

瑞士鄉人敦厚樸素。有上古風。婦女事紡織。男子則刈草伐木爲薪。植山薯。製乳餅爲菜。每日清晨。幼童奉筐。上

第六集 第一章 権素

上愛爾卑斯山坡。帽上簇穠艷之玫瑰花。肩復繞以花圈。當羣羊食草時。幼童憩坐泉畔亂石口。唱俚歌。橫吹短笛。與風吹樹葉聲。小鳥啁啾聲相酬和。天籟人籁。竟融成一片而莫辨。

瑞典居歐洲西北。當夏令時。終夜有日光。雲片疊疊。紅黃相間。絢爛如綺縠。

意大利維蘇威火山。麓路崎嶇。確爲火山暴發時。鎔質凝結而成。

羅馬古制。凡出征十次者。方可得官職。

英國之冠。古時以海狸皮製。之後海狸漸少。不敷所用。始於一千八百年。以絲製冠。

羊毛絨氈。法發明者。爲一歐西旅客。一日遠行。以羊毛少許。墊鞋底。及至某處。而羊毛壓扁如鱗片。故始知羊毛可以織氈。

歐洲北部嚴寒凜冽。冰雪載途。出外以鹿挽車。且以畜鹿之多寡。爲貧富之標準。

印度人之迷信。凡疾病者。噴嚏爲痊愈之兆。若作一事。或將旅行。遇有人噴嚏。則事必敗。行旅必有危險。

更格盧。即袋鼠。當十九世紀英吉利水手。在澳洲見此獸。詢之土人。土人告以更格盧。按更格盧。即不知之謂。今仍沿用此名。

動物體上。莫不有電。以電魚證之。尤顯明。此種魚類。產地中海畔。體扁平。胸部及頭部之鰓。俱發電機。作六角形之稜體。若蜂房然。以手執之。發生麻木之感觸。故羅馬人稱之爲拖別。特取麻木之義。而命名。近意大利。格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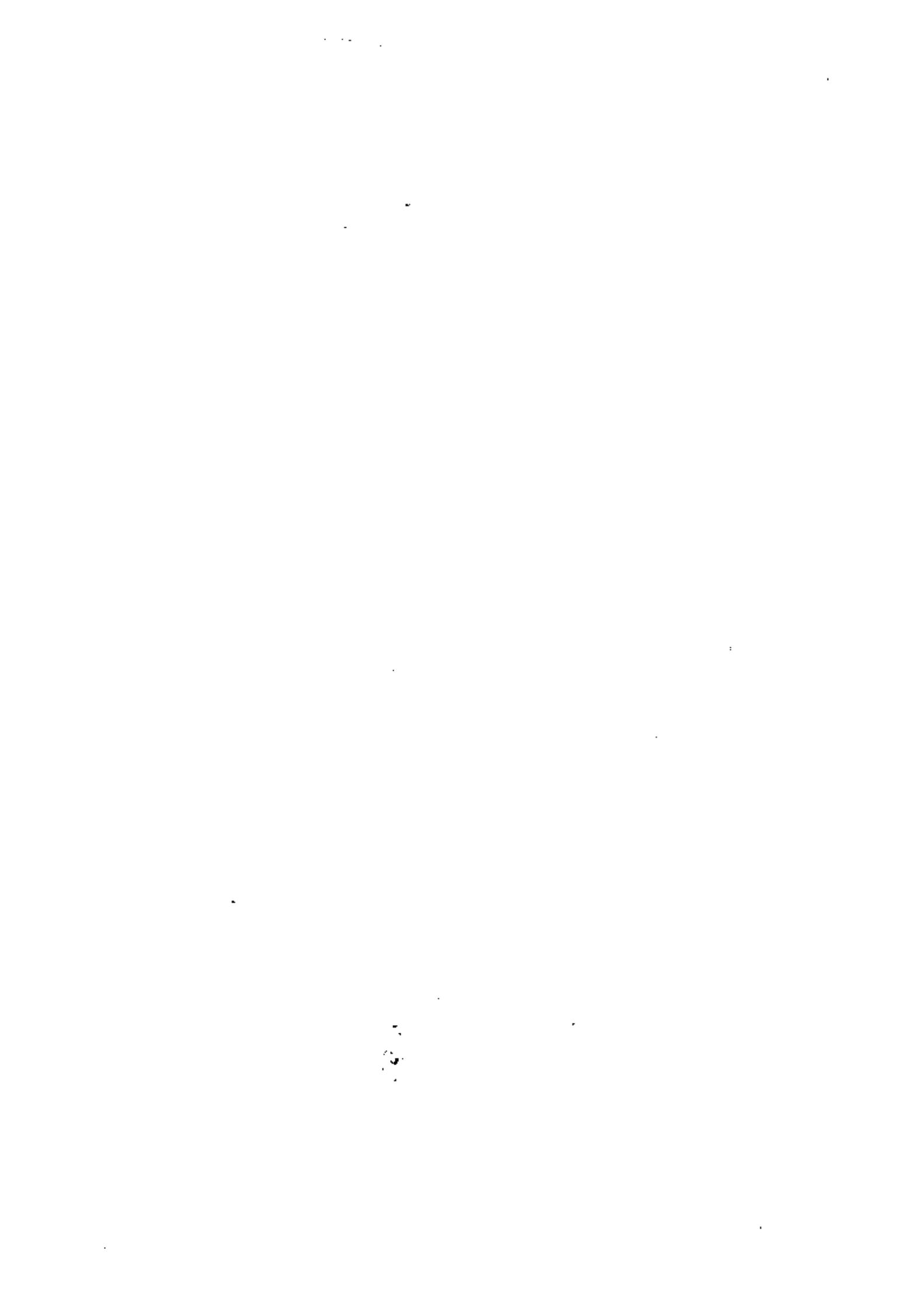
學家梅脫西曾將電魚取電亦電學中之破天荒也。

非洲地居熱帶。樹木蒼鬱。山林間多特異之蟲。此等蟲羣嗜食活物。貪慾無厭。不穴居。終歲游行。日夜不息。其行也排列成行。若軍隊然。其每列寬約二英寸。長約數英里。人與獸類遇之。無不遠逸云。

希臘爲歐西文化之源。上古時頗強盛。當時有斯巴達邦。專尚武事。男子七歲。即由政府收養。訓練騎射等技。即女子亦深明大義。以國事爲己事。某婦四子出征。杳無消息。或說汝子皆沒。婦大驚曰。然則斯巴達敗乎。曰勝婦遂改容笑曰。能如是。吾願足矣。三呼斯巴達萬歲。巾櫛氣概可見一斑。



劇
本
稿
本



集 六 第 素 權 民

劇趣目錄

梨香社劇話

(續第五集)

燕都梨影

菊林趣語

一 惕 塵
萍 生 因

目 錄

集 六 第 索 權 民

目 錄



第六集 第一章 民權素

劇趣

梨香社劇話（續第五集）

座因

或問具何種資格而後足以稱派耶。余曰此最易辨。若汪譚孫三伶同趣一軌中道易轍。各人運用腔調。迥不與本來相同。即令長庚復生。同歌一曲。其趣味則判若四人。不識者亦可立辨。所以三伶而能自成一家也。然則劉鴻聲爲伶界近時之傑出。譚孫已老。其音節幾有不支之勢。劉則高唱入雲。縱橫南北。莫可與京者。其可稱派乎。余曰否。鴻聲丁此壯年。其魄力之雄厚。當然勝譚孫一籌。然譚孫在鴻聲之年。又非鴻聲所敵矣。凡能稱派者。必具有獨立之毅力。行腔唱字。纖毫不假借於人。運用自如。字字從本音定之。以本音爲鑑。而治其他腔調。使其他腔調變之於吾。吾不因人之腔調而變。千錘百鍊。斯足豪矣。第專恃聲宏而無趣味者。又不足與此並論。鴻聲之運用腔調。多數胎息老譚。不待余贅。試觀其最著名之三斬一碰。如斬馬謖。則繪神寫意。尚不及王貴二人。得譚深厚。要知此種戲。不獨以唱工見長。羽扇綸巾。雍容大雅。王貴畢竟讀過幾句書。能從神情上體會。彼跋足大仙。行動不能自適。舉止不能自如。徒恃尖音雄氣。究不得謂爲完作也。再若斬黃袍。的是老劉特色。宮中一段二六。城頭數段快板。非他人所及。然其致勝之道。亦可得而言。斬黃袍乃紅生重頭戲。唱紅生戲者。音節應高於鬚生。若與淨角比較。當避其沉穩而向清銳處求之。故紅生之京調。最難出色。雖王洪壽（即三麻子）名振一時。然以工架勝。非以唱勝。卽唱也。亦不過昆曲徵調而已。鴻聲本唱大面。嗓音原來宏亮。當其未敗之際。復易轍而唱。

民權素集

雖生由宏亮處收束運用自然圓滿。聆其唱（他三人把話一樣講）一段快板中後花園之（園）字提高，逼出響遏雲霄。又如（孤王酒醉桃花宮）一段二六板中內侍臣擺駕上九重之（重）字最難唱。好鴻聲則用鼻音轉入腦音。徐徐托出。如烘雲托月。彌澄彌見其神采。蓋以平素唱大面之魄力運用唱繫生之音節折中用之恰合其度。毋怪鏘鏘有金石聲。非尋常人所可及也。白虎堂一戲。鴻聲之長處亦在氣壯聲宏。其帳中訓子（怒惱楊延昭）一段西皮原板字字用鑼音唱去。至（將爲父挑下馬那笑）之（笑）字生龍活虎。幾有怒不可遏之勢。迨太君進帳之後。一段西皮慢板自（聽說是老娘親來到帳外）至（問老娘進寶帳所爲何來）。止字字從抑音中轉折。尤以（恭身下拜）之（拜）字爲尤細。賦音純氣平頓。易其嚴父之怒容。轉而作孺子之態度。腔調變化之間。同一西皮。其神情迥異。雖然更一人唱。亦是如此。實則依樣畫葫蘆。氣味則不似鴻聲沉厚矣。此後之原板快板諸段。與老譚之氣味相近。無大特奇。其所以異於老譚處。老譚之氣味純乎平。卽間有波折。不露鋒鏘。聆之如身入太虛。煙銷火燼矣。鴻聲則不然。腔調極求平終不能出乎自然。含蓄工夫不及老譚渾脫。第英氣勃勃。亦鴻聲之長處也。余曾聆其探母一戲。氣味頗耐人咀嚼。坐宮一段西皮。直至數板似較別人出色。迨與公主訴衷時。一段西皮原板粒粒如珠。圓而有骨。周密奎之後。無第二人。至見太君時。一句倒板。一段二六。娓娓動人可歌可泣。至若碰碑一戲。素爲老譚傑作。如反板二黃而後接唱（金沙灘）一段原板。又接演碰碑。全賴氣力作用。老譚不演斯戲。有年蓋因七十老翁氣力稍衰之故。後起之秀工於斯戲者。已如鳳毛麟角。王

民權素集 第六

又宸時串斯戲。深得老譚意趣。惟音節稍薄耳。鴻聲串之音節雖然雄厚。圓轉自如。較之又宸似高一着。然既不脫老譚之範圍。且雄厚有餘。哀怨不足。繪聲有餘。給神不足。人謂鴻聲三斬一碰。余謂其二斬一探。其斬馬設碑二戲。非不佳也。蓋不能謂爲鴻聲之特色也。去年冬。鴻聲蒞海上大舞臺。甫一月。卽北上。余之瞳人與其重聚者。不下二十日。聆其心得之作。前已略述。又若拷打吉平。完璧歸趙。敲骨斷金二戲。乃孫菊仙之傑作。鴻聲運用腔調。雖與菊仙迥異。第激昂慷慨之處。又當推老鄉親也。此三齣戲。鴻聲在今日海上演之。固可出衆。然究不可與二斬一探並論。惟鴻聲素不輕演之上天臺。尙可與二斬一探相頡頏耳。總而言之。鴻聲之技。謂爲近時之傑出可也。謂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可也。謂爲譚派中之變象可也。謂爲自成一派。不可也。且素病足。不良於行。其技亦因之減色。顧曲家有呼爲留音機器者。余亦云然。

王鳳卿。卽著名青衣王瑤卿之弟。亦近時南北之佼佼者。總角登場。已負盛譽。實則工夫。乃在倒嗓之後。鳳卿幼時。卽爲汪桂芬所器重。當倒嗓時。足跡不履舞臺者五六載。此數載中。則依傍桂芬。刻苦研究。故得桂芬之趣味。益深。迨桂芬物化。鳳卿之嗓亦恢復。一曲高歌。彩如雷動。於是鳳卿之名大振。燕京人士。莫不謂桂芬之後。惟鳳卿一人。然則如呂月樵。真小桂芬輩。亦宗汪之巨擘。何故不及鳳卿。蓋呂則一副假嗓子。動輒從偏峯。

民權素集第六

取巧所以調雖高腔不免於油滑音雖宏字不免於模糊每一開口如開了一架八音匣只聞其音不見其字也且月樵無論唱生唱旦落尾多用雌音皆係青衣之餘病（呂本唱青衣出身）以云工夫不過欺門外漢耳真小桂芬倒嗓久矣又何足與鳳卿敵余聆汪桂芬戲不足十次而對於鳳卿則略有微議蓋桂芬行腔字字皆用倒拔法運氣在丹田吐音則由腦中透出故無一字無一音靡不巍然矗立依托借襯之病桂芬不犯也此種工夫乃天賦非人爲者鳳卿雖音沉氣足然與桂芬較之則若雲泥之隔其唱硃砂志取成都文昭關等戲摹神韻尙稱得體中以取成都爲尤佳若捉放曹代落店一戲則稍遜之按放曹一戲本不易唱因其先西皮而後二黃也西皮戲調高而窄二黃戲調寬而平凡人運用腔調由平而高易由高而平難由寬而窄易由窄而寬難毋怪鳳卿之嘆力也再如汾河灣一戲近時王梅合演南北人士僉美之曰珠聯璧合之作以做工論鳳卿自無可議以唱工論非余薄鳳卿似嫌雕琢氣太重如（薛仁貴好命苦無親無隣）一段西皮鳳卿唱至（隣）字十分喫力幾至澁而不靈唱戲貴自如稍加以雕琢則失於真勉強之形立見矣鳳卿摹仿桂芬常犯是病此乃春秋責備賢者近時欲求如鳳卿殆無第二人也平心論之桂芬之技從容中道鳳卿之技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王又寢在今日唱工鬚生中可列上乘渠摹仿老譚與張毓廷相近練音雖趨於平然於平中蓄有英氣不似貴俊卿之秋風秋雨也按老譚腔調近十年來已佔伶界之優點一時摹仿者趨之若鹜然入室者幾如鳳毛麟角五年以前當推賈貴得老譚趣味最厚今二伶倒嗓僅足以傳老譚之神不足以仿老譚之聲或謂老譚腔調秋

集 第 樂 素 民

氣過重。如久病老翁。幾有萎靡不振之勢。有薄其爲亡國之音者。信哉斯言。賈貴二伶。得其門徑者。在此而中。其毒者。亦在此。又宸。則不然。其音純厚。使聆者如飲醇醪。氣味雖平而不淡。且於幽韻中。富有一種英氣。足以沁人之脾。故老譚之。碰碑哭靈等戲。賈貴不能。又宸獨能也。故伶張毓廷學譚。與又宸雖同一軌道。其音調又高於又宸。惟神采趣味。則不及。又宸彬彬儒雅也。毓廷惜不永年。又宸正值壯歲。苟加以鍛鍊。傳老譚衣鉢者。舍又宸無第二人。

王雨亭亦倒嗓矣。做工又不及賈貴二伶。再如李鑫培孟溥齋德建堂許蔭堂輩。音弱而不韻。調柔而不清。謂其能唱幾句。則可謂爲譚派。則余不敢贊一詞。更若瑞得寶孟小茹于韻舫輩。則又不及以上諸伶。東施效顰。不過趨時之作用耳。譬如今之雛伶劉榮昇。來申菴丹桂第一臺。大書其泥金紅報曰。獨一譚派以唱論。音純而不花。字清而不混。較之小楊月樓八歲紅等。確高一級。若說學譚。則如李百歲摹仿叫天賣馬。直無一字似譚也。且做工亦幼稚非常。褒之曰。獨一譚派。實悶煞王又宸。氣倒貴俊卿矣。

時慧寶孫派中之健將也。足以興其韻頑者。惟雙處一人。顧老孫腔調全是一團真氣練成。在伶界所謂本錢足是也。故摹仿老孫者。必先充裕本錢。乃可效釀。世之伶人。所以趨向老譚。而背老孫者。雖喜譚之細膩。厭孫之粗率。實則本錢有限。未能勉然而成也。學孫首推雙處。時慧寶尚在其後。雙處腔調失之過剛。且於含蓄處。不能領會。孫意。故鋒銳俱露。有時竟不堪入耳。余前評孫調。所謂大刀闊斧。鐵晝銀鈎然。其細膩處。亦有一種不可思議。

者在其唱或白每至激昂之極忽然用儉渡法音細如髮若斷若續似有似無此乃是練氣工夫非練音者可與談也老孫之調故剛其味則雄厚而不見粗率其趣則曲折而不見輕浮所謂以氣作用者其腔調沉著不粗率以力作用者其腔調剛直而滯笨加以曲折則油腔滑調矣雙處之腔調多半以力用事雖不是油腔滑調粗率二字實在不免時慧寶於曲折處頗能體會老孫惟魄力較雙處稍薄如唱御碑亭硃砂痣浣紗溪碑敍子等戲則時勝於雙因其細膩處多非工於運氣者不能曲折如唱逍遙津取榮陽等戲則雙勝於時至於做工老孫則短於此道雙處亦然時則駕二伶之上矣平心論之雙已暮年技藝止矣時則方興未艾也以趣味論以做作論則時畢竟勝雙一籌然而完璧歸趙敲骨斷金二戲則老孫之後難乎爲繼矣其他如白文奎可惜一副大喉嚨到底唱不出一箇字趣味更不必說矣又如門菊仙福處龍處諸伶亦摹仿老孫者皆是放開喉嚨直來直往不過照着葫蘆去畫瓢至於葫蘆之內尚不知是金丹是糞土也最可笑者林樹助（即小益芳之兄）邱治雲（即小保成）二伶也學老孫簡直一對癩狗搖尾狂叫而已

燕都梨影

惕生

崑腔亡而京調興京調之脚本詞句完美雅馴不如崑曲凡稍有戲曲智識者無不知之然世間俗人多而雅人少寄跡歌場者類皆紈袴子弟販夫走卒文人雅士不過十之二三此崑曲不敵京調之大源也數十年來京調盛行幾遍中國他若秦腔亦頗能盛行於北方數省然其脚本詞句鄙俗較京腔猶甚啞調亦過於急激蓋承燕

民權樂集

趙慷慨之氣而失其悲愴之韻不足登大雅之堂。近年來亦漸衰矣。崑曲既亡。秦腔不作。故京調之在今日已為我國戲劇上獨一無二之美術。皮簧之名源於鄂之黃岡黃皮京腔之調脫胎於皖之徽調。然現在一班名伶非產於京即居於京或出於京名伶之門不然者皆目之為江湖派。故京調之盛衰存亡尤視京都社會之趨向為轉移也。余此次入都耳目之所接觸足跡之所常至無非歌舞之場然名優次第淪落梨園漸覺寂寞迥非昔日可比。心中不無所感爰此筆記之以存顧曲諸君之一暎。

余入都時值第一舞臺落成之日。第一臺者創自伶人楊小樓姚佩秋諸人建築與佈景效法滬上諸舞臺誠為民國建立後北京破天荒之舉為市面上特開面目。臺落成後楊小樓姚佩秋被舉為經理。於去歲五月某日開幕乃開臺之第一日前門不戒於火。燙付之一炬。二次開幕余躬逢其盛。臺中之角色為王鳳卿王瑞卿龔雲甫王又宸沈華軒朱幼芬路三寶賈洪林陳文啓何桂山諸人。惟分日夜兩班演唱。余猶憶第一日白天為龔雲甫之弔金龜。王又宸之黃金臺。夜戲為王鳳卿之硃砂痣。王瑞卿之破洪洲。惟經理不得其人。內則姚佩秋侵權搗亂。欺侮同行。王又宸首先較演。易以劉鴻昇而取價過昂。(時特別正廳價大洋九角特別包廂價洋一元五角)其實此輩角色北京之有周郎癖者已可意會得之。(當第一臺未成之先劉鴻昇樊雲甫沈華軒在廣和樓茶園尚有金秀山吳彩霞諸角。王鳳卿瑞卿在吉祥尚有陳德霖俞振庭諸人皆價不過三四角)加以俞振庭在文明園日請各名角登臺以為抵置第一臺之計。一班評劇家左袒之而梅蘭芳又在天樂園以分其勢。第一

民權素集

臺受種種之打擊。每日止有五百人。劉鴻昇龔雲甫因不能叫座。遂同時出舞臺矣。於是易以一班秦腔諸人。郭寶臣崔靈芝輩。取價雖廉（特別正廳五角）而問津又無人也。夜則楊小樓時一出臺。尚能勉強支持。迨王瑞卿退出。孟蒲齋劉永春加入。減價六角。十一月時梅王南下。應滬江之聘。於是電燈燦爛之第一臺亦因而停演矣。去臘之杪。梅王北歸。姚佩秋辭去總理一席。小樓一人領其事。於二月二日（即陰曆十二月廿六日）約王鳳卿復振旗鼓。演二日戲封臺。今春以來。王蕙芳加入。小樓每夜必出臺演一二劇。第一臺之營業頗漸起色。近日不知何故。又忽停演。而易三慶園中一班坤伶劉喜奎等演夜戲矣。

近年來營業最著者。首推文明茶園。該園與第一臺同在驛馬市街。相去僅數武。俞振庭主之。俞振庭者。北京最有名最有手段之園主也。與楊小樓同演武生。頗不相能。當第一舞臺開幕之後。俞除該園名角。如時慧寶諸人外。日請各名角。先後演唱。非演三日。即演五日。計其中譚鑫培登臺兩次。十三旦元元旦。李百歲孫菊仙各一次。王又宸數次。今春又由津請來李吉瑞。尚和玉。元元紅薛鳳池諸伶。演數日。殆梅王北歸後。王在該園演數日後。始歸第一臺。梅則搭入該園。劉鴻昇北歸後。亦時出沒文明吉祥。二月之間。該園由瀕聘來林翠卿。竟於戲報上書尺方大字。亦可見僉五欺詐狡猾之手段矣。該園近因名角過多。遂分為兩班。一班為劉鴻昇林翠卿韓長寶。一班為梅蘭芳孟小如。路三寶。園主俞振庭。則或在文明。或在吉祥。五日一易。七日一轉。此北京最强健之戲館也。

民 権 索 集 第 六

天樂園則田際雲主之。田際雲爲田雨農之父。昔業花衫。頗負盛名。已綴演數年矣。去歲梅蘭芳王蕙芳孟小如路三寶田雨農在該園演唱。頗能縱橫一時。殆梅王南下。王孟輩不能號召座客。因而停演。去年冬譚鑫培龔雲甫登臺幾次。梅王北歸後。梅孟路入文明。王蕙芳入第一臺。該園又由津聘來張黑演半月後。又請女伶演一月。近者又停演矣。

丹桂園在去冬時。楊小朵余小琴。由津請來。名伶汪笑儂。頗費重費。惟汪噪音過狹。所演之戲皆出其手編。雖詞句十分雅馴。而曲高寡。和知音極少。今春梅俞等在吉祥演戲。丹桂座客益寥寥。

已於三月底停演矣。近者女伶入第一臺。王鳳卿瑞卿等遂歸丹桂園。而汪笑儂楊小朵又有入第一臺或歸慶樂園消息。

童伶園爲幼童學戲練習所。北京最著名者爲正樂社及富成連兩班。劉榮昇富成連中重要角色也。正樂社中。有尚小雲白牡丹諸童伶。頗受社會歡迎。尚小雲演青衫。大得孫菊仙賞識。嘗以滬上之趙君玉許之。孫在京與尚配硃砂痣教子戰蒲關諸戲。

北京近來戲界發生一種恐荒之現象。最難解決之疑義。爲男伶與女伶競爭問題。猶之滬上劇團與舞臺不相上下也。都中光復之前。並無女伶。民國成立之後。百廢維新。於是女伶亦隨新侵入。時無男女合演之禁。男女雜出一臺。然色之一字。男終非女敵也。名優瑞卿。日以陰聲陽聲爲言。一班男伶莫不岌岌自危。謀所以對待之方。

民權素第六集

因而田際雲遂有禁止男女合演之運動。藉以排斥女伶。以孤其勢。然女伶未嘗因此而少衰。自此以往。坤社日漸成立。演於三慶中和各園。津滬奉天張家口之女伶相繼竄入。殆至甲寅之冬。乙卯之春。女伶愈夥。坤社營業益盛。劉喜奎小香水小月英趙紫雲李小來等大名鼎鼎諸女伶連袂入京。衒妍鬥美。取悅於人。以博時譽。致使男伶幾無伸足之地。雖以譚鑫培之老氣蒼涼。猶不敵劉喜奎之美目。一盼劉喜奎來京在三慶登臺之時。叫天夜在天樂演戲。然三慶白天未及一點。客座已滿。天樂雖盛。猶不及三慶。及至去歲年終時。劉喜奎演新茶花於三慶。京中人士若狂。雖同日夜第一臺楊小樓演長板坡。王鳳卿演戰城都。取價六角。觀者寥寥。劉喜奎之新茶花。取價一元。而馬車汽車盈門。中下卿滿座。上午九時。園中已無餘隙。日戲既完。皆坐守不去。以待看夜戲。今春四月。楊小樓等停演。劉喜奎入第一臺演夜戲。打砲戲爲新茶花。下午五時。即滿座。某報新聞欄記第一臺之光景。大書特書曰。政客之捧場。蓋是夜觀劇者除前國務總理某公外。要多卿大夫當道重要人物。於是益證社會之趨向。日重於女伶。則男伶來日大難。何堪設想也。初。第一臺文明天樂各園。相持不相上下之季。各園座客。皆不見十分滿足。延者謂觀劇人係由各園分散。殆及梅王南下。第一臺天樂相繼停演。此時。文明園理可獨霸一方矣。乃竟有大不然者。文明園亦因不上座。而停演矣。推原其故。女伶爲之也。余嘗徘徊於女伶戲園中。見無日不人山人海。而觀劇之時。醜態百出。非目不轉睛。卽怪聲狂呼。蓋在女伶園中。非聽戲也。看女伶色耳。女伶興而聽戲之趨勢愈下。於是一變往日點首擊節之態。而爲鶴鳴狗吠之風矣。使彼女伶。若代男伶而興。則戲劇當亦

隨之偕亡矣。平心論之。女伶中雖傑者不乏其人。然能成大名者有幾人哉。以累生論。南北最著名者爲恩曉峯。小蘭英。小翠喜諸人。然以男伶比較之。亦不過孟小如一流角色耳。他若武生。一行猶爲女伶所難。強能惟花旦一角。尚差強人意。蓋花旦者。女伶之本來面目也。男伶爲之表情上白口。上容貌上本來勉強。誠不若女伶之佳。近年來名優次第淪落。梨園漸覺寂寞。著名淨角金秀山。於去歲夏初逝世。顧曲者至今猶有餘悼。何桂山亦於去歲十月杪化去。何桂山者。淨角中之先前輩也。兼善崑曲。早年演劇三慶部。與陳長庚配戲。以酷好杯中物。故年老猶奔走於歌場中。劉永春其高足弟子也。於藝不過學得其七八耳。何金相繼化去。後起乏人。銅錘花臉。恐將失其衣鉢矣。黃潤甫亦老病不能演劇。王瑤卿因噪音中變綴青衣而演花衫矣。陳德霖聲音已遠遜於昔。小之清越爽脆一字一珠。龔雲甫噪音已暗啞。不能成聲。叫天菊仙亦皆衰老。特甚。噪音大不如昔。吾知天上妙人間難得。恐不久將爲廣陵散耳。

菊林趣語

一 萍

三麻子演蓮花湖。其去勝英。真如紙紮人一樣。大風一吹。不飛也要倒。若與其蠶眉鳳目赤面長鬚。手執青龍偃月刀。匹馬過關。單刀赴宴等。比較神采。則勝英與關壯繆。牽馬帶蹬。壯繆亦不許也。扮者一人。何相去有雲泥之隔。或謂關壯繆成神。勝英非神。其所以工於扮老關戲者。皆三麻子尋常誦經拜佛之功。(三麻子最重迷信)。故關二爺保佑他也。試問搜府之施不全。跑城之徐策。神乎非神乎。祇好請教三麻子。總之此戲不難於三麻

子而難於蓋。叫天如桃花浪子之身手招架這紙紮的人燈拳重必穿其胸脚重必折其腿。吾服蓋叫天怎樣敷衍下臺想其兩人交手時較之與李德山演白水灘永奎演三岔口祁彩芬演打店分外吃力也。

邇來海上各舞臺歲杪封箱必倒串數日藉以新人耳目實則滑頭之舉動客歲第一臺封箱疊串三日其間以貴俊卿倒串絨花計尤爲發噱。姑形鶴臂抹粉塗脂亮一亮豆砂喉嚨偏要捏着鼻子說什麼「我家有勢利他家沒有勢利因此上不願意我的大老爺呀」放開了打棍出箱的長板腳偏要去走兩步蹣跚步背影尚有人形回轉頭來則不敢請教。吾服老貴真罵盡海上之時髦美人矣。或贊其曰譚派想是從叫天之盜魂鑼上學來不然面孔胡若是之俊俏也。

趙如泉神似一個跳蚤。其演陰陽河之張茂深。迨陰役歸。李柱蓮欲藏其夫苦無隙地。無已。惟在臺側架一椅於棹上。令夫坐於椅上。蓋表示藏夫於檻頂之意。而如泉忽從椅背上豎一大頂。(即倒栽葱)兩足朝天。吾更不知其用意。想張茂深是孫悟空化身。變一顆樹兒自隱。但樹栽於檻頂上亦算奇矣。不知陰役可是二郎神否。七年前之湯雙夙尚可在胡家宅一帶混混。而今小東門亦莫能存身矣。若令其與小阿四結婚。真天生一對爛污貨。

拾遺金全本接演唐明皇遊地府。燈彩戲也。北地常演海上不多見。蓋因是梆子重頭戲也。余觀此戲有年矣。憶昔演明皇遊地府時。甫至五殿。一黑面關羅出場。大聲報名曰。(老夫包拯)按唐宋相隔數百年。怎麼包孝肅。

就做了閻羅爺。天理循環，想孝肅未入世以前，已儘先補用，迨至宋季，或者因私通陰界，亂黨免去本官，亦未可料也。

讀南華經，莊子休乃曠代逸士，看大榜棺，莊子休則不如張天師。不過一茅山道士而已，其妻至淫，掉頭不顧足矣。即不然，死之亦可也，何必自己粧死？試妻之貞果莊周夢蝴蝶，蝴蝶夢莊周，作如是解，則一部南華經早已與草木同朽。唐突古人，至於斯極！其間最怪者，王孫祭奠之後，告辭欲行，田氏曰：（童兒往外去傳說，師娘有四句話頭對上了，讓地們回去，對不上，不讓他回去。）童子將「青春一年少，仙花用水澆，打開石中玉，相交直到老」四句傳達後，王孫即曰：「你去對他言講四句話頭對上了，有三件大事可肯依從。」究竟對上了什麼？到底沒曾說出，想是要了一個悶葫蘆，但是把觀客悶煞矣。

捉放曹，亦歷史劇中之正戲也。人謂陳宮懦弱，吾謂陳宮有神經病。當曹操途殺呂伯奢之後，陳宮說曹操曰：「你這樣欺心，豈不怕天下人咒罵與你？」操曰：「俺曹操一生一世，甯可負天下人，不要叫天下人負我。」陳宮接唱西皮慢板一段，內有一句曰：「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此乃慨歎自己遇人不淑的意思，故下接一句曰：「皆因是花隨水，水不能隨花。」蓋比喩辭也。近時演者，即如叫天唱到「馬行在」一句，必將馬鞭拾起來，舞台中作牽馬架式，其意謂唱到此句，必定要牽馬也。不知牽馬即興上下辭之用，意不合。況康莊之間，從何又有夾道？即有也，牽馬走到道內，又如何行法？想必陳宮發了神經病，不然何牽了一匹馬，自尋苦惱，作無味之

民 權 索 六 集 第

舉耶。

殺子報一戲。觀其後段果報。固足以警世警人。若觀其前段之因。實出於情理之外。非人世間之常事。也要知觀者眼光。參差不一。愚者觀之爲其愚。智者觀之爲其智。所謂觀果報而感觸者。雖多觀前段淫穢而入迷途者亦不少。欲說因果。何事不可。必定駁駁乎。殺子一端。何爲哉。近有改良殺子報出現。吾又不解此名兒。將謂其母舉止端方。其子應當殺也。又何必曰報。將謂其不殺子也。又何必名之曰殺子。左右思之。不知改良二字。從何處加上。想必殺子不用劍刀大砍八塊。與改用槍斃故也。此種新名詞。真可與周五寶之口頭語媲美。

關東女伶王鴻齡者。秀色可餐。爲一時尤物。營口某商子。惑之甚。欲親芳澤。苦無門徑。隔簾窺影。其金錢浪擲。已不知數。後請計於友。友戲之曰。欲如願。非降格以充其備不可。少年曰。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一臭餘香死亦甜。而況備乎。友復戲曰。謀此美差。非餉以巨資。運動不可。少年遂典質良田三十畝。以餉之。於是充斯伶之管包。(卽傭人也)。昕夕惟於奩匣間。收拾其殘脂臘粉而已。卒不獲青眼一顧也。然則燕京某少年。以五十金而親劉喜奎之吻。真算是特別大減價。毋怪其噴噴曰。值得。值得。

女伶演戲。名之曰髦兒班。此種名稱。最合女伶身分。蓋謂其趨向時髦者也。苟引商刻羽以評之。何啻以秦漢文章而責孺子也。吾曾作打油腔八首。錄於後。則可見髦兒戲之一斑。詩云。一口花腔拆爛污得來。全不費工夫。夫蘇州京調揚州白。不是岐暗(讀平聲)便是奴喬裝。改扮步郎當。半截男人半小娘。真個戲中人。若此林之洋嫁女。

集 六 第 樂 素 民

兒王不重唱工與做工。腰兒扭捏臉兒紅。要求羣犬如狂吠。只在橫波一掃中。角斗翻來尺半高。刀槍棍棒一團糟。下場背影真難看。兩片尊唇擺擺搖。要從臺上出騷風。羞恥全忘便跑紅。接吻摟腰拴褲帶。儼然一幅活春宮。洗卻蠟脂學畫皮。面龐硃墨兩淋漓。翻新小調粧花面。忠義堂前唱李逵。小小喉嚨窄窄音。自家唱與自家聽。多因看客貪妍色。不重腔兒只重人。開心最是拆白舖。慣向梨園認外家。報到有情人出幕阿娘阿姊叫喳喳。

吾友陳冷僧亦近時之曼情也。曾作打油詩四首。咏翁梅倩林黛玉金處吳新寶四老伶。刻畫生旦淨丑。恰合四伶之身分。梨園弟子白髮新。想四伶讀之當罵老冷薄倖郎也。其咏翁梅倩云。哼哼調子轉。嘴嘴開到梅花味。不同莫謂翻唇疑品玉。都因是朵阿芙蓉。咏林黛玉云。臉兒美似鷄皮綿。嗓子嬌於破瓦鍋。作態粧腔唱花旦。瀟湘妃子老婆婆。咏金處云。腰如水桶臉生花。不扮紅粧扮夜叉。金谷園荒春去盡。可憐住個獵蝦蟆。咏吳新寶云。身幹長如三寸釘。撲兒雖老好時新。改良時代文明派滿口新詞學偉人。却是四伶之寫真片也。



劇 趣

頻羅館書話

大凡書家各有一種常用伎倆。常用則多見。多見易傳。賞鑒家亦各各認殺。面目山谷是山谷之字。松雪是松雪之字。豈知名家未有不變化者。余前得見山谷書李青蓮詩作懷素體。間有一二筆露本色。後有元明人數跋。記其來歷甚悉。山谷之長於懷素。但聞其說。未嘗見也。此卷精妙至不可思議。始知凡刻山谷字。皆非其至。而凡帖所刻懷素。亦是一副酸餉氣。非其本色也。此卷爲有力者以五百金購去。不知歸於何所。遂不復能問津矣。



詩
雲



碎玉目錄

賣珠者言

胡盧謠

醉餘隨筆

蔽廬談屑

集 六 第 民 權 素 集

目錄

箸 天 黃 儀
超 醉 竹 鄒

集 六 第 素 樂 民

目 錄



碎玉

賣珠者言

儀 鄭

長安大道有棄人子焉。捉襟而肘見。納屨而踵決。顏色憔悴。躑躅於途。行行不已。出珠懷中。持之以炫。於人人皆莫之顧也。日既暮。途復窮。飢寒又迫。乃持珠至骨董之肆。而求售焉。肆主人略睨之。詢曰。此一金可乎。棄人子曰。可。與以珠。欣然持金而去。余追視之。其光熠熠。蓋希世寶也。急尾行其後。而語之曰。子之珠。卽所謂靈蛇之珠。懷此至寶。投身王者之門。釋褐而獻之。綴之於璇室。懸之於瑤臺。中有火齊翡翠。垂輔懸黎。璀璨灼爍。是珠也。錯落於其間。相與含英吐耀。吾知萬金之值。不難立致。子奈何懷此珠。而不知寶。售之流俗之人。一金而遽輒然色喜也。棄人子曠然笑曰。此明珠也。而有價值之可言乎。我欲善價而沽。安所得王者之門。而獻之也。卽得其門。將投足而逡巡。欲啓口而囁嚅。思其狀。殊可鄙。吾豈能爲此哉。且子亦思瑤臺之上。璇室之中。所陳列者果何如也。華鼎之尊。與康瓠同祝。夜光之璧。與砾砆並陳。貴賤不區。吾釋褐而獻此珠。是以暗投人於道。彼將按劍相眄。此鄒陽所謂結怨而不見德也。而子謂我願之乎。予詰之曰。子不願此。可懷寶以終其身。何貳售爲。曰不然。我懷此久矣。終吾身而不售。一旦墮溝壑。誰復知此珠。珠雖貴。將與糞壤同科。不若售之於人。塵世間或留此光彩。我固不以價值論。特患得吾珠者之不知寶耳。言已。徜徉而去。予卽其言而思之。其猶有蓬之心乎。懷珠者而人盡如斯。人爭以貳值求至寶矣。得之而知爲寶。是尚可言。得之而貳視之。仍與糞壤同科。賣珠者不再見。無由以是說質。

之也。

胡盧謠

黃竹

冉初子夜飲於市。醉索壁書十九章。似諷似嘲。語多不解。或叩之曰。此余從胡盧中得來。遂名胡盧謠。

莽巴巴。皚白華。大蕪根。大如瓜。瓜戀西兒口。兒口赤涎垂。過肘。華戀東姆頭。姆頭帖壓金蹠流。南畦北畦插不盡。三兩着。斷落蕪走血膚。血膚何模胡。夜夜聞鬼呼。鬼呼主人。主人坐且吁。

蠅兮東。東營營。蠅兮西。西營營。爾蠅何營營。何要口中餅。三世食不成。投地條。忽來狸貳。狸貳來。夜微茫。(叶明)一營營。蠅爾乃以爲生。

百丈洪。千夫不能過。一兒亦躁。適行如梭。兒亦何能爲。(叶峨)兒惟不知百丈洪。何如溝澗。多大滄無一丈。小溝無一步。小兒目中習其故。小兒心中知其數。小兒心目中。何有百丈洪。

羊犧瘠牛肥。羊瘠偏多嵌。牛亦不能飛。飛牛出闌關。白鶯闌外肥。雞知故妃故。妃歸夜未晞。戍父逐狼狼入扉。鼠東穴。馬西馳。馬馳猶可追。殺鼠并穴。摧盈將軍。何用巍巍堂上爲。堂上發虎符。堂下百僚趨。鎮東不筦西。猿子當前啼。將軍苟苟采。蒺藜度爾帶。革爾衣吁嗟。盈將軍國人不如君。

海眼開。大水來。大小泊九州。五嶽之山鬱相樞。大水洞海眼。蟠桑口。从金波作岷峨。之水來自天。天不絕月長。圓。

民 權 索 第 六 集

摘天漿。鑿天宮。犯計羅騎天。天龍口沫噴赤火。四宙八極光爍爍。斗戰國。箕咷風。澤國人思卯金豐。彼槍胡能懸當中。旣無髦。挽無弓。巨口至斟酌。第四九六甲。爾同功。

鐵爲墻。銀爲門。琅玕爲樊。堅固不翻。云是誰主者。金寶子富蠶孫。長夜無驚室。鬼尊檢喙。長俾腥短黑。狐白疽來相。款賓中。猪。猪聲方亂。鐵爲墻。銀爲門。琅玕爲樊。堅固不翻。安來狐與疽。

白鐵赤鐵。中心如鑿匪。惟鑿兮迺朽之藥。惟藥之柔。柔則易朽。惟石之堅。堅乃長壽。有酒千卮。奉君楚。羨君爲石。不願君爲藥。

躋躋躋。兩眼如孟。見天之高。不見地之闊。(二解) 亂無窮粒。寒無縮絲。躋躋。何怙於天。(二解) 吁嗟蓬蓽。人以爲醜。人以爲醜。胡不出走。(三解) 蹤躋出走。卬卬何止。我謂蓬蓽不如遄死。(四解) 蹤躋答我。蓬條不死。快樂萬年。蝶蝶有喜。(五解)

白雲在天。綠繞如絲。靈景匪側。見我嬪娟。有龍曰龍。宵吠花前。我信孔昭。守旦不愆。仙之人兮。君子來恩。未見其趾。乃見其髮。何以遺之。碧玉琅玕。

掌上雷。一鳴巨。至再鳴。巨。人死。巨。人死。雷不止。袖中火。龍戰。飢蟲。焦鱗。滿地收。不得。黃蠅。伏百怪。尼非上小兒。方夜出。

前相公。後相公。屈如蠻。幻如龍。揖南北。拜西東。鐘應四方。相公不聾。相公納無閒。立無際。無聽之聽。聽乃。

聽相公不聲

石梁高。石梁何高。高不能掇天戈。達天旄。天闕九。九。九。八。一。天虎天虎。蹲門喉。天狗天。雖可登。難行走。石梁高。石梁高。不與天通。呼啜黑風。一夜吹欲絕。

穆滿朝河宗。河伯號之。天天曰汝滿休。八駿死。良犬亡。收皮効物歸故鄉。滿曰。悠悠道路。山川間之。將予無死。尙能復來。天曰。捷走千里。雄飛八百。汝欲復來。黃水化爲赤。四國之人謂之曰。山丘平。漢水絕。黃水不赤。有鳥有鳥集於昆侖。三年不食。一食萬豚。遺卵如盎。破之赤陽。腥流滿地。不見其黃。其黃化爲碧澗。焦雷逐之。匍匐過河。

種穢得爪。質大如瓶。中有嬰鬼。坐而豕唏。咻於赤父。乳於黃妃。晝餐罔兩。夕眠窮奇。是名無歸。歸諸北荒。北荒不受。投諸豺狼。豺狼歎喜。奉以爲王。老殲六駿。皆來稽頤。反噬人身。有虧其角。倨牙印鼻。長頸短嚼。雖曰來諸。非我同族。殺之殺之。趙母夜哭。

犧子懸。驥子懸。汝不言。石灑血。汝卽言。不如我。狼尾鞭。沒頭下。不言。死。言。亦死。死。不言。乃男子。水可沈。火可灼。鐵可剝。石可礮。昆命之山不可奪。

告爾天。天蒼蒼。告爾地。地茫茫。茫茫復蒼蒼。余及汝偕亡。呼嗟黃兮。曷歸來兮。毋淹留於四方兮。

冉初子不知何許人。讀十九謠。唯末兩首可解。餘都指遠詞。與似有爲而作。但未敢確言其所指耳。錄自段

家村店原稿十九首錯列其每首標題及注則余爲之也。辛亥七月朔黃竹跋。

醉餘隨筆（續第五集）

天 醉

一代有一代之人物。一代有一代之文字。如後漢書之馬援傳。三國志之周瑜傳。其文字雄奇殆非班史中所有。文人好以時代論文眼孔小耳。

經學家今古文之爭久矣。康有爲新學僞經攷。謂古文皆出於劉歆。此亦襲取前人舊說耳。不學之人。從而驚之。甚可笑也。

信今文者無不尊公羊春秋。道成之際。其說盛行。今日經師如王闡。如廖平。皆深於公羊之學。康有爲捨其餘。唾使欲以此自名其學。亦其欺世盜名之一端乎。

今日國家急需之人物。在荆軻一流。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吾誦之萬遍而不怠也。他人以爲念佛。司馬晉南渡之季。會稽王道子當國。卒亡晉室。今之爲會稽王者何人。可以思已。

宋度宗時。賈似道以去要。度宗至下階長揖留之。夫似道何功於國。而度宗恃爲長城。若以彼之去。關宋社之存亡者。而不知彼之不去。正所以速宋社之亡也。其如彼昏不知何。

政府者。人民組成國家後。執行政治上事宜之一機關也。然世界惡劣之君相。所行不法。則有人焉。倡無政府主義。以振厲之。若夫政治機關人人不負責任。魂東魄西。各恤其私。則雖有政府。不異於無政府也。塊然之體。乃無

腦海。此又別一景象矣。

今日中國之政府。不足爲政府也。則謂之無政府也亦可。凡號爲某會某公司者。大都國家現象之縮影耳。可哀也夫。

世有妄人。不解文義。往往好誣呵他。此何以故。應之曰。謬誤之中。有真理焉。吾只以平心對付之。其不足計者。則吾行吾法可耳。

俗語往往有本。如寧波鄉諺有云。小人日日醉。皇帝萬萬歲。此與杜少陵所謂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同一意也。以今觀之。皆奴隸之思想耳。吾自吃酒耳。與漢皇何與焉。

宋徽宗爲金人所俘。至五國城。衣生虱。呼爲琵琶蟲。以其形似琵琶也。夫爲虱於宋者。豈唯琵琶蟲哉。名勝相望而結於幹濟。奸佞接迹而竟少。梟雄皆虱而已矣。

民權素集

南宋徐師川贈宦官鄭公謐詩曰。平生不善劉蕡策。色色人中自有人。嗚呼奔走於太監門下者。得此可以解嘲。秦檜妻王氏嘗賜稱沖正先生。今之娘子其婢奴稱以先生。或本於此乎。

狀元宰相之榮醜者。無過於秦檜。狀元宰相之苦者。無過於文文山。

韓侂胄當國時。有武學生華岳上書極論之。并詆程松之納妾。倪璽售妹。蘇師旦獻妻。以媚侂胄。侂胄亦雄兒。華岳或言之過甚。然今有京內大員。出其妻妾以媚權貴者。倘亦程松之等之後學歟。

宋帝降元封瀛國公。老生一兒元明宗取爲己子。此子後爲元順帝。然此事不見於正史。殆與以牛易馬同一疑案。或抱種族思想者假造此說。以洩孤憤已耳。非必事實也。

張浚身都將相而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此與韓侂胄何異。而朱熹比以諸葛武侯。蓋侂胄得罪於道學。故史論斥爲奸醜。而浚之子栻與朱氏講學。朱氏阿之後世。亦不敢非矣。今日所謂清議者。亦大都如此。

宋高宗善書。孝宗喜唐人七絕。中興之業無足觀也。張文襄詩曰。淮譁蜀亂毀藩籬。已是弓藏磬盡時。德壽才催臨櫬帖。阜陵又賞選唐詩。嗚呼。今之以文字爲國粹者。可以悟矣。

史可法之時。尚可爲也。瞿式耜之時。不可爲也。然瞿守桂林。頗能持久。史守揚州。未戰而敗。王良士。袁江南。曰。書生白面。最誤戎行。信然。

復社中人物最著名者。如吳昌時。以附周延儒貳。死於崇禎十六年。周鍾以降。賊死於南都。而吳偉業輩。則降清朝。如張浦輩者。亦幸而早死於牖下耳。浮夸之士。甯可信耶。

明季之兵無戰不敗。而著書言兵之士。最多。

明季黨人。其能力較東漢黨人尤劣。東漢黨人。能利用何進袁紹。竟破宦官。天下已亂。劉景升據土稱霸。雖坐談西伯。而名列英雄。明季黨人除文字涕淚之外。無復能力矣。

明季三案。在今日觀之。皆無謂之爭也。而當時以爲大問題。應聲蟲太多。最爲國家之害。

民權素第一集

南宋道學先生最多而亡國之禍莫慘於南宋會稽諸陵盡被發掘理宗之首至爲元祖飲器明代之初始歸埋江南（見高青邱集）理宗在位時崇獎道學周程張朱從祀孔子始於其時其結果如此天下之事固非雄才大略莫與濟也

王荊公詠商鞅云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此言深合法治主義未可非也若其詠明妃云漢恩自淺胡自深意在翻案而不覺其理之謬荊公之言失於此哉

秦檜生日或獻詩曰靖康一節古來無蓋靖康時金人入汴欲廢趙氏立異姓檜力爭之當時重其風烈云不謂其後來敗節若此

嚴嵩讀書鈴山堂頗工文翰有時名大用後庸奸誤國清流不齒名士之不可信如此

錢牧齋既降清朝嘗以蠶丸洩兵事於瞿式耜瞿故錢之門下士爲明守桂林卒以身殉視牧齋之反覆不啻烹犧蠶丸之舉轉疊多事耳

錢牧齋注杜詩每謂少陵受知明皇其子肅宗卽位靈武有同篡病少陵深致貶斥然以吾觀之少陵詞多渾融未傷忠厚今有堯舜其子而呂武其母者則其心術之不正殆亦牧齋之僻也耶

康有爲自言出番禺朱琦之門吾觀朱氏之學平正通達與康氏恣睢妄作者大有逕庭此又何耶世有哲人當不以李斯之故罪荀卿耳

民權素第六集

民權素第集

翁常熟常以康有爲有才而隱薦之。此常熟之過也。然常熟主與日人戰。卒以大敗。書生誤國罪不容於誅耳。寇連才一宦豎耳。康有爲緣以干進。梁啓超稱道之。至引陸子靜不識一字。堂堂丈夫之語。以頌連才小人之氣。類有如此矣。

口頭三昧無真實受用。只要人人回光返照。自摸良心。省得多少閒言語。

高車大馬玉食錦衣。我輩見之未免不平。不知世上尚有啼飢號寒者在。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少陵詩也。誰知盤中粟。粒粒皆辛苦。白香山詩也。頗與今日社會主義暗合。

吾讀圓明居士語錄。又讀雍正朝東華錄。忽憶老韓同傳太史公大有見也。

古人云。才子成佛。當在人先。殊不然。學佛必自持戒入。聰明人嗜好易着。情識易遷轉。不如齊公。齊婆。皈依淨土者。臨死時轉有把握耳。

定間無窮。時間無盡。功蓋四海。名垂千秋。亦與本分事無與。我輩只求此心之安而已。

憤世嫉俗。不過爲此身自樹荆棘。其實於世俗毫無所益。不如以忍耐和平出之。冤親平格。正是作用。道德自道德。法律自法律。分析不清。又惹一番議論。

知生之不足戀。而後可以不怕死。知外物之爲幻。而後可以不愛錢。凡夫人之所慘淡經營。而不能一刻去者。即以無常二字。嚇之。然且曰。吾有子孫所謂佛出世。亦救不得。

二十四章經。佛道教經語。真實易於通解。實學佛者之津梁。而儒家之金科玉律也。今或以其淺近而忽之。侈談大乘。授事言理。流弊所至。無一人而不爲獅子蟲矣。可喟哉。

淨土宗倡於晉代。慧遠。社其大宗師也。至於明代。如雲樓。如憨山。專以此爲教。今日楊仁山。以佛學名於江南。亦諱諱然。勸人皈依淨土。淨土宗主要之經。如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皆入大乘念佛求生淨土。其要在一心不亂四字。念佛自易。而一心不亂。以念佛則難。不可不知。

禪宗最難入。然無得於此。則讀經不易解。所謂但爲法華轉。不能轉法華也。入門之書。當以六祖壇經爲第一。天台宗大小止觀。宋明儒者。所言靜坐之法。全本於此。

今日提倡佛教。當標揭根本五戒。以約束教徒。或問娶妻爲犯淫戒否。應之曰。娶妻自娶。妻淫自淫。娶妻未犯淫戒。信徒不妨有妻。比邱則必不可有妻耳。如持殺生戒。與不肉食。自是兩事。不妄語之戒。在今日尤要。

佛典所謂五種正食。(梵云蒲屠尼)炒乾飯。飯魚肉也。(見四分律)然則學佛者可以食魚肉。

維摩詰經曰。亦有妻子。常修梵行。然則學佛者。不妨有妻子。

佛之父曰淨飯王。母曰摩耶。妻曰耶輸陀羅。子曰羅睺羅。釋迦出家學道。不過六年。道成之後。卽歸度父母妻子。儒者誣佛似未一致。

楞嚴經言。佛告阿難。汝我同氣。情均天倫。阿難亦曰。我是如來最小之弟。蒙佛慈愛。猶恃驕憐。雖今出家。猶恃驕

憐。由此而觀。佛之於家。延倫理。非猶是人情也哉。

吾觀世界宗教家。耶氏有母而無父。回教祖慕罕默德長時。父母俱亡。孔子父母。司馬子長明言之曰。野合。孔子既長。至不知其母葬所以。凡情而推。三聖人皆可謂處家庭之不幸者矣。唯佛身爲王子。終俱解脫。必非偶然者。韓歐程朱所以闢佛者。皆以廢人倫爲言。猶如夢囉。殆不足辨。然而韓歐可恕。以其本不解也。宋儒所得。無不捨佛之餘唾者。能讀書者。自知之。

程朱得於佛者淺。陸王得於佛者深。此程朱之所以不如陸王也。

文人積習。最可笑者。莫如古文家宗派之說。始於明之歸唐。而成於清朝之方姚。其範愈隘。其氣愈薄。其結果使文章一道離事實愈遠。亦可喟已。

戰國諸子。各以其道思。有以易天下。其見之於文。亦各自爲體。此其所以不及也。今不學所以爲文者。而但摹擬其腔詞。則與優之唱曲。何以異焉。

所患於八股文者。以其庸且熟耳。吾未見今之爲桐城者。不庸且熟者也。惟予君之才勝於方、劉。

古人之文。原無格式。其根本深厚。不可磨滅。則人以爲至矣。有序。難而有物。難。可規。規於波瀾轉接間哉。今日論文。又自有法。取足以達吾之所見已耳。

論事論理之文字。所貴者。不違於倫理。而陶冶性靈。別有韻文。二者各自爲體可耳。

佛言一切衆生未成佛。我誓不成佛。今我衆生依然衆生。可知佛是沒有了。慘佛曰。你自願爲衆生便了。我看你便是佛。

先生亦吃飯著衣。何以勸人學佛。應之曰。你道佛不穿衣吃飯麼。佛生此世間時。何嘗不穿衣。何嘗不吃飯。但是隨緣些。

先生言資生事業。弟子來駁了。曰先生是講學的人。應之曰。以儒言許。以釋謂學先治生。以佛言所謂。述水擔柴。罔非佛法。

一微空。故衆空。衆微空。故一微空。此語是禪語。實亦科學家之絕頂語。

蔽廬談屑（續第五集）

（未完）

箸 超

民 權 素 集 六 第

貪人之前莫炫寶。炫寶則自殺其身。此君子正命之道也。才人之前莫炫文。炫文則自丟其醜。此君子藏拙之道也。險人之前莫炫識。炫識則自取其危。此君子遠禍之道也。姤婦之前莫炫色。炫色則自毀其文。此君子下人之道也。文人一富貴起居便市井富貴。一能詩吐辭便寒酸。

民 権 素 第 六 集

非真空不宜談禪。非真曠不宜談酒。近數百年禪酒無知音久矣。

能食澹飯者方許嘗異味。能溷市井者方許遊名山。是謂不形不相。

能受折磨者方許處功名。能甘荆布者方許飾釵鉢。是謂可屈可伸。

雨窓作書筆端便染煙雲。雪夜哦詩紙上如灑冰霰。是謂善得天趣。

凶年聞爆竹愁眼見燈花客途得家書。病後聽琴聲俱可破涕爲笑。

無風雨不知花之可惜。故風雨者真惜花者也。然不能因惜花而阻其風雨。

無患難不知才之可愛。故患難者真愛才者也。然不能因愛才而阻其患難。

日高風暖則花之發泄太甚。故名花養於輕陰。

富貴逼人則才之剝削太甚。故大才養於困苦。

予性不愛花而尤不願花之發泄也。陰雲密布時常賞玩之。

予性不愛才而尤不忍才之剝削也。蟄伏長吟時常過從之。

觀交友可以知好惡。觀位置可以知經濟。是之謂對鏡照形。

觀楹帖可以知吐屬。觀陳設可以知旨趣。不必測隱探微也。

觀圖書可以知胸次。觀童僕可以知器宇。不必量才核器也。

庭中之花。有斡旋造化之功。使名士增情。使美人增態。使香爐若椀。增奇光。使圖畫書籍。增活色。孩提之童。有移易人心之力。使凶暴者生慈悲心。使爲我者生割捨心。使各家族生保護心。

琴不可不學。能平才士之驕矜。劍不可不學。能化書生之懦怯。此鍛鍊之工夫也。

氣靜則驕矜自化。何必學琴。氣充則懦怯自除。何必學劍。此琢磨之工夫也。

美味以大嚼盡之。奇境以粗游了之。深情以淺語傳之。良辰以酒食度之。富貴以驕淫處之。俱失造化本心。擁苦白物以憚吝。守之翻似曲體造化。

樓之收遠景者。宜游觀。不宜居住。室之無重門者。便啓閉。不便貯藏。

庭廣則爽。冬累於風樹。密則幽。夏累於蟬水。近可以滌墨。蚊集中宵。屋小可以禦寒。客寢炎午。

君子曰。居身無兩。全處境無兩。得信乎斯言。不我欺也。

夏時勿縱酒。怒時勿作札。既可以保身。亦可以免尤。

不靜坐。不知忙之耗神者速。不泛應。不知閒之養神者真。

筆蒼者宜學爲古筆。雋者宜學爲詞。筆麗者宜學爲賦。筆肆者宜學爲時。筆渾者宜學爲詩。

讀古碑宜緩。緩則古藻紛呈。讀古畫宜速。速則古香頓溢。

讀古詩宜先緩後速。古韻以抑而後揚。讀古文宜先速後緩。古氣以起而愈永。

物隨息生。故數息可以致壽。物隨氣滅。故任氣可以致夭。

欲長生只在呼吸求之。欲長樂只在和平求之。不必過爲其難也。

雪之妙在能積雲之妙在不留月之妙在有圓有缺山之妙在峯回路轉水之妙在風起波生。爲雪而朱其闌爲花而粉其牆爲鳥而疏其枝爲魚而廣其池爲素心而開三徑是爲天人之映帶。築園必因籬築樓必因樹築榭必因池築室必因花一無所因者不可言建築。得天者常勝失天者常負天人相應實至名歸是故天不可逆也。

聚泥沙於名花之側名花未必減其艷惟相形而愈增妍媚耳。得天者常勝失天者常負天人相應實至名歸是故天不可逆也。

一時之苦不可耐千年之樂不可厭人情如有亡而已。有青山方有綠水水惟借色於山有美酒便有佳詩詩亦乞靈於酒。有青山綠水乃可酌美酒而詠佳詩是詩酒又發端於山水也。

嚴君平以卜講學者也孫思邈以醫講學者也諸葛武侯以出師講學者也。人則女美於男禽則雄華於雌獸則牝牡無分者也。

鏡不幸而遇嫫母硯不幸而遇俗子劍不幸而遇庸將皆無可奈何之事。

天下無書則已有則必當讀無酒則已有則必當飲無名山則已有則必當遊無花月則已有則必賞賞玩無才

民 権 素 第 六 集

子佳人則已有則必當愛慕憐惜。

秋蟲春鳥。尙能調聲弄舌。時吐好音。我輩搘管拈毫。豈可甘作鶴鳴牛喘。
綱常倫理。今日幾於掃地。合向花木鳥獸中求之。

豪傑易於聖賢。文人多於才子。蓋豪傑不能爲聖賢。聖賢未有不豪傑。文人才子亦然。

牛與馬一牡而一隱也。鹿與豕一仙而一凡也。

田單之火牛。亦曾效力疆場。至馬之隱者。則絕無之矣。若武王歸馬於華山之陽。所謂勒令致仕者也。

古今至文。皆血淚所成。古今惡文。亦純是血。

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

世界原從情字生出。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

孔子生於東魯。東者生方。故禮樂文章。其道皆自無而有。釋迦生於西方。西者死地。故受想行識。其教皆自有而無。

佛遊東土。佛入生方。人望西天。人尋死地。嗚呼。西方之人。兮之死靡他。

貌有醜而可觀者。有雖不醜而不足觀者。文有不通而可愛者。有雖通而極可厭者。此未易與淺人道也。雖然可觀者必有奇怪處。可愛者必無大不通。

遊玩山水。亦復有緣。苟機緣未至。則近在數十里之內。亦無暇到也。

貧而無詔。富而無驕。古人之所賢也。貧而無驕。富而無詔。今人之所少也。足以知世風之降矣。

昔人欲以十年讀書。十年遊山。十年檢藏。予謂檢藏儘可不必十年。只二三載足矣。至於讀書與遊山。雖或相倍蓰。恐亦不足以償所願也。必也如黃九烟前輩之所云。人生必三百歲。而後可乎。

九世同居。誠爲盛事。然止當與割股廬墓者作一例看。可以爲難矣。不可以爲法也。以其非中庸之道也。

作文之法意之曲折者。宜寫以顯淺之詞理。之顯者。宜運以曲折之筆。題之熟者。宜參以新奇之想。題之庸者。宜深以闡繫之論。至於窘者。舒之使長。縛者。刪之使簡。俚者。文之使雅。鬧者。攝之使靜。皆所謂裁制也。

筭爲蔬。中尤物。荔枝爲果。中尤物。蟹爲水族。中尤物。酒爲飲食。中尤物。詞曲爲文字。中尤物。買得一本好花。猶且愛護而憐惜之。矧其爲解語花乎。花能解語。而落於粗惡武夫之手。或遭獅吼。戕賊雖欲保護其何可得。

水爲至污之所會歸。火爲至汚之所不到。若變不潔爲至潔。則水火皆然。

民素權第六集

詞 枝 竹 上 海

粹 玉

值探心計最奸才吃倒王糧造瞎謠一酒一和嫌價
貴夜深偷渡帶鈎橋

盤龍堆鳳誇新粧兩字瓜分最不祥一個篷篷頭上
髻幾多婦女毒顛狂

春林斜對百花洲香粉胭脂冰雪油莫道里名是賣
錦太陽跌落出風頭

作者箬超

民權素第七集總目

名著

藝林

遊記

詩話

說海

談叢

諧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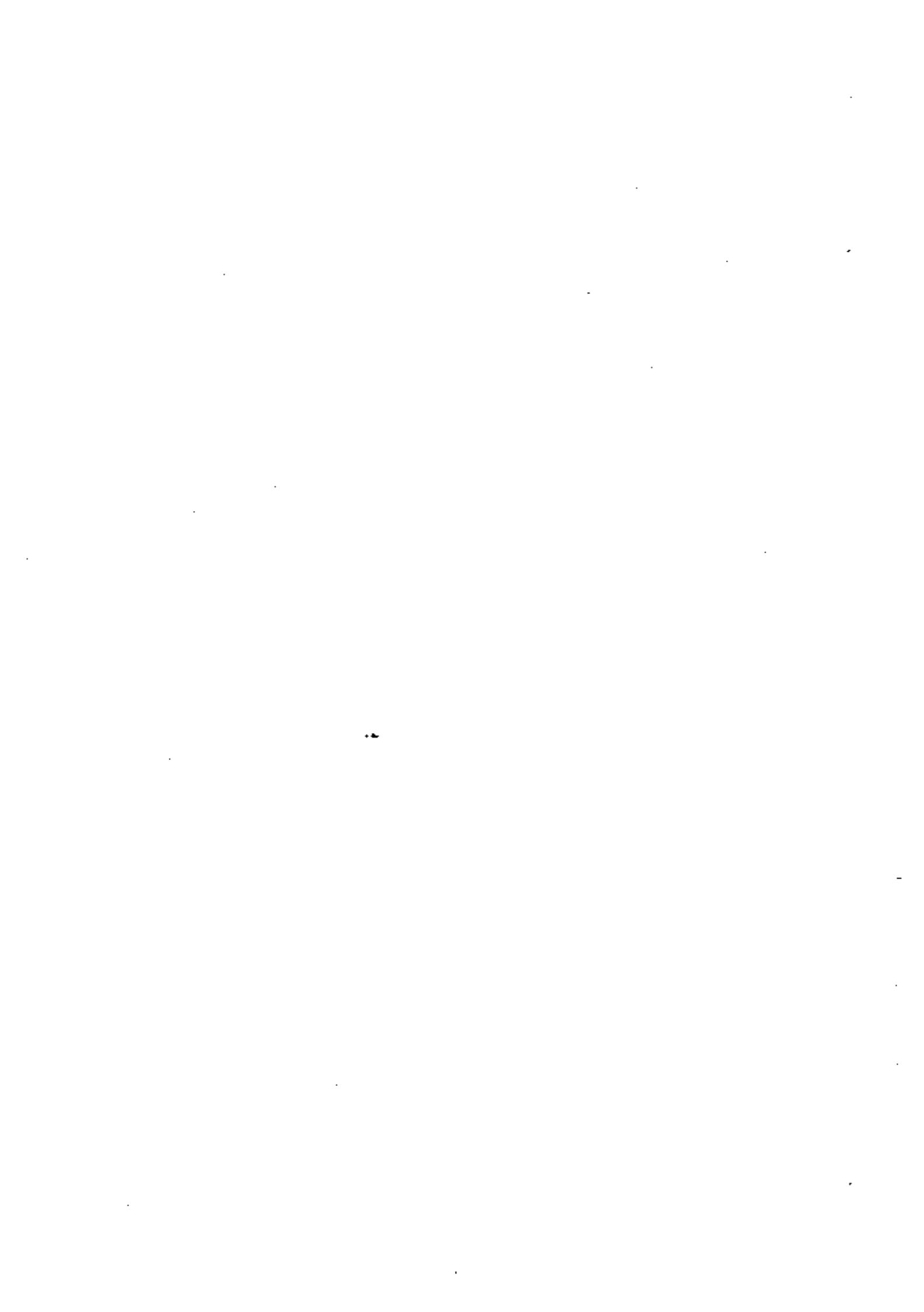
瀛聞

劇趣

碎玉

集 第 七 素 樂 民

目錄



周
浩
豎

君
者

周
浩
豎

名著

但祈蒲酒話昇平賦 以題爲韻 有序

丁徵君善舉二十八事碑

重建揚清祠碑

是程堂倡和投贈集序

羣萌學會序

淮川李氏四修族譜序

頻羅詩集序

神州女子新史序

臺耄解

賀監乞湖圖題辭

與家兄古香書

古 香

袁爽秋

眉 叔

書 農

譚嗣同

唐才常

卷 盒

簪 超

章太炎

昂 孫

簪 超

集 七 第 素 槍 民

目
錄



名著

但祈蒲酒話昇平賦以題爲韻 有序

古 香

此殷堯藩端午詩也。殷爲唐元和時人。淮西未平。輒轉幕府。老逢佳節。即景興懷。全詩云。云。蓋嘵乎言之偶發。古箋信手。猶此轉瞬。午節感喟奚若。因設主客問答之詞。仿七發體成此。不復系其全詩之意。亦痛人諱。痛云爾。賦曰。

聽雨主人閑。松關洗玉盤。當中天之佳節。爰張筵於高館。蒲香碧浮酒。波黃暖與客。劇飲舉爵無算。高譚轉清素。懷共坦。乃抱微衷。惆悵款款。竊有所祈。非夸非誕。客曰可得聞乎。主人曰唯。唯客請試先言之。或者同心之言。不等。攝以氏。而吹以但。客曰有如畫堂歌舞。花院芳菲。繡蝶窗幔。闌鳳地衣。艾簪曳翠。榴裙圍緋。於是泛黃切綠。鉢釵飛。恣談風月。聞吐珠璣。是綺羅之芳宴。或吾子之所祈。主人曰否。否此承平之故習也。吾已知少日之非。客曰若是將在廟堂之上矣。或如置身麟閣。藉手龍樞。朝拜香羅之服。午彌赤靈之符。金貂四坐。黃封百壺。真珠出上方之酒。碧玉鍛魚沼之蒲。遂乃各述恩遇。雍容揚揄。吹笙擊鼓。頸玉歌珠。子之所祈意在斯乎。主人曰否。否此粉飾之故事也。亦非吾之所圖。客曰然則子之志其欲揚威闔外。垂功不朽乎。帳前之士虎毛腰下之刀。龍口分拏。射簇粉之團。走馬躋環營之柳。軍中高會酌以大斗。吐雄心而長劍爭彈。作餽歌而怒笳亦吼。若不滅賊。有如此酒。吾子生平庶其無負。主人曰黃石之言。吾亦嘗受。然吾之志。則方以此爲答也。客曰湘水流沙越。

江分派時則畫角雷轟彩旗霞曇鶴影飛騰蛟波游泮奪標而錦帶虹流競渡而翠橈電逝子乃蛾舸乘舡帆挂憑窗縱瞰浮白呼快想屈子之餘風作水天之間話如是可以憇子之所祈乎主人曰嬉遊之樂往亦願之今壯而憊矣客曰嬉遊既倦清淨可憑青林轉深之麓碧山最上之層辟毒則靈藥可採解煩則薰風可乘逐翠鳥蠻之檣歷螺磴而昇嘈蒲蒼於幽窟挂酒瓢於古藤長嘯而深聲和清言而松吹曆入山之趣自永吾子之興或增主人曰固亦所願然僕病未能也客笑曰人世之事盡矣子之所言乃在太清乎姑妄言之以慰子情若乃縹渺瓊宇迢遙碧城翠蕤高邁絳節來迎值人間之令節被上天之恩榮仙浦九節之屑瑤酒百花之觥於以論妙道話長生品還丹問瓊英撥雲下視山低海平如是子其樂乎主人曰非非之想吾何所營吾聞天上惟多笑聲世無憂慮何異玉京客於是釋然而思慨然而悟曰有是哉子之所祈也若夫揚黃帝之威靈搖烏輪之腥霧萬里塵清千陛雲布佳節每逢清時共度銜盃則開話桑麻領雅則同話心素有宴宴言笑之間無嗚嗚悲歌之訴身世如斯君還何慕主人乃欣然而笑曰誠哉吾之所祈但在乎此而他非所驚也於是揖客更酌無猜無怍相與摩牋染翰以待草昇平之賦

丁徵君善舉二十八事碑

袁爽秋

國初西河毛氏撰恆公修建十種功德募引鷗鵝彼氏所爲有裨王政之懿夫彼氏修淨業者且然況在儒家者孰哉杭州丁松生徵君被服仁誼苞孕善聲有日矣友有自杭來者輒述徵君好善不勸老而彌篤并錄其所爲

民 權 素 第 七 集

善舉。整舉大者二十八事。因事彙括。繫以韻語。視西河推恆公附於王政九功三德。殆庶越不啻倍蓰。徵君之言曰。是區區畢生心力所注。天性所結。庸詎知有當。西河所稱十種者耶。雖廣其數。聊盡志。分庸敢議。有所謂功德者耶。雖然。自吾身屢能爲之。有能庶續不勤。益廓吾量。是使善端相引。於無盡斯則區區。草路椎輪之志也。君老於文學。道光末負雋才。與邵壩西北部及吾師高孝靖先生友善。咸同之間。粵難及浙。毀湖上聖因寺之文瀾閣。藏書散失。君辟亂山村。出資購集。幾二萬冊。難定皮之杭州府學尊經閣。續圖記事。左文襄見而偉之。爲題書庫。抱殘圖。光緒初。君又獨力重建文瀾閣。恢復舊觀。撫部譚公據以入奏。奉優詔獎許。而丁氏因有嘉惠之堂。所以志。天語也。昔文襄撫浙時。嘗言。吾入浙得三賢。士手疏以人才薦於朝。君其一也。文襄大有造於浙。然鋒鏑之餘。劍痕滿目。凡所以撫綏而煦育之。使子遺殘黎。出水火。登衽席者。繁徵君疎。斬疏附之力。是賴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孔子豈欺我哉。士君子達固志。唏兼濟若遜處。在下事無難易。但自視其願力所至。父母宗子民物。胞與一命之士。預有責焉。鑒徵君所爲。可以風勵末俗矣。方乾隆四十七年。武功侯伯文敦涵。育四庫全書。告成。巍巍三閣。士人得就而鈔寫之。育材至化。何其盛也。迨咸豐末。東南烽警。三閣並圮。湘鄉相俟。令人採訪遺書。渺不可得。獨浙之文瀾。以君力復完整如故。即善後事。宜裨切地方人心。風俗者。無不行其志。次第籌畫。雖由天性篤厚。才氣恢張所致。而意在推本王政。則與西河所稱之十種。殆有過之。無不及焉。君家世孝友。敬事伯兄。至老不懈。率子姓必以恩禮。門內娶春。森然有萬石風。夫君子務循其本。善學鞭辟近裏。傳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

亦爲政。又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根實蟠際。乃豐其枝。源泉不舍。必昌其瀾。雖一念之萌。一行之植。未有無本而可。自致。卽未有本立而行不彰者。觀君之所爲。不可曉然矣。平至善舉。諸目則嚴語詳之。祠謹揭其綱要。綜君出處本末。表而出之。礪治佳石。刊置同善堂聽事之壁上。以備輶軒采風之使。甄而錄之下。以告後有聲績爲之者。俾知所取法。並列目如左方。

重建揚清祠碑

眉叔

揚清祠者。明按察僉事王公琦。刑部郎中項公麒之合祠。所以崇往彥。彰芳軌也。夫棧篤同戀者。難與言貞亮之風。食鯖無忤者。不足論介潔之守。若乃皇衢蕤績。播淑於寶行。考槃利居。持身乎玉矩。耐冰蘖而無悶。與羲磷以爭光。如二公者。其無愧粉闕之表。墓壇之奉乎。案二公皆浙之仁和人。王公以永嘉末年。初仕爲學正。譽流瘦羊。幣謝元雁。天子聞其賢。擢居諫垣。鐵冠執法。鮑宣驅御史之駢。瓊笏趨朝安世。是殿上之虎。旋歷外臺。備兵政。散南山之羣盜。人附朱旛。作一路之福星。惠流紫甸。歟歟歷中外。垂三十年。良吏諍臣。兩無所作。項公出稍晚。素魄含鑿。白雲主司。當夫天順改元。英宗復辟。王翔以矯情沾望。李賢以時望乘鈞。爐氣成雲。炙手可熱。而公獨能效李善。孤鳳之鳴。請朱雲斬馬之劍。直聲震百僚。義情遺四海。卓然獨立。危乎莫倚矣。且夫能行志者。願不兼夫溫。德有亮節者。行必操乎潔廉。故二公之仕也。研石同持。不受寸珍。之餽。水壺冷抱。兼絕升酒之遺。其未仕也。或采藥山頭。并謝朝廷之賜。或牽船上岸。都無風雨之處。脫繫舟而孺子啼采薇歌。而山鬼答餓麟。不噬詎仰乎落毛。涸

民權素集

麟待枯蔑泣乎窮轍乃至沒身而不渝枕誠而無悔嗚乎可謂清矣昔方伯窮途待槁無改履貞第五旬日斷炊終辭禮餉良以浮奢之俗固知珪璧之修潔一介以飭躬冀羣頑之知感意其時士大夫必有積珍賂競錯刀鴻都通值婆娑趨府之風禽獸望塵刺促拜勢之習鶴性本潔詎鳥合之可羣然飢雖咄非桐實而安食先聖有言渴不飲盜泉其斯之謂乎二公所居爲唐僕射褚公故里明正德時建坊表曰忠清遂附栗主於僕射祠至嘉靖時學使孔光奏立專祠始拓凝真之舊觀顯揚清之嘉名國清統序丹牋重新寒泉菊蓋非配食於水仙古屋椒堂用棟神於秋社蓋自康熙某年重修以來迄今又二百餘年矣夫聞風而興起者百代所同有美而必新者有司之責仁和令姚光宇請於上臺卽其故址庄陵雲之木鳩修月之功經始於同治某年某月歲事於光緒某年某月梅花山閣有殊處士之祠松柏虛堂仍近河南之廟祠旣落成遂爲之記於麗牲之石而系以辭曰

空山荒荒秋冥冥公昔作歌今日聲湯掬澗水饑葵羹後先相繼朝太清星官羽衣來相迎祠堂古樹刲火清芝楣重締飛雕薨靈符擲麥吉日貞笙竽嘈嘈陳屍牲靈之降兮雲英英千秋萬歲享此馨

是程堂倡和投贈集序

書農

夫人當少年豪舉勝地登臨良朋踏來雅詠閒作削稿如棄揮毫成雲於斯之時亦不甚惜及乎悲歎異其枯菀聚散感夫萍蓬偶檢叢殘勤深馳溯是以學人日吟社月賦止一題製纔數韻尙復愴懷時序返賞風流矧夫彙千百章成二十帙其間金臺之彥玉堂之英吳下名流江左畸士莫不倚裳連襟送披推崇大雅扶輪清風

作誦。如斯集者乎。濟南同譜。性情邁往。結納宏通。悉屬之。授贊以行。遠騷雅之什。唱而愈高。溯自遁籍以前。暨乎歸山而後。徧交海內。酬答綦多。編存篋中。瓊玖同視。梨棗之壽。金石之契。存焉已爾。乃覃思著述。息影巖阿。古樸當門。疎簾映牖。一時戴笠携琴之侶。判花頰酒之徒。望柳攀稽。抽蓬訪戴。僧寮覓句。則鉢爲催成。漁隱墳詞。則樵能唱出。讀畫而春風在手。說詩而秋月當頭。室擅園以寫芳。五君嗣詠。堂陔華而高會。九夏聯吟。於以記友誼於苦岑。於以表師資於名宿。編集凡七。著緣起也。若夫強臺再上。秘省初登。偶題壁而歌徹梁間。未碎琴而名喧都下。沉鬱之合契。均歐蘇襟期之超游。盡郭李秋蘆梨橘而銘紀。重陽春水。擎舟而序傳上巳。紫藤雙綰。翠墨千番。添客囊以詩話。盛祖帳於詞府。匪直譽肥鱣美招燕市之酒人。潭柘溝蘆狀蘇門之風景。編集爲二慶。遭際也。至於才號謫仙。蹟彰循吏。瓊樓玉宇。光價雖耀。手板脚轉。塵容詎免。得毋翰書督責。遂閒步兵之尉。撫字辛勤。致傷中散之操。而乃佩韋尋繹。座揭爲銘。從政啓疑。懷虛若谷。湘館輯採風之錄。懸江揀懷古之篇。小展經綸。拓軒櫺。於官舍。偶偕賓從。賞花月於江濱。重新有美之堂。還仍舊額。好蓄奇珍之石。此是歸裝來暮。載其歌謡。古思勒爲籀。篆編集有六。詳官蹟也。適者解組中年。養疴故里。名園暫借。資十萬以難償。雅集欲摹賦三千而未已。暢絲禪榻。茗盤爐香。邀彌勒與同籠。假維摩而示疾。回思舊雨。大半晨星。逝者如斯。慨當以慷。而乃主上聽獎。黃之爲政。挺赤緊之提。封兩郡。量移一廳。遲把卽蒙詔拜。異數身明。君以爲露冕專城。難勝寵渥。刀圭量藥。冀得愈附。鑿斧助乞夫。同儕鞭策報期。夫異日編集成五。書病候紀恩遇也。嗟乎。人生百年。事會萬變。易遷者屢難沒者才所貴。

民權素集

白水之盟勿渝其素他山之益能闡其微此日四靈姓名分附他年一品集序重哀發潛德之幽光誌下臣之榮幸水清心跡證宣況於生平山長頭銜副才人之遲暮因君蕉萃慨我龍鍾悔不學早入山書成仰屋從人非笑呼以馬牛與子徜徉訂爲鴻鵠效天隨之采杞罷廷尉之張羅蘭艾別其町畦松筠參其通介縱匡濟之無策尙文章之有神可奈人事相乘歲華空邁社翁無酒何以治聲莊子生楊竟於左肘祀虎林之耆舊徒抱冬心憊憊輒之交游遂如春夢守遺編以終老覽少作而增慚無已請君歌耶溪樂章爲我起幽憂之疾可夫

羣萌學會序

譚嗣同

合中國十八行省上自朝廷下逮草野大夫庶士搢紳先生越百執事至於氓隸稱東事之後能大變其風氣聯羣通力發憤自強以治新學者必首湖南雖遠在秦東秦西則亦云爾而湖南合數十府廳州縣上自院司下逮草野大夫庶士搢紳先生越百執事至於氓隸稱東事之後能大變其風氣力倡聯羣通力發憤自強以治新學之說者必首瀏陽雖遠在外省能稔習其端末者則亦云爾嗚呼此非有他故馬闢之約初成瀏陽卽有以書院改肄算學格致之請爲少先耳然而湖南省會旣大張新學有若南學會有若校經學會有若時務學堂有若武備學堂有若方言學堂有若課吏館有若保衛局有若機器製造公司有若旬報館有若日報館有若各書院之設課廢寢平文化日闢矣獨吾瀏陽乃至而不有學會是新學無得而治也治而不能聯羣通力猶不治也今夫有物百鈞一人舉之不足數人數十人舉之斯舉之矣有草一庭孺子折之有餘數十數百萬蓮壯夫莫誰何

民 權 素 第 七 集

焉。有書萬卷。十年讀之。莫能通其義。數十數百人分任之。可計日而畢業矣。萬事萬物。莫不以羣而強。以孤而敗。類有然也。獨吾瀏陽至今而不有學會發議。方在人前。而微實轉居人後。能言而不能行。毋亦多士之恥辱矣乎。黎君少谷。唐君毅。歐陽君寔。耕食憤然曰。獨吾瀏陽至今而不有學會。吾過矣。吾過矣。夫奚辭。走書騰說。搜倫索偶。相地築室。鳩資簡器。臭味翕襲。圖冊奔會。於是遂有羣萌學會。志在羣矣。然不敢必人之不我遐棄也。曰。萌芽焉爾。同方同志之君子。庶幾憫其弱而扶掖之。而啓迪之。不無汰心焉。譚嗣同聞之。曰。其然其然。又不惟然也。夫羣者。學會之體。而智者。學會之用。吾方奉義甯撫部之檄。從事於南學會。義寧之志。將以學會羣。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國。然而南學會僅設於省城。其羣未得遽廣。其所智亦有所域。吾意必使數十府廳州縣。皆可學會。皆隸屬於南學會。上下相親。權力相平。長短相劑。學業相益。總一省之心思才力。而爲一羣。一智。然後可進言他省。則內政不足修。外患不足弭也。顧吾瀏陽近在百里。乃至今而不有學會。吾誰與言羣。復誰與言智哉。不圖偶爾假歸。適值羣萌學會之成。此所以爲羣喜。爲智喜。爲瀏陽喜。爲湖南喜。爲中國喜。更私爲吾所從之南學會喜。而奮筆鼓舌。樂敍其緣起如此。

淮川李氏四修族譜序

唐才常

譜之作也。其由易之萃義乎。物不可以不萃。不萃則涣。涣則睽。睽則一族之中。視若涂人而倒行逆施之事。起君子知其然也。故明祖禪以敍昭穆。聯服屬以定親疏。制宗法以昭統系。凡以使吾子若孫見祖宗遺文往訓。動其

民 権 素 第 七 集

木本水源之思。而不敢不肅然而起敬。油然而生愛敬之心。望孝弟之澤。永雖以之治天下。不難而一族其小焉者也。然一族之中。亦必有仁人長者。爲之重本支。篤宗盟。而子姓兄弟愈有所觀感。而不敢於蓋。常自幼儒居孝義里李氏祠內。見夫李氏一宗。長幼肅若。尊卑秩然。其奉祠之絜致。祭之誠。初終無間。而且習聞乎旌門幹臣兩先生之摒擋族事。公爾忘私。爲他氏族所罕覩。其族人亦尊之親之。罔敢失墜。竊欽慕者久之。今其家乘將成。兩先生不棄芻蕪。而問序於常。常雖自維謫陋。義不敢辭。粵稽李氏派發。隴西支分江右。由豐城而清江。由清江而瀏陽。其在清江時有名高之者。爲前明大司馬甲第相望。世族巍然。逮遷瀏後。其五世祖毓奇先生。以布衣遊大學士洪承疇幕。承疇贈以聯。至今猶光譜牒。毓奇先生生玉晉。先生少年特達。忠義性成。方逆藩吳三桂亂湖南。先生避賊平江。適遭賊將夏國相之劫。挺身罵賊。不屈而死。蓋瀏邑殉難者。自晉易別鶴後。再見斯人。於虜壯已蒙白束髮受書。搜邑乘訪。前聞見夫孫琪。尋樂歐陽大中諸君子。歌詠先生遺跡。不覺慷慨起舞。悲喜萬狀。以謂先生真烈士哉。既而覽李氏舊譜。見其體例未精。志焉不詳。心痛憾之間。以商之幹臣先生。慨然有志於修復。且非獨爲玉晉先生起見。而其中闕略罅漏。亦不容不博采舊聞。補其未備。蓋舊譜未有世系表及傳贊。凡例。卽所列世紀。亦多顛倒舛躡之譌。而幹臣先生風晨月夜。焦心勞思。缺者補之。略者詳之。俚者文之。無者汰之。蓋其心惴惴然。恐先人之懿行。潛沒弗彰。而後人將數典而忘祖也。於虜先生之功大矣。先生之心苦矣。夫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似乎作難而述易。而今日之事。則凡作易而述難。然則李氏一宗。其可不曲體先生之隱衷。

而爲之奮興鼓舞哉。夫事非親見，則無以知其用心之苦。與其用力之難，常周旋左右，匪伊朝夕。而且洞悉李氏源流，與旌門幹臣兩先生之委曲，故與世之未有深交而爲人作序，徒事阿諛者，有別幸識者鑒之。

頻羅詩集序

卷一

頻羅，卽世之八年哲嗣，哀其遺稿，將梓而壽。諸世維時，彫林隕風，晚蒼彌望，芝蘭不存，閨芳靡絕。余以盍簪，誼無過誣。敷陳厥指，可得而言。夫文府元始壯聲，靈冊漢雅，騷音各程，令軌六代，三唐瑰辭代起，承流遞嬗，作者聿興。足以翼翊春華，揚厲汎簡，吉光是珍。文化斯懋，別集之錄，由來尚矣。頻羅英挺奇質，負志青雲，尙羊儒林振采，詞苑落花，依草邱中郎之才華。初日芙蓉，鮑明遠所心許；皇甫當前，無事遠求。白傅子雲，承明豈獨文似相如？乃以屢厄清時，勉成吏隱，東坡游家，遂傳黃州之詩；子山憂國，厥有江南之作。破涕一掬，入握不溫；吟魂三尺，歸來何葬。嗚呼！正平適魏，僅識孔生，嗣宗登山，但聆孫噭。長沙服鳥之賦，宣室不聞；佺期射雕之才，結眉空嘆。然而顯晦不齊，遭逢非偶。釋蘿製袞，豈必稟經之彦？握瑜懷瑾，弗屑門戟之榮。侏儒醉飽，士甘餬腹，簧舌翻瀾，人咸充耳。賢者聞而興喟，高人望而避舍矣。况夫流風亡沫，善操終棄。淮南拔宅，人頌劉安；河間遺書，錄存子政。南山種豆，無楊輝而損歡；東籬采菊，待元亮而載酒。杜少陵號稱詩史，劉孝標豈無故人？以彼例此，詎不其然？當此國華凋謝，墳籍廢弛，戎衣屢警，禮教中息。眷懷絕學，潛焉若癡。不有大雅疇爲扶輪？則斯集之傳也，將使白雲在天，廣樂振地，崇助光采，如瞻景星之華。愛護波潮，足障黑水之沸激；濁揚清其在斯乎？今者羽陵飛霧，未食神仙；楓林大招，

每懷太白彥。昇出郡。哭儀射。而謳思牧之愛才。傳長吉。而作叙。雖勞百聲。於蘿虎無補。陳思而蔽。一言於猶龍眷懷。李耳爰據崖略。用弁鴻箸。仰止之咏。庶無悶焉。

神州女子新史序

箸超

比者時局瞬變。是朝非暮。競名諸文士。輒就最新之耳目。發爲文章以問世。坊間行本。日至數十種。然不失之腐。卽失之濫。或有好奇而市異者。則又誨盜。誨淫。爲世大訴。核之。發揚國粹。啓導新知。之義。兩無所衷。嗟我中國。積弊相承。窳陋之習。頗撲不破。而女界之晦盲。殆有甚焉。余初痼於舊識。絕不喜表彰女子。然姊妹行中。聰明伶俐。十常八九。過於余而能文識字。佐夫立業者。尤指不勝屈。余習而見之。始恍然於無才是德一語。爲男子周內女子之深文。決無有能文識字。而反致毀滅道德者。近十年來。女學漸興。黑幕之開。金身十丈。然腐儒陋俗。蜚語中傷。之或誣爲破家。或指爲虧行。而力矯流弊之女子。又皆岸行一世。不棧是非。悠悠之口。橫阻前途。甚非女界之福也。余默察其機。欲少據聞見以爲保障。然意識枯窒。涉覽無多。每一握管。輒兢兢不成書。惟以一孔之見。傳述故友。冀有猶余。一得以盡斯責者。筆不生花。言非經世良自應也。海虞徐君天嘯。爲余文字交。秉性沈默。不喜爲預言。一日袖出女子新史。余拜讀一過。呼絕妙者。再是書編輯之大旨。與余意見殆相若。而注重女子事業。則尤余之所脫略者。余蓄志久矣。逢人輒自道。經六七年。未能成一字。而徐君手纂成册。不聞洩一字。於余前訥於言。而敏於行。余佩徐君。余滋自愧矣。至其收羅之宏富。體例之精嚴。若者發揚。若者啓導。是女界之圖書府。亦女界

名著

十二

之過渡筏也。兵燹不磨，金石可壽。於其梓行之日爲綴數語於端時。民國二年四月。

耄耋解

章太炎

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後人妄加之。按射義施期稱道不亂。注云八十九十曰施。則鄭本自無曰耋二字。陸氏因此遂謂曰耋爲妄加。案射義云耆耋好禮。施期稱道不亂。此正足見耋爲八十與九十曰施分也。何者。八十尚行禮。九十乃止。故王制云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至九十則使人受。不親行禮矣。又云八十杖於朝。是猶未朝請也。至九十則天子有問就其室。不在朝行禮矣。故耄尚與者同責。以好禮而施則與期同責。以稱道不亂不責。以好禮以九十始不行禮也。若施爲八十九十之通稱。則八十者不應但責以稱道。不亂若耋爲七十。則八十者何以不責以好禮。則耋爲八十明矣。且經云悼與耋雖有罪。不加刑焉。而孟子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叟殺人。執之而已矣。據舜典云。舜生三十登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鄭注云。舜年一百歲。然則在位之初年五十一歲也。三十有三。則瞽叟生舜。當踰三十。至舜在位而年踰八十矣。正惟耄不兼八十。故舜在位之初瞽叟有罪。得執而刑之。若耄兼八十。則瞽叟已在不加刑之限。豈得因其天子之父而故加重誅。以求強項之名乎。此尤八十未得稱耄之切證。不稱耄則必稱耋矣。若集解及姜宸英謂七年曰悼。悼當爲九十九之稱。則試思古人早卒者曰悼。王悼公子。猶後世言少帝冲帝也。有年至九十而諱悼者乎。以彼證此。其繆不攻。自破矣。

賀鹽乞湖圖題辭

昂孫

常夫任城作令。繁縝銀章。祕監遷官。寵邀紫綺。亦欲鱗批三尺。補聖朝黼黻之袋鑑。上千秋調國士。鹽梅之鼎。胡爲宦途意拂輕紳笏於纖塵。勝境緣深視軒輿爲外物。結煙霞之伴侶向雲水以徜徉。縱聖澤之如春。堯臣心之已死。良以政歸楊氏。女耀門楣。曲製梨園。君忘國事。魯難未已。預聞蜀道之鈴。寇篴方張。怡食嶺南之荔。慨年華易逝。謹布微忱。愧建樹無聞。幸還故我。乞鑑湖之一曲。號狂客於四明。斯則收拾琴書。都無聊賴。安排詩酒。亦類狂佯。差同馬守。游湖丹心未改。不比放翁題句。粉本可摹。而謂覽是圖者。能不憑弔古人。一往情深也哉。

復家兄古香書

箸超

謹拜手書。深以文字爲穀。百餘字中。若有無限怨恨者。弟乃大惑。素王不以春秋買聖。三閭不以離騷市忠。文章性命。亂世之道也。儒生胸次。豁於四海。己飢己溺。志在蒼生。先祖先父。悉心栽植。當是時也。一衿之士。膺聘來者。居則華麗。食則珍錯。歷年十數家。產以凋然。猶樹木樹人。至老勿衰。爲兒孫計。可謂苦矣。我輩少博功名。徵登薦書。而終不浮沉仕海。蹀躞要路者。祇以奔走非所。素習山野。尤其僻性。樵童漁叟。儘有良朋。秋月春花。都成佳句。興趣稍逸。魄力以弱。必謂視軒輿爲外物。薄朱紫而不爲世縫。唐虞巢由閑。其芳躅朝無漢物。顧黃謝絕車塵。則亦自地之詞轉以飾人而已。大約文字一道。不無與境遇爲轉移。吾兄壯年頗多抑折。既無尺寸之得。遞見椿萱之謝。縱具牲鼎。何有歎顏。若云顯揚此未足。數所謂風木之愴。旣切於中華。聯之思。遂絕於外。此其一也。雕蟲之

集 第 七 素 權 民

技渺云其小。譬諸進取得時。則興閉門造車。精心結構。撰試諸閱者。輒又終盤。或謂非勝達之品。或謂少春夏之秋。於是數蹶之禪。且迷於莊馗。屢失之鵠。無當於括度。此其二也。况復鹽米累心。妻孥盈室。八口之家。十畝之供。目前危乎支撑。後日不其大難。以是遇高譚之友。氣使茶如試三寸之管。心輒若蕩。前路孔棘。文心立涸。有時囊筆賣賦。代人草牘。亦必寬期不耐。敦迫此其三也。具此數事。絕意華國。轉輞而起。乃有此憤。此至可悲者也。前十年時。弟常以文章自憎。席間遇疎。輒譁爲士。然天賦雙眸。不無瀏覽。往古書籍。祖若父力能購者。又不耐百回讀。於是取坊間新行本。置之牀頭。爲催眠計。無如一股酸餡氣。令人作惡。或剝裏子。史以古奧。自矜如村女。漫妝單靠。脂粉或暢談時務。以經濟自謂。如野馬行陣。動壞紀律。乃盡棄之閒。或寫意行樂。則圭璧難琢。糟粕不甘。或三五日竟不成一字。此時此境。苦極苦極。至今猶時作是態也。詩話出世。頗贍人目。尙希先詩著述。萬勿因憤中止。第二次來稿已收到矣。近得杭友函。謂王金發已鎔斃。此公在世。真正作孽。不惟快一時之人心。來以除一郡之後患。而或者謂政府過與黨人爲難。此一偏之論也。暑氣將來。善自保愛。謙姪肄業民立。尙無職課。惟氣質過浮。難於精進而已。

多
藝
林
劍
文

藝林目錄

詩

集七第樂樓民
楚晉君南佛天古慘寄
目錄 倦贊木雅瓦香嬰佛禪

二二二二二二六首
一首首首首首首首

箸昂南哲豁梅海紅覩萬里
超孫村身盒子鳴冰廬

三二二四一二五一首
首首首首首首首首

集 第 七 素 樂 民

詞

天 孟 鈍 古 浪
仇 劫 盒 香 仙

集
錄

三 二 一 一 一
首 首 首 首 首

海 南 南 海
箸 夢 龍 村 嘲



一 一 二 三
首 首 首 首

藝林

詩

何棠蓀觀察久官蜀中與余不通音訊逾二十年辛亥秋遇於滬上
坐談時事感而有贈

寄禪

長沙一別後。雲水久茫然。留滯三巴路。遲迴兩浙船。驚看鬚髮改。始覺歲時遷。世事真難說。相逢且論禪。
遠從黃浦見。還憶碧湖遊。人事今來變。江河亦改流。無由歸白社。何處是滄洲。日暮欲誰適。閒雲也自愁。

題多竹山太守香雪尋詩圖

城中春尚早。林際雪微明。月向高枝隱。香從冷處清。有詩尋不見。無意句還成。識得春風面。何須鄧尉行。

天要以題定公詩集二絕句寄示次韻答之

定庵定慧幾生修。悞把名花鑄綺愁。若向老禪來問法。一拳打碎髑髏頭。
百萬阿僧祇。一朝情生智隔。便迢迢人天無限傷心事。乞取牟尼照自銷。

寓言

慘佛

瑣牕消息掩叢花。午夢初醒日已斜。春去千山啼杜宇。宵深半面隔琵琶。寶刀躍躍黃衫客。錦札沈沈碧玉家。羨鴛鴦樓上女。却因胡粉逞年華。

藝林

窺牆幾載。怯東鄰。居處無郎。不解春細碎。芝焚勞。遺獄。悠揚梨果。屬蘭因。千金巴婦。丹藏穴。一醉麻姑。海起塵浪。說桃花風骨。軟武陵深處。笑孤秦。

述感

民

廿載猖狂哭窮愁。信有之。月魂延獨夢。霜氣健秋颸。日月隨長鍊。乾坤入小詩。故園新釀熟。又負菊花時。
涕淚人間事。江山物外吟。所親唯酒客。難信是天心。北斗冥冥轉。東鄰故故侵。危樓城扶目。萬里著秋陰。
黔首銜兵氣。黃金竭廟謀。相憐魚入筌。誰捉鳥歸因。局壞棋難巧。方多藥浪投。唐風初盛好。病榻寄冥搜。
率舊元臣體。柔夷上國風。兵精羣盜劇。粟貴老農窮。兆姓依冲主。殘生禮大雄。非儒吾有述。白面尙雕蟲。

舟中夜眺金陵城懷古

天要

佳氣龍蛇極望中。秣陵江上暮。雲重潮聲落。城頭柝月魄。初醒渡口鐘。一寸河山捐逝水。三更鶴鶴笑金墉。
王事業東流盡。贍有荒螢未死烽。

舟次安慶登舵樓望遠時皖中大水百日矣

柱天峯下古舒州。燈市淒涼水上浮。驟雨聲添千尺漲。孤帆影落五更愁。卅年烽火猶驚客。六月江城已是秋。破曉欲行風又作。浪花如雪打船頭。

鮮書

古香

正字閑邊簇錦紋縱橫側理展斜暎碧瑩春蝶行行露翠綃秋鷓鴣幅雲古壁煙揩誰勒篆落花風點亦成文一痕似愛跳龍迹也上殘碑學寫枯

木筆

誰將彩管擲龍蛇幻出瑤枝與玉芽香蘋灑餘春院雨粉尖書破碧天霞伴來宏景鏡前秋開到江郎夢裏花爲語紅綃須好護靈毫原不解塗鴉

贈天嬰

陳生磊落冠吾曹橫說詩書縱六韜紙覺此心常耿耿可憐舉世盡滔滔江湖浩蕩游將倦歌嘯蒼涼氣尚豪來日大難終仗汝閉門未許臥蓬蒿

同君木游姜家譽

行行出北郭漸漸少人家轂小疑無路山寒尚有花蕭然俗慮淨不覺夕陽斜再到知何日勞生共一嗟

別林養素

悔向人間覓往還落花時節各摧頰肝腸古色同堪制雨雪前途各自歎有口但宜飲醇酒得錢還計買青山中年學道原非晚恐有閒情不易刪

漫成

瓢五

佛矢

吾舌猶存足嘯歌寸心肯與墨同磨百年野史溫殘夢一笑江樓閱逝波窮不工詩緣性懶病仍耽酒爲愁多痴人正有無窮想生尙能狂奈死何

塞上雜感

南雅

元菟舊時月曾照漢關河此日一回顧微臣涕淚多松楸猶颯爽樓閣自嵯峨不解先皇意靈旗夜夜過飲恨談中立悲歌弔戰場股錐思痛痛眉劄補瘡瘍日落牛羊大燈昏魑魅長傷哉賢父老呼願動天闕

牛疫歎

君木

宣統元年秋甯波牛疫作耕牛死邨人棄之河皆器戢戢乘潮下上人民飲其毒乃滅於厥躬厲氣播揚遂成大札大夫君子莫肯遏止孺子痛之作是詩也

朝死耕牛暮死耕牛牛醫躊躇耕夫淚流有博其碩有黃有骼不土之壅而河是棄河流湯湯牛來無方河流濱濟牛墳且庶朝死耕牛暮死耕牛牛死猶可牛腐殺我我汲我釋我飲我食漬我浸漬全河其墨倪旦限矣施夕於及噬噉笑言詢焉零泣蹙蹙惶惶大命靡常匪天降戾人實自殃殃之既至孰懲孰忿彼眚者尹曾是不意傾溟於河以矢我歌牛死猶可人死奈何

白下放懷

晉瓚

白日無根似隙駒世途歷盡識崎嶇年華廿四蹉跎老事負昂藏七尺軀丁年遊學家千里三載金陵攻經史

集 第 七 素 樂

日天地喜脫鱗。蹴踏青雲尋入仕。原期扶搖直上。一行九萬程。高飛衝天。一鳴使人驚。距知蒼蒼造物意。故弄狡
猾。使我蹭蹬潦倒難與命爭。衡馬足。伴塵將三載。美玉良珠藏積待。忽然海飛山走。天翻地覆。大陸起龍蛇。自由
花放呈異彩。斯時我亦投袂起。左執橐鞬右鞭弭。東南半壁戰雲開。北望燕京成髮指。殺賊人人拚一死。今朝雪
得祖宗恥。堪笑此時衆匈奴。俯首就戮如封豕。滿擬望庭掃穴直。搗黃龍府無如轉戰。三月共和盟約訂於渥。遂
使百萬熊羆解甲盡歸農。英雄從此無地可用。武征袍脫却賦歸來。自下春光到玉梅。雄心老去髀生肉。秦淮風
月且徘徊。金陵小住春復秋。唱罷大風歌。自由同學少年都不賤。依然故我見人羞。君不見勳位勳章綏若。多
少英雄夙願酬。又不見斗大黃金繫繫印。手握兵符冠兜鍪。我獨笑傲煙霞石城畔。英雄何事羨封侯。與來痛飲。
傾斗酒磨刀。此日快恩讐。功成恐被桃花笑。拂衣須早莫遲留。五福一生惟無富貴於我浮。雲浮而況世事變
幻。如蒼狗世情澆薄。上下手。魯肩詣笑抑。何多話。猗咷道。不知醜。更有暮夜苞苴勤奔走。唯唯諾。諸顏何厚。嗟
慄斯。嗟。咄。咄。事婦人廉潔正直。肯與若輩偶。我乃超然高舉。五湖遊。黃鵠比翼鳳凰。氣橫九洲。乾坤細睥睨。
天地吞斗牛。酒酣耳熱拔劍。偶起舞劍光。到處鬼神愁。醒來昂首天外。一聲嘯。大江西去水逆流。

將去申江席上贈南社同人

楚 倘

三載南州金粉裏。閒拋綺緒付秋風。施頭秋色盤霜鶴。雪裏征車走玉龍。露檄今方傳莫北。文章昔已滿江東。書
生偶擅河山氣。問建神州第幾功。

春江十里水盈盈。天末朋從此餞行。敢以韜鈴鳴宇宙。聊將名姓寄縱橫。故家劍史新傳例。他日鵠波宿證盟。回首故鄉雲漠漠。爲憑歸雁報郵程。

題潘琅圃重摹張憶娘簪花圖

萬里

猶見當年色。相身畫中人。是鏡中人。裙邊袖角留題。獨占盡人間萬古春。標格簪花擅一時。張娘此遇勝明妃。如今化得身千億。不用黃金賂畫師。北地胭脂說解愁。孫郎青眼更風流。放翁閉扇崔徽卷。一樣揚州秋社秋。

無題三章

覩廬

碧游紅桑得幾時。蝶魂還戀已空枝。爲誰惄惄春應笑。只我惺惺月未知。等是假觀安用悟。尚堪強笑未全痴。杜鵑啼盡三更血。何處東風特地遲。

耐盡冥冥瑟瑟秋。銀河渡鵠始牽牛。能消絕福應償恨。甘作癡人莫厭愁。情海不枯憇淚點。美人無恙指心頭。忽一枕邯鄲夢。十載韶光似水流。

洗空心地着芳名。倩影模糊記未明。恨欲成魔餘嚙語。詩供寫怨是秋聲。斷煙零雨渾疑夢。冷月孤燈爲證盟。世誦紛紛都勘得。最难打破是愁城。

雞林道行

紅冰

集 第 七 樂 素 民

水噦噦風峭峭落日清秋雞林道雞林開國三千年世外桃源春不曉花事年年無主張幾聲啼斷枝頭鳥枝頭鳥向外飛飛向東南故依依依依不是舊主人其心必異君何知海上老人多解事左手持金右挾矢生死貧富出我手鳥乎鳥乎爾曷取可憐鳥本無知識心目灼灼氣已奪血肉安能試鐵彈丈夫志量在安康只願安康安到底錦繡江山憑遙去送去江山何不了後庭筵宴賦春草春草江南事已非君臣相對猶酣笑醉裏不知人事改醒來但說頭顛好水流悽咽銅駕鳴空聞商山泣遺老呼嗟古城已矣阿瓦何在老哥羅解叩天無門當初原屬阿家物探囊如入無人軍世有強權無公理兼弱攻昧胡弗聞吾不哀雞林雞林自有可亡道惟望東方帝國引作秦人悲毋使後人西風黃葉暮烟寒英憑弔危厯危

學繡

漁家有女戴輕綾學繡紅羅對晚窗忽地停針問阿母爲愁底事總成雙

西施

人生難得伴仙姬我羨吳王此遇奇縱說江山值甚事也應留住媚西施十年生聚任人爲有土有民不教之自是夫差無大用緣何亡國罪西施美人遲暮最堪悲回首始蘇有淚垂若得知心人作伴五湖也合住西施一舸爭說范家兒夙孽前冤總是伊我祇恨天眞夢輕教銅臭逼西施

海鳴

相宅真同草昧初。蓬蒿滿眼帶烟鋤。
貧來親友情都淡。話到雞豚計亦疎。
十載增愁常作客。半生負累悔攻書。
大陸龍蛇走。我只偷閑賦子虛。

寄廬

溪流波瀲灩。風靜樹陰晴。室遠人來少。籬疎花自明。
笠音僥。笛韻鳥語亂。書聲卽此桃源隱。追外情。

遊西子湖和鑿石韵

豁 盒

目斷西湖萬綠波。踏青且自放高歌。
孤山寺塔尋梅少。畫舫春深戒酒多。
僧打晚鐘蕭寺出。漁撐小艇段橋過。
香車油壁人踰杏。惆悵風前弔綺羅。

襄陽船戶曲

哲 身

葉葉風帆泝武昌。船船兒女半襄陽。
生涯不信長飄泊。但飲江流即故鄉。
昨宵下水泊吳城。幾日還揚漢口船。
生怕看山看大別。不如望見望夫亭。
鄱陽湖勝洞庭湖。如鏡湖光照大孤。
分取兒家作眉黛。不知還勝小姑無。
江湖生長不須悲。浪宿游餐共護持。
郎在船頭妾船尾。風波何處肯相離。

喜晴

南 鄭

民 権 素 集 第 七

鳥語驚殘夢。推窗日影紅。襲人花氣暖。壓樹野雲空。料理看山屐。消除酷酒筒。前溪好春色。約醉過隣翁。

春日書懷

春風已綠江南草。瘦馬還羈歛浦游。渺渺雲山勞客眼。冥冥花樹攬鄉愁。千紅萬紫難爲色。九雨十風怕上樓。寒透詩懷溫不得。柳棉天氣似新秋。

讀書

昂 孫

歲月樂無窮。文章奪化工。得心得妙會。名理具深衷。千載墜雲霧。十年苦雨風布衣。三尺老抱道。在儒躬。

有感而作請讀者猜之

如君真箇號無愁。巧覓機關待白頭。壯志縱然消鬼蜮。野心豈必付山邱。刀鎗身世之餘孽。恩怨英雄不自謀。容我他年編國史。江南晚色著三秋。

登臥薪樓

簷 超

沼吳事。業歸消歇。只聽村童說。西施城下之盟。如在耳。男兒於以有常師。

由婁公埠上蘭亭

攀藤牽葛省人扶。此去蘭亭廿里無。山市人家都畫意。春城花木伴長途。欲憑衰竹抒閑恨。好借流觴召酒徒。莫道貪奇無倦意。夕陽歸路鳥相呼。

醉蒲觴

蒲酒昇平話艾旗吉慶招奈何大帝國不問五邊謠山水任人割兒孫從此僑相逢拏一醉室外有鵝鳴

詞

湘月 寓齋獨坐有懷

綺窗吟倦正寒梅開偏月明深院我是天涯琴酒客惹起離愁一片螺墨親磨鳳簫誰取越憶春風面可人如玉昨宵好夢尋見今夜寶鼎香銷銀燈惹結九曲詩腸轉似水流年歸興阻辜負如花美眷撥茗翻書引杯看劍算把閒情遺記儂私語東西笑等勞燕

浪仙

臨江仙 題先大父玉坡公聽雨樓著書圖

古香

良治良母貽燕翼一枝篆筆如虬等身著述播千秋人歸春已晚雨洗屋如舟越水稽山深掌故瑯環福地遨遊畫圖彷彿唐詩侯詩魂澹似月古趣老於楸

水調歌頭 吳淞口晚眺

鈍盒

擊楫渡江去散髮詠游儂銀槎碧漢何事躉空學張鷁遙指扶桑洲島倒映蓬萊宮闕雲氣有無間滄海渺一粟日月跳雙丸瞰神州環萬國擁樓船長江如此天塹鐵鎖笑當年青蓋貔貅高臥白浪魚龍狂舞來撼我詩篇橫槊一杯酒今夜客星彌

望海潮 送人出使日本

孟 劲

珠宮絞窟銀溝蜃市扶桑曉日初懸唐館客來秦源犬吠神風直引三山瓊樹海爲田看碧波千頃櫻火紅然咫尺滄溟似闇圖畫在人間。鶼輪一丈飛遠正雲垂鯨背浪舞蛟涎遲武請櫻輸君袖石吟毫拂破蠻牋慷慨賦遊僊陋漢家橫海博望籌邊好趁難林舶到歸奏鳳墀前。

南歌子

短褐登樓賦長擔行路難風塵迴首誤儒冠拏得松醪送老白雲邊動柔詩爲換生涯藥裏傳老夫隨分也欣然起看今宵花影繪闌干。

菩薩蠻

天仇

蠅頭蠍角都休競安排付與天公定有酒且開懷狂蜂莫浪猜去年春夢惡夢醒渾無着何事又逢春新年問舊人。

清平樂

睡絨殘線界破紅妝面濃睡醒來爲語懶又是斜陽小院麝薰微度羅衣雨餘瓶子添肥貪畫遠山一角不知蹙損雙眉。

臨江仙

藝林

留得青山歌舞地。秋來呼酒登臨。離邊叢菊綻。黃金天風吹落帽。明月照彈琴。一笑蓬廬真似寄。感時無限沈吟蕭蕭短髮不勝簪。微官餘客夢多病日侵尋。

滿江紅 題柳大年獄中紀念卷冊

海鳴

大好男兒問誰個心腸似鐵。最關情河山破碎。金甌殘缺。有日捉將官裏去。無言忍與世長別。笑天公未必死英雄休悲切。思往事名空烈懷。故國聲先咽。剩詩囊畫稿。偷閒點綴。一息餘生聊自遣。此中寄托憑誰說。到如今傳遍新中華。真奇絕。

蝴蝶兒 本意

蝴蝶兒。一對飛誰家。碧玉小樓西。開窗看見伊。小妹輕輕逐。丫鬟緊緊隨。嬌聲喚住莫相追。雙雙釋彼歸。

卜算子 春晚

梅蕊送春來。桃葉隨春去。畢竟年年有見時。何必留春住。只爲悵春歸。始有思春句。若使年年盡是春。春亦無滋味。

菩薩蠻 冬夜有懷

南韌

故鄉千里關山隔。夢魂輾轉心腸窄。莫去倚闌干。月圓人不圓。寒砧何處急。遙夜空相憶。不見雁歸來。燈花落。又開。

集 第 七 集 權 素 樂 集

簾幕。沉沉醞釀春陰。餘寒輕暖最難禁。吹到杏花風。不住冷透鶯衾。清淚滿羅襟。好夢難尋。獸爐香篆燼。同心猶有離懷。更酒病無賴相侵。

浪淘沙

畫川弔古

夢龍

老樹荒苔緊伴着千年怪石。重訪那茅亭舊址已非當日。黃葉戰風秋色冷。殘雲壓水斜陽碧。看迴環十二古欄杆。幾欹側失羣鳥聲悽惻。隔籬犬狂吠。客試登高一望。誰憐陳跡。鴉影縱橫蕭寺晚。鐘聲搖定炊煙直。怕宵來山鬼笑人窮。揶揄急。

買陂塘

柳絮

箸超

短長亭亂顛亂撲搖曳春光多少小欄春暖午晴後又上朱樓低裊斜陽小總碎玉零脂一例添煩惱蘋花猶笑他攬雨成紅逐水浮綠從不遇秋老。飄零惜那比青萍紅蓼東風如分能飽偶隨燕子窺門巷聽得玉簫吹了暗想道倘翠袖單寒作計真須早閒愁淨掃免黃竹風寒碧天日暮獲罪無所禱。

頻 館 羅 書 話

語云爲高必因邱陵學書一道。除兒童時描寫上大人仿本外。方圓平直粗能自書矣。卽當盡心作楷。或日書三五百字不可間斷。至半年一年之後自然漸熟。熟則骨力彊。步伐齊。心膽大。性靈出。然後以心之所好。無論晉唐把翫之領會之。略得其趣。再講臨摹。所謂爲高之邱陵具矣。然政不須描頭畫角。較短論長。求中郎之似鄰兒童之見也。我輩生千百年後。視古人不曾九天之上。萬里而遠。欲以地下人接馨欵於圓穹。能乎。跬步間探消息於遼闊。能乎。此不待智者而自辨也。



民 樓 素 第 七 集

遊記目錄

東陲遊記（續第六集）

漢水旅行二十五日記（續第六集）

西湖遊記

南岑天
邨樓壽

民 橋 索 第 七 集

目 錄



遊記

東陲遊記（續第六集）

天壽

吉林位置居滿洲之中央。市街環列松花江沿岸。南瀕江流北枕山脈。東北一隅則松花流域之平原歷歷在望。其城成橢圓形。周圍約十餘里。城壁外磚內土。高七八尺。四面有門。曰東來曰朝陽曰巴爾虎曰北極曰致和曰德勝曰福綏曰迎恩。

致吉林爲古肅慎氏地。漢曰挹婁。北朝曰勿吉。隋曰靺鞨。唐曰燕州。尋爲渤海所據。（按唐書渤海王都臨忽汗河即虎爾喀河。今牡丹江所謂金源也。）遼曰甯江州。金曰肇州。信州及率賓等地。元曰海蘭府。明分屬各衛所。至清朝初設將軍於甯古塔。（按順治十年始於甯古塔設昂邦章京副都統以鎮守之。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爲鎮守甯古塔等處將軍。）後移吉林。（按清康熙十五年移甯古塔將軍駐吉林烏拉。留副都統鎮守甯古塔。乾隆二十一年改甯古塔將軍爲吉林將軍。自是始稱吉林省。光緒三十年復廢將軍而置巡撫。）而別設吉林、甯古塔、白都納、阿勒楚喀三姓各副都統以佐其治。（按光緒三十三年廢副都統均改設府治。今仍之。）論者第以吉林北接龍江南輔遼瀋爲東方四達之衝。不知其地域廣遠。東至庫頁島跨海外數千里。東北至赫哲費雅喀部落延袤三千餘里。重關巨局捍衛東藩。（按何氏東海諸部內屬述畧敍曰爲盛京屏障者吉林也。爲吉林根本者東海諸部也。）實爲東北第一雄鎮。不但遠迎長白。近繞松花。（按松花江滿洲語呼爲松阿里皮拉。）

遊記

二

民權素集

亦呼宋瓦江。徒誇形勝之美也。又致清咸豐十一年與俄羅斯分界由烏蘇里江口逆流入興凱湖。踰嶺抵圖們江口。江以東皆爲俄屬。於是甯古塔珲春三姓三城邊防始重。查珲春之南四十里黑頂子。又東南廢柞河磨口歲。(俄人名曰波些多)。又東北阿濟米蒙古街。蝦蟆塘海參歲等處地方。甯古塔東南六百餘里雙城子。又東北二百餘里紅石岩(在興凱湖西沿)地方。三姓東北八百餘里徐爾固(在混同江北岸黑河口下六十里)一千六百餘里伯力地方。俱俄人與吉林交界要隘。而徐爾固伯力雙城子蝦蟆塘海參歲蒙古街阿濟米嚴柞河諸處均有重兵戍守。則吉林邊防可因敵而籌制勝之方。夫甯珲要害誠在甯珲三姓要害。則在黑河口。蜂密二處。蓋黑河口在三姓東北七百餘里。當水路之衝。凡順黑江而下。逆混同江而上者。此處實扼其咽喉。蜂密山在三姓東南六百里。與甯珲成犄角之勢。於三姓爲陸路之門。南可斷岩柞河海參歲諸處之後路。北可據伯力之上游也。若夫鴨綠圖們二江發源之處。雖關於遜陽者甚鉅。而係於吉林者亦匪輕。至烏蘇里江口以上。諾羅奇訥林二河之間部落。仍屬赫眞疆域。並非甌脫矣。客中無事。筆記之餘。縱論及此。原不計立言之當否也。又攷吉林境內江河縱橫。水運之利。冠於東省。比年以來。開辦官輪局。郵船及吉航公司。載運貨物。藉以挽回利權。不少茲特調查其境內烏蘇里江。松花江嫩江之航路大略情形如左。

(一)烏蘇里江。在吉林省東界。支源在興凱湖之外。即松阿察河。(又名龍王廟子)蜿蜒三百餘里。入烏蘇里江。東北流一百六十餘里。有密山府境之大穆陵河。自西南來會。又北流四百里。有俄屬黑龍江州之饒里。

民權素第十七集

河自東來會。又東流三百餘里。至伯力。（俄黑龍江州總督駐此）計沿邊千里。龍王廟穆陵河口皆有華人村落。距彼岸十餘里。即東清火車站。南通海參威。北通伯力。若俄許我假道。由煙台至海參威登岸。再乘火車至松阿察。其於烏蘇里江左岸移民實邊。尤爲便利。

(二) 松花江源出長白山。蜿蜒吉林省界內。自吉垣航行順流四十餘里。有舊站。又五十餘里。至錫拉河附近。可運鈦煤。又八十里。有半拉山。可運石灰。又三百六十里。至畢家店。又十數里。即東清火車站。又三百餘里。至伯都訥城。又三百六十餘里。至雙城縣。又一百六十里。至哈爾濱。由此入黑龍江界。過呼蘭河口。經猴石烏爾河。巴彥蘇蘇。新甸。黑魚泡。南天門等處。至三姓。（即依蘭府治）約六百餘里。江勢稍直。有糧可運。更下經蘇蘇屯。至富克錦城。拉哈蘇蘇之臨口洲。約八百里。遂入黑龍江。由此東北流入於海。

(一) 嫩江注流黑龍江境。由哈爾濱至齊齊哈爾。更至墨爾根間。可通淺水輪船。自此順流航行八百里。至三江口。然沿江兩岸土地磽瘠。不適耕種。祇有網魚爲業者。故此江航利未大著。

據此以觀。吉林省水道蜿蜒。繁繞實爲南北滿洲襟帶。將來航利甚有厚望。仍須詳加測繪。從事開濬。方於邊徼大有裨益。是在當局與人民之實能振興實業者。

居吉林。一日夜亟亟爲馬首東行之預備。不料僕人手足凍裂。勢難從行。老馬以無人照料。一夜不食草料。長途千里。愈嗟行路之難。幸得友人徐子俊君周旋其間。爲介紹於營務處。瀋陽人黃璣初託其援助。適有軍餉解往延

吉廳派戈什管帶貴福去。余請偕行。黃卽呼貴來面與約准定明日午前十時携行囊馬匹至戈什營以待出發。十五日九時許由徐君導余往戈什營。十時僕人復以行李馬匹至。余遂命僕返長春。偕貴福率馬兵三十人馬四十餘匹以上征途。正午出朝陽門。繞道經貴福家。卽以預購之鮮魚十餘尾贈之。貴又見妻女執禮甚恭。渡松花江行五十五里宿交密峯。

此行有一事最堪發噱者。卽貴福與余之秘密交涉是也。先是出城時。貴特邀余至其家。屏去人從向余曰。聞先生自都中來。往晤吳欽差。而營務處黃大人。又復諱諱。命下官妥爲護。是先生必銜有重命在身可知。但下官此行攜官帖數十萬。沿途醜類必早有備而知之者。偶一不慎。下官與先生皆危矣。爲今日計。非借重於先生不可。余驟聆其言。莫知用意所在。未敢置可否。乃先轉詢其家世。並叩其借重之若何。渠遂自述壯年時常從多將軍隆阿南下。積功至都統銜。且以副都統遇缺卽補官階不可謂不崇。但以昔年舊侶半就凋零。朝右貴人無爲援手。暮年潦倒。屈此小官。今日之行更非得已。至借重於先生者。不過欲奉先生京差之名。而下官卽飾爲先生之護。從以圖掩窺伺者之耳目。祇須先生起居言動有顧指氣使之尊下官奔走趨承。合僚屬部曲之禮。則得之矣。余察其言。尙非虛偽。乃曰。僕固樂從其如太屈足下。何渠又力言非如此不可。余無已。遂笑而許之。本日宿交密峯。離旅店半里許。貴卽頭戴紅石之頂。腰懸綠鞘之刀。整飭隊伍。環列前後。渠復繞行余馬之左右。如護衛長官。然至店門。令兵士舉槍立驅逐閑人。不使近余之居室。一切飲食之進奉。貴皆躬親執役。惟謹嚴肅無譖。余遂居

然顯貴。但余本自由身。此行反不覺爲所苦矣。

十六日晴。行四十五里。至雙汊河。早餐。又行四十五里。宿七道河子。七道河子東向三四里。又西來十餘里。皆深山夾谷。草木縱橫。既鮮居民。復無井里道路之狹。等如羊腸。馬行已不堪。想車行當更苦矣。

十七日晴。過東老爺嶺。嶺形東平而西峻。高度西約五六里。東則八九里。怪石滿地。古樹參天。道上積雪。悉成冰石。其滑。幾至不能駐足。乃爲之舍騎而步。人馬相倚勒。以前進心惴惴。如恐或墜脫有不慎。卽碎屍巖下矣。十時許。經小孤家子。至大孤家子。早餐。晚宿穆陵河。是日計行程一百一十里。

十八日微雪。午前四時許。經阿骨站。至三道河子。又行七八里。過張廣材嶺。卽塞齊窩集穆魯也。去吉林城二百九十里。滿洲語。塞齊開闢也。窩集密林也。穆魯山梁也。昔有民人張廣材。在此開設旅店。行者遂以名嶺。後又改名嵩嶺。自嶺東迤邐八十里。叢林密箐。南接英額嶺。北通三姓諸山。東西石路崎嶇。僅容車乘。晚宿朱德河。是日計行程一百十五里。

十九日晴。行四十里。至額木和索羅。有佐領衙門。一電報局。一街市。之繁華者。悉於本年八月十四日被武衛前軍右翼張翼長追逐。馬賊時所焚燬。尙有常備軍百餘人分駐各民家。是時傳聞馬賊大股。約千餘人。尙盤踞敦化縣城附近。爲余等此行必經之路。貴乃就余商進止。余此時意欲往甯古塔一遊。但孤身之行。實所未便。得此機會。遂主張停駐數日。先派人往探虛實。再作計較。貴心怯。不得不從余議。乃覓得民店兩間。爲駐車地。派急足。

集 第 七 樓 素 民

三。人。步。行。往。敦。化。來。去。約。三。四。晨。夕。余。遂。強。貴。以。卒。三。人。馬。五。匹。從。余。遊。甯。古。塔。此。時。貴。亦。不。能。不。我。許。正。午。命。店。家。購。酒。五。十。斤。肉。三。十。斤。烹。以。犒。全。軍。歡。聲。震。耳。鼓。二。時。許。余。乃。挾。五。馬。三。卒。別。貴。福。往。甯。古。塔。並。約。其。待。余。往。返。以。八。日。期。賞。福。心。雖。不。樂。從。要。亦。無。如。我。何。矣。

馬。行。盡。二。日。半。之。力。至。二。十一。日。晚。十。時。始。抵。甯。古。塔。此。時。人。倦。馬。疲。一。宿。無。語。而。途。中。兩。日。亦。無。足。記。者。

甯。古。塔。位。於。牡。丹。江。之。上。游。過。黃。龍。府。七。百。里。與。高。麗。之。會。甯。接。壤。乃。金。阿。骨。打。起。兵。之。處。長。白。山。巍。聳。於。東。南。牡。丹。江。遠。來。於。西。北。爲。此。城。天。然。之。屏。障。南。六。十。里。卽。東。清。鐵。道。之。海。林。驛。人。口。約。三。萬。多。旗。籍。吉。林。省。中。除。吉。林。長。春。兩。府。外。以。甯。古。塔。爲。占。最。重。要。之。地。點。也。

攷。甯。古。塔。周。曰。肅。懷。氏。漢。曰。挹。婁。六。朝。屬。勿。吉。在。白。山。拂。涅。二。部。之。間。唐。初。屬。黑。水。靺。鞨。後。屬。渤。海。宋。曰。生。女。真。金。曰。鶻。里。改。路。元。曰。呼。里。改。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路。明。屬。奴。兒。干。都。司。清。初。設。將。軍。於。此。後。移。置。吉。林。乃。改。駐。一。副。都。統。雖。以。塔。名。實。無。塔。相。傳。有。兄。弟。六。人。各。占。一。方。滿。洲。語。稱。六。爲。甯。古。個。爲。塔。其。曰。甯。古。塔。猶。華。言。六。個。也。原。有。木。城。兩。重。清。初。新。遷。至。此。去。舊。城。六。十。餘。里。內。城。周。二。里。許。只。有。東。西。南。三。門。北。有。都。統。署。故。不。設。門。內。城。惟。容。護。從。及。守。門。兵。丁。餘。悉。居。外。城。周。八。里。共。四。門。南。門。臨。江。漢。人。皆。居。東。西。兩。門。之。外。二。百。五。十。餘。年。前。吳。三。桂。起。兵。時。調。遣。一。空。始。令。漢。人。徙。入。城。中。

漢水旅行二十五日記（續第六集）

（未完）

岑樓

民素權第十七

且也沙鷗上下。風帆飄揚。清雅景致。能使人怡古哲。夫賢士寡。從軒冕終老。山野者豈無故哉。是晚三時。鼓棹上岳家口。岳家口者市名也。出產絲棉。商務甚盛。其人民精製鎖鑰。巧名千種。俗又名曰鑰家口。距彭家場一百二十里。不慧等十三日早十時即到。稍爲盤桓。放舟前行。經四十里。有支河分出。名曰永長河。岸上杳無人煙。惟有寒蛩。斷續之聲而已。復經四十里。爲潛江縣城。屋宇低狹。道路穢汚。臺無隆盛之象。不慧與友人就之遊覽。正值該縣知事拘人斂契。小民怨嗟。吏胥見暴苛政猛於虎。良有以也。城中有高等小學一所。校長爲不慧居東時之同學。友曾偕友人同去參觀。規模殊無大疵。是晚即寄宿斯校。夜甫半。有琴音沁入耳際。或若士馬之奔騰。或若猿鶴之吟。淚子本恨人心驚不已。披衣就坐。審其詞曲。情歌喉過細。間難明切。僅知其「造物生人皆芻狗。惟有美女天仙化」及所謂「丈夫不得志。蒙氣凝屋瓦。詩成珠玉知者誰。說向美女亦風雅」數句而已。斯撫琴者亦達人也哉。十四日早十時。拜別起行。未經三四里。天忽慘慘無色。風忽悄悄亂吟。木末婆娑。霧飛莽蕩。不禁愴懷傷懷。去故興感。行三十餘里。抵市曰周家渡。雨雪紛霏。市闕無人。當是時。富室巨翁。炙酒圍爐。猶覺寒重裘單。而不慧與友人則孤舟泛棹。今夜尚不知何處宿也。古人苦行役。其有由哉。行五十餘里。抵市曰獅子口。時暖向昏。雀飛赴樞。欲停舟不進。而斯市蕭條。曾不足以少留。中心瞀亂。撫衾翼息。目烟烟難寐。寒淒淒慄凜。復行三十餘里。抵市曰沙陽。不慧與友人俱憊於夜寒。不敢舉目一顧。牒舟子云斯處。河堤隣已十餘年。國家營費數十萬金。始行築成。人民向蒙此利。流亡於外今日堤雖築成。而遷返者寥寥。市上商店不過售賣零星細品而已。噫。

遊記

八

民 樂 素 集 第 七

慘哉。十五日早九時抵市曰望波亭。距沙陽約八十里。商務亦不甚旺。當不懶眺覽之頃。舟子顧而謂曰。先生亦知斯市之名所由起乎。後漢水鏡公曾於此築亭讀書。名曰望波。後人因是而稱其地云云。予愧不古惜未能得而徵之。是日天氣晴和。河風刺刺入人骨。兩岸亦無可觀。行六十餘里。抵鍾祥縣城。始覺暖氣漸升。繁華大見。蓋該縣城人相肩摩屋相稱比。嘈雜之地。固自不同。該城中有中學與高初小學。聞辦理者頗具勞績。又有閱報所。不憚同友人。十餘日未見報章。今得此。不禁茫然。第觀報章所載。皆劇秦美新之語。內憂外患。毫未一言。恐鄉民閑之真以爲堯天舜日復見於斯世也。嗚呼。吾國新聞記者何忍。着筆乃爾。是晚不憚等。卽停宿斯處。因舟子連日辛苦。使其休息。漁鼓四更。有不速之人。問不憚等。嗜阿芙蓉與否。如有所嗜。渠即可延之過。憚友人某君戲謂吾等爲畏警察捕捉。不敢嘗試。渠卽曰。敝處吃煙有警察保護。君等勿懼。友人某君乃正色謂禁令森嚴。汝輩膽敢舞弊。縱不愛國。獨不惜身。吾等素日最惡此道。汝幸勿擾。乃公睡。魔渠始悻悻而退。噫。警察有禁煙之責。而該縣警察。如是。則吾國鴉片。其有肅清之一日乎。然吾又知與該縣相似者。復不少也。十六日早八時起。行經二十里。有支河分出。名曰豐樂河。又經二十里。亦有支河分出。名曰長坂河。沿岸衆山環拱。樹木陰翳。情當冬日。暗潛無色。若人之不得志者。然復經八十里。有支河曰瀼河。水流甚急。櫂進容與。加以日杏西隱。月由東升。舟子云。前進甚險。友人曰。死生有命。惡水其於予等何。縱有不幸。從彭咸之所居。亦是樂事。不憚反覺中心含戒。乃令舟子傍岸停泊。友人笑曰。子畏死耶。予曰。非畏死也。畏如此之死。輕於鴻毛也。可避之難。以避爲妙。友人無言。舟停處。

民 樂 素 集 第 七

十七日早八時舟子奮勇前進。請不慧等靜坐勿使舟身搖動。未逾二時。惡水度過。行四十餘里。已抵襄樊。襄居漢水之南。樊居漢水之北。地勢險要。中原有事。在所必爭。顧亭林稱爲湖北三險要之一。非無見而云然也。不慧與友人先遊襄陽。城中商務甚盛。風景亦良城。西郊外山氣龍縱。谷谿巖巒。嚴林木茂。軌蘋草蘿。靡有諸葛武侯之茅廬。有司馬德徽之靜觀室。有龐士元徐庶之讀書所。惜乎土人無知。妄築壯麗樓宇於其間。失古人淡泊寧靜之意。有心人未嘗不揮弔古之淚也。不慧曾於武侯茅廬題七律一首。有句云。方今我輩苦多難。正是吾公復起時。廬中住役。謂有武侯遺鞋。如欲索閱。須鄂幣一枚。不慧如值以償。則見其鞋長約一尺四寸。寬約五寸。係棉布所製。意爲後人捏造故舉以欺人。不然武侯之足何若是之碩且肥也。或者古今人身格有不同耶。殊不可解。勾留襄陽三日。始與友人往遊樊城。樊城商務較襄陽爲盛。每年出產黃豆爲主。日本人所開之三井日信各洋行。有行棧在此。其古蹟有關壯祖。劉備。之類。樊城商務較襄陽爲盛。每年出產黃豆爲主。日本人所開之三井日信各洋行。有行棧在此。其古蹟有關壯祖。劉備。之類。樊城有河可抵老河口者。亦商市也。因有阻力。未克一遊。勾留樊城三日。返舟起行。端攝默憶襄樊。實爲湖北名勝之地。漢水絕無僅有。之。埠。所。憾。者。學校。無。甚。發。達。淫。風。日。見。築。熾。工。業。更。在。幼。稚。中。也。計二埠等小弟二所初等小學三所。丁歲至無妓館林立。失業者多生財者少。不慧等起行之時。爲二十二日晚八時。二十三日早十時抵市。曰。慘。蕭條凋零。無可留戀。第河干高立石碑一方。鐫趙子龍奪還劉後主處數字。不慧不禁生疑。當問友人曰。此亦子龍奪還後主之所耶。友人笑曰。吾亦不知。但古今來以訛傳訛者多好事之徒。更時藉古迹以恐人。誰真誰僞。非起古人而問。

民權索第

之殊難明也。下午四時抵市。日三甲距襄樊約九十里。有支河分出。名曰南河。市之商務無可殫述。第聞產竹甚衆。前行五六里。左岸平原。有城閣隱現。問諸土人。斯乃穀城縣城。離河干約十里。道路崎嶇。則與三十里之遙者等。欲與友人同去一遊。而落紅催晚。無已。停舟於岸。與斯處土人相問答。以解長夜漫漫之悶。土人發言甚奇。問不慧等。現時係何許人爲天子。友人答曰。現時共和只有總統。無有天子。總統爲河南項城縣人。治國有術。取民多方。土人曰。吾等不信汝輩之言。既是共和總統。應知吾等疾苦。爲何斂契稅甫去。加賦稅又來。吾等終歲之辛勤。不敷其苛求。豈非較專制天子爲尤酷乎。友人語塞。促不慧對之。不慧乃言曰。諸父老兄弟姊妹。每歲辛勤。不敷我大總統之苛求者。乃猶我大總統之仁政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望諸父老兄弟姊妹。今後無多言。多言則爲暴民。土人聞不慧所云。復曰。吾等今日非猶是享共和幸福乎。不慧曰。然。土人曰。汝輩誤矣。不慧於是亦語塞難答。蒙被以待東方之白。二十四日早八時。正欲移步穀城。忽爾風絲雨片。層層而至。不得已放舟前行。經八十餘里。沿岸皆無所覩。幸抵光化縣城。方聞鷄鳴犬吠之聲。不料駐兵肇變。秩序擾攘。登岸不可。前進難能。友人憂懼不堪。不慧安慰曰。世亂本屬司空見慣。夫何憂何懼。友人終覺驚怖。力請退返。舟子謂暫停下流一夜。以覘吉凶。廿五日早十時。平亂兵至。禁止船隻往來。不慧與友人遂棹而歸。於是漢水之旅行記告終。然而始願豈及此哉。友人者誰。同鄉李子俊卿是也。

記者曰。他日得便當重遊漢水。詳細記載。此不過大畧也。讀者幸勿哂之。

(完)

西湖遊記

南 鄱

民 樓 素 第 七

臨安湖山之勝甲中國。自唐宋以迄於明清。代益遠而名益章。其幽奇瑰麗。婦孺類能具道之。余自束髮以來。聞大人言。未嘗不翛然神往。顧六橋三竺。遠在天涯。欲游西湖而未能至也。今年春。老友哲臣以考察茶業過申江。煮酒話別之餘。爰約余作武林游。哲臣旣交余最厚。又雅適不作世俗態。金牛勝迹亦旣繁予夢魂矣。則伴良友。訪名區。其樂當爲何如。事予於是投袂而起。而十年來西湖之游念從今入破矣。爰摭拾見聞。筆之爲記。

二月十七早六時。同人聲呼。束裝告行。予夜來病酒。倦不能興。醉眼迷離。久久始起。披衣下床。便褰帷遠眺。時積雨初霽。朝暾未紅。明霞麗天。爛如舒錦。神氣爲之爽然。天公有意。特放新晴。亦旅人之福也。爰小進茶點。呼車遂行。八旬鐘至車站。早車尙未發。趁客極覩。冗站宇荒涼。設製陋劣。令人對之氣短。賣票登車。車中乘客殆滿。汗氣蒸人。清潔兩字。久已不復相識矣。幸余輩行李頗少。尙不累贅。擇席而坐。靜候啓行。未幾。汽笛鳴鳴。蠕然輪動。野風拂面。塵夢頓醒。極目郊原。桃紅柳碧。千重雲樹。萬畝桑麻。積潦盈塗。翠光罩野。經高昌廟。過龍華。車行漸速。去市旣遠。景色益佳。龍華之桃素爲申江一景。以道遠。余初未能來。今於日煖風溫之時。輕車乍過。第覺十里紅霞。瞽眼而逝。疑身在紫雲深處。而千紅萬紫之中。往往有輕黃嫩綠。嬌麗媚人者。則桑條乍萬柳綫初垂也。縱目平蕪。呼快不已。既而嘆曰。放牛歸馬之風。不可復見於今世矣。我生不辰。擢此百憂。亦猶之子野。聞鶯徒有奈何。一嘆而已。松江一帶。港汊縱橫。村落櫛比。菜花麥浪。黃翠連天。三五村童。撒笛牛背。疎林古道中。依稀可見。望之。

如仙車中人爲機輪震撼皆垂頭而睡亦不知蓬篠咫尺乃有大好湖山也吁何中國人之沉沉多夢邪至峽石乃稍稍見山祇樹排青蠟垣飛白對之如天外故人欣然忘旨過臨平後則羣山如奔濤縹渺天半知西湖且至矣經覓橋拱宸艮山而達城站乃相率下車時已戌時五分矣途中得二絕句云久於夢裏憶西湖策蹇從遊願總孤今日幸能湖上去安排欣賞酒千壺春風吹夢了無痕又送輕車出滬門五里桃花十里柳龍華南去最銷魂下車後携裝出月台卽有警吏前來搜檢行李倒篋翻箱移時而畢而環站之逆旅迎客者揚徵高唱如百舌齊鳴聲浪嘈嘈令人耳痠予輩下榻城站旅館中屋宇壯麗鋪陳清飭價值亦埒於海上正廳懸刊桶一聯云客來不速賓至如歸語殊渾成稅駕稍息乃飲茶進食餒倦之餘神氣爲復遂相率出遊循板兒巷南行過望仙橋橋下一水如帶可通小舟夾岸居人危樓對處惟水汙黑渾濁都無雅觀耳再前爲鼓樓卽所謂鎮海樓與武昌之南樓略似荒蕪殆盡予輩循級而上野艸遮徑蠻娟掛牕撲撲逼人欲厭層樓中供北極玄武大帝位亦已徒存木主矣憑窗四望見吳山尾間聳秀拖青古寺疏林率人游思乃復迷徑而上坐月台斷礎俯視蒼然之江如環葛嶺似黛水光山色中閨閣百里煙火萬家振氣長呼清風四起不覺精神駿發鼓勇再登歷磬鐘樓過雷霄殿入王壯愍公祠祠宇嚴肅小而彌精中堂懸一聯曰正氣作河嶽日星亦手支天張許忠貞同一轍死守到折骸易子捐軀報國岳子名節共千秋語殊慷慨壯祠右爲藥皇殿左爲太歲廟廟中古木千霄騰蛟舞虬蒼翠亘數畝相顧欣賞遂拾級而入偶像無可觀獨惜者此盤散之老樹耳出門西望見石山聳秀林木清華片瓦段雜

頗蕭疎。有世外仙源之致。即欲越湖而往。則蒼茫暮色。直上高林。倦鳥聲中。電光已如星而發華矣。予因於鞋趾痛獄折。亦不能再事跬步。遂悄然而返。乘車歸寓。此間公令車卒人持一鈴。行則振之以開道鏗鏗鏘鏘。長市如馬廁掩耳却避。亦有不能。亦一異觀也。抵寓已七時。少憩復就酒家小飲。餘興極酣。蹣跚歸來。微風送雨。拂袂颯然飄飄乎。身非塵世矣。小坐卽睡。

十八日晚。寢夜睡極酣。早十一時乃起。盥漱已至半齋早餐。相約以飯後詣西湖。未幾復雨。令人悵嘆不已。然游興蓬勃不可。遂消輒躡。蓋踴屐滿然。逕行雨細。風斜衣裳盡濕。不之顧也。循清泰門直街至太平坊。道路頗闊。店肆益盛。清河保佑一帶。殆杭城之菁華與。太平坊有德記書莊者。本上海之支店。予輩來時。恐地疎俗梗。事多墨窒。曾由社中丐德記主人作一介紹信。以便是鄉中有一存問之所也。莊主氏王一和。篤誠樸之商人也。入門晤言。主賓皆治哲臣。詢以茶務。頗有端倪。小坐乃辭出。賈勇復出湧金門。舊旗營一帶。拆城築路。大道如砥。信步直前。不計近遠。旣出湧金門。循左逕而下市處。盡處柳翠飛來。心怦怦不已。邇而進。迎眸見二我軒坊額。老友傲吾遠呼曰。西湖在是矣。予曰。然。盍速行。旣至坊下。則平湖如鏡。頓豁。處處軟柳搖青。微波泛綠。舉目望南屏諸山。鬱鬱縹渺。如新粧。簾外無限銷魂過。顧園至仙樂園。以天雨。游人甚稀。茶市已罷。憑闌小立。俯視湖波。瑩潔見底。葑蘋潔繞水色。逼人。時時有白小沉浮。呷波唼雨。誦杜老微風。燕子之詩。喜欲癲去。而畫船篷艇。蕩漾如梭。風斜雨細之中。望之幾疑天上。左望孤洲一角。紅牆綠柳掩映如畫。便欲往探。乃約二友。時哲臣倦矣。然尙欲買其

民權素第

餘勇倣吾亦屢躋欲行遂檢徑共往經忠義憤有莊而東方塘野水芳艸平堤觸目皆有幽趣再前則老桑夾道華表凌雲道左一小亭瓦甃牆圮荒廢可憐中立一碑約五尺有書如梭榜佇立辨之則柳浪聞鶯也然環亭四圍惟新桑數本耳緬想所謂雙柑斗酒之樂徒留感喟矣前至表忠觀紅牆一曲鴟吻雙銘則錢王祠也立祠前望六橋如帶葛嶺堆螺保叔塔高臨雲中秀削如筆白堤孤山櫓臺煙雨因憶司馬子長之所稱海外三山珠宮貝闕者到此不覺神往左顧疎林古寺尙逗游蹤然暮色載途風狂雨盛不能不歸矣入湧金門更觀所謂湧金池者方不疏丈泥塞水漚了無可味已回寓已八時易履更衣小憩乃詣市晚膳薄飲微醺陶陶返寢湖上得兩絕云湖光如鏡逼人來一洗塵氛倦眼開從此丹青獨盡人間枉費畫師才十里長條更短條西湖煙柳媚人嬌我來正值春三月細雨斜風望六橋

十九日曉夢迷離沉睡未起哲臣喚甚急時方讀一碑碑高徑文字細如蠅書刻極精整籀諺之間神飛意得閑聲抵寐遺忘其辭惟憶有民生離盜國患蔓榛句又有厥壘石鼓餘烈猶存句其文其事則不可得而辨之矣梳洗后就肆早膳仰瞻天色沉陰欲雨以寓所去湖濱過遠拔步頻勞乃共議遷徙因隨輿而行逕詣湖畔循馬路直下闊道無塵行林苗翠夭桃三五笑臉泥人極目遙天羣山如黛湧金錢塘兩門間睥睨已拆廣建商坊氣象軒宏心目爲豁至湖浜公園小坐園即亭子灣舊址築土臨湖栽花壓座地勢極佳憑欄望湖上諸山縹渺天際波光如鏡瑩照煙鬟相對忘言澹然喪我因口占云春陰漠漠鎖重湖水色山光卽畫圓望斷東南峯十二煙鬟

民權素集第七

霧昏想名姝。未幾微風吹雨。乃便道尋寓所。迭走多處。迄無相當者。房室既暗。小取值復奇昂。未免令人却步。遂議暫不卽遷。俟調查茶務畢。再移居西湖深處。雖價不能賤。然較偏處此土。距不差強人意邪。乃不復覓寓。折回西園。小憩品茶。園樓三層。下臨湖瀨。登臨眺遠。頗爽塵襟也。久坐忘歸。天光已暮。望斷橋一帶。星火微茫。紅射湖心。騰龍走蛇。知夜氣深矣。呼車而歸。急雨漸滌。臥久不寐。

二十日晴。早八時起。推窗望遠。濕雲盡歛。綠野蒼然。欣然想湖上風光。又不知當如何旖旎。急躡屐出門。循旗營馬路前至湖濱。千頃波澄。萬峯翠湧。艷粧明鏡。無限風流。遂由公園船埠買艇。詣西冷放一葉於中流。攬四山於懷抱。左右閒覽。目倦神迷。湖水之深。不盈五尺。琉璃洞徹。清見游魚。鷗鳧狎人。都忘機慮。味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之言嘆爲妙寫。槳聲拍拍。艇去如飛。右望錦帶橋。虹跨水中。白堤如帶。予舟穿橋入裏。湖魚雙拂舷。颯然如過葦花。深處沿孤山徐蕩。舟子指點林巒。一一告語。如放鶴亭孫園巢居閣。等等美不勝收。未幾水環舟轉。復過長橋。萬頃湖光。又入懷抱。回首仰視。則西冷橋也。余舟又至外湖矣。舟卽繫於橋下。舍舟登陸。則見危亭一角。碧柱朱梁。綠柳紅桃交覆。如幙亭中黃土。一坯青碑。三尺題曰錢唐蘇小小墓。慕似新修者。然亦已少圯矣。亭柱凡六。俱有鐫聯。綠質丹書。別饒幽麗。面水之楣額曰慕才亭。其外一聯云花鬢柳眼潭無賴。飛絮游絲亦有情。集句也。又王成瑞一聯云燈火珠簾儘有佳人居。北里笙謡畫舫獨教芳塚占。西冷亦頗佳妙。其他諸作。都無俗氣。惜難勝記矣。斐回瞻眺。感而有作。云六角方亭土。一坯紅桃綠柳壓檐開。我來別有傷春感。兩字憐他署。慕才由蘇小。

民樓素集第七

墓循大道西行。至秋俠遺阡。其中爲風雨亭。新築。然長几。雕欄亦多崩拆者矣。是則游人之不重公德。而乃至此也。榜門一聯云。秋氣塞天地。春祠開湖山。再西則爲宋女叔端墓。覆墓一亭。略與蘇小墓同。刊柱之聯。不少佳作。如唐時愍女。漢代孝娥。輝映後先。寸草都存。櫟子節不字。十年遂成終古。魂歸咫尺。千秋常護女貞枝。乃女士孫九疑手筆。足與千古也。其前爲貞操坊。有聯云。土花碧量啼鵝血。草心紅裏惹蘿風。語殊古健。字亦挺拔。其右爲秋墓。式墓爲六方塔。工制精絕。上有碑銘。爲浙督朱介人手筆。予甚愛其銘曰。身可殺。名不滅。越山青。越水白。秋雨秋風。壅蒼古血。雖人文雙稱。然不能爲後史之實錄也。過墓後入鳳林寺。參天古木。冷翠廻庭。小立片時。塵氛盡滌。視日色尚早。擬探勝再前。出寺右行。瞻陶煥卿楊哲商沈由智三烈士墓。建築亦殊宏整。其後爲陶社。方事土木工未竣。也再前經秋祠。入秋社祠中。供有秋俠遺照。英姿如生。挽聯如林。瑕瑜互見。惟桐鄉張長一聯云。秋雨秋風六月六。著字不多。包羅無限。陪祀者爲程毅李鍾嶽張俠卿三人。出祠右行。循岳坟街過英華春酒家下垂柳。當門湖光侵座。魚籠假砌。撥刺時間。指點青帘。奮然思飲。然未遑也。跨虹橋方事修築。未克登眺。乃左至曲院荷風小憩。入門見御碑亭。上有清高宗題咏不少。字殊秀麗。詩無可傳。再進則一樓臨水。几案通明。皮板爲房。宜冬宜夏。壁上一聯云。風片雨絲應留佳客。蘓船荷浪是生好詩。字極奇秀。哲臣愛玩至不忍去。憑闌下眺。嫩荷新芽。微波漾花。游魚可數。深濃逸想。沖然在懷。既而出側戶。經杏花村酒楼下。至岳廟。廟貌巍峨。令人竦肅。當門爲御碑。刊清高宗所題詩錄。其佳者云。褒嘉手勅。是誰言何致。終含不白冤。戰必號。騰驚北騎。地爭尺寸守。

民 樓 素 集 第 七

中原持身忠。總根於孝撫才。威還濟以恩生世。漫悲纏卅九。千秋英氣。兩間存。又如操戈不謂興。張俊納幣終成去。李光何事。書生叩馬首。遂教名士飲魚腸。又愛錢。切中文官病。怕死。曾輕武士生等。俱可誦也。其後爲正殿。殿制甚簡樸。而彌復雄肅。上供王像。其壇下左爲烈文侯張憲祠。右爲輔文侯牛皋祠。相對者楊將軍祠。階之兩側。老木參天。雙蓋遮空。一庭盡碧。其下讓以石欄。置精忠柏於下。每臺四段。血彩斑爛。抗雨經風。堅如金石。相傳柏在城中。蒞署土地祠前。卽宋大理寺獄故址。忠武獄死柏。卽自枯然。經久不朽。兵燹以還。遂遭蹂躪。後人惜之。因銘而置之廟中。云吁亦一奇矣。廟中游人旣夥。但無論其爲村愚鄉老。龍蟠鴟娘。莫不然燭薰香。頂禮展拜。亦可以想見王之英靈千古矣。楹聯如竹國霖之一代精忠。起河嶽千秋。生氣重湖山。又彭玉麟之史筆炳丹書真耶。僞耶。莫問那十二金牌。七百年志士仁人。更何等悲歌。感泣墓門。淒碧草是也。非也。看跪此一雙頑鐵。千萬世奸臣賊婦。受幾多惡報。陰誅又吳廷樓之王業。竟偏安嘆息。北征將士。精忠獨報。國傷心。南渡君臣。皆能慷慨激昂。於王無忝者也。四壁則刻石極多半爲王之手跡。雲垂霞湧。想見英才。其後爲五侯五夫人祠。及後殿。殿右後有石。刊王像。剝落難辨矣。瞻仰既竟。乃折而出正殿。由右側門往謁王墓。道經啓忠祠。前入甬道。摩挲南枝柏。渡石橋。橋下有水。自北而南。深潔如鳴環珮。哲臣有句云。至今山下水。亦自向南流。妙寫也。其前爲石表。崇門洞望直軸墓碑。門內列跪鐵像。四右爲張俊。萬俟詒。左爲秦檜及王氏。按鐵像始於明正德間。指揮李隆。初本範銅爲萬俟詒。及秦檜。王氏三像。至萬曆間。范鏹增以張俊。都人咸謁王墓。莫不施以朴繫。一快胸臆。經歲既久。遂漸消鎔。

遊記

十八

民 權 素 集

清同治間阮元撫浙乃復鑄之其後蔣益澧又鑄之今所存之反縛四像則光緒丁酉浙藩使之所重鑄者也俗謂謁王墓苟於四奸之像不加以撻之朴之摩弄矢湯之者則不能邀神佑不克發財福也故村童漁姥雖未必能知四奸之可恨可撻然利之所在亦從而恨之撻之矣是誰之言亦有機哉像以內則馬羊獅虎翁仲森立直至墓下其向後有表坊坊右有忠泉井左則爲楊文瑩所書碑記重鑄四奸像甚詳精忠坊內爲王墓墓圓形甚壯偉前一碑曰宋岳鄂王墓左下數尺復有一塚較王墓略小疑其公子雲之埋骨處也俯仰感喟想見王之生平竊謂以王之精忠何等重其君父而後世之騷人墨客馮弔湖山因讚王之冤近遠不無誣怨宋君之談吁王如有靈豈其忍聞者耶而王之助名偉節炳如日星更無須畫足爲疥矣因成一絕云南枝古柏鬱蒼翁仲無言對夕陽村老也知王可敬入門長拜薦馨香既而折出復覽分屍棺及盡忠報國刻石移時乃走出碧血丹心坊逕至湖畔沿堤徐行飢渴殊甚遂同登英華春酒樓洗盞痛酌山色水光都入杯裏純湧鮮胎味極芳甘盡醉乃下循道返孤山偶成云曲院新荷漾水斜長堤短草長平沙孤山西去岳墳路一樹垂楊一酒家危樓同上大風來欲把平湖作酒杯純菜乍香鮮胎美到茲不醉那須回既至西冷橋復由左道至惠中旅館覓寓所房舍頗佳然價亦昂矣游湖之便莫過於斯因約以事畢即遷遵道復返途中逢村間兒女自修竹中笑語而來春筍盈籃杜鵑壓鬢風光幽麗幾疑不復人間矣旣而渡西冷橋取小徑至小青墓芳藤礙步雜花拂衣行甚艱而不苦小青墓在巢居閣左一环傍水千古留芳沿庭有老梅數株亦已成陰結子矣其後爲宋女馬翰香墓其身世不

民權素集 第七

詳或云鞠香亦才媛好讀和靖所爲詩不遇早死故附葬於茲云由此登巢居閣訪林興史墓下放鶴亭亭極軒敞可坐以天晚茶市已收予輩亦無暇勾留匆匆過去晉謁和靖先生墓更由林太守塚側穿梅林而上經孤山一片雲直至前湖望徐烈士墓道宏規闢舉石像巍然興人感喟不少循牆而下小徑蛇盤乍過短垣便見繁英如雪玉屑繽紛爰欣躍而前則桃花夾道湖水通門即蘇白二公祠也以天晚未入徘徊花下久久乃行西進經浙江將士祠祠祀南京陣亡諸將士前立紀念碑題名甚晰雖屬崇德報功之舉亦矜忠厲武之方良可敬也再前爲公園卽清帝行宮故址地勢極佳其前有船埠牌坊橫書曰光華復旦蓋新易者也立此遠望山環水抱風景無邊花片柳絲銷魂殞魄誠人間之勝地天上之瓊宮也入公園穿石徑由左而上至四照亭林幽巖秀路曲折既上層巔全湖在眼烟波浩淼星火微芒振衣狂呼如在貝闕哲臣恐過晚歸難催促就道因經繡壁空青下右行穿假山披竹徑下至湖心亭渡石橋躋磴道復會來路亭臺高下石秀水清洵勝地也惜倉皇過眼未遂留連殊爲耿耿耳然水天四合暮靄塞空游船旣稀行人亦鮮已過黃昏時候矣乃不得不歸取道白隄歌嘯而返晚風吹鬢柳絮沾衣過斷橋入錢塘門直歸寓所湖上得五言一首云天憐游屐苦特與放新晴便醉樓頭酒重爲湖上行山光欺鬢綠水色洗眸清十里孤山路白隄如帶橫又一絕云放鶴故址亭猶在埋玉元元墓尙留一箇孤山真不朽美人名士共千秋今日爲時光所限尙未盡覽孤山俟暇當續游之也。（未完）

頻羅館書話

書家燥鋒曰渴筆。畫家雙管曰枯筆。二字判然不同。渴則不潤。枯則死矣。今人喜用硬筆。故枯若羊毫。便不然。

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之當臨寫時。手在紙眼。在帖心。則往來於帖與紙之間。如何得佳。縱逼肖亦是有耳目無氣息。至於臨摹既久。成見在胸。偶欲揮灑。反不能自主矣。

寫字要有氣。氣須從熟得來。有氣則自然有勢。無論大小長短高下。欹整隨筆所至。自然貫注成一片段。郤著不得絲毫擺布。熟後便知。

詩言
古言
劉文

集 第 七 素 樂 民

詩話目錄

今日詩話（續第六集）

顧無盡廬詩話（續第六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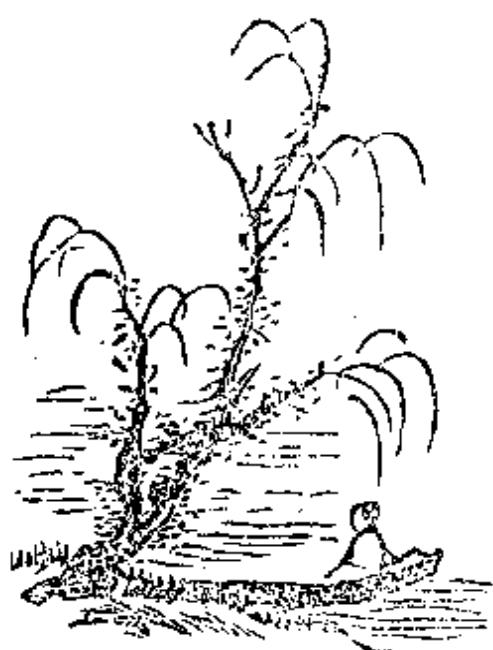
琴心劍氣樓詩話（續第六集）

憶懷齋詩話（續第六集）

古 鈍 府 南
香 劍 若 鄭

集 七 第 素 樂 民

目
錄



詩話

今日詩話（續第六集）

古香

民權集 第七集

東坡於元豐七年四月六日別黃州。送行者皆至慈湖。獨陳季常至九江相別。東坡留別有和太白潯陽宮韻一首云病瘡老馬不任載。猶向君王得倣。帷桑下豈無三宿懸。樽前聊與一身歸。長腰尙載。擣腸米闌領先裁。蓋瘦衣投老江湖。終不失來時。莫遣故人非古樸。不華讀之饒有趣味。至顧應祥四月六日方思桂招飲松雪。有句云樹供茗碗。芟楳葉僧啓。經函理貝文。又董友松四月六日餞春賦酬皇甫羅浮留別有句云沂水東風憶昔游。酒香花靚柳絲柔。不過秀麗而已。先大父聽雨樓詩集中有四月六日海上送徐頤閣學士入都一章云黃州今日別東坡風送餘春入海波。寵命早膺經史席。彩毫曾紀太平歌。生時驥馬容城載去後。刀魚莫縣多京裏繁華知首善。故人遠道意如何。按明道集中載元祐二年四月六日程正叔講讀過英閣。而是時頤閣殿撰方爲起居注學士。既切人又切日。於此可見古人琢句不苟極矣。玉海云宋紹興十四年處州言木柱內有天下太平年五字。以四月六日詔送史館作瑞木成文曲。又元人劉烟字夢臘保定容城人。以四月六日生生之時父夢神人驅馬載兒至。因以名。又莫州圖經有郝姑者。字女君。四月六日與隣女坐水邊。忽有青衣童子至前。云東海公娶女君爲婦。言訖。見齒櫛於水上。女君卽沿流而下。隣女奔告其家。已無及。聞女君遙語云。幸得水仙。願勿憂怖。又言每至是日送刀魚爲信。至今四月間莫州多有刀魚。而以六日爲尤多云。余是日有咏史一絕云。莫問縱橫奏凱還。

將軍偉業震秦關。只憚不武坑降卒。兩廡儀容一杖刪。按宋史太祖建隆四年四月六日幸太廟。閱士木之功。歷視兩廊下圖畫名將。指白起曰。此人殺已降不武之甚。何得受享於此。因以杖畫去之。余謂太祖真一代之英主也。

康德涵四月七日雨中同文浮山坐作有句云。來年生意佳。枝頭望如穢。又董志林四月七日至南昌適大人遊景德志懷有句云。西州遠色飛青雀。南浦晴微散綠煙。皆可誦之句也。余是日有村居卽事一章云。燒得香煙幻綠雲。村寒四月不如董。勸君莫道人間過。便可完顏見帝君。子弟昂孫皆爲頑。固然因果設教不可謂非。只惜多少村婆口口念佛口口罵人。其贖落苦惱有自來也。且予詩亦有切貼四月七日處。並非不典之作。按太平廣記載藍田尉楊師操以老還家喜論人過某年四月七日夜忽見一青衣來索魂去數日乃蘇自言見陰曹善惡報應狀。從此不復談人過是亦修善家之殷懃正不必媚神佞佛爲也。

案頭無臂書。問諸家人亦無知者。以氣候推之。大約近三日內當爲小滿。余因懸擬及之。小滿非令節賦詩者甚不多見。惟華應昌有句云。春胸翠振初成甲。豺眼黃鬚小。有秋董農山有句云。萬紅千翠都含孕。九穗雙岐盡姪身。華句尚可。董句則呆板不成誦矣。

楊萬里於四月八日嘗新荔枝有句云。紫玉骨髓丁香瘦。白雲肌膚午暑涼。細膩之至。黨懷英四月八日賀左君錫生子有句云。燕寢香凝佳夢兆。興佛同生佛親抱。楊顯祖四月八日永安禪院作有句云。解是雨花新浴佛諸

民 樓 素 第 七 集

天誰供洗兒錢。汪文楨四月八日有其東之行。口占云。舍桃山客寄豆莢野人投不過。各有所切而已。汪伯熙十歲時。有四月八日賦綠豆一絕云。一豆一聲佛。佛門結果緣。要知根本地。莫使豆箕煎。相傳爲七步之作神乎。技矣。樊山是日以次女金粟周畔作粥供佛。分貽朋好。伯熙以詩謝之。詩云。歲時荆楚朔方通。佛粥香酣七寶融。濟物門當闢。甘露普人口。欲藥防風且須近。賾更相饋便說和。香味亦同記。得兒時賦綠豆類然。今日一衰翁。詩後卽自述賦綠豆事。良非夸語。樊山次韻答之。儒門右輓佛門通。聚到瓊糜喜氣重。粥面略參茶社法。餅香剛送麥田風。前身龍女將母是小字蟲娘未許同。好與畔盤添故事。新詩乞得意。園翁兩詩相較。自以樊山爲雄。叔弟箸超。有四月八日至彌陀寺觀衆僧打齋四絕。中有句云。生平也具十方願。祇怕浮圖狗不如。接隋書。文帝時魏州於四月八日立舍利塔。有一黑狗。耽耳白胸。於塔前舒左股。屈右脚。隨人行道持齋。非時不食。至解齋喫粥。寺內猛狗見之。悉低頭掉尾云云。是詩亦有筆有書。然余總嫌其深刻也。幼弟昂孫有四月八日遊國恩寺臨江仙一闋。嘗就正於余。不能憶其全作。中有句云。這是誰家之舊宅。年來傳玩青蛇。按六朝時多有捨宅爲市者。宛署記載燕京西潭柘寺二青蛇。每年四月八日來見。寺中僧人。兩盛傳玩。以爲青龍施錢手摩免厄云云。是句亦有所本。又云。舍利塔前無黑狗。布金值得什麼意。與箸超同而深厚過之。又云。傾城傾國者。一半趕秋波。風土記載玉泉山附近有地名秋波。每年四月八日傾國伎女競往逐焉。謂之趕秋波。詞中引用句。非不佳。然已落於纖巧矣。顧貞觀四月八日臨江仙一闋。有句云。髻香單插密犀釵。法雲低映一束縷金編。又云。簾傍誰掛小參牌碧霞幡。

底添對合。歎鞋亦典雅秀麗之作也。余是日赴友家賞芍藥飲有卽席一章云。芍藥萬千朵。滿斟資福觴。有花堪洛佛。貢荔不稱王。欲說因緣法。偏生富貴坊。蒼淵悲隔宿。(先慈於己亥四月七日見背)杯酒餘憇。東坡集載四月八日大會於資福寺。有芍藥七十餘朵。又溪巒聚笑。載巒鄉競渡。預以四月八日飲讌江岸舟子各招他客。盛饌相誇。士女如雲。一年盛事名富貴坊。余詩故云云。

宋祥符九年四月九日真宗幸瓊林苑宴射作七言詩賜從臣亦千古之韻事也。惜其詩不傳。楊萬里戊申四月八日宿釋迦寺。有句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又云。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上二句尚可入口下二句則不成句法矣。僧守仁四月八日與斯公衍公登虎邱賦詩。有句云。巖僧掃月千峯淨。山鬼吟風萬壑哀。亦鍊鍊之句也。余是日過友人家。適其妻產一孩。云產母病熱久矣。旣歸賦一絕云。一服清涼散太和。殘春風雨亦無多。笑他九日懷中納可是。言言合度。哥子弟箸超見而笑曰。不是哥兒我們家中倒有個姐兒。余爲之大笑。按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四月九日公卿上言。請修太和殿。厥地清涼可以避暑。詔從之。又宋史度宗諱。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先是母夢日光照東室。又夢神人綵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資識內慧。七歲言言合度。理宗奇之。余時故云云。而讀者乃以輕薄譏之。其可笑孰甚余故不願與箸超共詩也。黃巢能詩乎否。聞者曰必不能。余乃以黃巢列入詩話中。則亦論古者之掌故也。黃巢於四月十日夜爲李克用騎將龐從敗走。遂以不振。是故四月十日亦吾祖吾宗之國慶紀念也。范成大是日出郊賦句云。漲江混混無聲。

民 権 素 集 第 七

綠熟麥騷騷。有意黃下句。更切胡翰兒子來。鳳翔令歸營居父山下。有句云。泉深出丹砂。地冷多琥珀。則別有趣味矣。陳覺民過武后山詩云。昇真洞口接天門。靈草丹桃日日春。聽說神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或謂真宗神宗哲宗皆武后仙真應世。故有三朝德業之句。然已荒誕不經矣。按神宗生於慶曆八年四月十日。羣鼠吐五色成雲。至治平四年卽位。宰臣等表請以四月十日爲同天節。豈其故有異歟。余有四月十日雜感六言一章云。不見黃巢夜走依然羣盜如毛可有廉能官吏鵠奔夜會陰曹時城東某命案懸久未決余詩故言及之。還冤記有云。漢時何敞爲交州刺史。巡行至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女從樓下出。自云蘇娥。字珠娘。早失父母。兄弟有繕百二十疋。與婢致福往縣售之。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日暮致福暴得病。因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獎壽利子繪以刀刺予死。又殺致福樓下。敢告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以何爲驗。女曰。白衣青廡。猶未朽掘之果然。卽遣使捕壽間與珠娘語。同遂斬之。此事直與包公案同。

東坡四月十一日食荔枝賦詩。有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巾。罩白玉膚亦細膩亦風流。此老畢竟不弱。有謂四月十一日爲地破日。不可開山動土者。無稽孰甚。余新成一章云。兔是月中物。名爲盜裏魁。西湖塔景好。永不見巍巍。唐李孝逸爲武承嗣所誣。有兔月中物。當有天分數語。卒以則天垂拱二年四月十一日伏誅。近王金發之槍斃。亦大快人心之一事也。王有孽財。家產至巨萬。在滬置一偉大洋房。心猶未墜。猶欲於西湖保叔塔旁再建一座。噫。辱沒山水甚矣。金發距孝逸伏誅之日僅一星期。聞余以秦梓關係。不得不慨乎言之。
（未完）

願無盡廬詩話（續第六集）

鈍劍

居易錄云。張吏部序余過江集曰。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懷抱。知己之言也。蓋必如是。而後爲詩不妄作。否則味同嚼蠅。多此一番筆墨。甚無謂也。漁洋詩殊不足。當此而四語却不利之論矣。有意攻擊古人。此固輕薄者之惡習。然毫無獨見。而專以他人短長爲短長者。亦未見其得也。何論文也。詩也在己。苟有自得之地。好惡儘可迥異。他如歐陽修之不好杜詩。蘇東坡之不好史記。豈好惡與人殊哉。蓋別有所見耳。

黃晦聞爲中國文界巨子。爲詩頗苦。往往數日吟成一首。其不苟如是。余作懷人詩五十章。其一章云。森嚴筆法。魯春秋。亂世儒生志未休。何奈頻遭喪明憾。出山盡踐武林遊。即懷晦公也。君有三子。前喪其二。今又喪其一。在瀕時。仍約同游玩。後回廣東未果。故及之。晦公答我七律一首。別後寄書能慰我。江樓應識此時情。月斜鴉倒迴。天影雨過車留砾。石聲坐看鬚眉有秋氣。強扶魂夢惜新晴。憑君飯顆山頭見。已爲題詩太瘦生。是詩可謂秋士能悲矣。詩餘類是。此時余正小病。得晦公詩篇。悽愴不能自己。乃更報一章。瑤華何意到燈前。細數星辰轚惘然。多病芙蓉愁見月。入秋楊柳怕成煙。紅鵠衰草休相問。黃蝶淒風倍可憐。漸覺今生狂不得。祇傷儂亦近中年。吹萬叔浙江觀潮詩。實爲七古中奇作。昔黃仲則作前後觀潮兩詩。隨園甚稱之。以此較彼。正不復能定其優劣。也。吹萬叔將至杭。余曾贈以一章。只番清興添多少。蓬背沈吟想見之。西子湖邊憐獨往。中秋月好定相思愁人。堪踏悲秋地。斜月偏逢放棹時。倘過岳王墳畔路。頃君壁上替題詩。繼而吹叔報我一章。勝原唱多矣。詩如下。畢。

民權素集 第七

覓臨安山水好。一年不厭再遊之。豈無芳草傷情緒。儘有孤雲繫夢思。倚枕中宵人去後。推篷涼露月來時。隔江便是山陰道。秋雨秋風怕賦詩。

余庚子以前詩大都散佚。讀憂廬詩集。猶得其所題拙稿三首。時時誦之。不曾自觀舊稿也。然爾時余詩少精進。自得語。其所獎飾殊不足稱。思念及此。輒喚奈何。茲特錄之。骯髒心腸。短後裳。寶刀鐵笛。醉飛觴。莫嫌氣概粗。如許熱淚填胸。肝膽芳書生。結習幾蹉跎。廿載人爭被。墨磨鐵石心。腸軍國恨中。青涕淚濕瑣戈。忽儒忽俠。忽詩人。旆旒風懷。亦入神才子。前身原是佛。一身現出百千身。

憂廬有弔晚唐詩人曹唐詩三章。其慷慨激切。現於眉宇。非具一肚皮。不合時宜者。無以解此。傳云黃冠拋却帶。櫛冠刻意吟詩。想汗漫快讀游仙。九十八勞疑。身在五雲端。明珠火齊繞盤行。荒誕迷離數不清。具此仙才古仙籍。自然金榜上無名。英雄無地各悲秋。鬱屈瑰奇萬古愁。一代英才窮幕府。衣冠那不到猶猴。

東海褰溟氏。近今詩界一巨子也。多雄豪慷慨之音。讀其詩。卽知其爲偉人矣。如壯士事戎馬。封侯入漢關。斗酒縱橫天下事。名山風雨百年心。煙消大漠羣山出。河入長天落日浮。筆攜上國龍光去。劍帶單于頸血來。等句皆有磨盾橫槊之風。

東海褰溟氏詩無體不佳。而古詩尤峭折。奇偉可愛。六盤山轉餽謠云。馬足蹠車軸。折人蹠。跌山岌峩。朔雁一聲天。雨雪與夫與夫。爾勿喧。官僅用爾力。爾何不肯。竭爾胡不思。車中繢繡物。東南萬戶之膏血。此作筆大如椽。漢

詩話

八

魏盛唐人中亦所罕見。至若西域弘、駢等作，則又似學長吉體矣。

黃山谷律詩才氣無雙，能將太白歌行運於五六十字中，真爲奇事。然有時失之生澀，少自然天趣。不若杜牧之豪宕，流轉其氣勢，更爲浩然沛然也。余意既稱爲律終究以音節和諧風調圓美爲上乘，若以奇險爭勝，去律字之詰遠矣。

作詩用書卷，則深厚不用則單薄，然不善用書卷者，反致意爲詞累。如王荊公詩，純用自描，不使典故，猶覺遒勁，清真可知。文字不專以富麗爲工矣。

太一詞都是血淚結成，卽以工拙論，亦不減莊齋。况氣概又絕相似者耶？滿江紅感事二闋，其一云：「旅夢十年間，蝴蝶莊生誰是。祇可恨盜多如鯽，聖人不死，長夜蒼蠅聲斷續。漫天貝錦文，婆娑恐從今黑暗，更難分人和鬼。挽千斛銀河水，洗平生罪。臥高樓百尺，元龍差擬磨鼠任憑鳴鶴。嚇泥鷺莫驚蛟龍，指便浮雲轉眼過。長空休提起，其二云：黃鸝高飛待喚，取歸來同住。劇勞汝暮三朝四，狃公賦芋。一曲廣陵，今夜月千鍾。魯酒黃昏雨，歎炎涼。時節已推移，天如故。惜往日屈原賦投五體，要離墓笑壯懷勃鬱。而今老去，燈火險爲魑魅，滅山頭聽慣嬰兒語。猛回頭，世事幾滄桑。心魂怖柳梢青，除夕云一年容易。惟聞更鼓聲流替，五個除宵。家園客子斷腸，各自二老。料知何似，誤一片倚門心事。天若有情，念儂孤苦也。應回睇。

讀詩當先讀宋元明清諸大家，然後乃進觀三唐，進觀八代，更進而楚詞而三百篇，則思過半矣。

民權素集 第七

我友柳亞子以像生花一詞見寄。調寄念奴嬌，可謂神妙之作。古人云：情生文耶？文生情耶？蓋一而二、二而一者矣。詞如下：芙蓉遲暮，况迢迢遠道，涉江千里。眼底秋容誰贈？我絕妙蘭心蕙意，不似枝頭風痕雨點，狼藉爛斑裏。孤眠伴我銅瓶，悵情味。豈是當日唐寅，縷金剪綵，粧點春三二？中有美人魂，一縷獨自背燈搖曳憔悴。年華花開花落，飄泊渾非計。人天惆悵，銅仙無限鉛淚。

道子以一書一詩贈亞子及鄙人，讀之悽然，欲淚。錄其詩如下：冒雪經霜又一年，傷心底事不堪言。而今幸得虛舟意，任被風濤只晏然。余爲四疊韻和之。其一：不見龍川近一年，魂銷骨折未堪言。只愁孱體增新病，雨橫風狂思悄然。其二：傷心如此又今年，坐待河清默不言。漫說情深同骨肉，訂交到我亦徒然。其三：衆生憔悴已多年，拂墮泥犁恨可言。十七史從何處說，向天看劍意茫然。其四：盼斷王孫憶去年，新亭對酒向誰言。况當草長鶯飛日，大好江南信黯然。

余移居留溪，成小詞兩解。一時和者頗衆，就中平平者較多，而佳者亦復不少。當以鈍根喜遷鶯一闋爲最勝。云詞如下：飛來一紙，道移住留溪。遣懷賦此秋雨，漸漸秋風漸漸。拚把愁腸驚起。又作稚川移宅，漫說娶嬰近市。心空淨境清閒，不怕阿儂。羨死否？否？枉憑他抱膝高吟，未必安便耳。紅豆拋殘青山，買得翻怨今非。昨是肯使極強。厭駕付與黃冠草履，都休了。待歸來且自飲醇醲美。

中國舊時所稱詩人，乃狹義之詩人，而非廣義之詩人。若西國則所布龍蘇克斯比彌兒登諸人，稱之爲世界大

詩人者。非專指五七言之韻語而言。凡一切有韵之文。傳奇脚本之類。皆包括在內。余謂必如此。所謂詩者。乃足盡其量。夫言者。人心之聲也。言之中於理者。則爲文。而文之有音節者。則爲詩。三百篇之詩。但有音節而無一定章句。嗣後屈原宋玉起。變三百篇而爲騷。司馬相如班固興。變騷而爲賦。唐宋盛行五七言而騷與賦遂衰矣。再傳而後詞曲並作。演爲傳奇詩。之日新日盛。至於如此。不亦人心進化之徵耶。今人但知曹子建。杜少陵。李太白。陸放翁之爲中國大詩人。抑知屈原司馬相如湯若士高東嘉王寶甫孔云亭辛稼軒姜白石等之亦爲大詩人乎。明乎此理。而詩之變化盡焉矣。

余以兩七律懷太一湘中曾刊諸須彌日報中。後太一和我兩章。其悲壯感概。不下原詩。讀者亦可以哀其志矣。急錄如下。海水羣飛高萬丈。臥遊終古老。三神天方沉醉人。宜瘦境遇艱危識漸真。每倒清樽傾北海。翻因淪祭羨西鄰。江干幾樹紅红豆。一夜飄零涕滿巾。穩住玉筍續九歌。渡河生怕水生波。千年蜀國鶴鵠苦。八月洞庭落木多。越鳥巢南成底事。風牛異地可如何。才華已盡潮流猛。訂古商今到橐駝。又寄戊申七夕詞四首。語極沉痛。又極新穎。錄兩首於此。女牛離別未央渠。聞說今宵又駕烏。怪爾愁多懨更少。不如一歲一回無人世。沉浮醉夢過分飛。勞燕各愁多。幾生修到無機物。萬歲由來一任他。來書云壬癸丁三年。均有絕句。惜未覩其全豹也。

世界日新文界詩界。當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黃公度詩獨闢異境。不愧中國詩界之哥倫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詩詞。終不若守國粹的用陳舊語句爲愈有味也。林少泉往時以書寄我。

民權素集第七

所言可謂先得我心矣。(前略)所示歷史記念歌十八章。十九期白話報。當爲刊入。以貢於世。後有傑作。尚望勿過斬悶。使敝報常得藉以增重。至盼至盼。國事日亟。吾黨中才足以作爲文章。鼓吹政治活動者。已如鳳毛麟角。而近猶復盛持文界革命詩界革命之說。下走以爲此亦季世一種妖孽。關於世道人心。靡淺也。吾國文章實足稱雄世界。日本固無文字。雖國勢甚至今日。而彼中學子談文學者。猶當事事丐於漢土。今妄顧自棄。國粹而規倣文辭。最簡單之東籍單詞片語。奉若邱索。此真可異者矣。先生詩學根柢深厚。香山樂府之作。正有待於今日。

(後略)

汪叔麤自號汪痴。人亦以痴目之。其實不痴也。平日衣服污壞。不加修飾。金錢到手。即用盡而後已。無蓄產思想。特長於演說。每登臺口如懸河。描摹社會情形。淋漓盡致。聽者無不鼓掌。素不能詩。今稍稍從事。亦頗不俗。會以兩律贈余。錄入藝林中。其一爲柳色迷離。余和以原韻。云風塵歌泣露。天真骯髒。人間三十春。普度泥黎。猶有舌大招。花國已無魂。送窮未許除。蒙氣民困。誰知競哭聲。能唱桃花新。扇劇云亭死。後要斯人。其二曰龍泉劍冷舊忘名。倦讀離騷夢。屈平萬本梅花心。室靜一囊詩。卷腦橋清豔。情渺碧雲影。熱血空空仁雨聲。寒月溪頭(在張堰今石碑猶存)春去也。萋芳草正愁人。余復和之。云物到無機。亦解鳴水流。激石證生平。天人魔佛科難別化。濕卵胎數不清。國土莊嚴忘我相。天空簸蕩發雷聲。一毛一孔一世界。何地能容處世人。

民呼報出版。余成七古一章以祝之。茲錄於此。雄雞一聲。天下白。東南飛起雲五色。安用神州嘆陸沉。迴斡南薰

數枝筆。政治異幟真僂奇。意大利產馬志尼。共和制度有熱力。鼓舞文明完天職。法國辨者彌拉巴。抵抗政府功
 莫加。壓制政治論出現。萬民歡呼看國花。獨我中華春光老。西風北風吹悄悄。海上報界多死聲。種亡族滅此先
 兆。天民帝民民以大。子民蟻民民以小。君大於民國權淪。民卑於官國。基礎沉若欲。民生民權兩發達。先得民德民
 智。扶植勤卽今。神州民氣如死灰。看君獨上崑崙山。大呼民魂歸去來。一呼再呼民魂衰。千五百年民心死。印埃
 覆轍誰之恥。我所思兮民史氏。亞子亦有滿江紅一詞祝之。惜未刊入。爲錄於此。禹域堯封嘆頻年。自由鐘歇幕
 汗現。殺函紫氣三辰爭烈鳳。羽朝陽儀五色麟經大義王。正月誓從今隻手。挽狂澜雄心切穢史恥須湔雪。黃史
 謂肯埋滅看悲歌。慷慨舌存未缺竟。錢無情南史簡。江湖有黨東林血向崑崙頂上大聲呼。擇天闕。

蔡哲夫以所作蓋樓詞一卷見寄。中多綺麗之辭。頗與李笠翁相近。就中余酷愛其兩闋。如昏夜苦寒。調寄愁春。
 未醒詞云。溼煙裏樹溼雨迷樓畫出暮。乍景問如何。寒氣還留想是水雲陰。海氛冷客寮幽。未離大被未收軟。撩
 未卸重裘。耿耿寒燈沉沉。寒夜薄薄。寒禡。如朔風吹大雪。人在孤舟。記否前年桃花映面杏盈眸。春人嬌媚春
 衫瀟灑。春夢溫柔。中秋有寄。調寄人月圓。今宵海上生明月。怎禁起相思。伊人秋水空勞遠。睇千里。拋離風流雲。
 散月明燈滅意苦。詞悲願卿長久。拆儂闊別儘有歸時。

太一知余等有南社詩集之刊。以其師劉獻樵先生之作見示。風格老健。不愧前輩典型。佛字巖云巖扉幽僻。白
 雲關路出麻蘿步履艱。世界本無眞個佛。定留一字誤人間。咏梅云。闢得閒園地半弓。種梅幾樹向當中。開時不

民 機 素 第 七 集

藉東君力第占幾番花信風。登祝融峯觀日出云披衣走衡嶽。見祝融君祝融愛我狂持帝驅浮雲坐我望日臺。使我觀朝暉。忽聞天雞如獅吼。地維破裂天分剖。怒濤山崩海赤竝。冠失策。蛟龍走須臾。海宇盡朱丹。天風襲衣生微寒。歸向祝融述前事。謂於天地窮奇觀祝融。聞之笑莞爾。子殆未上泰山耳。他時與子登日觀。再從天際看雲水。太一書云先生有滄浪賸稿數卷。署名或曰滄浪。或曰鑑師陶均。可太一謀有以傳先生名於不朽。不遠千里特寫以見示。在余未必能傳先生而太一真可謂不忘其師者矣。

(未完)

琴心劍氣樓詩話 (續第六集)

肝若

偶檢舊篋。有碎紙錄七古一首。云居無桃花主人之汪倫。出無鑑湖狂客之季真。丈夫少壯不得志。年來流落江水濱。掉頭不受喚。等伍手抱美人夢。龍虎劙項俎。今阮籍哀時不再來。焉用武。金尊泛酒如葡萄。酒酣長嘯天爭高。胸中千萬之塊壘。隨風飛落爲奔濤。美人爲我揚清歌。歌聲含愁不能和。罷酒相向各痛哭。爾我共命將奈何。范大夫元真子。身挾名姝弄江水。煙波不問艱與理。拍手大笑吾仙兮。題曰贈餐霞樓主人。又七律一首。云山頭宿草不重肥。我亦人間百事非。有墓清明來一慟。無家魂魄汝何歸。零星掛紙冥資薄。倉卒焚香野祭微。歲歲蕭郎爲添土。可憐故鬼已唏噭。題曰視墓。又不著題七絕四首。云阿母香墳宿草荒。餐霞樓碎散華芳。年來汝似亡巢燕苦向人家覓。畫樑曾侍珊瑚筆架旁。曾經呼喚點茶湯。左芬今日非嬌小。那更潘郎暫有霜。易殘風月感南唐。何處天台覓阮郎。地下有靈憐塊肉。好從苦海乞慈航。枉向人間說可憐。青樓從古恨如天。不應使汝猶淪落。

我愧曹嘯。嫁蔡年。歷觀數詩。悲感動人。雖不詳作者姓字。要皆出於一手。且據其前後語意。知爲一人一事而作。其所謂登霞樓主人。殆亦燕子樓與眠香樓中一流人物。與作者或有共命之約。而天不假年。遂致中道分折。視墓一律。當是憑弔香塚而作。至七言絕中所指者。則爲墓中人所遺一塊肉。其詞甚明晰。一段哀艷的歷史。固已包藏於此數詩中矣。姑紀所測。以俟詳考。

池州楊仁山先生。深通佛典。爲海內大師。寓金陵碑亭巷最久。譚復生編同學佛於先生。卽居於是。先生嘗謂其具有夙根。於黑夜中能見物。穎悟之敏妙。冠及門諸子。後生成仁。後余嘗以其所著之仁學。就質於先生。先生謂復生學佛。全在穎悟。以其無苦功故。見道猶未的確。遂以手批仁學一冊。見示。余假歸。擬過錄之。未果。卽索去。約異日復借鈔。然余於此時方東渡日本。嗣後竟未獲一面。今先生已歸道山。仁學批本。亦未見行世。惜哉。先生文字。海內流傳絕少。余曾見其所爲詩二首。蓋猶是早歲未離文字相時所作也。詠劍送湯服民云。檢我篋中詩。傾我杯中酒。把我手中劍。謂我世無偶。此劍人罕知。刺心不刺首。有時光照空。大作發。吼威聲震八荒。聞者盡。束手爲君試。一揮霜鋒搖。敗柳君去莫遲。回元珠。在淵藪。又途程碧山赴漁云。日落大江昏。孤城早閉門。風潮爭送客。賓主各銷魂。歧路休回首。男兒重報恩。相期在霄漢。揮手欲無言。

陸氏十萬卷樓藏書。於光緒末葉。被日本人以十萬元購去。士林清之。光復之際。羅振玉氏避居東瀛。盡挈其所藏書籍以去。聞亦售諸日人矣。吾國古籍存者無幾。收藏者彈精竭慮。銖寸相積。不知耗盡幾許心血。而棄之者。

視若敗屣。以視文淵閣等之遭天劫者。其罪不可逭矣。

杭州丁氏藏書於光緒末年間亦認為人勝去時端午橋方節制兩江建圖書館於金陵因收買之諸館中其書乃得無恙

辛亥

民 權 素 第 七 集

春胡思敬以直言罷職出都作七別詩其別琉璃廠書賣一首云十載困縉塵閉門恒碌碌捐俸求遺書漸與書買熟書賣喜我來延我入深屋滿架排牙籤光怪奪綺縠四庫所未收別時爲存目傾囊慨所求不啻工擇木有時欲居奇秘笈輦高墮百計賺之歸屢售共抄錄荆妻頗安貧隨我屢羹粥見我挾書回相對眉暗蹙徐徐進箴規謂我無多祿矯俗辭炭金又勿貧館穀積此充屋梁飢不鼓君腹東家軍校官出門美裘服西家秘書郎趨走盛僮僕宦遊當廣交胡獨守敝籠東西屋兩頭列置逾萬軸人壽曾幾何白首難徧讀半部佐太平自反毋乃縮有子脫不賢或竟委牕麓舊學俗所嗤榛莽翳白鹿略誦新法規升遷或可卜我知婦言忠雖忠却嫌濶我知賈心貪雖貪不疑蹠行行厥東門過門輒停轂一顧時往還咀嚼甘於肉整裝忽言旋瞠若車輶輶臨行贈汝書戒汝毋街鬻有燭堪助明有膏堪助沐秘閣且重開求售豈在速不遇奧生詳汝實未嘗牧海客從東來釐金事搜薈尋我陸家莊士族同一哭即指十萬卷樓藏書而言甯爲六丁收慎勿賣彼族此詩結意與余實有同情又十萬卷樓藏書爲日人購去後王書衡推丞有紀事詩數首余曾錄置箋中今徧覓不能得矣楊哲于有海月歌一首慷慨淋漓頗有舉杯中流之致蓋作於己酉渡海時者也詩云朝登芝罘山夜泛滄溟水四圍碧浪衝舟來萬里浮雲連月起星辰隱隱水波動光影沖融暮煙裏明月似欲出浮雲將散之天光海色瞬息異惟聽波聲如吼獅偶登重樓一悵望極目四顧心憂疑蛟龍偃伏未敢動鴟夷海若相逢迎我欲呼龍作手

馬馳騁天風任高下。手執長鞭驅白雲。使月長明照天下。月兮月兮聽我言。古今治亂非徒然。昔時少師與聲磬。悲念故國沈深淵。至今夜半海波激。猶似當時咽管絃。戰國有士名魯連。長揖萬乘稱高賢。不忍強秦霸諸夏。披髮蹈海何淒然。仲尼皇皇五十年。宗周王魯皆空言。晚年欲向九夷去。乘桴遠釣滄溟煙。田橫子弟心膽堅。一時刎頸海島邊。四夫同心尙如此。何況一國上下君民間。吁嗟乎海是古時海。月非今日月。百代興亡在眼前。淚洒長風向誰說。碣石芝罘相向奇。河山信美非吾土。當年秦皇刻石處。只今偏插歐人旛。海波長不息。月明知幾時。我今擊楫向空去。東西南北將安之。

一二年後阿芙蓉云將絕跡於中國。有心人跂而望之。惟恐其流毒或至於無底。回憶鴉片極盛時代。各地煙館林立。雖一偏僻鄉村必有整潔之煙館。若通商大埠。則窮極富麗。點綴新奇者尤望衡皆是染此癖者。自士夫以迄輿臺。形形色色。莫不沈溺其中。而一二文人墨客。則且鉤心鬥角。形諸歌咏。方以爲長康啖蔗。同此境味。不惜津津然樂道之。紀海上某煙室有聯句。一付爲人所傳誦者云。重簾不捲留香久。短笛無腔信口吹。集合天然形容。盡致洵佳構也。又聞某地有人就其宗祠餘屋而開設煙館者。主人好事。布置一意免俗。徵求對聯。抉擇良苦。因有人構成一聯云。與祖宗呼吸相通。方是香煙一脈。嘆子孫詩書未讀也。晝燈火三更。語既貼切。尤感諷主。人不以爲悔。竟大書深刻。高懸之櫺柱間。亦足徵當時國人之醉心於此。實有視同粟食者矣。近日煙禁大嚴。雖在外人租借地。亦復不許開設煙館。而市上戒煙醫院及醫生之招攬戒煙者。則觸目皆是有某醫者。曾畢業於

某地教堂中爲人戒烟。尙多效驗。余以一聯贈之云。惟上帝假爾以聖手。願中國從茲無病。夫見者頗以爲不脫不黏。有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之概云。

舊聞某地新設酒家。顏曰天然居。或爲聯云。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久之不得偶。後過一大刹。見名大佛寺。慨然曰。得之矣。人過大佛寺。寺佛大過人。自然工巧。爲一時所傳誦。乃近亦有以僧遊雲隱寺五字徵聯者。殊少佳構。其幼子甫九齡。笑曰。回文已足。奚事他求。僧遊雲隱寺。寺隱雲遊僧。非妙對耶。聞者驚嘆。後聞此子嗜釋典。竟爲僧雲遊以去。殆亦楊仁山先生所謂具有夙慧者歟。

據懷齋詩話（續第六集）

南 鄭

胡冠南英。多磊落之好男子也。少負大志。力謀光復。改革以遠。曾充荊州駐守隊參謀長。與唐某不合。爲之擠而下獄。幾瘐死。幸故人陳哲臣力與斡旋。四出呼拯。得免於難。然未幾爲權奴所謀。竟身殉焉。亦有心人之可爲泣下者也。生平好爲詩。慷慨悲歌。不拘常軌。故瑕瑜互見。然余徒耳其名。而未讀其詩也。頃聞哲臣誦一律云。啼鳥興亡地。吳宮又楚樓。層樓橫漠沔。一水隔孫劉。江影搖天碧。闌聲動地秋。英雄無舊業。山外夕陽流。乃武昌懷古所作。清健雄渾。洵可傳也。

乙卯仲春。望後五日。與倣吾哲臣游西湖之孤山。歸路過西冷橋。橋壁有詩曰。蘇鴻兩小曾埋玉。岳于雙忠更有墳。大好湖山無剩地。英雄兒女已平分。異日又於三潭印月碑首見一絕云。雨細風斜欲斷魂。山城水郭又黃昏。

年時記得求漿處。一路桃花直到門。語都新妙。惜其姓字模糊矣。

徐子純保邑人聰慧過儕輩嘗從田鶴亭先生問字詩才極清妙如山館卽事云亂石危峰倚斷霞天開一隙住人家三分水抱柴門曲萬縷烟騰茅屋斜竹帶風聲疑是雨槐篠月影散成花笑儂未改癡狂態得句時同野叟誇無題云綠楊陌上舊游春往事關心觸恨頻一面竟教如隔世三生敢望有前因枕孤空墮相思淚樓好莫安獨宿身招不見形揮不去最難位證意中人

不晤哲臣三年於今矣把酒重逢歡笑何似誦燈下同抄別後詩之句因示余數章如題劉堯澂遺照云漫從造照曠模糊颯爽依然莽丈夫一死換將清社稷幾生爭得好頭顱舊交慷慨俱新鬼今我飄零愧故吾極目中原無限感睡獅初醒共誰扶黃鶴樓題壁云危樓携酒獨徘徊無限牢愁問客杯黃鶴高飛何日返大江東去幾時回連天戰骨埋芳草匝地狂風捲旆才三十功名塵與土肯將閒恨動餘哀客感云春中江上晚風時拂耳清商動色絲此地不同桃葉渡何人解唱柳枝詞詩中客意傷春早病裏家山入夢遲不更倚樓舒望眼海天遼闊易愁思哭胡幼厂云幼厂吾畏友學道透真詮折灑腔中血羞翻舌上蓮來同恢祖國去獨着先鞭倘見羣兒戲知君定惘然漢江卽席云新聲重聽舊日歌江漢蒼茫感逝波剩有青衫折一濕那知情淚已無多又懷人十章寄予一首云妙想秋雲近幾重庭前蘭玉更葱蘢自言詩是吾家事未絕風流是此公

何烈士鑄笛武陵人與唐佛塵謀恢復事敗被僇慷慨臨刑援筆賦詩詩曰銀鑄鐵鎖出圍牆親友紛紛送道旁

集 第 七 素 權 民

五百健兒齊護衛。萬頭攢孔看。何郎四萬八千蟲。出入五官五臟。我原無無人。何苦爭衡鑿。還我清虛。一丈夫痛哭。君親恩太厚。百千萬劫不能酬。忠臣孝子今生了。且向龍潭掉臂游。語雖淺率而英多。之氣千古也。

嘗見鄭斌洛神一幅。設色命筆頗有逸致。係詩一絕云。縷縷新愁不可論。美人芳草共沾巾。聊將楚客悲歌意。一爲陳思寫洛神。又謝樹臣秋山夕照圖一幅。筆意亦高潔。詩與畫稱。詩曰。野色連雲迥。山隔岸。青秋光無限好。都屬水邊亭。又倪翠耕美人四幅。則枯板無生意矣。惟詩尚有可採者。如綠珠云。玉色金聲總不如。石家金谷雨。名姝美人要有英雄氣。不寫颯風寫綠珠。李易安云。一剪鈍。醜身後春離門。光景一偷神。秋山病馬悲游子。苦雨淒風弔美人。吾輩情多天忌刻。大家才好命邇迷。流傳尙有花間集。重研鉛華爲寫真。李香君二首云。長板橋迷第幾。樓溪聲灌水。盡西流。將軍白馬沈。瓜步義士黃冠哭。石頭當日寡。人能好色古來天。子慣無愁。中原三百年。陵寢只下崩王一酒。籌雲仙隊化爲塵。一曲清歌一美人。燕子演成亡國恨。桃花曾唱過江春。中興戰鼓留名士。南部煙花葬主臣。終古繁華問明月。照誰哀怨向誰論。

采石磯太白樓。千古名勝。墨客詩人咏題不少。然光景流連之作。先生在上。藏拙爲佳矣。近有人抄絕句四章相示。云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常蹇修。到此何嘗敢作詩。翠螺山擁謫仙祠。頽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姑熟溪邊憶故人。玉臺冰徹絕纖塵。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太平鼓角靜無譁。直北旌旗望眼賒。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寄託遙深別有風味。乃雪琴彭公手筆。

也。按公少時其婢女梅花見而悅之託姐致意於公。公欣然首肯。然以勢宋果行。梅花亦中道夭。公感弔殊甚。生平善提蘭。嗣此遂移作梅十萬枝以爲報。墨間筆底往往有無限低徊。此詩之作亦蓋有故吁。以公之剛介嚴正而風流如此。譬之廣平梅花同爲韵事。乃知情之一字。惟聖賢豪傑爲尤多也。

鄭成功之雄才偉節。世概知之。惜所作詩文。流傳絕少。亦崇拜英雄者之大憾也。書牘斷簡。尚有二三音律之文。尤爲難見矣。近聞人諦其一律曰。破屋荒畦。趁水灣。行人漸少。鳥聲閒。偶迷沙路。曾來處。始踏苔蘚。常望山樵戶。秋深知露冷。借扉晝靜。任雲關。霜林猶愛新紅。好更入風泉亂壑。間語致幽逸。極可寶傳者也。

長洲王紫銓。號天南。遯叟。世所謂太平天國之狀元公也。生平著述極富。名滿寰中。近見其紀夢一律云。靈籍墨會。託神仙。今夕相逢休問年。事到難言卿自解。容誰可比我。猶憐花間玉笛涼。無語枕畔銀釘照不眠。碧宇紅牆。原咫尺。重來未必隔人天。又聞興云疎桐陰底小庭幽。簾外溟濛雨未收。涼煞夜深花怯病。海棠花帶一分秋。又有價。始知官長賤。無求轉覺布衣尊。皆清妙可喜。想見其人。

老友浪萍。血性男子也。其兄星門。亦風雅中人。嗜酒好詩。惜不多見。去冬承浪萍抄示數紙。棄之篋衍。久而半忘。近於書叢中檢出。重誦一過。爲錄兩絕云。十年沽酒拚常醉。醉後還憑酒解醒。共道先生何必此。那知半醒倍傷情。陶情無過酒頻斟。一斗一吟破寂岑。到眼人心都巧詐。何如我醉衆皆醒。侘傺半生於此可。見亦足感矣。

日將某氏率師攻旅順。凱旋日。軍及國門。觀者夾道。道旁不能前。頌德慶功。盛極。一時其氏馬上口占云。王師百。

民 権 素 第 七 集

萬平張虜血戰功成屍積山愧我無顏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熙熙仁者之音不愧名將

許君鑫字峴青予之同學友也詩才清麗好爲香奩絕特之音昨由石音書中得其個人四首爲錄於下牡蠣牆頭屈戌橫碧闌干外少人行三層阿閣宜樓鳳一帶迴廊好聽鶯明月窓紗堆晝影春風簾幙剪刀聲年來不問中門過欲托游仙夢未成棠梨花發映凝脂正是相逢乍嫁時縞素衣裳偏絕世竹青羅襪更多委畫屏銀燭閒描蝶紈扇泥金敍寫詩影事銷魂休記省十年情總爲君癡銀漢紅墻一惘然阿儂家住蓼橋邊芳心長似丁香結弱質渾如蕙質妍倚竹情懷傷暮日飄蓬蹤跡誤華年江湖落魄歸無計腸斷春來聽杜鵑休論傾國與傾城意總玲瓏格總清韓重未逢應有恨雲英初見便多情牆頭花影休嫌我陌上桑條久諒卿珍重北堂含淚說玉釵恩誼待來生

七夕詩古今不少作者近見汪菊友一絕云神仙離合豈猶人綺語幽情總未真歲歲佳期在秋夕可知天上不傷春頗饒別味也

往見京中某報刊載竹枝詞甚夥以婉麗清新之筆作熱嘲冷諷之文不惟濁世之風亦一詩林之野史也发擇其詞尤雅馴者錄示後來奇貨爭居別樣珍長安作客喜翻新茗樓一角唱和話交易商量到黨人名利奔馳頂易塵六街冠蓋有頭陀人人削髮貪朱紫仕宦紅塵釋敍多金臺舊例重求賢第一推敲到俸錢三百女閨齊額手涎他買笑六千圓荷人冷落老何戡紅粉登臺倍兩三試向梨園窺座客女權真個勝於男春放繁花滿苑

民權素集第七

狂新華門外露瀼瀼。未圖襄鄂功臣像。先賜嘉禾一等章。不學時宜不古裝。能傳胡服武靈王。座中慘綠諸年少。新有毬鬚兩角張。珠娘窄袖更橙靴。新聲雙丫兩點螺。衣領深深遮笑靨。最難得見是梨渦。雙陸傳籌打馬經舊家遺物付影零。今看藝事翻新樣。鎮日盤珠關四星。短髮西妝色色鮮。馬龍車水過街前。同遊携得如花貌。認取新來國務員。笳吹邊聲徹夕曛。元羊浩刦憮燕雲尋。當兵隊猶嫌少。京衛還兼拱衛軍。一剪情絲鬢影收。紅妝偏學女。尼儻獨僻纏就雙鈎小乍著。坤鞋步履羞朱邸。紛紛閉落蹕。當年門巷故烏衣。天涯春草明年綠。未識王孫歸不歸。崇樓俯瞰玉河明。美酒葡萄澈底青。一席清談天下事。果然六國是縱橫。(六國飯店在南玉河橋下)

森森老柏殿門局。獵碣分行色。勁青古物保。存猶有社。達廊閒讀十三經。隔城山色俯青嵐。槐柳新陰翠色參。最是芳朝梅雨後。滿街烟水似江南。貝子園林足避炎。歸途斜日好風兼。五雲車入西城去。十里迎涼蓋啓簾。蛛網繚迴電綫斜。西城大半議員家。自從出席新添費。到院多於往日車。嘉禾文虎大助章。最好行時中。將湯莫笑共和名器濫。漢家廝養作侯王。窄袖蠶靴色色新。招搖過市彼何人。比肩比翼循西例。馬走雙頭車。四輪促駕香車儂。作郎讓儂親。揀入時妝集。雲樓下新鞋樣。比較輸勸業場。馬路平平滑似油。逛街遊。顧說風流鬆鬆髮辮都拖背。愛好還梳革頭石船危。峙海西樓山色湖光眼底收。春見鴛鴦七十二。背人雙宿不回頭。飛蓮新髻號東洋。雙鏡金絲半面妝。畫舫人歸風弄笛。滿身俱帶芰荷香。畫裏黃龍嬪。負舟雲深蓬島任勾留。宮花寂寞無人管。十二珠簾不上釣。綠樹陰濃笑語涼。暖風微透薄羅裳。滿身花露香如海。故意攀條學采桑。一般志士嫩而嬌。總

民權素集 第七集

說於今。廢早朝。卜賽未能都。卜夜。汽燈如月照。通宵新翻樂府萬年杯。蘭蕙含芳。取次陪閒道。白頭譚貝勒。高歌仍媚貴人回。香城繁華夜不收。既罷新換女班頭。若循供奉更吾例。戶戶馨香趙綺樓。(女伶入都自趙乘鈞長民政始)近訊鐘樓晒背翁。略頤非復大王雄。沉沉內務編新姓。不在白衣佐領中。末路飄零幾舊僚。中山名姓注雲霄。白頭不拜新承旨。珠串花翎事早朝。宜南回望路漫漫。炸子橋邊樹葉丹。僵臥千年醒不得。驚心秋色滿長安。世界花花一冶游。居然總長號風流。莫識開府名稱獨。南北遙遙兩太邱。電鉗斜排燐若星。新舒天足更妙嬉。舊妝不喜鑑。蛇尾額際梳成蝶。形暫借南河作市場。遊人連轡納清涼。最憐甲第長安女。猶倚闌干看夕陽。一例翻新若病狂。改良花樣到裙裳。笑他黃髮鬢鬆甚。也學江南革命妝。新國人才重佩章。招搖過市亦堂皇。一枝花向胸前插。道是連朝開會忙。彩門頻簇北山松。花樣玲瓏又幾重。不是歡迎便追悼。車如流水馬如龍。牛鬼蛇神上場鞠躬還。比磕頭忙。京華冠蓋面。今異文武新。穿外國裝蒙藏。風雲腦後丟。黨爭督不與。千休諸君縱使能參政築室。還愁是道謀議員。薪水六千強。論少爭多細較量。借款終朝稱反對。手中偏愛李鴻章。(鈔票有)

(李像)



頻 羅 館 書 話

詩話

羅飯牛。名牧。江西寧都縣人。以畫名。能詩。亦工楷法。爲人敦古道。重友誼。此張瓜田畫徵錄所載。今據所刻黃庭數行。未免甜俗。無書卷氣。看來其胸中無所蘊釀。不過作畫題詩人耳。

余家藏倪元鎮小山竹石樹卷。上附倪小楷黃庭內景經全卷。不下數千字。真逸品也。惜筆畫甚細。不能雙鉤。卽鋤摹入石。亦必不能得其神韻。以視羅去而萬里矣。

學米者。當推吳雲。雲形似神似。無遺議矣。然骨髓內尙帶微濁。未能沈着痛快。可見學古原不容易。近今學米者更無論矣。

大

海



說海目錄

社會短篇一家哭

愛情短篇俠情殷小鵝

愛情短篇月下奇遇

學情短篇青娥刦

烈情短篇曹碧碧

道學情短篇劉僧之女

真情短篇溪山春雨

軼史愛國鴛鴦記（一名箕子鏡）（續第六集）

苦情小說天涯涕淚記

實事小說花開花落（續第六集）

俠刺馬記（續第五集）

昂孫花奴慧君譯
塵因飛天冥醉海南鄉
悟雙悔海生漚熱癡

目錄

集 七 第一素 民

清
經
籍

目 錄

家天下



老
張

說海

短篇

一家哭

昂孫

稽山之麓有破屋數椽墜檐仰瓦不蔽風雨驟見之幾疑爲無香火之殯宮也一耕者日有事於其傍知之頗能審嘗舉以告人余因具錄之亦請命書之一種也

耕者之言曰之數椽破屋中不舉火者殆三四晨夕矣當炎日曝腹之際予方收拾未耜將歸作午餐則見一老嫗抱一難兒出泥席而坐作無限可憐狀初見之訝爲鬼望望不敢近繼而無日不出又無日不於是時出惟雨絲風片吹打零落時予旣輟農事不敢知嫗之果出與否以情度之彼固爲曝兒計其呵護甚周至必不忍加以無情之風雨也

嫗髮半如雪年事可七十餘難兒則猶襁褓也度其倫必爲祖母孫子無疑雖然此呱呱者恃乳爲生活以垂斃之老嫗而育此甯馨兒不其大難若曰以漿米飫之則如不舉火何種種可憐可泣之疑竇設非鐵石心腸必忤忤勤也余幸非服官者民間疾苦置若罔聞乃釋耒耜就而詢之嫗聞言目視余以手扼兒頸爲之撫摩者再良久始言曰子少年非有事於西畴者耶余曰然嫗曰然則子吾之嗣道也試爲子言老身陳姓嫗也先夫壯年時以力耕積薄資置田一畝餘糊口三十年賴以不支紓卽兒室女家亦已了却向平矣會革命以蠲賦號於時太平之樂舉室相慶果不料所謂蠲賦者乃欺人語也越年虎役來追逋急如火稍齷齪卽以抗賦逮先夫去追貸

田賄役得釋歸然已驚悸成病不能復起矣吾子旣抱陟岵之痛重以家室之累一天汗血未能謀得三升十指辛勞只怕贏來一死由憂而鬱由鬱而病由病而沒今所手抱者其遺腹子也孤兒命苦乃母又以產後驚風死喂乳無人水火不繼行見相抱斃耳余聞其言至爲悲痛餽以粟五斗表同病之憐其存其沒後莫聞知真千古傷心史也。

嗟乎古人有言苛政猛於虎氓之豈不死於水不死於火不死於盜賊不死於槍林彈雨中而獨死於苛政之下者可勝言哉何者爲愛國何者爲救國亦曰愛國者剗削小民之脂膏以愛國也救國者剗削小民之脂膏以救國也嗚呼國而無禮胡不遄死

短篇 殷小鶻

花 奴

洛邑之鄉有軒轅廟失修已久樑木蛀朽牆壁欹斜佛面無金灰塵厚積香煙冷落滿徑苔封蓋數百年前之古刹也

一日有二丐宿其中母女焉容顏枯悴老態龍鍾蟠伏屋隅瑟瑟顫動者丐母也臉頰污黑鬢髮蓬鬆跣足天然目光銳利者丐女也斯時也寒風淒切秋色荒涼月落烏啼江楓漁火在在增人惆悵女仰視樑間星光漏屋凝神久之喟然長歎顧謂其母曰女兒不肯踏遍天涯尙未手刃惡人爲父報復累母跋涉河山備嘗艱苦不孝之罪大矣今弟已去來日方長不知凶吉何如丐母聆女言淒然淚下謂其女曰兒乎汝安心靜處徐待時機倘邀

民權素集

民 樓 素 第 七 集

天幸一旦剗刃惡人腹中汝父亦可瞑目矣女唯唯繼指心自念曰寧殺吾身此志不移語已擁絮而臥但聞四壁蛩聲一廊風響若互相酬答然

翌日女母因他受風寒滿身發熱女侍於旁婉言慰問日將午檢視囊中空無所有不得已含涕出門丐得半盞冷羹攜歸奉母己則忍饑耐冷處之坦然顧天性敦孝母病是憂閑數日病益劇昏不知人事女焦灼甚計無出徧求邑中醫士多以其貧賤而丐莫之或應有老者憐而謂之曰西去三里有蕪蕪村村主姓陶劍虹其字一帶竹籬三椽茅屋卽其居焉汝可往求之女謝別老者向西行去

竹籬茅舍果然別饒雅趣倉卒叩門主人出應女卽長跪階前泣訴以故陶傲睨而問曰汝有多金遺我乎曰無有也曰汝有酒食餉我乎曰無有也曰汝有車騎迓我乎曰予丐也身無長物愧無以應先生陶狂笑震屋曰有以萬金遺我酒食餉我車騎迓我者往與否尙須隨我心意今汝皆無有也而欲速人往談何容易盍去休女哀懇不已鞠閉門入女悲憤填膺揮涕起立曰屈膝人前人猶莫允茫茫宇宙何善人之少也母病昏沉我將焉往天乎何厄我若此語未竟聞陶太息曰異孝女也回顧見陶魁梧奇偉年可二十許風神英爽昂立簷前曰前言戲耳速與我往視汝母女大喜前導既至母已暈去手足如冰女大號陶止之默察顏色細觀手指曰尚可救也出藥丸一納入女母口中觸女磨擦其手足須臾呻吟一聲得慶更生矣陶察女舉動不類作乞丐生涯者且復覺獨無依心甚憫之謂女曰枯廟中非病者所宜居也我家有閒舍堪容駐足齋孟麥飯不乏三餐不如遷入寒

說海

民 樓 素 集 第 七

舍聊避風霜。則病人或可望痊。若羈戀古刹。風多寒重。衣薄衾單。少年或可耐老者。將何歎曰。感君盛意。奈招留乞丐。有玷令聞。何陶曰。是何言也。拘泥形跡。小丈夫之所爲。汝以女私忖斯人慷慨有俠氣。如吾道中人。既承渠美意。不妨暫且棲止。因注目視陶。作默然居處。女已荷其母至。陶悉心爲之醫治。病以愈。陶有母。見女矜之。飲食之。衣被之。款待甚。魯人也。斯時女梳粧。模素似冷艷梅花。非復丐時之狼狽矣。

一夕風清露重。月影三更。陶夢回枕上。聞庭中有淅瀝聲。疑是樑上君子。起而觇之。明月兒。惡手執白刃。躡足至女居簷下。將欲搘門而入。陶抽劍在手。雄心勃生。忽見女闢窗躍影。似白練飛舞。與月色相映。而成輝。陶咄咄稱異。不料丐女郎。具此好身手也。讚歎之餘。弱。奔出助戰。賊不支。上屋遁。陶與女逐其後。女奔絕捷。賊怒。返身作困獸之鬪。女一劍斷之。低謂陶曰。幸君助我。不然。此賊兇狠。難以抵敵。今殲之矣。尸首將安置。陶囑少待。奔而戶處。傾囊少許。賊卽尸解頃刻變爲血水。然後與女同返。途中論道。盡悉女之身世。由是復爲之牢守祕密也。

會洛人賽神。紅男綠女。觀興狂熱。陶與女亦未能免俗。遂衆往觀焉。日暮將旋。有丐兒。緊與女語。旋別去。既抵家。女託母於陶。翩然出門去。旬餘。挈一少年來。貌姣好。與女爲姊弟。

慰辭女亦欣然色喜一變其曩日憂愁態度

其時有魯撫某罷職歸去道經洛水與妾玩月船頭被刺失其首迨侍從警覺人已遠颺無從組獲一時傳遍遠邇疑盜疑仇莫衷一是殊不知即女所爲者先是某爲太守時魯多盜耳殷翁善劍術遣使招致之翁以某貪墨而鄙語侵來使某銜之自念捕盜無術不如指鹿爲馬即誣翁爲盜魁希冀上賞臨鞠翁大罵某怒妄用嚴刑斃於杖下並斬其家女與母弟聞風早逸某心猶未已賂獄賊施勇跡翁子女而殺之女與母弟乞食藏形流離至洛未幾某擢升巡撫女念父仇未報遣弟偵某行止弟去母病寄食陶家爲施勇探悉幸得陶臂助共殲之無何女弟偵得某以貪贓解職奔告姊知逼索枯廟中不遇及齋神相值女急與弟同去伺某於洛上某侍從衆不得近入夜侍從皆鼾睡某與嬖妾玩月船頭女囑弟俟於叢草中已則一躍登舟刺某咽喉囊其首復殺其妾易服還鄉祭於翁墓埋首墓側事畢挈弟同至陶家後陶母以女性溫存悅之聘爲媳女亦事姑孝待夫有禮並爲弟婚娶奉養老母以終焉

集 第 七 素 樓 民

愛 情
短篇

月下奇遇

慧君譯

一夕月光皎潔有少年曰雷而夫者方低徊月影之下若有所思少年容貌英挺然眉目間微露抑鬱不自得狀蓋少年家有老親身爲書記所入至微時處不給思所以娛雙親暮年者終不可得是以沮喪是夕沉思既久益無聊賴陡見一亭亭倩影隱約而至審視則鄰家女郎也此女郎者來此僅匝月容光映麗雖粗頭亂服不掩其

美雷而夫就月下審慎端詳而丰姿乃愈形其嫋媚方思前通款曲而女郎已至乃微呼曰密司晚來佳乎女曰謝君見問曰密司亦愛夜行乎女曰吾最喜月下閒步今夕天月明淨乃無纖翳此景之最難得者曰然能更得微雲點綴其間不愈佳耶女以首應而秋波斜睇如方鑒察少年風采者已而忽曰君得毋爲雷而夫耶雷曰然與密司爲比鄰耳時兩人步行已久至是無言各有所思雷而夫者蓋雜感懶傾慕而爲一此於其舉止間可得而微覩之若女郎之心則作者殊不敢下筆耳女曰吾意溪邊望月當益較此爲勝雷諾之於是至一小溪溪中月影蕩漾生光有如白璧輝映其間光景奇絕兩人痴望久之雷而夫心益紊亂天上嫦娥人間絕代此情此景宜其不能自持也俄而女郎思返乃同歸雷而夫殷勤送至其家各道晚安雷歸二親方俟雷曰吾愛月色乃幾忘兩親之待吾矣母曰兒思茶乎曰否曰終日勤勤閒步爲佳今且睡乎於是各歸寢而雷而夫終不成寐女郎之音容笑貌時在目前既而又及女郎家屬初至時僅有一中年婦人得毋其老母耶長日無人往來其家意者此中僅有孤孀挾其嬌女獨居耳至此忽又憶及己尚有父如較女郎爲勝不覺笑逐顏開已而又思女郎芳名乃自咎疏誤爾時未嘗一詢女郎之姓知爲娜順此得之傳聞若明日容更問之時夜已深思沉神疲乃能成寢明日治事既畢日暮矣裯回昨夕遇女郎之處久之女郎不至不得已乃歸餐後復至其地私念女郎愛夜行此其時矣然女郎是夕終不來雷俟立既久頗失所望信步而返適見女郎妝閑尚微漏燈光意者女郎或尙未寢憑闌望月耳因周繞女宅而行竟不見其倩影頽然歸家是夕雷又不能成寢明日薄暮果見女郎緩步行雷

民 機 素 第 七 集

仍俟立其處。而女郎見雷。略不爲禮。匆匆避行。若不及。雷不解其意。呼曰。密司何之。匆促乃爾。女郎回首。微笑曰。吾將市一物。忙中殊未見君。幸恕。吾雷曰。吾隨密司行可乎。女曰。是焉有不可者。於是兩人同行。雷曰。吾尙未及知。密司芳名。女如怪之。因答曰。吾名羅司娜。頓羅司。英語玫瑰也。雷笑曰。佳哉。名也。以密司擬玫瑰。固當然。吾意終謂玫瑰似密司。不謂密司似玫瑰也。女無言。女所市物。爲針線之屬。雷曰。密司亦好縫綉耶。女曰。吾時爲之。然今且暮矣。歸家後。吾尙有未了事。當於今夕竟之。雷堅訂後約。女沉思良久。曰。明日下午。或可與君於蒲郎克絲園中一面。然尙未可必。君如不耐。幸勿久待。雷曰。謹如約。遂相將歸。次日午後。雷治事畢。略整衣飾。閒行至蒲郎克絲公園。是日雷出較平時爲早。蓋懸懸女郎之約也。旣至園中。尙無人影。雷坐待之。女郎乃不至。於是不得不深咎。當時未及一問。下午何時。至爲疏忽。已而游人如織。起立跡之。終不可得。轉念女郎此時或未必有暇來此。意其芳心或亦不耐耳。宜姑待之意。乃稍安。人見雷而夫忽坐。忽立。忽喜。忽憂。疑其患作。而不知其思潮正起落。萬丈也。旣而落照流艷。人影散亂。雷亦憶及女郎。或未可必。一語唐突。而返。自是雷日必至公園以待女。或俟立遇女處數小時。以爲常。一日果竟遇女於公園。容貌消瘦可憐。雷大喜。起迎之。女亦盈盈。前曰。吾病數日。勞君久待。罪何可言。雷曰。密司乃病耶。顏清減矣。宜自重。二人並肩坐。絮絮相語。女忽及雷家。況雷具以實告。且曰。吾親老矣。思奉甘旨。省晨昏。願與事遠。欲得贊助以代吾職。又苦乏其選。言已嘆息。女亦長嘆。雷方欲更有所言。而女忽起立。若有所遇。已而前趨。竟不別而行。雷亦起。思隨之。已失所在。念吾或出語唐突。故女郎乃怒吾而行。然爾。

民 樓 素 集

時。何。無。惄。意。或。者。女。郎。知。吾。貧。故。不。屑。與。吾。交。耳。思。至。此。覺。此。念。非。虛。天。下。甯。有。絕。代。佳。人。而。肯。垂。清。貧。士。者。因。嘆。息。痛。恨。不。置。心。緒。既。不。寧。而。足。亦。隨。之。茫。茫。不。知。所。行。自。誓。此。後。不。再。而。是。女。抑。且。不。當。更。思。是。女。矣。既。而。將。抵。家。目。又。不。期。而。凝。望。女。郎。妝。閣。復。一。回。念。決。然。遂。入。吾。今。不。得。不。回。叙。女。郎。身。世。矣。讀。者。或。且。疑。吾。故。作。曲。折。之。筆。以。弄。狡。猶。不。知。顛。倒。錯。綜。固。吾。小。說。家。自。由。之。筆。也。女。郎。者。亦。英。產。幼。失。怙。恃。方。呱。呱。墮。地。之。日。去。其。父。瞑。目。長。逝。者。僅。三。閱。月。比。及。周。歲。其。母。亦。辭。人。世。女。遂。育。於。姑。家。既。長。兩。親。儀。範。亦。不。復。及。知。所。留。以。伴。晨。夕。者。僅。有。其。親。結。綰。時。一。小。景。耳。父。固。英。偉。母。亦。丰。姿。絕。世。攬。鏡。自。照。尚。有。一。二。依。稀。相。似。處。則。不。禁。低。回。欲。絕。每。欲。一。問。當。年。遺。事。又。模。糊。影。響。不。可。得。即。茲。吉。光。片。羽。亦。姑。所。舉。以。相。示。者。他。則。一。不。之。告。惟。知。箇。中。曲。折。固。亦。含。有。絕。大。傷。心。事。耳。姑。遇。女。極。酷。即。不。然。亦。可。謂。極。嚴。厲。偶。不。如。意。詰。責。備。至。女。則。寄。人。籬。下。亦。惟。有。自。嗟。命。薄。而。已。所。居。本。繁。華。之。區。會。其。子。病。沒。失。所。依。乃。遷。居。謀。博。節。日。督。女。以。縫。紉。方。女。與。雷。初。遇。之。夕。姑。已。自。窗。間。偵。得。之。女。返。姑。嚴。行。斥。責。至。俯。首。飲。泣。自。是。非。姑。命。不。得。出。十。指。生。涯。足。知。女。之。苦。辛。也。其。後。公。園。失。約。女。之。想。望。亦。正。與。雷。等。惜。雷。未。之。知。耳。公。園。一。遇。姑。又。適。至。女。見。姑。即。起。隨。之。乃。大。受。罰。斥。至。不。可。忍。女。本。非。蕩。檢。者。流。惟。恩。仰。人。鼻。息。萬。非。久。長。之。事。擇。人。而。事。策。之。上。者。而。雷。之。誠。樸。清。遠。已。可。自。言。詞。問。見。之。意。乃。定。明。月。未。圓。好。事。終。散。女。之。傷。心。又。可。知。也。自。是。雷。與。女。絕。不。晤。面。者。可。數。月。雷。之。爲。怨。爲。恨。固。不。可。知。然。交。淺。言。深。亦。隱。含。悔。意。每。事。畢。則。與。雙。親。話。往。事。天。倫。之。樂。覺。魂。夢。俱。適。不。如。前。之。反。復。不。甯。諭。者。以。爲。雷。而。夫。此。際。正。恰。紅。公。子。提。筆。續。莊。

民權素集

子時也。更久之意益淡。腦中不過留一絲微影。謂某夕於月下遇一佳人而已。顧世事滄桑。變幻每不可測。雷母忽遘疾數日。醫皆言不起。雷躬侍湯藥半月。竟長逝。雷哀毀之餘。益復憔悴。母葬之日。胸中伊鬱。觸眼皆愁。時執拂者甚衆。親友饋花圈者尤不可勝計。獨中有一圈較小。花亦繁密。編織甚巧。雷不覺注視愈形。渺楚無聊。中取而察之。則有一紙上書。羅司娜頓數字。雷大驚。以謂親友中無此姓者。然此數字若甚熟於耳。陡憶此女郎姓名也。此月下所遇女郎之姓名也。雷固忘。女終未嘗忘。情於雷也。細審字跡。端秀絕倫。不覺捧之而哭。是日事集。雷不暇及女。明日決意訪之。乃叩女居。有蒼頭應門。因問密司羅司娜頓在否。曰。密司與其姑母以事他適。因招吾於此間。何往。曰。不知。問何時歸。又曰。不知。雷望絕。遂歸。自是日必造女居。問蒼頭密司歸否。未歸。必留一刻。刺繡可盈寸。蒼頭亦怪之。曰。先生何問之數也。雷則微語曰。此非汝所知矣。顧女郎竟無消息。讀者或又疑吾故弄狡。然吾今亦不得不重敍女郎矣。女自別雷後。相念殊苦。又遭姑責。益復無聊。日惟縫紉。欲求一面。雷渺不可得。既而聞雷母之喪。知雷且哀毀逾恒。思所以慰之。乃自爲花圈。以弔姑不知也。女初未知雷之怒。已自憐身世。復嘆雷之遭際。芳心蓋幾經折疊矣。其越日之晨。姑忽入。面有憂容。手一函示女。曰。律師維洛曲來。佛以信來。招吾及若往。吾乃不知其所旨。且吾又未嘗識其人。可奈何。女曰。姑允之耶。曰。不允。又奈何。女曰。然則行矣。姑曰。倫敦去此遠。宜檢行箋。於是女料理行裝。可半小時。遂行。女行之日。正雷造訪之時也。既抵倫敦。得律師寓。叩戶有侍者出迓。既入。一老者起立。曰。客得毋密司里克散司乎。復周視女郎。曰。吾意此爲密司羅司娜頓女。曰。然。

民權素集第七

老者曰。幸不誤。因出一影片示女。且曰。某維洛曲來律師也。此小影爲倫敦富者性而斯娜頓某卽委托之律師。頃者老人已辭世。其長子曰科禮娜頓。曾以婚事忤老人。逐之走他鄉。比彌留時。始大悔悟。以遺產授之天涯海角。某乃訪知其人逝矣。遺孀育始家。而密司卽其人也。言已復出一卷相示。綜其產可百萬金。女舌撓不能下。姑尤驚愕。無已。於是華門蓬戶之女郎。轉瞬而富敵國矣。女居倫敦者可月餘。美景良辰。賞心樂事。幾疑身在夢中也。然女終不能忘雷。而夫遂歸。蒼頭出。雷名刺示女。女不覺大笑。作者知女郎此笑中固含有無限滿足之意也。旣而雷果來訪女。旣相遇。胸中皆若有千言萬語。而不能道隻字。相與凝視久之。女始略述其生平。並及襲產事。雷靜聽。或悲或喜。或憇或嘆。終忽黯然。若有所觸。蓋以爲女郎今富矣。尙能留意於吾耶。然女眉目間隱隱含有無限言語。欲達未達。雷乃大喜。其後數日。二人果行婚禮。一對玉人見者噴噴。羨焉。蜜月後。二人買宅於倫敦。華麗冠一城。雷之父女之姑。皆迎而同居。而老律師則往來其間。爲良友。亦云美滿矣。然二人終不能忘舊居時。盤桓其中。以爲過於倫敦巨宅。二人或於清夜攜手同行。輒話當年月下之遇。謂非偶然也。

寫情短篇
青娥刲

塵因

輭紅十丈芳草離離。溝碧一泓落英片片。柳煙花霧。踟蹰陌上之馳古道。斜陽寂寥。樓頭之遠。嫋嫋浪迹香艤馬蹄。歷歷新聲。魂銷爲苦。斯何時乎。暮春三月。奈何天裏。無邊之春色。難關綠暗紅稀。中早有一女郎小立也。女郎髮長綉服綺素。不着脂粉。其秀色可餐。脈脈星眸。忽而遠眺。忽而左右睨。忽而俯瞰。手折之芍藥花。低黛舞鬢。若

民 樂 素 集 第 七

有無限心曲。與花相訴者。傷心人別。有懷抱。遑辨其花。自無言人。自腸斷耶。一少年蹀躞至。舉耳鼠目。神色倉皇。猝遇女郎。不禁狂喜曰。青娥。吾覓子久矣。行近女郎側。女郎急回顧。色頓異。掉首行。少年阻於道。女郎怒曰。若將
却乎。少年曰。否。女郎曰。奈何。少年曰。期一訴衷曲耳。女郎俛首不答。以手弄衣角。少年慢聲曰。人世間最易顛倒。
魂夢者何物。女郎仍不語。少年復曰。愛惜而已。若子之眷戀春光。獨行踽踽。拈紅拾翠。無非愛其芬芳。惜其零落。
耳花亦因子之愛惜。彌逞其姣婉。蓋以姽婳之色而慰子也。吾女郎頰現緋色。曰。若何如。少年復曰。吾今愛言時。
頓易常態。笑睨女郎。曰。吾愛子久矣。子將奚慰轉而曰。吾樂愛之青蛾。吾思與子偕行。鵝鵝比翼。則青泥雀之西。
園不將增一艷跡乎。其聲未已。額汗如串珠。格格縮笑。更以右手近女郎。意一撻纖纖。憤其夙願。女郎背向曰。若
遠趨吾良不欲聆若語。少年復折身向女郎。曰。子今不欲聆吾語。自有聆吾語之日。兒女事。天賦之特權。胡羞怯。
怯爲言竟狂笑。復以手進女郎脣色。曰。若胡爲若將奪吾之特權乎。果爾五步之內。則以額血灑之。其他毋妄想。
也。少年聞言呆木而立。額上現青赭色。默無一語。惟吸手中雪茄。作無聊之舉措而已。無何。又一少年至。衣冠楚
楚。女郎見之。笑逆來者。曰。馥生君奚往。來者佇足答曰。散步耳。女郎曰。日暮矣。伴吾返可乎。來者諾之。並肩以去。
樹色青青。伊人不見。而此少年遂起一欲得甘心勢不兩立之惡念矣。

青泥雀。關東之海岸也。日俄一役。爲倭人佔據。美曰。租界實則已。入彼版圖矣。西山之麓。一華廈巍然屹立。迺豆
商葛世恆私邸也。關東豆業。甲於中國。世恆經營四十年。遂成巨富。年六旬。伯道無兒。中郎有女。青娥是也。手創

說海

十二

民權素集

之業。年來歟者將半。其未歟者委門人畢。復生庖代之。復生浙人也。少孤家徒四壁。年十五。值浙皖洪水之役。流於閩東。爲世恆撫恤之。得獲溫飽。復生性聰慧。世恆愛之間。或教其讀書。輒過目成誦。世恆益喜。遂延師課。復生暨其愛女青娥。芸窗等案。兩小無猜。問字塗鴉。情資日擴。雖莫解同夢。爲鷺雙飛。蝶而連理枝。頭彼此已心心相印矣。越五年。復生年十九。青娥年十七。一則入冠。一則及笄。瓜李之嫌。世恆畏之。故令復生襄理商業。青娥亦輶讀習女紅。會東鄰衛琢如者。一無賴子。涎青娥色。屢挑之不果。復委禽往說。又不果。鎮日懨懨。罔以爲計。迨西園之會。繇是嫁禍於復生。意在陷復生而蔽青娥之愛蒂也。嗟夫。無端狼角。頓驚千里孤鴻。薄倖東風。吹皺一池春水。從此一對可憐蟲。將天南而地北矣。

一日。世恆自廈門歸。偕愛女青娥憩於中庭。忽門鈴作吟吟響。一叟排闥入。迺世恆之老友霍鳳岐也。肅入坐。青娥晉以姪輩禮。復立乃翁側。鳳岐與世恆本同業者。坐中各道貨殖事。噴噴不解。既而鳳岐詰其歎業。故恆曰。吾年垂暮。歲月無幾。鎮日孳孳。子母間殊無趣味。且未歟者尚餘十數。所足供吾衣食。身後卽吾之弱女。亦可作長城倚矣。鳳岐曰。良佳良佳。其記算衡量。君自操乎。世恆曰。否。概委諸畢。復生也。鳳岐贊曰。復生英雋而誠篤。少年而老誠。君委諸渠。足徵老眼不花。旣而又曰。君旣重渠。列於門牆。奚若贊於館乎。是時青娥之類。若朝霞報暉然。俛首背立。世恆嘻嘻色笑曰。此後來事。似意已許之矣。時闇人持一箭晉。世恆拆覽。未數行。迭按呼人鈴。自語曰。吾曾電止爾行。豈誤落耶。咄咄。誠發吾世恆命速。復生良久。臧獲又持一束來。曰。復生君他往。案頭僅遺此束。世

民權素集

恆接覽。其頰頓易灰白色。復冷顏覲青娥曰。汝佳汝良佳。將兩束擲於地。青娥駭拾而覽之一。束道勝銀行之索欠也。一束馥生之留別者。非留於世。恒蓋留於青娥也。芳心怦怦。蕩漾無主。傷心一尺。素而使青娥顛倒反覆。罔可與辨。嗚呼。酷矣。其書云。

青娥愛鑒。飽餐秀色。忽忽五年。荏苒韶華。恍如春夢。而今粉墻高築。深鎖春閨。不啻巫山幾萬重矣。馥客窗枯坐。短榻孤檠。夜雨潺潺。撩人心思。意將往事重提。則不堪回首。隔墻惆悵。我勞如何。寂寞玉樓人。當別有一番懷抱也。馥本恨人。慣惹愁緒。日日爲情顛倒。花笑人痴。花若有靈。而對吾玉骨婷婷。綺情脈脈之青娥。亦當心醉。人非草木。能毋眷乎。其他依人作嫁。日科鵝眼之金。剥繭抽蕉。歲獲蠅頭之利。庸飢生之所欲哉。今於道勝銀行。籌金五萬元。先行入川。營宅。叱紫燕莫驚堂上事。恐違心託。青鸞密訴。奩前卿須憐。我馥行矣。芙蓉城裏。以待文君。乞檢點簪環。輕裝就道。勿行多畏露。委蛇於懷也。把握有期。毋添離緒。揮毫而別。不盡依依。畢馥生留白。

一幅素羅。情天無補。數行垂露。冤海難填。青娥展繡。驚切眉之禍。天外飛來。忍哉馥生。胡仇於吾。以爾溫良之性。竟若鷹鴞。復思渠爲妬者所陷。然則隱身以避何歟。且賤後籤押。却是馥生者。又何故歟。三字之冤。卒難自澀。惟嚶嚶私泣。以眼淚洗面而已。此時鳳岐反躬。作壁上觀。神色倉皇似已知而佯作不知者。在世恆父女憤懣之際。未駐意也。久之鳳岐轉身詰世恆。世恆囁嚅不能語。無已。僅告其馥生捲款一事。中華之首遂隱去。庸知早

民權素第七集

在其葫蘆間矣。鳳岐喟然曰：人而無良，如穎生者，吾誠莫料及。噫！世道詭譎，不可以貌取人。復慰世恆曰：失此羹羹，如君之經營，價之良易。唯繼其任者，在急耳。世恆然之。央鳳岐物色，鳳岐默不語。手頻拈其鬚。世恆又詰之。鳳岐曰：求才匪難，紹介良難。吾所信者，未必君亦信之。世恆曰：吾事君之事也。吾笑疑。鳳岐遂紹介東鄰衛琢。如青娥若有所觸。鳳岐曰：衛生經濟家也。工會計，誠篤。有過於穎生，吾信之深矣。世恆未及答，青娥不自禁，趣晉世恆之側曰：衛生輕薄子也。世恆怒，覩青娥曰：穎生良佳，青娥不語。世恆續曰：今而後汝毋與吾談家事。言之唇翕翕動，氣如牛喘。鳳岐起身曰：君毋怒。女公子必有特見。此事作罷論可耳。世恆解顏以向曰：孺子之言奚足校。謹遵君命可也。鳳岐復歸坐。言笑如初。青娥則寂然於旁。若禁口寒蟬，不復作一聲響矣。

琢如既任穀生之職。克勤克儉。不苟於事。越二稔。如一日。世恆益敬之。卽鄉日薄視之青娥。亦追悔前言。一日時在仲秋。青泥窪之電氣園中。漱綠如雲。油然欲滴。清風搖曳。柏樹生香。世恆與鳳岐憩於六角亭畔。放眼天空。遠山縹渺。夕陽欵影。碧海不波。水面歸帆。遠望如葉。鳳岐歎歎自語曰。人生不行。萬里路。雖百年猶孺子也。世恆頓爲所動。曰。然。若有遠志否乎。鳳岐曰。吾懷此志已久。世恆曰。然則何往。鳳岐曰。意將浮槎南洋。遍歷菲律賓羣島。藉闢舊業。世恆喜曰。吾久懷此願。今偕行可乎。鳳岐欣然曰。此大佳事。爰是相約。卜日至期。南渡矣。而申而粵。達菲律賓。時已深秋。北地將披裘。斯島則衣葛。寒溫之差。懸若天壤。鳳岐不耐。遂抱疾。會菲律賓大疫。鳳岐因之殂。世恆旣失老友。又冒長途。且處此擾攘之間。而不疚者鮮矣。二豎災臨。孤檠影獨。老翁客邸。其苦境尤甚於常人。

噫。老懷惻惻。頻招鮑叔之魂。客病瀕瀯。將效阮生之哭。在世恆痛傷老友。耿耿於懷。孰知老友之心。則毒如蜂蠻也。

民 樂 素 集

菲律賓之旅耶。翁顏赤頰削狀。偃腰曲如弓。呻吟牀蓐間。從無一人過問者。伊何人。伊何人。葛世恆之旅況也。世恆抱疾將一旬。欲歸不得。欲住其病日劇。欲呼侍者。更無一人應聲。至躬茶如綿。室黯如漆。客中多病。乃人生唯一之苦境。矧白髮皤皤如世恆者。其桑梓之念。因而漸篤矣。無何一少年入室。衣縞素。手持一精緻花圈。眉雙蹙。其顏慘淡。若來行弔者。世恆病眼生花。驟覩之。不禁怒形於色。少年回顧榻上亦愕然。世恆曰。爾非星腹生乎。少年曰。然。世恆怒曰。爾非作芙蓉城主去耶。腹生益異。悶然曰。先生得毋病痼乎。世恆怒曰。吾胡痼。爾之心不令爾再立五分鐘。爾趣爾速趣。言時氣吁吁喘。腹生益異。悶然曰。先生得毋病痼乎。世恆怒曰。吾胡痼。爾之心肝沒矣。腹生曰。先生平息乞贊吾之言以聞。世恆急曰。止。止。吾疾未瘳。爾毋呶呶擾我。蔽言之。吾雖視爾猶子姪。吾當自抉眸子。爾自問之可耳。遂反躬向腹生。不復再語。狂濤澎湃。精衛無聲。殘月朦朧。杜鹃有血。此時腹生訴之不能。受之亦莫由。轉輾再思。惟辟其手持之花圈。掉頭而去。

又經旬。世恆疚痊。遂檢點行裝。準備歸國。詰朝乘英商某輪行。數日將近粵。突遇颶風。波濤雲翻。天旋地轉。少焉碎然一聲響。如霹靂。旅人大譁。操舟者亦相視無人色。蓋艦已觸礁。狂濤巨浪。蓋頂而來。極目天涯。惟一絕島孤懸。隨海波上下。其他僅觸礁之艦。與黃昏之夕照。漸沉而漸入深國矣。俄而沒及艦之船。又久而沒及艦之艙。旅

人處斯境者。卽哀若雷鳴。昊天罔極。此呼吸之間。其胸中當作如何想。吾知其志。必較狂濤巨浪爲尤劇也。世恆倚船後欄。向海而立。一少年持隔水器。趣世恆之側。用器環世恆腰際。奮力一掌。世恆落水。乘風破浪以去。少年亦如法順流而行。爲潮力送至島脚。及潮落。二人殞臥水灘。經海風所掠。少年蘇矣。世恆仍殞臥如故。顏淡白。呼吸僅一綫。少年大懼。奈孤島荒蕪。塋無人跡。卽乞援亦莫補也。遂伏身近世恆側。以吻接其唇。度之以氣。未久。呼吸果蘇。然力疲不能移寸步。少年負之攀緣而行。百數武。得一古廟。破壁頽垣。蜘蛛密密。鵠翎蝠糞。盈積佛堂丈八金身。早是泥丸土塊矣。少年負世恆入廟。憩於東廊。适世恆神定覩少年。卽馥生也。世恆慍曰。爾何所來。吾非在破船間乎。馥生曰。然。遂述其落水事。世恆戚之。色始霁。轉疑往事有祟。遂詰往事。少年曰。自接先生電。卽攜款就道。迨至廈。先生已南渡。吾踵之。先生又返。吾將歸。忽接電囑駐菲以待。旅中觸怒。莫解其由。特陰隨歸國。意在辨其究竟也。卽時出懷中。往來電紙。鑒鑒可據。世恆大異曰。吾固招爾赴廈。然止爾之電。爾見乎。馥生曰。未見。世恆吁聲曰。事出兩歧。令人莫測。言時。首頻搖。馥生異詰之。世恆遂述其行後事。馥生豁然悟曰。天乎。天乎。庸知陷此汚穢。不自覺也。吾何辨。雖粉身碎骨。亦難自白矣。挺身出。世恆阻之曰。奚往。馥生不語。世恆解其意。曰。少年人不耐。些許事。馥生曰。少年人以德報怨。戾在自殺也。世恆笑曰。爾毋傷吾知誤矣。第愚吾者。非仇吾。卽仇爾也。來日究之。不難。自白。胡作婦孺態。不幾令山鬼揶揄乎。馥生始淚涔涔曰。吾負先生矣。時維秋九。新月一彎。孤懸天杪。星斗明滅。倒映碧波之紋。若飛火水流倏隱倏現。二者竚居古廟。藉此粒粒星光。聊當燃炬。啾啾四壁。嘈

民權素集

雜難聽。世恆之與馥。生席地比肩。一夜未寢。詰朝。遂環島一周。杳無人跡。惟刪石取火。獵野爲炊。以廣廩盤。餐之葛。世恆亦不免。穴居獵食。彼衣錦食肥。而不憤於茹苦者。非勢之迫也。

紅葉蕭蕭秋去盡。綠莎瑟瑟雁來初。萬紗窗下有美一人。手持玉版箋目送飛鴻。若有所待。一少年晉。愀然曰。青娥妹。爾知鳳岐先生已故否。青娥愕曰。子胡知。復起身曰。老父安否。琢如頻頻搖首。青娥急曰。速語。吾琢如遂向懷中出一柬。青娥接覽。蓋世恆病劇時書也。盈盈秋水。不禁奪眶而出。芳魂一縷。早隨天末征鴻。冉冉而往矣。且憶老父之諭。病已劇。遲至今日。當更難堪。脫不幸。安能惜此殘軀。遺老父之骨於海外耶。嗚呼。不潔之冤。不白不孝之戾。頓加吾更何與。而度此無聊白日耶。思既定。向琢如曰。吾擬南渡省親。乞一探海船之訊。琢如曰。子省親病事。固萬急。第長途非易。請稍待。吾與偕行可乎。青娥無已。姑諾之。不數日。又獲一電。悉乃翁病癒。乘九月三日之海船歸國。不禁狂喜。琢如謂青娥曰。何如不然。則徒勞往返矣。斯時琢如之故態復萌。鎮日懨懨。時繞青娥左右。女兒心地。生本癡。愁日經軟語。溫言安撫。其心黑白。日復一日。心往神迷。鄙日之嫌。早擲諸九霄雲外矣。

一日清晨。青娥盥櫛畢。躡躅花徑中。吸最新空氣。凝眸默計。蓋度乃翁之歸程遠近也。時臧獲持一新聞紙。適琢如在側。接覽數行。即將紙納諸衣袋中。長吁一聲。俛首無語。青娥詰之。不語。索覽之。亦不給。青娥大愕。堅索之。琢如遂出袋中紙。與青娥曰。子毋傷子。當珍攝子體。青娥不遑答。急展覽。痴立如木。琢如急喚之。始蘇。泫然淚下。曰。狠哉。馥生吾父。胡讐汝。汝竟以德報怨乎。馥生瀕死。汝果未死。吾將窮天之涯極地之角。而追汝蹤。誓噉汝肉。

茫茫者天胡酷吾之甚吾生何幸哉遂以首觸庭柱幸琢如阻之速未中否則腦漿迸裂矣青娥何故而痛何故而痛且悟者豈往事果出諸腹生耶抑腹生又將陷彼耶蓋尤有甚於此也新聞紙誤載某日自南洋來某海船觸礁沉沒且逾世恒已爲腹生力墜落水述其姓氏言之似詳噩耗傳來芳心碎矣簾前倩影恍如逐浪之萍檻外秋聲驚破寒窗之夢命蹇如青娥蒙此彌天之禍伶仃弱質奚怪日夜嗚嗚如失乳之雛哉迭次自經輒爲琢如所阻假語慰之曰父仇未伸雖死猶憾寧不思衛無忌賈碎金乎青娥是之然痛隱於心卒難卽釋荏苒經年事如陳迹入春時候飛花欲冰青娥對此枯木寒林中霜色橫天自傷彌篤狡若琢如此時則逞其伎倆媚惑青娥彼青娥一弱女子烏知其詐且銘心鏤骨而感渠暨感多偏愛色情易生戲青娥至嚴卒難脫其羅網矣一日青娥立庭院覩階前殘雪疊若美人形蟠首娥眉嫋嫋玉立未幾冰銷雪化婆娑香影又隨一泓春水去矣青娥愴然曰如此冰清雪潔之玉人兒一剎那間化爲泡影雪兒雪兒汝非紅顏而竟命薄如斯耶復又灑淚曰知否尤有勝於汝者嗟夫儂今悼汝未卜他年之悼儂者又將何如言至此氣塞不逕盡其辭秋水盈盈皎皎濕透深院無人在青娥一伸絳懷恐爲人覺庸知其後早有一薄倅郎在也琢如遂揚聲太息青娥急回顧默無一語琢如喟然曰天下事誰非泡影彼雪兒潔來潔去幸不爲煩惱絲縛復曰汝自悼吾亦自悼矣又以雙睫覩青娥曰汝自悼甯不悼與爾同情者乎青娥俛首亦無怒容惟以纖纖之手弄素綢反覆連環若表示其結同心意琢如猶歎曰知我者其將何以愍之吾畢生在爾之一言青娥無已遲遲忸怩曰爾何如便何如耳琢如狂喜急握青

娥之腕。兩心。怦。怦。額上。各。漲。桃花色。氣。寒。神。搖。舌。失。如。結。若。有。無。量。之。言。莫。知。從。何。處。提。起。尤。莫。知。如。何。措。辭。爲。適當。水。漾。不。波。水。花。歛。蕊。藉。此。一。縷。春。光。幾。疑。身。入。瓊。樓。不。復。辨。人。間。天。上。畢。生。之。幸。於。斯。極。也。青。娥。歛。容。曰。琢。如。爾。之。夙。願。償。矣。琢。如。粲。然。曰。然。卿。亦。當。自。慶。也。青。娥。搖。首。不。語。琢。如。愕。然。青。娥。歛。歛。曰。斷。梗。飄。蓬。奚。足。自。慶。今。以。身。許。庶。爲。一。己。幸。第。雪。父。讐。爲。君。賴。耳。琢。如。急。應。曰。若。翁。卽。吾。翁。吾。事。也。薄。暮。各。散。去。誠。吉。以。迨。五。百。年。之。冤。孽。從。此。開。端。

吉旦前三日。琢如踐友約私室忘鑰。適青娥自浪速町歸。手鮮葩一束。意爲琢如壽。至其室。雙扉洞開。人面不知何處去矣。入坐。意待其歸。無聊中。翻其屨中故紙。忽見一泥金匣。長不盈尺。燦爛奪目。啓視之。藏一手冊。墨跡斓斑。形如蠅集。歎之不可辨。細瞰之心。突突驚憤。憇之色。油然而生。復搜匣底。又得玉章二事。青娥大異之。會琢如歸。驟見青娥伏案。展弄其秘密之手册。色頓沮。復露其猙獰狀態。意趣奪之。青娥急懷手册。玉章挺身曰。若笑爲若將奪此物。吾則與物俱碎。琢如木立不敢簪。其色已如陳死人。青娥復冷顏賤笑曰。吾來日爲君婦。何事不可言。獨失一手冊。倉皇若是。豈掌大之物。足以死吾乎。雖然。刀俎之肉。吾又胡力以抗生死之權。在君手。奚彷徨爲琢如聞之。愈無所措。急曰。否。否。青娥曰。然。則。奈。何。琢如不語。良久。遂慙聲曰。鄉日事。旣爲卿覺。吾當發言以告。第卿須憐我青娥。曰。多情如君。曷敢見憎。琢如曰。卿聞之。卿當仇我。要知我心良苦矣。卿雖粉吾身。碎吾骨。吾又奚怨。言時氣塞不能繼。又久續曰。嗚呼。青娥。吾處汝久矣。當西園之遇。吾之惡念始萌。非吾有心作惡。蓋愛卿而爲

民權素集

之也。卿自偕叢生去後勢不得不因愛而恨且妬遂乘乃翁如廈時與鳳岐約謀陷叢生意爲吾晉身計事成彼獲產吾獲汝也。鳳岐與乃翁舊交懷祟日久於乃翁叢生之字跡摹仿最肖值乃翁赴廈時卽問道作祟故乃翁電招。叢生渠則促之行乃翁電止。叢生恰落渠手渠仍促之行。叢生不覺仍如廈也。迨乃翁歸來時索款一束出自渠謀味良之書賄。青娥曰誰耶。琢如不語。青娥速之再。琢如曰吾負卿矣。青娥聞之嗒然若喪。復詰曰其後奈何。琢如曰後渠托乃翁之名。遣叢生赴南洋墾島。復邀乃翁同往菲律賓。一意陷之坐叢生罪也。庸知乃翁未傷鳳岐先殂。中途變幻匪吾所知。或叢生推吾及渠之心爲心亦未可料也。吾言罄吾心碎矣。青娥非敢乞卿宥吾罪。第乞惑區區之忱耳。言時身近青娥側。彌顯其極惡極詭極可哀憐之狀。青娥怡然答曰。若心良苦。若心弗碎。吾身將斃矣。嗚呼。情者人生萬惡之媒介也。吾智爲情昏。譽爲情敗。親爲情害。家產幾爲情胡薄吾耶。琢如君不料前五分鐘若爲吾摯親摯愛之夫。晉今則爲不共戴天之讎寇矣。吾情可宥。若吾心卒不可宥。若吾因吾舅可愍。若吾因吾親必不可愍。若忍哉。琢如若倡之於前。吾隨之於后。非寡情乃大義也。陰挾案頭利刃直刺琢如。琢如不遑避中左肩各自顙倒。可憐一幅凌波影片片梨花帶血痕。此時青娥血淚爛斑。不似鄉之海棠春醉矣。

洸洸大海矗立一島冉冉朝霞。光流水面水漾成紋。若萬縷千條作龍蛇走時島之頸有二人裹袞遠眺仰空而吁。蓋流栖荒島。荏苒終年。維時旣久。日處荆天棘地中。不覺穴居獵食爲苦境也。袞更旣倦。席地而憩。遇見一葉

集 第 七 素 樂 民

扁舟破浪直前。無何泊於島涘。二人大喜。急奔下船。詰舟子知其爲男人。二者述往事。且央其接渡。舟子諾。二者遂登舟而返。一帆飛去。從此與荒島長辭矣。二者誰卽葛世恆異腹生也。舟抵香港。易輪如漚。不三日則鄉關在望矣。甫入門庭。院依然。園林蕭索。極目淒涼。愁焉無似。迨至已室。塵封蛛網。閑寂無人。益異之。復至琢如室。見琢如橫量於榻。青娥手利刀。亦量倒其側。血花狼藉。遍及襟袂。世恆驟見。莫知所措。老腹生在側。急救之。琢如蘇。見世恆腹生二人。若覩魑魅。悚然復暈去。時許各蘇。青娥見一形容枯槁之老者。又一襁褓少年立其後。心異之。熟視。乃老父暨素仇。視之腹生也。急餽世恆之頰曰。老父胡由生還耶。抑相逢於泉下耶。世恆慰曰。兒毋恐。吾徐述之可耳。遂道其客中事。青娥復述琢如事。漫天春霧。瞬息冰銷。極目愁雲。頓時煙散絲是枉者。自枉而直者。仍直矣。琢如此時。不復再辯。世恆遂質琢如於法庭。贊腹生於甥館。時關東大疫。世恆竭其產以賑之。市有異而詰之者。世恆喟然曰。財色猶魔孽也。夙岐因財。陷友卒喪其身。琢如因色害人。終徒自縛。吾之因財累女。幾至亡家。吾女因色累親。幾至殞命。可不懼哉。吾不忍遺此累後人矣。遂偕其女及甥。掉一葉輕舟。向烟波蒼莽中搖去。

烈情
短篇 曹碧梧

冥 飛

岸柳初芽。山桃綻萼。春風料峭。春水粼粼。芳蘿江畔。越山山麓。有茅屋數椽。隱約竹林中。白板雙扉。朝陽始上。一垂髫少女。携篠籃。貯裳衣數事。啓扉而出。直向江岸而來。容光煥發。體態莊嚴。級級而下跪。持衣石旁。續續出籃中。裳衣逆江流而洗之。

炊煙。織。織。搖曳。空氣中。牧。豎。三。五。人。驅。犧。而。過。壯。男。子。八。九。人。荷。鋤。四。出。正。巖。家。有。事。西。疇。時。也。時。則。有一。嫗。年。可。五。十。許。倚。白。板。扉。而。呼。曰。碧。兒。歸。來。朝。餐。熟。矣。汝。來。爲。余。刷。薯。蕷。乎。少。女。噓。然。應。整理。所。浣。裳。衣。置。籃。中。而。返。女。何。人。曹。其。姓。碧。碧。其。名。嫗。何。人。碧。碧。母。也。姓。衛。氏。曹。固。士。族。女。父。憲。夫。越。中。名。孝。廉。五。上。春。闈。不。第。銓。得。貴。州。一。令。憲。道。遠。不。就。授。徒。鄉。里。以。自。娛。家。不。中。貧。值。連。年。水。旱。憲。夫。又。卒。薄。田。數。畝。不。繼。續。粥。母。與。女。篤。慈。相。保。以。度。此。困。厄。之。光。陰。

憲。夫。授。徒。數。十。人。有。置。身。青。雲。浮。沉。郎。署。有。飢。駕。竟。食。奔。走。四。方。者。有。匏。繫。一。官。移。家。他。去。者。自。憲。夫。之。歿。頻。年。音。問。斷。絕。不。通。慶。弔。匪。獨。人。情。冷。暖。抑。若。人。之。遭。際。使。然。惟。有。窮。愁。潦。倒。困。守。青。甕。最。爲。憲。夫。入。室。弟。子。之。李。生。虛。白。猶。栖。遲。於。山。陰。道。上。

虛。白。會。稽。世。家。子。生。而。骨。相。殊。異。穎。慧。絕。人。憲。夫。見。而。奇。之。誘。掖。尤。力。虛。白。於。及。門。中。年。最。少。遂。以。女。字。之。憲。夫。常。以。誇。於。人。曰。吾。家。玉。潤。將。來。必。超。越。冰。清。爲。一。代。之。才。人。

憲。夫。之。歿。也。門。生。故。舊。裏。足。不。前。料。量。喪。葬。供。奔。走。者。虛。白。一。人。而。已。痛。人。情。之。薄。與。天。道。之。無。知。也。憤。時。嫉。俗。激。而。爲。厭。世。派。人。物。耕。硯。田。爲。生。活。絕。意。仕。進。父。母。督。責。之。則。以。不。敢。遠。離。膝。下。爲。言。友。朋。招。致。者。亦。均。婉。言。謝。絕。

日。居。月。諸。碧。碧。年。漸。長。憲。夫。之。娶。亦。除。虛。白。父。母。抱。孫。望。切。方。議。爲。虛。白。娶。碧。碧。忽。時。疫。流。行。虛。白。父。母。相。繼。棄。

養虛白哀致成疾。臥床數月。會營葬事。虛白力疾負土。昏暮中失足墜岡下。折其左股。遂跛。又痛遺體之殘也。旦夕哭期年而喪明。英姿婉爽之少年。曾幾何時。身罹廢疾。不復人狀矣。

初。憲夫三赴禮部試。寓其同年生丁克寬處。克寬官中翰十年不遷。家餽於貲。於閒曹冷署中。獨無新桂米珠居大不易之歎。會是歲有恩科。克寬留憲夫於京。課其子筠蓀讀。并爲謀大挑。次年。憲夫又報罷。乃以知縣歸部銓選。而歸。及五試春官。克寬已奉差他往。嗣克寬游升官允。憲夫足跡不出里門矣。

筠蓀幼秉家教。既長。慷慨有父風。時朝廷詔廢科舉。筠蓀肄業譯學館。爲高材生。逮畢業而克寬卒。家經庚子拳匪之變。輸重蕩然。克寬又不能爲巧宦。雖好官亦不能多得錢。身後遂無餘財。

方虛白父母繼逝之時。正筠蓀扶櫬歸來之日。筠蓀葬父於母墓。大事既畢。爲府中學敎習。暑假出遊。乞槧於曹氏之門。見栗主。始知爲憲夫家。詢衛氏。盡得其情語。至於相泣。自是往來如親戚。且時時濟曹氏之窮。

碧碧固知書識字。以食貧。故躬灑掃庖籬之役。學問之事。棄置已久。衛氏聞筠蓀言。女學之有益於女子也。囑碧碧入學校。碧碧懼。遺母氏勞。且學費亦無從出。執不可。會筠蓀來。允爲代籌學費。碧碧仍以老母苦寂辭。筠蓀遂授以英文算學。每星期日學校休假。輒至女家授女以課。以課以爲常。

筠蓀出身世族。固翩翩佳公子也。經歷患難。富於自治能力。其助曹氏也。無非敬老憐貧之意。對於碧碧。猶長兄之詔。弱妹愛之深。憂之切。爲之謀。自樹之方。碧碧既不願入學校。故以己所能者授之。相處者經年。教授以外。未

民權素集

嘗與碧碧作閒話也。

衛氏性忠厚。家居倚碧碧如左右。手不忍片刻離。聞女子多入學懼誤。碧碧向學之光陰故以促碧碧及碧碧不允筠蓀復從而教之乃大喜過望。常絮絮爲碧碧道筠蓀恩惠。然碧碧終視筠蓀如兄相處以禮。

虛白之跋也。鄉人競相傳說。衛氏聞之頗爲碧碧憂顧。秘不以告。迨虛白喪明。衛氏益爲女憂。避人輒泣。長日無歡容。碧碧諭知其隱。思有以慰母而言。及未婚夫又羞赧不能出。諸吻會虛白之使者來。

虛白既喪明。門弟子又羣趨學校去。家惟一老乳母爲之經理衣食。生計窘甚。虛白乃以賣卜爲生。凡人窮至極鮮所希望。對於家人骨肉。猶且窮於說詞。矧爲未婚妻之家。更無通信之必要。顧虛白自思形已毀矣。家已破矣。長爲育者以沒世矣。胡爲更辱人家之少女。於是遣老乳母賚碧碧之庚帖。以返諸衛氏。

衛氏始見老乳母。瞿然而驚。及聞老乳母代達虛白之忱。又適然而喜。收庚帖。將藏之。碧碧突出呼曰。母乎。且止聽兒一言。迺來吾母。听夕皇皇。如有大不愜意事者。兒知其必爲兒事也。母不爲兒言。兒故不敢問。吾母今茲兒不得不自言矣。母乎。父寢者已。以兒字李氏矣。口血未乾。而李氏忽欲毀棄婚約。是何故也。衛曰。是李氏子之心也。彼以兒盛年不宜偶。彼跋且葬者。故欲毀約。以全吾兒碧碧。曰不然。兒葬日。字於李氏。李氏子不跋且葬。今字已久。而李氏子忽跋。且葬是兒命也。且兒字李氏。人莫不聞。今茲毀約。旣懼人言。又違父命。况李氏子苟不有父。母之喪。兒已爲之婦。使旣婦而李氏子跋且葬。兒無辭以與之離異也。今雖未婚。兒自問亦不忍與之毀約。母其。

民素集 第七

諒兒衛曰。兒誤矣。李氏子之所以欲毀約者。正以兒未嫁故也。且兒父以兒字李氏子。非以其跛。且晉而字之。今使兒父在天有知。亦當悔擇婿之不慎。幸兒未嫁。猶可挽回。兒其毋辜李氏子之心。而有以慰余於遲暮。碧碧曰。不然。母未之思也。使今日者兒與李氏子易地而處。李氏子而果有人心者。將絕此跛且瞽之未婚妻而別娶乎。抑將仍娶此跛且瞽之女子於家而不使歸於溝壑乎。况李氏子不忍兒失所。因有此毀約之說。而兒又安忍坐視李氏之困苦。而別求安樂地。使李氏子獨爲君子也。兒志決矣。母毋復言。碧碧乃取庚帖。仍還諸老乳母。曰。退婚非禮也。不敢聞命。

老乳母既行。衛氏糲碧碧曰。汝矜小節。乃忘而母爲汝終身憂乎。碧碧曰。母毋然。人生數十寒暑耳。爲樂曾無幾時。困頓亦無幾日。惟名節乃堪千古耳。設兒改適而遇人不淑者。困頓仍不免。而名節已先亡矣。故不如安命之爲得也。且李氏家無次丁。將來兒與母永無離析之日也。衛領之曰。汝言亦有理。

一鐸一杖。整蓬而來。李生虛白歸家矣。摸索入門。呼老乳母曰。余歸矣。甚矣餓。老乳母曰。爺少坐。余方漸米作糜。爺今日得幾錢。虛白歎曰。今日得二百數十錢。乳母汝不必憂明日用度矣。乳母曰。願爺貿易佳。老婦犬馬之年。得睹爺安居。不愁衣食者。慰矣。虛白嘆曰。憊矣。余稍蘇息。汝候熟則將以來。甚矣餓。虛白且言。且摸索至床頭。貯所得錢於甕。乃假息於床。疲極矣。顧飢火中燒。不得睡。身世之感。往來於心。倏一念及人生困窮至此。胡不適死。則萬慮皆空。倏一念及門祚單寒。祖父世澤。自我而斬。徒死不足以蔽罪。則百脈發湧。腸如涫湯。倏一念及吾

師以愛女相屬。余狀況如是。何忍誤其終身。乃起立大呼曰。乳母來。乳母來。老乳母奔入曰。爺何事。虛白曰。汝今日往曹家爲我勾當。退婚事了乎。老乳母曰。我以爲爺有他事。嚇煞我矣。乃曹家退婚事乎。我固謂爺不必果然。曹家小姐仍將庚帖交余携回。並以退婚爲非禮。虛白曰。不可不可。乳母汝視我有能力娶否。我等所處之境界。曹家小姐能以一日居否。汝去時。我諄諄囑汝。汝乃不從余命。竟將庚帖携回。汝得毋他處嬉。未往曹家設此詞以欺我乎。老乳母曰。天乎冤哉。我今日奔波殆死。始覓得曹家。余將庚帖交曹家老夫人。曹家老夫人已有允許意。突曹家小姐來與老夫人辯駁數回。取庚帖仍交余携回。余回時日已下。喘息猶未定也。不然。爺平日回時。余已備晚餐。迎門以俟矣。爺猶不余信耶。虛白笑慰老乳母曰。無與汝事。余言過矣。汝勿以爲意。來日余當自往了。之。乳母曰。爺明日往曹家乎。我又以爲不必也。曹家小姐必不應許此事。虛白曰。來日余自有策。汝往視糜熟否。老乳母匆匆去。虛白嘆曰。嗟乎碧碧淚下如雨。伏床上大哭。老乳母盛糜於碗入曰。爺糜熟矣。誰何爲哭。老乳母亦哭。虛白嘆曰。哀莫大於心死。耿耿此心安得便死。乳母余飽不能食矣。

民權素集 第七

湖風告寒。萬木蕭槭。日光慘白。霜葉微紅。灞橋流水聲淒以咽。一少年裝袋乘自行車而來。入郵亭稍憩。取打氣機打氣入橡皮輪管中。時則有一頹白之嫗。與一少年盲者。坐於郵亭之一隅。嫗曰。今晨天氣驟冷。爺得毋寒乎。盲者曰。血熱欲沸。不知何者爲寒。乳母余等行幾里矣。何尚遙未至也。嫗曰。近矣。猶可里許。盲者奮然曰。行也。嫗曰。爺毋亟。試以杖來。老婦導爺往也。少年屬目之餘。亦不經意打氣畢。扶自行車。越老嫗及盲者而前。乘之。

而趨俄頃已達衛氏居。

衛氏旣允碧碧之請。顧終以虛白廢疾爲憂。憂思之深。輾轉反側。徹夜不得寐。逮曉則鼻塞身熱。頭岑岑病矣。碧碧伏床隅側伺終夕。亦不敢交睫。旣知母病。燭湯沃薑茶以進。衛氏勉啜其半。昏然竟睡。碧碧嚴披衣被。草草梳掠入廚下作糜。旣熟。入窺衛氏。猶未醒。乃抱甕出汲。而筠蓀適來。

筠蓀倚自由車於籬旁。繞行至中堂。寂不見人。微嗽。且呼師母。無答者。乃攤書於几。默計所以課碧碧者。而衛氏呼碧兒之聲。作呼至三四。筠蓀應曰。師母。世妹不在是。衛氏曰。汝爲誰。筠蓀曰。師母。余爲丁筠蓀。衛氏曰。丁家世兄來乎。余病作。故晏起。日及禺中。否。碧兒何往。汝自外來。未見渠乎。筠蓀曰。日近午矣。門生從山後來。未見世妹。言未畢。而碧碧汲水入筠蓀。曰。世妹師母喚汝。碧碧釋甕於庭。趨而入。曰。母病聞乎。胡不稍憩。衛氏曰。頃余汗出於額。神志已清。睡久覺骨痛。故欲起。碧碧趨而前。爲衛氏着衣。衛氏曰。汝早餐未。碧碧應曰。未也。衛氏曰。丁世兄已來。汝速餐。仍上課去。光陰可惜也。余偶而感冒。今已愈。毋庸汝殷勤。碧碧曰。兒胸膈滿。不欲食。母盍先食乎。衛氏曰。余不能飯。碧碧曰。已作糜。衛氏曰。已作糜乎。甚善。母今愈矣。汝毋慮。汝今將糜來。伴予食。時衛氏着衣竟。坐室門旁矮足几上。碧碧返身抱甕入廚去。衛氏語筠蓀曰。嗟乎。余旦暮入地。顧念及弱女。無依。輒病不死。設余果不幸者。碧兒其將奈何。言畢。悲哽。筠蓀曰。師母毋悲。吉人自有天相。萬一不測。門生所不視。世妹如胞妹者。有如日。且世妹已長成。師母當爲擇婿。衛氏曰。否。否。碧兒固有婿。會稽李氏子。先夫當日之所字也。今李氏子貧。又簪

民權素集 第七

且被故余髮碧兒之終無依也積且成瘵此事余本不欲爲世兄言之特日昨李氏子使其老乳母來自言廢疾不能娶頗毀婚約顧碧兒執不可言未旣碧碧捧粧來曰阿母室中燬仍室中食耳衛氏曰丁世兄汝亦食粥否筠蓀曰校中餐早比來尙飽師母請與世妹食門生今外出散步矣

筠蓀倚徒竹林下思衛氏之言心怦怦躍不止彼初不知碧碧已字人衛氏不以告筠蓀從不以詢其惓惓於曹氏亦不爲碧碧祇以頻年經歷憂患洞達人情惻衛氏之阨窮力所能至思有以助之顧衛氏雖境況匪佳亦不願受人憫恤故筠蓀爲碧碧計非自立者將勿能振拔是以力趣碧碧受教育以增長其生活能力迨相處既久愛情亦油然而生特碧碧對於筠蓀僅以爲嚴師益友自知身已屬李氏清淨心田中遂有天然之界限不容第二者歸入年來雖日與筠蓀近視猶長兄而已筠蓀亦嚴守禮法深自遏抑然愛根已植突聞碧碧已字人之言不能無所激刺方相羊宅外神經猝亂忽微風振林醒然而蘇念及身世復爲之危心搖搖莫知所嚮

空山無人落葉堆徑筠蓀方凝睇江干默數帆影忽聞牆後蛩聲一回顧則郵亭所遇之老嫗及百少年方履落葉而行逕入曹氏居私念得非卽李氏子乎彼昨求退婚不得今茲織來必有所陳說余避之耶抑與聞其事耶兩念交戰不已然已步步向曹氏而趨甫至庭聞衛氏曰昨日之事小女已爲老乳母言之矣余不能強也旨少年剛欲有言筠蓀已舉趾入衛氏因爲兩人介紹曰此先夫在京日授業之弟子丁筠蓀此吾未婚婿李虛白亦先夫門人也虛白因曰丁世兄恕余目盲不克爲禮筠蓀曰李世兄無爲過遜乃前握虛白手旣皆就坐虛

民 権 素 第 七 集

白曰。師母日昨老乳母所稱述之言。皆門生肺腑中語。門生受老師厚恩。故不敢不爲世妹終身計。無論門生殘廢。且貧不足以辱清門。且門生自遭家難後已灰心。一切行且避世入道。逃禪均未可知。乞師母鑒諒此心。詔世妹毋固執也。衛氏曰。汝所言者情而碧兒所言者理。予爲是已。躊躇竟夜矣。宵來冒寒余憊不能爲汝等剖析毫芒。判別是非無已。汝自與碧兒言之。碧兒汝來此。汝終身事余。又在病後。汝毋羞答。作兒女子態。自與虛白言之。虛白曰。師母乎。此當出自師母之決斷。毋擾世妹爲也。衛氏歎且喘曰。余適病實不能與汝作長言。碧兒汝有意見。儘可與虛白面言之。使余稍得休息可乎。碧兒毅然出曰。李世兄君言誤矣。君第爲一己計。未嘗爲妹計也。君要知妹已奉父命。父命不可改也。君遭際不幸。亦妹之不幸也。君貧妹安之。君殘廢妹能將護君。妹知盡我心而已。況君貧苦父夙知之。君殘廢非吾父所能逆睹。亦非君所能料也。君以貧辭。固不可以殘廢辭。似矣而實非也。何者。今殘廢者君故。君言然耳。使殘廢者爲妹。君將何以處之。且君門祚單寒。君父吾父友也。妹今略夫婦之義。而言交誼。妹亦不能視君。怒然矧吾父明明以妹字君乎。一與之醜。終身不改。妹不知其他。君無復言虛白曰。不然。世妹能行忠恕之道。誠非人所能及。特見解稍偏耳。古者婦嫁而未廟見。不成爲婦。况未嫁乎。抑思老師之以妹字虛白。原不能預知虛白之將殘廢。使預知之必不然矣。今妹守經而不知。達權。老師在天之靈定當深恫。是重余戾也。碧兒怫然曰。君言大謾。吾父死而有知。將使其女爲小人。歟抑將使爲君子也。背死父之命。不孝棄貧賤之夫。不祥不孝不祥。君將視妹爲何如人乎。且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名節而已。君之所以爲妹計者。欲其

說海

民權素集

遠貧賤困苦而已。因貧賤困苦而輕名節。宜禽獸而富貴利達者。多人各有志。妹不能之富貴利達也。妹有老母在堂。不克以一死自明其志。君苟不諒余志。余奉母以終天年。袖而入。虛白嗒然。莫能爲之詞。筠蓀因語虛白曰。李世兄此兄與世妹事。余原不敢贊其志。定久矣。兄亦壯博長者之名。而傷賢女之心。衛氏曰。虛白汝應知余之難處也。汝拜曰。婿今不敢有異言矣。

東方既明。殘月未沒。曉雞啼罷。市聲競喧。越俗固樸野。日出而作。習勤已慣。非若文明品九時始起也。時則會稽郡城。闕闢喧鬧。局中有一小卜肆。一盲者枯坐其間。年可三十。屋後廊下。其聲唧唧。暑月朝氣清貧。家勤儉。趁此早涼工作。爲衣食計。蓋日月跳丸。荏苒遷居於此。碧碧方以筠蓀之介紹。至某女校爲副教習。所衣所食。以力以心。亦窮居中。辟廬一聲。皖撫以被刺。聞。漸撫捕同謀犯。瓜蔓抄及女校。捕碧碧去。衛氏以臺死。虛白詐。旣殯衛氏。亦夜遁去。迨碧碧歸。自得釋。已三閱月。人亡家破。鬼泣神啼。雖地角天涯。息中矣。碧碧則嘔血三升。溘然而逝。虛白則入山披髮。不知所終。然則福善禍淫。豈有一

道學短篇劉僧之女

姑蘇李生好談仙。天醉生聞而大奇之。喟然歎曰。惜吾爲事舊。不能往訪此奇人。座客

足。吾所聞劉氏女尤奇。李生曰。願聞金陵生曰。不與我斗酒。我固不能言。李生出斗酒。金陵生飲之。至醉促之言劉氏女。則曰。吾醉而忘其半矣。請言其略。

劉氏女者。金陵人。父爲市儈。母死久矣。父每日已初。騎一驃。入市爲賣柴木者。平。值得錢易米歸。使女爲炊。飽而出。午夜方歸。則在外與其僕共博也。如是者七八年。女年二十餘。劉竟不計嫁女事。一日劉與鄰嫗談。鄰嫗者。故家中落。持身嚴謹。劉夙敬之。嫗謂劉曰。爾女明慧。吾甚喜焉。惜吾老無子。不能娶爾女。爾當擇快婿以配之。劉曰。吾思之爛熟。吾女賢孝。願吾操賤業。金陵城中。固多俊物。孰肯娶吾女者。嫗曰。吾亦爲爾憂。吾有侄文士也。三十而喪偶。產不中貴。其人良佳。吾且往說之。劉諾而別。歸而語諸女。女嘿然。既而曰。可以不必。

越數日。嫗招劉往。語之曰。事諧矣。吾侄思盡棄家事。盡讀所有書。思得賢婦。經紀俾得從其所好。吾告以爾女雖貧而賢。必足以了此。彼固願也。劉大喜。歸又語諸女。女嘿然。既而曰。可以不必。

劉不以爲意也。竟許。嫗聘有日矣。劉自市中歸。覓女不得。於几上得一畫。劉不甚識。字情人讀之。則其女別父書也。書中言女學仙既久。旦暮且飛昇。終不偶世間人。故且去父。幸毋苦。金陵生醉語至此。姑蘇李生曰。甚矣哉。子之妄也。是事何奇之有。此必女夙有所歎。不願嫁某。生事急而遁。所云學仙者僞耳。天醉生亦曰。某郡有富家女。與其俊僕通。孕而將產。夜遁。月餘復歸。則言爲西王母攝去。使之繡花嶂。一巨幅。工畢而歸。子所言。母乃類此。金陵生大怒曰。何措大之俗也。李騰空謝。自然之屬。以女子爲仙。自古有之。何乃疑於劉女。且劉女別父之書。今在

民權素集 第七

茅山陸道士處。吾會見而錄之。明日吾持來。請君等觀。始知吾非打詭語者。

明日天醉生至姑蘇李生處。則金陵生已在。李生持一紙細讀。若有餘味焉。天醉生趨奪李生手中紙讀之。其書曰。

父親膝下兒去矣。兒之去。去作仙人。吾父母悲母恨。作仙人大難事。兒學之十餘年。今始能不食不飢不衣。不寒住深山中。足以伏狼虎。故敢去。且兒始欲待吾父。天年終乃去。今必不能留。留則十載之功敗於一旦。大可惜也。故不得不去。吾父素不知兒學仙始末。或疑吾誣罔。吾父知兒。豈罔吾父者。自吾母卒後。七閱月。吾父日勞於外。兒掩戶獨居。一日有老姥推戶入。撫視兒。甚拳拳也。兒亦親之。姥曰。吾當日來此。視爾爾無母。我可耳。顧勿與汝父言。兒諾之。姥果日來。其來必午後三時。至夕方去。終未嘗與吾父值。姥時以佳果啖我。又教兒識字。漸能讀書。所讀書皆言內丹之奧。姥再三講說。稍稍解。且教兒視書中語。習爲之。兒既愛老姥。亦漸愛所讀書。有玄味。乃中夜起。坐於帳中。習靜久而器有所得。姥乃再授他書。書較前書尤精微。效爲之尤不易。姥每日語以若者。是若者非且曰。子有仙骨。專心爲之。必有所成就。若自此止。亦足以延年至百餘歲。然可惜也。兒依姥語。習之至今日。姥言可三千年不死。自兒讀第二書後。姥不過月二三。至其後來漸疏。姥仙人也。兒知其居處。然非世人所能至。兒今日方能至彼處耳。所以不前告吾父者。其始年幼。刲於姥言。後學仙。有得深恐人知。易敗吾道。故自秘如此。兒視世間事。固非苦惱。今脫去大快。所苦者吾父耳。仙

民 權 素 第 七 集

道。非。自。脩。不。能。成。或。謂。服。仙。人。藥。卽。得。仙。去。此。妄。人。語。耳。兒。竟。無。以。度。吾。父。吾。父。壽。尙。有。十。二。年。屆。時。兒。必。再。來。此。嗚。呼。辛。苦。學。仙。成。則。別。父。去。爲。不。孝。女。然。今。日。勢。不。可。止。兒。去。矣。女。瓊。芝。泣。言。

天醉生讀此書方畢，金陵生曰：何如吾豈打詆語者耶？李生曰：此書卽君所自撰者。金陵生曰：何誣人至此？且尙有餘事。李生曰：子姑妄言之。吾妄聽之。金陵生曰：劉旣失愛女，則大號隣姬亦歎息不置。姬某生知其事，大疑訝詢之。嫗姪曰：吾與劉隣居四十餘年。女之生及今日仙去，吾皆見之。女居家未嘗輕出門。自其父外闥以內，無男子跡也。其父雖憤，亦忠厚無他腸。豈有他疑？某生故書疑，謂嫗曰：吾必往尋之。

金陵生曰：自此以後，某生往尋劉女矣。言至此，金陵生忽閉口不復語。天醉生促之。金陵生曰：吾今日未飲酒。李生大笑曰：子不願言，吾不與子酒。金陵生欲去，李生不得已，乃復出酒供之。金陵生飲半酣，乃又言曰：某生者，書癡也。尤深於道藏，嘗欲研究神仙，有無竹爲茅山陸道士所欺，靜坐山中八閱月，無所得而歸。今聞劉女仙去，私心以爲得一見仙人，卽不得仙而死亦無憾也。別其姑而歸。

明日，青鞋布襪入茅山深處，遇道士，卽率然問曰：子見劉氏女乎？道士皆瞠目不能答，或笑而悔之。生悵然夜宿紫霞觀，與老道士論劉女仙去事。老道士曰：彼棄子而仙與子無緣也。子何尋？彼爲生曰：吾骨俗爲仙人所棄，顧心終不能忘。彼或卽此一念便是仙緣。老道士曰：廢哉！吾入山六十年修養之法，未嘗不盡心焉。今日自知此身不能久存，深悔前此誤用功力。彼女子者，塵俗中人，一日上昇，殆無此理。吾終願子勿作癡想。生與老道士語不

民權素集

洽託言身疲而睡及卯而起遍走山谷閑倦而坐採樵者見而怪之間曰子似非此間人何以踽踽若此生曰吾尋劉氏女問者曰劉氏女如何生曰吾欲聘劉氏女劉氏女白日仙去吾不患無妻而患不知神仙事之有無故必欲尋之樵者曰吾聞玉雲觀中陸道士者不日且仙惟仙知仙子盍往訪之生曰陸道士博涉道書實無所解吾與之居修其法者八閱月道未悟也魘鬼至矣陸道士竟亦無法以導吾吾深悔受其欺也樵者曰吾不解此事然彼劉女者舉仙十餘年秘密自修并其父而不以告艱苦卓絕爲人之不能爲則其所得之果應受今日陸道士雖庸庸然頗知門徑子從其學不過八月耳卽厭而棄之則子之於仙遠矣宜子之不能見仙人也生聞樵者言大服倒地拜之而樵者負薪行歌而去矣

夕陽西下衆山欲睡金陵生語至此忽有客來訪李生天醉生曰明日再講而金陵生醉猶呶呶不肯休客既坐金陵生曰何來惡客阻我談興李生失色左右調停天醉生挾金陵生至逆旅金陵生索酒不已天醉生數錢沽酒金陵生飲之曰不能佳天醉生曰請理前說金陵生曰唯所謂某生者旣聞樵者言則思訪陸道士顧日色漸暝蹊徑幾迷玉霄觀固昔居之而此時心魂慌亂愈行愈迷腹飢足痛昏憊萬狀意以爲不如歸去又不知路之應何從也計唯有前進一法念已復行行不半里力疲復坐則睡魘乘之恍惚間見猛獸毒蛇山精木魅環生坐處獰獰向生勢且分啖生體以果其腹生大怖畏縮瑟無人氣轉念不如與之鬪或竟得脫氣爲之壯顧手中無寸刃則拾石擲之一擲石間百怪突怒逼生愈苦生念不如靜攝此心雖死不亂終不復爲外物一動吾念此心

民 権 素 第 七 集

乍定竟瞿然入夢。夢見亡妻相與携手入杏花深處。小鳥鳴枝。春煙霏渺。紅闌曲折。垂簾寂然。妻導生入婢以茗進。生曰。子何以棄我而居此。妻曰。子何以忘我而尋仙。生爲之笑。因與語家中事。生曰。自卿亡後。奴僕乖張。鄰里陵侮。吾不知爲計。後園竹筍爲他人斫去者過半矣。自此以往。計且貧餒。經紀之方未知所出。妻曰。君讀書太多。理宜貧也。故人相逢。且爲樂乎。生亦忘懷。擁妻至榻。妻曰。如此淫人。乃亦求仙。宣劉氏女之避子也。生忽念吾求見仙人。奈何忽遇鬼妻。方立而自懼。妻若覺之。謂生曰。子能如此方佳。劉氏女方在陸道士處。待子生曰。吾欲往玉霄觀求見陸道士。然陸道士未必知仙人去所。妻曰。仙貴自修。劉女書中固已言之。陸道士病處正以博涉道藏方法。太多轉以迭試而不效。多歧亡羊。此之謂也。生聞此語。大驚曰。卿素不讀道書。何忽解此天地秀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女子者。此之謂矣。嗚呼。吾奈何爲男子身哉。言已。自搗其首。頭大痛而夢漸醒矣。覺後身臥頑石東方亦白。

金陵生者。酒客也。無酒時。鎮日默坐。如泥塑人。得酒必醉。醉則口如懸河。滔滔汩汩。久而不倦。有止之者。則發怒詬人。天醉生知之。今在逆旅。見金陵生酒漸醒。談亦漸疲。乃曰。吾兩人往市樓晚飲。何如。金陵生蹠然起曰。可哉。兩人自逆旅至市。入酒樓大嚼。金陵生又醉。乃曰。某生露宿山石上。天明意欲得人告以玉霄觀所在。方作是念。見一小道士。自林際來。生迎而問之。小道士曰。吾方以師命往玉霄觀。子偕吾行可也。生方曰。吾方飢。小道士曰。去此三里許。有小村落。吾當邀子飯於彼處。生不得已從之。小道士且行且歌。其所歌者皆淫鄙之詞。生甚惡聞。

而小道士若甚欣快者。既而曰：「至矣至矣！」叢樹間破屋二間，小道士曰：「子且住。吾先入。」生立於門外，可二小時。小道士方出，以手招生入。使坐竹椅上，移時一婦人出，蓬首赤足，健碩無倫。攜一瓦甕，曰：「爾等且坐。吾買酒去。」又可一小時，婦方抱甕歸。生已飢甚，婦捧草餅至。小道士持大盃飲酒，生索飯，婦竟不與。小道士醉入室，久不出。生自啖草具，且盡腹。略飽待小道士偕行，而小道士終不肯出。不得已，自破壁間窺之，則恍惚之間，一奇妙之境現於生之目睛。言之污人口齒，生念如此，人亦作。道士方凝視間，以首注壁，壁塌然崩。生大驚，而小道士臥不動。健婦亦立默無一語。既而力挾生入，唆小道士逼使同臥。生大鳴曰：「此豈人所爲事耶？」金陵生語至此，天醉生笑曰：「本談仙人，乃畫淫婦。金陵生曰：『此淫婦者，亦神仙者流也。』」天醉生曰：「子又誕矣。」金陵生大怒，別去。

明日天醉生造李生所述金陵生酒肆中，語相與狂笑。李生曰：「吾與子同造彼處，何如？」天醉生諾之。兩人偕行，至則劣童嬉於階，瘦僕病於榻。金陵生據几疾書，左手持杯，時復飲之。且飲且書。天醉生自其後觀之，則金陵生方記劉伶之女事也。其前十紙，大都與其前日口述者同。其後幅未成，方草創也。天醉生大聲曰：「予以小說賺人。金陵生驚起，見二生大喜，揖之坐，曰：『請君讀我書。』母復費我唇舌。二生乃取而觀之。其書之後幅曰：『某生爲小道士，與健婦所艷，懊怒萬狀。忽一漢子肩死鹿而入，見狀大怒，持刀欲殺婦。小道士跪而乞哀。漢子擲刀而笑。』曰：『爾耶。』卽抱小道士伏之榻上，榻足忽折，生乘粉塗間，拉衣而走，狂走四五里，得一破亭，乃小休焉。」

回想昨今，自笑迂呆。乃遣奇辱，移時一人緩步而來，狀類貧士。口哦五七言詩，細聽之，若曰：「大夢誰先覺？平生我。

民 権 素 第 七

自知。又若曰。三醉岳陽人不識。浪吟飛過洞庭湖。至則與生同止亭中。生知爲江湖遊士。傲不爲禮而來者。復吟哦不已。生問曰。子何之來者。曰。吾往玉霄觀。生曰。奚事而往來者。曰。玉霄觀道士方設乩壇。召仙人作詩。召吾往。與其事。生心嗤之。問曰。玉霄觀有陸道士。君知之乎。彼爲道士。不肯言扶乩事。不知近日何忽出此來者。曰。召我者。固非陸道士。生尋思久之。乃曰。吾與子同往來者。曰。可。顧日已暮矣。速行爲佳。途中間來者。名則曰。吾無名號。悟真子與之言道書。又一無所解。行十餘里。所謂悟真子者。言曰。至玉霄觀已戌刻矣。觀門必閉。觀側有飯肆。吾與子往宿。彼處生念無可。何如應之曰可。

既至飯肆。悟真子膳鹹肉。自嚼。吳不可近。生自買一餅。啖之。拔而寢。悟真子自齋中出。書一卷。回環吟誦。如鏡秀才之讀闕墨者。既而出紙墨。欲書。又止。起而繞屋走。攢眉搓手。醜態不可言。狀既而大笑曰。如此方是仙人語。坐而疾。然又再三涂抹。後乃收拾就枕。而鶯聲喧囂。作於舍後。生是夕竟未熟睡。悟真子之狀態。皆於草榻上見之。及悟真子起大聲索早膳。天醉生與李生聞金陵生書至此。金陵生曰。日已卓午。二君宜飯於此。吾已呼僮治具矣。惜此間勿得好酒。

天醉生與姑蘇李生。飯於金陵生處。金陵生既嗜酒。落魄不羈。不知經紀。每爲僮僕所欺。是日供客魚肉菜羹。各一烹飪。甚劣。酒二壺。天醉生飲之酸若釀醋焉。飯畢。金陵生曰。此種饌具。與玉霄觀側悟真子所噉臭肉。無以異也。奴輩如此。不解事。奈何。僮撤食具。出作恨聲。曰。外間魚肉貴。僅費三四金。何從覓佳肴。金陵生怒叱之。乃默爾。

天醉生曰。尊書假我。攝往寓中觀之。何如。金陵生諾焉。

天醉生納書於袖中。邀李生出。同返逆旅。出金陵。生書續觀之。其書曰。某生在飯肆中。見悟真子。狀態大惡。之乃曰。吾自訪陸道士。吾先行。悟真子亦不語也。某生嘗居玉霄觀。知陸道士住所。至則。陸道士之徒在焉。故識。生迎而言曰。先生來乎。吾師他出矣。生問何往。陸徒曰。渡江入黃山去已十有四日矣。吾師嘗言不願居此。何日還未可知也。然言跡有所定。必以書來招我。生悵然。陸徒曰。近日觀中白道士方設醮禮斗。并擬符召羣仙。問人間休咎。先生住此數日。可以與觀法會。某生雅不欲而陸徒挽之殷。生知陸徒者非前日所遇小道士之流。勉從之。既而陸徒引生至正殿。見白道士星冠羽衣。髯白而貌豐。據高坐講道。經聽者甚衆。俗間婦女雜坐。諸道士左右相與握手。笑謔意固不在經。而白道士若不見也者。據經直說。無復玄義。見生至。面發頻講。道士與諸婦女譁然散去。白道士乃揖生曰。君始來此乎。陸師兄適不在此。生曰。頃聽說法。知吾師猛進。不亞於陸。白道士又赧然曰。陸師兄不在此。吾承其乏耳。後院設有懲臺。地頗潔淨。午後有神仙降臨。先生願往觀乎。生故識白道士。知其爲人。呵曰。道士乃作此狡猾。白道士曰。非樂爲也。不得已也。因同至後院。白道士書符誦咒。仗劍噴水。焚青詞。使紙灰飛向天去。作種種態。如優之演劇。他道士雜諸婦女中。裏其事。白道士旋伏於地。久不起。爾時明燭之輝。爲檀煙所晦。樟前亂動。甃砂如飛。有近立其側用紙墨錄之者。高呼曰。帝君來矣。生自人叢中走近盤視之。不解乩之所劃爲書。爲畫。而錄之者。又呼曰。帝君鸞書言。吾回道人也。與何柳二仙雲遊經此。白道士忽仰首曰。請示仙句。

民 權 素 集 第 七

以灑塵胸。乩又大動。錄者待乩止。乃高歌曰。滄海桑田亦可憐。白雲深處好安眠。世人不及千年柳。解脫塵纏伴我仙。生聽之知此首惡詩。曾聞之於昨宵飯肆中者。因瞪目視扶乩者。何人。則左卽自謂悟真子者。而右則與村婦行樂之小道士也。

哀情

短篇 溪山春雨

(未完)

南 郎

晚煙一抹。夕陽半天。餘暉留戀於芝芙山頸。山木經霜盡赤。掩映斜隙。殷然如籠絳幄。山麓有居民十餘戶。櫛牙櫛比。鷄犬相聞。鳴吻蟠垣。時隱現於紅雲深處。路人過此。罔不駐足。銷魂幾疑世外。仙源身作漁郎。誤入矣。山右一樓聳峙。林表蝦簾半捲。綺窗四開。樓前有雅艤七八株。枝幹扶疎。霜葉如花。映帶斜陽。益饒倩麗。一女郎凭窗而立。極目注天。天未有明霞一片。爛如絳錦。隨風舒卷。麗空而飛幻。而爲山林禽獸。危石奇峯。蕩而爲蟬紗皎綃。吳絞楚縠光景。似詭妙目。爲昧霞光之下。則羣山蒼蒼。雲林疊疊。平原一望。誠不知道路。幾千女郎目注殘霞。悠然神往。晚風似剪。倦鳥爭栖。落日漸遲。遲下山嶺。餘光旣散。大地頓就陰沉。霞光亦漸斂而凝。黑暮色欲雨。飛雲如馬。隨風直度。遙山而去。平林蔚蔚。惟餘一片黑積而已。女郎佇立久。忽喟然而嘆曰。乘葭秋水。伊人何方。極目天涯。只餘初怛。欲把愁心訴。明月照憐。明月只知愁。嗟乎。儂將奈何。言次。若不勝其幽怨者。適一齋鬟自室中出。低語曰。姑娘日暮風寒。盍歸寢。休息。憐立於茲。何爲者。女郎不應。復縱聲而嘆。旋吟曰。十洲仙路。彩雲沉寒夜。思量淚滿襟。一自讀郎詩句。後去年消瘦到如今。吟罷泫然。侍婢爲之愕立失措。張目視女郎久之。乃曰。姑娘何事。

惹傷感。姑娘身體方不豫。正須寃心養攝也。風露重。盍歸休。女郎仍不語。徐徐折身而入。侍婢乃下簾閉窗。追蹤而去。

民権素集 第七

繡衾冷翠。昏燈照黃簾幕。沉沉房櫺。悄悄虛囂。旣寂時。聞鼠喧。而藥爐吁吁聲幽。以咽如助。居人之嘆喟。一難鬟兀坐。燈影中。垂首欲睡。室東設一榻。羅帷半捲。病者擁衾斜倚。閉目如寐。呼息之中。時復難以嘆。嘆聲沉緩。如有深憂。而難鬟方搖搖入夢。亦頓爲驚覺。乃摩挲雙眼。凝視榻中。則病者仍靜臥如故。低喚姑娘不應。遂反身默坐。惻然自語曰。姑娘病劇矣。然不知何事。數月來。抑鬱乃未嘗見笑容。眠食旣廢。憂思特深。問之。又不置答。今竟懨懨至此矣。嗟夫。姑娘以姑娘之青年麗質。深居安處。後福如火。來日方長。正宜寶愛。春華善加珍衛。奈何如是。邪。噫。月愁花慘。玉冷香消。亭亭玉人。半月來。半神滅盡。已醫者來。謂病由寒致。然亦以憂鬱爲起因。予意憂鬱。誠有之耳。若感冒云乎者。則殊屬子虛。詎日前臨窗晚眺。小立須臾。便爾成疾邪。姑娘雖體弱。當不至如此。夫人日間詢予。予亦以此意白之。夫人甚憂。撫問姑娘者再。姑娘咸默口不答。惟聲聲以淚眼視其母。夫人大慟且失聲。泣。予乃扶之歸內。矮云明月。當遣人迓幕。芬姑娘來。爲姑娘作岑寂。亦將因之以刺。姑娘心事。語及此病者。復長呻嚦而已。難鬟乃移身近床前。扶病者起。以手輕拊其背。嗽始稍稍止。燈光暭紅。照頰上。頰然如蘋葉。久之微語曰。碧紋。夜已何時矣。儂喉甚燥。可將杯茗來。碧紋曰。夜且三鼓。藥已熟乎。然儂之病。又豈此區區者所能了哉。恐徒以召苦耳。碧紋惶遽曰。藥以碧紋。秋波黯然。神光雖合。旋曰。藥已熟乎。然儂之病。又豈此區區者所能了哉。恐徒以召苦耳。碧紋惶遽曰。藥以

民 權 素 第 七 集

治病何至如姑娘言。夫人憂姑娘甚切。姑娘嘗誠心就醫。速求痊可。幸勿如此也。病者乃首肯。碧紋遂取藥以上女郎。女郎接而嘗之。過溫。乃輟而不卽飲。置諸几。目碧紋曰。今日亦有人來吾家否邪。碧紋曰。舅氏郝先生曾來視姑娘疾。姑娘方睡。故少坐自去耳。女郎嘆曰。自老父棄養以還。親朋皆疎隔。所稱篤厚。誰慶弔相助者僅此老舅矣。繼忽曰。碧紋慕芬姑娘未來邪。碧紋曰。未聞因家事不能抽身。夫人已語舅氏。明日當遣人往迓也。女郎乃點首。舉藥飲之。旋倚床欄而坐。悄然如有所思。目注燈花。悠然神往。低吟曰。

粼粼春漲漾。平沙柔柳無聲鳥。不唯雨細風斜。三月暮。溪頭紅瘦杜鵑花。

旣而咄咄曰。誰爲此語者邪。今生恐不可復得而見之矣。嗚呼。是亦孽也。遂嘆息而寢。然徹宵未眠。那能有夢可尋。魚目瑩瑩。固終夕未合。逮朝啟上窗。如沉沉入寐。旋聞室中有數人聚語。依稀入聽。辨一爲碧紋。餘則音低不能省。碧紋曰。姑娘適寐。盍少坐。姑娘甚望公子來也。一人小語曰。勿聲。姑娘憊甚。令之少睡以將息。予詣姑母處。尙有一二家常語。姑娘醒時來報我可也。碧紋唯唯。女察之。乃知爲表姊慕芬。因啟眸曰。慕姊來何暮邪。妹日日盼姊。姊不來。恐不能與妹復駢肩並語。似棟花架畔時矣。慕芬乃就床沿坐。曰。不晤妹才三月耳。何消瘦至此。昨聞老父言。始知妹有清疾。然慈母適病。料理無人。竟未獲稅駕來視。妹耿耿固徹夕未安也。比間面姑母。始略悉妹近況。云醫藥屢易。日就羸弱。醫者咸束手。謂心病必以心藥。非草根木皮所能奏厥效。囑妹寬養。妹復沉抑不少。更日就月。將勢恐不治。則老年人何堪。有此邪言之。嗚咽。姊亦爲之心酸。聞之碧紋。言亦罔異。觀妹容色。

更憂鬱可憐。嗟夫。妹氏。妹果有衷悵。慎勿抑抑。自苦靡益也。盍語姊。姊或能爲吾妹謀。以耳鬢廝磨形影。無間如我兩人。當無有不可相示之事。妹達人其勿異視予言也。女郎聆斯言。瞠目久之。繼之泣下。欷歔而言曰。善哉。姊氏。姊憐愛我語我者皆至。言妹不孝竟以瑣下之懷貽老親。以憂又累姊之惦念。百死莫贖矣。然自知孽緣亦無力。自解將壘此癡心入泉壤已。第承姊之意。命我訴言。我又安能以言誑吾姊。嗟乎。姊氏。其諦聽之。知劉慧珠之喪生。乃大戚。憐惻也。語次哭失聲。慕芬亦掩泣曰。妹如此。且語我以其詳。女郎乃哽咽久之。惻惻而語曰。五月五日。妹侍母氏詣慈雲寺禮佛。展拜之餘。隨喜諸方。見院宇幽深。花木清麗。不禁留連坐久。西墻有紫薇一樹。綻紅欲花。寫影垣頭。扶疎如畫。而斑斑蠟粉。間墨痕。狼藉因就。而觀覽則皆過客所題。咏瀆漫半不可識。且雅音綦少。廢然。將以停目。忽覩東角有新墨一行。字古健有奇氣。遂移步往讀。則鄰鄰春水之詞也。風致娟妙。不覺環誦者三四過。然姓名無稽。不知作者誰氏。心特愛玩之耳。時妹方置一扇。扇繪溪山春雨圖。拙筆雖陋。劣然斂千金。殊自珍愛。欲加題咏。久久未能。比得寺壁詩。乃不啻詩中之畫。遂錄之。扇尾璧合。恰然忻怡者久之。嗣是遂耿耿。念此詩輾轉弗能忘。詢之寺僧云。是兩月前過客所題。客固外方人。亦一翩翩年少也。妹念其詩因妄憶其人。喪心蒙羞之懷。不得妹言。而姊常早亮及之矣。嗟夫。姊妹何言哉。愁將以此抑抑與姊永訣耳。姊憐妹之癡。爲我善慰高堂。道慧珠可憐。慧珠罪重也。言已。以巾掩面。慕芬曰。妹之心。姊盡領。悉行雲流水事。雖無憑然。既有姻緣。斯生邂逅。妹毋徒戚。戚暇姊日月。或能訪得佳音。妹不歌洪稗。畦萬里。何愁南共北之詞乎。妹有此情。天終不負好。

民 權 素 第 七 集

自珍攝勿貽無益之憂。以憂老親也。慧珠惻然不語。旋曰。慕姊此來當有幾日盤桓耶。慕芬囁嚅曰。恐不能久留。以慈母之病。尙未全瘳。無力理家事。姊特撥冗一來視妹耳。傍晚便須歸去。然妹勿戚戚。姊有閒即來伴妹也。至妹之事。姊必懇之。兩親竭誠爲之。妹第安懷。以將息好事托之。姊躬可也。姑母尚有言。詔我時已無多。卽茲與妹別矣。慧珠含淚曰。姊去耶。然妹何能尼。姊行。惟姊幸時時來視妹。妹可憐也。嗟乎。姊氏珍重歸與。慕芬亦掩面而出。遂往謁姑氏。述慧珠之所言。并懇姑氏加之意。屈予矜全姑氏肯首而泣。慕芬乃告別言返。

距芝美山之南二十五里。有葭茅村。村中多齊姓。故亦名之曰齊家莊。有齊主華者。擁厚資。建廣廈。巍然爲村中之首。戶生性豪舉。好客。延交四方之知名士。詩酒社賓。從如雲。凡挾一藝之長。過此村者。莫不以一見主華爲榮。幸主華亦輒能優禮厚贍焉。會九日大會親友。作茱萸會。開筵坐花。飛觴醉月。極一時之樂事。慕芬之父。亦與列焉。父本老名士。才學素爲主華所欽。而門墻中橫經問字之高足。亦不下數十人。率皆能蜚聲文苑。爲師之光。故人並推重。翁而翁獨淡泊無矜。自放於世俗之外。號曰贊叟。鮮與俗通。是日之赴齊家。亦以女甥之事關心。意隨地爲之物色。故主華能一接其芳躅。然主華所交。亦多俊彦。坐無白丁。釀酒三巡。雄談四座。濟濟多士。各逞辨才。惟席東一少年。嘲杯對菊。默如有思。玉樹蘭英。神光俊發。贊叟頽然隅坐。薄酒微醺。冷眼當場。不覺覩生而異。乃拉與對語。生執禮甚恭。而霏玉清言。更心爲之大服。爰詳詢邦族。生自言姓聾。故里湖南之昭潭。幼失怙。堂上惟慈母一人。操持家政。己方幕游東粵。假歸省親。與主華故有杯酒交。特迂騎來。茲一晤也。更聆之。唯唯。時座客。

集 第 七 素 樂 民

頒觴政衆口紛陳。主華乃請命於贊叟。乞一言以爲定。叟乃曰：觴政冗俗趣少。苦多且不能各據才華。直寫胸臆之意。盛會不常。宜各以詩紀。於是主華拍掌曰：然。然宜各以詩紀。衆客亦皆曰然。叟曰：未也。詩固宜詩。然諸君子何所拈題乎？若卽景紀游亦一腐套矣。而又拉雜無當於用。覆瓿燒薪。恐徒勞心血耳。叟意不如以題溪山春雨圖爲題。各成截句一首。庶幾便於事。而又易於言。兩美兼備也。衆愕然。乃不應。互視而笑。叟曰：諸君子疑予言乎？因指中堂懸畫曰：請視此。衆眎之。乃王翠之溪山春雨圖也。裝璜精雅。筆墨通神。惟闕然無題。咏迺其悟。叟意掠臂爭先。一時吟哦聲大。起堂中。宛宛如蟲陣。未幾。霧雨下。花箋雲飛。衆作畢。陳叟乃一一持而品覽之。磚玉不齊。朱紫歸伍。翻閱將覽。忽得絕句一章。夏玉裁花儼然與慧珠所見者無二。也不禁大驚。急取紙尾題名。曰：龍楚生叟持箋而思。旋以目。目席東少年。旣而曰：君字楚生耶？少年曰：然。叟噴噴曰：尊什大佳。老夫爲之拜服矣。然予嘗於慈雲菴中見一詩。詩亦不讓於君。作過此以往。則殊未見也。言已。目炯炯視楚生。楚生齒然曰：先生將無捉賊而預見誠耶？然我愧彥方。何敢爲此。不過因歸思緣亂。無暇構思。偶拾舊作。以塞急責。不意爲先生窺破。耳。叟跼至此。不覺躍起曰：菴中題詩者。其君也耶？楚生曰：然。此予初出吳江時所留疥壁。俚詞殊自悚愧也。叟曰：信矣。非君何能辦？謙諫者。將何爲耶？遂臥齊篇。與座客共加評次。評迄。檢授主華。起視夜色。則已月過前軒矣。乃匆匆散去。叟遂挽楚生至其家。明日急走劉宅相告。慕芬亦挾其喜訊來慰。慧珠時。慧珠已蕭索無生意。聞者之下。頓覺心怦怦不自持。而慕芬又加以調侃之詞。乃不禁羞澀不能仰反。怨此消息之來。乃爲兒增無限之痛。

民權素集 第七

苦也。然心雖如是想。轉瞬又甚恐此消息之不真。且深慮舅氏所言者果卽寺壁留詩之翩翩少年邪。無訛誤否。苟使非寺壁留詩之少年時。則儂甯如此終老耳。雖宋才潘貌。又安能動儂之心邪。吁嗟母氏來矣。儂姑忍羞以聽其究竟。不知母氏又將詔我以何言也。旣而母氏來。慧珠乃合眸假寐。母呼曰。珠兒毋如此。爾舅父已爲兒覓得彼人矣。其人非他。於兒爲中表行。乃爾祖之後。親流寓楚南。不通音問者數十年矣。爾父在日。曾數探彼消息。迄無端緒。頃聞爾舅氏談述。乃始知之。現已飭人往迓。爾可起兄弟行。不妨一相見也。慧珠啓目。母頓覺心地通明。母曰。兒病亦稍可否邪。慧珠不禁紅潮上腮。心忡忡不已。急轉身面壁而臥。噤口不應。碧紋乃笑曰。夫人勿念。姑娘之病久瘥矣。夫人先行。婢子當侍。姑娘緩緩至也。母遂笑領而去。碧紋促慧珠起。慧珠堅臥如故。未幾小鬟來報。言龔公子已至。主母命姑娘速往。碧紋復促慧珠起。慧珠堅臥仍如故。碧紋無計。乃偕小鬟往覆命。至內寢。則一美少年方與主母對坐。語心知。卽爲留詩寺壁之人。不覺微嘆。主母曰。姑娘來否邪。碧紋曰。姑娘忌風。不能來。命婢子來覆命於夫人也。母笑曰。癡兒何必如此哉。旋復向楚生曰。姪乍來此。當多留數日。明日可遣人往齊家取行李。楚生作而曰。謝姑厚意。惟姪客途滯久。歸思甚殷。且假日無多。急須就道。俟重來有暇。再來覲候。吾姑也。母瞿然曰。然則姪卽以詰朝行乎。楚生曰。然。母不禁皇皇顧贅叟。叟莞爾曰。姪千里省親。寸陰尺璧。道長日短。誠不能尼姪不行。然老夫尚有冗語。相告務爲多留半日。則去住兩便矣。母亦曰。如舅言。姪當無所不可矣。楚生乃唯。贅叟曰。若是。則姑從老夫歸。老夫蓄有佳釀。當與姪把盞。作情話示姪。以所懷也。楚生遂別母。隨贅。

集 第 七 素 權 民

叟行歸詣朝。賚叟來語劉母曰。珠兒姻事。楚生已承諾矣。惟以堂有慈親。須歸白於母。再來親迎。大約俟彼重來之時。便可作桃天子歸之日。第珠兒病久體弱。妹須勤予調理。自茲而後。花好月圓。人壽矣。以楚生之才。非匹吾珠甥。誠可謂璧合珠聯之嘉耦。老夫於此亦慶。妹之擇婿得人也。語次。楚生復來拜別姑氏及老舅。言行裝已整。征車待發。卽茲首塗矣。母乃堅囑其春初便來。無令老人苦盼。抵家而母并爲我問訊。諸凡楚生一一應命而去。賚叟亦相隨送行。望影不囉。母乃悄然獨返。逕詣慧珠室。慧珠方獨坐攤書。覩母來。乃起而延坐。知母必以姻事相告。乃俛首觀書。以掩羞。母旣坐。曰。兒乃有神觀書耶。病乍癒。勿多勞心力。爲要。慧珠笑曰。母毋惜念。兒亦偶爾爲之耳。詔抱着書。本子起臥哉。母曰。如是乃佳。兒之姻事已成就矣。爾表兄頗不凡殊。不負兒之一番青眼。惟兒亦須好自將養。母老矣。望者惟汝一人也。慧珠以面向書。哀如不聞。旣而引目斜睨。見母容忽沉戚。心大驚念。母乃憂何事哉。母忽嘆曰。珠兒爾表兄行矣。彼恂恂可人意。母殊念之也。慧珠陡聆此語。不覺垂其執書之手。引目視地上。亦隨聲而嘆。母子相對無言。久之。母旋曰。珠兒兒好自將息。勿戚戚多憂。此後之事不足慮矣。慧珠強笑曰。母言殊令人笑。兒固嘗有不豫之懷耶。母倦矣。盍請少休。母曰。然兒亦宜少睡以舒困也。遂去。

芡頭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未見還。流光似水。瞬息又度。一年慧珠靜守空閨。盼穿秋水。徒見日月之去。人不見。阿郎之蒞。止堂上。堂下一樣焦憂。魚雁沉沉。音訊都杳。深懼人事不常。或有遷異。則茫茫後路。何堪措思。每念及。茲輒決瀾不已。而陌頭柳色。樹杪煙光。觸目皆增。腸斷。髮能傷人之子。又懨懨病損矣。阿母無計。惟泥賚叟爲訪。

民權素集 第七

尋叟亦皇皇無措姑事輔縫聊以謝詞慰斯母子耳維時滇亂方作烽火逼江漢衡永之郊尤爲戎馬馳驅數遠揆生里適爲兵竄寡母孤兒不知已流落何許水陸梗阻驛使不通欲事訪尋談何容易且干戈傾地人命賤於雞豚更不知楚生母子尙能無恙於人間否叟每計及暗爲酸心又不敢明以語慧珠惟潛托故友留意訪察而已而慧珠此時亦已知楚氛不靖戰雲如荼雞犬不寧民多札死芳心惴惴益憂楚生日夕禱天願減算以保個
人之無恙月病花愁憔悴之容久已喪其故我燈焰漏盡月白夜闌撫念生平輒枕泣下曼吟雨細風斜之詩
愴惻不能成誦嗟夫慧珠古人有言紅顏命薄汝竟將落此棄白而遂已哉嗚呼可憐然兒命如茲死復何憾惟
希一見君子然後首邱庶幾白楊蕭瑟之中無耿耿不安之魂魄不知莽莽者天其亦許兒否耶但數日以來如
度數年病勢日增恐已不能久待儂於此乃深悔當初顧小節於一時貽永恨於終生儂之自貽之戚也今復何
言然儂所痛心疾首尤不能堪者則無若耿耿難忘之母氏母愛兒望兒成人乃知兒旣成人竟如此一旦不幸
先委草萊鞠育之恩旣未報菽水之奉復托誰不將令此垂暮衰娘竟以哭兒而喪逝耶嗚呼我念及此不覺我
之心慄慄頭岑岑淚汗交流竟吾體也嗟夫慧珠汝竟負罪而死耶嗚呼吾母女思至此痛淚如鉛伏枕嗚咽又
不敢重哭以驚僕婢含哀哽怨其苦益深而瑟瑟西風吹落葉打牕如雨寒蟲四壁如助悲啼夜景淒涼似欲速
此幽魂化去碧紋方在夢中聞隱泣聲瞿然驚寤嘆曰姑娘夜色深矣奈何久不睡病勢如此望姑娘寬懷節哀
勿預作無益之思以自苦也言已復嘆女郎亦歎歎不已久之乃各沉沉入寐慧珠眷念楚生悲懷母氏夢中猶

時時嗚咽。已而忽聞大聲訇然如崩山谷。閉眸四顧。則身在巨浸之中。一艇如葉。隨波上下。波濤澎湃。一白鷺天。萬里蒼茫。不見片帆之影。而狂風吹水。力壓艇舷。艇中積潦深數寸。已之裳襪。亦皆濕。勢極阽危。沉亡之禍。在眉睫。不覺慄極。而呼呼久乃無應者。於時浪益高。艇漸崩裂。哭聲欲啜。方哀懼之中。見一人自遠來。高呼妹氏曰。我楚生也。知妹念我。故來相救。慧珠大喜。蹶起以迎。疾呼兄速來。甫起而疾浪攝船復躡。而厥噴沫如雨。濺眼爲暎。急拭目。而起則煙水茫茫。來人已不見。惟孤鶴跕盪。首頸然悲鳴。羽毛零落。狀至傷慘。方驚愕時。瞥觀濤頭。如雪壓艇。而來刺然一聲。艇已碎爲瑣粉。驚極狂呼。覺身畔沾濡。心疑已墮入浪裏。以手探索。則重衾壓體。汗下如漿。不禁噫氣曰。吁。驚殺。儂也。攬帷視室中。寂無一人。日影映窗。林陰如晝。亦不辨何時。方擬呼碧紋。忽聞碧紋立簾外。小語曰。冰紅此事果真耶。冰紅曰。真頃者舅氏與主母言。固有人親見者。碧紋嘆曰。若是奈何。既而曰。冰紅汝幸勿使姑娘知之也。冰紅唯唯。慧珠大驚。呼曰。碧紋汝言何事耶。碧紋乃掀簾入。曰。婢子與冰紅作閒話。無他事也。慧珠曰。否。否。我已知之。汝見我若此。汝殆不忍言耶。然汝若此。是反益我之悲痛耳。我已一息奄奄。汝又何必作此無謂之意。念而加刃於我。躬手嗚呼。碧紋汝其告余。余得痛快以畢命。亦汝之德也。碧紋愀然曰。姑娘奈何。作是語。婢子安敢詛。姑娘憇。慧珠嘆曰。癡婢。公子之云。亡。姑娘早知之矣。何待汝言耶。汝尙齷齪。不我告於汝。心安乎。碧紋乃泣曰。誠如姑娘言。姑娘既知婢子不敢不告矣。聞公子爲賊掠至岳州。使之折薪擔水。以公子之文弱。何能勝此。賊曾怒拔劍砍之。推其屍於溝渠。頃有自難中來歸者。固親見而語之。無絲毫訛也。吁。以公子之。

民 樓 索 集 第 七

人才竟爾。橫死天心尚可問哉。言次。嘆不已。慧珠承淚於睫。喟然曰。碧紋汝姑娘可憐。命乃如此也。碧紋哽咽。不能語。慧珠旋曰。主母如何邪。碧紋曰。主母亦頗憂傷。然尤爲姑娘慮。戒勿與姑娘言。且恐事或不實也。慧珠點首。而嘆曰。傳聞之事固多失真。然茲事則殊非其比。天下固無如此偶同之事。而予連夕噩夢神亂。心驚猶有警兆。足徵也。嗟夫上天吾生已矣。母平母平。兒不孝。望母更勿念兒也。言既嗚嗚而泣。碧紋亦相對涕下。既而拭淚曰。姑娘勿恣哭。方在病中。尚希節哀。自重爲主母地。事既至此。哭何益哉。慧珠乃掩面而臥。徐徐自計。淚枯心碎。盡此日間。母氏亦時來勸慰。慧珠恐傷母心。強爲歡笑。而盈盈秋水。惟盼夜色之重來。旣而若木西沉。素月東上。銀缸一點。照透重帷。夜氣幽穆。室中沉鬱如古寺。慧珠攤衾而坐。氣微於絲。低吟杜鵑紅瘦之句。心痛欲裂。慘然自語曰。無緣。有孽。未種夙因。一片癡心。從此竟埋黃土。嗟夫。慕姊之所謂天終不負者。竟如此邪。我安得向姊氏而一訴此衷之痛苦。然姊家迢遞。頃何能來。恐今生已無日相見矣。旣而呼曰。楚兄。楚兄。幽靈未昧。幸來遲。儂人世濁惡。儂願隨兄以去也。旣而又嘆曰。阿母暮年失子。能不痛悲。但兒神久亡。已不能強留以侍母矣。惟母於時心痛驟增。蹶然暈去。久之復甦。嘔血碗餘。墮至內陰。沉燈綠如豆。風拂窗櫺。戛戛有聲。長嘆一聲。芳魂遂乘風歸去。逮朝日旣上。碧紋乃知哭白於主母。母撫屍長號。慘不欲生。贅叟亦聞耗奔來。助之理喪。相向悲啼。主僕皆涕泣。無已。殮葬以後。母益無聊。悲戚旣深。隣然成疾。每念身后。輒爲淚零。雖贅叟時加慰詞。然亦何能解此愁苦。掩磁薄景。自分以涕泗終其生已。一日方倚枕假寐。忽聞有哭聲。自外至。碧紋奔告曰。龔公子來矣。母瞠目曰。何處。

民權素集第七

龔公子邪紋曰。楚生也。母大驚。推衾而起。則楚生已哭拜於床下。母亦哭。哭久之。母曰。姪固無恙邪。但珠兒命薄。已於月前下世矣。遣此寡嫗亦風前蠟炬。魂與鬼鄰。姪再不來。亦不能相見矣。楚生哭曰。姪負珠妹。并負姑母。此罪大矣。然姪忍死犯難。輾轉至此。原以未忘姑母之恩。珠妹之情。終冀有花好月圓之一日耳。而不意書生命薄。妹竟以流言先我而死。人生至此。夫復何言。宇宙子身。生亦奚樂。姪當拜別慧妹之墓。披髮入山。終爲懺悔矣。母嘆曰。生死有命。姪何作是言。恐非死者之心。亦將重傷令堂及老嫗之意也。楚生慘然曰。自遭兵亂。母氏已棄我而逝。姪亦累瀕於死前。人言殊不妄也。然幸未死者。以爲天心尚佑。當不無見妹之期。不意天之生我。乃更畀我以未嘗之慘苦也。嗚呼。姪又安得不心痛神喪。逃人絕世哉。言際。資叟亦來相對。揮涕。叟乃曰。慧珠既死。則其未盡之職。即在子躬。爾始衰年正憂。無倚子。揆死者之意。能不爲姑之養。生送死計乎。楚生垂涕曰。唯舅命。余又誤却矣。於今敢不從舅。言資叟乃色。然喜生遂丐。叟爲導往祭。慧珠黃土一抔。紅顏千古。白楊衰草一片。傷心既痛。知已復感。深情頓足。一哭山谷爲震。飛鳥噬盤旋。不下落日。慘淡光彩爲消。血淚浪墳土爲濕。淚竭聲嘶。乃蹶然僵臥。瞪目如痴。視天末明霞。片片度山而去。暮色罩野。始嗚咽而歸。

欽史小說愛國鴛鴦記（一名箕子鏡）（續第六集）

海漚

日月不居。光陰容易。不情之地。自轉又數十週矣。此數十週中。無限風雲。幾經變態。傷哉敬一詎知心愛之人。已先其心。愛之國。并其心。愛之夫。早離此汚濁不平世界。冥冥不知幾千萬里哉。乃猶日望音書。作天涯之凝想。

民權素集 第七

以爲吾最親愛之瓊妹。上次予來東。魚雁頻頻。雖千里如一室。此次何以紅到石榴。更無消息。或者自定婚後。兒女子常態。對於未婚夫。每多出於羞澀。其中不無隔閡耶。然以瓊妹性格之豪爽。當不如是。膠殼。吾二人愛情之綿密。更不應如是疎闊。反覆百思。不得其故。或者其有他變端乎。念及此。冷汗涔涔。由額背出。旋自寬解。以爲倘有他故。吾家書來。不能不一告。常必無之。雖然。何以數致書。不一覆。豈知其家人正恐公子知特秘之夜闌人靜。孤室燈明。遠街柝起。不禁萬感叢生。重愁迭集。無已。出寶鏡拂拭之。支架案頭。雙眉對照。壁上鐘擺。軋軋作響。窗外風聲虎虎。時從隙縫中陣陣透入。襲人毛戴。敬一不覺神氣昏頹。心境頗不了了。恍惚之際。忽從鏡中見身後一人影。黛鎖春山。愁含秋水。儼然瓊枝陡一驚詫。神經頓復。腦氣一清。跡象皆空。感想杳至。思當時明明鏡中。有影。并非夢囘。心頭突突跳動。似臨其聲。睡不成寐。坐思達旦。以月餘來。并安君亦未一晤。遂匆匆往訪。至其寓。知已返國。心頗怪之。思安君不告而去。必有所圖。我何不隨其後。相助爲理。復念及昨夜鏡中人。或因我思想之切。腦筋中忽逞此幻象歟。或實有變故。而有是惡耗歟。思至此。決作歸計。於是渡海而西。第此行頗游移。若前途愈行愈黑暗者。

當伊藤歸國之際。韓之義兵。紛紛起事。伊是以急返。韓之南部民。於此時致書伊藤。措辭抗直。將有韓民不盡不休之勢。伊見韓之民氣日張。心滋懼。乃愈用其倒行逆施之舉。殺戮摧殘。殆不可以數計。甚至凡服白衣者。無論有罪與否。無幸免。義兵雖前仆後繼。毫無畏怯。無如烏合之衆。不能當日人訓練之師。揭竿之卒。不能抵日人鎗。

炮之利。率多敗衄。然猶竄伏山谷間。聯結不散。屢伺日兵勢單。突出殲之。往往爲所誅夷殆盡。由是日人仇視韓人愈甚。而韓之義兵始終團合。紛聚如夏夜星。

古道斜陽荒山叢莽。銀鞍玉勒駿馬。猶龍脊崖丹嶂間。忽一朱顏玉貌。翩翩年少將軍。從天上下。於是無數義兵。均歸號召。登高一呼。坑谷響應。向之無歸宿。無紀律者。一經指揮。竟成勁旅。時與日兵戰。輒獲勝利。將軍又善調遣。左倚右伏。西擊東。聲日兵應接不暇。頗形忙亂。八公草木風鶴。頻驚伊藤。甚憂慮。遂命守衛韓宮。司令官松島。統兵進剿。將軍出奇兵以要之。設疑兵以惑之。趣斥兵以誘之。埋伏兵以陷之。戰方酣。日欲暮。峯嶺錯雜。溪徑迴環。將軍許敗引。松島深入。松島本不以義兵在意。窮追之。忽前軍紛落。深濠中。一時震雷殷發。萬山欲崩。火焰衝天。濃煙塞谷。松島急迴馬谷口。兩山間鎗炮亂鳴。歸路已被亂柴阻斷。松島奮馬衝突。忽一彈洞馬腹。馬立撲松島墜。義兵齊擒之。日兵餘衆全殲焉。縛松島至將軍前。將軍熟視畢。笑謂松島曰。爾狗尙忍噬平。遂抽佩刀刺其胸。刃透背。出力拔之。血縷縷濺。將軍衣袖。將軍長嘯一聲。四山答響。東嶺月正高也。笑聲未止。將軍淚隨聲下矣。乃就戰地焚香奠。將軍哭之痛。繼以血天地爲愁。陵谷欲頃。衆義兵激於義憤。皆伏地大哭。於是哭聲淒萬壑。咸謂隨將軍招國魂也。又豈知將軍更有傷心處哉。斯時萬象悲慘。殆非人境。是役也。蓋所謂兩軍相敵。哀者勝義兵。由是勢頓壯。

松島戰沒。伊藤愈發。召完用問計。完用遂命國人之熟於山中地理者。爲鄉導。率日本大隊。用獅子搏象力。搜剔

攻勦義兵。遂不支。行潰散。將軍僅以身。幸乎。商人賣物。均有保用單。完川助勦義兵。亦賣國之保用單性質耳。義兵既失敗。將軍不得已。只好行个人主義。以謀國賊噓。堂堂正正。蘊雷電之愛國軍。一旦幻爲浮花泡影。將軍頹足椎胸。嚼血四噴。腥紅飛濺。將軍之腸斷矣。將軍之心苦矣。將軍之志益堅矣。

日黑星沉。魚更三躍。總監府樓窗忽有黑影一條。輕捷勝猱。翩若燕。第府中兵衛森嚴。彈雨鎗林密排森佈。無懈可擊。每門箭處。均有短小精悍兵。往來守護。卽室中每箭每門。亦必各置一人。箭門各嚴扃加鎖。內外竈燈通明如晝。無纖毫隱暗。雖令妙手空空兒到此。當亦咋舌却步。越一更次。忽鎗炮聲。橐碌脣脚。全城驚恐。總監府東裝站隊。如臨大敵。又半旬鐘。監國府遣人來報。謂頃有刺客伏監國臥室外暗隙。監國出。猱進。狙擊。傷監國左脇。雖重無恐。幸衛兵防守甚嚴。瞬息大集。刺客逸。撥擊之。其人躊躇如飛鳥。一躍升檻際。匕首落墻下。鏗然有聲。拾視之。甚鋒利。且刺客逃甚急。似受重傷。當不至再來也。併以此情佈告全城。人心始定。紛紛向監國府問監國安好者。及曉尚絡繹不絕於途。

完用被刺之明日。敬一由東京首途。至漢城。始知李丈死。瓊枝逃。悲不自勝。終日悵惘。魄奪魂癡。形容日見枯悴。不言不笑。亦不食。百醫罔效。公子父母憂之。以公子摶心疾。非散其積悶。不克清其神而復其智。乃命有幹略之老僕。伺候公子出游。藉抒其心氣。公子出門後。茫無去向。信步隨行。老僕謹尾之。不之逆。惟飲冷暖。特經意照料之。不少忽。一日至仁川宿逆旅中。公子忽於屋壁。見字跡數行。詠視之。乃七律二章。哀感頑豔。不能卒讀。灑墨。

淋漓積座分許鴻爪留未多時也而致幽秀似曾相識反覆凝思愈思迷離忽而拍案大叫曰非我瓊妹之筆墨而何乎緊呼老僕快請店主人問之而老僕與店主適聞屋中公子拍案聲甚厲繼之以大叫不知何故咸相驚奔而入疑公子病劇及入室公子突前握店主腕問之曰請速告我請速告我店主益惶惑以爲公子痴發矣問公子曰公子何言者恣言之我當盡我所知者爲公子告久之公子始指壁上詩大聲吟咏曰

生離死別太匆匆燕未西時勞已東殘夢梨雲成慘白好春花雨刦飛紅斜陽故國山河影景物芳時涕淚
中拚得今生不相見青天碧海此心同

憔悴無端却爲誰柔腸寸斷卽窮期東風剝地憐同病忍淚看天墜所思鵠已罷啼空剩血蠶猶未死尙餘絲春心無賴花心惱落盡紅殘鳥不知

此非我瓊妹之詩乎店東翁速告我店主人愈不解瞠目結舌不知所對顧謂老僕曰公子聲言瓊妹瓊妹究何人者壁上詩乃前日一美如冠玉少年郎題者非女流公子認是瓊妹則大誤公子聞係一美少年并非瓊妹則大失所望頓失知覺倒於榻上色慘淡如金紙呼吸都不匀老僕大驚店主亦亂多方救治半時許公子始稍醒長嘯一聲曰已矣拚得今生不相見妹何太忍店主言乃一少年郎所題我絕不信或者吾瓊妹之化裝乎復向主人問曰此少年何去者去幾日者趨語我主人曰少年於一月前由此入山公子聞此言甚喜頗得主腦蓋聞山中義兵將領亦一少年蛛絲馬跡頗可尋蹤遂擬定入山尋去恐老僕多所諫阻不便乃曰吾瓊妹果尚在

民權素集

天壤間者我必覓得之而後已。卽不在天壤間者碧落黃泉亦必遍訪吾不復繫辭矣。爾請回顧老僕奚能捨公子去哉。旣奉老主人命隨公子意者故回公子曰。公子尋李姑娘任公子去何許。老奴願隨不辭辛苦也。公子喜曰。然則就此行耳。

明日束裝就道。遵主人所指處行去。老僕以爲有心疾人有何規則聽之而已。不知公子貌似改其常度而其心中却有一定線索。故所到之處皆有用意之所在。蓋以爲必有可獲。瓊妹消息者。故心堅定而行不辭。況瘁也。足禱。荒山無窮。愁疾溪光。嵐影飛鳥。啼猿皆似。故爲愁人。重添材料者多情公子。其何以堪。一日小憩一村店。碧柳垂塘。綠槐罩屋。樹陰席地。坐者幾人。瑣瑣閒話中。一人似行客。暫息塵肩者。爭向之間。長問短聞。皆係義兵間事。其人曰。中有事大奇。義兵統將者本一美少年也。前數日死矣。無人不痛哭之。蓋以將軍雖英姿爽爽之豪傑。乃一溫和柔愛之慈善家。然又一恨花好月之絕代佳人也。衆聞之皆愕然。其人曰。諸君試猜之。究是何等人。眞聞所未聞。將軍臨死時自言爲宗室某公之女公子。激於愛國熱忱。化裝來此爲義兵長。以除國賊。衆猶不之信。疑其人故証言取笑。然皆樂於當小說聽。故任其姑妄言之。其人曰。謂子不信。女公子臨終有遺書一封。致漢城郭公子。女公子未婚夫也。因數日來爲女公子喪葬事。今始奉書前往耳。遂出書以示衆。公子從旁視之。真遺枯書。急起向其人手中接之。其人大怒。急收其書。且將奉公子以老。奉老僕向其人道其實。其人隨伏地叩謁甚恭。呈書公子。公子接書拆之。手戰動不穩。許久未能剖。老僕代拆之。抽書呈公子。公子讀其書曰。

民權素集 第七

傷哉敬郎。今不呼哥而呼郎矣。此後無再呼吾郎之一日矣。傷哉敬郎。梅林話別。誰料卽隔人天。妾行時所以不以隻字與吾郎者。正恐一情字爲吾二人牽惹。不克竟妾志。轉傷吾郎心。以爲倘能如願。然後長跪郎前。向郎謝罪。今已矣。泣。恨海冤禽。終古難填。杳杳情天。姻石何年能補。心之傷矣。言之痛也。妾遭家不造。老父含冤。捨地呼天。百身莫贖。一死不足。塞責偷生。祇爲復仇。紅拂之願難償。木蘭之裝已改。倉皇出走。義旗期妖孽之清零。落無依。七首出政軒之計。希爲撼樹蚍。竟作分枝鶯。風情既不能兩全。勢必出於一。捨穿腹折臂。一彈無情。泣血椎胸。兩仇尚在天乎。未能易他惡魔之首。終使折我愛神之情。妾目終不能瞑矣。所差強人意者。直接爲吾家仇之松鳥。姿於統義兵時。覆其軍擒其人。而手刃之庶乎。稍快然。不過一么。麌小醜耳。無關大計。妾負傷後。猶忍痛強遁二十餘里。至山谷中某處。乃舉義兵時所駐之村民家。未及門。即撲少時。復蘇。以他事皆盡。未能與郎作最後之語。別不能卽死。因忍死上書。書竟。妾目光已昏。而心中了然。無渣滓。主人看護。倍至。情甚殷渥。并允以棺葬我。至可感也。郎能一臨。妾於萬恨之中。或稍釋一二。郎之訂婚約。指妾已嚼碎和血吞之。蓋永貯吾郎於心頭耳。傷哉敬郎。妾有感懷詩句云。拏得今生不相見。青天碧海此心同。嗚呼。竟成鐵語。所望者同心而已。吾郎自愛爲國珍重。

公子讀畢。放聲大哭。嘔血數升。心轉清明。轉思吾瓊卿。以愛國故。甘心犧牲。吾二人最。穠。膚。摯。之。愛情。爲國。殤而不悔。我若不能竟其志。祇殉情一往。遂同穴之願。不能分。同志之責。猶非吾瓊卿所許。遂命其人導至其處。見

民權素集 第七

孤墳三尺新礪一方一坯黃土無情深深埋玉萬古青天有恨默默葬花公子此時志已定心轉舒折山花一握插於墓上揮淚奠之敬謝主人而歸至家病若失舉家欣慰公子謂其父曰古人言父母在子不能身許人以死然乎父曰是固然矣公子曰然則許人以死私恩也許國以死大義也父母在大義亦能辭乎父曰是又不可以概論公子曰然則兒奉父命矣父愕然公子遂將在東時所見聞日本謀我種種陰詐謠計盡為老人言之縷縷老人突起於座戟指東言鬚髮翕張公子遂乘間自明其志老人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固願其為英雄豪傑然安忍令冒險拔虎口牙哉況謀國自有大計荆軻蟲政之流不足為正當設施吾兒能養成大器為中流之柱大廈之搭斯為愛國之極軌若輕身一擲流血不過五步騎吏不過一人且敵國梁強人才非祇一二既斃之復繼之不過於其所謀之進行一小措已耳誅其一不足管其餘況物必先腐而後生蠹質國者猶是比比誤國者猶是比比又安能化億萬身一一准其罪而皮剝殲戮之哉兒宜見及遠者大者勿區區逞血氣勇而為小丈夫之為也公子敬聆老父一席話所謂如聽仙樂耳暫明第公子多情人也守信人也山石可移然諾不改已默以死志許瓊枝島可自食其言況激於愛國之真忱眼底大仇感天不共且瓊枝死後公子已覺生人樂趣毫末皆無浮生只贅虎耳惟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不忍執行己志遽然決然以傷老人心然一念及國恥舉親恩兩雨比較之其輕重蓋燕雀銖兩於是決定一意孤行不少顧慮念吾瓊卿以花嬌玉媚之女子尚欲以纖纖素手扶山河於已傾已覆之頃我國亦已在弱昧亂亡之點兼之攻之取之侮之者亦已攘臂伸手我本橫眉如戰好

說海

民權素第柒集

身手之健兒。挺挺類弱蟲。不且令瓊卿笑我於地下乎。適伊藤南滿之行。家人知致生阻力。遂於伊藤啓行後。步步伺瑕。不肯放鬆。遂追蹤至鵠故戒備。尚不甚嚴。車停時。已夜半。姑固小燈火不明。以故公子伺於姑臺邊。車過孔道。公子奮力擊之。馬行速。彈丸穿車窗而過。射伊帽落。車急馳去。公轎者來過公子身旁。(韓國貴官例用此式顯轎)公子知係完用。就近擊中其轎。從人祇顧救護。完用公子固又善超距之術。遂乘間逸去。杳無蹤跡。不可留。遂渡江至中國境之大連灣。正徘徊馬路。不子聞行悵然。如有所失。根也。相見大喜。各略述別後行蹤。安遂携公子手。引至一處。密謂公子曰。弟爲力行必達之目的。安兄料理如何。重根曰。弟之所謀。兄實欽佩。第伊藤既斷不能以妙手空空兒看我輩。信不再來。遂弛備解嚴。吾料彼必步步設防。予曰。我輩當以計行之。弟祇一人。兄來此多日。同志嘗有幾輩。伊藤此去。抵外相會議。卽解決南北滿問題。若聽其到哈。不能得手。則會議終結。所謂萬生吾國所盛。何止數千哉。故弟定於伊藤未到哈以前。伺便殲之。以絕目前之害。不能周。弟擬請兄約同志多人。沿站佈置。令其防不勝防。逃於此必不得逃。

民 稽 索 第 七 集

中恐亦難以倖免。安曰：弟言當。弟欲從何處着手。公子曰：聞渠三日後到大連。弟向機而動不定。何時何地。惟絕不讓渠到哈埠耳。安曰：然則分頭辦理。弟竭其力之所能而已。兄往支配各事。暗中與吾弟接應。惟吾弟欲不令其到哈。恐難有一定把握。是哈埠間之計畫更宜周密。然則哈埠乃重任也。倘弟與他同志均未能如志。則哈埠爲要點。哈埠乃最後五分鐘之爭執耳。兄願當之期必得志。兄已料之熟矣。或不至無以報。弟命吾弟爲國能預籌於未亡之先。若予者當國家將亡之際。方思努力愧弟多矣。就此作別道聲珍重而去。

宵風怪雨。潰地瀰天。夜深黑魃魑類鬼城。公子隻身行濃雲精霧中。衣帽盡濕。全身似沐淋漓。致雙足躡躅泥淖。趾穿踵見。瓦礫沙石均與爲難。時刺齒掌裂。痛徹肺腑。以媯生慣養之文秀美少年。錦繡裹之膏梁腴之香閨雅室。居之好日和風煦之父母。顧復之僕婢趨奉之何曾伶仃孤露。受此道路艱難之苦。而迫於義感於情。不獲自己。奮不顧身。蕭然長往。行之怡然處之泰然。可見人生之大勇無非浩然之氣。充塞磅礴而成。故孟子云：至大至剛。誠哉是言也。公子抵一站。站名大房。身天光益黑。伸手不見其掌。風雨益淒厲。站內人跡甚稀。公子近站房燈光下。出表視之。已一時有半。再越三十分鐘者。車到矣。遂鎮定其心氣。凝鍊其精神。無何。聞遠遠汽笛鳴。公子行近站臺。立候。移時。車到。小停。公子一躍登車。有待者兩三人。立車門側。一人見公子。雖有車站執事員徽章。而思見好於人。故向前阻詰。一人以目示意。公子操日語。問公爵何在。一人指一室。公子坦然進。見其人所指之室。門虛掩。公子推門入。幡然一老。假寐。汽梯上似睡正濃者。公子大喜。暗想此賊今殆難逃公理。時乎。默呼。支那萬。

。竊吾瓊卿萬歲。今吾爲祖國除害矣。爲吾心愛之韓國人復仇矣。指勒機發。轟然一聲。烟凝滿室。電燈被烟籠罩。昏翳不明。剛公子轉身。已有人執其持鉗之手。一手思抵禦。而空無一物。隨取出胸前所佩。劍不離身之箕子鏡。預備抵敵勝手也。旋聞室外大笑。格格如怪鳥呼。笑止。發嚴厲之聲。問曰。鼠乎。爾看尚有伊藤博文在乎。我早知爾輩陰謀。暗中偵探爾等。蓋爾輩欲以卵敵石乎。日月之明。豈燭火螢光所能奪。爾等乳臭小兒。亦思與老夫鬪智力。吾故設假人於此。以誘爾。姑與爾等一戲耳。然爾等亦頗狡猾。不以計誘爾。亦不易獲。旋指榻上人曰。爾視之。乃一革製成者。鬚眉畢肖。儼然一伊藤耳。狡哉。陰謀家。蓋無往不用其陰謀也。秦皇博浪有副車。伊藤車室有脛鼎。奸人行事。千載一碰。無獨有偶焉。公子此時恨比亂山。還多且重。方寸之地。似有百萬鈍鋒。紛攢猛刺。苦楚不可名狀。忽看手中箕子鏡。奇光四射。陡思以此鏡擲彼賊之顱。或可死之。繼思未必卽能命中。卽中恐未必誅。則此鏡落他人手。何以對瓊卿。見船龍四角。取出枚材尖銳。利心念以吾堂堂丈夫。身不能殺賊。亦已矣。還受野蠻人之慘酷。弄其何以堪。不如自裁之乾淨。暗呼我摯愛之瓊卿。相見不遠。急以鏡上龍角之尖。直刺心窩。既透。心急。鑊猛擲碎金。四迸。鏡破。公子倒地。殞。

民 樓 素 第 七 集

离漢陽城西門。約二三里。有古伯牙琴臺一座。水繞山環。花香鳥語。甚幽雅也。距琴臺數十步。有茅廬一間。雖草門蓬戶。結構殊形精緻。門首懸聯一幅云。尋得樂居未作業。脫離情海仍牽情。語含至理。中有一年逾二旬之少。

詩情 天涯涕淚記

悔 生

(完)

年形如槁木。髮若亂絲。處處弔影漸形。能使山水花鳥俱無得意之色。遊者不然。疑曰。何物等聲兒。猶此佳景。猶鬱鬱不樂。

少年從不與遊者周旋。遊者卽欲與之晉接。少年亦閉門不納。因此人莫知其姓字。然則少年爲何如人乎。吾書爲此發其凡。

一日天降淫雨。平地成渠。客有遊琴臺者。阻於雨。躡躅臺下。狀容焦灼。取懷中自來墨筆。題一絕於臺壁云。原來世上無知音。莫怪吾公不鼓琴。流水高山依舊在。羈人旅客供沉吟。題畢。口言囁嚅。足進退。起坐颶然若喪家之犬。少年此時正昂首窗外。舉目眺覽。忽見客之所爲。頓然起敬。令人延至己所。款待且通姓字。

當通姓字時。少年謂其姓梅。名品香。客亦自道其姓李。名樹卿。少年遂謂客曰。李君。頃見足下題句悲感。諒非凡材。質然請駕。幸恕唐突。然足下之衷曲可得而聞乎。李答曰。荷蒙厚譽。愧顏難當。第不慧春秋念四。潦倒窮途。撫弄頭顱似若有價。消磨書卷。絕對無酬。放步山水。託物感懷。頃所題句。誠一時之遊興。不期爲吾兄所見。適以見笑。少年見李吐屬大方。眉有英氣。知不僅工於詞句。乃謂之曰。不文少時。未嘗檢括。遠慕齊物。近慕放曠。及年稍長。遺家不造。輒張迭乘。父母旣亡。兄弟又故。渺予孤身。願言心殤。嗚呼。李君隱居此間。蓋以消極主義。終不文之天年耳。少年言次。眼淚幾欲奪眶而出。歎歎不置者再。李對曰。古今來禍淫莫驗。福善則虛也。久矣吾輩處此。應復舉酒對膝。破涕爲歡。不然。長愁則能致病。不樂即可損年。吾兄幸勿爾爾。少年曰。不文非不明。是無如方寸中。

說海

民 樓 素 第 七 集

欲娛不能。雖自排解。終難醒悟。有若疾疢。彌年欲傷心之一端。足下亦知。天地間有薄命之紅顏乎。繫才不幸。適人不淑。若有之。甫嫁而寡者有之。舉心爲之煩。慮爲之亂。神爲之昏。未審足下曾見及。慘少年曰。是乃足下幸福。不然。煩惱之來。必如不而云然耳。少年言已。案上時計報鳴四時。檻外日。曰。他日再臨貴處。敬領教益而已。少年力爲挽留。此中人語。幸勿爲外人道。李曰。諾。

李旣返。備守三緘。一思及少年之爲人。及其遭逢。訪。相見如故。已無客套。惟晤談間。少年則旣感遺然。不能解少年之疑。蓋李所勸者。皆少年所思及。鬱而爲性。未發生於兒女間。前不云未親覩薄命。是日李與少年。語言甚久。不覺夕陽西墜。僕夫進。再。當酒酣耳熱之際。少年成七絕四章。呈與李聞。

民權素集第七

原來天意拂人願休怪吾身淚眼流。遇鶴風高度靜宵萬般心緒逐如潮。武昌官柳空如故。鶴去怕聽舊日簫安得桃源別有天。江潭憔悴又經年。愁山管教愚公移恨海。任憑精衛填翁子。只今多感傷。王孫何日不淒涼。策居終日影形弔寂寞。無聊飲此觴。閑向少年曰。詞意均妙。惜子醜婦不克效繡。少年云爾我相交。無用客氣。今晚爲時無早。還須稍食米飯。預備安寢。君如不和。俚作明日再爲斟酌可矣。於是二人略爲酬酢。一同臨床而臥。李夙有擇席之習。此次與少年同榻。輾轉反側。總難安臥。少年不知。尙問其故。李以是答。李又問少年何未睡好。少年曰。吾一年中每夜如是。非僅今晚而然也。李聞之。代爲悲感不已。乃婉勸曰。君勿如是。恐於身體有損。君所住之地。幸屬清靜。殊堪養性。人咸疑住是者爲隱者。一流孰知君竟不然。君乎君乎。天下事須以不求全之心觀之。而後可耳。少年答曰。足下有所不知。他日足下稍履予之處境。方明此中之苦。李聞言。因思少年係聰明俊秀之士。豈有迷於兒女私情之理。必也有使其魂銷者在。差幸我爲人半生未染此病。思至此。自覺五內泰然。不期而睡興。至然朦朧間。若有人曰。外面有一老者。請李先生答話。及出門。果有一老者。撫已耳而言。曰。少年悲感將加汝身。汝幸勿與之往還。方問其故。忽爾不見。又若少年此時立在面前。口吃吃而笑。向之間。故亦懼然莫答。但曰。今日爲黃鶴樓觀壽慶會。吾與君一臨其盛。又若黃鶴樓果有此舉。携手同往。至則少年亦忽不見。俯視江流。僅一年。約二九之女子。駕一葉孤舟。紅淚沉淵。白顏憔悴。與驚波駭濤相上下。未濱於傾覆者幾希。自維此時。又若心有不忍。雇巨舟三五。前往援救。女子甚道感激。不料女子於登舟時。足未立穩。向後一倒。忽葬於驚波駭濤。

民權素集

之中。自維此時。又若慚愧援救之無力。仰天泣曰。吾不援渠渠或不死。今竟因予援救之故。而畢此餘生。予洵負咎於渠矣。泣已大哭哀不自禁。少年此時睡魔方濃。忽聞哭聲一驚而醒。乃捶李足曰。李君。李君爲何故也。李被少年一捶。方始大覺。頃間係惡夢一場。喉上哽咽依然。胸間亂跳未已。橫身冷汗滿枕。熱淚心中。自思此事。從何說起。我平日尚勸人不可束縛於兒女之情。今作此惡夢。豈造化小兒。故爲播弄耶。一時煩躁不安。未知所從。此時少年復睡。之軒聲案上。時計之擺聲。四壁草蟲之蟬聲。窗外宿鳥之鳴聲。重重逼來。更助其拂意之感觸。心中恨不立時。東方發白。鷄鳴唱曉。孰知天也。匪良愈望而愈不見。晨曦之至。且淅淅颯颯。風雨又起。若故爲增其煩亂也者。嗟此豈所謂欲尋好處。好難來乎。放下煩惱。立地清淨。我又何必以妖夢是究。一思及此。似覺漠然水釋。纏困欲睡。

次早。少年起床。李尙自鼾臥。及鐘鳴十二。僕童以早膳進。始將李呼醒。少年問李曰。昨夜君忽痛哭。因何故耶。予斯時適睡興至。未及深問。今可得而語之乎。李曰。幻夢使然。毫無意味。少年問所夢何事。李不語。少年曰。我輩無不可對人言之事。君何秘密。乃爾。李始吐其實。並言其欲睡不能。及心中悟想之情景。少年且嘆且嘆。及早膳畢。少年催李和昨晚所閱之詩。李曰。此時一無詩興。何能捉筆。容緩當學鄧騭之步耳。二人於是稍爲言笑。卽告別。李行至中途。遇舅氏某。形色慌張。大改常度。謂曰。遇汝甚善。正擬往汝家尋汝。汝母在予處病篤。汝速往奉侍。李某以變出非常。拭泣而從之。

民權素集 第七

李之舅氏住漢陽縣城之西門。由琴臺往武昌。須經此道。故中途與舅氏遇。幸也。抵舅氏家。母病可卜無恙。李乃朝進湯藥。日行定省。不久而母病霍然矣。李某是時。心目中僅有希望慈母速痊之目的。其他感觸。一概無有。然其一生之顛倒榮擾。由是時而遘矣。舅氏之東鄰。日內新來一戶。每晚有撫琴而吟者。李某當母病時。無心竊聽。亦未究係何人所爲。自母病痊愈。心中稍閑。方覺其音調淒切。細聽所吟之詞。有二解。其一。嗟予生之不造兮。遘天禍之未悔。姊妹既以伶仃兮。椿萱忽而捐背。甫慶樅木之庭蔭兮。風霜又催其萎。愁煩冤其誰告兮。中宵亂而心痛。其二。白日悠悠苦恨多。長宵漫漫發哀歌。發哀歌兮血海翻波。有生固不如死兮。孰願人世之蹉跎。心中聽此二詞。不禁訝曰。斯乃女子所爲。其哀孰甚。無怪乎琴臺之少年。糾感於兒女而不釋也。雖然。予本恨人間此傷心事。能勿落淚。

光陰不居。日月如流。李盤桓舅氏家。不覺旬餘日之久。差喜慈母身體如初。可以稟別出外。於是返諸家中。略爲稽留。復往少年之廬。少年問何久不至。李述以舅氏家盤桓之事。少年唏噓曰。君有母而我獨亡。我雖欲如君之勤勞。而不可得。斯恨之積。如彼山河。卒見少年傷心。乃亂以他語。少年亦知其意。順口而答。少停。少年謂李曰。君已將予前詩和出否。如未。此時可以作矣。李曰。尙未和出。此時祇得獻醜。因搜索枯腸。援筆而就。其詞云。悠悠天地側。自苦渺渺予懷。到處愁何事。將軍持虎節。得龍砥柱定中流。三條燭影度殘宵。午夜雞聲枕上潮。憶到興亡人。有責出關苦。無伍員。窮底是媯皇。鍊恨天。韶華似水誤。青年英雄事業付一夢。兒女淚情願與墳山圍落日。莫。

民權素集 第七

興傷水上晚風迎面涼一線餘生命若寄爲歎惟有飲斯觴少年聞之亦甚稱善李曰巴人下里之曲何善之有言次外間突來一女子呼少年曰梅哥梅哥妹來了少年轉首一顧喜形於色曰蘭妹今日爲何有暇來乎請坐我日內正思妹來一談彼女子見李與少年同坐似覺羞覷入坐而無一言少年知其故乃曰是坐着卽吾好友李樹卿妹不必跕躅不安又向李曰斯卽吾義妹名鄒蘭英者李斜眼一瞥則見其閑靜似嬌花照水態容若弱柳扶風兩鬢帶愁雙目含淚心中忽有所觸所觸若何若向日夢中所援救之女子也蘭英又微窺李某則覺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好似曾經相識也者一對冤家却憶不起少年問蘭英曰蘭妹近來作詩也未如有可給予李先生一閱蘭英曰近因忙於遷家事務未及作詩前晚無聊曾調俚歌二首用琴撫出今試就正於兄少年持向手中閱未及半哀感於心淚簌簌下李在旁一觀竟是前晚在吳氏家所聽之詞不禁舉首自悟曰彼殆前晚撫琴而吟之人乎何貌美如玉而命薄若花豈所謂女非薄命不紅顏乎少年閱畢一見李有慚憮欲淚之態尙疑其因己之傷心而然乃對曰君試閱此亦不能不爲吾妹悲李於此時卽將在吳氏處細聽之事說明少年問蘭英曰是處琴吟之音係吾妹所爲乎吾妹新遷至是乎果爾又有李先生令親之照顧亦與予相近甚爲得也蘭英曰固如兄言惟恐李先生之令親難禁耳少年無言李則不禁痛哭蓋其心中以蘭英如是之姣好猶復命運不猶則粗齒無文者父當膺何天譴夫彼既命運不猶尙能傲寒守節則我輩豈冒丈夫又當如何奮發有爲思此奪彼計前慮後故不禁放聲一哭少年見李某痛哭自亦不禁無言對泣蘭英見少年如是亦從而雙淚秋水

民 樓 素 第 七 集

落之不已。坐雖三人，竟成傷心世界。幸蘭英心田明白，轉瞬勸少年曰：妹今日來此，本爲圖歡談，不期因俚歌之故，致使兄與李先生痛戚。妹心不安，望勿如是。且也天荆地棘，行路難，世間不知有幾許如妹者？又豈獨妹而始然哉？妹雖薄命，尚有吾兄時賜教誨，較之舉目無親者尤勝一籌。設兄與李先生一遇，目無親之人，又當如何而悲哉？少年與李聞蘭英之言，俱始止痛。稍頃，蘭英細向少年陳明遷家之事，並曰：武昌現有官費某女校招生，意欲投考。少年稱善。李恐少年兄妹之間，尚有細事相商，不便同坐，乃獨自放步於琴臺前。後少年揣知李之用意，亦未相留，但曰：君早歸來用飯，勿使予妨人尋覓而已。蘭英心中雖敬李爲人，第是初會，不好任性談吐。今見其外出，始與少年話及各種近況，或論詩術文，或說親道，絮絮叨叨，有如親姊。姊妹久別，相逢加以少年於姊妹中素日最愛蘭英，蘭英所言少年必有以應之，故話而不厭。惟蘭英年近二十，未脫孩性，時與少年話及女界中謂誰家女子穿衣如何，美麗食飯如何，佳好用費如何，揮霍住室如何，精緻甚是羨慕，不置比較。至於己身伶仃孤苦，無依無靠，又哭泣不禁。少年隨撫隨慰，令其安命聽天，勿生妄想。話至終頃，蘭英突向少年曰：兄妹於疇昔之夜夢鶴一葉孤舟，蘆漿紙帆，溯游江上，心中因思危險，過甚不如呼人救濟。甫起是念，忽見一俊秀男兒乘巨舟，三五前來援妹。妹於臨巨舟時，身忽溺水，一驚而醒。冷汗濕被，此夢主何吉凶？兄試爲妹詳之。少年聽蘭英所言，瞠目莫對。原來少年以李曾作是夢，意該二人間。後來必有悲哀之事也。蘭英見少年莫答，又問曰：斯夢好乎，否耶？兄何不語？少年順口謬云：妹無用急。兄正在懸揣，大約不好，不惡。爲妹之多慮，而感耳。蘭英笑曰：爲奸爲惡。

我也不管我此時腹中已餓。兄速備飯我吃。少年遂飭僕夫備飯。未幾李亦倦步歸來。三人共棹而食。少年一見及蘭英。一見及李某。欲言不言似悲非悲。反使二人莫明其意。良久謂李曰。李君吾妹卽君妹。君如不嫌可教以涉身處世之道。李某曰。禹吾無間然矣。何敢放言。倘令妹不嫌願時與磋磨學問。蘭英見少年與李某所言。自亦不好。若何回答。少年又曰。君可認吾妹爲義妹。吾亦與君結爲義兄弟。君允之也否。李某曰。願安承教。但自交道論之。親密不在盟契。今既蒙命。敢不是聽。於是三人之誼定矣。依年歲計之。李居長。少年居二。蘭英居三。此時盟契。卽依此相稱。惟事過之後。少年自有悔意。蓋以爲蘭英與李某同作惡夢。後日必有慘情之事。我此時應爲之拆散。不應爲之錯合。特事旣如此。祇好聽之而已。蘭英則甚願意。蓋其心中已敬佩李之爲人也。其實蘭英之敬佩李某。非有改懼之心也。不過敬佩其人之鄭重而已。獨苦李某一身之悲痛。顛倒自此而成也。夫李某未與少年納交之時。豈非毫無兒女哀情者乎。無何而聞少年之慘。無何而聞蘭英之琴。無何而成兄弟姊妹之交。蓋所謂莫或使之若。或致之者歟。不然少年隱居茅廬。從未與遊者。向旋何以見李某題句。而獨願與晉接。李某是日何獨遇雨。躑躅使其不能不題句。且自李某論之。縱聞少年所訴之慘。不聞蘭英所撫之琴。心中雖有一夢。悲戚不過。暫時盤旋而已。乃無何而聞蘭英所撫之琴。使其不能不興感。無何而見蘭英之人。使其不能不痛哭。嗚呼。向日李某夢中彼老者所告之言。非無故而然也。

李自與少年結爲兄弟。後往還更密。蘭英亦時與晤會。交以道接。以禮觀者。幾不知其爲義姊妹也。無如憂足傷

民 權 素 集 第 七

人少年日以眼淚洗面致染不藥之疾其致疾之遠因則如前所謂既痛遭家不造又悲薄命紅顏終而慨身世之伶仃者是也其致疾之近因則彼見花之萎也草之枯也山之悴也水之淡也皆足致感彼意若曰花雖萎遇春卽發草雖枯遇春卽榮山雖悴遇雨能秀水雖淡遇雨能清人一乖時長此無樂固不如花草山水一無知覺聽天分配之爲愈也少年之情腸如是少年之鬱疾斯成李某蘭英固知其心病然無心藥以治之此少年歸於九原者速李某與蘭英見少年病骨支離命危旦夕乃備其後事極盡兄弟姊妹之哀當少年將死之時執李手曰兄吾生長人世於今二十有二年冲齡時代之快樂已如過眼浮煙自十五歲以後困於憂亂前已爲兄道及今將永歸黃土雙目難瞑言至此氣已不振稍停復曰兄吾因痛於薄命紅顏無意結婚吾家又無子姪今祖宗之祀自吾而斂矣兄他日生子可以一而承祧至於姊妹等之苦者亦望時常救濟言畢又握蘭英手曰妹吾父與汝父爲義兄弟吾又與汝爲義姊妹論誼二世骨肉不啻惜吾妹命途多舛家庭悲戚與吾同感吾妹又不幸良人捐背前途茫茫吾妹宜守節務善毋有初鮮終須知命旣已薄縱欲求好亦屬難能嗚呼吾妹今當長別矣吾他之姊妹薄命者多吾今不能晤而吾有遺書與妹日後妹可與李兄籌商救濟之法言次取枕邊遺書數封交與蘭英少年此時已奄奄待斂矣略逾小時兩眼一翻英魂永逝人生到此天道甯論李與蘭英一面差人通告少年之家庭一面照拂衣衾棺槨等件第其家庭僅寡嫂姊各二有難來此李與蘭英憑棺殮穴葬少年於大別山之麓從此蔓草繁骨拱木斂魂夜臺無路難期墮淚之人弱水竟航莫寄思家之夢蓋少年一生之情刼完

矣。

少年廬內所有器具。李飭人送往少年之家。至於扶侍少年之僕夫。李則令其侍己不願者聽之。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髣。燒翰墨有餘迹。此潘安仁悼亡詩也。李於斯時。竟有是痛。唯武昌某女校招生在邇。蘭英不能不歸家。溫習舊課。預備投考。於是含淚別少年之靈。託李珍重照守而已。

蘭英既返。李子然留於此間。因思少年之死。全爲哀痛悲戚所致。吾與結交一場。不述出其慘史。則賴何人。不如作祭文一篇。向其靈前一哭。但吾日內精神昏昏。何能擇筆細思。古人有言。情至無文。吾今竟述意略。辭可矣。但吾又不能長此居住。何不如哭別時爲之思索。既定。握筆草文。不料心有所觸。輒挪筆止。蓋以爲少年之死。尙有吾來哭之葬之。吾他日之死。哭我葬我者爲誰。吾雖有母有妻。吾之情腸。有所不知。加以人事莫定。吾母若一病危。吾身若一在外。則雖有妻不能葬我哭我。吾他日之死。非更慘於少年。此擇筆時。莫知所措也。時日易過。李淹留此間。不覺數日。恐家人懸望。乃哭別少年之靈。雖未泣讀祭文。其慘狀。有不可言喻者。

(未完)

實事小說 花開花落 (續第六集)

雙熱

(八) 有膽雄如劍 終身得所天

方韻笙。在時一般勢利者流爭欲得。佩芬爲婦。巨紳俯而就。齊民仰而攀。箇中求凰者。苟以貌取人。不無翩翩公子。韻笙以爲可矣。而佩芬獨擇慧眼。看低多少紈袴兒。請於父曰。以身許人。此女子第一要緊。事兒不甘引羞。而

緘默苟且以自誤他日不如意乃抱怨於父母父乎幸許兒以自由擇婿兒自信雙眸子殊不盲也韻笙曰癡兒乃醉心歐化耶然黔風閉塞昏禮泥於古自由必招物議佩芬入初議云乎哉桑間濮上斯恥耳韻笙知其不可強也乃笑而領之且曰汝之相婿將何求而可則對曰富貴家兒非我耦也兒願得學問志氣相當者耳雖極貧賤甘茹糟糠否則甯爲漆室女侍阿父以終也韻笙奇其志自後有議婚者必使佩芬隔帷相婿迄無當意者一日韻笙忽撰句囑佩芬對蓋諷之也句曰

女子有家胡不嫁

佩芬應聲而答曰

人兒無可莫如何

此足徵佩芬之志堅而出口成詞對仗工巧真冰雪聰明哉迨韻笙不祿門祚式微於是莫有求婚於佩芬者矣勢利人情如是如是黔有遊宦高氏者家於蘇州之沺溝鎮有後起之秀優於學卽予前書所言頤孫其人也頤孫少年有大志恥爲小朝廷奴則長嘯於姑蘇臺上聚同志二三時而書空咄咄時而借酒澆愁張其心聲昌言革命而其密友江某早樹先聲於餘杭時則光緒三十年後事也小朝廷忌黨人甚郡守咸戒嚴某之名早貫官吏之耳行將羅而致焉頤孫之謀革命也雖未彰明較著然恐當事者附葛牽藤作一網打盡計某於是乘桴浮於海頤孫亦引避作黔中之遊花氏高氏至戚也頤孫至遍謁之間韻笙安在曰物化有年矣居有頃遇佩芬縞

衣素裙。如梨花一枝。容光照人。頤孫固不相識也。或曰此韻笙之女公子也。頤孫乃以戚禮見揖而妹之。

頤孫居黔久。雄心不死。有口難緘。則結新雨之同心者。設會而講學焉。其實借講學之名。聚居終日。侃侃作革命之談。頤孫雄辯而多智。衆乃擁之爲領袖。佩芬微聞之。每往觀聽。每就頤孫絮絮問長短。頤孫爲之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事。佩芬聞之。亦怦然心動。請爲女革命家。頤孫心異之。居久之。過從益密。佩芬知頤孫文才槃槃。則願師事之。出其平日所著。示頤孫。頤孫讀其文。誦其詩。筆揚墨舞。吐屬雄飛。驚喜曰。吾不得雌視之矣。與談時事。聽輒了了。間有論斷。多驚人語。頤孫又驚喜曰。果可與言革命也。遂諷佩芬在黔設女講學會。於是頤孫日與過從。傾談益入港。蓋不盡英雄行逕。而忽接將兒女情矣。士正求雌。女猶待字碧翁。多情爲之作合。

佩芬視頤孫所謂學問志氣相當者也。遂微露相從之意。然懸約不遑。決相互觀察。至九月初月許。乃各推誠相許。攝影相贈。佑以指環。而婚約成矣。方是時。自由結婚之風。尚未盛行於中土。黔中人未嘗有行之者。行之自頤佩芬始。

頤孫『北美以美會』教友也。黔中牧師某。英人也。爲北美以美會中重要人物。頤孫往以婚事告牧師。曰。若曹爲貳人侶。亦婚姻史上一佳話也。予願證若曹之盟。且給允許狀。其亦笑予多事否。頤孫喜曰。固所願也。居有頃。頤孫倦游思歸。佩芬挈其弱妹從焉。南下止於鎮江。入禮拜堂。以結婚焉。盛禮者爲美人郎。登撫堂。高呼爲新人。祝福從而賀者。男女數百人。且爭擲花朵。戲打鴛鴦。亦殊榮也矣。

集 第 七 索 權 民

著者曰。有父有家之佩芬人皆以爲寶。甚至巨紳俯而就齊民仰而攀。無他。以花氏故官裔而富室也。則無怪。無父無家之佩芬。至視爲不祥之物。無過問者矣。蓋世人取婦。每懸大欲於德容言工而外。使佩芬不遇。顧孫者雖欲不爲漆室女不可得也。

著者又曰。晚近女士自由結婚者夥矣。甚至桑間濮上亦算自由。此其荒謬一也。貌相許。言相媚。便爾傾倒。我愛儂歎而學問何如。志氣何如。初不注意。此其荒謬二也。如佩芬與顧孫者。斯可謂之真自由結婚耳。顧孫不以佩芬爲不祥之物。而願爲之婿。自是佩芬知己。宜其合也。

佩芬畢竟是巾幘英雄。爲兒嬉戲喜扮木蘭。及遇顧孫願爲女子革命家。顧孫奇之。予亦奇之。

義俠刺馬記（續第五集）

悟 癡

次日國材購得呢大帽羽綵夾外套等件。便早去上衙門。晚去上衙門。約上了二三次。忽一日氣憤憤走回。內連呼負恩賊不已。文祥踅到他房間。問曰。老先生事究如何。可有佳消息否。

國材將帽兒掉於桌上。轉手向着督署。曰。休題此賊子。俺與文兄不過萍水相逢。且承慨贈銀兩。誰知此賊受我周氏大恩。竟閃在窟裏不肯見。而今次更說得好。凡屬私親。一概不見。文兄你可替俺設個法兒。迫令此賊見俺一面。死亦甘心。

文祥沈吟半晌。問曰。你不能進去。難道他終不出外麼。國材曰。我纔回寓時。見頭門懸出一牌。上書。本月十八日。

本部堂在東校場校閱步箭到了那日自然出來。但公事場中如何容俺私見呢。

文祥喜曰。事可爲矣。此賊必應責句矣。國材評曰。文兄你說應什麼。文祥自知失言忙掩飾曰。老先生莫聽錯口音。我說是此日不能迴避。非說什麼籤句也。國材曰。他校看步箭能容俺混闖麼。文祥曰。但請寬懷。我有個好朋友在那裏充巡哨官。託他暗中關切。老先生將從前事實索性假明。令他在廣衆之中不敢不接待你。如有護從兵士阻攔。你便拚命高呼。說馬大人家中有急報。我是大人的表兄某。你們速速通知。屆時小子亦暗隨在後。助汝一臂。事無不諳矣。國材喜諾。准備臨期照行。

馬新貽自兩次受驚進署之後。深居簡出。又招衛隊二十名駐紮署內。專備伺察刺客之用。南京制臺衙門却是洪天王宮殿。四面牆基堅固。常不比直隸督署有隙可乘。文祥早於暗中探看數次。無奈署前署後均有兵卒密密梭巡。真如界鶴鴻溝一步也不敢偷越矣。

文祥悶悶不已。一面走着道兒。一面心裏籌畫。恰恰路角轉灣處。擺列一個水果攤。他却無意碰倒一塊木板。將上面磁盤內擺的梨兒橘兒。骨碌碌滾滿一地。那攤主便將他衣領揪住。要索賠償。正在難解難分。忽迎面走來一人。向攤主勸道。只位朋友也是無心之錯。我代他賠了便是。說着。即於腰袋內取出碎銀約數錢光景。那攤主方肯放手。文祥經此一嚇。擺脫不得。忽見有人替他賠價。方欲致謝。誰知其人非他。卽胞弟文瑞也。陡吃一驚。又不便詢問蹤跡。只得默默示意。文瑞引入一小飯店內。將房門掩上。然後含淚告曰。弟知兄爲嫂。復仇必日伺。

民 權 素 集 第 七

馬賊左右故由保定趕至南京天幸今日巧遇使我兄弟復得會面真不負此一番跋涉也文祥嘆曰弟之來此我豈不諒苦衷但有損於汝無益於我且益增我煩惱汝若曲順我心速出南京城方是愛兄之意不然即爲逆弟矣文瑞泣諫曰嫂之死節清白著矣兄旣讀書明理宜審其遠且大者似不應以一婦人而守此輕輕之節也文祥正色曰弟言差矣夫道政事諸非古之義士耶然且以身許友況汝嫂爲我抗節百屈不撓我若貪生忍耻不獨無面目見汝嫂於地下且亦失大義於人間如弟所言我將馬賊放手然天下後世將謂我何哉言時齒乾有聲而血淚且模糊矣

文瑞知不可挽回不敢再諫忙於纏袋中掏出紋銀兩小錢遞於其手曰兄之所論甚是但旣志在復仇何能無錢願兄留此臨急亦可以應用弟請從此別文祥問曰銀自留此惟弟欲何往可實告我文瑞泣曰從此兄爲其兄弟爲其弟各盡其道可也

清帝同治四年九月十三日秋氣漸深涼風侵骨文祥向成衣店令其製緊身一件馬褲一條宛如武伶裝束將小匕首用烏豆煮而又煮藏於身畔日伺馬賊之隙無奈防衛森嚴一座制台衙門雖蜜蜂兒亦難鑽入文祥咄咄書空終日如癡如醉一日經過城南關帝廟觸動在蘇祈籤之事信步走入瞻仰聖容遂屈身跪於蒲團之上令廟祝遞過籤筒默默通誠須臾躍出一籤拾起視之不覺咋口播舌蓋與浙江所祈籤語絲毫無誤也

心中默念聖帝旣示我朕兆一再指示均屬此籤則馬賊必死江南無疑但前三三與後三三又何作解忽想着

現。值。九。月。三。三。豈。非。九。數。若。記。取。月。明。逢。二。九。之。句。或。者。卽。月。之。十。八。日。亦。未。可。知。越。想。越。喜。回。到。寓。中。於。燈。光。下。抽。出。七。首。向。之。撫。摩。曰。汝。隨。我。年。餘。未。得。果。腹。此。月。內。當。餉。汝。以。馬。血。矣。

文祥暗思關帝籤。句句皆應矣。所謂記取月明逢二九者。卽隱含九月十八之義。然轉念此舉不成。又當如何。因將英如靈位。由貼身取出。供於几上。揮淚祝曰。愚夫二次刺馬賊不中。今雖有機可乘。未知能如願否。再有反覆。愚夫計窮力盡。亦惟有從賢妻於地下。祝至此。忽覺靈位在几上。隱隱躍動。隨起一道冷風逼人。毛髮似見亡妻。全身畢現。面目似有笑容。一轉瞬間。冉冉已歿。督轎更鼓。正在三更三點。

文祥定神片刻。又疑慮俗說夢笑即是哭。莫非子妻知事不成。先在暗中哭麼。果如此。尚何生爲。然又念亡妻從未露形。今因我祝告。忽現全身。且笑容相對。此必事成之兆。於是千回百轉。一念憂。一念喜。直至窗外曙光射入。始沈沈睡熟。

集 素 權 民 第 七

睡至辰牌已後。一覺醒來。見紅日穿窗。雨聲已住。忽聞門外金鑼十三響。無數馬蹄聲過去。文祥心慌。疑是馬賊。出轎。從床心一躍起身。疾問店主人曰。外面官員是誰。那店主人也不清楚。隨口答曰。聽說是制台大人。

文祥聽。慌上加慌。急將短衣稍稍縗縛。藏好七首飛步直前。那官轎已將進東轅門。捨命趕上。疾向玻璃窗內一望。見轎中坐的却是面白無鬚。并非馬賊。不覺倒吃一驚。閃身退入人叢。扯着一老者問曰。此位大人是誰。那老者曰。此是魁將軍來拜制台大人的。

文祥方欲轉身。只見周國材在人叢內招手曰。文兄這裏來。你如何今日高興也出來走走。又如何只般裝束呢。文祥亦向之招手。俟其近前。附耳曰。老先生的機會到了。我那好友已允在暗中照應了。

此時積雨初晴。道途泥濘。甚難行走。二人回至寓內。國材忙問令友何人。文祥曰。姓名不便告知。但敝友是個戈什哈大人極寵信他的。我已將老先生進見之事。一一述明。老先生明日但放膽向前。敝友自能爲力。

九月十八日天色將明。文祥卽將英如靈位。暗暗燒燬。又取出七首拂拭一番。按膝而坐。時漸向辰。天光忽暗。却淅瀝瀝落下來。心念馬賊。倘因雨阻不出。又將奈何。正在躊躇。忽聞遠遠礮聲九響。一霎時人山人海。喧傳制台出轎。去回拜將軍矣。文祥早將店帳算清。與店主人作別。亦不暇再覓國材。時天已開霽。一輪紅日。矯矯三竿。直向東校場奔去。却見有無數官員上自藩司。下至一府二縣。無不在官廳前排班伺候。須臾金鑼十三響。遙見鎗刀映日。甲士如林。左右前後圍繞着馬賊的綠呢大轎。如一道電光。向校場中射來。

各官員脚靴手版。彷彿鴈翅一般。齊來參見。文祥此時擠不上前。只閃在護兵背後。翹足而望。忽聞有人喊道。候補知縣周國材。有事求見大人。卽見衆護兵齊聲喝令退下。旋又見一差官高聲唱名道。周國材進見。

文祥聽得周國材進見五字。忽如瘋魔發作。卽從護兵隊裏。奮身躡入。說時遲那時快。躡到公座邊兩旁。護衛要阻。亦阻不及。被他用一個飛燕掠地勢。左手橫開五指。右手認定馬賊左脇。一匕首刺去。只聽呵唷一聲。俺被毀了。

民 權 素 集 第 七

一時校場中人聲鼎沸。雜亂如麻。只見那藩台梅啓照高聲嚷曰。速拿刺客。只見那唱名差官連聲應曰。刺客周國材已捉在此。只見那督中協王金發指揮護兵曰。速將大人擡往廳後救護。真嚇得人人喪膽。個個亡魂。頃刻間鬧得天崩地裂矣。

時文祥用力太猛。連刀柄截進寸餘。不及掣回。因見衆人誤認周國材作刺客。如鷹抓燕雀一般。摔倒在地。可憐周國材極口呼冤。那有一人理他。霎時手拷脚镣全套刑具齊。上前牽後。挽直至梅藩台前。喝令跪下。

文祥定一定神。暗想紛亂之際。我豈不能逸去。然大丈夫做事磊落光明。豈可惜一己性命貽害他人。遂挺身直立。大呼曰。殺馬新賄者我張文祥也。

時雷得勝。范廷武二人已陞至親兵管帶。因文祥變換面色。漠不相識。今聞其直認不諱。欲救無可救。欲捨不忍。捨又恐衆人肆意毒毆。忙分開四圍護兵。邁步上前。口中大喝道。你只該死逆。因敢於行刺大人。一邊一個簇擁著。就走。中協王金發亦押送在後。梅藩台分付將該逆嚴加搜檢。是否還有兇器。一面囑逐閒人。一面飛告制台家屬。到此救護大人傷勢。

文祥見雷范二人護持左右。知其暗中相救。然既折一死。毫無怯容。大踏步向官廳走去。遙見藩司中坐。府縣兩旁侍立。無數軍兵環繞。刀鎗對架。作十字形。文祥在前。國材在後。二人屈膝蛇行。匍匐公案之下。梅藩台拍案大喝曰。你名張文祥麼。文祥曰。俺便是。梅曰。料你是個小人。決無此膽。是誰主使。從實供來。文祥睜目曰。你問我主

民權素集

使麼是王爺令俺刺只賊子的。梅大驚曰：「王爺是誰？」文祥冷笑曰：「荆王。」梅沈吟曰：「荆王又是誰？」文祥復冷笑曰：「聞你是翰林出身，如何荆王也不知道？」俺實告與你罷。在漢先封壽亭侯，蜀晉封荆王。今則晉封大帝矣，便將在浙江所封關帝籤句琅琅誦出。梅大怒曰：「一派胡言，可惡之至！」但馬大人與你何仇？下此毒手。文祥厲聲曰：「若論馬賊之罪，擢髮難數。要俺供明，可將紙筆來。」（按原供有萬餘字，惜未傳出）梅又指國材問曰：「此人是汝之同謀否？」文祥正色曰：「冤有頭，債有主。殺馬賊是俺一人獨斷，俺那裏認識此人。」梅冷笑曰：「汝既直認倒是一個好漢子，但案關大逆本司亦不苦心分付江寧府將該逆小心看管，待本司請旨定奪。」

清帝同治尚在沖齡，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得着梅客照奏摺，甚爲震駭。立調曾國藩總督兩江，并簡戶部侍郎鄭敦謹馳驛迅往江南會訊此案，務期水落石出。毋許徇隱。時文祥已收入府監。江寧府擔着血海干係，自己看管，不敢付託他人。令兩縣多帶巡役輪流值宿，又調營兵五百名，日則巡邏，夜則支更，以防不測。文祥雖嚴刑拘繫，却喜身未受傷，且手刃仇人，可對亡妻於地下，此心轉怡然自得。一夜約值四鼓，看役漸有懈意，忽聞監屋瓦面似有人步履之聲。倏見鐵欄外黑影一閃，心疑莫非英如知己復仇，又來相探，正疑惑間，瞥見黑影微微搖動，倏如蛛之吐絲，由鐵條上直掛下來，急睜目視之，乃飛天鼠金萬雄也。

萬雄躡着步兒，來至面前，附耳泣曰：「恨我不在校場，未得將恩人縱去，可惡雷范二人，不念交誼，竟將恩人擒縛。獻功此真狗彘不食其餘者也。」文祥詫曰：「汝錯怪二人矣！俺若非二人暗護，身體尚有完膚乎？但賢弟前程遠大。」

何必冒此萬險來探恩兄。現恩兄心事已了，賢弟宜爲我賀。何作楚囚之泣也。

萬雄又泣告曰：「外間防伺雖嚴，然尚有隙可乘。小人願與恩人私逃。」文祥笑曰：「我果欲逃，早逃去矣。一則丈夫作事來去明白，一則周國材無辜牽涉，情有不忍。」賢弟速行，勿以我爲念。

萬雄見其志已決，只得哭拜於地，曰：「恩人保重。但小人區區之心，尙祈鑒納。」言次，遞上一小紙包，低聲囁曰：「此珍珠紅也。（即鶴頂紅）願恩人臨期服之，自無知覺。」文祥不勝感動，相持而泣。萬雄恐有人進內急，曰：「恩人未了之事，小人自有措置。」我去矣，言訖，飛上鐵條，如猱升木，倏然已杳。

越數日，曾國藩偕欽差鄭敦謹已到江甯，立提文祥親審。文祥侃侃鑿鑿，將結義讓功，逼妻死節，原委一一訴明。欽差亦爲之動容，意欲代其平反，無如馬賊聖眷甚隆，當曾國藩陛辭時，皇太后令其嚴辦此案，以儆凶逆。因與鄭欽差密議，拜摺進京，旋奉朝旨，據曾國藩鄭敦謹會奏，以張文祥係紅巾餘孽，潛伏省城，希圖煽惑，馬新貽不動聲色，搜捕甚急。該逆情虛反噬，膽敢乘該故督校閱步箭時，行凶暗刺，除將疏防之將弁按律懲辦外，該逆張文祥着卽凌遲處死，并於馬新貽震位前，摘心致祭，以慰忠魂而褫逆魄。欽此。

滑稽
短篇 家天下

老 張

（完）

卻說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張堅先生，自從信了白鸚鵡那隻畜生的話，趁着前任玉皇劉翁吃醉了酒睡覺未醒的時候，偷騎了劉翁的那條赤龍，走上天來，奪了寶座。及至劉翁醒來，在南天門大鬧。張堅先生當下託了

民 樂 索 集 第 七

阿彌陀佛出來講和。封劉翁做了東岳齊天仁聖帝掌管世界上人死人活的事情。以後好幾百年。天上安安靜靜。沒有第三次大鬧天宮的事情了。誰知南瞻部洲東土大唐的地方。經過了許多刀兵水火的劫。成敗興亡的事變來變去。變成了一個民主立憲國的局面。當下便有一位張道陵。張天師。走上靈霄寶殿。啓奏玉帝。說道。如今世界上的百姓。都要想做立憲國的國民。東也要革命。西也要革命。亂氣冲天。天上的百姓。聞着了一點革命的氣味。也都想革命。要革出一個立憲政體來。現在上八洞下八洞九洲四海的散仙。極力宣布大天尊的深仁厚澤。方纔勉強壓住了民氣。只是久而久之必定有暴動出來。不如明降諭旨。改做君主立憲政體。倒是一個長治久安之策。玉皇准奏。當下派了張道陵做巡察憲政大臣。二十八宿裏頭的張星官做了副大臣。到下界來巡察憲政。不知不覺過了三年。張天師。張星官。查察得詳詳細細。覆奏玉帝。玉帝一見二位大臣龍顏大悅。一連召見幾次。問了一個明白。隨即降下諭旨。宣布立憲的理。由派張天師做了元老院的院長。張星官做了副院長。張桓侯等做了元老。一同參議天政。派救時宰相。張居正做天務總理。組織責任內閣。過了兩天。張居正提出擬定的內閣人才。要求元老院的同意。那內閣閣員是。

• 張松的外交總長 • 張孚敬的內務總長 • 張俊的陸軍總長 • 張遼的海軍總長 • 張道陵的教育總長 • 張絲的司法總長 • 張角的農工商總長 • 張義的財政總長 • 張昌宗的交通總長

當日玉皇大帝派了秘書張骨董做政府委員。到元老院去宣布委任內閣人員。要求通過的意思。那時候元老

院的院長張道陵。因爲自己的名字在閣員之中也就迴避退席。由張星官代理院長職務。政府委員宣告已畢。只見元老張桓侯立起發言道現在改設立憲政體第一次的責任內閣爲甚麼弄了一班不三不四的人來湊數。本員實在有些不懂請政府委員逐一說明閣員的歷史同所以委任的理由。

張骨董道外交總長必須熟悉條約才可以做得。張松過目不忘這浩如烟海的條約不用繙書查卷都可以記得。遇着交涉的事情三言兩語就可辦好了所以委任的。

張桓侯道外交是要講手段的。張松那廝從前在劉彰手下拿着一幅地理圖今日要送與曹操明日又來送與俺大哥這樣的手段一定要把三十三天送得乾乾淨淨而後已本員第一個反對於是一衆元老都說道桓侯言之極是反對反對。

張骨董又道內務總長必須奉令承教。張孚敬原名張煦因爲上書議論興獻王追崇的典禮狠能夠仰體聖意就得了明朝嘉靖皇帝的寵任賜他一個名字改叫孚敬這人將來一定可以先意承志承顏希旨伺候玉皇大天尊的。

張桓侯道原來這張孚敬是一個專門拍馬屁的腳色這種東西做了總長將來天上的吏治更加不堪問了不能贊成一班元老也同聲喊道不贊成不贊成。

張骨董又道陸軍總長必須有軍事學識的人還要臨機應變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和則和張俊曾經跟岳飛

民 權 素 集 第 七

打過金韃子。狠有經驗。後來附和秦檜。丞相力主議和。狠有見識。現在的軍政簡直非他不可。張桓侯大怒道。怎麼組織內閣人才簡直開起頑笑來。既然要同別人講和。甘心做姪皇帝。何必練這些陸軍。虛糜民脂民膏。做甚麼。這種閣員也提了出來討論。太豈有此理了。這個毫無討論的價值。簡直撤消這個議案罷。

張星官忙勸道。桓侯不必動怒。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儘管否決會場的規則。要緊。

張骨董戰戰兢兢的道。現在的海軍實在沒有人材。所以用了張遼。因為他威震遼津到底。在水邊上打過兩仗。

張桓侯怒道。胡說。俺二哥手下的周倉就水擒過龐德。若是嫌他不是貴族。還有哪吒、三太子也曾鬧過東洋大海。爲甚麼沒有人材。那張遼免不得是個貳臣。做了呂布的官。又去做曹操的官。這種人都是用得的嗎。

張星官忙道。桓侯且聽下文。不要懷管生氣。

張骨董又道。張綵是明朝的翰林。做過大理院卿。所以用他做司法總長。

張桓侯沈吟道。這個人的歷史我不甚明白。旁邊有个元老附耳低聲道。桓侯沒有看見過鳳雙飛那部彈詞。座那張綵爲得同小兒逸少不和。要害郭凌雲。借著真大雅的案子。任意舞文弄法。幾乎弄成一个黑天冤枉。这个人萬萬做不得司法總長的。張桓侯詫異道。你說了半天。我一句也不懂。你且說你是誰。那人陪笑道。晚生張景。

張桓侯道。你儘管發言。我幫助你就是。於是張景大聲道。那張練是太監劉瑾的走狗。如何做得司法總長。張桓侯大笑道。來政府裏賞識的人才。簡直搜羅到狗監的夾袋裏去了。豈有此理。咱們散了罷。

張星官忙留住道。無論如何。總求桓侯替政府顧一點面子。聽完了再走罷。

於是張骨董又道。張道陵是道教開山祖師。掌教已經五六十年代了。所以委任爲教育總長。無非是希望教育永久發達的意思。

張桓侯道。我只知道孟老先生說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可見得教育兩個字。是讀書人幹的。爲甚麼找一个牛鼻子老道來做總長。毫無道理。政府委員。你且說你的看。還有甚麼奇文。

張骨董道。農以出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農工商三項。農究竟。是个根本。那張角綽號天公將軍。可見得有呼風喚雨的本領。一班農界。就有兩場時。若百穀順成的希望了。所以用張角做農工商總長。

張桓侯大笑道。黃巾賊子也做起總長來了。我不知道政府打算要糟到甚麼田地。你講。

張骨董道。舊日學說。財政以開源節流爲第一要義。如今新學說。是要講一個開源暢流的主義。現在開源的法子。甚麼鑛山鐵路。多半歸屬於人。早就不與天朝相干了。所以要請張義多釣幾個金龜。好敲打些金子出來。不但救了目前之窮。還可以預備實行將來的金本位幣制呢。

張桓侯道。好得狠。好得狠。打杠子打到烏龜頭上去了。你且說還有甚麼東西。

民 檻 素 第 七 集

張骨董道還有交通總長委任的是張昌宗。

張桓侯道這位老兄我可不知道諸位有知道的麼當下有一位元老張九齡先生立起說道那張昌宗是武則天皇后的嬖臣穢亂唐朝宮闈的就是他張桓侯道原來交通的說法專講到男女身上去了這種議案簡直是狗屁趕快撤消了免得出醜咱們散罷只是還有一句話請副院長去報告政府下次再提出這樣的內閣閣員俺張三爺爺可不能够善罷干休的。

當下元老散了張骨董嚇得汗流浹背張道陵也古都着嘴跑了出來張星官笑嘻嘻的道我從前說過張三先生是不能夠讓他到元老院來的你們不信如今果然是只有他一位在這裏搗蛋張道陵衝然道只有奏明天尊攏他出去免得他惑亂人心罔恤大體於是一同到靈符寶殿可巧張居正正在那裏條陳事件張道陵一一奏明了玉帝默然不語把個張居正氣得鬍鬚直豎登時提出辭職書跑回江西老家裏去了玉帝同張天師商量了半天又請了文昌帝君來叫他組織內閣文昌帝君苦辭道微臣管了幾百年的時文試帖實在沒有一點新知識也不懂甚麼叫做憲法萬分不能勝任張天師道帝君不必太謙現在的內閣不過是承上啓下而已如果帝君恐怕一個人弄不來帝君手下的天聾地聾兩位童子正是一對最合時宜的材料如今在總理之下設二位左右丞帝君就不怕忙不過來了文昌不得已便領旨下殿同張天師商量一夜第二天奏明玉帝一面派張桓侯到陰司地府去清理積案一面組織人才內閣提交元老院通過那閣員的姓名是。

張邦昌的外交總長。張士貴的內務總長。張獻忠的陸軍總長。張順的海軍總長。張文遠的司法總長。張瑛的教育總長。張驥兒的農工商總長。張別古的財政總長。張鴻漸的交通總長。文昌帝君的天務總長。天壘童子的天務院左丞。地壘童子的天務院右丞。

因為上次張骨董做了政府委員，說出話來，不能夠動聽到底，是一個借妻的飯桶，辦不得事，便派了秘書長張儀做政府委員，那張儀到了元老院中，走上演說臺口，若懸河，對着衆人說道：「外交總長須要外國人敬重，佩服的人，才能夠佔得外交上的勝利。」張邦昌先生從前在宋朝的時候，徽宗、欽宗都被蒙古人拿了去，宋朝總算是已經亡了。誰知張邦昌先生居然拿出外交手段，籠絡了蒙古人，蒙古人竟立他做中國皇帝。雖然做得不多幾天，這一番掀天揭地的事業也就狠可觀了。古來的外交人才，除了石敬塘總要算張邦昌先生，是一個好手。至於內務總長，總要能夠駕馭全國的人才。張士貴先生雖然不大著名，然而當初跟着尉遲恭征勦高麗，狠有能耐。況且張士貴先生有位千金小姐，招贅了一位何宗憲，可以稱得應夢賢臣，白袍小將。如今不要說張士貴先生能夠籠絡得薛仁貴大立功勳，就是那位千金小姐的籠絡手段，亦復不弱。他父女兩位恩威並用，還怕天下英雄不入他的彀中麼？張獻忠先生本來是七煞星轉劫，他練兵的本領大概諸位盡知盡曉。現在的外交既然有了張邦昌先生，將來決不至於同外國開釁。當陸軍總長的人，只要能夠削平內亂，就是了不得的人才了。況且張獻忠能夠造成內亂，豈有不能消滅內亂的理？至於現在一般牢通不通的人，都說張獻忠先生殘殺同

民權素集 第七

胞慘無人道。那都是些胡說亂道。諸君要知道。張獻忠先生如果不殺那一班人。那一班人也就要殺張獻忠先生的難道。那一班人要殺張獻忠就不是殘害同胞嗎。還有海軍總長是專請了梁山泊上的好漢張順來充當那張順先生獨霸潯陽江精通水性在水底下可以伏得七日七夜他若來練海軍一定是最好的況且他的綽號叫做浪裏白條可見得像貌一定好的還有契哥契弟的資格更加興現在海軍人物合式的了。張文遠是鄆城縣押司出身例案是最熟悉的前年張天師致察憲政的時候在那南贍部洲聽得一件新聞說是風流總長只有司法界最佔便宜張文遠先生同閻婆惜的歷史諸君向來稱道不衰想那南贍部洲已經有那一段風流韻事大羅天上何妨仿照而行呢教育一門向來是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並重那位張君瑞先生向來以生平不二色自誇德行一定不壞後來看見鶯鶯小姐偏會找着紅娘穿針度線才情也就狠高況且張生跳粉牆世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種體育工夫尤其神妙請他來做總長旁的不講單只兩件大事已經要震古錄今了是那兩件呢一是跳粉牆的體育趕緊提倡起來預備三年的工夫將來第三次遠東運動會咱們天上的學生就可以參與了。一是現在的學生算張得了不得無論甚麼事都要出頭現臉妨害邦交妨害國政擾亂秩序擾亂人心非常可惡張君瑞先生發揮他那想為求紅娘的智育等一般青年學子一齊把聰明才力銷磨在那鑽穴踰牆的事情上便可以減少無數的風潮了至於農工商一部的事情本來沒有甚麼緊要現在仕路宏開甚麼爛羊胃騎都尉爛羊侯內侍一齊都出現了張驥兒的羊肚湯正該在這個檔口發一個利市那財政總

說海

民

權

藝

七

集

長第一緊要是外債。萬萬不可忘記了數目。同那按年攤還都時。時刻刻記在心上。人家不還他錢。便烏盆也拿他一個人。如果做了財政總長。那欠人家的外債。同那比一雙草鞋錢。大帳的手段。那天成正供。百姓們要是少了一邊半邊沙壳錢。他上版圖過於濶闊。要想交通便利。非得造成五十萬里的鐵路。漸先生恰有一位外室。施舜華女士。那施舜華女士。得了費長作飛艇之用。將來他倆夫妻騎了竹夫人四處把地皮縮。將起元老院中人聽了這一席話。便有菜園子張青。船火兒張橫。沒數人反對。因爲張炳侯出差去了。那一班元老裏頭的甚麼張了。於是這一班閣員都接印視事。照着天垂地懸的宗旨做起。知這個檔兒。有一個老而不死的妖仙。鬧出一段小小的風流夢。玉帝因爲改變了政體。便設立了一座天史館。要搜羅一代文辭。蝙蝠精變成的張果老。做了總裁。那張果老倚老賣老。平日是有一天呂洞賓來見他。說起白牡丹。年老色衰。迥不是從前才貌。

集 上 第 八 卷

發便向呂洞賓討了那白牡丹來。老膺天史館總裁的特簡。張果老高興任甚。麼事也。不管天史的事。一概都秀玉年輕美貌勾搭未免有情。復辟叫張秀玉私自走進大天尊的九門。提督張士誠四面兜拿。那張秀訊供出張果老的主使。玉皇恐怕聲老惹不自安。連夜帶了白牡丹逃回。卻說那人才內閣糊裏糊塗過了好五一十的都承認了。恰好張桓侯清到靈霄寶殿同玉帝力爭。玉帝說道。渾蛋東西。玉帝歎道。這是我家天下。走到不周山山頂上。大喝一聲。比那水流。乾坤毀了。

頻羅館書話

松雪和潤寬博之筆。從二王來。唐宋駿厲嚴肅。多以法勝。得晉法者。故推松雪。然凡刻過熟。有生者。乃佳。往在晉師。見松雪臨皇家急就篇墨本。項氏所藏。真古真厚。又見蘇州蔣氏藏。松雪寄妻母家信冊。卽用竹紙寫。筭摺作寸許。闊末有騎縫。月日花押。用筆秀絕。寢區無一點圓熟習氣。此人間未見之趙字。實從來至妙之趙字也。見此二種。則趙氏諸帖。皆可廢不知。何以尙未出人間也。

火

國
法
立

本
取

集 七 第 素 樂 民

談叢目錄

京華聞見錄（續第六集）

裝愁盦隨筆

網廬漫墨

風塵餘情（續第六集）

岑 昂 懷 飄 瓦
樓 孫 霜 瓦

集 七 第 素 權 民

目
錄



談叢

京華聞見錄（續第六集）

瓢五

京師近殺禁而大盜極多其人類皆身手敏捷飛行絕跡重牆數丈出入如履平地視雞鳴狗盜之徒殆有間焉。光緒丙戌夏有宦者夜過大內某宮見瓦上似有人影三呼備搜索杳無所見次日稟之總管太監四周審視則檐角所懸金鈴四已失之矣事覺有守衛者皆受譖令步軍統領巡城御史嚴拿捕役懼得罪不分晝夜各處偵邏時逾半月終不能得其蹤跡焦急異常有老捕某者生平所破盜案以數十起計是時年且七十九家居不預捕事捕役計無所出羣往丐其相助強而後可某既允衆請乃率差二三人日行街衢上時或舉首向高處瞻望一日行至內城某門城樓下天雨日將暮某獨立仰視城樓忽見有炊烟數縷自窗櫺中出顧謂從者曰盜在是矣速語而官來此掩捕必是案之盜無疑及衆至以長梯猱升入視見內有三人卽縛之下訊之果竊大內物者也京師內城之城樓高於雉堞在三丈許且無階級可援不知其何以能登降自如若是使今日此輩有國家思想不忍見堂堂古國敗壞加一二老朽執政者之手獨於夜深人靜時入其堂室有以憲之俾不能再爲民生害豈非快事而惜乎其不足以語此也。

額勒和布官至大學士甲申之後曾入贊樞機其人庸懦無他長而愛財若命從不肯周濟戚族其弟名三音布官工部司員工部缺甚瘠而滿人於衣服車馬又不欲過示寒儉遂至出入不能相抵某年臘將殘綜計不敢二

百金計無所出。乃走而乞諸兄。初動以手足情繼養以歸。償日而額手弄鼻烟壺。頻搖其首。始終不發一言。三憤甚。直前攬其襟。欲飽以拳。額倉卒不得遁。則大號。家人聞聲。麇集解救。始免。卒如數。予以金三。乃登車去。朋友通財事。所常有。額家資鉅萬。顧不能庇一弟。人之不情。乃一至於此耶。

景東市澤爲寶文靖長子。年未四十。官光祿寺少卿。時京師吸煙之風特盛。景亦酷好是。顧文靖家法嚴防範周至。烟具無由入門。而京師所有烟室。又湫隘甚。不堪令人涉足。有司員某某等皆煙霞中人。景不得已。乃常至某家並榻。呼吸久之。訶合無間。脫略若兄弟。遂先後畀以差藉。資酬報夫爲事。擇人長官之責也。景乃以之位置私人。阿芙蓉力亦大哉。景年將五十。官階較崇。始自立志戒斷。今已毫無嗜好矣。

李蓮英有兄弟六。李得勢後。擁資數千萬。其兄弟爭欲以子入繼。李不獲。已各擇其一爲嗣。更出資十數萬。爲報捐郎中。分入六部。是六子者。以乃父造孽錢。任意揮霍。某二子尤甚。某年立夏日。八大胡同一帶妓館房室。爲二人先期包定。核其用費。殆將萬金。誠豪舉矣。其第三子到部二年。即得主稿。差顧目。不識丁公事。無從可否。乃令司員某。遂日庖代。而月酬以薪金。又至堂官前。爲之運動。給以優差。藉資聯絡。名器之濫。至斯已極。國不亡。何待。

大腹老者。福州巨竊也。體高不逮。中人而厥腹便便。大如五石之甕。人故以是名之。然幼得技者。傳授越捷。質絕倫。善於跳躍。重牆數仞。出入殆如履門庭。家貧。遂操穿窬術。專盜省垣大吏署內物。絕不一至平民家所居之村。

民權素集 第七

比戶多貧寒。大腹老有所獲。見人家有不能舉火者。輒周濟之。衆以是德其人。雖默喻其行蹤。何若不肯爲外人道也。久之大吏失金者多檄所屬日夕比署。役令務獲真竊。役不得已。百方偵探。乃得大腹老所居。合衆力往縛獲之。大腹老家無親屬。就獄之時。村人皆崩角役。前力保其非竊。及見前後簇擁。大腹老去已遠。始相率踉蹌起。皆痛哭失聲。逮捕後繫同縣獄。以爲上司所命。紳防衛加嚴。靜候懲處。令未幾前令因事去。吾郡某君攝是篆。甫受事。得上司檄令審實。後刑其二足。遂引之出。詰以衆案。一一自承。復責以不應盜大吏物。大腹老慨然曰。官物何自來。非櫻諸民間者耶。官巨者得贊亦巨。吾是以取之。俾仍散之民間。於理湖害某君故懦吏心然。其說頗迫於上司。令不敢輕其罰。乃諭役行刑。甫及一足鮮血全溢。某君心良不忍。急回首而內呼。役速止刑。遞之獄。此十數年前事也。後不知其所終。嗟乎。今之吏皆以吏爲市者也。心摹力追。惟剝民脂膏。是務迨至富擬王侯。又不知所以用財之道。有語以少布施於人間者。輒掩耳如不欲聞。吾見其入不見其出。富者愈富。豈若輩所應。獨享者耶。若大腹老之所爲。其眞盜亦有道者與。

山西省閼嶺盤糾豺狼之屬。特盛然出爲人害。尙不多見。同治時晉直交界諸縣。忽產一種白臉狼。大小如常狼。而凶猛過之。不分晝夜。四出傷人。前後亘三年。蹤跡始絕。民人死者近萬人。亦巨劫也。曾聞晉人述一爾時事。頗可發噱。一村婦閉戶晝寢。時天炎甚。汗出如瀨。乃自裸其上下體。甫入睡鄉。陡聞撞戶聲。急張目視。一白臉狼已至。前磨牙厲爪。欲肆搏噬。狀至恐怖。婦情急。一躍起。取坑邊所倚鐵叉。按狼於地。婦粗健若男子。欲力斃之。顧又

鋒銳於指。不能貫其革。狼仍躍躍欲擣起。婦大聲呼狼至。鄰衆執械入室。擊狼立斃。婦釋父。當衆立口講指畫。陳述狼入時。情狀滔滔不絕。一老翁莞爾曰。若先服若上下衣。言之未遲。婦始大慚急。面內搜取。衆已一哄散。婦自然是不出戶者。數月當勿遽之時。卽極精細者亦常有似此。不及自檢之情事。於村婦何哂焉。

諺謂秀才頂子屁股架子。以余所聞。此高高在上者。不特不足增聲價。且時以笑柄貽人。卽與舊銅廢鐵等視亦無不可。萬鯨齡青藜督學浙江。按臨吾郡。一茂才因帶懷挾爲搜檢者察出。萬令取是人大帽至前。親摘其頂。擲地。又責手心十下。始縱令入場。茂才俯拾頂已被摔成扁形。匆匆置頂盤上。戴之而入。見者皆掩口胡虛。又某學使到任後。先按臨湖州。見生場頂皆金。以爲違制。肆口謾罵。學師問應戴何頂。學使謂僅可用銀。次日試某縣生。應受呵責。欲易以銀者。又爲時不及。乃皆以銀箔糊之。學使始無言。後學使未滿任去。繼之者至湖。見生場頂銀則又大笑。學師語以故。學使謂舊使太膠執。於是頂復白白而黃。還我書生本色矣。又吾郡某太使爲甘肅學使。至某府時。某縣新生參謁。中有十數人。衣甚藍縷。頭上頂皆有棱。注目視之。實黃紙所成。則地瘠民貧故也。然太史滿任。猶攜歸七八萬金。可稱理財能手。

晉直交界。其地多山。蜿蜒數十里。人跡罕到。山產巨熊。大如小牛。斃其一匹。可易十餘金。利之所在。人爭趨之。遂爲獵者所蠶。羨顧巨熊力極大。一見人至。即登山坡上。拔路旁小樹。持以擲人。中者立斃。熊皮又極厚。槍筆力微。卽着彈亦不足殞厥命。其捕之之法。須先偵得山旁足跡。就山旁橫穿洞深可三四尺。一人挾槍伏其中。以製成。

民權素集 第七

中有數小孔之大石片塞洞口。然後令數人手叫笛於遠處。隙之。逮見熊踊躍來。距洞不遠。笛一鳴。伏者連作噦聲。如是則熊必至洞前。人立尋其迹。伏者以槍正對熊腹擊之。無不斃者。又熊一乳可三四子。長二三月。卽值數金。其得之之法稍易。蓋是地山隈多石蟻穴。其下大若蠅。往往巨熊二。扛石相對立。令子至下食蟻。獵者見之。陦鳴槍。熊必舍石遁。子皆壓斃。迨熊去遠。乃起石徐徐取歸。余親聞一。是處人爲余言之如此。

吾鄉某明經。工於制藝。九赴鄉闈。不得一第。遂縱情於博。藉以舒其抑鬱。久之。習與性成。幾於非博不歡。顧心思極鈍。雖已朝夕呼喝。仍未深明此中三昧。以是難操勝算。不及數稔。薄產已罄。乃館於某富室家。代課其子弟。主人與明經友也。本夙勸其戒博。蒞館之日。又諄諄以此爲言。明經亦以無往不敗。北漸有悔意。爰對主人明誓。永不再效。牧豬奴所爲。不數月。富室家司會計者四人。閑坐博。忽明經閒步至。立一少年後。注目視之。少頃語少年曰。君技太生。是宜去。是宜留。刺刺不已。旣而漸伏。少年肩以右手。代操其政。少年不勝。軋身微側。明經已代據其坐位。手揮目送矣。迨事畢始悟。已背約。則戒會計以勿語主人。後學使將蒞郡。明經伴其徒先數日。往塾居試寓。技又大廢。適有博友二人至。屈指尙少其一。乃語徒令承乏。對以未學。明經呵之曰。若在家課畢。常涉此。吾早有所聞。猶云未解耶。且試將屆。令此心少愉快。亦行文家之要訣。又胡害者。語旣先就坐。徒木立者久。終不敢從命。明經乃拍案起。令徒終試期。不得一出寓門。徒無如何。隱忍而已。

裝愁盦隨筆

懷霜
(完)

民 權 素 第 七

異人同名。如孔門子與費人曾參之屬。人盡知之。此猶其小焉者耳。明季魯人章望賢者。北上京師。止於逆旅。章善劍術。逆旅主人亦工技擊。鑑下暢譚。至爲歡洽。逆旅主人忽顧章曰。知己相值。殊不易得。然吾無以名子。章曰。我章望賢也。甫欲還叩。主人拔刀。遽誅之。執之官訊。其胡以殺人。則曰。章望賢大盜。殺吾父之仇也。曰。章以何時殺君父。曰。二十五年矣。問官笑曰。章年猶未三十。能以齋齡殺人耶。逆旅主人爽然若失。頓首稱死罪。曰。誤矣。將定讞。巡按某公閱牘。見兇犯名許昌。大驚曰。是有恩於吾父者也。且曲原其孝。擬從末減。讞吏持不可。某公終爲之庇。竟以是去官。或詰其所以始質言之。其人笑曰。而翁捐館時。許方在襁褓。烏有所謂恩者。及於而翁某公。大悟而已。晚矣。往有皖人王冠英者。爲徐淮防軍百夫長。因事與沐陽令張恭華涉訟。大憲付有司看管。一日。忽投刺謁。張令張惶。疑其釋出尋仇。三謁皆堅拒之。且曰。異時相見於軍門旌節前耳。已而見轍抄。始知別爲一人。江督端方檄令管帶某營者也。亟詣謝過。王一笑置之。聞二王不特同名。亦同爲北洋武備畢業生。同入徐淮防軍。一字天輔。一字芝輔。特燕咷異籍耳。

公牘文字。導源於典謨訓誥。秦漢之時。簡古高絜。猶有三代之遺。六朝以下。顯尚駢體。去古愈遠。前明而後晦。大變別爲一種。更舍手筆。所謂官樣文章。雖鄭重分明。能使人了了心目之間。古昔留貽。蕩然盡矣。陸宣公奏議。皆用駢體。浩瀚流轉。初無不達之意。既不落於朽腐。復無害於艱深。真能手也。李唐銓選擇人之法。厥有四端。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謂言辭辯正。三曰書。謂楷法遒美。四曰判。謂文理優長。試判登科。謂之入等。其拙者。謂

民權素集

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既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無不習熟。判語體必駢儼。謂之龍筋鳳髓。至宋時。猶有是稱。如白樂天集之甲乙判是也。蘇子瞻亦多駢體。判辭營妓乞脫籍。亦必妃青儻白。繁縝數百言。然宋時批判有僅署一字者。已非復唐人之舊。子瞻才人以筆墨爲游戲耳。唐時自朝廷以至縣邑。皆以駢語入公牘。非讀書善文不可。宰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語十數。宋初猶有唐餘波。寢假革去之。鄭畋有勑語堂判。宋人摘其瑣屑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風尚一變。世輒從而輕之。以其瘁精力於無用也。至唐人銓選之法。文職亦必體貌豐偉。得毋失之子孫乎。

文人好古。古今中外。均之一轍。西方考古家。爭集於義大利。以羅馬爲數千年舊邦故也。吾華最重三代彝器。其次則秦漢以下。又其次則唐宋以下。器皿文字之珍。貴迭有差等。雖鄙俗之士。示之以古代文物。未嘗不啧啧稱羨。此風實濫觴於春秋。由來蓋遠。夷考經傳所載。取鄙大鼎於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鐘。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鑿鑑納魯侯。樂毅爲燕破齊。祭器設於尊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皆是且強半用以行賂。斯其藏處珍重。不輕示人。至於無可如何。而後勉強割愛。固與後世藏家。同一結辨也。

庚子圍匪之亂。各國聯軍北上。無恥小人。粗諳外國言語。輒恃異族勢力。自陵同種。魯人某甲。爲某國軍官傳譯。擅作威福。都人側目。一日以名單呈軍官。指爲團匪首領。立執之。將斬以徇。甲意良自得。明日軍官忽召甲。正色

曰。團匪宜死乎。曰。我固謂其宜也。曰。然則團匪之兄弟及其門下士宜死乎。甲大戰栗。勉應之曰。宜也。一語未竟。手槍轟然而甲誅矣。蓋甲以析產故怨兄。又惡其師之直。兄而曲己。因而陷之。不意軍官之廉得其情也。

隨園詩話載有目盲四十年而一朝復元者。出幽闇而入光明。喜可知矣。南雄陳叟奔走江右。以販盜爲業。自言少時入山采薪。樹林蔽翳之中。忽落洞口。試窺其境。緣曲數武。水光山色皆目所未睹。不辨別有天地所至奇者。中有鐵屋數椽。似是祠宇。而未嘗有所供奉。四壁刻畫。大率牛鬼蛇神。其怪不可方物。間有石刻。亦多作畫跡。象顯然不染苔蘚。瑩瑩石爲塔。高二三丈。石質如玉。微翠可愛。甫欲攀躋塔頸。一縱遠觀。狂風忽至。其塞敝骨。亟尋來路。方出洞口。雙目如受針刺。少頃痛止。則已盲矣。同伴失翁所在。良久見其哀號樹下。詢得其繇。遂挈之歸。父母以其獲罪於神。欲得洞口爲之祈福。竟迷其處。益大懼。百計懺悔。其情如故。八年後往親串家中。途大風。日乍開朗。抑亦異矣。豐城涂君古香。以翁所見爲三代以前陳迹。然古無佛學。烏有建塔之事。豈鐵屋之與石塔結構異時。與然則翁目以風而盲。亦以風而啓。又何理也。天地之大魔。所不有。不得以己見所未及。斥爲斷無其事。昔人雜記有女變爲男之說。向頗疑其附會。吾友香山陳仲夔。郎有女十五齡。將字人矣。一病忽成爲男頭。已娶妻生子。友仲夔者。無不共審其確也。

庚子而還。國人遂譯偵探小說。日益以繁。震驚歐美之偵探。亦日益以甚。醉心福爾摩斯。信以爲良有其人者。既詬病中國無偵探之善術。勉強效颦者。又復憑空結撰。遠於事理。質則中國雖無偵探專門之學。而賢能之史。詞

民權素集 第七

察靈警類於偵探者固極有之奉新許公撫汎時某縣有夜殺一家三命之案獨人莫君知縣事聞報馳往勘驗死者事主夫婦及一寡媳其妾以歸甯母家倅免爲之鳴冤者其比鄰也勒令捕役糾凶無獲事主妻求伸冤抑甚急遽上控中丞檄令依限捕治令焦思無計忽疑事主妻微行采訪輿論僉以妾貞靜爲言一日妾復縞素登堂泣求伸理且曰夙聞賢父母爲一時循良必能雪此奇冤令訝其吐屬之雅因曰若讀書識字乎曰然令慰遣之翌日以夫人命傳妾至署垂詢委曲令偕幕友至其家僅一執爨婦在隔壁之以威令據實供婦平日舉動嫋力白無他遂厚賞之以危詞禁其洩漏搜檢室中所有絕無所得悵然將行忽詰婦曰若家終歲無親串來往乎婦苦憶良久始言事主有婿在距縣數十里之某鎮時來省居今數月不至矣令回署事主妻猶在內室因告之曰人言某鎮多盜遣捕役密緝或有蛛絲馬跡之可尋耳婦唯唯出亟遣人值之婦竟作書使急足致某鎮某人卽事主婿也奪其書兩捕之一鞫而服令語人謂此案妾獨免禍固已滋疑既而覺其貌爲惶急而不由衷益疑之厥後密其識字意可求諸文字之間試一爲之而不虞其得情也此事點綴成文亦一偵探小說耳

咸豐戊午順天鄉試以科場舞弊羅織大獄正考官大學士柏俊朝衣東市竟受極刑內外簾官數十人問罪褫職降調有差事覺之故言人人殊某劄記載柏有子倜儻風流不修邊幅徵歌選色日以爲常夙與一名伶狎場期伊邇伶所親厚多貴要知柏將拜主試之命適柏子至因言欲有所求令忖度之柏子雜舉泉布珠玉車馬衣服之屬伶咸以爲非是柏子曰然則若所欲得殆非我所能致伶曰所欲得者區區一乙科權在公相而公子實

左右之易與耳。柏子大勝，堅持不可。伶亦堅求之，以爲連城不易。至於滋然泣下，柏子蔽於情欲，良有所不忍。慨然許諾，授以關節。已而僞爲僕隸侍，乃翁入閩，襄試卷功令雖嚴，子弟爲父兄服勞事所恆有不足異也。維時伶冒他人名應試，並倩捉刀。柏子得伶卷，遂以取中榜後江甯會館有優觴之會，演劇至某場，朗誦閩墨，一丑諱曰汝伶耳。烏能識字？通文則應之曰：讀字通文，曷足爲異？榜上某名吾同業耳。我異日且繼此登賢書，能不青爾白眼耶？席間大譁笑，柏雖在座，初不知也。某御史與柏有隙，復偵查他事，併以入告。按聞得實，頗庸惻然，將從末減肅順夙興，柏不曉以爲科場舞弊太深，非懲一儆百不可。柏遂及焉，故事大員之辟擢大者臨刑輒降恩旨赦免。柏知之，是日將赴菜市應服元青，侍者以天青進，柏以裏爲洋灰鼠色，近表而出之，俟獲免謝恩，始易置天青綬，製於外以便行禮。然以肅順中沮之故，恩旨不下，卒服洋灰鼠受刑。洋灰鼠本都門時尚，自此以反穿洋灰鼠爲忌，垂三十年。

粵中麻瘋疾一經傳染，終身不愈。雖至親戚，亦必別室以居。患者所在多有，而以雷州爲甚。家有廢弔，瘋人輒大集，供酒食，獻幣帛，少不如意，則多方以擾之。民間殊以爲苦。郡守欲除其害，以建築院舍收養瘋人謀諸士紳，預算經費，需十餘萬金，責募於衆，皆有難色。郡守曰：諸公毋慮，鄙人願罄清俸所得，藉充善舉，特不樂以多財。聞於上峯，丐公居此美名耳。衆深德之，遂置簿籍，陽言籌用，尋下令曰：捐歟已足，集事指定一島，將興土木。某日郡守躬往相度地勢，樂受養者宜至島署名，否則不容託庇。於是瘋人咸往渡之以舟，遂棄之。頃戒船隻不許渡，瘋

民權素集

人歸犯者無赦。於是瘋人號救不應。皆餓死。瘋疾因銳減。然其忍已甚。君子多咎之。又鐵嶺楊子和太史署。送守潤州高州。有酷吏名。盜賊者無重輕。皆棄市殺人奪貨之風頗戢。一日忽大索官人殺之。且曰。人而無目。何以生。

爲後竟以病廢免官。亦一大忍人也。

近人之訴病官吏者。僉以敷衍苟且不治。民事歸督牧令。抑知其處境至難。雖賢者亦無能爲力。苟欲消除風聲。非盡翻全局不可。所謂改革者。變甲而不變乙。卒於無效而已。南皮相國督鄂時。有振興實業之舉。分咨各省。調查物產。浙江省玉山縣令既奉憲檄。將以邑中所有樹木茶紙之屬。據實牘報。幕友不可僅舉土產玉蟹墨蘭種種。玩物具觀。縣令叩其所以。幕友曰。樹木茶紙皆有用物品。上達憲聽。勢必派員查驗。仿效西法。求所以改良之方。委員接踵於道。行李之供給。君且疲於奔命。況有不止於是者乎。今以一二玩物貢塞大憲。將一笑置之。顧不善耶。縣令稱謝不已。相國又嘗委員來。函購求美國縣種。委員購歸。十倍其值。以侵公帑。既而以縣種支配各屬。勸民如法試植。病於告役。需索無敢。其領者至今鄂中尙無美種。縣花二事皆相國惠民實政。而奉行之草率乃至。於此蓋積弊相仍。非一朝一夕之故。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也已。

(未完)

網廬漫墨

余於丁未之秋。偕友人游於淮。淮之北有奇人焉。年古稀。不能辨鉤畫衣冠。古拙若農家。流居旁淮水。能述沿革之歷史。自周秦起。以迄當代。記憶不少。素與之談時事。則精神矍鑠。幾忘其倦。而若人良。若人惡。某事成。某事敗。

昂孫

是非所及。如水之澆物。鏡之鑑形。與麟經孤筆以不朽。每日暮農者。輒其田工者。歇其作。相率而聚於社。必強老者。縱諱今古事。藉以刷新其耳鼓。老者雄於辯。且素以開通民智。改良社會為己任。故亦樂與村人共話。時清廷惑於汪盛言。將蘇浙路權抵借外債若干萬。業有成約矣。愛國之士。聯袂而興拒款拒款之聲。奔騰澎湃於錢塘揚子之潮流。朝野抵觸。函電交馳。成命尚未收回也。是日。老者方剖談是事。村中人環坐於地。予適經其處。屏息而聽之。老者之言曰。一國猶一家。然家用拮据。向其戚友商借時。或有操契券及金飾以為抵者。是款非不可借也。所以為害者。則在款項到手。不審量其用途。而任意揮霍之。今日所抵款項。某署所營造洋房。耗去若干萬。某軍隊改壯觀。耗去若干萬。曾不轉瞬。而不辦一事。而此大宗之借款。已消歸烏有矣。地方生財。祇有此數。計惟陸續商借。方能因應自如。初則百萬萬。還增至千萬萬。外人僅就此區區路權而沒入之。豈其奇哉。譬之蕩子破家。有出無入。此亡國之道也。又曰。南方人物。距政府較遠。當有保國保家之思想。故能羣起而攻其在皇帝較近之地。則噤若寒蟬。不敢出聲。爾輩不聞某宦者言。北京人氏。譬若牛馬。非壓力猛重。必不進行。平言已壞而聽者。聞然老者。亦引去。嗟此老也。愚魯獵鄉農。蠶鄙似化外。而其政治之常識。有如此者。孰謂中國人遜於歐美哉。予聞其言。喟然而悲。肅然而敬。思有以傳之。為詰其姓氏於頃之壞聽者。僉曰。若姓秦。不知名。以能道故事。里中人咸呼之為秦古董云。

凌漢關羽一武夫。以好讀春秋。博軍界微譽。讀史者從而褒揚之。滿清竊漢。人心久未定。思假神道以為籠絡之。

民權素集

計。遂。崇。其。祀。於。通。國。非。禮。也。而。民。國。遽。因。以。爲。典。羽。之。生。平。足。以。矜。式。者。僅。乘。燭。達。且。一。事。然。陳。氏。斐。氏。俱。略。而。
不。載。惟。陽。節。潘。氏。則。潔。乎。言。之。余。以。爲。此。必。裨。官。之。說。潘。氏。故。摭。拾。之。以。自。矜。其。奇。非。可。據。之。事。實。也。曹。瞞。雖。姦。
必。不。鬼。計。陷。人。至。於。此。極。是。時。瞞。之。涎。羽。如。惡。渴。然。若。無。禮。遇。之。予。以。輕。視。矣。況。乎。男。女。授。受。自。古。不。親。稍。知。自。
愛。便。多。謹。慎。人。非。禽。獸。甯。有。越。牆。而。摸。其。嫂。者。此。村。夫。猶。能。爲。之。果。足。以。竊。萬。古。之。馨。香。乎。且。羽。之。好。讀。春秋。以。
吳。志。呂。蒙。傳。蒙。謂。魯。肅。之。言。證。之。則。僅。讀。左。傳。略。皆。上。口。云。云。而。又。不。詳。其。謀。略。今。之。頌。羽。者。至。以。經。生。懦。將。目。
之。胸。無。點。墨。固。無。怪。其。誤。會。也。

蒲留仙誌庚娘一事。後之讀者。多驚其神奇。以纖織之弱質。玩巨寇於股掌。卒能刃仇出險。誠哉其不可幾也。雖。
然。婦。女。機。智。豈。出。丈。夫。下。哉。以。予。所。聞。楚。女。英。英。殆。有。過。之。蓋。巨。盜。之。患。不。過。刦。一。家。其。巢。穴。亦。未。深。固。巧。謀。脫。
險。事。尚。可。爲。至。於。地。方。變。亂。匪。徒。四。擾。搶。掠。姦。淫。良。家。婦。女。鮮。有。免。者。不。能。死。節。則。楊。花。飄。泊。以。終。欲。求。一。保。全。
貞。節。遠。竄。匪。窩。如。英。英。者。非。特。僅。見。僅。聞。且。僅。所。傳。聞。已。英。英。楚。中。大。家。女。也。美。而。慧。少。澤。詩。書。具。有。鬚。眉。氣。年。
十七。訂。婚。有。日。矣。時。滿。清。嘉。慶。初。年。白。蓮。餘。黨。順。流。而。下。驟。擾。川。楚。間。民。不。安。其。居。罹。其。災。者。金。玉。財。帛。殆。不。
可。數。計。匪。魁。好。漁。色。遇。婦。女。必。擄。而。姦。之。英。英。家。遭。難。父。母。兄。弟。流。離。失。所。不。得。已。隨。鄰。婦。奔。匿。爲。盜。魁。所。見。艷。其。
色。欲。留。以。爲。匹。英。英。慨。言。曰。得。爲。將。軍。妻。妾。之。願。也。但。妻。生。詩。禮。之。家。將。軍。亦。閥。閥。之。族。雖。亂。離。之。中。不。得。父。母。
命。媒。妁。之。言。以。證。婚。約。然。花。燭。合。巹。大。禮。昭。然。妻。非。私。奔。豈。可。草。草。倘。蒙。天。眷。將。軍。大。事。成。功。王。侯。將。相。意。中。事。

民權素集第七

耳。妾以堂堂配偶。晉階王妃。夫人旣無苟合之嫌。爲妾終身之玷。且有倡隨之誼。以爲將軍之光。事出萬全。幸將軍熟思之。匪魁聞其言。頗以爲情理。曰。微子言。吾且唐突矣。乃下令。擇衣飾之美。與脂粉之佳者。送與新夫人改裝。英英入內室。笑語嫣然。濃裝艷服。益增嫵媚。既成禮。匪魁派他婦數名。入伺其左右。英英恐退之。且傳令曰。今夕何夕。初見良人。不願與俗婦共笑語也。匪魁以其含羞爲處女常態。乃遣散諸婦。時魚更已二躍矣。英英凝粧懷利刃。以待匪魁。入匪魁得英英樂甚。其黨羽復設筵相慶。酒力已不支。而營內亦十有八九。玉山傾倒矣。旣入室。見英英仍燈坐。光彩射目。遽前擁抱之。英英曰。天鵝落。狗口何躁急。爲也。起身闔雙扉。親爲匪魁去外衣。乘其不備。出利刃直刺心窩。匪魁應手倒。登時氣絕矣。英英乃卸裝抹血。復搬屍於牀上。以己之裝飾。飾其屍。爲之傅粉而塗朱焉。且剪己髮貼賊首。又加之釵鎖。已則衣匪魁衣。雄冠劍佩。執令以出。仍閉其室門。若相與安寢者。然次日午刻。大營檢查。失將軍馬匹。始疑爲將軍騎去。遂入室而詢。諸夫人則夫人。則夫人猶濃睡焉。待者不敢驟近。方欲轉身出。而一股血腥氣。自羅帳透出。乃呼衆而驗之。則知裝夫人者爲已死之將軍。扮將軍者。固已不知去向矣。全營亂。徒驚駭無措。欲出追捕之。則去時已久。無從蹤跡矣。自是白蓮餘黨。咸有戒心。不復如曩時。挾掠婦女。留宿營內矣。

溫公作訓儉文。極詆萊公奢侈。史家多和之。余獨以爲不然。公爲樞密時。賞賜優厚。乳母泣曰。太夫人。儉時求一廉。爲衾櫈。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終身。不娛聲色。由是觀之。溫公之言似未盡實。或謂公欲繼續

民 權 素 集 第 七

髮取宰相是說也。余更疑之。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年少者多罷退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乎其立朝氣節畢露於此一語中。史又稱公歿後子孫丐江南以史考之公又無子然則史之誣公者多矣。

陳師道謂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余以爲秦七尚已。黃九不足取也。山谷詞中語多襲諱如兩同心醜奴兒之第二首好事近之第四首更穢瑣不作冠冕語且其喜造新字如鼓笛令第三首之號字第四首之屢字皆莫名其來歷雖間有別具慧心之句然師道以擬秦七毋乃有所私激歟。

楊宗元字菊泉居鑑水之旁父霖操奇算資產累巨萬生五子宗元其次焉家世素賤不齒於鄉里宗元之兄名宗謂生而韶秀霖延師課以讀督責備至能工舉子業年十四游於庠甫成室而天霖痛至喪明其自宗元以下則皆蠢魯頑梗不宜於詩書逾年霖亦死而宗元兄弟固已次第成年矣霖將死之年爲宗元娶於同邑沈沈固劣輩也其子某賄典試者三千金得舉於鄉而沈翁之勢遂咄咄逼人當時宗元之父逆知諸兒之不保以重金攀爲姻姪蓋欲爲子孫築長城焉然水炭相剝蒸積不入沈氏所交盡顯宦視宗元若豢養物不令子伍逮霖死翁之威勢更炎炎不可近時而鄙薄時而呵斥一不順意則怒目厲色童僕不如焉以故宗元視沈翁一若行人之逢狼虎膽戰心悸慄慄不能聲每擢此苦况輒暗懲其父甚至於嘆沈沈女粗知義亦不直翁之所爲然以宗元之村野不文非其所匹偶雖逆來順守安其分命而鬱鬱之積經久成奇疴于歸甫二年香銷玉碎矣大凡幼婦之死也其母家無貧富貴賤非富有道德心者必糾率多人以與其婿爲難此越中之陋習也况當是時翁之

民 権 素 第 七

勢如烈火巨浪。浩漫不可制。而逢其惡者。又如蟻之附疽。蠅之集臭乎。烏平楊家子。以順局之姻緣。貸無妄之災。晦東賄西賂。僅受薄懲。而遺費已耗去大半矣。世之人。以攀親而釀子孫之患者。獨楊霖一人哉。可以鑒矣。世傳陳壽撰三國志。多迴護司馬氏。而短孔明。是說也可謂知一而不知二者矣。壽隸於晉。爲司馬氏諱。亦固其分。至於折服孔明。有非常識所幾者。觀其校定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詠召。不是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爲治。開誠布公。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用心平而勸戒明也。表揚孔明。純從大體。至將畧非所長。一語。壽於孔明。亦見有獨到處。不能引爲短。亮之譖歐北史。談殊爲武斷。陳英。如女士。閩縣螺江人。父建侯。滿清孝廉也。宦游於德安。母龔氏。早卒。女士與弟依外祖居。年十二。始之德安。省其父。性通敏強毅。意度超邁。精小篆文辭。凡一切什技。稍稍經意。靡不能且工。在德安時。祖母邱得危疾。得女針鍼灸立愈。女士心好之學。蓋得其術。旋歸葉氏。夫誠篤嗜讀。不問他事。女士佐其翁治禹策。馭下有法。門內外肅靜如廟堂。顧心質慈祥。貧乏以病謁。必招之治。至愈乃遣。或從而周之富家。請治疾。多峻却。若曰。力足致名醫。何溷我爲。我豈以醫市者。數請乃往。視已遽歸。封藥遺之。曰。飲此病可愈。即不信。甯勿服。毋問吾方。或服之果愈。則相與疑怪。女士還不爲動。仍獨行其意。數十年如一日也。女士憫閩之女。紅勞而廉撫。聞以機刺繡纂組。力省而利優。因設女子機繡局。聚課之。不取費。數月成績漸著。當時學生有繡劉誠意伯行草。生動如真書。或繡女士所書小篆。圓勁秀麗。不遺其神者。性親愛學生。數十人。依之若慈母。然力行不求人。知其熱心。時局問之。當道罕

民權素集

有知者嘗欲盡出所蓄倡辦醫學專科適林萬里議建左海大學女士竊喜曰吾聞外國大學醫必居一林君之議若成則所造宏博富獨醫歟取房產契券值萬金以授萬里且曰此區區數當有資力志願十倍於我者吾無所德也其急公好義類如此嗟乎富貴之子恆置時事於度外吾無責於巾幘焉中國地廣人衆芸芸萬類以創學垂不朽者獨葉澄衷楊斯盛諸人耳然出身微賤憤乎己之所不得學乃推其利於後人所謂有所激而發也女士本齊梁之族何樂而不得而乃急斯人急憂天下憂其心慈其願宏矣是殆女界之模範歟

南唐李後主以工詞傳據余所知則後主其一指也唐莊宗成功馬上深媚辭令嘗製自度曲云竹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鶯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細膩嫋嫋詎讓後主哉惜風流造孽聲色爲炎豪氣銷沉令人不制可慨也

(未完)

風塵餘情

(續第六集)

岑樓

壬子冬予館於漢陽友人家每晚就寢即聞琴音若猿吟鶴淚頗引爲疑蓋友人家素無精此道者彼悽切之琴音胡爲乎來哉一日晌午友人向予曰子知每晚撫琴者之人乎卽予益友心田之細君也言次有一絕世佳人迎面而過友人卽呼曰英妹英妹汝不合每晚撫琴擾人清睡吾必告知心田有以警汝佳人聞言不答友人復謂曰與吾談話者係汝等好友汝速轉語心田同來聚叙佳人聞言以退予乃問友人云斯卽心田君之細君耶每晚撫琴者卽斯人耶何爲而在此予與心田許久未晤急欲悉其近況請君指其所在以便過訪友人則云心

民 權 素 第 七 集

田新婚未久。比因旅行亦館於吾家。其細君曾與拙荆同學三載。文墨詞章較拙荆爲優。予欲晤之。不必遠行。令一僕邀請。卽來。予自臨敵處。後朝夕事冗。吾恐阻予要務。故爾未通報。予聆友人所云。卽促代請。未幾。心田與其佳人果來。好友重逢。暢快自在意中。唯其佳人貌含愁慘。雖亦秋水爲神。不假鉛澤。而蛾眉間淚光琅琅。大有瀟湘妃子之態。予本恨人心無不已。當聞其曾經傳亂與否。答云。旣無姊妹。壯庭終鮮弟兄。承母歡。予始知彼佳人之愁。豈有由來也。佳人經予一問。隨將冬興七律一首道予。並賜令步和。心田亦傍爲言曰。汝嫂初解吟咏。幸荷斧政。予聞之。有句云。竹梅長日裏。離雨松柏一身。總是寒。幾處叢林非暗慳。誰家香草未淵殘。予甚訝其語。意寃敗然。未便當而指點。僅徇俗套稱善而已。厥後予負笈東渡。遂與心田別。心田亦乘英銳之資。握掌兵符。河魚往還。互通音問。予不禁喜。佳人之有託也。孰知竟出予意料之外者。癸丑秋季。民軍起於金陵。旋復蹶敗。政府捕捉黨人。株連無辜。債者迎合意旨。更行肆虐。竟誣心田與民軍有索。死以莫須有三字。其佳人形影相吊。孤風興悲。屢欲從心田於九泉。被其族衆監視而不果。嗚呼痛哉。當予初聞噩耗。尙不相亮。蓋國家除亂。固屬正道。分別善惡。亦所應持。政府竟聽債者無稽之言。罪良善男兒於死地。其何以異暴秦之大索也哉。雖然。丈夫生旣未彼佳人年少失恃。將另抱琵琶耶。則伊非含舊謀。新之流。將矢志柏舟耶。則又無子嗣承繼之仰。前蒼後茫。如何而可。予一涉身思。及愁腸欲斷。寡婦之賦。將不僅丁儀作而沉痛也。甲寅之夏。予歸漢皋。探彼佳人勤靜。有友相

民 權 素 第 七 集

告謂已肄業於某學校。刻苦自勵。貞名隆赫。予卽投函相問。果爾匪誤。而彼佳人更訪予於旅次。陳明未死之苦衷。後來之宗旨。且曰。亡夫負恨九泉。冤仇未報。妾安肯背棄前盟。犯烈女不二之戒。況薄命人處處薄命。想得好事。難好。妾將終。甘縕索海枯石爛而不變矣。予見其主意決定。且感且愧。賈寶玉謂天地靈秀之氣。僅鍾於女子。洵非虛語。然如予者。則又多一番感慨已。一日佳人又來予所謂曰。妾一身苦無兄弟姊妹。君爲亡夫之義弟。亦卽妾之義弟。未審君肯認妾爲義姊與否。如蒙不棄。妾心甚慰。予以其芳潔過人。可敬可佩。允如所言。由是漸相周旋。彼之待予真同親姊。予每好飲。彼極規勸。予有所作。必使之聞。予素讀書。不務講解。彼察知其病。令予註釋文天祥之正氣歌。不準翻閱書籍。予對於典故。有所遺忘。彼卽面斥不然。如嚴師之責弟子。予自是留心於講解。不敢玩忽矣。惜乎。子命亦薄。無福永受教誨。彼竟抱病而沒。予至今有餘痛焉。計彼死時。年方二旬五歲。喪父無兄弟姊妹。賴慈母撫養成人。十五歲畢業於武昌女子職業學校。十六歲延師在家。專習詩詞。十七歲下嫁於予友心田十八歲。卽抱離愁之痛。嗚呼。非所謂薄命紅顏者歟。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至佳人之姓名爲何。則周其姓蘭英。其名也。

甲寅秋。予旅行於太原。草木搖落。風雨蕭瑟。燕翩翩歸海。蟬寂寂無鳴。羈旅贍懷。舉目增感。幸有友人時詣岑窓。不至興懷土之悲。一日有客謂予曰。君亦知太原現有慘史二則乎。否。予曰。不知。客曰。今爲君言之。君亦不能不淚落衣衫也。太原西郊。有富室一。多牛善穀。雄稱一鄉。村民賴以生活者衆。富室有子。素喜漁色。有見必求。非獲

不已。村民有女，名曰梅英，年甫及笄，小家碧玉也。幼年已許同里某子爲室。某子亦宗之玉樹，臨風皎潔，惜兩人父母困乏於貲，嫁娶維艱，未便一對。壁人合歡，並蒂富室子延艷梅英，遣媒通辭，欲取爲妾。梅英父母怯於其勢，商諸某子之家，間以抵制方法。某子家亦怯於其勢，不敢置一辭。梅英父母見此情形，惄怛於心，眼淚洗面。梅英乃跪陳於父母之前，曰：女兒生爲某子之人，死爲某子之鬼。安肯認荆棘爲蓮理，薦枕席於蓬徒哉？女兒今日處橫逆之際，惟有一死以明志耳。言已，引剪刀刺喉而死。某子聞之，哀泣不禁，深恨窮富不敵，亦懼鬱以逝。富室之子，依舊虎視無恙，莫敢誰何。君乎？君乎？爲富不仁之肉，其足食哉？此爲慘史者一。太原城南有王翁者，前清時曾任觀察，命運不齊。妻子死於疫，僅有一女，弔影門庭，女名淑鵠，風姿婀娜，不施脂粉，盈盈似仙。事上以敬，處下以和。王翁晚年相依爲命。第王翁以身將就木，膝下無嗣，雖有淑鵠，無能承祖宗禋祀。乃納小星以圖繼後。詎小星嫉妒成性，甫進王門，即恨淑鵠非己出，多方譖害。淑鵠待之仍極以禮，而小星莫改其習。且時對王翁不曰：淑鵠便性乖僻，即曰：淑鵠冶容好淫。王翁始不之信，久之又久，則君子可欺以方。於是王翁墮其術中，而淑鵠之慘刲至矣。淑鵠年逾二八，尚未許字。王翁聞此，爲之擇婿。淑鵠諫曰：兒願事吾父以終老，不願舍吾父而他行。縱吾父欲爲兒擇定大事，望無漠忽。從之暇豫，王孫兒兒誓不與媲也。王翁憐其意，選擇亦良奇。小星有一弟，年逾二旬，博奕飲酒，好勇鬥狠，草閑花無不眠宿。鄉黨嗤之，咸不齒焉。以是尙鮮而居，小星乃慇懃之。王翁未加思考，惑於小星之言，竟爾允許。淑鵠深處閨中，只知已擇定快婿，固未知爲何許人。羞穪之事，亦難質問。聽之而已，迨至

民素權第集七

合。卷。則。見。良。人。面。貌。既。已。不。揚。品。行。又。甚。可。惡。始。知。係。繼。母。所。弄。乃。於。黃。昏。人。靜。服。毒。自。盡。僅。遺。書。與。其。父。曰。兒。
今。日。之。死。與。吾。太。子。中。生。等。欲。宣。言。其。短。則。陷。於。不。孝。不。仁。從。此。綠。香。帳。裏。豈。有。冷。翠。零。青。紅。葉。窗。前。莫。問。鬢。齡。
稚。齒。幸。吾。父。有。以。收。兒。餘。骨。覆。以。坏。土。五。更。杜。宇。當。與。吾。父。見。於。夢。寐。間。耳。王。翁。讀。淑。鵠。之。書。大。加。傷。感。微。責。小。
星。小。星。反。曰。淑。鵠。以。死。驅。其。弟。王。翁。終。迷。於。寵。亦。未。爲。咎。孰。知。小。星。以。王。翁。年。邁。力。衰。非。己。所。歎。又。見。其。富。於。資。
財。旣。無。叔。伯。終。鮮。兄。弟。乃。以。害。淑。鵠。之。毒。心。轉。而。害。王。翁。乘。王。翁。不。妨。毒。之。使。斃。捲。其。資。財。潛。夜。逃。逸。君。乎。君。乎。
悍。婦。殘。賊。之。肉。又。豈。足。食。哉。此。爲。慘。史。者。二。友。人。言。舉。歎。歎。不。禁。予。亦。淚。溼。襟。下。嗚。呼。爲。富。與。惑。寵。者。果。若。是。之。
毒。若。是。之。愚。耶。今。特。表。出。以。爲。世。人。警。藉。終。予。之。風。塵。餘。情。

(完)



頻 羅 館 書 話

余有米臨袁冊帖一本。首行有史鑑印章。史字明吉。在明爲極精鑒賞者必其家所刻。而此本紙拓皆工。尤爲可寶。世間獨不傳。諒以無款故也。又蘭亭一本。疑是鬱岡齋初搨。臆定爲米虎兒所臨。亦逸品也。

唐碑中蘇靈芝一派最俗。卽北海雲麾碑。魯公明遠帖。妙處亦不知之。至若柳公綽武侯廟碑。在唐碑中。有晉法者雖非至佳。未可厚非也。

心正筆正。前人多以道學借諫。余以爲用極軟羊毫。落紙不怕不正。不怕不着意。把持浮淺恍惚之患。自然靜矣。

詩白

山東

繫京



譜數目錄

煙鬼浩劫記

貧士與孔方兄書

滑頭讓空心書

鷗鷺談二十七則

蔽廬非詩話（續第五集）

箸記懷節雙
超者霜瑞熟

集 第 七 素 權 民

目錄

集 七 第 素 權 民

目 錄



諸數

煙鬼浩劫記

雙熱

萬事不如槍在手。一年幾見日當頭。一燈如豆。鬼火作慘綠色。中有煙鬼焉。橫七竪八臥。如犬如豕。其枕高其身側。手各擎一槍。作撫弄狀。樂哉烟鬼。據鬼城。尋鬼趣。此鬼城者。別名曰芙蓉城。

某月日。日薄無色。陰風怒號。忽有警報來。一時傳遍芙蓉城。傳警者亦一煙鬼也。竭力狂奔。鞠躬如也。大聲疾呼。曰。煙同胞。煙同胞。醒醒。起起。魔王來。

民樓素集

羣鬼大駭。齒相擊有聲。舉手手燙。舉足足僵。開口口若焚。一鬼方飽食阿芙蓉。精神抖擻。面色不變。投槍起。爲羣鬼作偵探去。曰。誰有膽從手一行。傳警者。曰。我敢。我敢。遂作雙探子。雙探子去。羣鬼愈憂懼。懼甲曰。殆謠傳乎。乙曰。事如真。則奈何。丙曰。今且堅閉芙蓉城。雙探子來。當有真消息。而丁而戊而已。等等跪地向天禱。願今日無事。未幾。芙蓉城門有聲。蓬蓬然。羣鬼益惶急。無措。門外大呼曰。戒嚴。戒嚴。魔王真來矣。魔王非他。從前之林。則徐也。率魔兵十萬。已抵鬼門關。羣鬼聞之。驚心喪膽。此時雙探子喰門急。乃強鎮其驚。拔關納雙探入。一片聲呼曰。奈何。奈何。今奈何。

此雙探者各有姓名。其一陳其姓名老槍。其一沙其姓名大斗。煙鬼界中並稱鬼王者也。魔土來。羣鬼懼而大斗。老槍尚能自鎮定。

此時羣鬼大恐慌。或急而啼。或膽碎撲地死。或哀號曰。煙大王救我。煙大王何以教我。陳老槍曰。呸。何無用乃爾。與其坐而待斃。曷若合力與魔王抗。魔王有魔兵十萬。須知我衆十倍之。且我衆各有槍械。有軍火。夫何懼。大衆諦聽。各就枕。各飽餐。一鼓作氣。戰戰。予當爲汝等先。沙大斗亦呼曰。戰戰。戰。夫何懼。羣鬼聞言。膽稍壯。齊聲歎應。曰。願從大王命。於是拜老槍爲大將。大斗爲軍師。佈置戰備。部署軍旅。老槍曰。少安毋躁。予煙燄至矣。且殺予癮。再議他事。大斗曰。贊成。贊成。吃。吃。吃。

老槍已過。大斗食已飽。羣鬼亦各大餐畢。沙軍師昂然坐煙榻。曰。大衆聽者。予今發兵點將。毋得違令。大衆站立兩旁者。羣鬼應曰。得令。其聲啾啾然。鬼軍師手捧鐵扞一大束。當作令箭。哈哈。是可名之曰令扞。第一聽令者。陳老槍也。軍師令曰。汝爲先鋒。勿失機宜。任汝挑選。煙軍二十萬。迎禦魔王去。老槍一聲得令去了。

鬼軍師且亂拔扞。亂點將。牛大鍋。有區臭。有煙僧。有大磁。有召臭。有郁從臭。有自製新泡。有滿口鬼名。有唱斯應。各各奉煙令。領煙軍。紛紛滾滾。躑躅躑躅。鬼門關去。

煙軍凡三起。分前中後三軍。三軍凡六十萬。其戰具則居然槍也。其佈陣則居然花樣翻新。非一字長蛇陣。非八門金鎖陣。而佈所謂蝦米陣。蓋羣鬼背城廝拏。其形恰如蝦米。故曰蝦米陣。

煙軍有餓糧乎。曰。有。有川餅。有雲土。有廣晉。有三冬。公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煙軍乎。煙軍兵多糧足。大可與魔王一戰。

煙軍距鬼門關二十里。便按軍不進。鬼大將鬼軍師等各各入帳高臥。飽食鴉片。牛大鍋等亦傳令煙軍埋鍋造黑飯。一時黑煙蔽天。奇臭噴射數十里。

此時魔王林則徐在鬼門關外三十里安營。魔王下令曰：「煙鬼以千萬計。彼衆我寡。我軍須努力奮勇。一以當百。」

煙鬼有毒藥槍。不可輕敵。我軍此來想烟鬼必有準備。雙探子安在。爲我探來。雙探子應聲曰：「得令。」

魔軍中之雙探回。大名鼎鼎者非他。千里眼與順風耳也。於是千里眼張目遠望。順風耳側耳遠聽。此曰：「咄。彼曰：「咄。急報魔王曰：「煙鬼奇絕怪絕。目所見者黑煙如墨。不見一鬼。耳所聞者吱吱噠噠。不聞一語。探無所得。奈何。蓋此時正煙軍造飯會食時也。魔王怒曰：「枉稱千里眼空有順風耳。今日探不明聰明成鴻鵠。要汝何用。再去探來。雙探搔耳爬眼。眉頭皺矣。」

彼煙軍者。造飯良久。會食又良久。軍師沙大斗欠伸而起。大將陳老槍聳肩而立。軍師令曰：「魔軍有魔術。不可輕敵。爲今之計。須堅守鬼門關。休放魔軍入。然後用計詐降。徐圖勝策。」陳將軍可率部從臭區臭召臭三將分兵一半登關而守。待本軍師細修詐降書。妥定詐降計。三軍衆將不奉命令。休得開關出戰。郁從臭等聞令大喜。不出戰。好僥倖。朝夕高臥。鬼門關狂吸阿芙蓉。如此差遣。何樂而不從。便各攜槍隨陳老槍登關而臥。

魔軍雙探此時大喜。向魔王揚聲報告。探得煙鬼無數。或臥關上。或臥半途。無不骨瘦如柴。鷄形鵠面。恭喜大王一戰可定矣。魔王於是發戰令。令魔將烟仇煙敵領軍萬五千。向鬼門關進發。合圍攻關。此時守關之烟軍烟將。

集七 第索 權民

吸煙遙於平時。或沈沈睡且入夢。陳老槍獨清醒。大呼曰醒。魔軍來。魔軍攻關急。忽烟臭觸鼻。頭目昏眩。紛紛仆地。陳老槍喜出望外。馳報軍師。軍師方在帳中坐。執筆修詐降書。

沙軍師聞報大喜。投筆揉紙曰。然則可不必用詐降計。詐降險道也。今我軍既有伏魔之煙氣。足以麻醉魔軍。復何憂。復何懼。今日未傷一兵。未折一將。而得意外之勝利。哈哈快活。煙軍萬歲可傳令三軍。盡情大吸鴉片。權當慶喜筵席。將軍守關有功。當製烟印一顆。拜將軍爲伏魔大元帥。沙軍師更傳令管糧官自製新泡。發川餅萬枚。雲土萬枚。交付陳將軍分賞守關軍將。陳老槍檢收訖。復向鬼門關高臥去了。

陳老槍到關。郁從臭區臭召臭三將及衆軍。或醒或未醒。老槍大呼我軍萬歲。魔軍敗。領犒賞者。郁從臭等三將有得色。曰都虧予等以本身之臭。助彼煙臭。用以麻醉魔軍。快活哉。領賞。慶喜。開燈。舉槍。呼呼吃吃。魔軍萬五千。一時中煙毒。觸煙臭。昏睡於地。良久未清醒。此時順風耳千里眼。已探知一切。駭報魔王。魔王大怒。我軍直如此無用。竟中鬼計。乃更發魔兵三萬。大將六員。曰絕煙。曰制煙。曰祛煙。曰搜煙。曰拒煙。曰滅煙。各各以魔丸陞鼻。更携丸萬五千粒。救醉麻者。然後併力攻鬼門關。許進不許退。先得關者爲頭功。擒殺烟鬼。以多寡論賞。三萬軍六員將。風馳到關前。見前軍昏睡如死。乃以魔丸分納其鼻。片刻都清醒。殊無恙。

昏者既醒。於是合軍猛攻關內。煙軍方大餐。絕無準備。魔軍以肩接足。以人爲梯。登關直入。鐵蒺藜。狼牙棒。一陣揮舞。煙軍大驚。狂呼救命。饒命。有槍不能舉。有足不能逃。而陳老槍而郁從臭。先後被執。守關軍三十萬。死者

民 樓 素 集

死傷者傷降者降。遁者僅十餘鬼耳。哈哈人死爲鬼。鬼死爲靈。可憐三十萬煙鬼大半爲煙魂矣。彼郁從臭等被執。無不哀號乞命。而魔軍則得意而大笑。

魔將傳令收兵。絕煙拒煙祛煙三將留兵二萬五千據鬼門關。其餘軍將歸報捷。魔軍一路唱凱歸。獻俘虜於魔王。魔王大喜。煙軍降者魔王以爲無用。今日盡數殺却。不怕煙燭猶能爲厲也。郁從臭等四煙將繩穿索縛跪魔王前。魔王令加枷鎖。且拘禁待盡獲煙將一并處治。諸軍衆將者番勞苦功高。從優記名功勞簿。開筵慶喜。息兵三日再前進。更發牛酒等物賚至鬼門關。賞賚聞者。

守關煙軍大創後。彼十四五遁脫之煙軍回報沙軍師不好了。魔軍攻入鬼門關。陳將軍等四將不知存亡。三十萬大軍大遭劫。沙軍師正在煙霧中高臥。聞報大驚。便移軍退入芙蓉城。欲派間諜往鬼門關一探。無敢往者。沙軍師無奈何。乃冒險自往。則見關上魔旗招颺。魔軍密佈。有持戟者。有使酒者。而煙軍則積尸如山。流血成海。細視一周。不見郁從臭等四將知殆被執矣。又傷心又駭目。急回芙蓉城。與牛大鍋大礮自製新泡等商議。軍情百思無計。自製新泡曰。惟有降耳。沙軍師大罵曰。好沒志氣。爲今之計。莫如詐降。軍將等有異心者。有不奉差遣者。軍法無情。當斬。自製新泡等戰慄而應曰。不敢。沙軍師携槍起。退入帳中。顧軍將等曰。且各飽食。靜候軍令。待本軍師重修詐降書者。

沙軍師入帳。開天闢地。第一。吃緊事。並非修詐降書。却是吸鴉片。登榻而臥。一方面吸煙。一方面搜索枯腸。起草。

民 權 素 第 七 集

降書草忽一煙卒慌張入告曰管糧官自製新泡誘合衆軍禁載軍糧反投魔王去矣。倏又一卒入報曰牛大鍋也引了數千兵士向鬼門關去了。沙軍師飽受一慾身不自持一磚碌從榻上滾而下蠕蠕亂動不能起立。二卒乃扶之起。此時煙軍心已大亂。紛紛向鬼門關投降。魔王去沙軍師一陣頓足長歎一聲曰大勢去矣。而煙將中之煙僧方在煙相臥忽躍起携手抬出一黑手高舉過頂嘶然而呼曰願降者從子來。煙軍同聲應曰願從將軍降來也來也。此時沙軍師方出帳。尚欲發號施令。煙僧引衆直入。一手掀沙軍師髮。大磁亦上緊執沙軍師袖。前索後擁一路向鬼門關進發。沙大斗大呼曰我不降我不降。煙僧等不之理。擁之行須臾已抵鬼門關上。魔王喝問來何爲。煙軍煙將於是一片聲呼降。煙僧且大呼曰軍師沙大斗抗命不肯降。今已被擒在此。望魔王將軍納降者。魔王拒煙等納其降。押降卒赴魔王前。烟僧等乃見先來之降卒均被殺無一留者。乃大悔。乃大懼。此時魔王軍已蜂擁上。七手八脚縛煙僧縛大磁縛沙大斗。而隨來之降卒一時又殲焉。魔王問煙僧曰汝等果肯降乎。而開口第一聲呼願降者非他軍師沙大斗也。魔王又問芙蓉城裏尚有餘鬼若干。沙大斗曰盡於此矣。僅餘羣雌粥粥耳。魔王不信。乃使千里眼登高眺望。千里眼回報其言與沙大斗同。魔王乃傳令曰迭次所被獲及來降之煙將悉數取出。沙大斗等不知何意。姑靜覩之。有頃而陳老槍而郁從臭而歸。召臭而牛大鍋而自製新泡。披枷帶鎖加以鐵索魚貫而至。

煙僧等一見同志被魔王如此待遇。一簇懶魂已飛上九天。彼陳老槍郁從臭溫臭召臭等被拘以後。絕其煙糧。

民權諸集 第七

便來。煙癮大呵小欠。涕泗橫流。魔王厲聲叱曰。如此廢物。留之何用。且把煙僧大磁沙。大斗一齊枷鎖者。枷鎖既上。魔王令曰。若輩鎮年鎮月。鎮日鎮夜。弄火吸煙。今兒可葬。若輩於煙火中。勿令速死。可置若輩於大蒸籠上。熾炭於下。用文火細細烘之。牛大鍋等哀求叩首。崩角有聲。魔王冷笑。顧左右。速將去烘。於是陳老槍沙大斗郁從臭牛大鍋區臭召臭大磁自製新泡。凡八大煙鬼齊上蒸籠。哀號之聲慘不忍聞。奇臭忤鼻。不可嚮邇。魔王觸煙臭。又復麻醉。紛紛倒地。魔王亦一陣昏花搖搖。欲墜急納魔丸入鼻。更以魔丸救治昏倒者。此時蒸籠上八大煙鬼已力竭聲嘶。焦頭爛額矣。惟陳老槍沙大斗牛大鍋三鬼。置身於他鬼之上層。尚無恙。而不憐之魔王。遂以鐵錘翻攬之。令上者與下者易位置。牛大鍋等遂與郁從臭等受同分量之痛苦。烘烘烘烘。一烘再烘。可憐牛大鍋可憐郁從臭可憐區臭召臭可憐大磁煙僧可憐自製新泡可憐大斗老窮。於數十分鐘間。一例成煙乾矣。而魔王而魔將而魔軍。以爲快樂。置酒慶喜。狂浮大白。遙對煙乾。欝當下酒物未幾。魔王令於蒸籠上取煙乾下。堅而厚無異牛皮。能辨四肢。不能辨面目。魔王乃援硃筆。大書特書於煙乾之上。信筆亂判。管甚張冠李戴。曰牛大鍋曰郁從臭曰區臭召臭煙僧大磁自製新泡等。於鬼門關高樹八長竿。而號令煙乾於其上。此時芙蓉城裏。粥粥之羣雌。早失雄而悲無依。望投降而來。佳信孰料其夜而魔軍擁入芙蓉城。千萬煙雌盡爲魔軍剝滅無一存者。魔王拍手大笑曰。大快事。大快事。政府禁煙白白嚴。虧我痛快淋漓一陣殺。而今中華民國。不見一黑籍鬼。哈哈大快事。於是魔軍魔將三呼民國萬歲。隨魔王班師返大魔窟去。

貧士與孔方兄書 仿李白與韓荊州書

節 瑞

民 素

某聞天下貧士相聚而言曰。生不能得三餐飽。但願一識孔方兄。何言之尊重。一至於斯。豈不以銅山之富。填金錢之窟。使海內人士奔走而求之一。蒙賞識。則聲價十倍。所以行商坐賈之流。皆欲收名定價於先生。先生不以鄙陋而斥之。貧賤而棄之。則大千之中。有餓夫使某得盈橐而歸。卽其人焉。某神州布衣。落拓江河。十五好吟咏。東塗西抹。三十學文章。子曰詩云。雖年不滿花甲。而日食萬錢。皆王孫公子許以晉接。此疇昔歷史。安敢不盡於

先生哉。先生權勢通神州。利祿通天地。名傳中外。跡偏寰球。幸願大發慈悲。不免冠見。抑必若充之庫藏。質之以皮囊。請日進斗金。操券可必。今天下以先生財源之司命。貴賤之權衡。一經照拂。便成巨室。而今先生何惜太倉一粟之微。不使其錦衣玉食。誇耀鄉閭耶。昔金錢侯爲刺史。未下車。卽辟和嶠。旣下車。又辟何曾。青蚨作典史。甄拔幾十人。或爲守財奴隸。先代所美。而先生亦一薦石崇。錦帳數十里。中間吳王。陳陶朱公。卜式。鄧通之徒。或以理財見長。或以豪富見稱。某每觀其持籌算。鋪銖必較。某以此羨慕。知先生加實惠於諸人之家。所以不求他人。而願呼願先生。倘惠然下顧。敢拜宏恩。且人非草木。孰能不貪。某夙興夜寐。無處移拂。至於薪水斷絕時。則欲偷竊刦掠。恐國法具在。不敢爲。非若俯察私忱。請賜銀幣兼之紙鈔。然後香花燈燭供養祿位。庶餓莩凍卒。再生於善士之門。幸推下流。大開方便。唯先生鑒之。(丙)

滑頭讓空心書

懷 霜

民權素集

滑頭頓首上空心房下。我居極峯。君處內地。不屬同體。狀若參商。引領不見。我勞如何。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髡髮。蟠蟠演滑油。山一劇轉。豐工穩。於是。由滑頭大少。淳升滑頭大人。自謂不減尖頭之銳。粉頭之麗。禿頭之辣。曲投時好。無往不利矣。不意房下城府洞然。外強中乾。心腹之患。損及元首。平生盛名。爲房下所累。哀號。捨地。其何能及房下。猶泰然自處。不以焦頭爛額。稍引咎戾。俯仰自審。幾不欲與汝共戴。一天徒以夙稟致命。四體猶爾。何況吾頭。不得不含羞忍恥於專制之上耳。自今以往。房下苟自知其無實。所當深閉固藏。勿令局外如見肺肝。重累低頭。隱忍不敢以面目向人。則蒼頭之福。心君之惠也。明亦知僕與君有密切關係。不便過於責難。所倚冀於君者。深居簡出。秘厥內容。俾如瓜之頭。東西旋轉奔腾。下無不能容。是亦足矣。伏容心照。滑頭頓首。

鷗鷺談二十七則

記者

某甲目不識丁。見有短視者。御眼鏡。問報以爲得一眼鏡。即可識字。因往全昌購一新式鏡。適見報紙一張。遂亦御鏡覽之。忽呼曰。此鏡不合。店夥易之。其呼如故。夥謂之曰。君果識字否耶。甲曰。你的眼鏡不好。還怪人家不識字。如果識字。還要配眼鏡麼。

某力士體弱不適。召某名醫至。就榻坐。力士方臥。謂醫曰。僕病方劇。氣力盡矣。言次。將醫並榻高舉。伸臂作一字形。曰。嘻。甚矣。憊。

英國某女士家以富名。一日刷牙後。覺喉間着一刷毛。頗不適。日必召名醫細驗。僕云無所覩。然女士竟病。飲食。

不進。登報徵贊。一滑稽醫者至。女士張口令驗。醫曰。信有一毛。惟大半已入肉不易拔也。明日携鐵鉗至。鉗口預夾一毛。作挑出狀示女士。曰是此物否耶。曰誠然。今已帖然矣。因極口稱謝。並登報揄揚不置云。

有形似水手者四人。乞哀於某富翁。曰不幸舟覆。遂無所歸。富翁夙以好善名。然精細特甚。因隔別詢船主姓氏。甲曰趙。乙曰錢。丙曰孫。丁曰李。翁笑曰。一船而有四主。政出多門。宜其覆矣。汝盍他求。而翁無能爲力。

某甲游市上。思如廁不得就道旁大遺。警兵至。甲亟起立。以冠覆遺處。詢以冠底何物。曰某王邸逸一鸚鵡。頤蹤跡得之。因殺之以冠。君幸爲我按冠勿動。吾取籠即至耳。警兵以無暇辭。甲曰。君不允。吾將請邸命立除汝役。警兵不得已爲之按冠。甲辱然遂行。他警兵來亦詢冠底何物。曰鸚鵡耳。曰不通空氣。鸚鵡將鑿頭探之。以手胸中作惡欲死。

華盛頓總統美國時。某書記恆來迎。詰之。則以時計不準對。一日。又詰之。置對如前。華笑曰。汝不易。一時計吾將易一書記矣。

鄉塾課童十餘人。一日將雨。昏闇不辨字句。師命輟讀。靜坐。既而雨至。諸童竝出覘雨。師怒曰。汝輩從未見天雨。那一童答曰。今日之雨。因夙所未見也。

客廳。某甲自甯來。滬誤登慢車。以其過緩也。殊不自聊。尋抵真茹。忽聞人大呼曰。真茹到了。真茹到了。甲作怒容。曰。我十二月來的。正月到了。還在這裏。

甲乙偕行。競誇其闊。內間之不能耐。因前請曰。此閒房值貴賤如何。甲乙訝曰。我輩何知者。內曰。吾意屋宇鱗次皆二君不動產耳。

富家兒某在鄉肄習英文。未三月。卽束裝往英國游學。道出法京。意欲流連數月。甫抵旅店。卽將法京住址。抄入袖珍冊。並將住址發電信回家。冀通音問。是夕外出外遨遊。信足所之。適道經劇場。遂售券就座。迨劇終出門。竟迷歸路。急向衣袋中出日記冊閱之。則非昔之日記。而爲商務書館某過年紀念贈品。正在束手無計。忽見有電報局。在即將紀念冊中所載之中國電報碼。譯發電信回鄉。曰。適出外遨遊。忘攜日記。迷道。不得旅館所在。見電。卽速將今日寄回之旅店住址。由電寄來。予在電局。企候云。

某駕駛學堂學生某甲。於暑假東游後。附輪船回。欲試其駕駛術。懇船主俾司舵。船主却之。迨抵崇明川沙之間。船主因風急潮漲。遂下錨。船卽逆流停泊。某不覺也。又向船主懇代駕駛。許之。未幾。船主佯問之曰。速率如何。某答曰。視水則船行甚疾。視陸則如故。何也。

某甲性極鄙吝。凡月夜室中。卽不燃燈。一夕步月歸。見僕室有光線。卽憤然入僕室。見僕對燭觀書。乃責僕以擅耗燈燭。僕答以私財所購。遂轉怒爲喜。謂之曰。甚佳。我亦攜書來此。免耗餘光。

英世爵某。旅游美國。美富商某。享以盛饌。世爵忽發言曰。美哉貴國。所少缺者。未有世襲耳。座中有客。問以何謂世襲。某曰。祖父爲官。積巨資。後人坐擁多金。不事生業。年有一定之進款。是謂世襲。客喟然曰。若是。則敝國亦有。

民素權第十七

之。惟。名。稱。不。同。耳。不。事。生。業。者。敝。國。稱。之。爲。廢。人。

或購影燈畫片。畀其猶子。猶子挈歸。張白布於堂。集家人觀之。惟未詳用法。誤將影片倒置燈架中。布上皆倒影。等思良久。忽大呼曰。無他。布倒懸耳。

一人命僕於翌早備沸湯盥面。屆時取用。則冷水耳。呼僕詰問。僕曰。吾性善忘。故於昨夕預爲之。非他故也。

小兒夜游見月。請於其父曰。今夕之月何其小耶。父曰。此新月也。兒曰。售者將焉用之。豈碎爲新星耶。

鄉婦來。至人壽保險公司。自稱夫死。索取保費。公司中人謂非眞質。不可。婦慄慄而返。越數日。其夫寓書公司。曰。前日鄙人確已死去。聘一名醫得活。吾婦前言可取消否。

某孩喜玩木偶。尤愛一素裝者。名之曰乖乖。適以損壞。攜交某肆修理。翌日往取。主人他出。主婦曰。我不審孰爲汝物。孩曰。他的名字叫乖乖。

某甲富而奢。喜就拍賣場行中。購舊式器皿。多不適用。其妻苦之。擇其尤劣者。私售於附近拍賣場。抵暮。甲復購原物歸。欣然謂其妻曰。這回買的真是便宜極了。

有患腹痛者。求治於醫。醫詢其曾食何物。答曰。早餐時曾食半熟之飯耳。醫曰。吾不能治。往求徐景明可也。曰。徐牙醫耳。安能治腹疾。醫曰。爾牙無恙。則饭之。生熟當能辨之。

甲訪乙於其家。扣門。揚聲良久。聞乙戒其御者曰。客來。毋謂我在家。御者啓扉。如主人言。甲微笑曰。爲我候若。主

起居並告以我並未羽來可也

閩中有鄉人初抵滬止逆旅中一旦出游遠忘住址詢之僕察又言語不通遇一鄉人賴指點得歸明日復出遂以片紙書地名爲識已而果迷路因出示之蓋招貼即批四字云

一夕狂風驟雨逆旅中數人競說舟行之險甲訥乙何業乙曰自吾祖父以來皆業舟兩世葬身魚腹矣甲曰若然君當引以爲戒乙曰君祖若父卒於何所曰正寢耳曰若然君何不引以爲戒每夕在牀寢息耶

某甲入西菜館既就坐即問值於侍者侍者曰平均計之每品約小洋二角麪翹咖啡例當加贈鄉人曰慎食衛生會戒肉食爲我備翹咖啡可也

某王率衆微服田臘於野王渴甚離衆而自求飲於農家農人不知爲王也乞與面土王諾之農遂戴草冠以隨行問曰王與衆有別乎王曰戴冠者於首王也及至見衆皆垂首其頭上有冠者惟己與王乃竊謂王曰此間之王非君則我矣

甲借傘於乙久假不歸某日遇雨甲遂往索取適乙持傘將出遇諸門向之索傘乙曰吾正需此焉能還君甲曰吾將若何乙曰子何愚盍效吾所爲而借之於丙乎

英法戰爭之後有英國水兵持一法國鎗至鎗匠處修理詰其工值若干鎗匠謂鎗機已全壞修理之費或過於原值二倍水兵曰請代修理吾必以原價二倍者給汝蓋余祇以棒一擊其人之頭而此鎗已爲吾有汝之工值

集 第 七 素 樂 民

我祇持棒再擊汝頤可矣。

蔽廬非詩話（續第五集）

箬 超

昔李元膺有十憶詩。焚山循其義而廣之。得二百篇。爲世傳誦。余欲效顰。而不耐作香益。乃翻作五憶詩。了僧曰。子之五憶。何所取義乎。余曰。少年不務正業。今晚矣。以之自懺於理。甚當。了僧曰。然則子之五憶。吾知之必爲嫖賭。吃着煙五題無疑。雖然題過博。恐解不勝解。蓋若反其體而爲律詩。則思過半矣。余曰。可。了僧乃爲余拈韻字。第一憶。賭得紅字。五歲兒童絕世。聽背爺偷擲狀。元紅半生不幸。墮迷窟。一夜無歸起。內訌縱有雄心。占旺相惜無妙術。借東風。乘公孤注。最難學。贏得衣衫入庫中。第二憶。嫖得流字。胭脂隊裏。覩風流。不拚金錢死。不休賣笑。樓頭春色。惱迷香洞口。冶魂勾慣從桃葉。翻新漲。猶向荷花典。敝裘耐格少爺真。豔腳一盤烟。賬沒人收。第三憶。吃得斤字。有酒三升肉一斤。餐餐羅列半鮮華。萬錢價貴嗟。凶歲十日興豪是。使君未必居。四途大憲居然否。本留餘芬年來已就嗟。來食不見親朋餽。鹿筋第四憶。穿得袍字。壯年壹意學時髦。單笑質人敵。縕袍裘葛與時爲進退。衣衫無處不風騷。翩翩裙屐羞儕輩。楚楚冠裳傲爾曹。怕聽換空箱。一戲妻孥歲歲越啼號。第五憶。嫖得陳字。熒熒一榻。慣橫陳夜伴芙蓉。笑語親欲借。燈花占壽數。時從火裏倍精神。可無妙樂忘中國。偏有老槍燐死人太息。州官懸厲禁。居然弄假亦成真。詩成了。俗讀竟笑謂余曰。此乞兒口吻。殆非足下自憶。昂孫有四憶詩十六章。頗堪發噱。憶酒四章云。豈果解憂惟杜康。一杯常伴美紅粧。醒來萬事都如舊。兩字笑他。

民 權 素 第 七 集

是醉狂人說青蓮意氣豪。醉中揮不盡仙毫。我來行過玉山上。不見詩才出爾曹。欲借瓊酥補玉神。即仙即佛自稱臣。如何一味糊塗了。斷送昂昂七尺身。東道主人慷慨多憑君。飲量決江河。搖搖過城市。翻入茅池念那座憶色四章云。頭銜最貴是風流。拚却閒身學溫柔。究竟不如花燭好。被人發覺斯文休。卿須憐我我憐卿。落水鴛鴦訂密盟。怪道見時似相識。有頭冤孽在三生。瞞着步兒入翠房。生成委態媚情郎。今宵縫邃雙棲願。別後相思仔細商。色不迷人人自迷。高唐入夢有餘懷。何曾真箇銷魂者。曉得紅羅小字題。懷財四章云。畢生心血苦。張羅節食減衣沒。奈何轉眼堂前無燕子。兒孫只爲孽錢多。多少勞人算計空。滿街爭說孔方兄。來時辛苦去歡樂。那箇存儲滿竹筒。窮時路鬼亦揶揄。一有銀錢便自如。祇是海沙容易散。問誰家裏盜青蚨。豪俠心腸不愛財。千金直視爲飛灰。一錢好逼英雄漢。羞見故人滿載回。憶氣四章云。少年血氣貫精誠。麼向人間抱不平。天地無靈身亦死。有誰繼續慰英靈。一家鹽米須商量。休與旁人道短長。年少未能諳世故。三言兩語便慌張。鄉間善惡不分明。便有村婆搗實情。我是酒餘聽不得。代人剖白目光曠。人間無地覓恩仇。卽有仇時亦有頭。此恨未能消一口。除非到得死方休。十六詩寫來。尙能有致。惟與憶字不相脣口。余意應改爲四悼。昂昂孫頗不以爲然。蓋昂孫落筆時。故意在憶而不在悼也。

余論詩最愛俏皮語。蓋俏皮詩句調侃世人。實質不少也。況詩本以亦莊亦諧爲上。凡村言俚語。以其風俗者佳。所謂俏皮者。實不在此。樊山十憶詩中俏皮語頗不少。如憶行云祇有檀奴渾認得。最纖穢是玉娘鞋聽慣扶梯。

集 第 素 樂 民

織。羅。響。下。樓。輕。似。上。樓。懶。憶。坐。云。除。非。鵝。鴨。呼。迎。客。纔。肯。棲。身。隔。慢。窺。憶。飲。云。爲。妾。殷。勤。致。綠。醞。爲。郎。仔。細。揀。紅。
丁。閣。蓋。時。時。破。瓜。子。贈。郎。紗。帶。口。脂。香。儂。自。愛。杯。卿。愛。酒。杯。唇。常。有。淡。胭。脂。憶。歌。云。詞。中。與。妾。相。關。處。緘。字。偷。聲。
出口。遲。若。逢。女。學。堂。中。女。不。鼓。洋。琴。不。入。時。憶。書。云。爲。郎。寫。遍。心。經。祇。祇。換。鴉。不。換。鵝。不。知。今。隸。何。人。製。偏。是。
鴉。點。畫。多。無。限。人。間。通。用。字。心。頭。極。熱。手。頭。生。憶。詩。云。女。中。自。有。元。龍。氣。總。較。旁。人。出。注。多。憶。題。云。同。心。結。子。
從。卿。結。結。到。眉。心。那。得。開。憶。笑。云。未。必。千。金。真。買。得。拈。花。須。付。有。心。人。憶。睡。云。安。得。中。山。千。日。酒。別。時。睡。到。見。時。
醒。憶。妝。云。恭。聽。秦。嘉。書。到。手。持。香。髮。出。簾。砌。皆。俏。皮。而。極。有。趣。味。之。句。也。廣。十。憶。詩。中。如。憶。羞。云。對。面。覩。人。無。
避。處。轉。頭。佯。看。畫。屏。風。苦。恨。背。人。詢。小。玉。有。誰。曾。中。雀。屏。無。微。聞。卜。鳳。佳。期。近。十。日。前。頭。已。避。人。郎。來。愁。笑。佯。迴。
避。欲。着。裙。衫。不。自。由。憶。倦。云。侍。娘。見。慣。懶。懶。態。猶。是。桃。花。結。子。時。料。得。明。朝。梳。洗。懶。最。令。人。困。是。歡。娛。憶。嗔。云。恰。
似。玉。蓮。燈。一。盞。春。宵。偶。有。爆。時。花。豈。知。一。度。生。疏。後。一。度。恩。憐。勝。舊。時。憶。喜。云。拊。鬢。不。浣。經。三。兩。除。卻。檀。郎。只。自。
知。憶。浴。云。那。能。不。稱。檀。奴。意。自。撫。凝。脂。亦。自。憐。瑣。窓。嚴。密。無。窺。處。時。聽。香。羅。薰。水。聲。憶。食。云。不。羨。吳。莼。與。蜀。蠶。不。
求。津。蟹。與。河。飭。祇。須。長。接。梁。鴻。案。縱。是。家。常。飯。亦。香。朝。餚。暮。粥。都。無。幾。轉。是。檳。榔。上。口。多。憶。潔。云。自。身。忘。是。羊。脂。
玉。生。怕。羊。脂。污。玉。纖。憶。香。云。最。能。操。縱。檀。奴。處。剛。使。消。魂。又。返。魂。憶。學。云。香。聞。最。厭。頭。巾。氣。不。買。坊。間。女。四。書。憶。
繡。云。去。年。繡。得。鴛。鴦。隻。直。到。今。年。始。作。雙。亦。俏。皮。之。句。也。

鑿於某書室中。見讀書五古數章語語滑稽。不知作者誰氏。因錄之以資非詩話。多少聖賢。書千載。墮雲霧。多少。

民 權 素 第 七 集

小說家百口矜神悟。綺語祖紅樓。俠情算水滸。百回不厭讀。越讀越生趣。堪笑十三經。腐儒多箋註。束之於高閣。尊以飽蟫蠶。又云詩爲六藝。一豈用資狡。猶斯語出劍南名論。不可汰。紛紛章句家。搜句如路丐。乞得墦間羹。便自謂天籟。寧知有心人。齒冷等自鄙。我病亦同衆。詩多轉自大。一得輒相矜。恐爲騷壇害細味。放翁言工夫在詩外。又云廟堂盛歌頌。窮愁亦著舊兩者。各成是何以相毀。譽世人薄。草布論文必石渠。草野習倨傲。不識承明處。要知不朽業。總視素所儲。文章有權力。貴賤兩聽諸。何必叩九闕。只要富五車。人自持二說。我自惜三餘。雖滑稽之作。而行文頗有古氣。不當以當詩目之。

黎子明有慰友人喪明一章云。江山不是漢家物。贏得吾人淚眼枯。君是幾生修得到。痴聾便可作翁姑。可謂奇妙之作。然強詞解理極矣。子明遼陽人。好詭辨。惜不永於年。就木已三載矣。

(未完)



話 書 館 頻

譜 教

亂頭纏服非字也。膠鬢鬃面非字也。求逸則野。求舊則拙。此處不可有半點名心在。

前人專學閣帖。以其最初本也。然我輩所見。一翻再翻。豈是最初面目。果然精帖。自爾不同。余曾見過一種。故知之。星鳳太清。卽一翻再翻之物。據鄙意。不必以其閣帖便震而驚之也。

擬山閣帖本不足取。至扁聯闡入古文鐘鼎。則大謬矣。此皆好怪者之變相。亦所謂以難深文淺陋也。書體只有平直中正。自古無他道。



集 七 第 素 權 民

瀛聞目錄

翠影萍痕室落屑

倫敦之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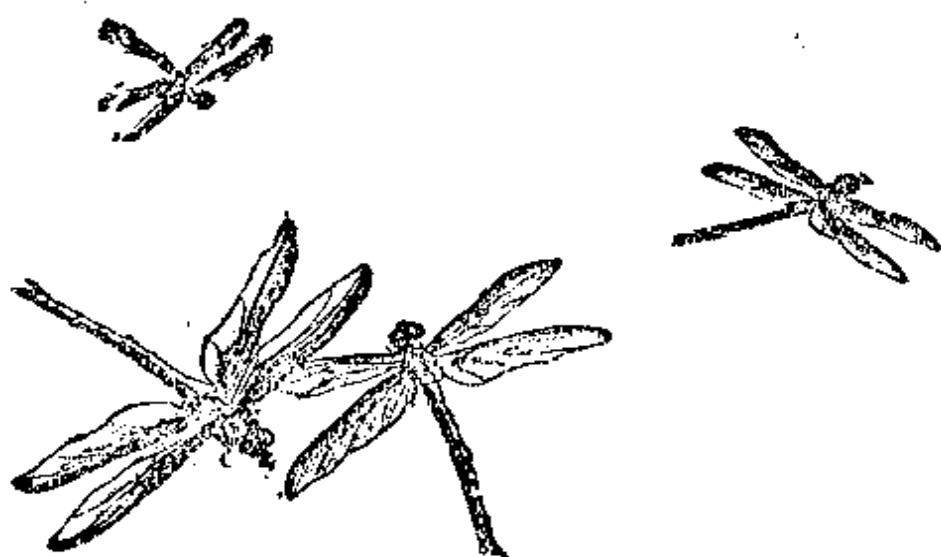
世界奇花

岑冥海
樓飛漚

目錄

集 七 第 泰 橋 民

目
錄



瀛聞

絮影萍痕室落屑

海 濱

民權素集

飛行事業。近數年愈演愈進。有日勝一日之勢。將來航空亦必與火車輪舟同爲世界交通之利器。可無疑者。火車必穩。因其軌道。輪船必明。海洋之潮流。飛行器亦必考空中氣流。然後於飛行界方有把握之可言。海水潮流有一定。空中氣流亦有一定。近聞有法國飛行家梅特研究空中氣流。最爲精確。謂航行空中能知氣流洄澨上下之定軌。則亦如火車駛諸鐵軌之上。有一成不易之約束。非有特別遭遇。不致危險。所著有空中氣流表。分晰清楚。有大陸氣流。海洋氣流。山林氣流。沙漠氣流。春秋冬夏氣流。各有區別。各有程式。毫釐不差。又云航行最遠。程途可於空中節節設一定停駐站。備艇停泊。艇上置安全之升降機二具。以便依站上下。其停駐時。蓋惟關其推行機而已。其飛升機仍撥動不止。自能停止空中不進。亦不至墜落。

巴黎有名巴里柏得者。其人最精地質學。研究已三十餘年。今已五十餘歲。常考地球壽命。必有盡時。以現世紀地球論。已有二億五千萬年以上。較火星壽數尚少一億萬年。惟火星壽數必較地球爲長。地球現已如初夏。雖萬物榮昌。發達極盛之時。然愈發達。耗潤熱度愈甚。故其促短壽數亦較渾沌時爲速。地球本係自然體。其中各原質生熱之量必漸減少。即以今之地球體積比之古初。已縮千萬分之一。古初地球熱度全體平均皆沸度。地壳外層悉爲鎔液質。南北極亦絕不見冰花。蓋千萬年以上。南北極乃生物繁盛之區。當南北極爲生物存活時。

民 樓 索 集

期中現在之所謂溫熱帶雖漸成圓質而其熱尙爲沸度如故也今之高山深谷均五百萬年以前無有也現在兩極已冷至冰點以次漸冷必全球皆與兩極等而爲一頑然冰塊生物全盡然地球質料人事之發展可以消散之斯人力之作用亦可以保衛之人身善衛生者壽可增也是以巴氏奔走呼號聯合同志爲研究保存地球壽命學說拳摯焉不獲自己同時又有講天文學名好克者又發生一新問題云現又有慧星較數年前慧星爲尤巨正向地球進行其行甚速每秒鐘行約十五英里不久必與地球衝突屆時頗足以致地球毀壞而有餘巴氏得此消息大爲悲戚每宣言於衆曰地球乃我輩生命之所寄托宜如何寶愛之矜貴之竟不能爲有秩序之老死而被戕害於凶惡之慧星將見碎石破塊紛紛散擲於太空不知何所底止悲夫於是聚一般同志諸人則又嬉游燕樂極尋人生快意事以消遣云待與地球同盡也亦洵堪發一嘆嘆

英倫與蘇格蘭之間有一海峽對岸一百英里乃兩地商賈來往最繁盛之孔道汽船載渡實形不便遂由海底造一玻璃筒筒中鋪設火車軌道直接兩岸鐵軌筒粗徑三十英尺玻璃厚約三十英寸表裏通明去海面可五百英寸筒上輪舟暢行無礙火車入筒時乘客可從車窗望見筒外海底各動物游魚歷歷可數有一種大螺在水中游行速率幾能追及火車海底植物叢生亦若陸地之森林然火車入筒長駛不停筒內無設站之必要也太平洋有珊瑚島一處周圍可九十海哩四周高約四五十尺惟東南西南兩角結成幾座高五百餘尺之小山遙望之如紅雲四五朵西北有闊口一可進數千噸之大船航海者往往覓此處以避颶風有德國商船曾避颶

民 権 素 集 第 七

風於此。甚為安全。取島上片石用顯微鏡察之。并無些微沙石。全係一種小蟲結合而成。

北美芝加哥埠鄉間一村落。是持素食主義模範村也。村中創立素食會。已有年。村長格洛凱。已五十年不肉食。今已八十。鏗鏘健旺。望之若五十許。凡入會者。皆深知素食之有益身體。蓋經該會延聘動物植物生理醫學各專家。詳考動植物所含養生之質素。人身中所需用補助之資料。均謂肉類養生質素。尚不若蔬菜之質素。為淨潔。蓋肉類多微生物。稍不善烹調。炮炙不熟。微生物尚能生活。即烹煮已熟。而冷後。為時稍久。微生物依然能使肉類朽腐。即已熟之肉類。入腸胃後。腸胃中熱度稍低。此類微生物。尚不能制。則腸胃間。仍易受其毒。此種危險。蔬菜。絕無之。且蔬菜所含養氣。可以制炭素之過。消化器容易暢。遂食肉不能也。現在此會日見發達。北美數州。幾遍已達一千萬人以上。由醫士調查。素食與肉食比較。每月肉食死者。百分之十五。病者。百分之二十五。素食者。死者。百分之一二。病者。百分之四五而已。又聞肉食者。易受傳染病。素食者。不輕受傳染。一千九百零九年。芝加哥埠傳染病發生最甚。其受傳染死者。肉食者居多。數據該會調查。凡素食會會員。不過百人。中一二。人耳。尚有他項緣因。且即受傳染。往往可治。竟有自愈者。

美國南部。發現鉤頭蟲症。傳染甚劇烈。受此症者。神經衰弱。筋骨疲軟。終日倦怠昏曠。不思食。惟願睡。經各醫學博士查驗。此種鉤頭蟲。每善從人毛孔鑽入血絡中。滋生蔓延。遂令人血管阻滯。不易周行。久之。窒塞。惟查此症苦工。及農人。為最多。蓋此蟲多生南方陰濕地或苔草上。南方工作人。常不着襪履。且多高捲褲筒。露腿於外。終

日行草地上。遂使此蟲吸人。然既傳其毒於人身後。雖着衣履之人亦受傳染。已受此症。頹廻不振。不能事生業者。聞已有六十萬人之多。已死者亦已十四五萬人矣。美政府對於此症甚為注意。謂大足妨礙人民之發達。特派醫士研究。惟尙無治療確法。現正試驗殺鉤頭蟲之藥。如遇大敵備鎗彈云。

尼泊爾中部地方。在山間界西藏印度之中。天氣寒暖適中。風光明麗。山川秀緻。似中國沿江一帶。中產一種蛇形動物。居處多在澗石間。紅質而黑白章。以各種蟲豸類為食料。其食蟲類不須捕捉。各蟲稍近其傍二三尺遠。自能吸取。如蜥蜴之吸食蠍。同早晚多在叢草間。伺蟲類。又最喜食蚊蠅。此物所在。蚊蠅即絕迹。物名蟲今夾爾云。

倫敦之秘密

冥飛

(未完)

(二)賣淫業之團體 麥克雷依曰。余聞倫敦西部多寓外國流娼。流娼之營業亦組織有團體。有首領流娼出張所。則在(蟹市培里)街。頗以爲異。思價之一日。余以晚間十時。由(牛津)街轉(卡林苦海斯)而至(康勃立渠)。沿途所見。有多數奇怪之外國人。昂昂然效陸軍步伐。揚長於市。儼然貴紳之狀。初不解其何爲。繼而至蟹市培里。見有多數女郎。或立於牆角。或游於街心。對於行人。佻兮健兮。極目挑眉語之致。一種妖媚之態。足使登徒子魂銷骨化。此第醜業。婦以德國人爲最多。伊大利法蘭西人次之。英國最爲少數。余立電燈之下。默爲識別。大率英國女子。語言爽朗。游行自若。時時覓行人與交談。惹起旁人注意。至外國人則流目送盼。以相勾。

民權素集

引而已。至十一時頃，蟹甫培里街情形為之一變。車馬絡繹，人聲喧鬧，蓋倫敦一般薄子游女皆自西郊（扯加特里）而來。一時酒肆茶樓座客頗滿，余亦入一咖啡館坐而少憩。顧見外國紳士數人園桌而坐，吸煙飲酒，興致甚豪。時有醜業婦人前與耳語，余異而管之，即牛津街一帶所見之奇怪外國人也。債之之意益決。候至十二時四十分之際，晚市將散，一羣醜業婦人陸續歸去。彼奇怪之外國人追隨其後，若牧者之驅羊豕然。時或馳至前途，與一婦人私語，語畢復退歸其伍。中途有兩三婦人由旁經趨去，伍中人亦不之顧。仍力趣前行，殆非團體中人歟。既而至（蒲路母斯）及（火蓬）等處，遂若倦鳥之投林，一一覓巢穴而入。余方彷徨無所為計，適一友人由彼中來，遂與偕行。友為余言其中情形甚悉。

友人曰：醜業團體中以德人之勢力為最巨，因德之國家政策嚴禁婦人賣淫，故若輩以鄰國為壑，英倫適為之下流。彼團體中人由柏林攜帶靈巧滑熟之娼女來此，復誘致貧家女子，教以種種賣淫術，資本既厚，發展自速。

又立有保障法基礎，日固遂成牢不可拔之局矣。

余笑問曰：何謂保障法？友人曰：此種流氓游行市街，最易違警而受拘留之罰。團體中人能聯絡，警士俾警士另以一付眼光待團體中之娼女，即或拘留，亦由團體中人出賄金以保釋之。因受團體之保護而不罹法網，故雖團體中取締甚嚴，待遇甚苛，彼娼女不獨不願脫離，而亦不敢憤恚也。

余又問曰：貧女謀生之道亦夥，而何必為娼？且吾聞娼女中亦未必皆窮無復之者。而彼德國婦人不遠千里而

來。又何以故。友人曰。彼固抱一種生利之目的而來也。團體中人之對於娼女。隱然有指揮監督之權。每夜十一時至十二時之間。彼等必在預定之場所聚集會議。其營業上之種種問題。而授娼女以進行之方法。賣淫所入。娼女亦可得十分之二三。於是儲蓄於銀行或郵政局。待積至可以自給時。即望費歸國。擇偶成家。抱此種希望。而賣淫者實非少數。其有患病或色衰不能營業者。團體中人亦酌給以資。俾歸國後。得以自活。以故其人朝朝暮暮。躊躇街頭。以神聖不可侵犯之貞操。爲社會無足顧惜之玩具。營賤業而不悔。可笑亦可憫也。

余聞友言。余慨然者久之。販賣人口。敗壞名節。團體中人。罪不容誅矣。然而盜亦有道。非吾英人所能及也。試觀吾英士娼。徘徊道上。招引游客。往往聲淚俱逝。使聞者淒楚。其在酒樓。必沽飲盡醉。以解釋其憂思。蓋一念及歲月蹉跎。容顏憔悴。惟有窮餓而死。更無生路。與彼德女子誠未可同年而語也。往者警署拘留所中。有娼女年若絕望。遂致發狂而死。嗟乎。衣食住之難也。

二、半夜俱樂部

半夜俱樂部之名稱。在今日之倫敦中。已可謂爲全數撲滅。蓋警察取緝甚嚴。雖有秘密之巢穴。亦終爲警署所搜得。而封閉之也。然而近年來。與半夜俱樂部同一性質之集合場所。又復陸續發現。曲廊洞房。高樓深院。所設之跳舞室。酒排。雇用黠粧女子。以供奔走。復雇用有勇力之壯男子。爲門丁。以備非常。設有鑑敏諳練之招待員。以司引導。於是少年男女。深夜會合之所。隨在皆是矣。此種夜間歡樂場。尤以（雷其痕）德街之阿爾薩提安俱樂部爲巨擘。

凡至此種場所以晚間一時後爲最宜。通常之飲食店及酒肆均於十二時半停止。半夜俱樂部即以是時開始焉。故又名半夜餐俱樂部。與普通之晚餐會性質大不相同也。

此種俱樂部開設之地點大率在（德登韓姆克得）街及（牛津）街之北部。余（士莫列德自稱）與洛台里克蘭獨姆等欲偵知其內容。故於某日之夜三人同至韓姆克得街一時矣。行人甚繁來往不絕。既見一橫街轉角處車馬叢集。余以爲俱樂部必在此矣。顧廣廈櫛比類皆重門深掩不能意揣俱樂部之所在地方躊躇間見一僕役裝束者立於電燈之下。若守候賓客者然。余疑此即爲目的地矣。卒然問之曰汝知半夜俱樂部否。其人審視久之作鄙夷狀。搖首不答。余等既爲若人所卻徘徊道中。悵然無所適從。隨見迎面一巨室雙扉乍啓。有二女郎連翩而出。趨上門前一馬車。余趨而前。思一睹女郎之態度。而車已憇。瞬行微聞御者言曰今晚梯拍里館有跳舞會。渠必在彼處。余因遙問之曰此處是半夜俱樂部否。御者回首應曰是。趣鞭其馬如飛而去。余等大悅。徑前叩門。意以爲此種場所必可任意出入也。詎叩之良久堅閉不肯啓。乃高聲呼曰余等乃愛斯君約來之客。且呼且撼其扉。門丁受結竟啓門導余等入。三人冒險入內。旣樂且快。復笑門丁爲余等詐言所愚弄也。昂然前行。又爲門阻。顧見門側有人危坐。方繙閱簿籍。復詐以愛斯君介紹入會之言。其人使余等簽名簿下。按壁上鈴通告內場門司啓閉者。余等乃得徑入。

由簽名處至內場門凡三重。均有守關者。外人萬難闖入。內場計分三室。燈光燭燭。纖悉畢見。四周以暗紅色木

民 樓 素 集 第 七

民 樓 素 集

板爲壁。滿懸大玻璃鏡。復用紅色之紙或呢。爲種種之裝飾品。第一室爲休憩所。第二室爲酒排間。最後一室。卽跳舞場。余等入第一室。閱其無人。至第二室。見二三男子方與二三女郎竊竊私語。女郎衣服。態度。頗靜穆。惟側目睨人。秋波一轉。眉梢眼角。無限春情。時露其本來面目。蓋此卽俱樂部中引誘游蕩子之尤物也。余等方注目此墮溷之花。忽聞鄰室批電那之聲。遂赴第三室觀之。見有男女二人。方舞華爾姿曲。旁有男子十餘人。女子八人。圍繞其間。樂器僅有洋琴一具。地氈亦不甚華美。所最引人注意者。惟有女郎數人而已。余見一着淡青色衣之女郎。獨坐室隅。丰神楚楚。動人憐愛。遂招之同舞。女郎卽欣然而至。且舞且歌。爲狀殊樂。惟其音吐間有德國語氣。余知此女郎必來英未久也。舞畢。余欲酬以酒肴。女郎卽索檳榔酒飲之。嬌憨之態。亦殊可愛。

余等復至酒排間。見有似技擊家者二人在焉。一人爲猶太種。觀其態度。在此俱樂部中。若大有勢力者。後聞人言。其人卽此處之主人。無怪部中女郎。對於彼。一。人。格。外。殷。勤。也。其時部員大多數。咸集於酒排間。諸女郎亦就隙地而坐。皆有倦態。俄而琴聲復作。余邀一白衣女郎共舞。且舞且問曰。汝是否常至此。女郎答曰。然。今夜因他處開跳舞會。故此間較冷靜。否則甚熱鬧也。云云。此女郎亦非英產。蓋由芬蘭流入之薄命人也。一曲既終。余欲有以酬之。女郎即言我愛檳榔酒。其言脫口而出。頗帶稚氣。少頃。女郎又言。我甚愛君。君可與我共飯乎。蓋此即若輩之套語。當此之時。諸君若少爲迂闊。不解其用意。而答語稍緩者。則若輩固善察人心理者。知其不可與語。立卽轉身他顧。不復以笑面相迎矣。

此黑暗之俱樂部中。薄命之女郎與買笑之男子。每晚密會幽歡。不至午前四時不散也。

(三)滑稽俱樂部 記者嘗聞有滑稽俱樂部之名。亦曾收到一種特別之招待券。券上所書爲某晚特設晚餐。敬請蒞臨一敘爲盼。滑稽俱樂部員某某特約等語。夫所謂滑稽俱樂部者。究爲何種機關。何種事業。私心輒欲一覘其隱祇。以事務忙冗迄未一履其地。一日筆政稍閒。適收到此突如其来之招待券。好奇之心勃發。徑向滑稽俱樂部而行。

此俱樂部之所在地。爲(蟹市培里)街與(批加特里)街相近之處。余以晚間二時至部中。先訪招待員。詢以俱樂部冠以滑稽之名者。究爲何事。答曰無他事。亦無何種特別之用意。偶拈滑稽二字爲名而已。余曰然。則部員有滑稽舉動否。答曰間亦有之。亦爲箇人的舉動。非全體的舉動。其有爲全體的舉動者。僅一端耳。蓋部員嘗組織滑稽觀劇團。共乘運貨粗笨之車。突入劇場。據優等座。以爲笑樂。以致劇場主人懼其有暴烈行動。往往不敢售與入場券。因之益引爲笑。至其他設備。與尋常之俱樂部無差別也。余聞此言。興味索然。念既已來此。無故卻回。非禮。又疑招待員之言。或不實不盡也。乃入室登樓。梯左右壁上。均懸極大之名家寫真。樓上有吸烟室。談話室。室中陳列古董甚多。題畫語與衍類神話。又有半人半羊之女神。被無花果樹葉綴成之衣。戲於太古原野之圓室隅。置一大號洋琴。上置本日菜單之印刷品。琴旁有書架。皮質說部甚夥。并懸一美國紐約牧羊俱樂部之演藝目錄。蓋此滑稽俱樂部與牧牛俱樂部締有盟約。雙方之部員可互享部中權利也。

部中之徽章爲一鷗吻腳時計形。時計上書十二時至五時之亞伯刺數目字。各室所鋪絨氈亦織有此種花紋。其設備大率如此。

旣而晚餐具矣。余偕衆部員至餐室。四壁懸油畫及古代武器。門上有題句曰：「上帝有言。我觀人兮如人觀我。」蓋言人喜天之晴明。不喜其陰慘。天亦喜人之歡喜。不歡其憂鬱也。油畫多裸體美人。頗能發揮曲線之美。又有葛柳士波萊士之奇形畫。畫中人頭大如斗。身長僅二寸許。更有青銀二色之夜景畫。余於此處。又發見一特別時計。時計高置華美之木架上。架上鐫大字五曰舞蹈之時刻。其下有短跋數行。略謂當困苦之時。無論何人。必至糊塗云云。此時計之表面。亦自十二時至五時。余初不解。旣而思之。此蓋表示此俱樂部十二時開會。五時閉會之意也。

酒食雜陳。譖笑間作。絕不見有若何之滑稽舉動。余所抱持而來之搜異探奇之目的。遂由沸濁降至冰點。醉他而歸。頹然臥矣。

冥飛接此一節。羌無故實。徒以滑稽二字爲題。自述友人招飲之事。敷衍一篇文字。了無趣味。原文如此。因略加刪易而存之。

世界奇花

琴樓

中印度現產一花。天朗氣清。則含蕊不吐。風雨晦夕。則異彩放發。色藍片細。就之可親。土人因名曰雨開花。富室

巨戶更於雨日置以供玩賞云。

南非洲現產一花。以手折之。則有屑飛出。清氣動人。中者。淫心忽動。人名曰動淫花。其蕊長過於葉。其色似藍。若青。取其片。投諸水中。即時沈下。

巴西國聖暑雅徑河畔。現產一花。狀如蘿。色似翠。香艷可愛。唯偶一觸之片。卽斂宿若似含羞也者。人以其有知覺。喜相培植。名曰覩覩花。

亞爾然丁現產一花。蕊常流汁。嘗之。若酒。過嘗。則醉。亦無害於身體。化學家斂之。其中含有酒質。可取以代人造酒之用。第汁出不多。強而盡之。則立時萎。人名曰美酒花。

爪哇現產一花。粉沾人手。則指肉疼痛。或瘡爛。人莫敢玩之。名曰嘴指花。荷蘭某醫學博士。取此爲斂蚊之藥品。甚收莫大效驗。

巴黎西郊。現產一花。片蕊有鬱氣。味清芬。色黃。每當夜間。蕊中發光。點點有如衆星。土人名曰電燈花。以其黑暗時。可照行人。然移植他所。則無夜光。有如枯過河而爲枯也。

加拿大前產一樹。多液汁。當惠風和暢。自內流出。土人盛以器。鍊成糖。味極甘美。近又產一花。蕊中所流之汁。與樹所流者同。惟形白色。土人初見。未爲注重。厥後始。羣。依。爲。出。品。名。其。花。曰。白糖花。

亞爾巴利亞現產一花。葉大如豆。色紅若霞。折而聞之。必愁笑不已。謹嚴之人。亦所難免。約一小時。方始明覺。因

民 樓 索 第 七 集

是催眠術家多尊重植之故名曰憩笑花。

蘇格蘭海峽現產一花蕊間吐煙縷縷若火山之噴氣者然人以奇異可觀更以火力觸之則勃勃燃名曰吐煙花多有置諸瓶中以供玩賞者。

紐育附近現產一花葉密蕊少能開合自如花之粉可以洗牙狂蝶虐蜂不敢恣採因觸之即斃倘摘而與昆蟲同置一處蟲亦立死人名曰殺蟲花現時紐育流行之牙粉非有此花之原料則不能為優等云。

墨西哥太斯范里海額現產一花色藍氣香聞之使人發暎又極妍美可愛移植他處亦不改性唯色善變或青或赤或綠或白所變不一人稱曰發暎花亦曰變色花。

西伯利亞現產一花色紅片細美艷綽約能使人見而銷魂戀不忍去名曰美女花然此花不畏風殘雨暴霜凝雪練每年四時絢麗如常惟摘之則萎移之即枯人又名曰貞節花。

巴拿馬國現產一花可為人帽農耕於野工作於肆咸藏以避日惟此花僅開於五六兩月他時則莖葉萎黃而已人名曰避日花。

蘇門答臘現產一花味臭色紫葉鉗莖長人一近之薰而欲死當風雨連綿之時蕊中臭氣可聞二三里使人居不安食不飽頭昏心曠人名曰食人花。

劇
本
稿
者

民 權 素 第 七 集

劇趣目錄

梨香社劇話（續第六集）

燕都梨影（續第六集）

菊林趣語（續第六集）

一 悅 鹿
萍 生 因

集 七 第 素 權 民

目
錄



劇趣

梨香社劇話（續第六集）

塵因

民權素集第七

費俊卿六七年前人多目之爲唱工老生。要知其做工實不遜於唱工也。俊卿做工與潘月樵迥異。其精神乃蓄於內而不露於外。余之所謂冷淡是也。然此種做工全趨於極冷極平極超極靜之處。不能見一線稜角。否則失於自如。做作之氣立見。所謂火氣。所謂勉強。在激昂中易於藏拙。在淡泊中不能藏一絲一毫也。夫淡泊之做工。乃從養氣練神中得來。在繪意不在繪麗。在摹神不在摹色。非胸中能體會古人者曷克臻此。如此種做派最難入妙。尤難博社會之歡迎。因其過於冷淡也。故俊卿演戲人多訾其太冷靜。太平淡。要知其長處即在此也。近年來因嗓子已嘶。更氣不及輸。於是加意做工。一般周郎始諳。貴俊卿不懂工於音律也。余最愛其空城計出箱斷臂四進士諸劇。最能得戲之神。其他如翠英會黃鸝樓坐樓戲鳳打雁賣馬等亦耐人咀嚼。總之後卿做戲全能領會古人之身份。刻畫古人之神情。如扮武侯則雍容大雅。扮范仲禹則舉止失常。扮王佐則機警慷慨。儼然一個好細作。扮宋士杰則靈巧尖利。却是一個老謀師。且處處帶有詩書氣。使人反覆千百回不知生厭。俊卿之魔力大矣。再合激昂冷淡兩派論之。則激昂取勝易。冷淡取勝難。故潘月樵之做工。步武者甚夥。而費俊卿之做工。在前僅叫天一人。在後則未見。所謂曲高和寡者非歟。

老旦一科。以近時而論。足以獨樹一幟者。余前曾言不外興雲甫謝寶廷二伶。第二者之比較。當十五年前。則興

劇趣

劇趣

二

不如謝因謝寶廷之腔調。全是正宮也。近五年間則謝不如龔。此乃年齡所限。謝將垂暮。龔尚力強也。今聞京友云。龔亦倒嗓。然從龔之後者無人矣。其他如陳文啓。慈瑞堂。文榮壽輩。雖是專科。卒難獨樹一幟。其間當推陳文啓爲冠。然與龔謝較之。不可以道里計矣。鄉注笑儂亦老旦之材料。惜倒嗓未行於時。故近來如行路哭靈。望兒樓。徐母罵曹諸戲。幾不多見。雖然劉鴻聲。王鳳卿等時演釣金龜。滑油山。要知皆非其正宗。不過順帶唱兩齣。要耍俏皮而已。故近日老旦戲如釣金龜。滑油山。鄒都城等。鬚生時乘串之。已成習慣。如徐母罵曹行路哭靈。望兒樓各長本戲。在北京或者可見。在海上各舞臺早已不見此種字樣矣。大大奎官(即趙君玉)幼時頗能動人。現新舞臺已排救母全本。或者將爲馳名乎。今再從海上而言。呂月樵鬚生兼唱老旦者。其咬音甚好。其嚼字不清。山在虛無縹緲間。但聞其腔調而已。毛韻珂(即七葢燈)亦花旦中間串老旦者。其字雖清而音太直。每歌一曲。宏亮則有餘。幽韻則不足。平心論之。月樵當勝一籌。其次專科老旦如富仙舫。仗着一副大喉嚨。混叫而已。楊華廷則較富仙舫爲佳。但咬音。嚼字之間。粗率無味。且本音亦太不足。每唱至長音。或轉折處。幾有難乎爲縱之勢。評其技熟。尚不及。歸日李冠卿。然而以今日海上論之。莫有出其右者。嗟夫。以偌大之上海灘舞臺林立。求一專科老旦而不可得。求聽徐母罵曹行路哭靈。尤不可得。亦太可憐矣。

正旦之與青衣。閨門旦之與花旦。此四種區別。在觀者易於分辨。在串演者亦易於混淆。如常子和。余紫雲。許小香輩。余未及見。不敢妄加武斷。但余紫雲之青衣。余曾聞友人論及其調剛而音醇。字真而氣圓。行腔則如錢線。

民 機 素 集 第 七

金鍼字字直堅。從不事鬱風之鳴。娟娟婉轉而鴻哀鶴唳。既冷且清。雖非利時之品。然足耐識者咀嚼。如孫菊仙戲。非本錢充足。烏可與立。以是言之。江夢花當是一余派真傳。其享盛名有由來也。迺來摹仿紫雲者寥若晨星。北京僅一孫怡雲。因其調高而冷。不合時宜。質則凜若冰霜。恰合青衣之態度。非正旦及閨門旦所可相混也。余再言正旦與青衣之區別。按正旦態度雍而不冷。貴而不豔。溫和而不流華麗。而有骨。舉止宜端肅。說白宜正靜。唱工則圓。不能滑平。不能淡。稍滑則偏於花衫。稍淡又偏於青衣矣。一言以蔽之。后妃命婦之身。分其與嫠婦孤女。故異而與油頭粉面亦迥不同也。以目前論。當推陳石頭(即德琳)首屈一指。如演金水橋迴龍閣八郎探母之蕭太后。龍鳳配之孫夫人。其他二進宮蘆花河諸戲。演來恰到好處。此王瑤卿當退避一步也。惜年已垂暮。不多見矣。次則當推王瑤卿。按瑤卿之技。長於青衣。說白尤妙。清穎無滓。非他人所及。唱工亦清雅。然非余紫雲一派。趨於幽韻。若輩生中譚鑫培也。其妙在幽韻而沉著。足見其味雖清。而其氣則厚矣。今雖倒嗓。唱工固稍遜於前。然而一種沉靜之態度。則非後起者所及。再次姜妙香。十年前負盛名。今亦因倒嗓。無聲無臭矣。然而妙香之清穎。固不及瑤卿。較之其他諸伶。又高一着。其唱工則與瑤卿同一宗派。而細膩處。蓄有媚氣。故唱斷橋祭塔玉堂春彩樓配三娘。探母女起解孝感天桑園會等戲。尚佳。而祭江教子。六月雪。探寒窓。汾河。濟南。天門。五家坡諸劇。則不如瑤卿莊重。又若朱幼芬。顏色甚好。唱則不奇。吳彩霞腔調太花。不合青衣身分。且字眼不清。如張生中之呂月。極靠著一副假喉。唬賣花腔花調。哄騙外行而已。

劇趣

四

梅蘭芳在今日伶界中。號南北獨一之青衣。久爲邦人士贊許。一曲登場。纏頭十萬。在蘭芳今日其壓力亦廣大矣。余亦酷愛其藝。第余之愛蘭芳。乃愛其閨門旦戲。青衣則次之。又愛其神情唱工。則次之。更愛其態度顏色。則次之。凡男子生一美人之顏色。固難。而摹美人之態度。尤難。再之唱工。固難。而於體會美人之神情。尤難。蘭芳唱工。腔調本不過高溫秀而已。蘭芳之色雖美。若不能揣摹態度體會神情。其色必爲之稍減。如花旦林翠卿張連生輩。色亦可人。而其神情態度。非滑卽粗。故迎合觀者之眼光。則吃虧非淺。此足以證蘭芳出色處也。余愛蘭芳。戴。如樊江關之薛金蓮。虹霓閣之東方氏。二木中丫鬟。尤妙。雁門關亦最出色。至若五家坡汾河灣。翠閣會諸朋。雖然口碑載道。余觀之終覺其欠鎮靜也。蘭芳演青衣中之點情戲。則體貼入微。生就一副女兒態。不待粧飾。自能細膩纏綿。一往情深。此爲蘭芳之絕。若更演青衣中之哀情戲。如祭江祭塔教子六月雪。探寒窑諸戲。則沈著處。不及德琳。瑤卿輩矣。余所謂蘭芳以閨門旦稱。可以空前縱橫南北。若以完全青衣譽之。似嫌欠當也。與其同道者。如楊小朵。路三寶。(即玉珊)亦大名久著。於今則徐娘老矣。

南方之強。以純粹青衣而論。如陳翔雲(即筱喜祿)却有工夫。音純字正品逸。神清趨重。於瑞卿一派。的是青衣中俊材。與馮子和邱治雲輩。同列於刀氏之門。其藝成於子和之先。而子和得獎盛名。彼則碌碌無知者。凡人之遭際。有幸有不幸也。實則翔雲之青衣。則駕乎子和之上。因其不得時譽。故扮戲不甚專心。一味游戲三昧。在閑者惡其放棄。要知翔雲之心。早不熱於優孟矣。江夢花。忙而優者也。登舞臺者僅一年。其技且過於翔雲。深得

余氏三昧。若祭江祭塔新竇娥諸戲。有如秋雁孤鳴聲。聲如泣。目前殆無第二人。至若伍月華王錦榮者。也是一副青衫子。其技藝直在馬妙儂胡秀林蔣瑞芬而下。吾惟以作三日囁之態對付之。

吾友歐陽子倩。新劇之巨擘也。酷嗜青衣。雖與夢花翔雲輩往來有年。於是深得青衣之三昧。且漢學素有根柢。故對於音律。非獨能得其意趣。且能得其神韻也。調高而剛。海上無可與匹。摹仿往者之腔調極多。而得紫雲獨厚。如演宇宙灑祭江祭塔探寒窓等。兼用閨門旦。如遊龍戲鳳虹霓關等。摹仿蘭芳之舉動。亦饒有意味。總論予倩之燕字真而圓。調高而潤。加之一副好喉。曉如松風水月。既有骨格。又有神韻。在今日中江。可稱難羣中鶴立。惜倦言舊劇。近已輟演。顧曲諸君。又抱深恨矣。再論其腔調之高低。海上足與配戲者。僅雙處呂月樵二人而已。可見其嗓子。乃天賦非人力也。

閨門旦戲。固與青衣易混。而與花旦亦易混。其所以異於青衣者。乃在清秀中不一味冷漠。而著有溫柔態度也。所以異於花旦者。乃在斌媚中不一味驕麗。而著有憨痴之態度也。一線之間。懸隔天壤。閱者不覺其難。而演串者。則慎之又慎矣。按閨門旦中當推梅蘭芳第一。余曾略許於前次則路玉珊楊小朵然明日黃花已過時矣。後起之秀。都中竟寥若晨星。月前榮蝶仙。由北地來。粗率異常。既不能唱。又不能做。且顏色已如徐娘。身幹則如枯樹。僅刀馬純熟而已。其他無一取者。竟有謂之摹仿蘭芳。真所謂唐突西施。以余目光所斷。海上之旦角。性情與閨門旦相近者。如賈璧雲花旦中之閨門旦也。馮子和青衣中之閨門旦也。張連生刀馬中之閨門旦也。其他林

卿雖清而太冷。趙文連雖秀而太混。較諸以上三者。則不可並論。若以二伶論之。則林勝於趙。多多矣。(未完)

燕都梨影(續第六集)

惕 生

譚鑫培之八大錘。往日必與楊小樓配。各盡其長。去秋譚在文明演八大錘。去陸文龍者。爲愈振庭粗率不堪。遜於小樓萬萬矣。

譚鑫培與梅蘭芳在吉祥園合演汾河灣。梅因與譚配此戲。格外慎重。竟至忘詞。幸譚告之。得以鄭重而出。亦名角之笑話也。

譚鑫培在京不搭班。京中各園亦無能以數萬金大價聘之。而譚亦不願終日登臺。蓋久登臺。則聲望亦將隨之而墮矣。惟每兩三月中。必登臺四五日。蓋譚家甚貧。子孫又皆不肖。七旬之老。猶奔走於衣食。亦云悲夫。譚性頗高傲。待梨園後輩。多加以白眼。惟汪笑儂入京。譚首宴之。譚在津滬演劇。多不賣力。氣晉津滬人多不懂戲。也在京每演一劇。必有數句賣力氣。其餘亦皆靡靡自成絕調。誠鬚生中之神品也。去冬譚在丹桂與汪笑儂合演珠簾寨。譚首出時。園中例有捧頭。好唱數句。亦皆平平。二場汪出。頗博臺下彩聲。譚再出。則十分賣力。誠聽譚晚年戲不可多得之時機也。

孫菊仙來京。卽在文明唱五日。先是叫天在文明演五日。第一日爲桑園寄子。孫繼譚登臺。亦於第三日演桑園寄子。

民 權 紴 第 七 集

王瑞卿之青衫久輟不演。惟在丹桂園中。胥與譚鑫培配珠簾去。冬湖北賑濟義務戲。與譚鑫培配打魚殺家。聞王演畢生甚佳。俟譚死後即改演矣。

孫菊仙來京始終僅演劇十餘次。頗博臺下歡迎。惟北京譚風盛行。故聽孫調多扞格。不入頤目之爲怪。武生俞菊笙死後。得其衣鉢者。惟楊小樓尚和玉及其五子振庭。近沈華軒學楊。韓長寶學尚。王毓樓學俞。有分三派之勢。

謝寶雲之老旦。調高於龔雲甫。惟恆不賣力氣。止求敷衍了事。聞謝串畢生甚佳。有人勸之改演。謝云。止要唱一配角。所得能以糊口足矣。又何必與人爭勝。此亦見名伶之風矣。

汪笑儂二十餘年未入京。此次來京時云。余此次入都全爲改良社會起見。其志亦可嘉矣。

近年來最強差人意者。爲時慧寶。一越而居孟小如之上。幾有與王鳳卿並駕齊趨之勢。時系客串出身。先學譚。後改宗孫。聲音不如菊仙之洪大。然嗓質而氣特長。柴桑口奇冤報諸劇。淒涼悲壯。實足動人上天臺。一劇猶稱拿手。直超劉鴻升之上。惟對於做工。不甚講求。若略加工夫。不難成名角也。譚派中有王又宸貴俊卿。汪派中有王鳳卿。雖不能一一效之。亦頗能得似。近者時慧寶又將繼孫而起矣。則將來之三派。或不至失傳也。

劉喜奎津人。或曰南皮產。演花旦。貌姣好。聲色藝俱佳。殆女伶中之皖華雲卿也。入京演劇於三慶。大受都人士歡迎。孫菊仙在京時。每夜必過聆喜奎妙音。胥曰。劉喜奎在女伶中。十年內決無一人能與之相抗衡。

前清御史江某。今春因爲母上壽。特招伶人演劇。是日梅蘭芳劉喜奎譚鑫培皆在列。於是聽戲中之譚迷梅毒劉黨各派齊聚於一堂。某君記之。轉述之如下。亦梨園之一段佳話也。是日之戲目爲譚之珠簾寨。梅之汾河灣。劉之杜十娘。譚戲排在劉上。梅戲排在譚上。一班譚迷曰。何物女伶竟排在叫天下。未免欺人太甚。吾等聽完叫天必走。然譚戲既終。座客去者聊聊。卽劉之十杜娘出後。一班梅毒曰。不過如是而已。一班劉黨曰。劉奏風琴歌。春之花一曲。叫天不若也。最可憐者。末劇爲麌魯食振庭之水簾洞。出場時。座客已去大半矣。

武昌起義時。譚鑫培演劇於京。士大夫趨之若鶩。或作歌嘲之云。國事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近者中日交涉緊急時。而京中人士上至卿大夫下至走卒。趨看劉喜奎不休。好事者遂改前句曰。國事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美人兒。

今春譚鑫培在丹桂演寄子賣馬提放曹空城計諸劇。不能叫座。最後一日演碰碑。座客亦不見十分擠擁。而梅蘭芳在吉祥。劉喜奎在三慶。每日貴客滿園。譚退告人云。吾蒙顧曲諸公之謬愛。數十年於茲。何期今也。叫座之能力。男不如梅蘭芳。女不如劉喜奎。世風所趨可奈之何。吾其休矣。

想九霄卽田際雲。花旦中頗負盛名。近四年老色衰。已久輟戲不演矣。

張二奎與陳長庚同時演皇冠劇。頗負盛名。卽今日羣生中所謂奎派是也。奎死後。近日能傳其藝者爲許蔭棠。許聲音洪大。行腔得奎十之七八。二十年前盛名一時。後陳長庚一派。汪譚調盛行於世。許之聲價遂一落千丈。

集 素 橫 民 第

近者歡迎之者益少。故許之戲碼多排在中間。孫菊仙者。合陳、張二調而別爲一派也。

都中近日善戲最多者爲賈洪林劉景然二人。蓋昔三慶四喜兩部盛時所演過之脚本盡在二人收藏中也。賈洪林嗓子未壞時頗負盛名。叫天有不敵之勢。近雖嗓子已壞而做工仍好。叫天嘗推賞賈之做工入化爲今日伶界中第一。

劉景然與孫菊仙同調。故孫論伶人嘗推重之。來京演戲必約之與配。

時慧寶者。四喜班青衫時小福之子也。慧寶有兄二。一名玉奎。爲慧寶配戲。一未傳其名。昔亦演鬚生。近爲慧寶琴師。

新劇之於北京屢起屢蹶。昔演於民樂丹桂各園。皆不久即停演。去冬梅王南下時。馮劍民楊亞方一班新劇子。皆在第一臺演一星期。蓋北京人之舊戲迷甚。重聽戲多在聲調音節上講求。脚本之佳否不問也。惟女伶劉喜奎演新茶花。宣海潮諸劇。頗受社會歡迎。是知北京人新劇之智識甚淺也。

北京人之習劉鴻昇者多謂其無調。然劉之嗓子既佳。聲音之高朗咬字之正切。板眼之清楚。不可沒也。往者吳彩霞與劉鴻昇配戲。後吳與劉脫離關係。近者馬妙儂易名馬福仙。拜劉門下。隨劉配戲。

菊林趣語（續第六集）

月前聞管小髡云。中華女子新劇團。演於新民舞臺。是日許鑑華客串空城計。去司馬懿者。乃一髦兒戲中之無

名子也。其去司馬師司馬昭二將亦不知其姓氏。當孔明唱（俺本是）一段西皮之後。司馬懿接唱（有都督）一段至（我本當將人馬一擁而進）。轉快板時。二將及四龍套均須做出欲進西城之勢。後爲司馬懿所阻。仍然按兵不動。此戲中之過眼也。孰知兩個冒失鬼。聽見司馬懿唱到（一擁而進）時。二將居然跑進城去。始終未見出城。想貪食羊羔美酒。遲遲不出。祇抑檢閱諸葛亮之十萬神兵。歎再四。思之卒不解其用意。

新新舞臺建築以來。凡承辦者不下十數次。卒不能獲善果。盛名如譚叫天。趙時如李吉瑞。皆不能吐氣揚眉。精於營業。如夏氏昆仲。亦失敗下場。有謂風水之關係。有謂空閨之關係。所說不一。余曾演場數次。亦覺其天陰鬼哭。聲啾啾無一線朝氣也。吾友張海涵戲論新新舞臺歷史。頗足解頤。謂新新舞臺失敗後。則改爲醒舞臺。於是醒矣。其競爭之心油然而生。故夏氏昆仲接辦。以競取義。孰知醒未真醒。競爭不成。仍不能獲善果。海涵謂之曰。病舞臺何謂病。不觀其舞臺之左。則大書改良補血丸舞臺之右。則大書補髓精神丸。藉此兩端。足以表示其内外。名之曰病。確然今何月山來。聞賣座甚好。第隻手回春。恐月山亦非扁鵲也。不過油乾燈燼之回光反照而已。十三年前。余曾於丹桂茶園。觀孫菊仙之八美圖。公孫作田。乃雙處去也。二者不獨腔調同。其氣味亦同。不獨做作同。而相貌亦同。苟合唱生死板。真可謂難兄難弟矣。又何異新劇中之陸鏡若與乃弟露沙。台演真假娘舅耶。再換邱治雲與林樹勤。二者演之。必定是一對獵狗叫。然亦是孫派中之特色也。

月月紅來申。則湯雙鳳添了一個妹妹。惜海棠紅已他往。不然。合一众字。可誇雜於十六鋪小東門之間。而一般

民權索第集

游脚僧人必定趨之若驚矣。余觀海棠紅最怕看其行路。一舉步則腰如時計之擺。左右搖。真搖得人心中發嘔。余觀月月紅最怕其笑一笑則鷄皮綢之面孔不遜於龍處唱老旦也。較之湯雙鳳所不及者。牙齒不黑耳。黑風帕中之高旺在陣前調笑兒媳已不合理。或者昔時之武夫見色而迷亦意中事也。但其兒媳必是一個野鷄。否則亦是木偶苟良家子必不令乃翁之調笑。若無其事也。且也於金戈鐵馬之中忽而停戰不動。則高旺扭扭捏捏。好似小上墳之劉祿敬一般。其媳竟持鎗不動。聽其舞弄是土偶歟。抑木鷄歟。余謂高旺之手段不高。當時邀其媳會裏。王余料其媳必不却也。非余言之過甚。乃扮旦者太死也。

大刀關勝一戲。武花面中重頭戲也。最末被擒時必從桿子上跌下。伶界所謂（跳檻子）以檻子愈高為愈好。今之李德山王永利輩必跌四五隻桿子。余匪薄其工夫也。但取意之所在。頻思不得其解。又如稚齡之武生演花蝴蝶四杰村等戲。以甩棄子之多數為佳。然於戲中情節更無關繫。余以為大可刪去。然而泥上之觀劇者學得幾聲狗叫。必於是時大放光明。此最不可解者也。

邇來北京之髦兒戲。風行一時。袋袴諸公日於其間度歲月。若叫天小樓輩雙有不敵之勢。所以龍雲市不及尙俊卿楊小樓不及劉喜奎。此乃陰勝陽衰時代。無是非之可言也。文明園鬪風氣最先。客歲金翠蘭筱菊芬輩。演該園時觀者如堵。一日演回荊州一戲。筱菊芬之趙雲。金翠蘭之孫尚香。去劉備者忘却姓氏矣。當準備車馬。欲離東吳一場。乃劉備孫尚香趙雲三人。迨下場時。劉必白（好比籠中鳥插翅騰了空）。之後孫當接說（一路

飛彩鳳金鎖走蛟龍二句而金翠蘭忽然忘却難乎爲繼矣於是一言不發折身下場劉備見孫尚香下場彼亦隨之而下場時趙雲背立專待孫尚香說畢彼卽接說（爲臣鎗馬在那怕百萬兵）二句孰知劉孫已下場矣彼則回首而二人皆不見影既不能接說餘詞又不能無故而下此時筱菊芬忽改張皇之色云（主公夫人往那裏去了待俺追將下去）如此下場不見痕跡是劇則從此終止想孫尚香不願離鄉也一時傳爲笑柄

花旦走浪步海上推小如意第一粉菊花次之如海潮珠遺翠花梵王宮富春樓等戲中不可缺此種做派更若紅梅閣紫霞宮大劈棺等戲尤重此種做派小如意做此種戲忽側行忽直行忽後退忽斜行忽而盤旋忽而起落蹁躚飛舞足擗如雷忙了半天究竟是何用意若謂速耶則較平常之行動緩慢若爲情耶亦不及平常之行動媚媚若謂舞耶太無意趣苟婢之飛燕窄娘如是也則漢武帝陳後主必不珍之如奇貨矣演戲貴傳神古今婦女姑無論其老幼苟有一人如此行人必皆之曰瘋癲卽勉強而行實在難看非理之做派雖天仙化人余不取也好此者豈謂余少所見乎

七歲紅演界牌關當盤腸之後接甩藥子八十餘若羅通傷後尙有此種閑情則敵人早就擒於馬下矣何必待其子報仇死後陰助耶或者羅通只會翻筋斗亦未可知也

去冬余來申時見某報評七歲紅之青衣唱的極好是晚余往觀之彼演四杰村赳赳之容畢竟不像小旦或者易辨而亦爲趨時計亦未可料也

聞三麻子每演關壯繆戲。是日必焚香茹素。蓋尊重武聖之意。未知李吉瑞楊瑞亭小達子等演請宋靈可茹素否。若夏月潤趙如泉林樹森輩演關壯繆戲。所以不及三麻子者。想是未焚香茹素故也。

粉菊花演紡綿花一戲。當將紡時云。(哦吓我今天紡綿花紡得高興。如其不然我唱一個小曲兒開開心罷)唱完首段。接唱二段。又云(如其不然我再唱一段罷)直唱有十數段。接說有十數次(如其不然)然於此中連說十數次(如其不然)余卒不懂真所謂想入非非。

劉榮昇演斬黃袍白虎堂等戲。其名上必冠曰獨一無二劉派。生演李陵碑烏盆計等戲必曰獨一無二譚派。鬚生演硃砂痣孟津河等戲必曰獨一無二汪派。鬚生神乎技矣。余遍聆之。則一字不像。

朱素雲與月月紅演送花樓會渠去文弱。又與劉榮昇演舉鼎觀畫渠去薛蛟。當其時也。余揣素雲之心。必如法政大學畢業生考不上知事者。相同畢竟老矣。然鄉日之盛名安在哉。寄語素雲何苦乃爾。粉菊花唱李陵碑中金烏墜一段。髮號打三陰癱疾。只聽滿喉嚨中打哆嗦。余聞之。肌膚亦寒而起粟。偏能獲采。卒見趨時之道。非花不果。無悟譚叫天之不及。劉喜奎孫菊仙之不及。恩矣。

民權素集



頻羅館書話

劇趣

學書一道。資爲先。學次之資地不佳。雖學無益也。如其有用筆之資。而又好學勤問。自然不患不進。但臨池時最忌憇惓。塗抹神氣不屬。時停筆可也。猶以寫楷書爲要。并以愛看愛讀之書。鈔寫爲妙。蓋一舉而兩得之也。

前清書家姜何、汪查、陳各有至佳處。大率多宜於小字而不宜於大字。其實名家所書。豈能一一皆好。生平不過幾件精到之作。亦非自家做主。得來要紙好。筆好。墨好。天氣好。精神好。心緒好。地點好。然後揮灑自如。古人五合五乖之說。即是此義。

石
斧

待
雲

王

碎玉目錄

官耶盜賊耶

滬江曲

說兵

上海之代名詞

朝冠朝帶

感上海

軍之重力

家庭新智識

醉餘隨筆（續第六集）

第六集之醉餘隨筆署名誤慘佛爲天醉特行更正

龔俠

肇薪

龔俠

枕亞

醒獨

虛心子

癱生

松笠

慘佛

集 七 第 素 構 民

目
錄



碎玉

官耶盜賊耶

龔俠

鈞是人也。獨於千百庸衆之中。尊而敬之曰官耳。目有異於人乎。口鼻有異於人乎。手足有異於人乎。否。否。其所以尊敬之者。因其能爲吾民造福耳。民之利者。官則興之。民之害者。官則除之。性命賴官以安全。財產賴官以保護。論其分本爲吾民之傭僕。言其情可謂吾民之父母。尊而敬之。誰曰不宜。然官止可爲人尊。而不可以之自尊也。自專制淫威。日就昌熾。官爲民設之義。遂於以不彰。而爲官者流無大無小。靡不視官爲尊。視民爲賤。視作官爲致富之階。視吾民爲五金之礦。一入衙署。卽長伸其手腕。以腰削平民。及民財。盡地方。瘠然後囊括。私于馬。萬車載而去。或乞身歸里。爲一方之豪富。而安享半生。或鑽營陞遷。爲他省之大僚。而再行搜括。官所以保民也。而反以害民。嗚呼。吾民何辜。遇斯豺虎。夫能保民者。斯可尊之爲官。害民者。尙得謂之官乎。目之爲盜可也。呼之爲賊亦可也。官而盜官。而賊吾知。大奸由必爲此曹斷送矣。

民樓素集 第七

滬江曲

肇薪

經年再上黃浦路。野花笑勸行人住。不學鄙鄉狂少年。一聲流水悠然去。去路茫茫何恨人。珠喉玉腕不成春。可憐青衫身似葉。可憐紅粉價如塵。天涯萍聚共依依。妬煞滬雲處處飛。海濱涼蝴蝶。夢迴江雲暖。燕鶯啼燕鶯。啼鶯笙簧豈是吹簫引鳳凰。秋水傷神白太傅。春風度曲吳文娘。文娘生小名先重。娉婷十五花心動。一笑嫣。

碎玉

然。蟬。聾。髮。明。眸。皓。齒。誰。家。種。王。孫。爭。鄉。錦。纏。頭。錢。樹。壁。人。頗。未。酬。妻。身。似。玉。人。心。鐵。改。顏。且。傍。檜。前。泣。落。雨。芙蓉。汨。眼。開。當。風。楊。柳。愁。絲。纖。況。復。青。春。有。幾。何。美。人。憔。悴。近。時。多。飄。零。一。毫。灑。雲。遠。又。向。長。天。望。玉。河。

說兵

龔俠

殺人之人。人必斥之。法必刑之。獨至殺人之兵。反竭天下之財力。以供養之。其故何哉。蓋兵之殺人。殺人之人。非殺我殺人之人也。殺他國殺我之人。非僅殺我國殺人之人也。有此殺殺人之人。而後殺人之人。不敢逞其殺他國殺我之人。不敢肆其殺。以殺治殺。即以殺止殺。蓋用其殺人之手段。以副其不殺人之仁心也。然則有國家者。必竭天下之財力。以養之。豈無故哉。

上海之代名詞(二)

枕亞

上海之繁華。爲國人所範稱。以一縣治。而興英法之京城。相鼎峙。爲全球之三大繁盛區域。生於英者。必遊倫敦。生於法者。必遊巴黎。生於中國者。必遊上海。雖然。上海可遊也。上海之真相。不可不知也。上海之變相。尤不可不知也。就樂觀一方面觀之。上海自有一種真相。就悲觀一方面觀之。上海尤有無窮之變相。余遊上海未久。於上海之種種社會。尙未能盡窮其真相。今就所知者。而擇數種有趣味之名詞。以代表上海。遊上海者。蓋一槩余言。上海者。迷人館也。戲館。菜館。妓館。三館爲上海之特色。鱗次櫛比。觸目皆是。遊上海者。爭欲納足其間。欲娛耳目。則入戲館。欲適口腹。則入菜館。欲快情慾。則入妓館。而旣入其中。無不心迷意醉。樂而忘返。謂之曰迷人館。誰曰。

不宜。

上海者。銷金窟也。上海人之行樂。非金錢無以行之。故遊上海者。必多携金錢以供揮霍。金醉紙迷之場。車水馬龍之地。有一股至濃厚之金銀氣。上衝霄漢。卽遊人狎客。快意一擲。隨風四散者也。以有限之金錢。墮無底之窟穴。金錢隨用而隨盡。窟穴愈墳而愈深。前者仆後者繼。聚中國全國人之金錢。總墳不滿上海城中一大窟。

朝冠朝帶

程獨

闌闊雲連座。肆霧集。欲廣招徠於過客。須懸標識於當門。市招之爲用。顧不重哉。故凡自誇其營業之信實者。必先大書特書曰。童叟無欺。真不二價。然此乃商賈家普通之作用。數見不鮮。無足置論。滬上自袁歲光復後。一時招市之競換新題。不知凡幾。其顯庸夫種族思想者。如茶食舖之與提莊。頓易滿漢二字爲大漢。所謂大漢細點。大漢新衣是也。其表示國家思想者。則名其肆以國。如中華書局。中華圖書局。中華第一茶樓等類是也。而能調和種族。深得乎共和國民之心理者。尤莫如五族筵席。共和大菜之八字標題。爲最安妥貼。趣味淵宏焉。不意有某京貨肆。猶將冬夏朝冠文武朝帶等舊市招。高挂檻際。曾亦思朝之稱義。惟在君主時代則有之。民國改建。服制早更。帝制已死。無復朝參。既無用乎朝帶耶。抑何不合時宜。毫無意識。至於此極。此不過形式上之改良。而亦斬而不爲耶。然而吾爲文。王禍機已兆。朝冠朝帶終必有復活之一日。亦氣數使然也。

感上海

虛心子

上海爲吾國通商大埠。十里洋場，車馬駛驟，危樓百尺，士女如雲，全地球之五色人種，以及動植礦各類物。凡平生所未見、未聞者，至上海而無一不聞、不見矣。光怪陸離，無奇不有，可謂上海之定評。余家居青溪，距上海不百里，年必三四至，至則寓逆旅，流連十數日而返。以上海之所見聞，語諸家人戚友，咸謂上海真極樂世界哉！吁！余因之有感焉。今夫浪子風流，錦繡被體，探花問柳，日夜姿情於秦樓楚館中，溫柔鄉裏，雖日耗千金，靡知吝惜。卒至銅山傾倒，孽海揚波，流落漚濱，無顏返里，甚且病窮交困，流爲乞兒，試觀街頭巷口，檻襯其衣，那麼其手向人呼老爺太太而索一銅元者，又何莫非個人耶？是則上海一地，善於游者，固爲極樂世界，使其操守不嚴，拋父母妻子於度外，其結果未有不痛悔上海爲十八層地獄者。然已無及矣。上海兒其警愓之。

軍之重力

難生

星期日行過某街，見一拆字者，設攤於道之左，掛一牌，題名曰程鐵口。其人鬚眉皆白，作古時裝，手報紙，目顧而口誦，旁若無人。然余慕其風致，因停趾焉，乃信手拈一字，求其測。其人置報於膝，書字於板，係一運字，問余何用。乃以國事對。其人命再拈一字，余聽之，核一券，得一動字。其人書畢，即放聲大言曰：「國事乎不可聞問矣！」方今國運初開，繼之以動，勢在風雨飄搖中。夫軍之爲重，力爲動，軍爲武，夫重力卽壓力也。以問今日之國事，無大無小，惟以軍之力爲最重。以運動爲最要，君不見今之參議院乎？有議未決者，祇經軍力一壓，事遂成矣。是卽重乎。軍力者也。君又不聞一個省議長乎？有運動此一席者，必幾番奔走，以冀其成偶而失望，又必幾番攻擊，審選人。

又必運動軍人爲之干涉。以冀當選人畏軍人壓力而退。使一己成其運動之希望。斯事也。乃運動與軍力並重者也。觀乎此可知無運動與軍力即不能成事矣。然此猶其小焉者耳。大者若運動做總統。其成敗若合一轍。然則君欲探聽國事。國事之消息盡在於此矣。其人言至此。遂默無他語。一笑索銅元二枚。繼又朗朗讀報矣。余聞其語。益奇其人。字字無虛發。引喻殊確切。名曰鍾口。誠不虛也。旣歸。尤使余作三日想。因握管誌之。以留其聲。

家庭新智識

松肩

洗衣之際。當先溶沙達（即鹹）於水中。慎毋淋沙達於衣上。否則必成斑點。洗羊毛布時。常用淨水。勿用沙達。否則毛布爲之縮縮矣。

天然時魚最易腐。倘欲保存之爲一二日之用。則當以下法製之。法以水六升。醋一升。共煮之。俟其沸。即投魚沸水中煮之。唯爲時不得過二分鐘。即起魚懸之涼處。雖越宿用之。其鮮不變。

痙攣（俗名脚筋弔）時。可用長線一條。（被帶最佳）緊繩拘攣之一部分。線之兩端。以手持之。疾掣之。令緊而即釋之。則患者覺微痛。而所患已去。復可登榻安臥。終夜無事矣。

用格塞林（俗名汽油）。洗布後。或布上遺一圓形之跡。此物浣潔無效。必置之沸水壺熱汽沖出處。則其跡自銷。

衣服或布上沾血跡時。可用亞摩尼亞數點灌之。其跡即去。

欲令百合花遠長。可用熱水一杯。徐徐注之。花即怒放。

銅器欲使之清潔如新。可用醋及水洗之。復用石粉敷羚羊皮上擦之。每月一次。終年常新。

鉛 Aluminum 製之器。具苟著污點。可用草酸晶 Oxalic Acid Crystal 四匙。溶於一咖啡水中。注入受污之器。而沸煮之。以五分鐘為度。然後另以清水滌之。

沸水壺中往往積白衣。此物為石灰質。自硬水（即含石灰質之水）沸化時。黏之壺壁。可用醋或硫酸洗去之。唯以後滌壺時。須善為注意。

醉餘隨筆（續第六集）

慘佛

治世文字。資生事業。皆無害於佛學。蓋徹悟之後。理不礙事。事不礙理。謂崇尚佛教。必遺落世事。皆不知佛學者也。

桃花源記。卽陶元亮之烏託邦。

徐文長詩云。疲驢狹路愁宵長。破帽殘衫拜孝陵。文長時之孝陵。非今日之孝陵也。自文長言之。則頗戚肅焉。此

之謂。心能奪境。余前日經孝陵。夕陽蔓草。蹊徑幾迷。不知文長際此應作何語。

日人森槐南工詩。為近日彼土之勝。嘗記其一聯曰。餘生吾事詩塘早。天下君家酒可嘗。何物狂生雄快乃爾。近人如陳伯巖詩。必不如鄭蘇殿。一太露。一入微也。然鄭詩境界太狹。無復雄博氣象。則亦時代為之乎。

六祖。增經與陽明傳習錄竟可謂一鼻孔出氣然則使六祖作士大夫亦必能整乾坤。

戊戌政變或謂事敗於袁項城然而黨人極贊梁祿輩而不敢罵項城者何耶應之曰只是怕他。

張文襄晚歲入京見士大夫經學講公羊文章講翼定基經濟講王安石則慨然太息以爲中國所以致亂也文襄所以爲書生在此今日之事使經濟講周禮左傳文章講史漢韓歐經濟講范文正司馬文正遂足使中國富且強耶恐亦未必然矣故紙堆中物事同一沒中用識時務者自有俊傑

無革命論則立憲無所迫而成無拒債論則借債之條理不能研精以避後禍甲之說實足以爲乙之說之助民氣勿可恃也國之所以爲強弱存亡者在民之品性

官場之頑黨如吃鴉片煙人而民間之少年志士風風顛顛如醉酒人煙鬼酒鬼兩相爭執酒鬼之氣盛而煙鬼之計深最後之戰勝恐在煙鬼吾甚憂之或曰少年志士幸有幾個不醉者

某和尙謂余曰孽深者受報酷今日之因皆前日之果有以致之欲消孽報惟造善因吾願造善因吾願吾國人同造善因問何謂造善因曰不造惡因便是善因

聲聞緣覺是出世法菩薩道不是出世法亦不是入世法能出世能入世然能出者方可言能入看得破方把得住今人着眼處既差下稍只是不得了。

東漢黨人之風烈近墨近俠近羅馬時代斯多噶派之學者則與南宋儒者大異。

民權素第十七集

耶教尊天。佛教則謂天不過六道中之一。未脫苦趣。以哲學言。佛爲高深。以宗教言。則耶教爲有力。何則。使人人人有上帝在其心。則受用不少矣。實則無佛。無上帝。惟有心而已。韓柳並稱。而柳較精博。一闢佛。一知佛之不可闢也。李杜並稱。而李較空明。一每飯不忘君。一則篇篇說婦人與酒也。婦人與酒之爲好詩。料勝所謂君者多矣。

有某僧謂余曰。今日時際末法。僧家只談三經可耳。佛遺教經。入大行經。四十二章經是也。是三經者。言近旨遠。可以救狂禪之病。余深贊僧言。然是僧實深於禪者。其所得固別有所在。

天童寄禪師。嘗以詩示余。余謂之曰。和尚不圖作佛。乃學作詩人。師曰。吾固不願作佛。然師戒行極精。且覽大乘。與人言不能作機鋒語。而樸誠不打詆語。成佛固未易言。蓋已異於狂禪歟。

去年遊西湖深處。入一破寺。見一僧負劙歸。余揖之曰。階下冬瓜。和尚要他何用。僧曰。只是吃的。曰。恐吃不下。許多。一頓吃一個飽。曰。和尚也要飽。曰。但求一飽便是。和尚至今思之。此僧不俗。

亭林梨洲之類。長瀏陽仁學。言之最明。蓋亭林之學出於紫陽。而梨洲則得自陽明。若論心體精微。黃之所得。非亭林所能到也。

散文主於應用。骈文詩歌。則爲純粹的美學。分途以後。不能強用。故應用之文不必摹擬爲工。而骈文詩歌。則以入古爲勝。

米元章謂學者須是專一於是。更無餘好。方能有成。古之善琴者。亦謂專攻三二曲。始得入妙。余謂學道。然佛言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得大解脫。後方得於法自在。

聰明人喜言悟。實則悟自脩得。悟方可靠。否則即成口頭虛錄。平陽宋平子曰。理可頓悟。事必漸修。誠哉是言。唯心的哲學。能造成偉大人物。其故何在。蓋人之所以沉溺於舉近之域。不能發揮其本能者。非愛錢。即怕死耳。今詣以一切皆空。本無生死。則獨往獨來。我行我法而已。可以聖賢。可以豪傑矣。

有一種人。不明本心。刱於名義。亦能爲慷慨丈夫。事利害。得失憾之。即嗒然若喪矣。則不信心之咎也。莊子所製。深於老子。然老子用處。較有把握。列子。則莊子之流也。其文蹊徑太分明。似後人僞爲然。亦非常人語也。

儒家吃苦處。在兩頭照顧。又要救民。又要保身。不楊不墨。無一事能爲。

明季王心齋之學。流而爲何心隱。王龍溪之學。流而爲李卓吾。亦禪亦俠。最爲學界放一光明。

康有爲生於國初。必爲毛西河。梁啓超生於中葉。必爲袁隨園。然二人去國以後。所詣較進。或言金瓶梅是王鳳洲所作。鳳洲之父。爲嚴世蕃所害。故作此刺之。世蕃號東樓。金瓶梅之主人。爲西門慶。西門東樓。隱相關照。

近譯西人小說。佳者殊多。然社會風習。彼我不同。事有爲中國所必無者。而彼中有之。拘者觀焉。則斥爲荒誕。此

民 権 紴 索 第 七 集

亦一弊也。

封神榜說仙說鬼文筆近劣。或言此亦明季遺老孤憤之作。慘佛頗然之書。中助殷紂者爲閭教。助周武者爲截教。則褒貶顯然。姜子牙是騎四不相的。明明罵着洪承疇一流人。

三國演義。明明是姓毛的人批的。今人俱誤爲金聖歎批的。演義既不爲佳。如寫諸葛亮關羽。皆弄巧成拙。周瑜魯肅質第一流人物。一則寫成因刻少年。一則寫成無用鈍漢。不知何故。批亦平平。與聖歎所批西廂水滸大不相似。

野叟曝言。論史論學。略有見解。却弄出一文素臣來。宗同程朱。泯毀陸王。頭巾氣太重。令人作惡。

托爾斯泰。住於世界唯一之專制國中。而能得世界惟一之言論。自由始終一轍。毫無忌憚。生平除受希臘教主教破門之罰而外。俄國之政府曾無敢正視之者。而因印刷發行先生之著作。致遭繩紲者。及數十人。於是可見俄政府畏先生而又忌之一般。

托爾斯泰之著作。其發行部數最多者。爲『高加索之囚人』。『主人與奴僕』。各二十五萬部。『人生論』十五萬部。『黑闇』十四萬部。『復活』十二萬部。若並翻譯成外國文者合算之。尚不下此三倍數。先生文章之勢力。於此可見。

諾威位於歐洲之極北。故其天候。夏冬之長短。幾與北極地等。冬季日出。不過兩小時。即日薄西山。雲迷離。愈

北愈甚。其所謂世界最北都市之汗嗎分市。冬季最長之夜。凡四十六小時。此時間中。交通斷絕。事業不復。無活動氣象。亦世界之奇觀也。

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安語信也。蓋佛氏五戒與孔孟持世之教合。

元珪禪師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空有事。窮極剖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今人以夙業之重。自絕於佛。而謂佛不能度生良可憐矣。

陽明曰。個個心中有仲尼。此卽心卽佛之說也。陽明曰。滿街皆聖人。此衆生皆有佛性之說也。

達心之士。萬機萬變。而國政非繁執境之流。一夫一婦。而家緣尙累。蓮池大師語。

無我則無物。無心則無我。

凡一物。象皆由因緣和會而成。去其因緣和會者。而僅存其微分子。此微分子似物之元素矣。而此元素。仍由我之心理作用。認識之。而後存在。而我之心理。亦不過爲種種妄緣所構成。真我所在。凡夫杳不自知。故唯物之說。愈張。而唯心之理。愈不可易。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一切唯心。造之說得科學證之。更無敢難矣。而世之淺人。乃執浮生若夢。一言以詮妙理。吾見其全無所解也。

曉品旭爾康德之弟子。日奉釋迦小像於几。著書構思。必凝視久之。而後下筆。其說以爲宇宙萬物。皆生於意慾。人消滅其意慾。卽無宇宙萬物。說亦妙矣。以吾觀之。尚是聲聞緣覺之法。其於華嚴事理。無礙之旨。尚未達也。

集 索 民 權 第 七

柒 第 素 機 民

法。理可頓悟。故曰放下屠刀。立登佛地。事必漸修。故曰歷劫然後成佛。南北兩宗。各立門庭。其實只是。一法原無二。

辟玉

十二

(未完)

